

18816



最近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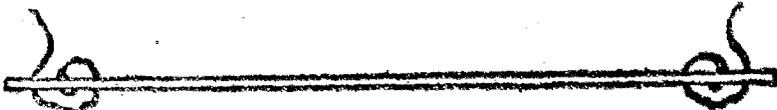
全國新學文庫

胡文禮

第一冊

民國二十年再版

上海中央圖書館公司發行



180591

最 近 徵 集
全 國 中 學 新 文 庫

民 國 二 十 年

上 海 中 央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編輯凡例

一學生作文，以適應時代潮流為主旨，本書所收的，都是兩三年來中學生的優良作品，題目陳腐的不錄，行文迂誕的不錄，去取嚴整，材料嶄新。

一最近學生作文趨勢，頗能不限於論義雜理之一隅，舉凡故事寓言，詩歌雜作，往往以文學的手段，傾向於興趣的描寫，本書兼收並蓄，彙為巨觀，藉資則效。

一文體類別，各家不同，本書為便於學生檢閱起見，分為論辨，說述，記事，遊記，傳記，序跋，贈序，贊頌，箴銘，哀祭，書牘，詩歌，童話，寓言，劇本，小說十六類，初不拘拘於材料的多少，而以各備一格為前提。

一文言白話，為年來國學界之大爭點，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文章以發表心意為要，苟思想正大，不論其為文言，為白話，都可流傳；反之，思想荒謬，雖措詞琢句，典麗堂皇，亦不足取。一勾乙句讀，近頗主張運用新式標點者，但守舊者往往多方排斥，而務新者又以為非此不可。本書採折衷辦法，悉依原文所用之符號，以存其真。

一眉批總評，如舊時閱卷者意見之表示，殊不知文學作品，隨各人的境遇而不同，與其作主

觀的見解，不如符之缺如，留待他人欣賞。本書不用評語，並不是惜墨如金，就是抱定這個宗旨。

最近徵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 目次

第一冊

論辯

全中國新文庫

三民主義是什麼	崇明中學	施錫鳳	一
革命與讀書	上海	陽學 陳繩德	六
中國的社會應如何改進	中南	通王之卓	一〇
我所希望於女學生者	上大	海曹雪松	一五
新女子應有的三格	紹興	明學 章琴	一八
理想中之伴侶	青浦	秋程仙芬	二〇
理想與事實	江一	蘇狄文傑	二五
說意志	全	上宗振寰	二八

青年與正義	江西宜豐縣 成啓泰	三七
青年生活上的建造	上海中學 萬迪鶴	三九
新青年應有的覺悟	紹興明章 琴	四三
說青年墮落之原因	嘉興秀施 瑛	四五
現在我國青年應具有的四種基本精神	江蘇中學 趙 鈺	四八
中國學生運動概論	甯波中學 王顯恩	五一
普及教育	蘇州中學 沈指鵬	六九
談談讀書方法	廈門大學 蔣 範	七一
今後家庭應與應革的幾點	江蘇常熟 龐翔勛	七四

第二册

論辯

關迷信	湖南師範 袁延鏞	一
-----	----------	---

環境與青年	山東青州	姜寶樹	一四
思想界的一個先決問題——人生觀	東台師範	常鐸	二七
我對於人生的見解	上海中學	茅心葵	二二
思想革命	村師範科	漆吳	二五
論墨教不能傳久之原因	上海中學	吳	二五
文學的定義	杭州師範	朱建勛	二七
是非辯	江蘇省立第一師範	歐仲榮	二九
輿論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	劉長孝	三四
中國哲理觀「中」	上海農學學校	莊心在	三七
國的解剖	蘇州	匡世	四四
環境之勢力	安陽	張承祖	五三
論中國私生子問題	浙江	余耕夫	五八
歷史的文學觀念平議	江蘇	曹雪松	六五
	杭州	沈炳彪	七四

文字革命.....	江蘇大學楊非.....七七
現在爲甚麼應該用語體文.....	國立暨南大學附中張聿懋.....八三
儒學兩家經濟政策之比較.....	上海縣立敬業初中沈熙亮.....八八
「爲藝術的藝術」和「爲人生的藝術」.....	江蘇大學上海中學楊非.....九一
所謂革命的文學.....	安徽無爲縣立初中薛繼蘇.....九六
中國之純粹文學的研究.....	江蘇大學南通中學沙璨.....九七
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異同.....	無錫中學金玉子.....一〇五
學生救國策.....	上海立中學朱壽渥.....一〇七
廢除奴僕論.....	崇明三樂初級中學茅雅琴.....一一八
丹朱商均論.....	南京陳溥.....一二〇
微子去殷論.....	江蘇無錫私立錫中胡宗望.....一二一
晏子不死君難論.....	南通農科大學南中生許漢儒.....一二二
今日中國之資勞問題.....	上海立中學孫稚興.....一二三

論國家教育與國民教育之關係……………揚州中學 袁桂吟……………一二四

論愛國與愛家之關係……………前 人……………一二六

上海華界與租界之比較……………上海招商局公學 范 琇……………一二七

提倡國貨之必要及其方法……………上海中學 石蕭樓……………一二八

文學與時代……………揚州中學 袁桂吟……………一三〇

論文……………上海約翰青年中學 楊國英……………一三〇

魯仲連論……………浙江黃巖羅 鴻……………一三一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先主論……………常熟縣立初級中學 龐翔勳……………一三二

紫荆復茂論……………東台師範 王 桐……………一三四

過則勿憚改說……………奉 天 師 萬文傑……………一三四

鬼論……………南 通 魏若山……………一三五

謙受益說……………東台縣立中學 徐箴立……………一三七

非作文自由命題之我見……………六 合程振庭……………一三八

第二册

說述

次

目

學原於只說	寶	中山張浚濤	一
我之讀書法	上海	公學姚季寅	二
理想之家庭	浙江	金華呂朝良	四
我理想中之書室	蘇州	景海女子師範學校劉貽韜	五
鎗礮鳴冤	甯波	中學畢子平	六
預測東亞將來之戰禍	無錫	錫學金玉子	八
釋愛情	南京	李占元	一〇
宜雨閣瑣語	無錫	私立錫丁慰成	一一
說菊	揚州	大學袁桂吟	一三
說孝	上海	民立中學朱安之	一五

舊曆新年雜感.....江蘇大學 莊心在.....一六

爲什麼要用陽曆.....上海中學 陳慶豐.....二一

月夜的感想.....南通農科大學附屬中學 王振桃.....二三

愛.....秦縣縣立初級中學 楊頤葆.....二四

春天的煩惱.....前 人.....二五

知識起源於好奇心.....山西省立第五師範 張師曾.....二六

愛與美.....江蘇省立第一師範 劉潤生.....二七

私物與公物.....崇明三樂初級中學 茅志驥.....二九

師與友.....江蘇大學鎮江中學 張仁濟.....三〇

讓與爭.....東南大學附屬中學 李學燈.....三一

窮富說.....上海民立中學 喻元杰.....三二

國妖說.....南通農科大學 周書元.....三四

苦與樂.....甯波四明中學畢業 顧福謙.....三四

說苦樂	江蘇大學	殷宗本	三六
衛生	上海民立中學	朱頌仁	三八
夏日人類之二大敵	上海招商局中學	范 琇	三九
田家樂	上海東中	汪克儉	四〇
堅忍為國民所必要	江蘇大學	繆紀生	四一
感嚴寒中之勞勩者	東台師範學校	彭育軒	四二
天助自助者說	江蘇大學	張士元	四四
事業成於勤苦說	泰興私立黃橋中學	徐錫珩	四五
自警篇	上海世中學	高仁恩	四六
知恥說	江西高安縣立中學	羅自明	四七
品學兼重說	上海世中學	昌 燮	四七
求學不可無競爭心說	上海特利學校	丁振鏞	四八
同學宜相親愛說	泰興私立黃橋中學	成國英	五〇

記事

踏青記	湘學中學	蕭克訓	五一
中秋玩月記	紹興中學	章琴	五三
中秋賞月記	揚州中學	袁桂吟	五四
喜雨記	有匯學校	張菊人	五五
球戰記	南通中學	顧保琛	五六
賞梅記	前	人	五七
冬日學書記	杭州中學	陳天三	五八
雁宿廬洲記	江蘇中學	韓小川	五九
記畫	江蘇大學	李懷清	六〇
旅途苦感	上海青年會	黃隱巖	六一
兵災記略	泰縣中學	張燾	六八
記鮑湖笛子會	江蘇泰縣崇可學社	徐恩濤	六九

鄉俗誌聞	雲南省立	張永和	七〇
已未暑假後旋校行程紀略	雲南省立	徐善行	七一
記杜王兩生	四川順慶聯 合縣立中學	覃卓	七三
記王月秋烈女事	雲南省立	王丹書	七五
記王某事	全	上李學秦	七五
記翁氏犬	浙江省立	周開全	七六
記秋景	東台師範	姜公畏	七六
記校內鴛鴦	江蘇省立	張昂干	七七
自樹堂記	上海東南醫 科大學預科	殷齊德	七八
靜齋記	上海公學	姚季寅	七九
小園記	松江	江雷平一	七九
記校門前之景	江蘇大學	章桂林	八〇
丁卯暑假雜記	甯波民 中學校	蔡禮傳	八一

春宵聽雨記	上海民立中學	許景淵	八三
故鄉的名勝	浙江省立第一中學	王道驊	八三
早晨	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	趙柔筠	八七
風流軍人	海陽中學	朱道業	八七
鄰家的哭聲	上海勵志學校	宋樹林	八九
一週間的日記	湖北第一師範學校	黎系業	九〇
以後他是我的朋友	蕪湖鳳山萃文中學	曹駿文	九六
各記生平所曾遊眺之山水一區	金陵預科	大余來成	九九
清明掃墓記	崇明三樂初級中學	施錫鳳	一〇〇
饑春記	高郵縣立師範	劉容軒	一〇二
記松林庵古柏	秦縣中學	吳稚卿	一〇二
記教室前橘樹	東台師範	陳振先	一〇三
暑假見聞紀事	江蘇省立第二師範	韓介	一〇四

暑期隨筆	浙江省立第七師範	嚴芝芳	一〇五
暑假雜筆	全	上趙懿銓	一〇六
本校校舍記	上海浦東中學	向培均	一〇七
校亭上的風景——清晨	廣東和平縣立中學	陳鴻緒	一一二
我的寢室	嘉興秀州中學	陸欽侃	一一三
童年雜憶	上海民立中學	陳楠	一一五
早晨	蘇州景海女子師範學校	嚴雋莪	一一七

第四册

遊記

遊中山公園記	廣西省立第二師範	黃正	一
許是桃花源境吧(?)	綏	溪胡希聖	三
春遊靈洞山的一箇影像	杭州藝術專門學校	鄭辰	七

遊鎮海招寶山記	雷中波	四	鄭友揆	一二
虞山紀游	上海	昌	陳慶豐	一三
春日遊梅園記	無	錫	許楚瑩	一五
春遊漫識	蘇中	萃	許緝網	一七
飯甑尖遊記	安徽	溪	胡鍾華	一八
惠山遊記	無	錫	蔡啓東	二四
無錫春遊誌	蘇州	萃	梁淞生	二六
獨遊惠山記	嘉興	秀	楊聖牧	二八
遊螺峯山記	浙江省立	第一中學	陳毓英	二九
遊螺峯山記	全		李純祖	三〇
臥遊記	全		沈元魁	三一
臥遊記	全		王珍	三二
鑽字巖記	全		李雲章	三三

大坏山記	江蘇	錢松年	三三
暮春的西子湖頭	浙江	宗宋鐘藩	三四
橫塘，石湖，上方山遊記	吳縣私立	王祥麟	三九
鳳凰山礮台遊記	湖北第一師範學校	黎系業	四四
旅行黃埔迴想記	廣州黃埔學校	陳啓標	四五
游福陵記	奉天	孫百急	四八
博山旅行雜記	山東青州第四師範	韓振華	四九
鳳凰山遊記	奉天	栗鈺鉉	五〇
遊大雲古寺記	廣東	連陳昌言	五五
遊白雲山記	廣東省立第二中學	馮翼	五六
遊雲黃山記	浙江	江丁葆森	五六
岳麓山紀遊	湖南	大郭興誼	五七
北京頤和園遊記	南京高等師範	李少翁	五九

遊鎮江金山記……………立上海中學李厚康……………六二

遊佘山記……………江蘇大學楊克強……………六三

遊平山堂謁六一居士遺像追記……………上海南洋高級商業學校周彰齡……………六五

春郊游記……………湖北省立第一中學陳伯強……………六六

往棋桿山便錄……………安徽省立第一中學甯華庭……………六七

宣所形勢述要……………南京美術專門學校何世彰……………六九

東郊踏青記……………廣東教忠師範學校何秀實……………七一

白嶽旅行記……………安徽師範黃卓甫……………七二

遊欽公塘記……………江蘇浦東李熊祥……………七六

冬日登文峯塔塔記……………江蘇泰縣嚴寬丙……………七八

傳記

我友的小史……………江西中學韓志水……………七九

詞學汪明傳……………江蘇武進姚圭……………八一

讀魯迅幸福的家庭	揚州中學孫鴻烈	一〇九
東西思想之比較書後	保定育張國維	一一二
韓退之論佛骨表書後	南通第顧正容	一一四
復庵記書後	清江第舉承謙	一一六
讀吳毅人蕭孝子樂府書後	東台母里師範學校范森	一一六
書西史科倫布俾斯麥巴律西事略後	宜興徐曹松華	一一七
張氏族譜序	山西省立第五師範張師曾	一一八
讀孟子許行章書後	上海浦周呂生	一一九
書孟子許行章後	上海民陸鼎雄	一二〇
讀莊子馬蹄腳篋二篇書後	上海浦朱荃	一二一
桃花源記書後	北公海市徐永福	一二三
書宋景濂送東陽馬生序後	蘇州女學張蟾桂	一二三
曾滌筆原才書後	南通農大附屬中學孫文寬	一二四

贈序

送吾師林吟笙先生序	甯波中學周紹基	一二五
送旅行杭州諸同學序	無錫私立王松濤	一二五
季秋之月與友人賞菊序	泰興縣立成啓泰	一二六
寒假別諸同學序	浙江第七中學趙霽亭	一二七
送諸同學序	東台師母顧師元	一二八
贈友人遊滬杭序	如皋雙甸初級中學尤雲從	一三〇
同學錄序	安徽第七師範學校夏擴基	一三一
送張君展其赴復旦大學序	甄山國文專修吳繼澤	一三二
送中三級同學畢業序	奉天省立第三師範俞東昌	一三三
送友人從學成都軍官教育團序	四川順慶聯合中學黃郁周	一三三

第五册

贊頌

菊花贊.....江蘇省立第四師範 王衛真.....一

勃羅斯贊.....江蘇省立第九師範 王寶麟.....一

本校第二次運動會頌辭.....浙江第七中學 趙霽亭.....二

箴銘

硯銘并引.....東台師範 母戈紹康.....三

自勝箴.....泰縣初級中學 成啓泰.....四

自習室銘.....山西省立第一中學 石湧善.....五

木牛銘 并序.....四川順慶聯合縣立中學 黃郁周.....六

哀祭

祭孫中山先生文.....山東青州第四師範 王大恕.....六

袁同孫先生誄辭.....吳江縣立第二高小 王憲行.....七

弔邑紳魏公文.....上海私立昌世中學 夏詩章.....八

祭溺鬼文.....
縣初學解吉禮.....九

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湖南岳州第三聯合中學鄧惠人.....一〇

祭革命軍龍潭陣亡將士文.....
江林志宏.....一二

祭同學顧君松年文.....
張文藻.....一三

祭王式恭先生文.....
江蘇如皋縣立中學葉炳華.....一四

悼沈班長.....
湖南公立商業學校何澤.....一六

書牘

小弟弟的一封信.....
浙江德縣英女師範科余桂珍.....一七

兵士的一封信.....
嘉興秀州中學沈嘉元.....二〇

敬告本縣同志.....
如學李懷清.....二二

告女界同胞急起雪恥.....
杭州私立蕙蘭中學陸恩涌.....二五

與友人書(言學).....
上海東中學蕭夢奎.....二六

與友人論文書.....
奉天省立第一中學田覺先.....二七

前.....	南京高師 附屬中學 王德宣.....二八
致留東友人書.....	山西省立 第一中學 紀亮.....二九
寫給弟弟.....	武昌第一 師範學校 黎系業.....三〇
給朋友——報告恐怖的一夜——底一封信.....	嘉興秀 州中學 王守偉.....三一
繼續遊後給心純.....	江陰縣立 師範學校 朱耀先.....三四
為日輪撞沉我國商輪新大明案敬告同胞書.....	泰縣初 級中學 洪承隅.....三七
重陽前一日與友人書.....	上海民 立中學 傅昌年.....四〇
約友人遊明陵書.....	泰縣初 級中學 張 曠.....四一
春遊小啓.....	上海正 風中學 湯增敷.....四一
重九日約友吳山登高啓.....	杭州宗 文中學 宋鍾藩.....四二
開菊花會啓.....	前 人.....四二
擬發起國學研究會啓.....	上海南洋 高級商業 學校 陳培森.....四三
為涿民捐募棉衣啓.....	江蘇大學 揚州中學 袁桂吟.....四四

勵武社集衆啓……………失名……………四五

擬中秋節邀同學小飲啓……………雲南省立第一中學徐繼祖……………四五

約友人賞牡丹小啓……………東台師範馬健飛……………四六

邀友賞菊小啓……………浙江紹興第五中學潘蕭思……………四六

重九節邀友登高啓……………東台師範陸本清……………四七

詩歌

小動物……………上海世昌古恩光……………四七

寒梅……………江蘇上海中學陳全冠……………五〇

紡織娘……………紹興明道女學畢業章琴……………五一

墳上……………東台師範王家驥……………五一

隕星……………全上陸有光……………五三

白雲……………蘇州私立純一中學梁世傳……………五四

疑問……………廈門集美商學學校建源……………五四

秋日書懷	安徵第十中學畢業	鞠孝友	五四
別西湖	江蘇大學	金溥榮	五五
逃懷	南京	查承濤	五六
病中思家	前	人	五七
雨絲	上海	陳省過	五八
細雨	廣東	余少良	五八
夢見	前	人	五九
船上的一夜	前	人	六〇
早晨	前	人	六一
春	江陰縣	朱耀先	六一
青年的心	南通	學	六二
我的心	上海	王積怡	六二
吃藥	前	人	六三

種子.....明波中學謝明德.....六三

心.....雷波中學謝明德.....六五

愛之宮.....浙工海門扶雅中學管志仁.....六六

小詩.....前 人.....六六

窗外.....上海浦東中學汪克儉.....六七

奮鬥.....江陰縣立師範朱耀先.....六八

愛情.....前 人.....六八

金錢.....東台縣立初級中學孫家驥.....六九

題旭日刊.....前 人.....七〇

疑問.....前 人.....七〇

清晨四曙光.....前 人.....七一

悼舊雨徐文然.....江蘇第三農樂學校徐德春.....七二

贈給一個同伴范敬賢.....江蘇王守梧.....七三

單調者底悲歌……………前 人……………七四

題黃女士畫屏并序……………江蘇第一代
用師範學校 楊志禮……………七四

童話

鐘……………紹 興錢叔熊……………七六

原來是堆蟠龍糕……………江 武 進莊鐘祥……………七七

蚌殼……………吉 雙 林王福城……………七九

雨生兒……………江 淮 安吳念渠……………八五

殺人的利器……………廣 中 東嚴子寬……………九〇

寓言

花鳥聯歡會速記……………上 海 民 張礪君……………九三

灘者說……………泰 縣 初 巫其同……………九五

孔方兄傳……………江 蘇 大 學 殷宗本……………九七

孔方兄傳……………高 陸 縣 立 初 級 中 學 李承瑞……………九八

擬宋濂大言篇……………蘇中縣初學巫其同……………九八

一個銅元的歷程……………上海愛國學陳省過……………一〇〇

煮園記……………杭州安學沈炳彪……………一〇四

意園記……………上海海學周漸東……………一〇五

松竹二友歡迎梅花書……………蘇州女學張蟾桂……………一〇六

秋菊吊芙蓉……………上海民學陳菱生……………一〇七

劇本

老乞婦……………江蘇五成昌……………一〇八

惡騙……………閩南學吳越……………一一五

兩個滑稽的朋友……………奉天省立第一師範施鵬翼……………一二二

教子之道……………蘇省師柳宗奎……………一二八

獨劇——驟與狗……………北京勤學隋樹桂……………一三四

幕……………奉天東邊商科中學栗鈺鉉……………一三六

對話短劇……………江蘇南張國坤……………一四〇

第六册

小說

一個青年的夢……………蕪湖舉雅童達政……………一

一個飄的青年……………安徽會立第五中學唐伯先……………五

黑暗……………上海南洋大學附屬中學沈祖年……………一一

一夜的悲哀……………松江縣立師範學校蕭壽南……………一三

我知道了……………福建集美商業學校建源……………一五

劫……………南中區沙際……………一七

冬夜……………武昌高趙勃……………二四

農村故人……………浙江第陳燮丞……………二九

失望後的一點安慰……………蘇州劉潤生……………三三

一個專制婚姻底下的中學生成功史	江蘇大學	程祖洛	三八
四年前的故事	上海中學	楊非	四一
月下	全	上陳銘彝	四九
春元	江蘇淮安	許寶權	五一
我的母親	嘉興	秀王守偉	六二
槍聲	江蘇大學	冒壽全	七一
微笑	上海	林其真	七四
一段可恥的小史	浙江	方濟美	八〇
好生一歷史	浙江	明會紀元	八六
春雨之夜	寶山	楊佩文	九九
嗚呼戰後	漢陽	汪應文	一〇四
革命下的犧牲者	上海	朱道煌	一〇八
一日間的她	無錫洛陽	巢鴻雋	一一〇

最近徵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 第一冊

論辨(一)

▲三民主義是什麼

施錫鳳

先總理孫中山先生親手創造的三民主義；它的意義底博大精深，這是人人早已知道的，似乎也不必待我來多費唇舌；但是不替它詳細的解釋起來，恐怕一部分曉得三民主義的人，還不能確確實實的知道它的意義罷？現在依據我的意見所能夠及到的，大略申說些出來，和閱者諸君討論討論，兼資研究研究；倘有不對的地方，還請諸君隨時予以合理的指教，那是使我感激不盡了。我的意見，就是下面的幾條問題：

(一) 三民主義是革命的骨髓。怎見得呢？孫中山先生在革命事業上奔走了四十年，他的目的無非是在要實行三民主義；倘若他沒有這個三民主義，他老人家就不願意從事革命了。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革命的骨髓。」

(二) 三民主義是人類的福音。怎見得呢？凡是人類，沒有一個不要想和平的，安樂的；但

是所以能夠得到這個和平安樂，那麼，惟有實行這個三民主義。除了這個三民主義以外，可說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和平和安樂。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人類的福音。」

(三)三民主義是救國的聖藥。志見得呢？中國的國家和國民，它們的貧苦衰弱的情形，已經達到極點了，斷斷乎不能像古人所說的「補苴一二」和俗語上所說的「改頭換面」的所能夠奏得到効力的。那麼，惟有三民主義可以澈底解決它們的貧苦和衰弱。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救國的聖藥。」

(四)三民主義是治天下的張本。怎見得呢？到了現在三十世紀，帝國主義者橫行一時，所以戰爭的籌備，經濟的侵略，幾乎沒有安富的一天。倘若「長此以往」不稍更改，那麼，人民所受着的慘禍，勢必至於要弄到「愈久愈深」的一天。那麼，惟有竭力提倡三民主義，拿它來聯結弱小的民族，差使那些帝國主義者有所顧忌，不敢「肆行無忌」的做出那些壓迫別人味盡天良的舉動來，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治天下的張本。」

(五)三民主義是民主國家的極。則怎見得呢？無論那一個民主的國家，它的主權都是在人民一方面的。民權倘若不十分發達，便是對於民主國的本義上，還有些欠缺的地方。像孫中山先生所創進的民權主義，真是「天衣無縫」，可以說完全沒有欠缺的地方。所以我

說：「三民主義是民主國家的極則。」

(六)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實施者。怎見得呢？現在底談社會主義的人，所列的門目，既然多得不可勝言，但是能夠實施起來的，却是很少很少；而且他們的論調，或者偏於一方，而不是完全的，或者繁雜而不是純粹的，這些論調都是浮泛而不適合實際的；倘若一旦實施起來，恐怕要滋造出許多流弊起來。到底不像三民主義那樣的穩固和健全。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實施者。」

(七)三民主義是包括幾千年歷史而進化的主義。怎見得呢？從古以來人類的爭奪殺戮，像種族和種族相爭，國家和國家相爭，就是民族的爭奪；像皇帝和臣下相爭，貴族和平民相爭，就是民權的爭奪；像流寇的起事，飢民的搶掠，以至於東家和傭僕的鬩牆，業戶和農民的訟，就是民生的爭奪。孫中山先生洞見到這種情形，所以創造這個三民主義，筆它來消滅一切的爭鬥的。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包括幾千年的歷史而進化的主義。」

(八)三民主義是開示今後幾世紀世界大同的路的主義。怎見得呢？現在的關懷世事的人，沒有一個不希望世界大同的。但是要想使世界成爲大同的世界，也是有道理的，有門徑的，決不可以「一蹴而幾」的；——世界上那裏有這般樣容易的事情。——又不可以拿

勢力來相壓迫的。到了人人能夠自由，人人能夠平等的地步，那麼，才可以得着了它的門徑。而至於大同的世界。三民主義，便是這個平等和自由底主義的實行者。所以三民主義倘若果真實行了，那麼，世界上的人民，便可以不要愁沒有大同世界實現的一天。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開示今後幾世紀世界大同底路的主義。」

(九)三民主義是並重而不能偏廢的主義。怎見得呢？三民主義的主要目的，是在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可以要算最爲重要的了。但是沒有民權，民生也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又應該以民權主義爲最重要。但是不知道有民族，民權在那裏可以得着呢？所以又不得不重視民族主義。但是所以知道民族的重要，尤其是在人民有權，更能使他們有「安居樂業」的生活，所以又應該重視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並重而不能偏廢的主義。」

(十)三民主義是有連環性的相互主義。怎見得呢？僅不過說民族主義，而沒有談到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那麼，這個民族主義，便很容易的變成帝國主義了；僅不過說民權主義，而沒有講到民族主義，民生主義，那麼，這個民權主義，便很容易的變成虛偽的民主政治了；僅不過說民生主義，而沒有顧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那麼，這個民生主義，便很容易的變成資

本主義。我所以說：「三民主義是有連環性的相互主義。」

(十一)三民主義是極平等極自由的主義。怎見得呢？它是不論國內的民族，國外的民族，都給以一律的待遇，這是民族上的平等。不論資產階級，勞動階級，都能夠一律參預國事，這是民權上的平等。不論男女，不問職業，都一律替他們寬裕他們的生活，普及他們的教育，這是民生上的平等。大家既然都很是平等，自然沒有壓迫的事情會發生起來了；那麼，各人便可以得到各人的自由，各人的真幸福了。所以我說：「三民主義是極平等極自由的主義。」

但是像上面這幾條問題，還是僅不過解釋它的大略的意義罷了。至於這個三民主義的條理，範圍，和它的究竟，那麼，像我這樣學識淺陋的人，那敢在學博識宏的閱者諸君面前胡言亂語呢？說了起來，說得對的固然是很好的；倘若說得怎麼好？諸君不要譏笑我說我是「班門弄斧」麼？倘若我的理想，不能實現成爲事實，請教我的面孔放到那裏去？不敢，不敢，斷斷乎不敢！那麼怎麼樣呢？沒有別的方法想：「祇好請諸君去找那高明通達的邦人士，待他來替諸君解釋罷！」

▲革命與讀書

陳繩德

談這個問題的人，至少要洞悉些時勢，明瞭些哲理。纔可來說。像胸無成竹的我，也居然敢來胡扯，未免遺笑大方！然而我並不是如此的冒昧，因為海峽學生會刊向我徵文，只得勉強成此，濫佔篇幅。

我作這篇底主旨，便是「革命不忘讀書，讀書不忘革命」的演繹和歸納。今且寫在下面：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學生裏面，分成了四大派：

第一：是受了世情的陶冶，環境的壓抑，而趨於消極，「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的消極派。

第二：就是所謂革命青年，「熱心國事，一切不顧」的積極派。

第三：是把那帶了教育家假面具的政客，——軍閥走狗，——即所謂學閥的言論：什麼「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唯有讀書」似是而非的論調，當作「座右銘」的自命超然派。

第四：因學校的生活太枯燥了，書中那真有顏如玉^呢？於是乎猝然心動，廁身革命運動，嘴裏喊着：爲「實現三民主義」而革命；實則實行他底所謂「自由戀愛」的風頭主義派。

學生本來是整個的；爲什麼可以分出派別來呢？這就不是青年界底好現象。——我說

這句話並不是自己甘自賈其醜，也不是穩健思想，騎牆手段；是可以拿事實來剖解，理論來證明的。姑且不揣愚鈍，來說兩句担負責任底話：

「消極派」太沒有革命性奮鬥精神了！因為人類是進取的。「困獸猶鬥」，何況「萬物之靈」的人類哩！我既沒有自由，——次殖民地的民族，——又何苦活受罪！不如死了乾淨！如果要活在世上，便要奪回天賦的自由。「不自由，毋寧死」！如花初放的青年，血氣方旺的青年，豈可不明此義，而甘於屈服在世情的陶冶，環境底壓抑麼？所以我很希望於「消極派」，「其速悟哉！」回過機頭，努力向進取的一途！——國民革命路上。

「積極派」的人，很可欣佩！——我欣佩你們，不但凡是愛國的人，多應當欣佩你們！把全國民衆喚醒，向軍閥政客念「緊箍咒」，給帝國主者「大棒喝」，然而其中也未免那些缺點，——不是整個的，是局部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哩？就是把本身的事件太離遠了！幾乎一年五十二個星期，沒有讀一個星期書。——這缺點是本篇的主旨，後面另段敘明，

「自命超然派」這派的人，孤高自鳴，殊非得計！像「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唯有讀書」這種「座右銘」，便是催人自掘墓穴的「勅令罪」！試問現在中國的地位，是什麼地位？

可拿那些「歐美式教育」來救這一羈子糟的中國嗎？這派人如果不知回頭，將來一定要做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走狗，增長反革命的勢力，都在被打倒之列。「自命超然派」的青年們，回頭是岸，由你熟思！——本段也是本篇的主旨，後面另段敘明。

「風頭主義派」的人，沒有人格，更沒有討論底價值！只望他快快自覺！不然，一定要演成「革命戰線」裏的變節者，「連坐陣」裏的圖脫兵！定在消滅之列。

第一派和第四派，是不革命，也不讀書的。既不識革命之需要，更不問讀書的真諦！或是樂天主義；或是杞人憂天；或是囑雉呼盧；或是倚紅偎翠。這兩派的人，格外要從雙方注意！

——革命與讀書——

第二派是過偏一道！結果成爲只有破壞的能力，沒有建設的技術。須要覺悟革命的事業，是有破壞的，並不是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固然是只要具有剛毅的勇氣，犧牲的精神，心，足以打倒一切惡勢力，推翻一切舊建設。可是舊的建設推倒了以後，我們如果不從事新建設，這也革命成功嗎？所以舊的建設推翻了以後，必須要繼之以新建設。——建設是非具有深奧的學問，專門的技術，是不爲功的。

我們如果在這個時候，拋棄學業，而從事破壞的革命。那麼破壞的革命工作完成以後，

建設的革命工作，又有誰來做呢？——我們多是現在的青年，將來的負責者。現在如不顧及讀書，求建設的學術，作建設的革命工作的預備；將來這担子擱在我們肩上了，我們又怎樣了呢？所以我們要思前想後，莫要遭失敗於垂成！必須要用「革命不忘讀書，讀書不忘革命」的精神，來鼓足我們底勇氣，向前直進！

第二派是根本錯誤，在我國底歷史上面看起來：前清的學儒，「黃卷青燈，勤學不輟」的很是不少！他們唯一的目標，無非是要博得那什麼「舉人，進士，翰林，狀元。」試看這些人，究有何能於國治？無非是藉名食祿，空糜民脂罷了！如今「白命超然派」的人，便是甘蹈他們的覆轍。——「埋頭書本，醉心泛學」，取得些「歐美式」的無用的泛學，事實上許你能於國治有益嗎？無非是謀博得個什麼「碩士，博士」的頭銜罷了！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甚且為虎作倀，頭銜一上，面目立變，無上純潔的學生，也會變而為狼心狗肺的政客了。

「讀書即是救國，救國唯有讀書」的座右銘，完全是帝國主義者下級幹部底走狗。

——學閥們蒙蔽你們的靈敏的腦經。用「歐美式」的帝國主義底教育來培植你們！——

將來的走狗，這是多麼危險？我們是現在的青年，將來的負責者，所以我們決不能受喪心病狂的萬惡學閥底蒙蔽。要激清我們的腦經，認定了我們底目標，努力向「革命不忘讀書」

「若不忘革命」的大路上直進！

直接的理論如此間接還可以用下面的比喻來證明。而總括是篇。

中國的學生，譬如是個「工讀者」！要問誰叫我們工讀？便是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軍閥政客的摧殘，造成的背景，叫我們如此。我們如果革命而不讀書，譬如「工讀者」之讀而不工讀書不革命，便是「工讀者」之工而不讀。「工讀者」讀而不工，和工而不讀，一定是失敗！我們學生革命而不讀書，和讀書而不革命，也是一樣要失敗！所以我們須用「兼修並顧」的精神來進取！

鄙見僅此，方家如果有另的賜教，極其歡迎！

註：「是極派」內的人，並不完全如此！本篇不過取一部分而言。

▲中國的社會應如何改進

王之卓

我們試看看中國現在的社會，並用不着什麼深刻的觀察，和長久的接觸，便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內容，是如何的腐敗和詐偽；揭開其間敷衍的一層薄幕看來，只見到一個個的在那裏伸着手，直接或間接的爭搶財利，結果弄得這麼樣一團糟，幾無一片乾淨土！這當

然在高等的社會中較好一點，而且當然也很有一部分忠誠的社會改造者，愛國殺身的志士，本着純潔的誠心，竭聲極呼的奔跑；但是普通的一般社會裏，總使人憤激煩惱。現在東西各國，都風馳電掣的向前猛進，在後面追趕的我們，受盡了他們的譏笑和欺侮，有血氣的青年們，都不甘於做無聲臭的落伍者了。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說人家好，他們內容中，有的也不是伸手奪財利，但是究竟遮蒙賢豪的障幕較厚些，使得其中分子，大部分享受些生存的幸福，長揚在猛進的順風中，意態偉偉的向前努力。

現在再研究中國爲什麼由古文明國，變而爲國際競爭中的落伍者？爲什麼會釀成這等使人怕參與的社會？或者說是由於清末年代的衰頹，接着便是民國初創的幼稚，當這一衰一起的交際處，經過其間軍事的破壞，這乃是一種當然的結果固然，我們在西洋史上也會看過，有所謂黑暗時代，法國大革命中的混亂期，他經過數十年，我們當然也不能不承認這是自然的現象，因而對中國的前途悲觀。但是除却承認這是自然現象之外，還須努力的向前，以求早日解脫，且不可過信自然，以等待自然的解脫。

中國現在不如他國的，外面極明鮮的結果，便當然是在物質文明方面。然而細究其物質文明的落伍，却遠由於精神文明中的缺憾，其中影響於進步最大的，我以爲是守舊的思

想，日本自維新以後，經過了一番異常的進步，遂以區區的小島，雄霸一方，我們從日本的維新，便知道中國的守舊了。從中國以往的歷史看來，知道守舊的弊習，乃是由古代保留下來的。試看歷史上人物的議論，除去事蹟荒渺的盤古伏羲等以外，必當然以堯舜爲極完善的時代，底下一代不如一代，因之作文章必做古體，行世道必遵古訓，凡事都以古爲依歸，顯然覺得文明程度，不進祇退，遂使有思想的人民，繫縛在一串古線上，不容有旁枝的發展。這本是古昔君王維繫地位的手段，誰知時代的傳繼，變成了國粹的精神，遺誤至今！以前中國遠隔亞東，一週是野蠻的環境，守舊的思想，不過遲滯他一點進步的速度而已；現在却不然了，東西各國，一個個虎視眈眈的躍起，本着犧牲和改革的精神，創成蓬蓬勃勃的列強，用科學的輔助，漸漸的侵犯到競爭落伍者和不適於生存者的身上來了。仁義道德的空名，勝不過鋼鎗鐵礮的轟擊，聖人齊士的修行，較不過狡猾人羣的手腕，以致受列強的侵迫壓制，有國人所覺悟到的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和領事裁判權等等的迫勒，兼之以革命初始，內亂頻仍，民窮國弱，遂演成現在社會中的怪象，和卑劣的國際地位。若再此不悟，不從事於積極的改革，恐將演成滅亡的悲境，雖然社會這龐大而複雜的問題，不可以單純一元的解說，概括一切，但至少思想方面不肯積極的革新，是進步遲滯原因的主幹。

社會的問題，既然如此，解決的方法，當然也不止一端。普通人看中國的情形，多以為中國欠缺的是物質文明，而精神的文明，則充分有餘。其實我看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不足，而精神文明，又何嘗有餘？中國的所謂精神文明，完全是道德上的文明，至於倣效和改進等切應時代的文明，可說缺乏得很。悶沉沉的民氣，現在經過五四運動和革命軍的鼓獎已經提醒了許多。然而窮鄉僻壤，頑固之徒，仍不乏其人，從中阻梗。所以以為改革聲中應努力的，在精神與物質的雙方面，物質的改革雖急，若是精神方面不改革，則物質的改革，不痛暢不徹底。所以晚近的學者，已漸覺精神改革的必要了。魯迅先生在日本，當日俄戰爭時，在影片上見到中國人被他們捆綁殺戮，感覺到中國人，徒有此魁偉的身軀，非再鼓吹於精神上的根本改革不可，遂從事於新文藝的散佈，務使全體同胞覺醒。因為這根深蒂固的傳統舊念，牢結在人心，他能阻止一切新思潮的輸入，障礙一切新文化的擴展，所以最近報載，北方某校校長呈報，言某校中自添設詩書禮傳後，已無學生入黨，因得教廳嘉獎，這是何等教育？中國昔時所講的，專是什麼經傳詩書，詩經本民間情詩，反以「后妃之德」等為正解，不敢涉到愛情關係的絲毫，可想昔日思想束縛之深。且在君王統治之下，奉承與倣古，惟恐不及，更何改革可言？所以多少覺悟的文人，在裏面潛暗的吶喊鼓吹，以期守舊者，心誠意服的，顯

意撤消他對於改革進行中的阻礙，另一方面，則由社會學者頒佈新道德的標準，使那被喚醒的同胞遵行。靠着這類文人的呼喚，和社會學者的宣傳，舊腐觀念的根基，已經動搖了。以上全是關於精神方面的改革，是須時間的，至於一日千里的改革，乃在物質方面的建設。物質方面的建設，就靠社會學者的計劃，和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實施了。譬如道路的建築，以便利交通；工程的建設，以發展工業，同時減少失業的貧民；採取天然的礦寶，以富裕國財；開闢荒廣的原野，以移殖過剩人口；務使中國，一天有一天的改變，順着潮流，以與列強角逐。以上所應設施的，當然靠重科學；但是科學所給與我們精神方面的，還有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清代的考據家，已經用在治學方面，希望把牠施用到一切事物上去。至於科學的精神，便是積極的精神，中國人性慈柔遲緩，恰恰與牠相反，是應當努力矯正的。

以上是各種學問，對於中國社會改進的機能。然而進行起來，尤必在政府裏，有一位品學兼優的領袖人物，在內來提倡和保護種種的設施，在外爭中國喪失的主權，這便是所謂「中心人物」。

最後總一句說：中國社會的改進，是刻不容緩的，中國須剷除守舊的觀念，用科學方法的研究和設施，以及社會學者與文人的傳佈，以收納新文化的輸入，改善物質文明的實施，

則我國家，庶幾有望；社會的紛紊，庶幾清理；人民的痛苦，庶幾解除。

▲我所希望於女學生者

曹雪松

這是一樁極可慶幸的事，近年來婦女問題，在中國的社會上已有了立足的地位。什麼參政運動，經濟獨立，教育平等，社交公開等問題，如陽春三月裏的嫩筍一般的接連着蓬勃地發生起來，自然，這種一日千里的向上的趨勢，除了頭腦冬烘的老學究外，誰都不敢加以反對！不過，我所希望於今日的女學生者，決不在此；我對於參政運動等主張，面上雖不敢加以否認，但心內同時卻又不願加以贊同。

這話怎樣講？

因為在我們中國的社會裏，有數千年重男輕女的習慣，單靠口中說白話，紙上談空兵，終是沒有用的。試看數年來志士們奔走呼號，所得的成績在那裏？麻木的社會，是否也受了些感動？一般自命為新婦女的，除了學到些時髦和拾到幾個新名詞外，其餘究竟還有學到些什麼？唉！假使有人在萬里汪洋的大海裏，投之以一片小石，也許會濺起一朵一朵的銀色的小浪花，和激起無限的一圈一圈的波紋；唯有我們呀，日夜在改造的途上掘着紅色的革

命的旗幟，聲嘶力竭地吶喊着：「衝鋒！前進！」但終於沒有一人聽見，終於沒有一些影響。唉！這是我們研究的社會問題者多麼補心的一件事呀！

從過去的事實，現在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教訓：社會中無論一件什麼事情，當穩重地一步一步做去。譬如上樓梯，應該一級一級的爬上去，假使一步便跨到最高級，說不定立刻就要跌下來。所以我今日所希望於女學生者，決不在謀參此實現，社會公聞是在：

(一) 修養學識——在學生時代的姊妹們，最要緊的是修養學識，我十分贊成易家鉞先生在民權上發表的那篇『中國丘九問題』的高論。我以為不論男女青年，在求學期內，除萬不得已外，不應該去幹什麼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學生唯一職務，不二法門，使是要努力讀書，現在多求得一些學識，將來到社會上去便可多幹一點事業！因為學識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上工具。一個人有了高深的學識，後且脫離了學校，便可到社會上去幹相當的職業；有了職業，經濟就能獨立，經濟既能獨立，那末一切難於解決的問題，這時都可不成爲問題了。

(二) 勿趨奢華——現代一大班的女學生，一天到晚只是塗脂抹粉，跑到公園裏或遊戲場中去出風頭。高小還沒有畢業，却要大擺而特擺其「女學生」的架子；身上穿的是紅

綉絲緞，腳上着的是高跟皮鞋，並襯上一雙薄如蟬翼的絲襪。她們再也想不到物質生活，乃一切罪惡之媒；唯一只知博得旁人讚聲『好個漂亮的女郎！』且藉此引誘一般正害『戀愛熱』的毛病的青年，以營她祕密賣淫的勾當，所以我希望我十分的希望今日的女學生，當痛改前非，向節儉的路上走去。飲食起居，一切都宜節約自守；極力當使精神上發展，萬勿再蹈奢華放縱之習。須知：奢華與節儉，對於女子教育的前途，很有關係，我們不是常常聽見人這樣說嗎：『養了女兒，無論如何不要給她讀書；讀了書，非特事體不會做，而且倒要坐好了吃肥的穿綢的。唉！人們給女兒讀了書，簡直是害了她的終身！』親愛的姊妹們！我願你們快聳起耳朵，聽聽這樣危險的呼聲吧。

(三) 注意家政——女學生通常的毛病，大都漠視家，專從事於社會運動，以致一旦脫離學校後，對於家庭生活，完全隔膜。大學上說：治國平天下，必以齊家為先。蓋家為國家與社會之根本基礎，他的良窳如何，影響非常之大；但要求美滿的家庭，在校中必須要竭力。意家政才是。否則，將來只好做個太太式的夫人。去年教育部下令，叫各校當加設家事科，並實行練習，以便學生卒業後，於家庭生活不生隔膜。我想這個意思很好，我很希望姊妹們在校中對於家政一科，當多多加以注意，當多多加以研究，更當多多加以實習。我以為世界上

最光榮而足以自豪的事情便是自己燒飯自己吃，自己做衣自己穿。縱然在社會上已有高貴的職業，但自己能烹飪縫紉，也決不算坍檯吧！

我所希望於女學生者，暫止於此。親愛的姊妹們倘能從此依我這三個條件做去，而且能得着很美滿的成績，那末，再進而參政。那時我雖不敢包你們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但却有七八分把握了。

臨末，我引何梅英女士幾句話來做本篇的結束：『我們要做普遍的工作，不要行畸形的運動。要做平民化的分子，不要做貴族式的奴隸。』

▲新女子應有的三格

章 琴

婦女解放的聲浪，到現在已經有十載的歷史了。男女平等這句話，好像是老生常談了；可是，現在國內的一般新女子究竟怎樣呢？許多新婦女所表現出來的舉動，實在有些令人失望；所以來寫這篇「新女子應有的三格」，不知二萬萬的女同胞有什麼感想呀？

(一)人格 現在的新女子，對於人格，委實太看輕了！許多受過教育的，不料穿出來的服裝，和所做的行爲，都有點惡化，把我們女界寶貴的人格丟盡了！要曉得我們受過教育的，

是婦女界的中堅，是國家未來的賢母，應該何等提高人格，做婦女的模範，去挽救人家的惡化，自己那裏可以墮落呢！我們要負教育子女的天責，倘若我們本身喪失了人格，那末將來的子女那能良好呀！我們切莫嘴裏喊着防止腐化的女子，而自己一天天地腐化下去；我們今後應從防止自己的腐化做去，所以新女子第一的條件，要有光明高尚的人格！我們有了人格，則我們的子女也有人格；我們國家的國民都好，那麼，如今國雖衰弱，安知他日不會轉強的呢？這樣看來，我們底人格與國家的希望十二分的密切，我們當覺悟改進了！

(二)學格 爲什麼男女會不平等？這因爲我們女界的學問往往不及男子，便是重男輕女最重要的一種原由咧！中國的婦女，幾千年來傷在「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裏的，簡直不可以記數！可是現在的女子，却又往往稍爲得着了一些學問的皮毛，便放下了更進一步的工夫，以享樂爲務；她們底心目中，只以爲做富家的太太奶奶，或者過浪漫的小姐生活爲快事；因此雖經高唱了婦女解放以來，到如今我女界尚無偉大的科學家或文學家，這是很可恥而可痛的一樁事啊！我們要提高我們的地位，要達到真正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目的，我們非先促進我們的學格不可；所以新女子第二的必需品，就是這重要的學格！

(三)體格 我們中國男子的體育，素不講究，也毋怪我們女子了！話雖如是，我們莫非

永遠這樣落後下去了嗎？我想，諸位女同胞都不甘心吧！古來的女子，往往以工愁多病爲美；古來的名士，往往以嬌弱的女子爲樂……我們在此覺悟了，我們應該講求衛生，鍛煉身體；所謂有健全的體格然後有優良的學問偉大的事業是也。歐美女子，多注重體育，她們的功夫，決非我們所能及；但是，我們既往不咎，來者可追；而今向着體格方面努力，斷不要再像甚麼「弱不禁風」的可憐了！我們要奮進新女子的精神，我們該有健全的體格！姊妹們，大家努力吧！

▲理想中之伴侶

程仙芬

(一) 我對於「理想中之伴侶」的感言

我們最快樂的事情，就是能有很中意的伴侶，但是我們的伴侶很多：在學校裏讀書，同學和教師，不是我們的伴侶嗎？在社會上做事，一切同事，或相知已的，相往來的人，不是我們的伴侶嗎？在家裏頭，父母，兄弟，姊妹等，不是我們的伴侶嗎？不過我以為這許多伴侶，都不是我的「理想中之伴侶」呢，那麼我的伴侶是誰？老實說，就是我認為人生最快樂的「理想中之日」啊！

現在一般青年士女，往往以爲討論婚姻事情，或研究婚姻事情，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呵呵！爲何這樣的糊裏糊塗，一些不想想呢？婚姻問題，是青年士女們很重要的問題，很有關係的問題！故我把理想中感言，寫一些出來，想讀者諸位先生們，必定不因爲我談了婚姻問題，失掉了女子的高尙貞潔哩。——一般腦筋陳腐不堪者，或竟如是。

我的「理想中之伴侶」無論如何，終不願受父母的干涉，終不願受父母的壓迫，若然被父母干涉了，壓迫了，那末却不是我的「理想中之伴侶」了！因爲父母雖然很愛護我，但是父母以爲好的，有價值的，我未必以爲好哩！我未必以爲有價值哩！嗜好各人都不同，父母以爲這是很好的伴侶，這是很好的伴侶，不過我眼光裏看起來，或同他們——父母，却成一個反比例，也未可知。

有人說：「父母是有經驗，有閱歷的人。我們青年，是初出問世的人，一些不知道現在的「世道人心」和「情艱利弊」呀！若然自行「獨斷獨行」，那末很危險了。現在講一般新文化的人，什麼自由戀愛呀！社交公開呀……弄得一般青年的腦筋很不清楚！他們——青年試驗這新文化的效果，到底呢，結婚離婚弄個不休！毫無益處！故還是父母作主婚姻事情，比較自己作主婚姻好啊！」

我說：「不對！不對！說這樣話的人，他們的腦筋，不知怎樣陳舊了，還有什麼研究和討論的價值呢？我可以話兩句心血話，就是：『我們的伴侶，實和我們有永久密切的關係！實和我們有直接苦樂的關係！和父母呢？不過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疏遠的，不是密切的，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是苦樂無甚關係的，不是苦樂的生死關頭啊！』故婚姻是我們青年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去做的，那末豈得住些。不是父母的事情，故不應該叫他們去做；若然他們代我們做了，那末因為和他們沒有什麼直接很大的關係，就馬馬夫夫，不精密了！怎能靠得住呢？綜之：婚姻事情，我們青年士女，應當注意的問題，自己做的事情；不要輕輕地放到別人手裏！父母不過是指導我們的人罷了。却不能專主的！」

我認爲「自由結婚」是很好的事情，是我的「理想中之伴侶」中所希望得到的。但是有一般青年士女，因爲情感一時衝動了，不管「三七念一」，祇要達到結婚的目的，達到肉體情慾的爽快，一些不注意這人是否可以做我的良好伴侶？到後來，結婚的目的，居然被他們達到了！肉體情慾的爽快，也居然被他們達到了！隔了一時，覺得結婚的幸福，不過如此；肉體情慾的爽快，也不過如此。——不能永久的。那末這樣的新夫婦，是很乏味無聊了！就不期然而然，大家舉出離婚的條件了！我認爲這樣的「自由結婚」是「情感一時衝動的結

婚。」不是真真的自「由結婚」啊。

要達到真真「自由結婚」的幸福，要達到真真「自由結婚」的快樂，除掉了各人定一個很正確很適宜我們青年士女的良好伴侶理想標準外，恐怕沒有第二條路了。但是各人的理想不同的，故標準也不同了。理想和標準是我們未結婚的青年士女們，却很有重大的關係呀！因為理想不正確了，不適宜了；那末就是標準不正確了，不適宜了。唉！等到標準不正確了，不適宜了，還可以達到「自由結婚」的真真幸福嗎？還可以達到「自由結婚」的真真快樂嗎？恐怕是萬萬不能吧！我認爲婚姻問題是很重要的。因之，把我欲言者，寫一些兒出來，供讀我這篇東西的，去研究研究。是否有謬誤的地方，還要請諸位歡喜研究婚姻問題的先生們指教指教哩。但是我的「理想中之伴侶」就是我的「理想中的未婚夫」；我的「理想中的伴侶」，無論如何，不願被父母干涉或壓迫！並且我認爲父母是指導我們的。我的「理想中之伴侶」，就是希望享受「自由結婚」的真真幸福，「自由結婚」的真真快樂！

(二) 我對於「理想中之伴侶」的標準

(甲) 品學兼優 我以為我的伴侶，必須品學兼優才好。有一般人要問道：「你自己覺

得慚愧麼？試問你自己有優好的品學麼？你也不過平常的青年女士，怎能配得上品學兼優的男性呢？」我說：「很對！很對！不過我的所謂品學兼優者，即比較一般一些不講品行和一般沒有學問的人優良罷了。」品好學劣，學好品劣，都不興的，故必須品學兼優。

(乙)容貌端正 容貌是人類的外表，故必須端正，還有一層：一般自命學者先生們，都以為容貌沒有什麼關係，我却「不以為然」，為什麼呢？老實說，容貌是製造愛情的要素。不信嗎？請你們自己想想看，願意娶很醜陋，麻面，和瞎眼……等丈夫嗎？換句話，就是你們的「理想中之伴侶」，是否應該以容貌端正為標準？故我這樣主張着。

(丙)天資聰敏 和呆子做伴侶，那是無論何人，終不願意的，況且是永久的伴侶嗎？希望有幸福和快樂的伴侶嗎？故我理想起來，必定要有一個天資聰敏的伴侶才好。

(丁)舉動活潑 同活潑的人一塊做事情或游玩，自然而然而有一種興趣，令人爽快異常。若然同死活兩端的人做同伴，那麼還有什麼興趣呢？我理想起來，這是不興的。

(戊)性清溫柔 我認為性清溫柔，是製造「情」的需要品。因為我希望要得到一個有情的伴侶，故所以性情必須要溫柔呀！——我的意思這樣。

(己)不抱悲觀 現在抱悲觀者，可以說：「比比皆是。」我的「理想中之伴侶」不願意和悲觀做伴侶。——我認為悲觀者，不知快活為何物的人們。

綜之：我不過希望比較普通一般人品學兼優些；容貌端正些；天資聰敏些；舉動活潑些；性情溫柔些；不抱悲觀些。

▲理想與事實

狄文傑

所以能造成今日之人類，今日之世界者，究屬何物？我思之，我重思之，曰：惟「理想」二字而已。惟先有種種之理想，然後始有種種之新發明，新建設，而始有今日光明燦爛之世界。反言之，即今日之人類，今日之世界，皆過去一切「理想」之結晶體也。惟此「理想」能使世界人類，由野蠻而文明，而更進於無極。不然，人而無理想，則何能有種種之發明，種種之建設；無發明，無建設，則仍然穴居野處，茹毛飲血，飢而食，飽而戲，蠢蠢而動，與禽獸奚別焉？若是，尙何世界之謂乎。是故，「理想」者，實人類與飛走之分界線，世界進步之惟一引擎也。

第是，自有人類以迄今日，世界上之人類，何止京兆垓億恆河沙數，而其所發明，所建設，仍不過爾爾。豈京兆垓億恆河沙數人中，其有理想者，祇彼少數人乎？曰：否，凡我人類，無論其

爲少爲老，爲男爲女，莫不有其理想者也；惟有大小之不同，或有而不能力行之故耳。其小者，類多狹隘，祇爲個人或一家之私利計，雖有而等於無，不足論也。所可爲我人類所同抱憾者，卽往往有其人，有成卓卓之事，立巍巍之業之理想，以他種之故，不能如願，不克果行者。竊推其因，約有二要：

(一) 志大力小 此等人徒有其志而無實力。非真無實力也，實不肯努力以求之也。聽其言，彼欲若何若何，彼將如何如何，何事彼欲爲之，何事彼欲辦之，考其才智，亦無不逮，惟不肯切切實實，作充分之預備，努力以求得充實之才能學識，爲達其目的之利器。卒也鏡花水月，終屬之虛，雖有偉大之理想，不過空想幻想夢想而已。

(二) 虛榮心 青年之人，大抵屬此。因青年之人，虛榮心最盛；揆厥心意，本不欲有所作爲；一時受外界之刺激，虛榮心勃發，於是精神抖擻，貌似用功，思一知半解，稍求得一些智識，可藉以武斷鄉里，眩耀人之耳目。但此等動機，終非出於內心之覺悟，不過受外界之刺激，虛榮心激發於一時而已；卽孔子之所謂「爲人」非「爲己」也。既不肯積極以進行，終鮮恆心以持久。是故不數日而怠惰之心，又如入春之草，欣欣萌動矣。而向者一點之虛榮心，亦以畏難或自甘暴棄，終如朝霧暮煙，日出之霜，消歸無有矣。

青年乎！汝有理想乎？汝之理想亦欲其實現乎？請努力奮鬥，向汝理想之的進取。惟彼理想之的，乃吾輩之樂園，可盡汝所能，取汝所需，以享有人生之樂趣。但人之人生，不吃痛苦，不得快樂，惟痛苦得來之快樂，倍覺有味。吾輩之樂園亦然，不歷種種艱難困苦，不能達也。卽或僥倖致之，亦不覺可樂。或曰：「理想之爲物，大抵空虛，往往吃痛苦，歷艱難，亦不能達到。」譬之行程，渡萬里之漠，祇知備駝馬，整行裝，而不裹餼糧，攜飲料，沙漠中荒瘠不毛，水草無着，能不中道而返乎？其不達也，抑沙漠之不可渡？抑行者之手續未周耶？或者其亦類此乎？蓋祇知奮勇前往，而不知奮勇努力之外，更須有「毅力」，有「恆心」以濟之也。

吾恐今日之青年，其不若或者之疑「理想」之不能成「事實」，而自甘暴棄舍而不爲者幾希，吾請將由「理想」至「事實」之手續，以及其進行之程序，撮要分述之：

(一) 定標準——卽「種想的」之判定。外界誘惑，最易引誘青年入於歧路，彷徨踟躕，墮落堪虞。是以吾人欲爲偉大之事業，首須心地曠朗，光明正大，有澈底之覺悟，具洞燭事理之眼光，觀定目標，以定汝理想之鵠的。尤要者，務必爲作事而作事，萬勿爲虛榮而作事。

(二) 求實力。鵠的既定，遂欲作進行之預備，須勤勤懇懇，求得充實之學問，切實之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才幹者，吾人惟一之利器也。

(三)有恆心有毅力，無恆心，無毅力，爲人類最大弱點。天下多少偉大事業，往往以無恆心無毅力故，而遂功虧一簣，是以理想定矣，利器具矣，更須有「恆心」及「毅力」，始不至半途而廢。中道而反，惟茲「恆心」，惟茲「毅力」，可作吾人孤寂時之伴侶，煩悶時之安慰，怠惰時之策勵，可坦坦平平安安穩穩浩浩蕩蕩，送吾輩至成功之的。此乃吾人自「理想」之境，遂「事實」之行程中所不可不攜帶之糧糧甘露也。

吾人懷此正大光明之志願，攜此堅實之利器，有此豐裕之糧餉，而往作事，何事不遂，以此求學，學問雖淵博，何患不成，以此提倡教育，教育雖艱難，何患不發達。以此改良社會，何患社會之不遷善。以此振興國家，何患國家之不興盛。若是，「理想」乎？「事實」乎？「一事而已」，不過「理想」其起點，「事實」其止點，一本一末，一始一終而已。願我青年，但須意志堅強，更何患理想之不能成爲事實耶？

▲說意志

宗振寰

現在我看有一般青年，開口來說：「什麼改造社會啦，」「建設事業啦，」「什麼提倡富國的方法啦，」滿口說來，真叫我聽不勝聽。我便要問一聲：那聲，只說不做的朋友，是否

社會和人民得到什麼益處？我可以批評一句：「漠然無動於中。」到底是什麼原因，我現在要來說一說：

談到「意志」二字，我本來不能說得十分透徹；不過盡我力量把他說個明白。姑且分段說來：

(一)什麼叫做意志？要解決意志，必先要明白意志作用。意志作用是精神作用中的複合作用。再說到精神作用的原素，含有「感覺」、「感情」。所謂意志，也不過是這兩種；但是有種是意志所特有的，就是當我們行動的時候，有種活動的感覺，互相作爲伴侶。每到有了知覺和記憶的時候，就引起一種波浪式的情來了；因爲有了這種波浪式的緣故，所以心裏引起一種變化，名之曰：「動機」Motive。動機所引起那變化的結果，使那不安留之情，一變而爲滿足的情，這種全體的精神，就是意志。

(二)意志作用的分類：意志作用，大約可分爲三類：

(A)衝動作用 Impulsive Processes.

(B)有意作用 Volitional Processes.

(C)選擇作用 Selective Processes.

衝動作用——譬如意識中不過是有一種動機，用以規定意志的解說，這個就叫做「衝動作用」。

有意作用——意中時有幾個意志內，中有一個最強的意想，壓到了其餘規定的意志，這種解說，就叫做「有意作用」。

選擇作用——同時有幾個動機都存在心裏，那許多勢力是互相平衡的，一旦互相競爭起來，內中有一個戰勝了，那末就把他規定下來，這種變化名曰「選擇作用」。

意志還可以分做狹廣兩義言之：自廣義言之，自選擇作用，有意作用，和衝動作用。以至於反射運動，都括在內。自狹義言之：雖衝則動作用，然而不能入意志的範圍裏。從前有一般人，以為意志的成立，必出於若干的動機之選擇。然而現在動機的多少，就是程度的差異；不能判斷其黑白。所以照廣義說，較為當妥。意志由發達上講起來，也有兩種：

(甲)前進的發達 *Progressive development*——從衝動作用發達為有意作用，再由有意作用，發達為選擇作用。簡言之，就是由簡單而生複雜。

(乙)後退的發達 *Retrogressive development*——適與相反。自複雜之作用而發達，漸漸到簡單的作用。這個名曰後退的發達。

意志除了上面的，還有所謂廣義狹義的分別：

狹義言之

- (一) 動機。
- (二) 思慮。
- (三) 選擇決定。
- (四) 動作。

(一) 動機——上面已經說過，現略。

(二) 思慮——思慮英文名叫 Thinking 就是具有目的觀念底有意用作。當思慮的時候，必有可疑的問題爲之引導，必帶有不安甯的情緒。待到問題了解，於是不安甯的情緒一變而爲充足圓滿的情緒。所謂意志的造成，是必經過的階級。

(三) 選擇決定——上面已說過，現略。

(四) 動作——動作方面，有關意志可分做：「習慣動作」和「反射動作」。兩種不同之處，便是一種是「天賦的」一種是「後獲的」。總而言之：動作是定奪真實與謬誤的標準。

上面把狹義的分別已說過，且說廣義的分別：

廣義言之
 (一)本能
 (二)品性
 (三)欲望

(一)本能 Instinct——所謂本能，也是一種衝動，對於一定的刺激，把一定的運動為反應，生而就有。從未受過教育的和未知目的，他們也能行之以達目的，這種是個性本能。所謂個性本能，是保持一己的本能，以個體的生存和安甯為鵠。屬於這類的，有所謂「爭鬪本能」，「侵略本能」，「自炫本時」……譬如有人侵略到我們的權利和財產，以及生命幸福的時候，我們必定要和他爭鬪，看見有比我弱的，而無緣無故去侵害他，逢到事情，便好弄威福自炫其能，使人見屈於己。

(二)品性 Character——講到品性，是得之後天的。教育境遇之個性。簡單說起來，是意志活動的習慣性。大既意志活動，幾經反覆，便成習慣。吾人當行動事時，以其抵抗力很少，不期然而然走到這路上去了。品性是行為的源泉，行為也是品性的淵源。怎樣解說呢？考究品性之起，起自意志活動的習慣。今天的意志活動，就是要造成今日的品性。而今天的品性，所以規定今後的行為。今日品性所生的新行為，也一是種意志活動。又附加於今日以前之

意志活動，轉以改造今後的品性，互相爲因，互相爲果，所以要修養品性，無論遇到什麼事情，總要謹慎戒懼，方才可以有進步。再進一步講，要求品性發育的方法，和路徑，第一要思想正當；求其人格完滿了。凡是一個人的主張，倒底是什麼？我 在照從前人所說的說素，寫出來：一個人可分爲頭胸腹三部；苟缺一，則不可謂之人。譬如人的頭腦和思想很發達，則可曰：「智慧之人」。胸部發達的人，可名曰：「勇氣之人」。倘使徒拏吃飯爲主張的人，則曰：「貪慾之人」。要求品性發達，必先要求頭部的主張，可以審判自己的一切。第二步，方才用胸部，全付精神一直向上去。因此這事情，可以成爲很好的行爲。

(一) 欲望 *Passion* — *Epikuros* 氏曾說我們的欲望，可分幾種：

(A) 爲必要而自然之欲望。此欲望到不滿足，於是生苦痛，如衣食住這一類。

(B) 爲自然而非必要的欲望。如男女的愛欲是。

(C) 爲自然而不必要的欲望。如奢侈，華麗，這一類。

欲望還可以分兩種：

抽象的——精神方面的。

具體的——物質方面的。

以上幾種說素，不過是大概罷了。我現在還可以舉出幾個例出來，可知意志堅強的一輩，到底是怎麼樣？

亞里斯多德說：『人生之快樂幸福，在能自由發展其能力而任用之，貧困之輩，常出其天賦之能力與困難奮鬥！』

我國意志堅強的人很多，如宋朝時岳武穆也算是一個。我們看他的滿江紅就可知道：『怒髮衝冠，凭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華扶安曰：『世無不欲爲大人而爲大人者，』從這一句中，含有無窮的意思。倘使人無意志，無決斷心，要什麼就什麼，恐怕世上未之有也！

昔斯巴達國有一位少年和他的母親說：『我這劍過短，請母親替我變變長！』母回答曰：『劍短可以自己變長牠。』以事實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奇怪，不過自小就養成他創造的精神，強固的意志，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威廉恩曉曰：『勉強可以補天才之缺乏，辛苦與用心其精誠可以移山。』

無論世界中，宇宙間，唯一的難事，只要有意志堅決，精益求精，什麼事情都可以做！西謠云：『吾人之欲望，即吾人之才能之前兆。』現在且說一椿古事來證明：

撒機索尼有兩個名人：一位叫杭特爾，一位叫巴哈。

杭氏的性情，是偏於音樂方面。時方幼年，他的父親叫他去學讀法律書。但是他父親很嚴，所以他沒工夫去弄音樂了。那知他意志真是強固，每當夜半人靜，萬籟無聲的時候，偷偷摸摸地，脚步輕鬆地，他到那樓上去學習音樂。只要熱誠，厥後他成了一個音樂家，這是何等地偉大啊！

巴氏好學，每於月光之下讀書，厥後成爲一文學家。

拿破崙曾經說過：『「難」之一字，惟庸人所用字典中有之耳。』

«Impossible said Napoleon is a word found only in the dictionary of fool»

納爾遜也有最出名的一句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爲何物也。』

哥倫布的得見亞美利加，當時不知費了許多心血，渡海的時候，舟人都以爲失望，甚而至於欲殺而飲其血，然而哥氏仍是不顧，不屈不撓堅強的意志，厥後居然發見，到現在不知幾何年代，然仍刻刻不忘，印入於腦海裏，揚名於後世。無非是一個意志強固罷了！

目耳曼的馬丁路德，也是一個意志堅決的人，否則那能去開信教自由爲人類謀幸福呢？

美國總統林肯他當時看見那人類不平等用奴隸的事情，於是釀起南北戰爭。林氏以正當爲甲冑，以民義爲戈矛，和他們戰，犧牲人少數，以活多數人，厥後果然能實行平等博愛之主義。雖然後來打開頭顱，以致於死。總覺那意志的一般勇氣，至今好像槍聲，還在響着。古所謂「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是也。

以上幾個例，不過是大概。至於詳細待後日再加上，并可參讀勵志集一書——我雖則寫出幾個人出來，我覺得有無窮地感想：同是一個人，在於形體方面看來，便說什麼這個是英雄，這個是豪傑，這個是將來奮發有爲的，恐怕從古沒有這個道理。我又要問，到底是什麼道理？什麼方法？我想起來，最靠得住的所謂「自我發展」，并且要從小我而至大我，創造那一切什麼事情不要緊，第一要征服那惰性。發揮那自己的本能，一鼓作氣地鍛鍊意志。倘使如此，實行什麼事情不能，做什麼事體不能成？

回想到自己：我總抱着一個主義所謂「奮鬥主義」和「沈酣主義」。揀我所喜歡的，努力用功，庶幾將來能在社會上得有一些供獻。那是不辜負宇宙和自己了，我常抱着兩句

句子：

「我到了絕頂了，

還要向上去……」

▲青年與正義

成啓泰

現代的社會，不知腥穢黑暗冷酷到什麼地步了！一切都在野心家控制之下。人人的心地都只知有利。竟把正義拋棄到腦後！

他們根據了虛偽和奸詐，苟利之所在，便百端追求；各用各的方法，各用各的手腕，偽做君子，假裝志士，以媵阿順人爲忠誠，模稜兩可爲正直；於是牛馬走狗，遍處皆是！這是何等痛心可恥的現象！

處在這樣環境下的青年，自然容易沾染；因襲着社會上的惡根性，惟利是趨，而不自悟。或是看破了世間的醜惡，原只是凶猶可怕的，一秒鐘也不值得留戀了；於是悲觀冷笑，希圖做一個人生的逃避者。

因此有人嘆息着說：現代的青年們真危險極了！不是自私自利，便是自暴自棄。

但是，我們現代的青年，難道都是自私自利自棄自棄嗎？我們勃勃的生氣消磨到那裏去了？青年們，我們應該奮起精神，擁護正義，去和那醜惡的社會奮鬥！

我們的歷史上已經有不少的正義的聖徒，我們的祖先已費給我們以不少的教訓。他們能忠於正義，作一個正義的戰士；爲了正義，視死如歸。歷史上不缺乏這樣的好例子。

但是現在我們這班不肖的子孫，不能承受祖先的遺產，却眼看着偉大的忠於正義的精神，凋零衰落，終歸於盡。

我們應當建起新軍的大旗呀——革命軍的青天白日旗——爲正義而奮鬥——爲三民主義而奮鬥！我們不要畏憚，不要退讓；提起全部的精神，如海潮般，如暴風般，掃蕩那離乎正義的一切。

我們所追求的是正義的仇敵；我們要永久地攻擊我們的仇敵。一時的成敗不足論，就是身撕骨碎了，我們的正義自然會爲我們高奏凱旋之歌。

歷史上許多正義的聖徒，他們雖然死了，但是比現在生着的，喪失廉恥的權貴顯達者，高出萬倍的榮耀。

青年們，快把胸中的銅臭刷洗乾淨罷；不要把良心賣掉了！須知沒有金錢不要緊，反叛

了正義，是一件莫大的恥辱。

覺悟了的，不要悲觀，不要咀咒，黑暗裏終會得到光明的。快燒起炎烈的心火，沸起熱騰的心血罷！世間沒有不可爲的事，你們求光明，你們終於求到光明。

請把正義的燈兒燃着罷——只有合乎正義的是光明；只有光明的合乎正義。

青年們尋求光明，應當謹守正義；應當征服違背正義的叛徒；使一切都合乎正義。青年們，請認清你們的使命感！

▲青年生活上的建造

萬迪鶴

在二十世紀的青年，中國的青年，好像是在一望無際的海中失了指針的小舟一樣的沒有把握，疑慮，彷徨，而形成憂悶，悲觀，消極的一種危險時症，這就是中國青年的一大危機；也就是國家將來的致命傷。而造成這個危險時症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就是社會組織不良，環境的惡劣，第二個就是自己根本沒有認識生活的意義。

我們來看一看：我們在家裏拿許許多多的錢，來到一個破污堆集似的物質假文明的都會裏，住學校，求學，在這時期內，有許許多多的惡劣環境來包圍；有許許多多的外物來

搖動，一方面沒有看到，就會被牠蒙蔽，吸引，因而葬送一生。這類青年，我不敢確定他的數目，大概總很多吧！這是一件再可痛都沒有的事！

即或有的抱了一件很大很大的志願，來求學，對於外物的吸引或者可以拒絕；但是，來看我們感覺得知識慾的譏荒，具有十二分的熱忱來求知，到學校去受的教育是怎樣？完全是行形式有假物質，而沒一種真正的解放，欠缺精神維繫的一種死教育。（有人說這種教育，不脫宗教式的，其實，宗教式的教育，有牠的精神；有牠的生氣。）

在學校內，先生是先生；學生是學生，先生過的先生生活；學生過的學生生活，先生的苦痛，不可以對學生說；學生的困難，先生也不去指導，只要敷衍得過去。這樣，即令有熱心求知的結果，只變成一個留聲機式的，這種學校，有人說牠是學生製造所，這個名稱確是有一點像。這樣，怎樣令青年學生不感覺到煩悶呢？

還有的是失學的青年。當然，他們是沒有得到金錢的允許的。他們一方面既感覺着悲慘的失學的痛苦，可是生計，是不能不解決的；於是乎解決生計，又成了重要而又困難的問題了。

在一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受着金錢的壓迫，中途廢學，教育上是沒有允可他立足的。

可能，只有到社會裏去，但是，社會上那種絕妙的生活，自己不獨不熟習；而且連夢都沒有夢見過，就是你立個志去學，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那麼，怎樣呢？憤懣吧！怎樣關法呢？努力吧！從那塊努力起呢？「社會的不良啊！我們來改造牠。實現我們所渴望的要求。」也許有人這樣的說。可是從什麼地方着手呢？只是這樣的說說完事，甚至於連說都不敢說；想都不敢想；夢都不敢這樣做的。像這種人是已經被壓迫到十八層地獄去了的。唉！牠的魔力真大啊！周厲王的監謗，都沒有牠這樣的周到，細密，像這般失學而又失業的青年，在最短的時間裏，是不容易想出一個好的方法來解決的，除了自己排除無益的煩悶而作最後的掙扎鬪爭之外。

也有神經過敏的青年，他感覺到在學校裏的生活是那樣，知道舉了業所得的結果是那樣，將來在社會上去所給與他的困難又是那樣；回家去吃老米？那是最下的一着，是誰都不認為這一着是對的。而且有沒有老米吃，還是一個問題，同時又有同樣難解決而又重大的婚姻問題。

一個人對於晝夜的順序不亂的循環，感覺到興趣，才愛惜他的生命，要是不感覺到興趣，那隻覺得生活是極痛苦的負擔。青年們所感覺到的生活，既是像上面所說的，那還有什麼興趣之可言呢？生命既成了苦痛的，沒有興趣的担負，於是發生一種悲觀，失望，消極，甚至

於自殺了。這個時下流行的症候是何等的危險啊！

我們應當改善以前的一切，我們要改善以前的一切，這是全靠我們的自覺，這個自覺，並不是要我們做一位達觀者，或是隨波逐流的去亂幹一套。我們自覺是要努力自勉，去掉以前的悲觀消極態度，立志來做人們的先驅者，改善社會上一切不良的組織，以達到我們所渴望的要求。

我們對於我們現時的生活，並不是豐衣足食得到很安適的生存就夠，又不是對於社會上一切不滿意就做一個弱者消極而自殺就算完事，而尤其是不可以做社會的順奴，而成一個生之彷徨者。因為深陷於懷疑苦悶網中，是再痛苦都沒有的事。

現在我們主要的條件，是要在學生時代，用堅苦卓絕的精神，培養我們的智識，穩定我們的根基，建造有意義的生活，同時不能忘了對於社會一切觀察，更不要將自己現時的求學，認為是求將來解決個人的生計問題的，不然，那讀書求學也就成了一件極苦痛的事。

如愛的青年們：請努力劈開你們平庸的見解，去掉在純正思想上盤結的種種無益而又足以摧殘你的幻想。雖然目前是有許多荆棘來困難我們，但是要知道這也就是成就我們的偉大的。

親愛的青年們！努力吧！我們一致的努力團結在一條戰線上，不要被我們的敵人——萬惡的環境——所各個擊破了，這樣，我確信一個新的生命快要產生了。

▲新青年應有的覺悟

章琴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時常聽見：「要做二十世紀的新青年！」是的，青年是國家的命脈，一國的文化、政治以及實業種種的前途，全賴乎現在這一般青年在學成以後，前往努力，但是，近年來的青年，似乎祇背了一塊「新」的招牌，而無所其實，倒是最不良的現象啊！我敢大膽地寫「新青年應有的覺悟」，不知讀者諸君表同情否？

的確，學問是事業的基礎，將來無論去幹什麼事業，現在必是修養你的學問，以備應用的。這似乎是「老生常談」了；所以我也不用多說。願新青年本「求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求學」的本旨，趁有機會讀書這時光努力吧！

在現代社會的情勢之下，有許多青年，專門東奔西跑，自命熱心工作，殊不知行出來的舉動，或幼稚可笑，或猖狂可厭；費了寶貴的光陰，拋了慈愛的家庭，真實才是最不合算而自欺欺人的事情啦！誰也承認，青年們應指導社會，分點工夫出去做些工作；不過事先該有精

密的考慮和預備，那裏可以東奔西跑，朝三暮四的去亂弄一團呢！要是你做出去的事情，於社會無補，甚至搗亂破壞有害的，那末你還是閉戶多讀，修養你的功夫罷。不是我的狂話，假使在青年時代這樣瞎幹，恐怕漸成國家的亂賊呀！

更有一般青年，開口就是「愛」，閉口就是「情」，簡直把愛情當做飯吃，專門以軋女友談風月為生活，這樣下去，那得不消磨志向呢！諸君不要以為我是個頑固女子，因為許多少年為了愛情，把愛國的工作和必需的學業都拋棄了！我極望青年們不要天天幹這種事情，忘下了人生的真義！你還是少寫幾封無聊情書，多讀和多做幾篇有價值的文章吧！要曉得中國是次殖民地了，這種危險的時代，決不要頹廢派的青年中國所急需的，是奮鬥的堅決的青年！

還有許多青年，尤其是在都市裏的青年，什九都洋化了！他們所讀的，大都是些英文的書報；逢着國文的，便像煞要頭痛，真令人氣死！有些大學生寫得一手的好英文，講得一口的好英語；但是，要寫家信給父親的時候，便為難了！人家問他中國文學的當兒，便又為難了！他甯可讀外國報紙，把中國的現狀似乎漠然不知；他大講其外國社會問題，跑到本國的社會上就站不住；所以英文很好而中文不通的青年，往往嘗到失業的痛苦！我並非反對西文，也

不反對替外國人做下層工作是洋奴，我所夫聲呼喊者，是警告自命新青年的朋友，至少把國文弄得通順，普通的文章至少會讀會做，那才不愧爲中國的青年！

一般走着歧路的中國的新青年啊！你們趕快猛省，大大地覺悟起來，爲這樣落後的國家謀未來的幸福吧！青年，你底迷夢呀，從此該醒轉來了！

▲說青年墮落之原因

施 瑛

青年比如枝頭上的繁花，千紅萬紫地燦爛於春日。但是無情的淒風苦雨，却不斷的摧殘她們；片片地蕩漾於水面，瑟瑟地飄泊於風中。淚落殘紅，血濺芳草，猶如被環境逼迫而墮落的青年的象徵！可憐呵，如旭日初升的青年墮落了，一線微光似的中國青年墮落了，社會所繫於他們的希望絕滅了，儘着的墮落似的向後開步走！誰爲「厲階」呢。便是在中國社會上獨霸黑暗勢力的三大魔物；第一是頑固地守舊。不知什麼東西叫國粹，也不知所云地高唱「保存國粹」，連四書五經不曾讀完，家中中堂上也高高地供着「大成先師文宣王孔夫子」的神位。以爲孔孟之學是中國四千年來的真精神，楊墨是禽獸之道，柳韓和桐城陽湖等派是中國的文學，曹施的白話及「六朝」的駢體是「雕蟲小技」，將新鮮活潑的

青年的意志，去交流已死的塚中枯骨的精神，反抗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世界已駭駭進步了，還擺出「宗法社會」的豬臉，這是什麼動物的心呵？次之把人生觀認作享樂主義，恃着家中勞動者之血汗，儘着揮霍放任。——雖然不錯，人生如浮萍的一葉，百年三萬六千日，飄泊和浪漫誰說是「惡」？何況尼采說「愛和憐憫是弱者的行爲」？但是同胞宛轉溝壑的泣聲可聽得罷？縱然低能的感情不好，同情的心可有罷？如一葉的飄泊，來自慈母的懷中，歸宿在何方！飛駛的流光中，不留一些殘痕值得罷？人生果是無目的底消極，脫不了自然的法則，但是積極是消極的對象，我們的目標仍是積極！三者便是相信無聊的宗教，把自己天真的純潔的性靈，汨滅在上帝天國的暖流裏；犧牲了熱誠的奮鬥，去相信不可知的渺茫的事件。——也許有人說：「宗教是人類情感的匯聚的結晶物；人類倘若以理性爲法則，人生太覺枯燥而無目的無歸宿了。你非宗教。是理性的，理性絕對不能變易情感的呵！人倘若

有智慧有理性而沒有情感，定要流入浪漫——甚而自殺，因爲沒有信仰了！的確底，人類異於禽獸，只因爲有智慧，理性，情感。但是說情感的產物的結晶是「宗教」，我却無論如何不承認！文學，音樂，圖畫，雕刻不是情感之雷聲麼？「宗教」是人類恐懼自己脆弱的結晶，不是現在科學的世界所能容代替「宗教」的，便是「美」；王爾德（？）說：「美是人生

的對象。「美」沒有和科學矛盾的地方，更沒有和理性的自然法則衝突的現象。至若說「理性絕對的不能變易情感」這「絕對」兩字便不對，只能說「理性不能變易情感」。何以故人類的本能大別爲「食」「色」，自由意志乘着本能的衝動，自由意志便是他的信仰，信仰即情感。演繹出來說：「人類的自由意志的衝動，絕對不能變易，所以只要他求滿足食欲性欲，什麼掠奪都可以。」這樣世界成了什麼世界？「弱肉強食」真要現實了。幸虧人類有「自制力」，遏住非法的衝動，這「自制力」是什麼東西？不是理性的嗎？因爲以上兩法則——情感的結晶是「美」，理性可以變不正黨的信仰（情感），所以宗教可以根本推翻——尤其是基督教，靠了「人眷汝外衣，連內衣給他」的福音，便造成一班無抵抗的馴奴般青年，恃了「衣食在上帝」的寶訓，消磨了奮鬥的追求。更有甚者，真正的基督教早已跟十字架上的死骸躺在耶路撒冷的碧草蹣跚的墳墓裏了，剩下的除了使人眷念往古的奇蹟外，祇是強者侵略弱者的利器。還昧心自稱革命呵，這種東西配稱革命，青年不墮落何待？這却是更危險的東西，非反抗不可！

守舊派，享樂主義，無聊的宗教，是青年墮落的三大原因；其餘瑣瑣，我不願羅織「十大罪狀」一般寫上，卽此三種已夠了。朋友，青年的朋友，快吶喊起來打倒這種東西！我們的行爲

是急進的，我們的目的是消極中的積極；我們情感結晶的信仰是「美」，快快，不要墮落了，振起奮鬥！

▲現在我國青年應具有的四種基本精神

趙 復

現在我們的國家，大家都知道是千鈞一髮，生死關頭的時候。國內有虎狼成性，禍國殃民的軍閥；國外有虎視眈眈，侵略壓迫的帝國主義。啊！是多大的危機！如果再束手不救，聽天由命，我國可坐而待亡！可是救國的責任，誰可擔負？我相信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在我們青年！」既然這樣，有什麼精神，方可以救國？有的說：「應有革命的精神。」有的說：「該有獨立的精神。」也有的人主張：「有科學的精神。」言人人殊，這此精神，固然應時運而生，對症發藥的，但是照我的眼光見解，看來，都非基本的。我以為現在我國青年應具有四種基本精神。那四種呢？就是：甲知行合一的精神；乙始終如一的精神；丙表裏如一的精神；丁人我如一的精神。現在我把他分條的講來：

（甲）知行合一的精神——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先生所提倡的。我國青年最大的缺點，就是知行不一，知而不行，等於不知！如果大家不信，我可舉例來證明。青年明知鴉片是禍身

滅國的，他却置之不顧，天天高枕而臥，鳩形鵠面，甘飲鴆。他雖知不能實行，就等於不知道！還有許多青年，明知救國衛民爲己職，做了官，却賣國媚外，諂上求榮了！這知有何益？所以我們青年，知道的必須去做！知道外國人的經濟侵略，就要竭刀的不買外貨，知道了煙酒，嫖賭的害就不應該墮落。

不過我此地所說的「知」不是一知半解的「知」，是澈底了解的「知」，一知半解很容易發生危險，很容易盲從。好像讀了半本共產主義的書，就實行共產。一刻又讀了反共宣言，又加入反共同盟了，這何等的危險！所以要澈解了才去實行才好。

(乙)始終如一的精神——中國人常給外人譏笑爲五分鐘熱度，這真名符其實了。我國青年辦事常時辦得虎頭蛇尾，有始無終。試看五四運動，當時何等的激烈，快郵代電，反對代表簽字啦！抵制日貨啦，遊行示威啦！澎湃的聲浪，激破了世界的空氣。可是沒五分鐘，却連聲兒都沒有了！五四的精神，到那裏去了？再看最近的五卅慘案，南京路的熱血還沒有乾，當時激昂慷慨，民情奮發的氣概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唉！這樣還是得不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長此以往，不做事就罷了，如欲做事，必須持着有始有終的決心，決不要再丟臉，貽笑於外人了。

(丙)表裏如一的精神——表裏如一的意思，就是口裏所說的，所做的，和心裏是完全一致的。是「胸無城府」的，中國人最歡喜虛謙，講面子，以為是美德。這固然有相當的長處，可是結果造成了許多虛偽作假的偽君子。和人不能相見以誠，就社會上最易見的說：兩人同到茶社喝茶，却爭作東道主。這豈不是虛偽？所以我們要有表裏如一的精神處，世須「開誠佈公」「竭誠相見」「胸無城府」才好。

(丁)人我如一的精神——孫中山先生說的真對，他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是由於人我彼此界限太深，非但沒有互助的精神，並且大半取「幸災樂禍」「隔江看火的態度」這是中國萎靡不振的原因。所以我們應把人家的憂患，當做自己的憂患？別人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己所勿欲，勿施於人」就是「己所欲的，也施於人」人我間打成一片。更進要學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希文！

以上四種精神講完了，試想是不是我國青年缺少的？是不是我國青年的四種基本精神？我們應當拿「知行合一」的精神去澈底了解這四種基本精神，去實行這四種基本精神，用「始終如一」的精神去有始有終的栽培這四種基本精神；用「表裏如一」的精神去竭誠的培植這四種精神；更要用「人我如一」的精神，不分爾我的去努力這四種基本精

神！

▲中國學生運動概論

王顯恩

(一) 緒論

我做這篇文，有二個動機：

第一是發自內心的——胡適先生曾說：「少談主義，多討論問題。」（註一）爲什麼要多討論問題呢？就是因爲討論以後，對於問題更有明確的觀念，以得到解決的方法。但世界上所要討論的問題，正是多着哩！什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哲學問題，科學問題等等，說也說不完，討論也討論不盡。如果你討論一個問題，可是便會產生其他的問題，一個或二個，甚且無數個，以致手足無措。那麼，我們便可不討論了嗎？那也不然。我們一方面儘管討論，一方面却把那較單純而切身的問題，拿來先討論就是了。因爲我們的學識經驗都有限，萬難把一切的問題，廣論而深鏤的。

可是切身而單純的問題，也真多如牛毛，於是我不得不費了數十分鐘的考慮，選擇「中國學生運動」這個問題，來討論一下。有錯誤的地方，還望讀者諸君原諒，並予以更正。

第二是感於外方的——那天正是「三一八」殉難烈士紀念日，我們學校裏開了一個紀念會「苦雨悽風……」的哀辭，「嗚嗚嗚嗚……」的哀鐘，誠懇熱烈的演說，激昂動人的口號，都給我們留了不少的印象。現在回憶起來，——猶在目前。可是「三一八」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爲什麼要紀念他呢？……這些問話，我們不能不有個簡明的答案。因爲必如是，我們才配去紀念他們，他們——殉難烈士——也才配給我們紀念，因爲必如是的流血，才有價值，而我們的追悼，也有意義。創了手——段執政賈內閣——之槍殺北京的愛國青年的經過，我們大概都已知道了。至於我們之所以要紀念他們，倒有幾點：

「五卅慘案」是帝國主義者的直接屠殺，而「三一八」是中國的元首，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而肆行屠殺。多麼痛心！這是可以紀念的第一點。

學生是智識階級，他們不但對於個人家庭負相當的責任，且對於社會國家所負的責任，益形重大。從前曾參說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正是此意。學生爲了要謀增進社會國家的幸福，出來奮鬥而爲人屠殺，所謂「死有重於泰山。」這是可以紀念的第二點。

他們既爲了盡其天職而遭殺身之禍，那末，我們將存何感想？僅僅稱贊他們能敢死呢？

還是步他們的後塵，努力繼進？我們開會紀念，就是表示繼續他們而奮鬥，以爭得中國之自由平等啊！

中國的青年，你們沒有麻木不仁，沒有斷臂破顛，怎樣可以不臥薪嘗膽呢？帝國主義未曾打倒，軍閥未曾剷除，不平等條約未曾取消，又怎麼可以貪圖安樂呢？青年們！努力罷！奮鬥罷！快幹我們學生運動罷！

(二) 中國學生運動的產生

因果律已明白地告訴我們說：「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我們也已知道一種運動的產生——無論其成爲「先知者」、「落伍者」，都不能超時代的。——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所以產生這種運動的原因——就是所謂「時代背景」。如果我們不明瞭這種原因，那末，我們便不能知其意義，和其在歷史上的價值。一切運動，既都帶有時代性——即有其所以產生的原因，而中國學生運動是一種運動，則自然不是例外，何況他在歷史上，也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哩！

中國學生運動的產生，是有歷史的，社會的種種意義的。他完全出於時勢的要求。因爲中國自與外國交通以來，事事見絀，所以連續失敗。鴉片戰爭之後，一隻紙老虎，便從此搗破，

真情畢露了。於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乃以其軍事的外交的，經濟的各方面，不斷的大施其侵略。他們侵略一次，中國使訂了不平等條約一次，少了土地一次，少了利權一次。既革命後，復以軍閥橫行，內訌不休，政治腐敗，實業不振，教育不興……以致帝國主義者，依然肆行侵略。一般熱烈純潔的學生，眼見這種悲劇慘狀，忍不住良心的催迫，奮勇當先，從事於愛國運動和社會改造了。

國內的戰爭，是這般的下去，自然要有很大的揮霍。所以軍費日增，而教育費漸削。當民國八年，國會所造的預算，對於教育只有百分之一·三四，而陸軍費則有百分之四二·二，相差有三十一倍之多。（註二）但這還是預算，其實在支出的數目，正不可得而預卜呢？次工商落後，生計日艱，在這樣苦情之下，弄得不能安心讀書。學生為謀自身利益起見，乃不能不毅然決然，挺身而出，以參與愛國運動，社會改造，以及種種謀自身利益的運動。（至於『求學與救國』問題的爭執，則已非本題所必須敘述的了。）（註三）胡適之先生在『五四紀念號』內，有幾句話，說得很是透徹！他說：

『在變態的社會國際家裏，而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註

(四)

(三)中國學生運動的用意

學生運動的產生，是有其所以產生的原因，既如上述，但到底具有什麼用意呢？我的答案，便是這樣：

(一)中國學生運動是學生參加國民革命。在帝國主義侵略，軍閥官僚壓迫下的中國，除却國民革命，實在沒有別的救藥。就是有，也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罷了！所謂國民革命，就是聯合農工商學兵各界，共同來反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官僚，以謀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學生的力量，雖然有限，但本着我們的智識，來喚起一般民衆，效果也會著明，勢力也會加厚。原來學生運動，就是國民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無論他在政治，外交，勞動等各方面。）而學生便是國民革命的革命同志。我們在過去歷史中，就很可能可以看出來了。這是學生運動的第一個用意（或說目標）。

(二)中國學生運動是學生謀取自身利益。現在正是民窮財盡的時候，平民子弟的求學機會，已極難得，無奈所有教育經費，又被軍閥官僚移作爭權奪利的浪費，弄得學校關門，教育破產，爲外人所笑。學生禁不住以其有限的金錢，有限的歲月，作無爲的犧牲，只得出

頭呼籲。民國十五年，天津省立中學學生之組織開學運動聯合會，便是絕好的例。

還有幾處學校的學生，因不滿意於學校教育，所以時有風潮的發生。這種風潮，也是學謀自身利益的表徵。（註五）學生既因種種關係，不得已而作種種運動。又因每次運動，總是硬着釘子和石頭，乃由經驗而生覺悟，知這非作大規模的運動不可。而大規模的運動（註六），更非有絲密的組織和各界聯合一戰綫，不易為功。因此在第七屆學生代表大會中，特設農工股；去年學總會頒布組織章程中，於省學生會聯合，特別市學生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校學生會的執行委員會的組織中，均有農工商各股之規定。（註七）凡此種種，都是學生運動的內容進步的例子。

上述二者，本可不必劃分，也不易劃分。因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學生的自身利益，就可不勞而獲。但在這個過渡時代，學生對於自身利益的謀取，乃是迫切的要求。同時也可明瞭我們對方國民革命的工作，是應該怎樣的努力了。

（四）中國學生運動的史略

中國學生運動的歷史很長，當然不是短文中所能詳細敘述的。這裏不過是把其重要事實，舉出幾條來罷了。

(一)『五四運動』中國學生運動的起源，實遠在『五四運動』以前。如清末的請願立憲，已經是學生運動的萌芽了，以後辛亥起義，各處的學生，也多有參加的。不過學生運動之成爲瀰漫全國，轟動一時，總要算『五四運動』了。所以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可說是中國學生運動的誕生日。『五四運動』的起因，原爲對外，他的顯明事實，便是打倒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這是誰都知道的，不用多述了。

(二)第四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 『五四運動』所遺下的那種破天荒事業，雖足紀念，可惜那一番轟轟烈烈的精神，僅起於一時的義憤，致事後便無聲無息。這到了第四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開過後，才猛省到學生孤軍深入，不易成事，而必須喚起民衆。因那時的政治，一天腐敗一天，軍閥一天專橫一天了。及上海學生會爲了北京的『元宵慘案』召集臨時大會後，更提出四大目標來。就是：

(一)澄清政治，(二)擁護人民，(三)獨立教育，(四)力爭外交。於此亦可見中國學生運動意義的一斑了。

(三)第五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 民國十二年八月，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議決了不少的議案。如：

(一) 參加民族運動

(二) 請總理組織政府

(三) 組織國民會議籌備會

(四) 打倒軍閥……

(四) 第六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 本屆會議，不但對於政治方面有「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收回關稅權」、「收回司法權」、「收回教育權」等議案；且對於自身方面，也有「統一學生會組織」、「統一學生運動」等提案。可知中國學生運動，也是很注意於自身的。

(五) 「五卅運動」 五卅慘案——是帝國主義者最顯明的侵略，最利害的屠殺——發生後，於是各省學生，都罷課宣傳募捐（這是現在大多數學生所親身經歷過的，不像五四運動之少能知曉。）工商各界，亦出過同樣的行動，不過沒有像學生界那樣的努力罷了。第七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也就此召集，以鞏固學生會的組織，去與帝國主義者作長時期的奮鬥。除確定反抗他們的策略外，更議決了關於學生運動與學生會諸問題。同時有鑒於「五卅運動」之由於上海學生之援助工人而起，乃議決援助工人農民運動案，並設了農

股（上已述及），使大家團結起來，在一條戰線上。這種的議案，非但對於學生運動本身，大有增加，即國民革命，也間接受其影響。

（六）『反基運動』 反對基督教運動，是從民國十一年起。那年在北平舉行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於是非基督徒學生組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以後各處均有舉行。尤其是民國十四、十五二年，差不多各都市都有『反基督大同盟』的組織，各教堂門前都有口號貼黏，甚且有跑入教堂內去宣傳的，教會學校裏，亦常有整束的宣傳品遞進去。於是外國教士紛紛避去，教會產業，移交中國人辦理，起初是外界學生對於教會學校學生，多加仇視，以為他們是洋奴，是走狗，而他們也不敢出頭，其間的隔膜和誤會，自所難免了。後來大家互相諒解，參加革命戰線，這才一變舊狀。現在中國基督教學生運運委員會所議決的運動目標，亦有一實行革命，謀民衆生活的解放與發展』等語。

（七）『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於緒論中，已約略提及。這次慘案，較諸『五卅』實尤爲嚴重。因爲：（一）屠殺者爲本國元首——段執政實總理（內閣總理）。（二）死難烈士有六十餘人之多。當時因被當局暴力所阻，少有表示。現在在青天白日旗下，方才得自由集會追悼，遊行宣傳。

(八)反日反奉運動 民國十四年秋，郭松齡舉兵反奉，日本出兵東三省，一時在上海北京廣州等處，都有反日市民大會的召集。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終於援助奉張，謀害了郭松齡。更偷載奉兵入大沽口，希圖攻射國民軍。結果，使奉張佔據京師，以討赤爲名，以屠殺爲實。作威作惡，以迄於今。是以各處學生會，大聲疾呼，宣言反抗。去年我北伐軍進到山東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山東，以阻止北伐軍前進，以延長奉張殘喘，他是我們最大的仇敵，我們應積極謀報復之。將來北伐成功後，奉而殘餘軍閥既可剷除，而日本帝國主義者，也從此失其勢力範圍。所以北伐軍實是一個絕大的反日反奉運動，非但是反，還要根本倒之呢！不過一言之維易，行之維艱。『我們要達到這個大目的，正須要前線武裝同志，後方同志，大家努力一番才行哩！』

(九)反英萬縣慘案運動 真可恨！英日帝國主義者總是處處在破壞我們的革命工作。如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時，英國帝國主義者，見北伐軍節節勝利，恐於己不利，乃演成九月四日的砲轟萬縣城，死人三千餘的華縣慘案。全國學總會及上海學聯會，均有反抗的表示，各處學生會的刊物上，亦有宣言通電。英國帝國主義的罪狀，不僅乎此事，前還派軍艦入廣州鬧事，並在漢口一帶阻止北伐軍前進呢？

(十) 倒孫拒魯運動 當孫傳芳與革命軍爲敵時，全國學總會曾發表對時局宣言，主張撤退上海駐兵以實現自治，并且擬組織上海市自治政府。後來因學生分發傳單而被捕，乃於各大街小巷，廣貼標語，這些標語總不外『打倒孫傳芳』——倒孫，『拒逐奉魯軍』——拒魯，『歡迎北伐軍』。雖然學總會被封，但終有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反對魯軍南下大會，十二月十二日的各團體代表大會，這次運動中，全國學總會和上海學聯會所做的工作，很是偉大。

(十一) 上海學生總要求 十五年十二月間，上海學生提出總要求二十八項。因爲對於學生本身，甚有關係，所以不嫌冗長，把他抄錄於下：

1 學生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之自由。2 學校當局須儘可能範圍內採納學生之建議及要求。3 學生有參加愛國運動之自由。4 學校開除學生須正式宣布理由。5 注重平日積分制，酌量減免定期之機械考試，月考週考。6 學校當局不得干涉學生自治。7 多數學生認爲不滿意之教員，學校須調換或阻止該教員對於該學課之授課。8 學生所繳圖書費，須全數購買圖書。9 學校須劃撥一部分經費，多購置國內外報章雜誌及新近出版之書籍。10 男女求學機會均等，反對禁止男女同學。11 通信會客自由，反對檢查女學生來往信函及

限制會客時間。12 學校當局不得干涉男女學生的婚姻自由。13 學生須儘可能範圍減少學費、宿費及雜費。14 學校須儘可能多設優待貧苦學生的學額。15 遠道學生，如因家款未到，學校須允其先入校上課，補繳學費。16 學生伙食由學生自辦，不能自辦者，學校須將其所繳納之伙食費，全數包付伙食，不得從中取利。17 學校須聘請良好校醫住校，並減低其藥費。18 購置或擴充學生病養室及運動場。19 購置或增加運動與娛樂器具。20 應實試之課程，須盡量購置或增加實驗儀器。21 學校須多聘請專任教員。22 學校須多延請國內外名流學者，公開演講。23 學生婚喪疾病請假之時間，學校不得以缺席論。24 因事請假遲到之學生，學校不得科以罰金。25 減免繳納保證金，及畢業文憑費。26 改良浴室使所，須特別注重公衆衛生。27 解除例假限制學生出外之禁令。28 教育學校當局不得強迫學生讀經或做禱告。

(十二) 第八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 第八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時在十五年七月，到各省代表五十餘人，在大會中所通過的議案，約有十項：

- 1 總會一年來會務報告決議案。
- 2 統一學生運動決議案。
- 3 擁護國民政府并贊助北伐決議案。
- 4 文化運動決議案。
- 5 學生在校及假期中實際活動決議案。
- 9 組織問題決議案。
- 7 反對反動學閥決議案。
- 8 擁護民衆利益決議案。
- 9 統一民衆勢力決議案。
- 10 婦女運動決

議案。

(十三) 倒孫運動的經過 倒孫運動，從十五年十一月起，到十六年三月廿二日革命軍佔領上海止。其間經過的事實很多。十六年二月十九日上海工人開始大罷工，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消滅軍閥黑暗政治，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建立真正保護人民利益的政府……當時二個發散傳單的工人被李寶章斬決。二十日，當局又大規模捕殺參與罷工的工人和學生，而尤以死於大刀隊者為更多，被捕解防守司令部者亦有數十人。據中國濟難會調查結果，死者十一人，受傷及被捕者七十四人，而學生之殉難者，則有陳俊、陳良等人，受傷及被捕者則有熊壽祺等十六人。然後各日報所載，則有數十倍於此者。犧牲不可謂不多了。及三月廿二日，白崇禧由龍華擊退直魯軍，上海始入革命軍之手。

(十四) 學術運動 第九屆全國學生代表大會中曾通過提倡學術運動決議案，並推定樓兆麟等負責進行，其擬定的最近工作，約有三項：1 論文比賽，2 演說辯論比賽，3 發學術刊物。第一次論文比賽在十六年十一月一日舉行，科目分文、理、工、商、農、政治、經濟、教育等。

(十五) 紀念節及其他 民國十六年間除三月十二（總理忌辰）、三月十八（三一

八慘案紀念，五月一日「勞動紀念」，五月四日「學生運動紀念」（註八）五月九日「國恥紀念」，五月卅日「滬案——南京路——紀念」，十月十日「國慶紀念」，十一月十三「總理誕辰」等等紀念節，各地舉行紀念會外，又有學總會的通電討唐，對時局主張宣言（十一月）等等。大概一年來的學生運動，因在黨的指導之下，很有發展，對於政治工作，也很努力。唯自清黨以後，則似乎稍形停頓，但裏間的分子，却藉此更純粹了。

十七年的已往三月中，也不過在紀念節上，得一點遺跡罷了。

中國學生運動的斷片史，大概就是如此。

（五）結論

以上述中國學生運動雖然完了，但有幾個問題似乎還應該重提一提，這幾個問題什麼呢？就是：

（一）政治問題 我覺得我們學生們在政治工作上，總算佔居一個位置。尤其是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後，因為有一部分學生，已經直接參加軍事運動和政治工作了。（如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就是像上海學生之謀自治，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努力。這種努力，原是學生運動的第一個目標，是學生們所不可忽略的。不過我們在努力之前，要知道我們

的努力，不帶絲毫的金錢，名譽，利祿的作用，純粹是為謀民族的解放。因為這樣，我們的努力，才有價值了。

(二)本身問題 我們一方面固然要於政治上努力，但又方面仍須不忘求學，除非已經直接參加政治的工作，或是遇着必要時。這是很顯而易見的：譬如在『五四』、『五卅』的時候，我們斷不能再埋頭窗下，不聞不問。平常的時候，則我們除固定的課外政治工作，社會工作外，再也不能終天到晚去幹那些工作。因為照這樣做去，我們的犧牲，便覺得很大，同時學生運動也變成畸形了。

(三)組織問題 我們要和外界的惡勢力奮鬥，就非有統一的鞏固的學生組織不可。我們要真正的謀自身利益，也非有一貫的，聯絡的學生組織不可。從前有多處的學生會，不是如散沙一般的推諉不為，便是內部起了糾紛。（為的是黨派的爭執）以致破壞運動的統一和聯絡。要知道這種現象，不但使學生運動破壞，而且使國民革命受了打擊，所以我們在運動中，當徹棄成見，一致對外；除去障礙，共謀進展。那末，我們學生運動的前途，也就無可限量了。

此外對於我們個人的工作，思想，運動各方面，也當加以訓練，因為我們青年學生，往往

容易意氣從事，喜歡破壞，少與外界聯絡，缺乏經驗，總理說得好：

『同志不要人自爲戰的奮鬥，要努力於有膽識，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我們要幹學生運動，也當如是，就是：

(一)要有膽識的奮鬥 既認定目標，便務奮勇赴前，視死爲無上之榮，不作畏縮退後的貪生怕死之徒，若能大膽做去，那怕事體不成。總理的『知難行易』學說，正可做我們的奮興劑。這種精神，原是我們青年所固有的，只要稍加訓練，就可以了。

(二)要有系統的思想 思想在革命上很重要，無論其爲個人心理上的革命，習慣的革命，乃至國民革命，他是一切革命的策源地。沒有他，便沒有事實。現在一般學生，往往沒有系統而明確的思想，遂至今天做國家主義派的信徒，明天加入國民黨，後來又被盧布所引誘而參與共產黨。這樣的『朝三暮四』，莫知所從的學生，若沒有『有系統的思想』——三民主義來指導他，則實爲害非淺。事實所在，無可諱言。

(三)要有紀律的行動 總理曾說過：

『政黨中最要緊的事，是各位黨員有一種精神結合。要各位黨員能夠精神上結合，第一要犧牲自由，第二要供獻能力。』

犧牲自由，便是守紀律。守紀律是維持秩序的要素，團結力量的良方。我們要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就必須使各人的運動有紀律；要使各人的運動有紀律，就當從學校生活中養成。不然，我們便談不到『自由』、『平等』、『共和國民』和『國民革命』。

我們親愛的學生們！青年同志們！我們是民衆指導者，社會的明星，革命軍的生力軍。我們應具敢爲的精神，不折不扣的決心，去努力！去奮鬥！至死不變的去奮鬥！

註一：北新第二卷第七號的短評裏說適之道。

『胡適之本是要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可是近來他却大談其主義來了。什麼主義？拜金主義……』我引他的話的時候，並沒有——也不必——論其人怎樣。

註二：國會預算中，關於軍費一項的，除陸軍費外，又有海軍費百分之六九。

註三：求學與救國的意見，約有四端：

- (一) 主張求學者說：『學業未成，不可以救國。』
- (二) 主張救國者說：『國將不國，學何所用？』
- (三) 折衷者——蔡元培先生——主張：『求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求學。』
- (四) 高一涵先生主張：『求學就是救國，救國就是求學。』

註四：見胡適文存第二集。

註五：學生之鬧風潮，雖不敢說有好的結果，出於好的動機。但也不便斷言其為不良現象。無論如何，風潮之為學生對於學校之不滿意而想改良這一點，總大都可以承認的。

註六：這裏所謂大規模的運動，本非現今的國民革命所可比擬。但到現在，也正可當做國民革命的了。

註七：預布組織章程中，省學聯會有組織部下的工商股，特別市學聯會有組織部下的工農商股，縣學聯會有組織部下的工農商股，校學生會有社會部下的農民股，工人股，商民股。

註八：南京「五四運動」紀念大會，主席劉文島。他報告開會宗旨有三：1 打倒帝國主義，2 打倒交還漢口租界的新賣國賊，3 打倒破壞青年運動的反動派。此外胡漢民，葉楚傖，蔣介石均有演說。會場提議有：1 「收回租界」，2 「收回海關自主權」，3 「取消不平等條約」，4 「討伐武漢共產政府」，5 「取締武漢會議派」，6 「通緝中國共產黨首領」，7 「實行黨化教育」，8 「確定教育基金」，9 「男女教育機會均等」，10 「繼續北伐」，同時漢口廣州等處，均有舉行。

▲普及教育

沈指鵬

中國現在號稱四萬萬同胞，其中除却了識字的人，不識字的平民要超過三分之二，不是可歎麼？大概因為家裏寒苦，父母年老，或者是疾病，就要早些學生意，好養活一家，那就沒有求學的機會，這是很可憐的一莊事，在學齡的當兒，沒有受過教育，因此不識字，就無國民的普通常識，祇有國民的虛名，沒有國民的實力，很是危險！所以要普及教育，第一步，那末就有須設平民教育的必要，詳細說明可分為三方面：

(甲)國家方面——民主共和國的事情，由國民負担，國民智識高，國際地位也高，不識字不知事務的人多，那末國內騷擾不靖，國外的國際地位也就降底；

(乙)社會方面——聚個人而成社會，人不能脫離而獨存。個人有幸福利益，社會也藉之得利，若不識字份子多存一些，社會也因之而受其極大的影響。

(丙)個人方面——讀書識字，是生活的要素。人類的根源，若不識字的人們，有眼和耳目一般，同殘廢無別，平民教育，使他們得到固有的權利，雖不能有深湛的學問，也可以補救萬一。

平民教育，使平民在最短期間，能夠讀書識字，得日常生活的常識，補失學的缺憾，是牠的宗旨，最好應設兩種學校：

(一)平民日校——時間大約在四五六點間，使得沒有銅鈔的小孩，也能入學。

(二)平民夜校——使無錢求學的小孩，和商店裏面已失學的學徒，也能來就學，那麼失學的人，就能一天少一天起來了！

第二步要改良私塾——私塾是我們古來的平民學校，豪富人家當然請好的先生，到家裏來，教授自己的子女，叫他家塾。私塾是招納平民的子弟，愈多愈妙，只要賺錢就是，在一間小屋，擁擠得不堪設想，不合衛生。塾師大都庸鈍，最大的缺點，只教他們識字，不去開講。讀書要有才能智識，識字之外，還要得許多常識。那麼，不開講，學生們就成一個不知事務的人。所以要改良到和學校一般，最惡劣的，因當取締，望負地方責任的長者，留心才是。

第三步各地設女子中學——照女子心理學上講：女子達發育時期，就生出羞恥心來，又不肯離開父母，不像男子有冒險心。所以拿各地來論，出外求學的女子比男子多呢？當然要少得多呢！小學大概男女同學的多，中等學校，雖然也很不少，然而有害，分設的好，小學畢業學問很少，要提高女子教育，因當多設女子中學了。

對於普及教育，有許多方法，惜乎！我不能想及，請閱者原諒！有最好方法，介紹我們罷！最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我國最急切希望的事。凡不識字的人，能享受識字機會，這是識字者應負的責任，應盡的義務，希望大家努力，提倡實行才好。

▲談談讀書方法

蔣 範

浩如煙海無止境的學問，雖窮學生的力量去求他，也是學不了的事；況乎現在科學萬能生活複雜的時代，那能專攻於此而失於彼呢，人們能在求學時代過生活的日子，不過數十寒暑而已。在這最易過的短促時間裏，欲求那無窮之學問，不亦難乎其難乎！我所以說讀書要有方法；不然，就使（如蠶盤，如映雪）一樣的求學，將來也不過是個不通的腐儒而已。

讀書可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可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如果有人整天孜孜兀兀口不休息的伏案唸書，只求識字識得多，就算好學問了，就算博極了，乃是大誤，殊不知讀書，不是要求識字識得多就夠了。不錯，讀書固然也要識字識得多，不過識字只是讀書的一部分，重要的部分，還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要求識字識得多而認為讀書的重要部分那麼，可說是種不得法的讀書了。

得法的讀書還是在下列三種：

一、精神集中。 二、靜心思索。 三、通變。

一、『精神集中』我們無論是讀書是作事，如無這『精神集中』的態度。那麼，他所讀的書，所作的事，不但是『虛偽假藉』『表面敷衍』更可說絲毫沒有成效。因為他的精神已被外物誘惑去了，分散去了，攪亂去了，精神既已喪失，讀的書，作的事，那裏能得於心呢？好像一隻無機的火輪，叫他怎會走呢？縱使你就整天孜孜的手不釋卷，竟日碌碌地忙勞不休，也是『徒勞無功』虛廢年華時間是有的，欲望好學問是難哉。精神是人們一切作爲的主角，精神不在，同尸壳無異。試問尸壳會讀書作事嗎？人無精神是讀不來書的，作不出事的。有了精神集中的態度，然後才能去求那無窮的學問。

二、『靜心思索』更是讀書一件很重要的態度，王維有句詩說：『靜觀萬物皆自得』大學云：『靜而后能安』可見讀書非靜不得，但是靜，重要在心靜，苟身靜而心不靜，仍不得謂靜。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我還要於末了加上一句：『讀而不知其書。』所以我們無論看何種書籍，總要有『靜心思索』的精神才行。對於一篇中的音意義，細細思索研究一番，究竟這篇的用意在那一點，——是寓意呢？是正意呢？有什麼

義理、單音和複音——可平可仄——然後把這篇的描寫體裁、文氣構造一一字記，在腦海裏。能於看完了後再作一種簡明的筆記更妙。——顧炎武的日知錄豈不是嗎？——然現在的書籍雜誌，日出萬卷，一年多似一年，有如雪片的紛飛，那有那麼多的時間去一篇一篇的下這大工夫呢？若要看完了幾本書或雜誌，未免要齒搖鬚白了呢！若抱這種心裏，真是錯了又錯了。應知讀了一篇有心得的文章，勝於十篇沒留心胡亂閱過的文字；並且這種工夫，還不算那麼大麻煩的手續；尤其是一篇文章經他看完了後，他們雖一連閱了再而三三而四的翻覆幾次，結果還沒有他那麼的好成績。這種苦力，其初雖覺萬分困難，行之稍久，自成習慣，反覺從前未下這工夫看書的時間，比較麻煩許多。

三、『通變』通變，是通達轉變的意義。所謂通達轉變，是指着他所學的功課，能夠運用出來，才能叫做『通變』。讀書若達到這個——通變——地步，才是讀書的眞智識，讀書的好效果，也就是達到讀書的目的地。如果所讀的書多，而所造成出來的文章不能如所讀的書的代價。那就是不能運其所學，就叫做食果不化了。譬如有五十斤烟葉，到入機器裏去製，而所好的烟枝不過二十多斤，那麼與原料差得太遠，可就不興了。能明瞭這例子，讀書可以不想而知了。

要能通變，必須實行上面兩條的態度——「精神集中」和「靜心思索」——才能達到這步——通變的田地，人們不是讀了多書，就會通變，又不是識得多字，就會博極了。重要的還是在乎所讀的書會通達轉變出來最要緊，才是讀書的真智識，讀書最後的目的。

大凡人們要成就一件事業，不是一為就可以奏效的；又不是不勞就可以獲功的。在未成事之先，中間必須經過了許多的痛苦與挫折，受了不少的阻礙和壓迫。好容易才到了目的地。如果稍受了一些困苦，便抽身疾走，誓死不為，那麼宇宙裏那有免受困苦而可以成功的。況讀書的事，也不是一種困難的事，如果認讀書為困難的事，那麼世界上恐怕沒事可爲了！以日常所食的飯，尚且「粒粒皆辛苦」得來的，別的事更免說了。俗語說得好：「若無辛苦事，難得世間財。」這是何等澈底的痛苦語啊！願大家共勉之！

▲今後家庭應興應革的幾點

龐翔勛

家庭是組織社會的單位，是人們的安慰地，家庭中的一切制度，行動……莫不與社會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要講社會的改良，首須先講家庭的改良。現在吾國的家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呢？我們往常聽見關於家庭的批評有「黑暗家庭」「家庭者，苦海也」……

我們現在要想，我國的家庭到底是不是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苦海？要是這些話不錯，那末我們應當如何設法使牠從黑暗變成光明，從苦海變成樂園，現在不將平日目見耳聞的家庭情形來證明吾國的家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吾們平日常常聽見某家虐待媳婦，某家父子不和，某家夫妻反目；由此可以證明我國的家庭，的確有研究和改良的必要，有人以為我國家庭的不好，是採用了大家庭制的緣故，要是改用了小家庭制，一定可以好得多，以我看起來，大家庭制固然有許多不好的地方，但是小家庭制也有許多壞處；大家庭而處理得當，未必一定不好；小家庭而處理不善，未始沒有壞處；所以家庭的好壞，在乎處理得當與否，而其制度之大小，還是一個小原因。今天我將家庭應與應革的幾點，寫將出來，和諸君討論；在下對於家事，也沒有甚麼研究，不過將書本上所看見的，和平日所見到的，略為提綱挈領，作為諸君改良家庭的一點參考罷了。

(一) 積極的——應興的幾件事

1 女子應受教育 我國數千年來，都以為女子不必受教育，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語，但是到了現在，其所得之結果，因為女子未受教育，對於子女的教訓，都不依據學理，既不發揮其天才，又每壓制其活動，使活潑潑的小孩子，都養成了麻木不仁，一物不知的不完

全的公民，無怪他們到社會上不能有多大之發展了。并且女子因為沒有受過教育，智識方面自然欠缺得多，於是家庭間的勃谿，也要增多不少，家庭間的樂趣，也要減少許多；這是對於家庭全體而言，至於他們自身，因為不識字，隨時隨地要感覺到困難；譬如接到了丈夫在外面寫的一封信，立刻就要手忙腳亂，問張三，求李四，你們想，這是多麼討厭。還有夫婦的愛情，在一處固然有言語可以表示，但是一旦分離兩地，那就要靠着書信來維持他的愛情了，而女的因為不識字，互相竟沒有通消息的機會，於是誤會往往要在這時發生，夫婦的愛情，因誤會而一天一天的淡薄，家庭間的慘劇，也往往有爲了這個而發生的。所以爲社會養成完全公民起見，爲他們自修的便利起見，爲免去家庭間不和的現象起見，女子實在有受教育的必要。至於有的因經濟問題而不能求學，那是教育當局的責任，或設免費額，或辦平民教育，他們自有好的辦法，我這裏也不多說了。

2 女子應有職業 我國從前，關於家庭經濟方面，總是由男子一個人擔負，女子總是倚賴男子，如寄生蟲一般，這是一件多麼慚愧的事啊！有人以爲女子天賦的智慧不及男子，所以要倚賴男子；但是吾國古時的班昭，蘇小妹，她們的智慧何嘗不及男子，她們的成就何嘗遜於男子。有人以爲女子的體魄沒有男子的那樣強，恐怕對於用氣力的事，難於勝任；

俱是從前的木蘭，梁夫人等，她們不也是和男子一樣的臨陣衝鋒，出入刀槍之間嗎？所以女子苟能受同等的教育，同等的訓練，她們的成就，未必不及男子，有些事情或者要比較男子優勝一點；普通的女子，因為常常禁錮在深閨，所以養成了弱不禁風的習慣，現在倘然能夠打破舊習慣，切實地向自新的路上做去，一定可以使久處於黑暗地位的女界放一異彩，我們現在既然知道了女子的智慧和體魄都不弱於男子，接着吾們應當要研究女子究竟爲甚麼一定要有職業，我們大家都知道社會上的事業發達與否，當視社會上的生產力如何而定。我國如今有四萬萬人，內中生產的人有多少呢？全國統計，女子占有一半，——這些人是不能生產的，再有一半男子中間，還要除去去年高力衰的老人和年幼力弱的小孩，所以實在能夠生產的人，不過是一部分的年輕力壯的男子罷了。諸位想，以一小部分人的生產，去供給大部分人的要求，豈有不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呢？所以我國要弄到如此貧弱的地步，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現在要想補救之法，非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不可，要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非全國的女同胞都有職業不可；所以提倡女子應有職業，實在是救國的一個根本辦法。至於女子因家事而無暇到外面去作工，那末可以採用領物分工制，各人在處理家事之餘，儘可有許多時間作工。

3 家庭經濟應有預算和決算 治理家庭的經濟，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應當分預算和決算二次手續，預算云者，就是考查我家一年有那幾種要支出的，在未支出以前，先提一些綱領，估量所入，分配支出，「胸有成竹」之後，臨時就不致有「臨渴而掘井」之現象發生了。倘然沒有了預算，那末家資雖富，因為漫無限制，往往發生「入不敷出」之憂，於是「東挪西借」，家庭經濟日益困難，所以經濟預算，實在是免去家庭經濟匱乏的一個治本方法，講到決算，就是將一年所記的家庭日用支出，統體結算一遍，一方面可以曉得吾家一年到底要用多少錢，一方面在預算明年的開支時，也有把握了，并且決算的時候，倘然發生所出超過所入，那末就要仔細考查，有浪費的，就要記在心上，預備在來年竭力免去。這樣一來，雖然家產不甚豐富的人家，也可處理怡然了。所以經濟決算，委實是家庭中一件重要的事情，至於預算決算表要怎樣畫法，那是沒有一定方式的，要視各家的情形而定，所以現在也不贅述了。

4 家庭中應該有一工息時間表 我國人的通病，就是工作休息無定時，與客人閒談幾點鐘，和人家門牌到半夜，這是我們常見的事。日上三竿猶未起，更深夜靜不思眠，這是我們的一種普通習慣，但是我們現在應當將這種通病改去，因為非但對於時間方面不經濟，

而且對時精神方面也很不調劑，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備一張有統系的工息時間表，譬如上午七時早膳，九時至十一時作工，其餘時間爲休息，十二時午飯，下午一時至四時作工，其餘時間爲娛樂，晚上六時晚膳，八時就寢……詳細分配好了，那家庭裏的事情才能井井有條，才有澄清的一天。

5 注意家庭衛生 灰塵滿階滿砌，蚊蠅聚族而居的地方，誰也不願意去的吧？衣服東拋西棄，污穢狼藉，食物隔宿發霉，腥酸刺鼻的家庭，恐怕不大合於衛生的吧！可是回顧國內，有幾家不是這樣？諸君試想，處於如此有害身體的環境中，欲其不病，吾恐其難矣！吾往往看見人們因爲不刷牙齒，食物的餘料腐及牙礎，以致牙根作痛，還以爲是牙蟲作祟，於是請醫於捉牙蟲人，聽他一派花言巧語，說得天花亂墜，鐵篋起處，果然着手成春，曾幾何時，依然作痛難當；於是始知捉牙蟲人之不足恃，及刷牙之重要，家庭衛生之有注意之必要了；還要一種通俗習慣，也是很合於衛生的，就是人家的臥房，往往歡喜做成一間黑暗無光，空氣不通的地方，以爲這樣才是「房中暗，子孫盛。」那裏知道這是一件殘害身體的事，實在應該趕快打破；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這層，希望諸君從速注意家庭衛生，現在我將舊家庭中不衛生而應改革的幾點，胡亂地寫在下面，和諸君商榷：1 房屋須通空氣。2 廚房與廁所之距

離有遠。³食物須用鐵絲罩着，夏日尤須置於出風之處。⁴椅桌等須天天揩抹，地下須掃除清潔。⁵家中須備痰盂，切不可隨地涕吐。⁶衣服須勤於洗滌。⁷身體須勤於洗澡。

6 組織家庭娛樂會 一個人工作之後，應當有娛樂來調劑，因為娛樂一事，一方面可以陶冶性情，一方面可以免去枯燥，對於身體有莫大之利益；譬如一個人一天到晚用了腦力，就應該玩弄一會絲竹，以恢復腦力之疲倦；一個人一天到晚用了氣力，就應該講講笑話，故事之類，以暢心胸，而養精力。如此「對症下藥」，「因時制宜」的娛樂方法，實在是家庭中一件必要的事項。講到娛樂會之名目，那是沒有一定的，因為各人的家庭情形不同，有富有貧，有大有小，各人的嗜好不同，有喜熱鬧的，有喜清靜的，有喜用口的，有喜用手的，總之，是一個正常的娛樂會就是了。今將我個人心目中的幾種家庭娛樂會，寫出來供諸君討論。1 演講會——演講是令人興奮的事情，每天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處，輪流演講，或藝術，或學術，或科學，或常識，或奇聞怪事，或稗官野史……每天講的人或二人或三人，時間以一小時為限。2 歌舞會——唱歌跳舞是優美的事情，每逢星期六的晚上，父母兄弟姊妹，聚在一塊兒，哥哥和姊姊跳舞，弟弟和妹妹唱歌，媽媽踏琴，爸爸旁觀，這是何等的快樂。3 乒乓球研究會——乒乓球是一件最適於家庭娛樂的事情，地位既占得不多，所費又很經濟，玩的時候，又

可輪流，不致使身體疲乏。每天規定了某時爲玩乒乓球的時間，每一星期舉行一次比賽，以增加興趣。比賽時由父親或母親爲公證人，子女得第一者略加獎勵，久而久之，子女們對於不正當的娛樂，自會厭棄，未始不是一件積極改良家庭娛樂的事啊！

(二)消極的——改革的幾件事

一、破除遺產制度 遺產制度，在我們中國差不多是一件金科玉律；幾千年以來，幾萬家人家，都循是而行，從來未有擅倡異說的，這也難怪他們，因爲「泥古」「守舊」是我國人的天性；但是仔細一想，現在是什麼世界，十八世紀的制度，是否仍可用在二十世紀嗎？處於各國文化都一日千里的潮流中的中國，倘然一味的堅守古法，不思改良，試問可以永久存在嗎？但是有人要問，遺產制度究竟有甚壞處？那吾就要說，遺產制度的壞處真多着呢！大則影響於社會，小則影響於家庭，茲請分述於下：(一)遺產制度之影響於家庭——我們走到街上，或是和朋友啜茗於茶肆，往常有衣衫襤褸，鳩形鵠面之人，向人索錢，觀其乞憐之狀，若久困於貧乏中者，然細詢其因，則十之八九是落魄的執袴子弟；他們當初原有很多的家產，照例可是以坐享一世了，爲甚要乞于街頭，向人求乞呢？這就是受了遺產制度的毒啊！他們出世之後，因爲擁有遺產，所以過慣繁華生活，日積月累，漸漸養成「用錢如糞土」的習

價。及年屆入學期，因為過慣了任性的家庭生活，致不安於有規律的學校生活，家庭中也因為有遺產可守，就此也不強迫他求學了。於是芙蓉城內，度極樂之生涯；花柳巷中，過銷魂之歲月；然而俗語不是說：「坐喫山崩海晏乾」，家產雖富，經他夜以繼日的揮霍，那有不一两天的貧乏的呢？初則賣田，繼則典物，及至山窮水盡的時候，因金錢的壓迫，竟將住的房屋，也送給他；這不是受了遺產制度的害嗎？（二）遺產制度之影響於社會——擁遺產的人，大半都是無職業的，換句話說，就是大半都是分利的人；社會上多一個分利的人，就要多供給他一個人的食用，所以社會上分利的人越多，事業越不發達；并且少數人擁了巨資，而使多數人含辛茹苦，就是養成社會革命的起原。社會上盜賊橫行，飢民載道，也是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倘若打破遺產制度，有資產的人都能夠捐出來興實業，辦教育……等，社會上多數人既可蒙其澤，自己也可以不害子孫了，這實在是一個兩全的法子咧！

② 打破買賣式婚姻 我們中國婚姻習慣，都是取賣買式的，兩家攀親，憑媒妁之言而取決於算命人的口裏，祇求八時不衝，以算定啦。從來沒有經子女參加意見的餘地，父母之擇媳或擇婿，都以金錢爲目標，容貌次之，性情更次之，學問是素來不講的；男女定親時候，男家送禮金若干，女家就備妝奩若干，結婚的時候，男女家因爲距離太遠，女家往往有預先備

船把新娘送來停泊在男家附近的——這叫做送親。及至預定的結婚時間，新轎已經擡到了送親船邊，女家因為禮金尚未納足，臨時扳價的，往往有之，以致盈門賓客，伸頸而盼新橋之降臨，而兩親家則尚在怒目相加，爭辯不已，這不是把女子當作一件貨物，討價還價時的情形嗎？唉！這豈是文明國應有的現象啊！男家的父母，在兒子娶親之後，責任就算完了；女家的父母，把女兒嫁出去以後，也就算盡了父母之職了；既不管兩人的性情合否，又不管兩人以後的感情如何，惟和豬狗一般的推在一處就算了；唉！如此下去，那裏會有好的結果呢？所以說合神離者有之，白眼相加者有之，甚之中途離婚者亦有之；使紅顏少婦，抱缺憾於終天；失意少年，因悲憤而自殺；家庭慘事，莫過於此；欲補此缺憾，非打破買賣式婚姻不可。所以男女兩人，先前須有交情，從友誼而進於戀愛，而父每則居於指導的地位，這樣的結合，或者比較好的結果。

◎破除迷信觀念 我國人崇拜的神，真多極啦！門有門神，灶有灶神，青天上有玉皇大帝，黃泉下有閻羅大王，凡是一切東西上，差不多都有神附着，因此一切舉動，無不受神的牽制，可發展的不能發展，要改革的不能改革，雖然有時也明知無意識，但因礙於祖宗成法，鄉里通行，也不敢提倡改革，家庭之沈沈暮氣，實在於此。細小的地方，吾們一時也說不盡許多，

單就大的幾點說來，也可以見得吾國家庭內迷信之太甚了。(1)疾病——一個人生了病，家人往往不去追究病的來源，以為一定是得罪了神的緣故，於是求籤問卜，解紙許願，病幸而好了，就以爲神佛有靈，病不幸無望，也以爲是命中註定，從來不敢有一點懷疑神佛，怨恨神佛的心。唉！人之冤死在這裏面的，正不知有多少，倘然再不思改革，那末將來的人竟會弄到飯也不吃，路也不走，一切都聽命於神的地步，這還能成世界麼？所以依我個人看起來，今後家庭內對於病人，務須於人事上着想，請醫生診視，吃對路的藥，才是正理，至於鬧神鬧鬼，實在不是二十世紀所應有的現象呵！(2)風水——一家的盛衰，實在都是在於子孫的治理家產如何，治理得當，則家道日興，治理不當，則家道日衰。這是自然的理，本無庸多說的。但是吾們舊家庭中一班人的見解，以爲家庭盛衰，有關祖塋，倘然墳上有不安，或是有礙穴道的地方，家中就難發達，反過來倘然能夠尋到龍穴，那末子孫一定可以飛黃騰達，家境一定可以蒸蒸日上，這種夢想，實在愚魯之至。以上兩端，是家庭中的普通情形，其餘因地而異的，還有很多。總之是表示我國人的一種弱點罷了。所以要改革家庭，破除迷信也是目前的要圖哩！

在撤廢奴隸制度 一家事情，家人一時做不開而請人幫助，那也未始不可，不過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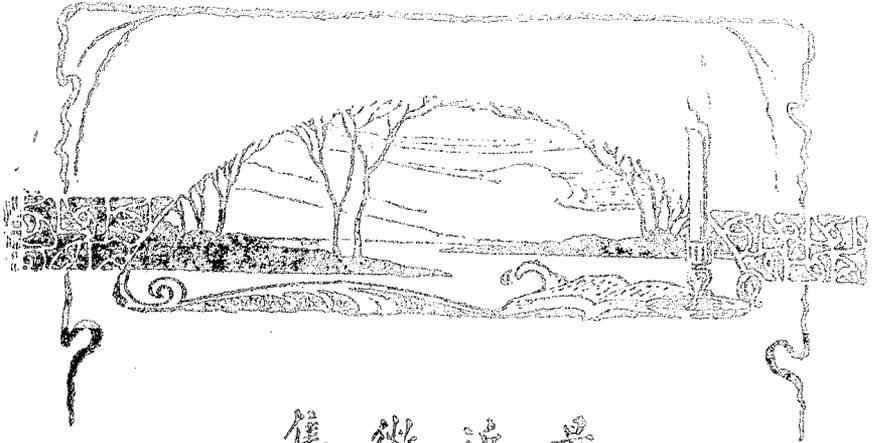
幫助我的人決計不可用壓迫手段對待他們。視他們爲奴隸，因爲他和我們同是人類，他替我作工，我送他一筆酬勞費，一往一來，恰合正理，但是我國人則不然，用人分短期長期二種，短期不一定，一月也有，半年也有，長期則倩人寫了契紙，載明僱用幾年，非期滿不得擅自離開主人家，主人對待短期僕人，還不十分苛刻，而對於長期奴婢，則犬豕也不如，毒罵痛打，不稍容忍，這實在是一件極野蠻的事情，而亟宜撤廢的，現在我將應撤廢的幾點，寫在下面，供諸君討論。(1) 因人道主義——自由平等，是人類相處的原則，虐待奴婢，是人類所絕對不應該有的，而我國家庭，有幾家不是這樣？我曾聽人說有一家的婢子，因爲受不住毒打，竟自縊而死。這是多麼可慘的事啊！所以爲講人道主義起見，奴婢制度再無存在之餘地。(2) 因節省經濟——現在的生活程度日日增高，奴婢的工錢，當然也要加高，而在此米珠薪桂之際，自顧尚且困難，何必再去僱奴婢，以致自貽伊戚呢？所以苟能不用奴婢，對於家庭經濟方面，未始不是一件積極節省的事情。(3) 因家庭安全——奴婢的品性，純正的固然也有，但是大半因爲生計問題，逼迫他上不正當的路上去，所以播逃等事，不時發現，我們用人原是望他幫助的，現在反而要去防他，不是一件討厭的事嗎？而且對待奴婢的態度，也很不容易，待之寬則苟且懶惰，置職責於不顧，待之猛則怨恨橫生，種禍根於來日。并且奴婢之心術陰

國者，往往東譏西誣，引起家庭間無妄之紛爭，實屬可恨！所以爲家庭安全起見，奴隸制度似乎有撤廢之必要。（一）因家庭教育——奴顏婢膝，最容易使人養成驕奢淫佚的習慣，所以過慣少爺生活的人，到社會上去，人們往往不樂與他共處，而且養尊處優，就是消沈一個人志氣的關頭，所以因家庭教育之關係，奴婢還是撤廢的好。

上面說了一大篇的話，現在似乎可以暫告一個結束了，遺漏的地方，留給高明者指教吧。



18914



集徵近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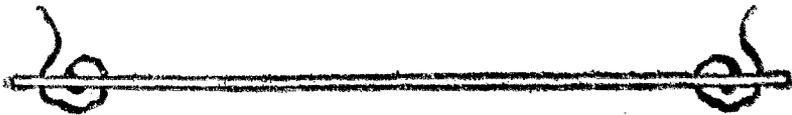
庫文新學中國全

禮文胡

冊二第

民國二十年再版

行業司公書圖央中海上



最近
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 第二冊

●論辯 (三)

▲關迷信

袁廷鏞

一 迷信的定義

180601

什麼叫做迷信？迷信的定義怎樣？這箇問題，很難有確切的答案。有人說：「非科學非哲學的，就叫做迷信。」這話似乎不錯，不過什麼又叫做科學呢？什麼又叫做哲學呢？還是籠籠統統沒有一箇確定的界說，譬如牛頓發明的地心引力，在當時固然是唯一的科學，絕對的真理，不期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居然出了位安斯坦，把他的學說推翻，可見現在的科學，難免不變為將來的迷信了，因此要下迷信的定義，只可說：「在當時並無哲學上的根據，又與科學上的結果相衝突。像這樣的東西，都可叫做迷信。」

二 迷信的起源

迷信的定義，上面既已略略的說過了。然而牠的起源又是怎樣呢？依我的主觀看來，可

分下列三種：

A 由於無精確的觀察和判斷

我們有怎樣的觀察，就有怎樣的判斷，並且發生怎樣的信仰，譬如見幻術家拿箇碟子，蒙上一塊方巾，就能引得許許多多的東西，來他的纏裏的時候，在觀察不精確的人們看來，必定有「這是仙法！這是神鬼莫測的仙法！」的判斷和信仰。但是觀察明瞭的人，就曉得引來的東西是方巾下附有的夾帶，所以迷信的起原，可以說：「一部分是由于無精確的觀察和判斷。」

B 由于神道設教的遺傳

古代的人民，性質非常的勇猛，行為非常的暴躁；種種的舉動，非僅法律的範圍所能維持其安甯。——況且最古時無法律——於是「神道設教」因而產生了一「什麼冥冥之中有神爲之主宰呀！」爲善神降之福，爲惡神降之禍呀……種種故意駭人的僞言，根深蒂固的刻印在當時的人們的腦袋中，因此遺傳下來，成爲現在的迷信。

C 由於藉神敏財者的鼓惑

我們那裏——綏甯——有句很普通的俗話說：「和尚沒飯，邀人拜懺。」但是他們（

和尚)怎樣才能使人來拜懺呢?那末,不得不造出許多的空氣,拿來煽惑人心了。他們說:「有罪的人,死後必入地獄!如果要免了這種苦,只有他——死者——的兒女,來佛前代他懺悔。(即拜懺)」我們想想:誰箇沒有父母?誰箇不愛自己的父母?所以這種僞言一發,一般腦筋簡單判斷模糊的人,當然易於受他們的鼓惑,當然易於發生這種無根無據的迷信!僧侶斂財的手段如此,推而至於星卜醫相……也莫不如此,這樣一來,怎樣不成爲現在的迷信呢?

三 迷信的勢力

迷信的勢力,非常的偉大!不單是古代的人信牠,現在的人也信牠,不單是中國的人信牠,外國的人也信牠;不單是野蠻人信牠,文明人也信牠,現在分敘於下:

A 古代人的迷信

我國古時的迷信,只要打開歷史和古代的書籍來看,到處可以找得着。如十洲記中說:「祖洲近在東海之中……上有不死之艸,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我們要曉得:人死是各種器官停止他的機能了。以草覆之,就能恢復他的機能嗎?在稍有科學眼光的人們看來,不待思慮的,可以知道牠是種聾人聽聞的

迷信。可是偏偏還有許多的人去信他，而且信得非常的專篤！如貴爲天子，享有四海的秦始皇，一遣方士，求仙藥，就是一箇很顯著的例證。我們又石

瀛洲在東海之中……生神芝草，又有玉石……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令人長生。

風洲在西海之中央……洲四面有溺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

從這點看來，我們可以證實是方士們煽惑人心的謠言了。他們要想誘哄人家信迷信，就不得不說某某地方有神仙，如何如何可以長生；他們又恐人們去求之不得，露了自己的破綻，如是又不得不說神仙所居的地方，有瀾水繞之，以阻人們求訪的心志了。現在最引古書中的幾段迷信來看：

述異記中說：昔盤古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雷，目瞳爲電。古說：喜爲晴，怒爲陰。

五運歷年記中，也有和這話相彷彿的一段說：

……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爲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四體爲四極

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理，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艸木，齒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虻。

以上兩節，完全是以盤古爲天地尙未開創時的神人。而天地就是盤古的化身。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問：『盤古的身軀雖巨，怎樣能分爲如此其大而且多的山河……呢？如果有人說：「他會變。」（三五歷記……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那末，除盤古外爲什麼就不聞有人會變呢？他會變當然只限於生前，爲什麼死後還會變呢？』綜之，這都是當時方士們所造的僞言，我們把現在天文地理的發明學對證一下就明白了。現在再看淮南子的本經訓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癘榆，封豕，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癘榆，埋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萬民欣悅。

書經堯典上說得好：「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這樣看來，當時的人民盡在春風和氣中了，怎樣還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的妖患呢？至於羿射十日的話，更且不成問題了。怎樣呢？日在天上，離地不知幾十萬里，羿力雖大，怎樣能夠射及呢？況日是星球之一，那麼又是箭力所能射殺嗎？所以王充於論衡辯十日之說有云：「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由是可見射日的怪話就無存在的餘地了。

我國古時的迷信，實在數不勝數！此外如宋王招魂中所說的什麼魂兮歸來若無下此幽都些，和釋史中所說的什麼女媧氏搏黃土爲人練五色石補天……：……都是一些無根無據的神話，我們只好置之度外罷。

造迷信的人既然如此的多，所以信迷信的人也就特別的盛了。現在舉幾箇例：

漢武帝可算是我們最英武的皇帝了！可是他的迷信觀念，也就特別的發達，他相信天地之中有箇長生不老的神仙，因此起了箇羨之求之的心念。這箇事實，綱鑑總論上載得很詳細說：「由是祀五畤，太一，如東萊太山，以期不死。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

落雨不落雨，完全是物理變態的關係，不是人工可以強迫的，然而號稱三王的成湯，偏偏要去信迷信，偏偏要去求雨於桑林之野，豈不是椿笑話嗎。

此外如梁武帝舍身奉佛，唐憲宗佞佛迎骨……：……盡是一些最有名的迷信家。

B 現代人的迷信

講到現在人的迷信，更加不可勝數了！茲舉其最普通的幾種如下。

I 靈魂照像

白墨斯馬研究催眠術，主張人類是由「肉體」「精神」「靈魂」三種合成的後，引

起了一般有靈魂無靈魂的爭執，主張有靈魂的人，就以爲肉體與靈魂並不相屬，全靠精神來作媒介。要是將精神除去，肉體與靈魂自然分開，並且以靈魂照像作爲靈魂存在的鐵證，其實是種欺人自欺的假貨，從前法國警察廳曾經把這黑幕揭開過，據說是請了一個照像大家，裝爲迂闊的鄉下老人，求當時的靈寫大家和他的亡妻合攝一相片。當那靈寫大家將揭開鏡頭的時候，被這鄉下老人按着他的手不許打開，後來將尙未受光的片子用藥水沖來一看，那像已明明白白的照好了。末後，又在他的家搜出了許許多多的相片。可見靈魂照像的僞言，已經根本推翻了。

2 降神扶乩

禍患是人人不能幸免的，也是人人不能預知的。然而有些知識淺陋的人們，偏偏對於不能幸免的地方以求免，不能預知的時候以求知，如是腦袋中就懷着一箇指示吉凶禍福的神了！就有精神來指示吉凶禍福的降神扶乩了！

什麼叫做降神？就是以人人入於睡眠的狀態，宣傳神靈所託的意旨。這種法術，在不精密的人們看來，以謂真正的有神仙託人來指示吉凶禍福了，所以信得非常的專篤，但是以科學的眼光解釋起來，大概是，他那時入了自己睡眠狀態，有二箇人格，第一人格全被第二

人格所壓迫。所有行動都由第二人格發出。所以能夠像別人一般的說出平常所不曾想到的事情。心理上所謂重複意識，就是這箇意思了。可是世人不明此中的真像，動不動就是說：「這是真正的神仙咧！」確是可憐而又可笑！

什麼叫做扶乩？就是以一桿人字形的棍子，二人各執一邊。底下放一盤子，就能在盤中搖寫。我們就以搖寫時的痕跡（或字）辨其休咎。這箇法子，並不是什麼乩仙，也不是什麼假貨，請看下邊的解釋就明白了。

我們以手伸直，若不拿着東西，要想使他保得住筆直的狀態，確是很不容易。就生理學上說來，要保得住一定的狀態，須得各肌肉的作用，恰成平衡，平衡的條件；或是各種肌肉都不用力，或是筋肉生出來的力兩兩相抵，所以就沒有力的時候差不多。因為有這兩種區別，所以結果不能一樣。要是完全沒有力的作用，不管時候怎樣長，肌肉也不覺得苦痛。要是受了反對的力得出來的平衡時候一久，就不得不覺疲勞；力既疲勞，平衡之勢立刻破裂，一變而為振動。各人有各人的性質，所以振動的週期也不一樣。若干人的振動，合併起來，有時相消。亂即靜止，有時相助。乩又動搖，扶乩必須兩人以上的道理，就是這箇原故。明乎此，那末扶乩的迷信可以打破了。

3 卜卦抽籤

以三箇銅錢放在手中搖了幾搖，然後擲在桌上，就以錢的覆仰配求卦數。（如什麼天地否卦水火既濟卦……）然後依斷卦的書上（如斷易天機……）判其吉凶，這就叫做卜卦。

以若干的竹籤，放在一起，信手抽出一隻，然後以籤上的號碼去籤書上檢查其休咎，這就叫做抽籤。

爲什麼要去卜卦抽籤呢？據迷信的說來，以爲菩薩不使直接指示我們的吉凶，所以用卜卦抽籤代表出來。但是確實有菩薩藉卜卦抽籤以指示人們的吉凶麼？縱然就有幾回恰對的事，不過是一時的偶中巧合罷了！現在舉箇例證：

我們那裏有箇爲母病的人在衡嶽（衡州南嶽山相傳這裏的菩薩最靈驗）抽了一籤，其中的判詞是：「來時喜喜。這時悄悄，嗚呼死矣，只在今朝。」到他回來的時候，果然他的母親是於他抽籤的那朝死了。如是有一般迷信觀念的人，大家都說是眞正的活菩薩！活神仙了！是以彼此宣傳。差不多全縣的老幼男女都有「南嶽靈籤」的印象了。過了一會，又有一箇爲叔父患病的人去抽籤，可是所得的結果，已是風馬

牛不相及，與前恰成反比了！但是這種事實，就各箇守了什麼似的祕密，全無一人宣傳了。故我以謂卜卦抽籤，並無什麼菩薩，不過是一時的巧合罷了。如果不然，怎樣同一寺院，同一菩薩，又同一籤筒，為什麼從前就這的靈驗！現在就如此的相隔天壤呢？

和上各種相彷彿的迷信真是難以枚舉，如什麼「迎神賽會」，「燒香拜佛」，「算命看相」，「祈福建離……」都在現在一般人的腦袋印得很深，所以有趙恆惕去年赴衡州求晴，和現在常德人封董祈雨的事了。

C 外國人的迷信

外國人的迷信，也和我國一樣的發達，如印度每年要受到幾箇月的乾旱，他們就以謂是旱魃把池田裏的水，都藏在山谷裏了。直到世界將要旱死的時候，然後音捷拉（雷神）出來，把旱魃打死，放出他所藏的水來。在巴比隆也有同樣的怪語，以為水妖地阿麥他跑入由發拉底河內，使水泛濫。後來地阿麥被黑洛達西所殺，使世界仍復舊觀，農民才能播種。以上二國，或居旱季，或居潦季，不過是地理氣候的上關係，與這些神話有什麼相干呢？

當歐洲人赴賽馬場的時候，親友們必定贈他幾句「折腿斷腳」的話。因為他們有種奇怪的迷信，如果說「祝你去萬事平安」那末，他們反以為最不吉利的話了。

印度人爲什麼都是完婚得非常的早呢？原來也是迷信上的關係！他們說：「當女子月經來了的時候，如果還不結婚，她的父母和兄長三人，死後必墜入地獄。」所以八歲出嫁，十二歲守寡的非常的多。

西洋人對於十三的數目，也有一種莫得其解的迷信，因此巴黎和會只有十三人列席，就以謂是威爾遜總統失敗的預兆。

外國人的迷信，也甚繁雜，茲爲節省篇幅計，所以從略了。

D 關迷信的方法

我們爲什麼要關迷信呢？因爲牠是種無科學根據的僞言，間獄足以影響我們的思想，以及風俗習慣；直接足以耗費我們的金錢，甚至於有因此而害其生命的。如宋襄公用人於社，和滿大來以七百多人活埋而求王病，不就是很顯明的證據嗎？以迷信就有打破的必要了。但是怎樣才能使迷信打破呢？依我意思，可分下列兩法：

A 治標法

1 驅逐方士

迷信多半是由於方士們的僞造，上節已經講過了。故我們要關迷信，不得不關製造迷

信的方士了。

2 焚燬寺觀

寺觀是神像棲住的地方，也是製造迷信的場所。因為一般知識淺薄的人，見了那巍巍森嚴的神像，就會生出一箇冥冥之中有箇降善降惡的菩薩的觀念，於是時時祝禱，那觀念就根深蒂固的在腦袋中存了一箇很堅固的銘刻了，故要闢迷信不可不焚燬啓發迷信觀念的寺觀，和神像了。

B 治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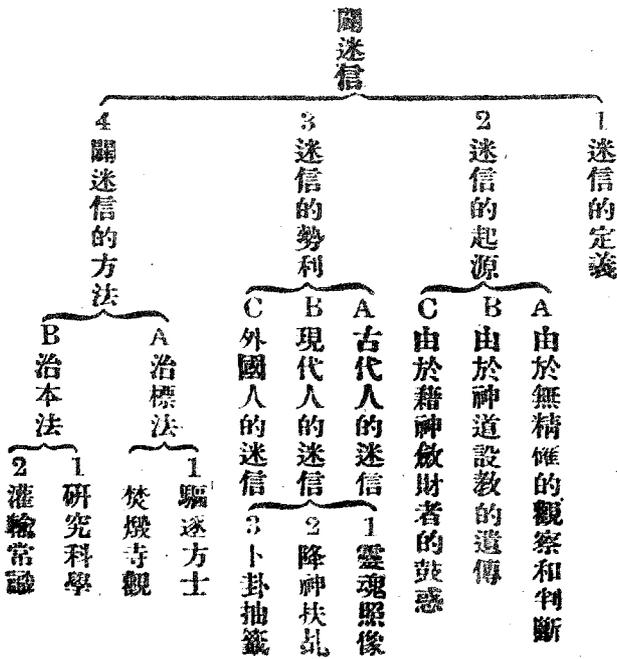
1 研究科學

科學與迷信，是種勢不兩立的東西，有迷信的人，大概是無充分的科學智識，如果有充分的科學知識，自然無所謂迷信了。譬如有迷信觀念的人，看見流星飄落，就以爲是天降災殃了。黑夜發光，就以爲是有鬼火了，其實以科學實驗起來，前者是星球吸引時所落的隕石，後者是燐質所發的火光，那裏有什麼殃，什麼鬼呢？這樣看來，科學不是打破迷信的唯一方法嗎？

2 灌輸常識

有迷信的人，大概是常識非常的缺乏，所以最普通最平庸的事，往往弄不清楚，也要發生迷信。故灌輸常識，也是打破迷信的一法。

我的意思，差不多已經說完了。現在再列下表，以作我的結論。



▲環境與青年

姜寶樹

現在國家這樣的精場，社會這樣的惡濁，我們周圍的種種事情，那一樣不是來壓迫我們！我們青年處於這種環境之中，真能不寒而慄。因此有許多不能自拔的青年，遂怨天尤人，頓足長歎，而流於消極與悲觀；還有毀軀滅迹，甘於自殺的，這不是一件可怕可憐的事情麼？

誠然，人誰不願意處個順境，然而既得不到順境，也要安之若素，不必自己沮喪，就是環境壓迫我們，我們也要與之奮鬪。人生在世，好似走路一般，走的路當然都是希望平坦大道，若不幸走的是崎嶇不平，或者前有荆棘，後有虎狼的路程，豈可以中途而止，袖手待斃！我們必須耐勤耐勞，抖擻精神，前斬荆棘，後殺虎狼，我們要做箇造環境的英雄，不要作順服環境的奴隸！

孟子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由此看來，環境不好，未必就不是幸福，環境太順，未必就不是禍患。人生在困苦的環境裏，就要起戒懼之心，時時就要勤心謹慎，砥礪志氣，總想打破了這

個不好的環境。所以這困境，正是我們青年的一付刺激性的藥劑，也正是助着我們青年成功的一種很好的作用。法國近代詩人紐桑有句話是：『我們的大能力，都從大痛苦中得來，』這真是有識之言。那些萎靡不振，目前苟安，心志不定的青年，若是沒有一種東西來刺激他，一種作用來砥礪他，又叫他生在那順境裏；就要樂逸生淫，不顧後程，驕傲自滿的心，不憂不思的毛病全就來了，進取上達的觀念，求知求能的思想，也要因此消滅了。所以人處順境，好像吃麻醉的藥品一樣，止能夠拿來麻醉人的性清，消磨人的志氣，我恐怕是要死於安樂了。俗語說的好：『富貴輪流轉，』正是這箇道理。如此說來，我們又何必以順境爲萬善萬美呢？

我們青年不論處於順境困境，總得都要有百折不回的志氣，奮鬥前進的思想。不要因着環境的壓迫而懷喪，也不要因着環境的美滿而矜傲。若是處困境而能奮鬥，處順境而能自勵，都是一樣的成功。懷喪與矜傲，都是一樣的失敗。所以環境不好。於人的一生並沒有多大的關係。環境並不一定的能支配我們，只要我們不受環境的支配，成功與否；正在我們自己！這環境的順困正不必多加憂慮。

不過我所說的對於環境不必多加憂慮，可並不是說處於無論如何的境地裏，總是瞎

嗜自若，毫不在意，毫不用心之謂，我所說的是要人利用環境。處順境正能以助着我們迅速的前進，並不可以自滿，遇困境正可以堅決我們的向上心，也不可以自棄。自要時時戒懼，毅然決然的幹去。什麼萬鈞之力也不能阻住我們。這就是我所說的不必多加憂慮。若是願意達到這步田地，至少也須注意以下數事：

(一) 鍛鍊意志 人能有堅強的決斷力，決絕的毅力，處這困境最好。只要目的'一定，無論是跋山涉水，赴湯投火，總是百折不回一直幹去，自有成功的一日。所以鍛鍊意志這第一步，不過意志如何的鍛鍊，我也可以少微的說說。這意志是要在平日鍛鍊，平日每時每事須要處處留心，無論作什麼事情，總要有魄力，能決斷，不要狐疑不決，畏首畏尾，大事這樣，小事也要這樣，絲毫並不苟且，久而久之，意志自然就會堅決了。

(二) 充足常識 若是單有堅決的意志，而常識不充足，或者就要有以是爲非，以黑作白，昏庸無能，入於迷途的毛病。所以充足常識，是很要緊的，充足常識的法子，是要平日對於他人的言語行動，世界上的事事物物，處處留心，時時注意，集年累月，常識自然就充足了。

(三) 修養道德 人有意志也甚堅決，常識也甚充足，然往往有入於邪途，明知故犯的，你看那些軍閥，逐日剝奪民財，殘殺同胞；那些土匪，逐日打舍發火，擾亂治安。環境強了，就要

依勢凌人，環境困了，就要因貧作惡。這都是因着道徳不好的緣故。所以人當該修養道徳。修養道徳，也是在平日要敦品勵行，修身養心，處事要開誠布公，憑藉良心；交友要近善遠惡，互相勸勉。這就是修養道徳的要法。

以上三段，不過就其大要而言。至於細端詳情，還得要各人謹慎留意。聽而言之，人不能立於環境之外而生的，總要有破釜沈舟，斬釘截鉄的勇氣，不能爲環境所征服，所規定，天定固可勝人，人定亦可勝天，我希望青年速起奮闘！

▲思想界的一個先決問題——人生觀

常 錄

我們除非脫離人羣的世界，或是同草木一般的無知識，無思想，纔可以無人生觀的發生；如果我們不能脫離大地，仍舊的有知識有思想，人生觀的三個字，是誰也不能沒有的；因爲人生觀是伴着人們生存的，是與人們共死生的；人們一日存在，人生觀也就一日存在，若是人們一旦死去，人生觀的壽命也就從是日爲止。人生觀於我們不可一日分離的，所以我們對於人生觀見解正常，我們將來的思想界，生活界，無形中就可以得着無限的快樂和幸福；若是我們對人生觀的見解，稍有錯誤，我們一定是要誤入歧途，過那苦海的生活了。人生

觀的對於我們既有轉移苦樂的魔力，我們對於他是應當如何的下一番決擇的功夫，以求將來的幸福之神呢！我現在且將人生觀最重要的兩種議論——出世人生觀和入世人生觀——列在下面，個別的討論其價值，再審慎我現在所處的地位，而後定我們人生觀的趨向：

A 出世人生觀 主張出世人生觀的人們，他說人生在宇宙間，是無意義的？人處在世界上的過程，不過如草木的春榮秋枯罷了。所以人在世界的功名富貴，一切待建設待整理的事業，都可以不去管他；因為人生在世既是無意義的，我們祇求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人世的責任就算完了，其他的事業都是庸人自擾，我們何必去問他呢？這派人生觀的代表約有下列三種：

宇宙派 又可稱為樂天派，他們說人生在世，只有順乎宇宙間自然勢力，而不加以絲毫反抗；他們以為自然勢力是萬物的支配者，人當然也逃不了他的範圍，當然要做自然界的忠實奴隸。他們不知宇宙是萬惡的原動力，也就是世界惡勢力的產生地；以生物學證之，一切有機物，多少總具有反抗他的能力，我們人類，不必說得，是要運用我們人的思想，去與惡勢力奮鬥，才可增進人類的幸福；所以把宇宙作人生觀的人們，是墮落的，是退化的，我

們是應當排除的，不當緣以爲法的。

厭世派 這一派的人，在國家承平的時候，是罕見的。他們這種人生觀的發生，都是見着朝綱日趨紊亂，社會日漸萎靡，他們目覩着種種不安的狀態，不忍以「一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於是他們就醉生夢死，絕意進取；晉朝的竹林七賢，可以爲他整個的全權代表。故抱厭世人生觀的人們，是不足與言進取的，是不足與言建設的。

宗教派 這種人生觀的人們，他的目的是在求來生的幸福，不是爲現世奮鬥的；他們說人世間是絕對的罪惡，沒有幸福；我們現在僅須將今生的罪惡，剷除淨盡，我們於來生的時候，上帝自然能夠給我們美滿的幸福。他們的人生觀，是抱消極的，是爲本身謀利益的。

現在我們曉得，宇宙派是墮落的，退化的；厭世派是醉生夢死，不足與言進取的；宗教派是抱消極主義的；所以這出世的人，是不願爲社會爲世界爲全人類求利益謀幸福的，這種人生觀的人們，生在人世，是分利的事，擾亂社會秩序的，是人世間的罪惡者，是抑阻人類進化的公敵；人世間有這一種人生觀的人存在，就是人們的不幸，我們應當杜絕他到太虛之外，我們永遠不願這種人生觀的人們，發生到世界來。

B 入世人生觀 這種人生觀，是完全來前者相反的；他們的人生觀，說人不是無爲而

生的，是應當爲人世間做點事業，謀點福利的，並且是含有生存競爭的意思，夾在裏面的；他是說人生在世界上，不能爲社會爲世界爲全人類增進點幸福，人世就不希奇有這樣的一個人存在了。我現在也舉出三派列在後面：

征服自然派 他說人的生存，是專爲對於人類以外的生物和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奮鬥的；因爲他們是常常能危害我們的，我們若不與他奮鬥，我們就不能生存；我們和他們奮鬥，不僅爲圖生存，並在將他的屬員，拿來做役使，謀人類的幸福；這一派的優點在茲，而他的使人乾燥無味的弱點，也就緣此而生了。

國家派 因爲人生在一個國家裏，國家對於你的生命財產自由，都是負有保護的責任的，同時本身也應當爲國家效力；因爲個人的福利，是國家給我們的，所以我們對於國家的責任，祇有努力前進的一途，其他的事項是不應該顧及的；不過他的弱點是容易使資本家假着國家主義的題目，以期永遠保守他的優越地位，或是一斑短見的人們，摸不着國家痛癢的處所，一味的以國家主義，爲他的人生觀的不二方法；所以國家派不是絕對的有益無疵的人生觀。

家族與個人派 這兩派的人生觀，是求一家一族或是個人的幸福的，所以這兩派人

生觀的人們，他的奮鬥努力，是無意義的，是無貨價的；因為我們個個人，存如是的人生觀，社會上必因而充滿了自私自利的分子，而陷於混亂的狀態，同時人類亦必因而受天然的淘汰，以至於滅亡；所以這人生觀也是我們不應抱的。

總之入世人生觀，不論其屬於何派，都是前進的，不是後退的，是求人類進步的，是欲藉功利以自顯的，是不甘虛過此生的；所以這種人生觀的人，是社會是世界是全人類一切的救星，是我們應當抱的觀念；不過於選擇的方面，宜加以審慎，不凝滯於一派的言論，與任何派的思想，我們須採取各派的長處，為我們的一種新人生觀罷了。

結論 現在我們對於人生觀的觀念，已能得其大概了。出世的人生觀，固然是絕對不容存在的；同時對於入世人生觀，也不是任何一派的言論，都是能為我們人生觀的標準的；所以我們對於人生觀的這個重大問題，就不能不亟亟求一個解決；但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須對於本身所處的環境，所生的時代，加以審慎的考慮，而後取決我們最適當最應抱的人生觀。現在的中國，誰也知道是國貧民困，不可終日的，是內憂外患相逼俱來的，是國際地位日趨墮落的，是國家的命運，日趨於危險的，所以我們對於人生觀，雖不能說要以國家派的人生觀為標準，我們為圖生存起見，最低限度，亦必須含着五分國家主義的色彩。

我現在且引他人人生觀的說法，列在下面，作我們人生觀的標準——因為此人生觀是我承認爲適當的，——不過主觀的見解，不先有武斷的地方，如果讀者有更高超的見解，余很願受教，我的主張是：

1 生死是宇宙間自然之現象，個人不能自主，又何用其幸生怕死；然已生而有我，沒有外力妨我生，而促我死我，當以死力戰勝之。

2 食產，雖屬自然界共同之趨勢，但非人生之目的，吾人若除食產而外，別無所事，殊非人類之生活；然食產亦爲生存所不可少之條件，沒有奪我食而制我產，我亦當以死力戰勝之。

3 人類以求幸福爲共同目的，凡不知人類幸福者，吾當喚醒之，凡掠劫他人之幸福者，吾當剷除之；以完成我最高尚之道德，滿足我最優美之愉快。

4 以讀書增我之知識，以勞動健我之身體，以職業謀我之生產；利我生產，以求我真正之幸福，節我幸福，以享我稱實之名譽，借我同胞，同過我人類之生活。

▲我對於人生的見解

茅心葵

在我對於人生未說出見解以前，我先要說明幾句話，就是人生究竟爲什麼，那末回答我這句話的人，也不一其辭，大概是因爲環境的不同，所以人生的見解就也各人二樣，因爲二樣，所以世界上的人生總摸不着頭緒，我爲什麼而生，宇宙爲什麼要生我，就生出許多問題來給人生研究，不過研究所得的結果，總得不到具體的答覆，現在姑且拿我對於人生的見解來說說

人生是爲社會人類盡責任的；人生在社會上，社會所以要有人生，不過要我人替社會多少建設一點，所以人生了後來，就要聽社會的支配，各和社會打成一片，人離不了社會，社會也離不了人；社會和人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我不替社會建設，就是我的責任未盡；責任沒有盡，我的人生就沒有完了，社會就枉生了我；那我生和不生，和社會完全無關係。因爲我對於社會一點都沒有影響，這就算不得人生；即使社會不給我盡責任的機會，那我尙且要勇往直前，豈有社會給他責任而他盡，那就可說是社會的蠹蟲；社會的蠹蟲，就是人類的公敵；所以人生並非爲一個人的自己而生，乃是爲其他衆人而生，爲社會人類盡責任而生的。

人生是赤裸裸的；醉生夢死的人生，不足爲人生；因爲宇宙雖大，但是充滿了的只有

眞和假，眞的人生是赤裸裸的，是很安適恬然的，假的人生，是隨着世態而炎涼，人性而不常，於是社會就變了畸形的虛偽的，人生都戴了假面具，好像在舞台上演戲一般，所以在現代的社會裏很容易觀察人的真假；有高深學問的人，他的行動總是赤裸裸的表現出來，惟有笨拙者確裝腔作勢；我以為赤裸裸的人生，才是眞眞的人生，才有趣味，否則就沒有意義。

人生是宇宙的一部而來，完成宇宙底組織的。宇宙裏的一切，沒有人來完成，沒有人來點綴，就不成其爲宇宙；你看悅目的顏色，悅耳的聲音，蟲魚鳥獸，花卉草木，活潑潑地都有各的生意，不是待人來欣賞，纔能領略他的美麗，那末人生不是完成宇宙的嗎？完成了之後，我們就融化在這辛苦所得的宇宙裏，否則山鳴海立，風起雲湧，一切可驚可愕之狀，有什麼意識，只是自然的循環罷了。惟有人生所完成的宇宙，繼續不斷的變幻無窮，問他爲什麼完成，那末無非是爲了彌補宇宙的缺憾。宇宙的組織既有人生爲其一部，所以宇宙不是自然的，自然的宇宙，並沒有人工的痕迹在內；惟有人生所完成的宇宙，可以寄宿我們，所以人生也可說是宇宙的輔弼的。

人生是悲哀的。人生的本來是快樂，但是後來因爲要想在社會裏做一個高尚的人，所以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死板板求高深的學問；豈知學問愈高深，悲哀也愈甚，（不過要

明白我並非反對求學問，乃是反對死板板的學問，應該要求活潑潑地真學問。人生既入了悲哀的迷途，悲哀就要把人生束縛得緊緊地，就永遠享不到人生的樂趣；咳！現代的社會，只有金錢的結合，人類的天良，早已抹殺，人類的真情，早已泯滅，只覺於我身的周圍，佈滿了悲哀，所以即使得到一點樂趣，也不過是沒有滄海一粟，悲哀中之一點；咳！我看凋零的樹木，衰落的花卉，一切初冬的景象，襯着那萬惡的社會，我所愛的去了，我所惡的倒呈獻於我的眼簾；我悲哀的人生，好像宇宙間所有悲哀的一切，都集中在我身上；哀之神，放了這悲哀不起的弱者罷！

▲思想革命

漆 吳

近年來文學革命的高潮熱漲了，白話在社會上的勢力日見盛大，我們試看近出的書籍雜誌和報章，莫不是白話文；這是很可樂觀的。但文學這事物，是文字和思想的結晶品，是表現思想的工具；我們反對古文的緣故，也是從這兩方面的：大半爲他晦澀難解，不能平民化，使學者的表現力和理解力都不發達；但別一方面實爲他精神上的思想荒謬，滿含了封建思想，和國家主義思想融結的腐舊物；這種腐舊物寄寓在古文中間，數千年積累成了根

深蒂固，從沒廓清過，這荒謬的思想，藉晦澀的文字表現；晦澀的文字，由荒謬的思想造成；這樣互相依着，融合爲乙，產生了些表現荒謬思想的專用器具。——古典熟語。

我看近年來的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不過是片面的，形式的，只改革了晦澀的文字，荒謬的思想還沒有革除，我們要曉得：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展，若思想的本質不良，表面的文字雖是改革了，精神上的荒謬思想依然存在，封建思想和國家主義思想融結的腐舊物，一般的寄寓在白話文中；造成人們一種惡劣的，不自由的頭腦。這是很可危的！這不能算是文學革命的真正勝利。

文學革命的真正勝利，是精神上的改革，要將荒謬的思想根本的掃除盡淨，把寄寓在文學裏的腐舊物，完全廓清，把黨化的思想，灌輸到文字裏去，做文學思想基礎。但是形式上的文學改革，也是思想改革的一步，因爲是把古文廢除，提倡白話文，連帶的把表現荒謬思想 的專用器具也撤消了。這不過是思想改革的初步，我們還要努力着把腐舊的荒謬的思想掃除！新的黨化的思想建豎起來！

假使我們認做文字改革成功，就算是文學革命成功，我看不如不改革的好。因爲白話通行，而荒謬的思想不去，那些腐舊物的結晶思想，一般在白話中表現着。譬如先前的復辟，

他就譯做皇帝回任，這樣換湯不換藥的，還不是一樣的復辟麼？假使有一篇提倡皇帝復辟的白話，和一篇非復辟的古文，我們說那邊的好呢？那當然是要贊成那非復辟的古文，因為那篇白話文的表面雖是改革了，精神思想仍舊是荒謬的。從前的荒謬思想，寄寓在晦澀的古文中間，懂的很少，中毒的不過少數，若寄寓在白話文中，通行更廣，易於輸入人們的腦筋，他的流毒就無窮了，我所以說這樣換湯不換藥的改革，不如不改革的好。

現在總結我所說的：文學革命分形式精神兩步：形式的文字改革是第一步，精神的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應當要繼續努力精神的思想革命，以完成文學革命。

▲論墨教不能傳久之原因

朱建勛

墨子——經汪中的考證——知道他生於周敬王末年，比孔子稍後；胡適又定他生在魯國。當戰國時，儒家與墨教並盛，勢力相等，但是儒家一直傳下來，有獨占中國二千餘年學術思想界的勢力；墨教何以只到秦漢之間就絕了？司馬遷史記所載，墨子事實，僅有附在孟荀列傳之末，簡簡單單的二十四字，豈不奇怪！宗教往往有一種魔力，容易傳久的；墨教何以

獨不能傳久呢？一般儒者，以為他是「誠行邪說，所以不能傳久。」吾以為這句話完全沒有價值！他所以不能傳久，實在因下列各項的緣故：

一、其說之不應——他以為「命」是沒有的，「鬼神」是有的；做人做得好，鬼神給他長壽；做得惡，給他短命。那末何以盜跖高年，夷齊早死呢！墨教的話，不應者很多，所以人家不相信了。

二、「明鬼」之無理——儒家的不信鬼神，朱希祖稱他「由「神」的一階級，進於「人」的一階級；墨教極力反對，說是有鬼，不知「不信鬼神」正是儒家的長處，也是人羣知識進化的公理。墨教要和公理宣戰，當然要失敗的。

三、「自苦」之非人情——他以為「弦歌鼓舞，習為聲樂，足以喪天下！」又以為「音樂是費錢財的，不能救民於貧苦的，不能保護國家的，反足以養成奢侈的習俗的。」所以「非樂」；并且以「腓無胈，脛無毛」相尚，要人家吃苦修行；使後世的「墨者」都能「以裘褐為衣，以跣躡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墨子自己雖然能夠這樣做，但是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好逸惡勞」的。立說大背人情，所以不能傳久。

四、諸家之攻擊——孟子以「兼愛」為無父，無父即是禽獸。管子立政篇云：「寢兵」

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韓非子五蠹篇云：「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兼愛」之說……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諸家攻擊到這樣厲害，所以不能傳久。追漢武排斥百家，獨尊儒術，更無存在的餘地了！

五、任俠輕生——他的後進孟勝等八十三人，爲陽城君守城，一齊殉難。「任俠輕生」致墨家有「繼起無人」之歎，所以不能傳久了。

六、思想太高——當春秋戰國的時候，學術思想雖然發達，但是像墨教的「兼愛」「非攻」這樣的高論，總是很少的。這種思想，孔老且不敢窺視——見章太炎論墨家——一般俗人，那裏懂得到了現在，還有些老腐敗仍舊要反對「兼愛」「非攻」，何況三千年以前呢？「陳義過高」，所以不能傳久。

七、「別墨」「詭辨」——「詭辨」是不合於實用，而且要「是非淆亂」「黑白倒置」的，所以人家不信仰，不能傳久。

我所說的，僅不過擊我箇人研究墨學的心得，隨便記出來的，不免還有遺漏！然墨教不能傳久的原因，大概總不出乎上列七項以外。

▲文學的定義

歐仲榮

這篇文章，是看了曹雪松君的一篇『文學哲學與人生』之後所做的，曹君這篇文章做得很好，但是下的這一箇文學定義，我簡直不敢領教的。不過我要預先申明：我的年紀比之曹君還要小去兩歲，因此我所看過論及文學界說的書籍，比之曹君要少，文學的知識，自然也是要少，所以下面我所說的閒話，未必見得句句一定是對的，不對的地方，還要請海內諸文學家來指教的，閒話少說。

曹君下的這一箇定義是說『凡我們內心的思想和情感，把語言文學來表達出來，而能感動人的，這便是文學』我以為這一箇定義，未免下得太廣了，爲什麼呢，因爲據曹君所說，只要是人類內心的思想和情感，把語言文字去表達出來，而能感動人的，這便是文學，那沒，三家村的『冬烘』講義，『引車賣漿』的歌謠小曲，也可說文學了，因爲他們也是從人們內心的思想和情感，把語言文學去表達出來，而能感動人的，這也難怪曹君，因爲中國的學者界說文學，界說得明確的很少，就是數稱中國文學泰斗的人物，對於文學界說，差不多也是混沌沌，所以下的定義，不是過狹，就是太廣，我可以舉兩箇人來做箇例子：

(一) 阮芸臺下的定義說：——『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

(二) 章太炎下的定義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

文學。

第一箇定義，是阮先生下的，阮先生是一箇主張駢文的人，伊以偶語韻文爲「文」其餘的爲「筆」，伊心裏先存了偏見，所以下的定義非常狹窄，在常識上說不過去。至於第二個定義，是章先生下的，章先生是箇小學家，伊只拘於訓故，不以主觀的眼光去看文學的本體，所以伊把無句讀的圖書表譜簿錄算草等類，有句讀而有韻的賦頌哀誄箴銘占絲古今體詩詞曲種種，有句讀而無韻的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這許許多多，凡是寫在紙上的，總都叫做文學，文學還有何價值啊！章先生下的定義，其大無邊，不是太廣了嗎？我現在再引幾箇西洋文學家來討論討論：

(一) 胡思德說：——「文學是求學的結果，——就是知識與想像，——寫下來保存著的。」

(二) 海爾說：——「文學是知識流傳在書籍裏的。」

(三) 魯克說：——「文學是世間男女寫下來的思想與感情，置得很好，可以使讀者愉快的……若是一篇散文裏沒有體裁，沒有藝術的性質，且不是精心結構之作，也不得稱爲文學。」

(四) 雅白說：——「文學必須有固定的形式。」

(五) 文乃德說：——「文學包括一切書寫品，凡可以綜合地以作者生平畢現於他人之前的。」

(六) 安樂說：——「文學是箇很大的名詞；一切的寫出來印出來的文字，一律在內，如游克理的幾何原本，同牛頓的學理之原，都是文學。」

(七) 高考爾說：——「文學是一種字句的藝術，所含的種類；為詩散文與演說。」

(八) 赫胥黎說：——「文學就是美麗的文字。」

(九) 商德爾說：——「文學是心露活動底途境，與結果文學底實質，就是體裁與論述，因為那二件，是真正能構造好文學的。」

(一〇) 波斯納說：——「文學包括的著作，（不分詩文）不但是能表現回想的，并且是能表現想像的，他的目的，不但是教導國人與發生一種實際效用的，并且是要給一種愉快把大多數國民的，所以文學是普遍的，不是特殊的學問。」

(一一) 黑德森說：——「文學只是這種書組合而成的，這種書，第一，能使他主要的道理同論述的神情，對於最大多數的人類有興趣的。第二，他的形式的本體也能使

人愉快的。」

(一) 安麥生說：「文學是最好思想的記述。」

(二) 巴斯康說：「一國文學的生命，必定是才智的，情感的，而且是很完備的，很合於藝術的，若是沒有這種的妙境，使他有永久的價值，那就不成其為文學，單有思想，也不能成為文學，文學是各方面都完備的，各方面都相稱的，而且有精美的形式的……藝術的性質，是文學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三) 馮克標華字典說：「文學是寫的，印的，從人類心理綜合而成的出品，這種出品，必定有高尙健全普遍的，有適當純粹美麗的體裁，而且是合於藝術的構造。」

(四) 韓德說：「文學是寫下來的思想底表現，有想像，有感情，有『風格』，能使普遍的，人類底心理，覺得明瞭，感着有趣，却非專門學藝底形式。」

以上十五箇人下的十五條定義，從第一到十三，都是不完善的，有的只界說得文學底一部份，因此就下得太狹了，有的界說得去同別的科學爭領土，因此就下得太廣了。第十四條雖是界說得很好，但是過於偏在藝術和形式方面，而對於文學底精神方面，稍嫌忽略，第

十五條韓德底話，實在是含蓄最深，各面俱全的，是一條極好的文學界說，但是他用的「風格」一箇名詞，雖然能包括藝術體裁種種方面所能發生的意義，究竟太嫌含渾，讀者很容易明瞭的，並且韓德對文學本身體用，似乎不免欠闕，所以還有要斟酌的地方。近來又有許多文學家說：「文學是人生底表現和批評。」這句話對於文學底體用方面，說得非常淋漓痛快，很有道理，但是對於他方面，又不免有所忽略，所以也不能稱為一條完備的文學定義，現在將各家的界說歸納起來，可以得到一條很完備的文學定義：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像，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衆長，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他所包括的著作，（不分詩文）的。

總之文字底範圍，內含極廣，外周極寬，但是他的特性條件，於無形中處處多有規律的，斷不是隨便可以亂稱的吓！

▲是非辯

劉長孝

是的字意，就是對；非的字意，就是不對。兩箇字意，完全相反，勢不兩立的，所以天下凡做

一事，非是卽非，非非卽是。但我們要想將兩字分辯，在那鹵莽的人看起來，固然很容易，因爲只要有兩箇人相爭的時候，誰先動手和凶猛，便事誰非；誰後動手與溫和的，便是誰是；或二人都凶猛，便全是或全非。照這樣看來，是和不是永久的麼？絕對的麼？但要在眼光稍遠的人，和不自從的人，細細的攷究起來，真不易將這兩箇字辯到永久的黑白爲甚麼呢？因爲大凡一件事，甲說是的，或乙曰非；乙說是的，或丙曰非；或今時以爲是，將來以爲非；昔時以爲是，今時以爲非，所以要想將是和不是認爲永久的，實非易事。故可說一切事情，總無絕對的永久的是非。下列各種，可以舉來證明：

一、科學的是非 照我們現在淺薄的程度，也不配來談科學的是非；不過照現在世界上已所公認的是非和我們已知道的來講一講：就是從前大科學家牛頓所發明的地心吸力，那時人的腦裏，全以爲他發明這力學是絕對的了；不期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居然出了安斯坦用許多的公理和算式，來證明一切全是相對的，於是一時的轟動，將牛頓的學說，居然推翻，以前爲非，而今爲是了。

二、政體的是非 在上古之時，大家對於政體之思想，都以爲衆部落中，只要有箇酋長就好了。後來由酋長而知改爲君主，又知君主乃箇人之專權，很不平等，又由君主而改爲此

和這時的人心把從前什麼酋長哪；君主哪……等等的思想，完全打消；只認共和爲絕對的。但是不然，現在俄國又將共和推翻，來行社會主義了，我想將來再過數十年百年，不知還要變爲甚麼呢？

三、習慣的是非 當物質文明未盛的時候，人人都以爲那種甚麼寬袍大袖的衣服哪，一寸金蓮小脚哪，甚麼如尾的大辮子哪，是極高尚的雅觀；然至今日，都知那寬袍大袖的不便了，三寸金蓮的自害了，長辮子的不便利和不雅觀了，這都是昔以爲是而今以爲非的。

四、禮教的是非 在人們未覺悟的時候，只曉得聖人的說話，句句對的；自己一點兒判斷力都沒有，於是那些忠哪，孝哪……種種的虛空說話，做了一般不開通的人的護符，對於國君，明知他是不好，但想做箇忠心輔國，留名後世的人，所以君雖如何惡劣，他總是忠而輔國。對於父母呢，在他本來是忤逆的，但要想謀個孝子和節孝坊，於是不孝也要假做出孝的樣子來。到了現在，除掉考學究之外，全覺悟這都是虛空的偶像的了。

以上所說的四條，都證明是和非爲相對的，暫時的了。但怎樣纔是是？怎樣纔是非呢？只兩句說話，我不敢輕率斷定，但只認合於公理的，爲暫時的，相對的是；不合於公理的，爲暫時的，相對的非，因爲公理也在進化之中。

▲論輿

莊心在

(一)輿論的權威 說話是人類的本能，也是人類的自由；批評某人或其團體的說話，也是人類的本能，人類的自由。孟子說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任何人逢到一件事，總會發生一種直覺的判斷，各個相同的判斷，聯合起來，便產生一種極有權威的東西——輿論。輿論爲甚是有極大的權威呢？因爲社會上普遍的觀念，「多數是對的，」輿論既然是多種批評的集合體，當然是可使少數的一部份屈服了。而況人類大多是善褒惡貶的，所以他們總想求輿論之褒揚，力避輿論之責備，這樣便更加增高了輿論的權威，使他對於事業的成敗，生有極大的影響。

(二)輿論的利弊 再講輿論對於個人與社會的利弊：我們知道，凡事很少絕對的，大都是相對的，有利必也有弊。現在講輿論的利害，當然也離不了這條公例。先拿利的一方面講：人類皆有羞恥的觀念，所以他的言動，處處受着社會的監督而不敢有所踰越。輿論便是「理論方面無形的法律。」人類恐懼着，怕受輿論的制裁，於是他們便不敢爲非作惡，力謀進步，痛悔前愆，以求全於輿論。社會上的法律與道德，賴着牠得以維持，得以發生極大的効

力。這是輿論在「利」的方面的功著。

然而輿論在弊的方面又怎樣呢？最大的害處，便是摧折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 壓制個人獨立自由的精神，多數人的公論，有時的確不錯，可是社會裏也有不少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輿論便直接受到了這種影響；於是對於思想稍為進步一些，舉動稍為新穎一些的人們，輿論便不能容許他們，說他們是「背倫」，「反常」，加上很嚴酷的懲罰。那種被攻擊的人們，當然不能和輿論反抗，因為這種輿論的權力很大，網羅很密，就是羅素，他也在社會結構第五講上，這樣慨歎過：「凡是改進的意見，沒有不是為大眾所指斥的。」(原句已忘譯其大意)少數人的能力有限，那裏是他的敵手，眼看着輿論驕傲地喊着：「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到了那個時候，不是頂天立地，百折不撓的好漢；有幾個能堅持到底，百折不撓，不拜到輿論的陛下，受牠的惡化，我們試一看中外歷史，無論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當其立一新說，創一新格時，受到輿論不少的攻擊，終能成大功立偉業的，當然也並非絕無僅有，但是始而思和一般輿論反抗，終而屈服於其下沒世沉淪者，更是指的勝屈。咳！可憐的中外古今多少失敗的革命者呀！可憐的葬身於輿論下的冤鬼呀！

以上既說過了輿論對於個性及自由獨立精神的壓制，這些還只是對外的話。我們現

在回來再在輿論的本體上面觀察一下，我們當能得到些更深切的明瞭。

輿論的內函，無非是「是」與「非」的批判，我們要考究輿論，還不如直接討論「是」「非」的本身。「是」「非」既得到了結論，輿論自能不解而明。「是」「非」兩字，原是極抽象的，含混的名辭。說是說非，原沒有一定的界限，批評者的立足點不同，他們是非的結論便由之而異。記得某一個故事上說起古時有兩個武士，相遇於一株大樹之下。一個武士說：「你看見樹上掛的那面盾麼？」別一個答道：「看見的，那是銀的盾。」前一個武士說道：「不，不，你錯了，這盾是金的。」後一個叫道：「不，不，錯的是你，明明白白是銀的。」這兩個人始而鬪口，繼而各拔出刀來，為他所信的「是」而戰，結果各受了重傷，倒在地，但當他們倒下時，機會使他們見了這盾的真相，原本是一面金，一面銀的，他們各只見了盾的一面，却自以為自己是對，別人是錯，枉是鬥了一場，各受重創。這個故事，指示我們這樣，兩人同時對於某一事的評斷，恰是相反，然而誰也不能說誰是「非」，這是因為兩人的立足點不同的緣故。然而這還是有「是」「非」的餘地，那是因為我們可以說兩人都是「是」的。還有根本懷疑「是」「非」的，最好讓我在莊子齊物論上抄一段來申說，他說：「辯也者，有不見者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

是也？而若舉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闇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證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止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吾與若與人，俱不能以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這一種是絕端反對有真「是」「非」的論調，因為各人有各人的「直覺意志」，我有我的「直覺意志」，你有你的「直覺意志」，他有他的「直覺意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自不能強他人的「直覺意志」來符合我的。這樣各方面的辯證，足徵「是」「非」沒有存在的確適餘地，那麼，輿論的根基也就根本動搖了。

就是積極的說，我們認許輿論有牠相當的價值，認許牠是社會上人民的公論，然而事實還是不住地暴露牠的乖謬，使我們不能不對輿論興起根本的懷疑。假如說得不客氣些，便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影」，試問這一種不分皂白，隨聲附和的輿論，又有甚價值？「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在這種荒謬膚淺的輿論裏，又冤屈了多少真僞？孟子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他的不肯

輕信輿論，這樣慎重處事，便是這種意思。輿論的利弊，總算粗枝大葉的講過了；底下再講輿論與革命的關係。

(二)輿論與革命 說到「革命」真是極時髦的名辭，這裏並不是我也喜歡湊熱鬧，硬要在說輿論的文字裏面插入一段革命的理论；確實，革命與輿論是有很大的關係在：

上面不是講過輿論是大多數的公(？)論，輿論是摧折個人的簡性，壓制個人的自由獨立精神麼？從這兩點看來，輿論和革命站在什麼樣子的地位，我們大概也可以明悉了。歷史上的記載告訴我們，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反對的，——也便是輿論所極反對的。這是因為大多數的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祇有極少數人，不滿於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者，便是社會所最忌的，輿論都罵他是「搗亂份子」，「擾亂治安」，「大逆不道」，同時便使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們開口，不許他們自由行動，不許他們……總之，施行種種的壓制，阻礙革命的成敗，摧殘新思想，新事業的發展。政治革命家如克倫威爾，華盛頓；社會革命家如羅素，哥爾棟，列寧；宗教革命家如釋迦牟尼，墨子，馬丁路德；科學，哲學革命家如哥白黎，達爾文，尼采，文藝革命家如羅丹，狄鐵芬，託爾斯泰；教育革命家如盧梭，不時不羅啓，泰果爾……當新創

奇立異，高喊革命的時候，殘酷的輿論，那一次不是不住地向他們攻擊，不是誣為「妖言惑衆」，便是罵稱「背道離經」，幸而他們的教方，不致於使他們在輿論的鐵蹄下面，一蹶不振，終能抵成功之域，奏凱旋之歌，那當然是萬幸的事，然而經不起挫折，終於失敗的無名革命家，正不知多少哩！所以輿論之於革命，的確是有很大的阻力。

（四）我們該怎樣去對付輿論 假如我們是不忍混噩噩，醉生夢死地過這一生，當然無論在發一句言論，或是做一件事業的時候，輿論便會光臨到我們身上來了。那末，「怎樣去對付輿論？」實在是值得我們預為討論的。在先，我們當先有一番反省的工夫，再拿這輿論來考察一下，看牠究竟是否有價值。假如反省的結果，覺得自己所發的言論，所幹的事業，的確錯了；而外來的輿論，委實是一種合理的真確的論評；那末，不消說，我們應當服膺這種輿論，而悔改自己的過錯。反之，設使自己的反省結果，所說的，所幹的，確是理直氣壯的；那麼，我們應當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幹下去。孟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焉；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真是極好的教訓。

試看一看我們中國，需改變，需革命的地方又怎樣多，這種改變革命的責任，都在我們青年的身上。而在這守舊頑固的社會中，假如你要改變革命起來，一定要遭到輿論的攻擊。

在這裏，我先引魯迅先生的幾句話，魯迅先生在挪拉走後怎樣會說過：「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本來無論什麼舊習慣，都具有一種很大的勢力，如果我們想改革牠，真要費重大的勞力纔行；不過我國的人們也未免太守舊了，其守舊之程度，可以說是高出著名守舊的英人十倍以上，所以『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

他的話說得一些也沒有過火，中國的確有一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的現象，但是我們決不能因為太難改變，而不想去改變牠，不能因為怕輿論的權威，就此糊糊塗塗和一般腐舊的份子妥協，不想革命。最可笑的是有等人明知世界「陸沉」，却要跟着「陸沉」，跟着墮落，這因為他不能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的緣故，易卜生在給他朋友（George Brandes）的信中說：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有时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重要，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的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所以我們對於輿論也是這樣，我們既認清了我們的目的，我們

便不問旁的一切，只望着目標幹下去，來充分發展我們自己的個性，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這樣，無論輿論拿怎樣的權威來加於我們身上，也奈何我們不得，而我們的志願，也終有伸張的一天，或許還可以看見一般的輿論，將改變了他們的言罵，轉來推崇我們哩！關於輿論的一切，講得也夠了，現在，就用我慣說的一句格言，來結束全篇罷！

「既實見以爲是，當置毀譽於度外。」——畢達哥拉斯。

▲中國哲理觀——「中」

匡世

偌大的文明古國——中國——牠的哲學思想，正好似莊嚴的深山幽谷，多麼複雜，多麼偉大！當然不是我微薄的小學者所能簡括說盡。但因一時讀書有感，故昧然從複雜偉大的哲理中提出一個「中」來，和大家討論討論，自知很多遺漏失當處，海內外明哲，如能賜以切實批評，更是作者的本意了。

中國哲學思想，是發源於北方——黃河流域——平原。因在這平原上宜耕宜牧，所以就產生出一種重實際生活的哲學思想。孔子固不必說，就是老莊楊墨輩也是這樣，總不外乎國家怎樣就可以太平，人民怎樣就可以安樂，個人怎樣就可以修身……總而言之，都是

實際的生活問題。到後來佛教道教的學說興起，雖漸漸兒也帶了些「出世的」色彩，但終於是極微薄而至多不過占一小部分的勢力罷了。所以中國哲學思想的中心，我敢大膽的給牠一個論斷，是重實際生活的。

在這重實際生活的哲學思想裏，因為受了種種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就發生了兩派極端的思想：一派是純粹「爲我」的消極主義；一派是純粹「利他」的過激主義。其實，這兩種主義，都是治國平天下的好方法，原沒有什麼「消極」「過極」的可言。今所以加以「消極」「過極」之諱號者，是因為「爲我」主義完全從自身着想，除自身外以都不去管。但也不去害他——換句話說：就是社會是各個「小我」的集合體。這各個「小我」如能「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們瓦上霜」的把自己顧好，那社會上自然無爭戰略後的禍害了。所以楊子說：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利他」主義——兼愛主義——是從「大我」上着想的。所以墨子曰：

聲聲只說：
視人之國，若己之國，……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只要有利於他國他人，則簡直可以把「小我」犧牲了。這兩派的思想，各太高玄太極端了，但都可想像而困於實行，而且「人性不同猶如面」在這「爲我」「利他」的極端思想，果能實行時，也難保不釀出可怕的危險來，因此一點，就產下直到今日而未變的「中」的哲理觀！「中」就是不左不右的意思。梁漱溟先生以爲凡事都求其調和得中的謂之「中」，實是不差！——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現在先要討論「何爲哲理觀。」因爲不明「何爲哲理觀」，決不能進而討論到「中」的哲理觀。要明白何爲哲理觀，先要知道哲學的定義。歷來對於哲學所下的定義，多不一致。我現在姑引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裏的定義來引證一下。他說：

凡研究人生的切要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文叫做哲學。

明乎哲學的定義，那麼「哲理觀」就是這種學問——思想——的內部解剖。而今所謂「中」的哲理觀，又是從那解剖中抽出來的一小部分。但不要看輕這一小部分的哲理。在中國哲學史上確占有重要的位置。

要知道「中」的哲理，實出於兩不相容的極端主義的調和的要求。「利他」「爲我」的思想，是壓迫下的反應，並不合乎真正的人情。孔子說：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這地的「中」就是：

「不偏之爲中……中者，天下之正道。」

的「中」「中」是沒有定體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隨時隨地，都有「中」的存在。大至治國平天下，小至修身養性，只要能得乎「中」，就無往不利了。所以孔子又說：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他以爲道之不行，道之不明，都是受了「有過不及」的打擊。所以愈加提倡這個「中」字去補救那種「有過不及」的流弊。朱熹解「中」字道：

中者，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

但要達到這平常之理而無有過不及的流弊，確是一件難事。所以免不了孔子有「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的嗟嘆！

雖然，中庸的道理，實難於行爲；可是這種思想確根深蒂固的種在我國民的腦子裏，直到現在還未能泯滅；也可以說中國的國民性也大半是受了這「中」的哲理的洗禮。我且

把他分做幾要點分述於下：

一、重天命 許多逆意的，失敗的事情，是免不了的；假使世事事都是遂意的，事事都是成功的，那還成個什麼世界呢？「失敗」「逆意」是奮鬥的興奮劑；「遂意」「成功」是苟安的麻醉藥。世界一切的光明文化，都是奮鬥的結晶。苟安是退化頹廢的原因！但是奮鬥，往往會引起許多無謂的爭執和走入意外的歧途。於是想出一個「天命」來安慰著自己一切成敗苦樂的事情，都逃不出天命的支配。能夠順着天命——即自然——去做事，就是中庸之道了。孔子說：

君子恢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這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已暗暗地寫着「天命」的意思了。又如：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平賤，行乎平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天命」是平易的，光明的；「徼幸」是艱險的，卑鄙的。所以當你貧賤的時候，就照貧賤的地位去做事；一方面勤耕力作，一方面修德養心；雖形式上是勞苦的，然精神上確是快

樂的；心靈上確是高明的。能夠做到這種地步，自然能受命於天啦！假使行不起貧賤，就去做强盜賊，終始給你微幸成功了，結果還是「必不得其死」的。所以「守分安命，順時聽天」就是中庸之道的一個標準範圍，同時也是達到這標準範圍的方法。到了孟子，他又更進一步的說：

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話，初看好像是天命有所專注的，其實不然，因為他自己就是主張「人皆可以爲堯舜」的，那麼，當然天命是一律平等的了。他現在這一番話，實是勉勵窮困的人們，教他們不要灰心，應當努力去奮鬥，自爲增益，上奮鬥的效力上，判別天命的厚薄！

二、重內心的自勵 內心是一切動作的動機。從行爲——動作——上去考量一個人的「真善」「真惡」是靠不住的，因爲行爲不過是內心中表現出來的最小部分，還有許多有了動機而沒有表現出來的隱藏在內心裏。所以要判別一個人的「真善」「真惡」不是就「行爲」上可以做到的工夫。是要從內心上去考察才行。但是「內心」是一個無影無跡的抽象名詞，如何能去考量牠呢？於是好容易在千思百慮中找出個「後天的內心」

中含有「先天的良心」的原則。雖然「內心」能夠征服「良心」，同時「良心」也有支配「內心」的可能。大學上說：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十目」「十手」就是指先天的「良心」，就是「良心」去監督內心所起的動機！所以欲求得「德參天地」和「配天」的功効，就當力求「良心」的表現，使後天的「內心」漸漸消滅，至於無形，因此又提出一個「誠」字來，表出「良心」的「力」與「象」。所以中庸上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從容中道，聖人也！

所以要做一個「人」，就得先盡「人道」，「人道」是什麼？就是根本於「天道」，也就是「誠」。怎樣做到「誠」呢？孔子求「誠」的方法是：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莫現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庸上有一段講「誠」的功効道：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都是推誠之道，致力於「中」的方法和大用，而且這種工夫做到了，可以有「先見之明」的效果，所謂「至誠如神」啦！

三、重保守 在這「中」的哲理中，「保守」居很大的勢力，把「進化論」來講，「保守」是他的仇敵。但是在這種哲理中能歷久時而不受淘汰的，究竟什麼道理呢？我們且看孔子的說話，他說：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弗失之」就是「保守」的意義啦。保守的什麼呢？就是「善」。這「善」怎麼得來的？就是從「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中得來的。這種保守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疑以求之，信以行之」的意思；也就是「假使我認爲這件事是可能的，是善的，是對的，是合乎中庸之道的。那麼，總要取信實的態度努力去做；千萬不要碰到釘子，就輕易失之。」孔子又說：

生於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這「古之道」就是「天地之道」，古今不易的「天經地義」，

「並不是狹義的「宜甲不宜乙，宜古不宜今」的道理。就如「仁義禮智」的四項美德，誰敢說古人是要的，今人是不要的？至多不過在名形上略為改動些罷了。所以孔子即刻所說的「古之道」是廣義的，普遍的。若說凡是「古之道」都是好的，都應當保守的。豈不是一劑足適履」了嗎？難道富於理智的孔子連到「取舍」的道理都不懂得嗎？只可恨歷代的腐儒俗士拿這「保守」專看作單純的「保守古道」，「保守」之前的一步取舍的手續——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及溫故而知新……——無形的抹煞；以致所研究的老是幾卷經書；所做的都是八股一類的東西，專去為孔孟註解。真是很可憐的！有人以為這是孔子一述而不作」一句話的流弊，或許是罷！

上面所述的三條，或許不止三條——是「中」的哲理之解剖。臨了我還要表明「中」的哲理，不是理想的玄學；是處處切合實際生活的方法論。所以句句都可行諸事實。而且愚夫愚婦都能行得的。所以是平民的，不是貴族的；和現在的許多徒發些空泛議論而無補於實際的哲學來比較，真不得不令人追想到「中」的哲理之偉大！假使能在這「中」的哲理中，大大的探索一下，真不知可以發見許多奇異新穎的倫理，好似探險希馬拉亞山巒一樣！

▲國的剖解

張承融

翻開全世界的史書，都是記載有國以來的事情；是國充滿空間的位置，佔了古今的時間，勢力實在不小。一時的人解剖一時的國，恐怕還有見不到錯誤之處，今我一箇出世幾廿年的人解剖這大軀殼，這長壽命的國，委實覺得困難；不過大着膽，鼓着勇氣，睜開我的眼睛，攪出我的腦海中思想來，嘗試一下吧！

A 國的略述

國的成因

原始的人民，沒有妬嫉的心，沒有殺戮的事，不知道什麼是自己，什麼是他人，一同採取食物，變得來大家共喫，隨處可以玩，可以休息；然而究竟知識缺欠，不知道分工合作，不免有得不着食物，大家受餓等事；於得想免除這等阻礙，快樂的思想發生，也就是國成立的原因。

2 初成立的國的情形

大眾成立的國的原因，既是為大眾利益的起見，當然沒有多數人養活少數人的道理，少數人佔據多數人的權利事情，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官僚平民及資本家無產階級的分別。

擊世界史來證明這些話：一則有點麻煩，二則我對於各國史不十分明瞭；只得舉中國以例其餘吧；禮記上載：『天子親耕，后親蠶，』什麼天子，后親耕，親蠶，不過是初成國的時候，大衆推出的委員，而委員須得與大衆一樣勞動的遺風。說到這一層，恐怕被不平等待遇慣了人們，有點疑惑；必定想，雖說勞動都是一樣，而享受上總要有點差異；不要疑慮，記得夏禹王卑宮室……麼？夏禹距初成立國的時候很遠，還是那樣，可見初成立國的時候，人們享受上並沒差異了。至於財產沒有少數人佔據，使多數人缺乏一層，更容易說明。我們讀過歷史的，沒有不承認泰以上是『井田』制的。『井田』制是什麼？就是土地公有，各人都得勞動，而耕種的地，又都相等。說到此處，又將有人打斷我的話頭說：『你說初立國的時候，人人都勞動，而所享受又都一樣，那『井田』制，有什麼微呀！呀！實呀！不是貢給官僚麼？不是有不勞動的麼？』哈哈！微助，實是距初成立國的時候很遠的夏商周時代情形；不是初成立國時情形，你何不想夏以上便沒有記載這種制度的呢！

3 國之組織之驟變

不料這成平世界，人們沒享受幾多時間，就被惡魔破壞了。他不想勞動，住好屋子，喫好食物，穿好衣服，又恐爲大衆所不容，於是擊這種一方面權利，利用人們的獸慾，去誘惑少數

的敗類，然究竟人們義務相等，權利相等的思想，深印在腦海，於是驅除他，唾棄他，而另舉委員。堯以上的君，動不動就被諸候——是當時一種委員——人民趕掉了，就是很好的例子。

4 官僚勢力之澎漲

人民雖屢次驅除，唾棄他們，無如惡魔破壞存心，一天多似一天，利用人們沒看清他們，混近人們內，宣傳他們的主義。人們驅除了一箇，反從人們驅除惡魔的隊中，出了許多惡魔，於是惡魔逐漸增加，培植黨羽，後來宓性公然宣布統率人們，指導人們，是他對於人民的義務，該享住好屋子，穿好衣服，喫好食物等等權利；也就是人們該以血汗供他們飲食，身體作他們的奴隸。人民起初雖也有反抗，但被他們的詭計壓服，於是他們大逞手段，殺少數反抗的，藉以恐嚇其餘，初成立國時，有顯明事可舉，夏禹塗山之會，因防風氏後至，就加死罪，也可見他們心腸之一斑了。

人們既出錢養活他們，他們整日無所事事，於是用這時間來設法使人們不得不聽他們的指使，不得不受他們壓制，不得不拏血汗換來的東西供給他們，供給他們的子孫，什麼命運，法律，兵丁，都是他們製出來用以驅使人們的，人民受慣這種驅使，漸漸也以卑自居；什麼「天王聖明，民罪當誅」一些奴隸的話，居然出諸口，不覺得羞恥。哦！幾千年來烏煙瘴氣，

慘淡無光的世界，已有許多人，在裏邊忍辱偷生，苦熬非人的生活，無怪近世紀明眼的——
——蒲魯東……——喊破喉嚨，犧牲性命，努力與惡魔幹哩！

B 國的罪惡

1 文化不發達

世界上權利義務是有限的，各人盡各人的義務，享各人的權利，便無問題；如果有些人不盡他們的義務，反享他們權利以外的權利，那就得其他的將權利讓給他們，替他們盡義務。有點知識的，誰不十二分不贊成呀！官僚……也知道這種道理，於是設法使人們不知道什麼是當盡的義務，當享的權利，他們好任意愚弄，任意橫行，那麼，頂好的法子就是使人們都沒知識，焚書呀！坑儒呀！學有專官呀！貴族教育呀！是這法子的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這法子的成績，結果弄得文化先生不敢旁若無人的在路上走，時常顧前瞻後，耽誤時間。

2 殺戮生活

官僚階級真是可恨：他們飲本國人的血汗，吃本國人的肉，奸淫本國的婦人……還滿不了他們的慾望，一定要到其他国家嘗新鮮滋味，其他國的官僚，也是這樣，於是他們的獸

慾衝突，各不相容，想見箇你死我活，却又不肯親自拿起槍決鬪，犧牲性命，於是拏什麼國亡則家不能存，亡國可恥呀！一些迷人藥撒徧世界，使得人們造戰具，研究戰術，打打殺殺，殺打殺得世界被血染徧，空間被屍骸填滿，傷臂呀！斷腿呀！殘廢不能謀生活呀！喪子的老夫婦呀！喪夫的年青婦女呀！喪父母的幼稚子女呀！國却置之不理；而愚昧的人們，反以凱旋戰勝自矜，咬爲沒良心的東西出力，傷殺了許多父老兄弟姊妹，不嫌丟醜，還於驕什麼呢？

3 貧富之懸殊

官僚們既得到不勞動而食的權利，遂想永久保存，於是募兵士，積極擴張他們的勢力，定法律，消極剷除人們反對的事情，還恐他們的子孫，沒有他們那樣剷削人民的手段，不得享受寄生蟲生活；便規定產財私有，除剷削人蓄爲己有外，遲使他的家族親戚，異想天開，去弄錢財，如各地屢次禁毒，平民不喫，不賣，猛然罪名來加，受罰，受刑，弄得坑家敗產。官僚的家族親屬，明喫，明賣，明種，反落得逍遙自在，大發財源；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有的飯子金，有的糟糠難飽，這不是國這個東西弄出來的麼？

4 社會擾亂

貧的既有不保生命的恐懼，便作盜賊，竊掠搶奪富者所有——劫掠貧者的——暫謀

生活。這又給寄生蟲弄了個好機會，使他們得藉口保護人民，更大招特招的招起丘八來了。人民擔負不起軍餉，譁變了搶人民；匪擾亂的不得了，國中收撫了他們，仍是間接劫掠人民。忽然兵變為匪，忽然匪變為兵。總之兵匪都是國養出來害人的東西。

國的害人真是難以說完，不過僅就顯而易見的說出來吧。

C 以後國之趨向

國這東西，既有這樣害人的罪惡，於是便有想改良牠，有想根本推翻牠……以我看將來必定變成人們無需補國，世界即人們補國。

▲環境之勢力

余耕夫

環境之勢力，影響於人生實大！我以為我們人生無論什麼事，都是受着環境的指使和束縛。換言之，即是不能離開環境而生活於此片刻之間。

孟子之所謂性善；荀子之所謂性惡；而楊子與告子，一則曰性亦善亦惡，一則曰性亦不善亦不惡，此上這幾個結論，果然有討論和研究的價值，但是在這討論和研究的未結果以前，假設一個斷論：孟子與荀子的話，都有不盡然者，因孟子與荀子的話，都已經是肯定的了；

惟楊子與告子，則似有懷疑的態度，不過似他這種主張，雖然屬於一種灰色的，騎牆派的，或者滑頭的，（？）然而我的主張，也略有幾分和他相類。最好我們說一句：『性，不善不惡，可善可惡。』當講這句話的時候，我也曾擱筆凝思，覺得膽兒太大了，肆口了，不過我相信自有我的理的，現在不是論性，可別寫下去吧。

小孩子，他們的肚裏飢餓，便號咷大哭以求飽，我們知道他們求食不得，也就有一種不合情理的表现。在這個時間內，自然我們不能以為他們的性便是惡的。因為我們覺得他們所以有那種不合情理的表现，並非他們的本原之性是如此，乃是受了飢餓的使命呀！反過來說：小孩子，他們的肚裏飢餓，假使行了這種不合情理的事而飽了，那末他們便恢復他們的嘻笑，開心，舞蹈，很有趣味地去做他們的遊嬉——此時他們若尋不得和他們遊嬉的朋友，那是他們雖為了他們的要求不到而懊喪——決不致於有若何不道德的行為發生，在這個時間內，却又不能說他們的性是善的，因為他們的性，又不是如此。乃是他們的肚裏飽了，束縛他們是如此。由上方的意義推闡下來，我們正可以下一個結論——肚飢與肚飽，便是他們的道德和不道德的環境，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知禮辱。』也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世界上的形形色色，成成敗敗，無不由環境的勢力所造成，環境逼着一切是這樣

做。環境是在四圍包圍着我們的身軀目之所觀耳之所聞鼻之所嗅以及各種的感觸……無一不在環境之例，而與環境相交接，亦無論何時何刻，都處之環境之中，（環境的意義）所以說：無論是誰，決不會有離開環境而實行孤獨生活的力量。

溯諸環境的功，是由多數的事物而組織。這事物是那事物的環境，而那事物亦即是這事物的環境，可是大家互相緣因的。譬如一張很精緻可愛的圖畫，紙是內中花紋的環境，花紋亦即是紙的環境，而各顏色又彼此互為環境，才能襯出他的美麗，呈到我們的眼簾裏來。

（環境的組織）

環境是有兩種極大的分別：（一）好的環境，（二）壞的環境，所謂好的環境，其能力是能夠造成我們一切底安全和快樂的生活；所謂壞的環境，其能力是能夠將我們一切底安全和快樂的生活，置之於危險的地位，既然有了這兩種極大的分別，故環境之勢力，得藉此實現，這就是影響於人生最大的問題。

環境有指使和束縛我們的力量，而我們又決無解脫環境去實行孤獨生活的可能，故我們一切不得不屈服於他底勢力之下。他的勢力比什麼都厲害些。如一爐熬紅的火，注之以鐵，不怕鐵怎樣堅硬，也要鎔化。古語說得好：「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

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倒是很可玩味的。

唉！環境之勢力呀！可是現今的世界愈弄愈糟了！世界上的人們，被他支配已經不知權入怎樣程度的一個黑暗地獄中去了？見了這醜態的世界，便要嘔吐到萬分。許多哲學界和社會學界，的是在那裏想補救人生的方法麼？誠然，我們是宵旰盼望着。可憐非短時間所能奏效。這一種很可悲傷的事，不僅中國爲然，不過中國比較底厲害些罷了。外國的社會組織，在下沒有經過西伯利亞鐵道，坐過太平洋輪船，確不敢信口雌黃，但據平日的觀察，確能獲得一部分的國民性。高談闊論，豈僅爲中國人。可驚呀！凡爾賽和約，不是和平聲浪中的一大運動麼？從大戰開始到終了，協約國曾鄭重宣言他們的戰爭目的，是爲了促進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保障自由，保障民族自決及民族獨立主義，當時他們更再三宣言說這次戰爭是人類末次的戰爭了。果然是一般可動聽的，蜜甜的。試看歐洲的局面怎樣？我們讀意大利尼蒂 *Franosco Nitti* 著的被反動勢力支配着的歐洲的論文，可知道歐洲的軍備，倒比大戰前增加了許多，波蘭等國，也居然一個大規模的大陸軍國了。法國怎樣待遇德國的一幕虐劇，已完全攝影在我們的心目中。似這種歐洲的局面，實係他們不得不然，這也是環境底結果。這種環境，也就是造成將來的大戰爭。克萊孟沙氏曾說：『平和條約，不過是繼續戰爭底

一種方法。」這話真不錯。我們再看日本：日本人，所以常常發生那麼不顧面皮而甘心墮落任人誹謗的事，亦是無可奈何中耳。他的疆域，僅區區三島；他的人口，却繼續增加；兼之有「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環境逼迫，故不得不抱侵略主義。他們的勢力，不能和別的強國作對，所以屢屢與中國挑撥。他們的教育，所以也就着重於殖民。我的朋友汪君之誠，去年自日本歸國告予云：「某小學教師，手執櫻桃對學生曰：『……汝等欲食這美味的櫻桃，必須要到中國，因為這是中國產的，所以將來要到中國去住家，把中國佔了來……』（櫻桃亦是侵略的環境）你看他們那種侵略教育，何等地害怕啊！何等地奸詐啊！我們爲了自身計（片面觀的話）當然是責他們底不該，但是也許他們是有不能不爾底環境逼迫他們行使這個。」

中國目今外方的環境，難道還敢謂是寬舒麼？爲什麼我們中國處這四鄰荆棘，大風大浪之中，還勿打量自己底安身計呢？因爲被內方底環境束縛，而將外方的環境棄之於不顧，一般軍閥和政府，似這麼跋扈糟塌着，早已內外揚名，回頭來，代他們設身處地一下，却是不得已而爲之。吳佩孚募兵；張作霖豈肯袖手觀望……張作霖擴張地盤，吳佩孚又豈肯引身相讓……再看那般議員老爺，居這萬倍於昔的生活程度，還加上了許多非理的應酬；那

般號爲民父母的人們，東鑽西營，喫得闊綽，穿得闊綽，怎的不爲五千元票價而賣身？怎的不手長心黑而被利祿所役。

邇來流氓日增，盜匪日熾，回憶臨城劫案，以及各處行刺綁票等事，多麼寒心！對於這批流氓盜匪，官廳方面何日不在那裏謀肅清之法，可是要問到今究竟能肅清不？我相信亦不過爾爾哩。既是人類，誰不思量做一個人上人？誰不愛生而惡死？到底他們要爲着目前的一條生路，良心也只是改變了！孟子曰：「……凶歲子弟多暴。」也便是這個道理。若果要真心驅民於善的，那末除掉「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以外，沒有旁的的方法，可使他們不做擾亂底生活。凡人受了生活上底壓迫，任便怎樣的制裁力大，終必除了做犯法的生活，便只有餓死於溝壑，又焉得不硬着頭皮流於流氓盜匪呢。所以在倫敦紐約提騎密布之下，也仍然還是有的。

再看吳佩孚早先多麼有志氣，見了日人屢次凌辱中國——聞云：中日戰爭時，日人彈擊某處匾額上「海不揚波」四字，將其中「不」字之一點擊沒，便以此爲紀念——卽立定圖報的氣概。試問他現在怎樣了？當章宗祥，陸宗輿做學生的時代，何嘗不熱心愛國，試問他的結果怎樣？還有一部分留學生當他在外國的時候，回看故國底情形，也就志昂氣清，抱

着潔白無瑕的思想，試問回國後怎樣？似這種一幕一幕變遷形成許多奇離怪狀的惡劇，也都是環境所造成的啊。

上方所述的，都是偏於壞的環境一面，現在我們且反過來講一下壞的環境，果然能夠造成許多壞的事，但是好的環境，亦未必一定能夠造成許多的好事。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我可以又說一句：『富室子弟多驕。』我們可以看富室子弟，吃不愁，穿不慮，而且還是山珍海錯，夏葛冬裘，畢竟是舒服適意。明仁孝皇后有言道：『怠惰恣肆，身之災也。』可是他們在這閑空的當兒，就生出好許無意識的動作，橫豎有錢，又何樂不爲，何惡不作，於是搓麻雀，打茶會，嫖妓女……肆無忌憚啦。中國地大物博，物產充盛，氣候溫煖，決非其他各國所能比擬，印度物產豐富，亦遠過於別國；所以兩國人民底衣食不用擔憂，所以早早結婚，行那芙蓉帳裏度春宵之樂，而各項工作亦於是乎怠惰下來了。（餘暇時，研究文學哲學等問題，所以茲兩者，可稱特長。）這也顯然是好的環境底結果。雖然，我們總不能承認好的環境與壞的環境底分量是相等。好的環境終是勝過壞的環境，克服壞的環境的一切的行動，不是一定是使人陷于壞的方面。我們在歷史上可以尋出許多的例來做我們的證據。

環境之勢力，不僅是上方底種種而已，抑且能鼓助長人們的知勇及喜怒哀樂等情。因

火着而盲跛可以在此萬急之中，互相扶助；羸弱之婦女，手無縛雞之力，更不能移步於十念里路之外，然而頃刻有禍難臨頭，也竟會赴湯蹈火，冒風櫛雨；李廣射石，能使箭沒，這皆爲一時之環境所逼迫的結果，又如春天地底桃紅柳綠，嬌鳥啼花，使我們精神都會快樂起來；看到山陵起伏，壁崖千尺，或江海中之狂瀾，我們的心靈也竟會如外景一樣地嚴重起來；此外如風雨蓊花秋瑟瑟，與草木皆兵之類，亦皆爲環境一幅一幅之變異而然。

環境之勢力，既然有那麼大的支配人生一切的魔力，那末我們應該要謹慎地審擇，或反過來支配他才好。昔孟母擇鄰處，何嘗不是審擇環境，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翟回車；他倆的事實，有無評論的價值，暫可不問，但是審擇的功夫，却不能不使人欽佩。古語說得好：『入於善則善；入於惡則惡。』又『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爲五色矣。』雖然，其語意淺近，但都是教訓我們，也就是醫治我們底一服百病安全散哩。

▲論中國私生子問題

——答夢君——

曹雪松

——原文載上海時事新報轉錄在北京順天時報，夢君駁我的見時事新報——

在死氣沈沈的中國的舊社會裏，向例，每一個新的問題出來，總要受衆人的攻擊，不過，此次我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中國私生子問題，却真出於意料之外，除了夢君一人，其餘非但沒有人來攻擊我，而且竟有少數的人來和我表同情——原文轉錄在北京順天時報，十三年四月份的論叢裏——這是多麼可喜，多麼可樂的一件事！然而，可喜可樂，也未嘗不是使我悵悵寡歡，悶悶不樂的一件事，因為我們要求無論什麼一件事的真理，必須要有許多人你吵我鬧，經過長時間的辯駁方能實現；若是寂寂無聲，那怕你有多麼大的理由，也沒有什麼影響的。

夢君那篇不能已于言的話，在旁人看來，是很羞辱我的；但在我却覺得榮幸非常！我要感謝夢君，我要十分竭誠地感謝夢君！因為假使沒有夢君那篇不能已于言的話，那末，我今天就再也沒有這勇氣來做這篇論中國私生子問題了。

說了幾句開場白，現在我要講到正文上來了。我以為夢君這篇駁我的文章，全屬誤會了我的意思；并且多是牽強附會，校外生節，節外生枝，有意來和我取鬧的。絲毫沒有討論「中國私生子問題」的性子在內，現在我且把夢君誤會的地方，一一答覆在下面：

(A) 夢君承認性慾是不可遏止的，到了性慾發動的時候，必須竭力設法滿足牠；可是舊社會不但不替青年男女設法，還要盡力的壓制着，於是那些青年男女不得不洩慾於不正當的性交，而所謂私生子問題產生了。可是不正當的性交，便可說是青年男女滿足性慾的安全工具了嗎？那末，爲什麼還要有正式結婚這種儀式存在呢？……這是夢君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的提倡私行性交，並非是爲滿足普天下青年男女之性慾，乃爲我們貴國極少數男女戀愛着，而因閉塞的社會頑固的家庭，種種的障礙，不能達到結婚目的的一種消極的辦法。因爲戀愛是靈肉一致的，一對戀人經過了若干時期的靈的愛，而不能達到這個肉的目的，其結果終免不了發癡，發狂，出家，自殺等事。「現在」我們要救濟他們發癡，發狂，出家，自殺等事，只有「暫時」提倡私行性交「比較」妥當一點，可是這「現在」，「暫時」，「比較」六個字，含有一種意義在內，夢君應當認清，這決不是長此以往的，更不是打破正式結婚這種儀式的。假使戀愛者能達到結婚的目的，那是最好沒有了，——當然不必私行性交了。

(B) 夢君說：當私行性交是消弭青年男女的痛苦和增進社會幸福的效力，而有提倡鼓吹的價值；但……公開後，……私的就是公的了，……所謂私生子的聰慧也就沒有了……

……徒使人類目下，與禽獸相近……這夢君更是誤會了！我且不來駁你——實不值得駁——請你再細細地體會體會我上文的「現在」、「暫時」、「比較」這六個字吧。——其實用不着六個字，有「暫時」二個字也儘夠了。

(C) 夢君說：性交的目的，大半是在洩慾，既許早婚，已有洩慾之機會，性慾一發動，便應結婚……這段話是全差了！性交的目的，是在洩慾嗎？是單求我們肉體上的快樂嗎？所謂「性交者之快感是大的虛誕」之柏拉圖的見解，我們總不至否認吧？又叔本華說：「人類個性之權能，沒有種族之權能大，所以個人當為種族之目的而活動，或不得不有所犧牲的時候，那個人就不能把他的精力用諸自己的本身；并且自然以到達其目的之手段：對於個人，叫他發生一種的迷想，因之叫他把事實上屬於種族之利益的事情，誤信為自己的利益，遂成他活動的動機，這種迷想，就是本能。本能於所有的時候，可以看作種族之官能，而這官能把種族需要的事項向意志去要求，結局遂使種族之目的，弄的好像個人之目的。」照這樣看來，性交的目的，那裏是在洩慾？那裏是單求個人肉體上的快樂？不過是「向着種族的職務，為被利己主義之假面的迷想所指導而活動的罷了。」夢君一味認它為洩慾的，未免眼光太小一些吧？「既許結婚」這句，可笑極了！真所謂「牛頭不對馬嘴」了！你想，既許

結婚，還用得着我做那篇中國私生子問題嗎？哈！夢君：原來你至今還沒有認清我這個題目呢！我這個題目是叫『中國私生子問題』現在請你睜開眼睛重來看一看，我這篇東西是爲戀愛者不能達結婚的目的而做的，決不是爲能結婚者在未結婚之前的性慾問題而做的。至于『性慾一發動，便應當結婚』更使我莫名其妙了！我問你：他們正因爲種種的關係，不能結婚；你怎樣叫他們性慾一發動，便應當結婚啊！我知道了！原來你是叫他們到別個世界去結婚，水晶宮做他們行結婚禮的大禮堂，碧波做他們的被褥，青雲做他們的羅帳，是嗎？假使是的，那末，我要代他們感謝你，感謝你的熱忱和美意；不過，我的良心却叫我忠告你一聲，叫我誠懇地忠告你一聲：他們也是「人」，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人」，輕視了他們的生命，就是輕視了我們自己的生命。

(D) 夢君以爲私合的男女，因爲要替社會增加優越分子，勢必朝此而暮彼，男的人人做狎客，女的人人流爲娼妓，再推論下去，正式結合的夫婦，因爲要得到優越的子女，也其勢不得不拋棄了舊偶，朝此暮彼去行那不正常的性交了……這是大錯而特錯了！我前時不是已告訴你過『兩性間發生了極濃摯的愛情，在生時永不變遷，永不破裂者』一條真操定義嗎？假使私合男女能一顧其貞操（諸君不要誤會我是強迫男女要守貞操的，須知我

之所謂貞操，不過是拏來限制限制一般愛情亂施的男女罷了。還能朝此而暮彼嗎？男的會人人做狎客，女的會人人做娼妓嗎？再推論下去，正式結合的夫婦——當然指有愛情的夫婦——一方面要替社會增加優越份子，自然是設法增加兩下的愛情——而一方面把貞操的觀念存諸心中，那末，還會拋棄了舊的，而朝此暮彼去營那不正當的性交嗎？縱然他們不和諧，——沒有愛情的夫婦——我相信，我深深地相信：只要他們能念及貞操兩個字，決計不會朝此暮彼去和那不相識的人去營性交，至多，也只會和他——或她——的愛人去營性交罷了。這一層，實在是夢君杞人憂天了。

(E) 夢君說戀愛是性交之因，也是性交之的，決非單在要產生新個體之目的。這真奇異極了！我且問你：一件事有了「因」，會沒有「果」嗎？難道天下的事物，能逃出這「因果律」嗎？比如把水煮過了沸度，它能不變為蒸氣嗎？我們栽了玫瑰花，經過相當的時期，它能不開花嗎？——也許不能開花，不過，它不能開花，必定有個「因」，如栽植不得法，灌溉不殷勤等，有了「因」，當然要有「果」！——這個不能開花，便是「果」——戀愛既然是性交之「因」，那末，產生新個體，當然是性交之「果」了。叔本華有一個極好的證據：『指導男子對於女子之選擇及愛慕心之最重要條件，就是年齡，年齡於大體雖是以自月經開始至月經

休止之期間爲有效，而最適當的時期，乃在十八歲至二十八歲。月經休止後之女子，決無奪男子魂魄之姿態，年齡相當，那雖沒有美的容貌，自然具備使異性醉心之一種魔力。否則縱有美的容貌，也不能誘起男子的愛戀，這明明白白是指導我們的目的，全然在於生殖能力，所以女子使異性麻醉之一種引力，由她的生殖有效時期之消滅而同時消滅。」這段話，多麼明顯而確切！我想夢君假使不套上「岸然道貌」的假面，總不至否認吧？夢君又謂性交若爲達生產之目的，那末，何必私合？難道正式結合不能生產嗎？——手邊沒有青光，夢君的辭句，我已有些忘掉；恕我只存其意。——這真可笑之極而又可笑之極了！我上文已再三說過：我作此文，是指不能正式結合者而言。假使能正式結合，又何必要我來多此一舉？更那裏用得着你費了寶貴的光陰來和我作此無謂的辯論呢？你又說：目的既然在生產，那末，他們生產出來的私生子，爲什麼要投在河裏，而不珍藏之？且又說：私合的目的是在洩慾，而私生子不過是意外的，不希望。前者我前時已詳細地告訴過你了，現爲節省篇幅起見，請你把我原文再去細讀一下。後者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理由；其實也是錯了。要曉得他們私合，是在無形中，不知不覺中，受了種族的驅使，洩慾不過是爲達其目的的一種副產物。叔本華有一個明確的引證，他說：「婦女在妊娠時代，發生的特殊的食慾，全是由於一定之時期供給胎

兒之必要而發生的，而有這種作用之食物，因為對於妊婦，竟成了她的欲望滿足之目標，這與男女為種族所驅使而性交的道理是一樣的。』並且我們常聞男女性交後的二分鐘內，往往覺得不大舒服，而同時且能起了一種懷喪之心，其實這時便是他們覺悟到受了種族的詐騙了。——這層實在是含有美妙深遠的哲理在內，也就是叔本華著的戀愛之哲理中的根本論點。我很希望夢君細細地研究一下才好。

總之：夢君是根本誤會了。須知我所說的一切，都是指現代社會中戀愛着不能結婚而言；而夢君却擊普通青年男女之性慾問題來駁我，這真是文不對題了。並且字裏行間，多是如村嫗般的謾罵之詞，我想無論是辯駁討論，青年人總不應有這種態度吧？然而却也難怪夢君看了這種邪端異說，無理非法的文章，心焉能忍？不過，我不曉得夢君倘若聽了汪精衛先生說的：『中國人把男女防閑看得這樣重，只有索性實行亂交，可以破破這固執的空氣，』和芝雲先生說的：『拳禽獸的戀愛來配到人的性慾，不要婚姻的儀式，取消夫婦的名義，今日甲女戀乙男，明日可戀丙男，有時百年夫婦到白頭，有時一日數易，沒有道德的束縛，沒有法律的限制，庶幾人的精神上減些痛苦，愛情上或可滿足，性慾問題或可解決』這許多話，夢君將憤怒到他們怎樣，謾罵到他們怎樣，唉！夢君呀！夢君要曉得，須要曉得：這些都不過是

久壓之下一時的反動，話雖未免過激一點，事雖千萬做不到；但也可藉此來破一破我們貴國人迂謬的思想。夢君呀！夢君呀！你別固執吧，你千萬別固執吧！你是一個青年，你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改造社會事業的一付千百斤重大的擔子，負在你左肩上，負在你右肩上。但是我們一二二人能有這許多力量負着這付重大的擔子望前進行嗎？我們對於那些可愛而又可憐的，沈溺在情海中的癡男怨女，是不是應當先把他們援助出來？然後再大家攜着手兒，齊着步伐，往這條荆棘叢生的改造的路上走去，夢君呀！夢君！我哀求你，應當本上帝好生之德，念彼輩生命之可憐，把彼輩快快極力救濟出來，共同支持此人間世。勿使人類社會事業，愈往而愈退步；社會一切組織，求諸我們良心而不安者，我們當聚集着許多青年，本着我們的神勇，一掃而廓清之。千萬別袖手看着那些可憐的青年男女，很悲慘的向死路上走去。你怕見嗎？他們有的握着尖刀，在那裏割斷喉管；有的握着菜刀，在那裏剝開肚子；有的用着手槍，彈穿了胸脯；有的打破了腦袋，白的腦汁在流着，紅的鮮血在沸着，還有的在橋上跳到河裏去，水面上起了許多的小浪花；還有的吊在高高的梁上，舌尖還伸在外面幾寸長。夢君！假使你是有良心的人，假使你是有志改造社會的人，你總不忍看到這些慘狀，你總應該聽了我這哀願吧！

我把答覆夢君的話寫完了，還要重復申明一句，就是：我之主張戀愛者私行性交，並不是性慾一發動使實行，乃是兩下經過時期靈的愛，到了不得已——不能結婚——那時候實行的。這一點，應當請夢君認明，也是應當請閱者諸君認明的。

▲歷史的文學觀念平議

沈炳彪

什麼叫做歷史的文學觀念？胡適之先生已說過：「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啓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爲真文學。」又說：「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我很贊成這個主張，我認定這個觀點是不错的。我爲什麼認定這個觀點是不错的呢？有兩種理由：

一、時代趨勢不同的關係。時代趨勢的不同，和歷史的文學，是發生密切的關係的。我們要曉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趨勢，這時代造成這時代的環境，那時代造成那時代的環境；這時代所造成的環境，與那時代所造成的環境，是完全不相同的。我們憑這一點，所以也可以說：（這好比是幾何學上的等量公理，雖沒有等量公理那樣嚴密，但也有幾分相似。）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文學因受了時代趨勢的影響，所以這時代有這時代的文學，那時代

有那時代的文學。這時代所造成的文學，與那時代所造成的文學也應該是不相同的。這話初說似乎太空泛，其實不然；請舉例以證明：司馬遷作史記——我們大家都曉得，司馬遷是一個大學問家，是人人所崇拜的，他的史記，是數千年來家絃戶誦，差不多沒有人不讀過，——可是他——司馬遷——在史記裏，所用的字，語氣，句調，並不抄襲尙書，尙書上「欽」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它的句調。司馬遷之所以不鈔襲尙書，不用尙書的字，語氣，句調，因為尙書的時代和司馬遷的時代的趨勢是不同的。司馬遷作史記是給當時人看的，所以一定要改作當時的白話，才合當時的潮流。這正因為時代趨勢不同的緣故。

二、人類思想變遷的關係 上面說過，時代趨勢的不同，和歷史的文學，是發生密切的關係的。可是人類思想的變遷，非特和歷史的文學是同樣的發生密切的關係，並且和時代的趨勢，也發生相互的作用。人類的思想，是隨時代趨勢而轉移的。這一期的思想，到了那一期，因受了環境的影響，時代的衝動，遂釀成劇烈的變化。文學更因思想的變遷，以致成爲歷史的文學。換句話說：人類思想變遷的結果，遂發生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此時代的文學與彼時代的文學，是完全不相同了。

觀察以上兩點，可知文學與時代的趨勢及思想的變遷，實在有密切的關係，決不容懷疑。吾人作文——作現代的文——雖不能不根據從前的古文，但決不能完全抄襲古文，否則就違背了文學進化的原理。頑固的古文家，往往反對這個觀念，他不明白文學的趨勢，更不曉得文學是什麼。所以他明明生在一千年之後，却要作起一千年以前的古文來；這還算懂得文學的趨勢嗎？胡適之先生說得好：「及白話之文體既興，語錄用於講壇，而小說傳於窮巷。當此之時，『今文』之趨勢已成，而明七子之徒，乃必欲反之於漢魏以上，則罪不容辭矣。」明前後七子，以摹擬古文為能事，生於明之世，而徧欲反之漢魏以上，這是大錯而特錯的！蔡元培先生也說：「施耐菴的水滸，曹雪芹的紅樓夢，都不模仿唐人小說，可是他的價值還是不錯。所以我們現在不必模仿古人，亦不必作那種圖案的文章。」這話很不錯！水滸紅樓夢之所以有價值，所以值得我們欣賞，所以能稱為文學，正因為他不模仿從前的小說，而且具有特別的膽力，能獨創一種合於當時潮流的文章。

總括起來，我們可得一結論：

文學因受時、趨勢的不同，和人類思想的變遷的影響，遂造成「歷史的文學」，吾人論文，皆宜以歷史的眼光觀察，以歷史的眼光研究，吾人生於今之世，應自創一種合於現代

潮流的文學，切不可完全模仿古文，抄襲古文。「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不行的。我們莫忘記曾滌生先生所說的這一句話：「文章與世變相因。」

▲文字革命

楊非

文字的用途是什麼？是藝術的裝飾麼？是文化的點綴麼？我說是的！可是，這只是在牠的偶及的所在，而牠的最大的，牠的本身的目的，是在記述言語！言語是傳達感情的工具。而文字就是轉述言語的記號，人的言語是有時間性的，牠決不能使今天的言語給明天的人聽得；而文字却是永久的，在幾千年的文字，今日的人也能看見。言語是限於空間的，牠決不能以這裏人的聲音，使在千百里以外的人聽得！而文字却是普遍的，在幾千里外的文字，這裏的人也能看見。反言之，倘然沒有文字，那末古代人的名言，風俗，人情，現在的人都不能知道了；倘然沒有文字，那末千百里外遠方的新聞，消息，現象，這裏的人都不能知道了，這裏，我們可以找到文字的目的——文字是記述言語，而用以流傳久遠的。

文字的目的，我們已經明白了，現在再來找找文字沿革的現象吧！

我國不曾有文字的時候，是韋結繩記事的——大結記大事，小結記小事。伏羲氏時，

就書八卦，這便是中國文字的起源了。但是八卦雖然比較結繩要好得多了，然而到底是很不完備的，不甚適用的。其後黃帝的史官倉頡氏，便依照了八卦的法子，而作鳥跡蟲書，就是看了獸蹄鳥跡而畫的象形字；於是文字就較完備了。自此以後，文字歷代有變遷，到了姬周之始，於是有六書，周宣王時代，有一個太史，名叫史籀的，照此省略了圖畫式的古文，而作大篆，秦統一天下，還嫌大篆太麻煩，寫起來太不便了，因此李斯、趙高等人，就省約了史籀的大篆，而作小篆，以便應用。但是，秦時官獄事務，非常繁多，篆文到底描畫起來是很困難的，始皇於是命程邈作隸書；於是文字更覺簡便了。當春秋列國時候，天下多事，急就作書，於是演成草書，直到漢朝史游的急就篇，才成爲草書之祖。到現在西洋文化輸入，而應求的智益識多；科學發達而事務益繁，於是有些人就想廢去正楷，而代以草書或行書，以便應用。還有些人像錢玄同等幾位先生，就更進一步着想，欲根本推翻漢字，而拿拼音的羅馬字母，或者注音字母來書寫了。以上是我國文字變遷的大概情形。致於詳細的非短篇可以包括那可不必要多述了。

再把西洋文字變遷的歷程說一說吧！西洋的古國有埃及（Egypt）和巴比倫（Babylonia）埃及的古文字，像中國一個樣子，也是像形的（Hieroglyphics 就是 Picture-

W. ting) 像畫圖一般的；譬如「日」字就像一個太陽，「月」字就像半月。巴比倫起始的文字，也是像形的，可是他們感到像形文字書寫的困難，因此他們漸漸地改良，慢慢地進步，而變成三角形的像木楔一樣的楔形文字 (Cuneiform writing)。腓尼基 (Phoenicia) 是出名的商業國，他的國民常常從埃及或者米素不達米亞 (Mesopotamia) 帶了許多東西到希臘 (Greece) 或者意大利 (Italy) 去貿易，因此前兩國的文化就被帶到後兩國裏來了。但是，他們在賬簿上記賬起來，用埃及原來的圖畫式的像形文字，很感不便，因此腓尼基人，便拿埃及的文字，會通而化簡單了，用這種簡體的文字當做併音的字母。遞嬗下來，由希臘文 (Greek) 拉丁文 (Latin) 變而為英法各國的文字。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文字的進化，實有四個時期——一，助記憶時期。像中國上古時以結繩記事，畫八卦等都是。二，圖畫時期，像中國古代和埃及的像形文字都是。三，標意時期。現在中國所寫的漢字，即屬此類。四，標音時期。西洋各國現代所寫的文字即是。

然而我國現在的標意文字，完備果然頗完備了，但我們感覺到使當麼，還是困難呢？我們拿那歐美標音的文字比較一下，我們感覺到那一種容易和便當，倘然熟知歐美文字的中國人，當然是毫無疑義地決定是他們的文字容易而且便當。他們的標音字，根本的字母

只有數十個，只要拿這數十個字母，錯綜相併，便成很多很多的字了；讀了出來，便和說話一般。所以他們本國人民讀本國的書報和雜誌，只須勞記了數十個基本字母，學會了併音方法，再受數年教育，便可以了。但是，中國的文字呢，只是保守着一個一個標意的方塊式的！

總計中國的文字十餘萬，而我們讀了十年有餘的書，還只認識了五六千個普通的字呢！中國愚民，充塞境內，果眞一方是由於教育不普及，但中國文字的難於記憶和書寫，也是一大原因呢！

但看書，閱報，寫信，增進智識，擴張見聞……，無一不需要文字的，所以文字必須要使人人能識能寫，才有其偉大的效用。要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能寫文字，那末有什麼法子麼？我說，當然是有的，就是要改良中國的文字，使之更趨簡單，更趨便利，更趨容易。老實說一句，就是要把中國原有的標意的字，改變爲標音的文字。

天下各種東西的進化，有二個一定的程序：——一是由簡而趨繁，一是由繁而趨簡。免強地說罷，那末，就是在所生效果方面，要使其繁大，在使用的工具方面，要使其簡小。在文字而論，也是同理的；在所代表的言語方面，是要使其繁多，在要使用牠時，就須求其簡便。

倘然我們認那使中國文字化爲標音的方法是對的，那末我們以後的文章，應該都用

注音符母來寫出來，同時，對於古代所值價的言論，也當翻爲白話，譯成標音字。那末，我們以後的中國人，只要認識了數十個注音符母，學會了拼音法子，便能識字，看報，讀書了。那豈不造成了現在的和將來的中華人民的幸福和利益了麼？

倘然有人以爲那個方法不對的，是謬誤的，那末他的意思，便是認爲把文字由繁化簡爲謬誤，同時他也不應當讀現在的方塊中國字，寫現在的方塊中國字！他應該去開倒車，他應該要念或寫倉頡造的象形文字才對！因爲現在這許多方塊文字，也是由古代的繁雜的化簡便的呢？

文字變遷之過程和歷史，早已告訴我們，文字是應該由繁化簡的，並且也告訴了我們，在現在這學術思想蒸蒸日上時候，我國的文字，是應由標意的化爲標音的了！

至於有人笑我這個主張爲模仿歐人，那是毫無一駁之價值的。因爲我們做事情時，應問牠怎樣才是有利益的，怎樣才是正當的？倘然這樣做是有利的，是正當的，那末即使是模仿也不妨，況且現在所有的國語字母，在唐時和尙守溫，早已有過三十六個這樣差不多的字音了，在清朝也早已有人提倡過呢。

還有些人恐怕國粹淪亡，那末我的辦法，是把國粹譯成注音符母的文字，第二步是不

盡廢除漢文，侍一般專家去研究牠。還有些人以為各地方言不同，所以標音文字未必適用，我說，標音文字并且能夠使全國言語統一！

西洋各國的學術正在激進着，我國始終因文字的艱澀困難而不能追着他們，現在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應該都要提起我們「文字革命」的旗幟，創造起我們淺易的新文字來！

更進一層來說罷，那末，全世界上的人，應該要有一種共同的文字。如若各國的國際間，始終沒有一種共用的文字，那末，各國彼此間感情的隔閡，意見的誤會，交換智識的困難，是始終不能消除的。

現在正盛倡着的世界語——即國際語，就是這國際間所共通的文字。我們因為要使各國人民的感情和洽，要使各國人民的意見明瞭，要使各國間的智識便於會通交換，所以世界語是急需的，是應該極力提倡的。

我設想，倘若各國人民，都能熟悉了世界語，而各國的所有一切雜誌書報都用了世界語，還有其他價值高貴的各國的書籍，也都譯成了世界語；那末，世界上一切的人們，就都能讀世界上一切的書報雜誌了；也能聽得懂世界上一切人民的言語了；這對於世人造了何

等大的幸福了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要文化易於發展，先要把文字化簡便起來，我們要文字化簡便，就應當做起我們文字革命的大事業來！

▲現在爲甚麼應該用語體文

張聿懋

自從胡適博士等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以來，語體文這三個字，便成功了一個很時髦的名詞。除去幾個風氣閉塞還保存中古風味的鄉村以外，現在幾乎沒一處不看見語體文的出現。

語體文在現在的社會上，既然這樣的流行，那麼一般智識階級的份子，當然已經澈底的了解了；但是按之實際，却又不然。我曾經遇到過許多從事於新文學運動的朋友，一問到他們這個問題時，他們却終只有滑稽而含糊地答覆我：

「現在爲甚麼應該用語體文？」這是我們的問句。

「哼！你這個時代的落伍者，連這一點都不曉得！現在是二十世紀了，所以當然應該用語體文！」這是我每個朋友的回答。

我真觸霉頭，非但得不到他們的正確的答覆，反而挨了一個落伍者的臭名。但是當我仔細一想時，却又覺得有幾分好笑：

「他們自己才真真是一些時代的落伍者呢！他們根本不是了解語體文的人，他們根本只是些「追隨驢尾的盲目的跟從者吧了！」

我一方面這樣的自己慰解；一方面却鼓起了從事於研究這個問題的興趣。直到現在，對於它才算有了一個小小的解決。

「現在為甚麼應該用語體文？」我們若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便非得先答覆下面這幾個問題不可：

- (一) 甚麼叫語體文？
 - (二) 語體文和文言文有些甚麼區別？
 - (三) 語體文在歷史上演進的程序怎樣？
 - (四) 語體文和文言文，到底那一種適應新時代的潮流？
- 我們暫且先把這四個問題，簡單地討論一下？
- (一) 甚麼叫語體文？ 我們如果要簡單地替它下一個定義，便可以這樣

將當代流行在社會上的語言，用忠實的态度，和明白淺顯的文字，把它照實地寫錄出來的文章，就叫語體文。

例如從前的詩經和楚辭，都適合這個條件，所以都是語體文。

(二)語體文和文言文有些甚麼區別？一般人往往這樣說：「文言和白話的區別很容！用之乎者也的就是文言文，用的嗎啊呀的就是白話文。」可是這幾句話，又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譬如從前的詩經和楚辭，我們如果要拿上面的標準去批評它的時候，我們簡直可以說它們都是文言文，因為我們只要隨手翻翻楚辭和詩經來一看，便可以找出許多類似之乎者也的字來，例如：

離騷末尾的兮字，天問末尾的之字。

大招末尾的只字，招魂末尾的些字。

詩經于旻篇末尾的之字。

木瓜篇末尾的也字，有狐篇末尾的矣字。

緇衣……等篇末尾的兮字，以及其他等等。

但是這許多字，在那時候的確和我們現在的嗎啊呀一樣，是一種流傳在社會上的

口語，不過因為年代久遠了，所以纔慢慢的變遷到現在這種口語的樣子，彷彿和從前截然不同了！

諸位若明白這個道理，便決不會因他們用之乎者也一類相類似的字眼兒，便說它不是語體文；正和將來的人，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用的嗎啊呀等字眼兒，便說我們用的是文言文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將來的語言，更要比現在進步——或許就是退步——的緣故。

由此，可知文言和白話的區別，決不是僅僅在乎這一點；那麼文言和白話的界別，究竟在那裏呢？我可以大胆地把它下一個定義說：

用傳統的文體來做文章的，就是文言文。

用近口語的文體來做文章的，就是語體文。

(三) 語體文在歷史上演進的程序怎樣？這問題我們如果仔細的考據起來，便可以知道在歷史上早就有兩羣人，用他們自己所慣用的文體來做文：一羣用傳統的文體，一羣用近口語的文體。若依上面那個界說來區別它的時候，前者就可以叫做文言文，後者就可以叫做語體文。這兩羣各自發展，有時也會彼此混合過，至於你禁止我，我禁止你的事情，在歷史上卻不曾有過。不過最古的時候「文」原為實用而起，所以那時的文全是近口語的，

即西漢初年，也還是如此。我們所謂的文言——和口語相隔的文體——還是賦體流行以後的產物，所以自東漢下迄中唐，都是用的文言文。唐以後，第一流作家——如詞家、曲家、小說家等——多能運用口語；即韓柳所主張的平文，也有點和口語相近，至於第二流以下，則依舊是用的文言文。這樣一直下來，直到民國初年，胡適博士等絕力的提倡文學革命以後，語體文才正式的確定了它的地位；而文言文就一蹶不振，懨懨待斃了！

(四) 語體文和文言文到底那一種適應新時代的潮流？這問題我可以先舉幾個例來說明它：

(a) 遠如歐西各國，各國最初的時候，也和我們中國一樣，是用那種晦澀艱深的拉丁文的，後來他們漸漸的覺悟了，於是纔改用現在所流行的這種樣子。

(d) 近如日本，日本在維新以前，也用的是文言文，維新以後，才改用了語體文，到現在，僅僅不過五六十年的工夫，而他們在文學上的進步，和維新以前比起來，已有天淵之別了！

由此，可以曉得語體文是文言文演進中的最後期產物，也就是適應新時代潮流的唯一文體！

綜合上面這四條答覆看起來，我們可以明白現在應該用語體文的緣故了！要是諸位還有點懷疑的說話，那末我可以再拿清末大詩人黃公度的幾句詩來解釋，並作為此篇的收稍：

「……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

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

▲儒墨兩家經濟政策之比較

沈熙亮

上古時代的經濟政策，是完全受倫理觀念所支配的；這時代的經濟思想，蓬蓬勃勃，儒家底勢力固然厲害得很，而墨家底精神和反對儒家而新創的論調，尤有研究的價值呢！現在我把這兩家的經濟政策，約略地分述出來：

古代的經濟政策，可說是「均產主義」，大別為兩派，一為有階級的均產主義，儒家主之；一為無階級的均產主義，墨家主之。

先說有階級的，當然以孔孟兩夫子為儒家底代表了。他們底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逐

漸改善這萬惡的社會。而極力反對老莊們底無政府主義的破壞主義。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他理想中有個大同均產社會，這就是他經濟政策底目的。他承認物質文明，故主張先富後教；欲富民，又恐因此造出貧富階級；故倡均產的主義以救濟之。他又說：「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用之者舒。」這是消費不可超過生產之說，可見他注重分配的地方了。孔子既不願有貧富階級的發生，所以當季康子患盜請問他的當兒，他便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見論語。這麼大地攻擊貪官污吏，痛恨聚斂之臣，而主薄斂節用。總之孔子底重要的目的，在乎那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至於孟子的經濟主張，可稱為保姆政策；他目睹當時的暴政橫行，民生憔悴，豪強兼併，黎庶破產這些紛亂的局勢；所以主張注重經濟的保姆政策。他底制產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放僻邪侈，無所不爲……」道正是說恆產的必要的名言！他底經濟說乃給民以一定的恆產，然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他勸齊宣王王天下，須先使民衆飽煖：「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頹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他繼承管子「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意思，以人民一般經濟上的安定，為社會政策的首步。他又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他底經濟政策這般主張干涉保護主義；故於國家賦稅便不極端的反對。他底經濟政策，除上述外，還有「分功」和物品價值依種類而定之說。綜之孟子主張先養後教，與孔子的先富後教是同道的。

現在要說到墨家底無階級的均產主義了。墨子尙兼愛，與儒家底有親疏之別者不同，他底理想中，有個兼愛的社會。他底經濟政策，完全是「實用主義」，重視地產民食，與孟子有相似處；他說：「當用之費，雖用無害；奢侈之費，於民無利有損，國必貧。」這樣提倡着「節用」，反對華美的衣食和高大的宮室：「衣服，適身和飢膚而足矣。錦繡文采靡曼之衣，比非云益煖之情也。殫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墨子要把天志為本，謀富及機會的均等，竭力地主張節葬，非樂——都從節用推闡而來。他反對儒家不信鬼神而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許多虛文儀節；應廢除形式上的虛文，去注重精神上的信仰；所以說儒家底厚葬有三大害處：一國家必貧，二人民必寡，三刑政必亂；並定理想的葬禮：「桐棺三尺，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

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無槨，死無服，爲三日之喪，而疾而服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至於非樂，他說樂是無利有弊的奢侈品，什麼鐘鼓琴瑟之聲，刻鏤文章之色，都不中民利，無補實事——是虧奪民財的奢侈品，應該一概廢除。我們要知道墨子主張「以自苦爲極」，因要「自苦」，故有這一種狹義的功用主義。不過孔子對於喪葬，却也戒過虛禮，說過盡哀；而墨子所提倡的葬禮，較爲中庸適當罷了。總而言之，墨子力述上下之當一致勤勞，以求國力充實；這種經濟政策，是無階級的均產主義，也可說是神意的勤儉主義。

▲「爲藝術的藝術」和「爲人生的藝術」

楊非

凡研究藝術的人，誰都知道歷來藝術家對於藝術有兩種意見：就是有些人主張藝術是因藝術的目的而產生的，有些人主張藝術是爲人生的目的而產生的；前者是「爲藝術的藝術」的一派，後者是「爲人生的藝術」的一派。

現在把牠們兩派的意見，簡略地介紹在後：

主張「爲藝術的藝術」的人，他們以爲藝術本身是有牠的特殊價值而獨立的。他們說：一切藝術都應當爲其本身而獨立存在，不和別的物題相關係，而對於現在破物質文明

所壓迫着的生活，更其應該取超然高視的態度。他們是想超越了現實的煩悶生活，而藏身於「藝術之宮」「象牙之塔」中的。

「爲人生的藝術」那派人却與之對立相持，他們是主張拿考察現實的人生，做藝術的目的。他們以爲，物質文明的結果，人人感受生活的壓迫，絕沒有優游現實上的餘地；所以藝術也不能不密接於現實生活。至於人生和藝術接近的程度，那就差不多到了凡社會上，宗教上，道德上，種種的一切問題，都要排在藝術上處置的光景了。

不過，我們應知道：藝術是人生的表現，藝術是社會的反映；更進一步說：藝術是申訴人生的情狀的，藝術是指導人生的進程的。沒有人生，藝術就根本不會發生；沒有社會的背景，藝術也就不能胚胎；沒有申訴人生的情狀的藝術，牠的價值不會偉大的；不能指導人生的進程的藝術，牠的效果，就不會特巨的。

藝術不能憑空而生，牠是社會的一切意識形態中的一種；而社會的一切意識形態，都是基於社會的基礎而產生的。所以，有人生然後有藝術的產生；有社會然後藝術及於完美的境地；藝術是不能離人生的，藝術是不能超社會的。

但是，藝術就是「爲」了「人生」而產生的麼？那也未免太卑視了藝術了，太把藝術

當做傳教的工具了。所以「爲人生的藝術」的主張，也較爲太偏激一些。

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藝術不是超越人生和社會的，但也不完全是爲了人生而特生的；藝術只是人生的表現，社會的反映，更進一步，便是申訴人生的情狀，指導人生的一樣東西。

文學是藝術中最完美的一種；所以我們既然談及了藝術，就應把牠範圍中最完美的一種——文學來談談。

文學，同時和藝術一樣，也分了兩派，就是純藝術的文學，和人生的文學兩種。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是古典主義（Classicism）最盛行的時代；這些文學作品，都是因襲的，保守的，技巧的，形式的；他們只在詞句上面堆砌，而實際是一些也沒有意思的。到十九世紀初，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出來主張自由，天真，主張過純感情的放縱不羈的生活；於是在歐洲就掀起了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洪濤。浪漫主義是專重於人類自然的情緒的，是恣意於空想的，是建造空中樓閣的。這兩種主義，雖然有極端相反的地方，可是他們只以藝術當作人生的娛樂則是相同的，他們都可以稱爲「爲藝術的藝術」的一派。

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法蘭西有小說家左拉（Emile Zola）首先倡導，於是自然主義

(Naturalist) 大興。他是接觸人生的，他是主張描寫日常的平凡的生活的，他表現出了人生的醜惡的悲慘的現狀。到了現在，新浪漫主義 (New romanticism) 大盛了，他也是寫社會上必然有的或能發生情形，他超過了現在的情境而寫出將來要發生的事情。這兩派雖然有一些不同之處，可是他們都是「爲人生的藝術」的一派。

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自然主義和新浪漫主義正勃興着，這是爲什麼？這完全因爲近代的人，大都已經覺悟；文學是不能離人生超社會的，文學是人生的表現，是社會的反映的緣故。

不過，文學的內質，是需要華美的，是需要熱情的；而創作的時候，也不要爲了某種目的，是應該要「無所爲」才好。倘然沒有華美的熱情的內質，那末根本就不成爲文學了；倘然創作時專爲了勸世行道的目的，那末不如去做一部聖經或者禮法子書了！

「無所爲」的創作，是文學家忠實的表现；因爲不忠實的作品，不得稱爲文學，所以「無所爲」這個條件是很重要的。

但是，創作時更當要注意一個條件：就是對於人生的社會的現實情狀，是應該要極忠實地極真直地表現出來！我們要表現出牠們的醜惡之點，罪過之處，痛苦的地方……至於

其所及的影響，那可以慢一點顧到；這作品備具了這些條件之後，那末無論其影響如何惡劣，創作者也可以不負整個兒的責任。這就是說：如果作家寫的實在是試類管中顯微鏡下的人生或社會，那末，無論牠引起社會上怎樣的不安，文學家不必分任其責，因為那些誨盜誨淫的責任完全是由社會制度，或者社會管理者造出來的！同時，那文學家並且有「懲姦發伏」的功勞呢！

英國小說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曾寫了一部獄中記，把英國監獄慘酷的形状，完全全真實地暴露出來了，而其影響所及是什麼呢？是英國政府看見了那書之後，就把監獄的情形改善了。那不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了麼？

所以，文學是不能脫離人生，超越社會的，但也不是爲了傳道說教而產生的；牠是爲了要表現人生遭遇的一切狀況——痛苦，愁悲，煩悶——，爲了要暴露社會中所有的一切情景——醜惡，慘酷，惡劣……等而產生的；同時，牠就闡明了人生的真義，牠就告訴了社會的實情，牠就指導人們向那一處走才是完美的正當的道路，牠就明示了人們向那一處走是要墮落的失望的死之國！

以是附帶說的關於文學方面的兩派意見，和我們對於文學應取的态度和手段。雖

然說得似乎太長了一些，但是文學是藝術中最完美的一種，所以不能不說得詳細一些的。研究藝術的同志們！我們再不必張起什麼「爲藝術的藝術」和「爲人生的藝術」的旗幟了！我們所要求的藝術是要表現人生的狀況，暴露社會的情景，而且是指導人生，明示人生的創造！

▲所謂革命的文學

薛繼蘇

文學的佔領區域本就極其廣泛；但自來文學界之表現，却捨了愛與美而無他，那種文學所能給與我們的歡喜，只是一種靡靡之音。縱或有些風雷雨電，破釜沉舟之概，也不過是無目的的爆發，無熱情的澎湃，一時魯莽的衝動而已。他們雖然盡力的想彌縫想像與現實中間的裂縫，但想像與現實却愈分離，他們沒有一往直前的勇氣，沒有表現自己的雄心；他們只想畫餅充飢，只是無聲的吶喊，盲目的前進！

在這兒我們便可以看出革命的文學偉大處來了！革命的文學，是以革命的情熱爲基調，文學只是表現革命的工具；他不再是躲在藝術之王宮裏的了。他要走向十字街頭，憑着最高度的熱情，最緊張的振動來表現自己的偉大，表現世界的偉大；有如狂風之掃蕩一切！

惡魔之宰殺一切！就是到了海立雲垂，天翻地覆；他還覺得只有自己表現的才是最偉大的藝術，他從革命的高潮中淘湧出來，他從深沉地反動中流露出來。他漠視愛與美的光輝，他漠視一切的一切，唯一的職志僅只是在表現藝術，表現人生，表現自己，表現世界，表現革命的偉大來。換句話說，他是生活與藝術緊抱在一起的整體，他是想像與現實綜合在一起的結晶。

照這樣說：那末，革命的文學，不是成了一種足以打倒一切的超越的文學嗎？而打倒一切的超越文學，便是革命的文學；我說：是不是？

不，不是這樣的意思！

革命的文學雖然是俯視一切而又表現一切的藝術，但牠的自身，是沒却階級性的。所謂革命的文學者，只不過是代表某時代的一種文學上的主潮而已。他是人類最坦白最忠實的供狀，他啓示着未來的光輝；反映着這時代的真實性；他的偉大處所便在此。

▲中國之純粹文學的研究

沙 霖

(一) 總論

- (一) 小說
- (二) 詩歌
- (三) 戲劇
- (四) 餘音
- (五) (一)

什麼是純粹文學 「文學」的定義很廣，而各人的界說各有不同，我不願在本文裏來高論文學的定義。我們祇要明白，「文學」(Literature)有廣狹兩種意義：廣義來說，凡哲學、論理學、政治學、天文學……都叫做「文學」——就是「文的科學」；狹義來說，就是表現和批評人生的作品，有想像感情，而合於藝術組織的東西——這就是所謂「純粹文學」(Pure Literature)了。

究竟「純粹文學」是些什麼呢？就是「小說」(Novel)、「詩歌」(Poetry)和「戲劇」(Drama)。

純粹文學的特質和功能 我很喜歡讀文學（指純粹文學下同）的作品。我以為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將和不毛的沙漠一樣地乾枯，荒涼，悽慘，瘡痍，和單調！

良好的小說，是富有暗示性，為激發思想的源泉；很好的詩歌，得安慰人的悲哀，與人以快慰，有情感的戲劇，是最高尚的文學，更容易感人而能改造社會。這就是文學的特質和功。能。還有

(A)文學是情感的產物與滋養品。文學作品是情感的結晶，沒有情感的文字，就不能謂之文學。人類是情感的動物，而這種情感常常要從內心發出，文學就是人類發泄情感的工具；所以情感要藉文學作品發泄和寄託，供我們一種精神的滋養。我們往往看了一篇小說，一首詩歌，或一幕戲劇，就搖着頭，拍着手，有時看了笑，有時看了哭，有時歎氣，有時稱讚，那是為什麼？因為精神上受了愉快——雖然是哭，是歎氣，結果還是痛快。所以我們研究文學，就如給了我們一種補汁。

(B)文學是寂寞悲哀的慰藉。我們要得到寂寞和悲哀的「安慰」，就要去讀文學作品，寫文學作品。因為文學常常很和氣地賜給我們「慰藉」，而伴我們的孤寂。常見垂頭喪氣的人，走進圖書館，却面現笑容的走出館門；而文人的悲哀，會從他們最親之友——筆——的口唇吐出，以求其心靈的快慰。

(C)引起新的希望和勇氣。文學作品，可以鼓勵那失望者的精神，使柔弱的心靈增

加勇氣，去作有爲的事業，從萎靡不振的道中，引入愉快活潑的航線，從黑暗的地方，引上光明的正道！

(D)開發思想 文學作品，是天才和心智成功的出產。讀了，可以把我們的思路擴大，思想因之而發達，因感受得興味，材料多了，自然而然的會寫會作；一方面增我們的智慧，一方面養成純正的思想。

(E)能改造社會 小說，詩歌，戲劇，雖然是敘一件事，寫一篇感想，但是是具有暗示性的。那種暗示性，往往在無形之中，可以深深印入人的腦海裏，暗射時事，暗寫社會黑幕或品行的墮落，都足以爲改造社會風俗習慣的暗示。讀者往往得到很好的教訓，所以文學也是改造社會的工具。

(F)有美的特質 大凡研究文學的人，誰也知道文學是一種美術，有美的特質。而人的天性好美，文學作品，可以供給人們一種美的需要。文學要把人們的思想美化，使人得著和諧的生活。而要國家和平，世界和平，也必須要具有美化思想——就是要受文學之美的薰陶！

怎樣研究小說 我們要研究小說，先要把我國過去小說的歷史大略看一看，然後再評論怎樣去賞鑑，怎樣去批評，和怎樣去作小說。我現且分開來說。

中國小說史略 我所要研究的小說，是有文學的意味，那種無價值的，或者是次要的，因為時間有限。這裏祇好略而不道，特在此預先聲明一下。

我們知道，各時代的思想不同，文學不同，所以各時代小說都有特長。

中國的最早小說，要算是秦以前變相的寓言小說——莊子列子韓非子呂覽和漢以前的變相記實小說——左傳史記諸書。除這些而外，還還有山海經穆天子傳竹書紀年燕外傳……這些都不是小說的體裁，而很有小說的意味，所以我也認牠們為小說。

漢時的小說，除上面說的外，有世說新語，這是漢末時所作，記的是軼事瑣語，尤有小說的意味。（後人仿牠的人很多：唐有王方慶續世說新語，宋有王楙唐語林，明有何良俊何氏語林和李紹文，明史說新語等書，清有吳肅公明語林和李清的女世說；就是到現在還有人仿作，如易宗變的新世說）還有許多書相傳為漢人所做，其實不像，如東方朔的神異經和十洲記，都是鬼怪離奇，滑稽的東方朔恐怕不見得如此誕謔，所以恐怕是晉時文人做的，但是兩書都像訪的山海經；還有班固的漢武帝故事和漢武帝內傳，也不像班固真書，也不是

漢詩作的。

唐時的小說很發達，但是好的不很多，大約是小說萌芽的時期。如牛僧孺之玄怪錄（現亡），太平廣記引三十三篇，可以見其大概。蘇鸞的杜陽雜編，張說的虬髯客傳——這都是唐時的幾篇傳奇體好小說。

宋時雜記小說很盛，也是章回小說發生的時代。有（李昉等的）太平廣記唐記（此書材料很豐富，可惜已散亡）。吳淑作有江淮異人錄，很詭怪，宋樂史作綠珠傳及楊太真外傳（今訛爲唐人作）。有隋遺錄，文筆明麗，還有山海記一書，後人多改增，他如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大宋宣和遺事，前者就是西遊記的取材處，後者就是水滸的取材書。

到元朝末，就有一部很好的小說——施耐庵的水滸傳。這部小說同歷史很有關係，是一部很好的俠義社會歷史的小說，取材於宣和遺事。他的主旨，在描寫政府的腐敗，官逼民反，描寫得多麼高妙！所以有人把他同左傳，史記相比，還要高明，那雖未免過分，但也可見世人的推重牠了！

元末明初有羅貫中（有人說是施耐庵的門生）作三國志演義，這部書在歷史之外，有許多小說材料，牠的魔力很大，現在還流傳着，胡適之說：「讀千篇古文，不如讀一篇三國」

演義」還有隋唐演義及三平妖傳，這三書現在都流行著。

明之神魔小說有西遊記（楊吉和）是世界神話小說的「首屈一指」之作品。因為神話小說在文學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他的主旨在「談諧滑稽」，而更適宜於兒童文學，我們看寫豬八戒是多麼的有趣！胡適之評西遊記說：「西遊記妙處，在荒唐而有情思，談諧而有壯意。」封神傳也是其中的一部。金瓶梅和水滸，西遊記稱為三大奇書，是一部言情小說。今古奇觀是喻世的選本，現在也還流行。元初到明末，是白話小說最盛的時代。

清朝有蒲松齡之聊齋志異，描寫委曲，世人很重視牠。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確一的好諷刺小說，描寫人物的手筆，好似有名的畫家。李汝珍的鏡花緣，是一部提倡女權的作品，在幾百年前，已有了提倡女權的人，如果他生在現在，對於「婦女解放運動」，「婦女參政運動」一定有很大的幫助呀。不獨如此，裏面還有關於學術方面：如詩歌，書畫，音韻，生物等學問，真是不可不讀的小說。俠義小說有三俠義，施公案，彭公案等。清末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和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視之怪現狀兩部譴責小說。

末了，再來談談我國第一部好小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傑作，這部書是人人知道的。牠是一部很好的言情小說和社會小說，他的主旨在描寫駱修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並且

具有玄理和歷史的氣味。他的內容繁華富麗，纏綿悱惻，描寫逼真，悲歡離合，並且打破團圓迷。俞平伯在他的紅樓夢辯裏說得好：「紅樓夢的好處，在細而不膩，巧而不碎，膩而不粘，流而不滑，平淡而不覺乏味，蕩佚而不覺其過火。」

近來的小說，比從前的短，這因為潮流如此，現在人的時間很寶貴，事情很多，報章雜誌中常常找到很好的作品，專集也很多。好的如魯迅的徬徨和吶喊，都達夫的迷羊和全集，冰心女士的超人，葉紹鈞的隔膜，火災，城中，王統照的一葉和春雨之夜等，張資平倪貽德都沫若等的創作集……等。現在的社會狀況，同從前不同，所以作風也變了。

賞鑒精神 「賞鑒精神」是研究小說的主力，我們賞鑒一種作品，要從兩方面著手：

(A) 質的方面：一篇文學作品的實質，就是情感為思想。情感為文學的靈魂，一篇文章無情感，就如一個人失落了靈性；一篇作品的思想，就如腦筋之在人身的一樣重要。我們要知道他的材料是否新穎，情感是否動人，全要看人的欣賞力如何。

(B) 美的方面：文學作品之美的表現，就是文字的表现，我們要看他的描摹，構造，布局，遣詞。當我們欣賞的時候，同時要注意他的文字，方才感受到美感，感受到快樂。

批評精神 我們研究小說，除去賞鑒外，常要具有「批評的精神。」我們中國的文學

家和研究文學的人，對於批評都不注意，認為可有可無。近來的學者，才發現了錯這種觀念的錯誤，而也以爲批評精神是研究文學的一種要素。

(A) 爲什麼要批評 作家所說的，寫的，不一定是不錯的；如果沒有人來批評，那麼讀者將隨作家墮入暗途，於讀者很有關係。所以批評者的任務是：

(1) 糾正作家的趨向；

(2) 警告讀者不要隨作家墮入歧途。

在這兒往往有人起了一層誤會，說批評是專去尋人的錯處的，是毀謗人的。誠然批評者是要找出作者的錯處，但並不是毀謗他的任務，也是要將他內心生活沈湎於作品的優美中，以靈快之感盡量的發揮出作者潛伏著的優點。——因爲作品潛伏的優點，讀者不見得都找得出。

(B) 我們所希望的批評家 我們要知道批評並不是一件易事！不是隨意寫幾句的。如果隨便亂寫，讀者就要上當。所以我們所希望的批評家，要先有真實賞鑑的本領。於一篇作品能真正了解，真正認識以後，批評才有價值，才不致「指鹿爲馬」，才不致鬧大笑話。

批評者在客觀上必須採取有條理的科學鑑別法，來批評文學作品；在主觀上要細心

玩味，找出一篇作品的特點來。

小說的考證 雖然有人講「文學作品」不應有考證的手續。可是考證對於賞鑑上却毫無妨礙，而且考證可以增加欣賞的力量。我們考證要從作家作品兩方面著手：

(A) 作家方面 我們研究作品，不可不明白作家的狀況，倘若不明白，對於他的作品，往往要誤解，我們要研究作家的：

(1) 人生觀和作風；

(2) 生世和環境；

(3) 思想派別。

(1) 作者的人生觀和作風：作者的人生觀，就是作者的哲學。——作品所寫出的人生問題和宇宙問題。我們要明白一篇作品的真諦，作者的人生觀，怎可以不研究呢？

各人的人生觀不同，作風也就各異，所以作品也不同。——作風就是用自己的生世觀寫出來的作品。如曹雪芹偏於「情」，施耐庵偏於「義」，李汝珍偏於「婦女問題」，有些寫「樂」，有些寫「哀」，有諷刺的，有滑稽的，（如西遊記）所以作風不可不看清楚。

(2) 生世和環境：作品是因作者生世環境如何而異。作品是悲哀的，或甜蜜的，是富

貴的，或貧窮的，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生世和環境。我們從各方面——不獨是作品裏——研究他的生世和環境。就如我們從作品中，可以知道曹雪芹是個文人，詩人，多情的人，從歷史上可以知道他是富家子弟，先富後貧，祖宗曾做過大官的。

(3) 思想派別：作者的思想，包括作品的全部，我們要明白作品，就要明白作者的思想派別，或是「自然派」，或是「浪漫派」等。

(B) 作品方面：

(1) 文字和文法：我們從文字上找到字的用法，如紅樓夢上的「的」「底」「地」三字用法及筆法。從字面上可以考證作品的意味，如紅樓夢上的，以「賈氏」代「曹氏」，因為「賈」諧音「假」，言非真姓；「賈」「曹」兩字相近，所以紅樓夢是自傳。

(2) 決定作者和年代：作品裏的文筆，可以知道作品是一個人做的，或幾個人做的，我們看到紅樓夢後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是兩人做的，就是因文筆不同。我們看到前八十回寫晴雯之死是多麼高妙！後四十回寫林黛玉之死是多麼平淡不如！我們於是考證出後四十回為高鶻所作。從作品裏也考得出年代。

(3) 風俗習慣：作品裏所序的事，都是那時的風俗習慣，所以我看了作品，就明瞭那

時風俗怎樣，習慣又是怎樣，做我們研究歷史和社會學的幫助。

小說作法 研究小說的方法已經說過，我們要去研究怎樣作小說。

有人認為「文無定法」，所以他們教人要創作，只要把已成的作品仔細去讀，仔細去玩味，自然能理會，自然能作文，這不過是一種抽象的方法，却不是具體的方法。

(A) 內容方面：內容方面，就是一篇作品的材料。作者對於構思要慎重，想像要豐富。最好用自然的思想情感來作材料。我們當凝思時，要注意下列幾點：

(1) 腦筋要甯靜周到；

(2) 心地要開闊；

(3) 精神要煥發。

——這樣才有很好的作品作出來；不然，就要流於「敷衍」，「蕪雜」，「無神」。

(B) 結構方面：意思想好了，然後再把材料剪裁一番，規畫一回，再動筆。在動筆以先

要：

(1) 通盤的籌畫；

(2) 把材料分析；

(3) 把精彩處集中。

(C) 美的方面 然後就要描寫了。描寫不外情景人事。各時代情景人事不同。隨時而變遷的，切切不可摹仿前人的作品，要自出心裁的去描寫。

(1) 描寫不可太過火，因為太過火，情感反而不易流露；

(2) 描寫要樸質，不然，就要流於浮濫靡麗，華而不實。

我關於小說的話，即盡於此，總括起來說：我們要

(1) 整理及研究已成的小說；

(2) 提倡文學的批評；

(3) 開闢一條新小說的路。

(三)

詩歌在文學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小說裏所不能描寫的神味，可以在詩歌裏泄出。

詩歌意義 詩完全是內心的情感的表現，而情感自然的流露，詩歌的特色。觀察的細密，理想的曲折，自然而毫沒有勉強的作品就是詩歌，是天性的表現，而有音樂意味的。

詩歌史略 我國最古的詩歌，要推詩經，詩經是古代詩歌的總集，要研究漢以前的詩

歌，非研究詩經不可，他是一部完整古代的詩歌集。有「神的」，有「民謠」，有「抒情的」，人民的心理，風俗，都可從那裏研究出。所以要研究歷史和古代文學，不可不研究詩經……研究詩經却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詩經大都是「四言詩」，四言詩自春秋以後就衰落，後來變爲七言詩，如甯戚飯牛歌，孔子臨河歌和獲麟歌，伯牙水仙操，荆軻易水歌。後來有「五言詩」及「樂府」之創作。五言詩枚乘始作。他如卓文君的白頭吟，蘇武李陵的河梁詠別，他們的詩「意長神遠」，音和調適，可以稱「五言」的始祖。自漢武帝以後，詩道寢衰，只有韋玄成自勅詩和班婕妤怨歌很好。「七言詩」如班固東都賦詩。魏朝有曹植做得好詩。晉末陶淵明的詩，冲穆澹遠，妙在自然，還有三謝——謝莊，謝朓，謝惠連——的詩，也很妙。梁朝的路德廷作小兒詩，妙極。唐之詩爲最特色，很盛。詩家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李白世尊爲「詩仙」，因爲他的詩才，飄逸如神仙，高妙清逸；杜甫世稱爲「詩聖」，因爲他的詩涵渾汪洋，千態萬狀；白居易的詩和杜甫差不多。他們的詩，都是寫實體，爲自然的文學（*Natural Literature*）深厚麗密，平易近人。韓愈的詩歌，另成一種風格。後來的詩，漸漸「開倒車」了。宋時的詩人最好的要推蘇軾，黃庭堅等，雖不及杜，李，然氣格也不凡。元明詞曲最盛，做好了。詩的不多，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都能詩；乾嘉以後有袁翁，沈三大家——袁枚，翁同龢，沈德潛。

到了現在，舊詩不很興盛，有新詩流行，詩體大大的解放，胡適之是發揚新詩最有力量的人。現在只求打破一切的束縛，求情感的流露。如胡適之，康白情，周作人，冰心女士，徐志摩，聞一多，朱湘，傅斯年，俞平伯都是近代新詩人，都作得很好的新詩。

詩歌作法 新詩舊詩的作法都是一樣，除了新詩的「解放」而外，我們要作詩，必須要有（1）豐富的情感（2）藝術的修養。不然，不能成爲好詩。

要特別注意的是

（1）韻要用得自然；不然，到不如不用。我們看白居易的賣炭翁：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是多麼自然！

（2）不要用陳套語和典故，因爲有形式而沒有精神，外貌好看，而神虧缺；有時甚而用得「驢頭不對馬嘴」，自己有才力何不自作新辭？我們看杜甫的石壕吏：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夜久語聲絕，如聞

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一個典不用，是多麼的工力！是多麼有神的寫實詩！

（3）須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具體的詩才是好詩！就是具有抽象的材料，也

要用具體的方法（就如石壕吏）

（4）要用自然的情感，就是有話說才說話，不然就如胡適之說的「爲文造情」就是「無病而呻」了。

（四）

戲劇於社會的進步很有關係；是高尚的文學，總合的藝術。戲劇對於社會改造，思想灌輸很重要。中國的戲劇並不發達，因爲人都以爲是一件不關重要的事，並且很輕視他。

現在戲劇的變遷，有下列幾種趨向：

（1）文字淺近易懂；

（2）和歌舞爲一事；

（3）有很短很好的獨幕劇；

（4）劇本裏都含有社會問題。

近來有些藝術家，編出歌舞劇，爲戲劇界放一光彩，是一個好現象。

中國的編戲的人，都不考察能否適用於劇場，是否動人，是否有益於觀衆。我們作戲劇時當注意。

(1) 演戲的時間有限；

(2) 演者看者精力有限；

(3) 看者時間有限；

(4) 設備是否困難。

所以編劇本的人，不可不下一列條件；不然徒勞而無功：

(1) 動作要活潑真切；

(2) 情節要動人；

(3) 要含有藝術意味；

(4) 至少要含有一個社會問題。

最好的劇本，必須有下列步驟：

(1) 序說 (2) 糾葛 (3) 危機 (4) 說明 (5) 結末。

歸不多感人興趣，必具有下列的三點之一：

(1) 生的煩悶；

(2) 性的壓迫；

(3) 死的恐怖。

光線和布景都要適合。

中國古時是重「歌舞」一變而為戲優；再變為演故事兼滑稽的戲；由說而變成唱的歌；而現在仍沒有改良，毫沒有進步！我國的戲劇既如此的幼稚，如是沉悶而社會上又不能缺乏戲劇，所以還得努力改進！

研究詩歌，戲劇，也如研究小說一樣，不可缺乏批評的精神。

(五)

我所說的，因為時間關係，很不完全，一定有很多的錯處，可是我却大胆的寫出來了。

我要使我國的文學，在世界的學術上佔有鞏固的地位，我國的藝術，在文藝水平線之上！

我們對於古文學，固然要保存，對於新文學，更加要努力創造！

感受智識不足的我呀！踴躍徬徨的青年呀！智識階級是許我們到的，只要我們有腦子，我們有思想，只要本大無畏的精神，張著革命的旗幟，鼓著勇氣，靠著毅力，不灰心，不悲觀，終能達到我們希望達到的目的！

(本篇所參考的書目)(1)魚迅中國小說史略(2)胡適文存(3)俞平伯紅樓夢辭(4)王夢曾中國文學史(5)蔣瑞藻小說考證等等——作者附誌)

▲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異同

金玉子

近來十多年裏頭，我們中國有兩種大革命；一種是文學革命，一種是政治革命，什麼叫文學革命？就是從文言改爲白話。什麼叫政治革命？就是從專制改爲共和。這兩種革命現在時世的人除沒有知識的，都知道，都明白，但是問他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異同在那裏？他回答說：『異的，疑了一回，又說同的。』問他究竟同呢？還是異呢？他是不開口了。若再問他爲什麼同？爲什麼異？這是更難了。時今我來決斷，說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確實有同的地方與異的地方。種種的原因，分列在下面：(一)先說異的地方，再說同的地方。)

異的地方有三處

(一)名稱上的不同 文學是學術的一種，政治是制度的一種。文學革命，就是學術的變遷，政治革命，就是制度的變遷。國家的學術，是代表人民的思想。國家的制度，是代表人民的行爲。思想在裏，行爲在外。裏與外不同，爲此兩種革命相異。

(二) 戰爭上的不同。文學革命戰爭的利器，不過一寸長的一枝筆，在紙上與對敵奮鬥，所犧牲的，不過腦力罷了。若是政治革命，要費過如林的槍，如雨的彈，流出血不知道幾許，犧牲的性命，也不知道幾許。如此看起來，一是無形的戰爭，一是有形的戰爭。有與無不同，為此兩種革命相異。

(三) 成功上的不同。文學革命，起義的人物，是含有教育思想的，響應的不過是學界，農工商是不與分，官僚是反對的。政治革命，起義的人物，是含有政治思想的，然而贊成的，有學界官僚商人工人如此多，人多成功自然快，人少成功自然慢。快慢不同，為此兩種革命相異。

同的地方有三處

(一) 物理的循環。世界上的物事，有舊的必定有新的，從新的變成舊的，從舊的改成新，是天理的循環。文學與政治是也有循環的，如幾千年前的新文學，新政治，到現在自然不合；有現在的新文學，新政治，現在的新文學，新政治，到將來自然不合；有將來的文學，新政治，文學與政治，所以有革命，是一樣的。

(二) 人類的進化。人類的文化，有進沒有退的；若有退就是不進。文學與政治，都是包

日之主人翁也，國家之安危繫之，人民之幸福亦繫之，苟學生而不負其責，則謀國之富強者亦難矣。我國今當內亂未已，外患迭至之秋，憂國志士，莫不惴惴，盡曰國危矣！國亡矣！嗚呼！徒知言危，徒知言亡，亦果曷救哉！且惟知國之危，而不知其所以危，惟知國之亡，而不知其所以亡，杞憂徒切，而不知挽救之策，於是而國乃真危矣，而國乃真亡矣。然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學生為社會之中堅，其救國責任，當更有重於匹夫而無可逃避者也。然學生救國之道亦多端矣，力學不輟，兀兀窮年，學有專長，儲為他日救國之用。振興實業焉，提倡國貨焉，改革不良之政治焉，發明新異之出品焉，凡百舉動，皆端有賴於學生，此力學所以促造國家之文明也。提倡尚武，日而淬之，月而勵之，使人人體魄健全，而又曉之以戰術，盾以利器，雖不能無敵於天下，而武力既振，國威自張，足杜外覲，此尚武所以挽柔靡之風也。惜乎今之學生，往往因國事而罷課，一奮即餒，而泄沓如故，究於國是何補哉？故吾願學生之救國，毋徒焦而思也，蹊而慮也，亦抱之以熱誠而已，持之以堅忍而已。

▲廢除奴僕論

茅雅琴

我國往昔貧苦之人，往往以生計艱難，或鬻自身，或售子女，為餬口之計，而凡中產以上

者，咸投資畜奴，供驅使之用。投書一立，萬劫不復，爲之配成家室，世世相傳，任憑呼喚，莫敢抗違。雖有聰明挺秀之子，亦以出身微賤，謹供愚笨主人之指使，忍受殘暴主人之凌辱，而莫可如何，永無出頭之一日。此奴僕制度之所由起也。然天之人，生也同，予以五官百體，同賦以良知良能，十月懷胎，三年乳哺，同受父母之深恩；九州一系，四億同胞，誰非義皇之後裔？爲一時之貧富，而十世百世千萬世，以主僕名義，束縛自由，常非仁人所忍爲者。况滄海桑田，盈虛無常，往往家道中落，門戶寔衰，而寄生者實繁有徒；偶遇婚喪喜戚，或歲時伏臘，則食客盈庭，討賞靡已，拒之則失主人體面，應之則苦財用匱乏，對付乏術，困苦奚如，卽祖宗多蓄，餘蔭可託，無經濟竭蹶之虞，有僮婢侍從之樂；而天賦機能，以不用而廢弛，久而久之，遇事則怠，用心者畏，甚至宴起寡出，幾同廢人，則蓄奴之弊，小之傷財，大之害身，是豈智者之事哉。且夫今日之時代，非階級之時代也。階級時代，業與佃遇，則業尊而佃卑；官與民遇，則官貴而民賤；士與農遇，則士重而農輕；今也不然，業佃平等，官民平權，士農平位，凡不平等之待遇，雖國際間之條約，尙當一律取消，况處同一政府下之民衆，尙容不平等之規約之存在，而有主僕之分乎？故爲主人者，當打消主人觀念，自動解放其僕；爲奴僕者，當掃除僕人故態，自動脫離其主，各享自由平等之福也。

丹朱商均論

陳 澧

智者與尤智者較，則智者劣而尤智者勝。賢者與尤賢者遇，則賢者絀而尤賢者強。智者非不智也，然不若尤智者之智耳。賢者非不賢也，然不若尤賢者之賢耳。不若尤智者之智，故見其劣。不若尤賢者之賢，故見其絀。丹朱商均非孟子所謂不肖者乎？人皆以不肖爲二人，惜使二人而果肖也，則堯舜亦何至以天下相讓哉！余謂不然，孟子之所謂不肖，蓋以二人之智之賢不若堯舜耳。然吾觀當日人才，自舜而外，疇克如堯之賢。自禹而外，疇克如舜之賢。使丹朱之父非堯，商均之父非舜，其爲之父者，第如商之武丁，周之成王，則朱均非儼然一肖子乎！惟父爲堯舜，朱均始覺其不肖。而舜之德適肖乎堯，禹之德適肖乎舜，故天下不歸朱均而歸舜禹，所謂「智者與尤智者較，則智者劣。賢者與尤賢者遇，則賢者絀也。」皎日出而晨星不光，震雷鳴而洪鐘絕響。朱均亦不幸而爲堯舜子，而與舜禹相值耳，或謂朱均果賢且智，堯舜何爲以天下與人乎？吾度堯之心，蓋以洪水之患未平，生民之居未定，不欲以中材之主而君之。必使舜禹爲君，轉生民得登於衽席之上。且以天下公之天下，而不爲子孫萬世之計。此聖人至公無我之心，較乎恆俗高出萬萬也！使堯舜以天下爲其囊中物，傳位朱均，亦固其所。舜

禹雖賢，無如之何也。乃以朱均之賢，而堯舜不與以天下；以天下之大，而朱均甘讓之舜禹。堯舜既沒，朱均以天子之子，北面臣舜禹，不聞有爭奪之事。吾益歎二人賢爲不可及矣。嗚呼！堯舜傳賢，公也；二人能承父志，孝也；以至孝之人，乃謂其不肖乎？如朱均者，殆可與伯夷並美矣。

▲微子去殷論

胡宗望

記曰：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號泣隨之，同性之親，誼關君臣，諫而不聽，豈特號泣已哉，其有存亡與共之義在乎。故箕子曰：爲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比干曰：君有過，不死爭，則民何罪。此二子者，皆效死不去，明存亡與共之義也，而微子獨去，何哉？欲自全其身耶，抑託於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耶？然微子紂庶兄，以手足之親，則不忍去。以國家之貴，則不屑去。以宗廟之重，人民之望，則尤不敢去，乃不以此念，一囚一戮，聽之箕比，而飄然遠遁，是必有深意存於其間矣。微子之心，以爲殷命已終，挽回無從去，天下亡，不去，天下亦亡，不去而囚戮以死，所守誠正。去而宗祀以延，計豈不長乎？嗚呼！微子，箕子，比干，之三人，易地則皆然。後世人臣視微子之去而效之，有微子之志則可，無微子之志則恥。

▲晏子不死君難論

許漢儒

昔趙盾不討桃園之賊，董狐書之，以爲盾弑其君，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史公譏之，以爲見義不爲，余謂斯二者事異勢殊，未可以一概而論也。何則？趙盾以驟諫靈公之故，靈公不悅，伏甲將殺，盾遂亡匿，未幾，趙穿卽攻靈公於桃園而殺之，則趙穿之殺靈公，趙盾與聞其謀，亦未可知，故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誠所謂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也。若晏子之不死君難，原自不同。試問莊公之死，爲社稷死乎？莊公之亡，爲社稷亡乎？若爲社稷死則當死之，爲社稷亡則當亡之。乃淫於崔氏之家，而死於花月之下，是天之假手於崔杼，以大警奸淫者也。彼晏子安得而遽死之哉？且晏子之不死君難，非偷生惜死也，非忍辱而茹恥也，蓋將留其身以有待也。與其殺身無益，適足增羞，何如苦忍一時，以待將來，此晏子之隱衷，而未嘗明言者也。彼史公遽以見義不爲譏之，不亦謬哉？然則晏子果無罪乎？曰：是又不然，晏子身爲齊相，知莊公之淫於崔氏，應早竭力諫諍，化莊公淫亂之心，消崔杼桀驁之氣，以銷患於未然，弭亂於未形，坐視莊公之荒淫，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待其死於崔氏之手，而始枕尸股而泣，不已晚乎！此則晏子之罪，無可寬宥者也。若謂其見義不爲，則是遺其所當責，而責其所不當責，豈足以服晏子之心哉。

我國近日之勞資，成爲政治上之一大難題。自國民革命軍蒞滬之後，因集會自由，故滬上各工廠，各商店，皆有工會之組織。假使事端，羣起罷工，奔走呼號，開蕩度日，迨有圓滿之解決，方始復工。其最大原因，惟在要求改良待遇，增加薪水而已。夫當今米珠薪桂，生活日高，工友或有數口之家，固多度日困難，第因加薪而罷工，斯誠大誤矣。夫股東之於夥友，固宜薪水從豐，待遇從厚，而彼工友，盍不爲股東徐省耶？當此年荒兵禍，苛稅籌餉，民間已自羅雀掘鼠，食則尙有難飽，衣則尙有難暖，故日用一切，可省則省，可儉則儉，因此市上購買之客，不免裹足，而各街店肆，大受影響，一日之收入，大爲減色，而每日之支出，不能減少，由是收入不能過於支出，日月虧本，以無餘利加薪。而今日之工友，祇善於自利著想，不顧股東之能力能勝任與否，以罷工爲惟一妙計，相持竟至數十日，甚或搗毀器具，毆辱執事，以致股東灰心，廠肆因而倒閉，工友因之無門受俸，無所工作，遂此游民日衆，盜劫日多。又彼等少一日之工作，卽少一日之出品，我國實業不振，船品充斥，利權外溢，不可計數。苟又加以似此工潮，於實業上亦受無窮之害，故我國之供不應求也宜矣。噫！是則勞資問題之難判也明矣。然論者有曰：近日因勞資而所起風潮，皆工友之咎，非股東之罪也。或者又曰：此事可歸咎於股東，殆非盡工友之不明也。余皆以爲不然，夫工友之欲加薪也，實由於生活程度之日高，故求股東厚待，

庶期度日之稍易也，工友實無罪也。殊不知爲股東者，則因年歲凶荒，顧主裹足，既無獲利之可望，尙有虧本之艱於維持，不卽倒閉，已爲十分勉顏面，豈有餘力再事加薪。故股東亦無過也。夫然則工友既無罪，股東又無過，如此重大問題，無可判決，既無判決，則一任其紛紛擾擾，將工商停頓，市面當條，禍延國家，害罹庶民乎？其心忍乎？計惟在當局者解決之，首當減低米價耳。夫米爲人民之天，一日不可或缺者也。米貴則百貨隨漲，生活遂艱，工人所獲微祿，爲其身家之度日，誠覺艱困，急通令全國，凡有出口私運者，罪無赦，囤積居奇者，罪無赦，罪一二入，以救千百萬人，是真所謂救民水火也。嗚呼？善政在人行，問今誰是能行此善政者。

▲論國家教育與國民教育之關係

袁桂吟

茫茫大千，河山縈帶。萬國糾紛，國有國勢，國有國情，國有國性，國有國史，國有國之教育。以各國論，國勢異，國情異，國性異，國史異，故國之教育亦異。以一國論，則同一國勢，同一國情，同一國性，同一國史，教國民宜乎同一之教育。教育同，則國民之熟於國勢也同，適應國情也同，保存國性也同，延綿國史，繼往開來，以保持國脈於永久也同。論平日，則同心協力，滋養生息，攘往熙來，以服務國家。論戰事，則同聲同氣，忠誠健全，一鼓破敵，以保衛國家。而其所以同

心協力，同聲同氣者，以國民受同一之國家教育。然若國民教育各異，不受同一國家教育，則國民之同一之習慣，同一之精神，同一之政見，將見一盤散沙，各立一幟，喧嚷擾攘，國將不國，以其不同而即乏同一之組織，其流弊殆不可縷計也。故各國之於教育，窮思竭勞，以發展其國家教育，提倡獎勵，以擴張其國家教育，窮日盡明，夙興夜寐，以思解決其國家教育上之問題。國內之國家教育，既已求其盡善盡美，又復鷹瞵虎視，行文化之侵略，以施國家教育於他國，破壞他國之國家教育，無形間使他國國民，不受固有之國家教育，致亡其固有之國勢，忘其固有之國情，忘其固有之國性，忘其固有之國史，浸假而同化矣。論平日，則不能服務固有之國家，而服務於非固有之國家，論戰事，則不能保衛其固有之國家，而服從於非固有之國家。是固文化侵略之教育，不折一兵，不費一彈，不耗如許之軍餉，不須和平之決裂，一弦誦間，而已汨沒他國矣。被侵略者，已如病入膏肓，回天無力，束手而之，可不懼哉！嗚呼！英美之學校，已徧及吾華土矣。國民之受非國家教育者，已歷有年矣。吾人宜如何急起直追，收回教育主權，使國家教育，悉由國家支配。一般人民，皆能熟於國勢，適應國情，保存國性，延綿國史，以維持國脈於無窮哉。果爾，則我炎帝子孫，不致化作盎格魯撒克遜種，莽莽神州，渺渺江河，庶永為吾人有也，是在吾人之好自為之耳。

▲論愛國與愛家之關係

袁桂吟

家人骨肉之親也，不得不愛家。吾生於父而育於母者也，不得不愛家。由總角而成人，皆寄託於家者也，尤不得不愛家。何爲其然也？以家愛我也，家愛我，故虧家以益我，衣我，食我，撫我，教育我，析家之貲，得家之養，望我爲有價值，有學識，有供獻於世界之青年，嗚呼！家之愛我，何如耶？故吾愛家，高其牆垣，防賊之虧吾家，利其刀劍，防盜之虧吾家，愛家之義，固已盡於此乎？則末也，牆垣不足以限猖獗之寇，刀劍不足以禦百萬之甲兵。猖獗之寇，百萬之甲兵，不臨於吾家者，以國存也，故不可以不愛國。何爲其然也？以國愛家者，以家愛我也。國愛家，故設軍備以禦敵而保家，立法紀以防他人之滋擾而安家，德教育辦實業，以滿家之希望，使我有親愛而安樂之家。嗚呼！國之愛家，何如耶？故家人宜愛國，從軍疆場，以防他國之虧吾國。振興國貨，以禦他國之虧吾國，納稅之充國用，教育子女，以維國本，除暴以愛國，守法以尊國，盡愛國之義務，斯可矣。噫！使吾無家，則無以衣我，食我，撫我，教育我，將爲環境所制，而填於溝壑矣。使吾無國，則無以保吾家，安吾家，滿足吾家，將爲亡國之奴，而吾家爲他家所掠奪滋擾，而不能倖存，而我豈不與無家等耶？國不存，家必喪，家既喪，我亦亡，國愛家，家愛我，故我不得不

愛家。我欲愛吾家，故不得不先愛吾國。愛吾國，即所以愛吾家。

▲上海華界與租界之比較

范 瑋

上海爲全國大商埠之一，繁華爲全國冠，中有華界租界之分。租界者，租於外國者也，其繁華甚於華界，且各種公共之設備，與華界相較，真有天淵之別。略述如下：

一 路政，華界之道路，用小石砌成，狹小異常，下雨後，各車來往，泥漿四濺，行人每感不便。租界則寬闊異常，用柏油澆成者，中覺平坦，雖間有細石砌成者，而較之華界，平坦多矣。

二 衛生，華界之衛生，不甚講究，最顯者在街道上，電車上以及各種公共場所，痰涕滿地，屎糞觸目。而租界則清潔異常，就夏天之蒼蠅一項而言，亦較華界爲少，可以證也。

三 商業，華界之商業，在全國則可首屈一指，與租界較，則自嘆勿如。租界之商業，繁盛異常，中國最大之公司，爲先施、永安、新新、最大書局，爲商務中華世界等，皆設於租界。

四 房屋，華界房屋之劣，可稱不及鄉下之茅屋，如去年唐灣小菜場及品芳樓之慘劇，可爲明證。租界之房屋，則壯麗宏偉，大都爲水門汀及大理石所造成，坍塌之事，無所聞也。

以上皆爲華界與租界之比較，而華界依我個人眼光觀之，一無優點可言。租界則優點

百出，而外人與我國之辦事能力，可見一般矣。

▲提倡國貨之必要及其方法

石蕭樓

世界交通日便，人類欲望日增，經濟自給之說，不可得而言矣。然而經濟自主，則為政治獨立之先決條件，營之私人，衣食之需，仰給於人，則此人之意思行為，斷無完全自主之權，國家亦然。埃及以外債亡國，其明證也。嘗觀民國十四年之關稅統計，吾國常為入超之國，而其數量之增加，頗有與年並進之勢，苟無他種勢力，阻此潮流，則十年後入超之額，將令人聞而却步，窮其弊，勢不至外債纍纍為第二埃及不止，今朝野言政之士，每謂民窮財盡，國脈垂亡，束手咨嗟，一籌莫展。不知人不患病，而患營衛之不充。國不患貧，而患漏卮之不塞。民不患負擔之過重，而患利得之不豐。吾國如欲長此萎靡銷沉，則亦已耳，否則救亡之道，非羣策羣力，提倡堅牢結實之國貨不可。果能使國貨暢銷，則製作之工場日多，失業游民，各有收容之所，而人民之利得，亦必緣之而豐。由是地無棄貨，人無棄材，國計民生，庶幾其有豈乎？天以吾國人口之衆，物產之富，本提倡國貨之堅毅精神，作抵制外貨之澈底運動，何患不轉貧為富，轉危為安。所惜者十數年來，人人知提倡國貨之必要，而販者購者仍羣趨於舶來之品，如蟻附

羶，不可制止，詢其故，則曰：國貨質劣而價昂，不及外貨質美而價賤。此二足者，幾幾爲全國人口頭之語。然吾謂審美觀念，當由製作者自爲提倡，而物價貴賤之故，則非國家代課不可。茲就管見所及，略述於左。

(1) 對外須力爭關稅自主，溯自外貨入境，國貨銷路漸滯，其原因雖有種種，而關稅不能自主，實爲主因。何也？英美等國，入口貨抽稅之多，超乎出口稅兩倍以上，故外貨入境，成本大而銷場少，而出口貨則反是。一因機械出品，時間經濟，耗費無多。二因抽稅有限，運費低減，成本輕則銷路廣。乃反觀我國，關稅之權，操縱於他人之手，入少出多，國貨停滯，洋貨暢銷，亦自然之果也。今欲從事提倡，舍關稅自主，其道末由。特不知關稅會議，其結果又將何如耶？

(2) 對內須力求運輸便利，國貨之價，恆較外貨爲昂，推其故，由於手工之遲滯者半，而由於運費之浩繁者亦半。例如北方之豆麥皮毛，南方之絲棉稻米，皆我國出產大宗，製造之良好原料也。然而地隔咫尺，價同天壤，欲求推銷異地，誰其能之。爲今之計，當先廣佈路網，使內地大埠，貫成一氣，則運費減而資本輕，不待提倡，人自樂用之矣。

以上所述，皆釜底抽薪，根本治療之策。良以我國本非無貨，貨亦非不堪用，所不能與外貨爭者，廉之一字耳。苟自今減其權貨之率，利其運貨之途，則價廉之基礎既立，吾知利之所

在趨者若驚，雖有大力，莫之能阻，惡在商戰之術，中外人果不相及耶，質之高明，於意云何。

▲文學與時代

袁桂吟

一刹那間，莫非變機。恆河沙數，莫非變率。舊者更新，新者更新，物象皆然，文亦如斯。自古至今，文隨時變，時隨文變。以歐洲論，則由古典而理想，而浪漫，而自變，而寫實，而象徵。以中國論，則由歌謠而辭賦，而駢文，而散文，而唐詩，而宋詞，而元曲。時有時之異彩，代有代之特色，至其時也，忽然而興，過其時也，頹焉而陳。生活變而文變，環境變而文變，生活變速，環境變速，則文亦變速。文變固因生活環境變而變，生活變，環境變，莫非時變也。然歐洲十八世紀浪漫學派興，而文一變。中國自新思潮輸入，而文一變。文變則社會舊風俗，舊習慣，舊禮教，漸變，生活變，環境變，而時變矣。故曰：文隨時變，時隨文變。其始也，數百年一變。其繼也，百年一變。其末也，十年一變。降而至今，環境益復，思潮益高，鳥飛鳥集，不足喻其速，兔興馬逝，不足望其塵。吾人日處其中，務使其思想情感，與生活環境相應，否則人速我遲，隨波逐流，一步追及，即為陳迹，欲吾人之文，不以時代而失其精神，恐不可得矣。噫！

▲論文

楊國英

凡物莫不有文；雲霞變幻，星辰羅布，天之文也。山川毓秀，草木生華，地之文也。功業制度，禮樂詩書，人之文也。夫人文者，不朽之業也；其筆必書，著於史者，爲文之也；其垂昭於後世，彪炳同日月者，爲文之質。欲觀其文之質，必先觀其形，奔放縱橫，豪情雄闊，壯士也。慷慨激昂，偉俊瑰琦，英雄也。嶽奇雅淡，天骨開張，達人也。纏綿悱惻，香豔綺麗，才子也。其品格，其學術，其事跡，悉可於尺幅間覘之。蓋文爲氣之表，氣爲志之帥，有超羣之志，然後有不凡之氣；有不凡之氣，然後有驚奇之文。夫苟志識高遠，氣質深厚，而輔以學術之精微，則其浩然之氣，見於文章，蓬蓬勃勃，磅礴噴湧，如春花之濃郁，如夏雲之峭奇，是故若爲壯士，若爲英雄，若爲達人，若爲才子，後之學者，雖未見其人，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且夫雄偉之文如英雄，讀之令人奮發，悲壯之文如俠客，讀之令人激昂，清逸之文如雅士，讀之令人曠達，富麗之文如才子，讀之令人纏綿，此則文足以陶養吾人之性情也。其至者，若六經之文，足以徵世道之盛衰，諸子之文，足以闡事理之精奧，記事方物，明道弼教，端賴乎是，文之爲用大矣哉。洵是則天之所以謂雲霞變幻，星辰羅布，地之所謂山川毓秀，草木生華，將與斯共垂不朽矣。

▲魯仲連論

羅鴻

魯仲連世所稱義士也。以余觀之，仲連特好奇，而未明夫道者耳。當秦之將攻趙也，魏王恐兵及己，使新垣衍說趙王共帝秦。當時如平原者，亦不敢有言。仲連以布衣下士，排折衆議，遂寢其事，其義固可嘉矣。夫士既以義名，則事當以義爲斷，當齊之破於燕也，聊以孤城相守年餘，仲連乃爲出書，說燕將以降齊，夫聊之於齊，猶六國之於秦也，說燕將以降齊，與趙王之帝秦何異。仲連者，特新垣衍之續耳，不然，何其義於燕而不義於聊也，不然，何以知人之謬，而不知己之非也，義士之所爲，固如此乎。噫！義士之所爲如此，無怪乎六國之終亡也。

▲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先主論

龐翔勸

天下之勢，順逆有大體，強弱有定形。當宇宙擾亂，羣雄相角之時，獨有一人焉，起而大遠衆人之見，令其主聽用己計，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局，其深謀遠慮，必非庸衆之才識所可擬者。余讀史至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備，同拒曹操，與武侯隆中對外結孫權之計同，未嘗不歎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而魯肅之才智，信非周瑜呂蒙輩所能及也。夫荊州當吳蜀之衝，兼水陸之要，孫劉所必爭之地也。劉備有荊州，得樓身之所，足以自立。孫權據江東，有荊州，足以自強。此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當是時，劉備所有者，乃荊州南岸之地，卽周瑜所給

者耳，其勢猶弱。孫權兼有吳越，并有荊州之半，傾全吳之力，不難吞并劉氏，爲權謀者，似當勸其速伐劉備，索還荊州，然後圖操，乃肅計不出此，獨以荊州借備爲勸，遂令備得逞其志，由是而取巴蜀，王漢中，豈非第爲劉備計，而不爲孫權計，忠於劉備而不忠於孫權哉！曰非也，魯肅之計，爲劉實以爲孫也，何則？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且足智多謀，善能用兵，孫權之才，非有劉備爲之助，其力必不足與相抗，劉備非得荊州之地以爲根本，亦不能與孫權併力以扼曹，此固勢之彰明較著者也。且操之所日夜不安，切切焉深爲憂慮者，惟恐孫劉連和，同力以攢之耳。故史稱操方作書，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地，則其事可想矣。向使孫劉不睦，自相殘殺，則曹操乘釁而起，以次傾覆，孫劉將同歸於斃，由是言之，孫權之強弱，繫乎劉備之能爲援與否，而劉備之能爲援，實繫乎荊州之得爲憑藉與否，此魯肅之所不能不勸孫權急急於以荊州借劉備也。余故曰，魯肅之計，爲劉實以爲孫也。周瑜呂蒙，不達大計，俱以劉備之有荊州爲患，故一則欲留備於吳以困之，一則勸權襲取關羽，周瑜之後，幸有肅力爲維持。呂蒙之時，肅已死，更無人爲之調護。於是吳蜀敗盟，彼孫權者，且甘心稱臣於操矣，此豈深謀遠慮者所肯出乎？惟魯肅知漢賊實爲曹操，欲伐曹操，不可不結連劉備，故終其身，不甚與劉備爭荊州，惜乎魯肅卒而呂蒙擊子，遵行白衣搖櫓之計耳。假令魯肅不遽死，則孫

劉之和好永篤，且將并力伐魏，縱不能一，且使漢還於舊都，何至曹不肆然爲帝，而三分鼎足之勢，亦遂固立而不可動搖哉。孫權謂子明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次公瑾，而勝於子敬，且謂子敬勸吾借玄德地，是其所短，由今思之，何其是非倒置如此乎。嗚呼！如魯肅者，吾以爲孔明而下，一人而已矣。

▲紫荊復茂論

王桐

嗚呼！世間最難得者，兄弟也。知其難，可以免羹豆燃箕之嘆；知其難，可以歌棠棣讌之詩；且知其難，可與言田氏荊樹之榮。隋之時，如田氏兄弟者，史嘗以重義稱之。日者分其財而議及樹，樹爲之萎，次日止，樹復茂。嗟嗟！樹其有感於人耶？人其有感於樹耶？余因之而有所論焉。且夫荊樹之植於田氏庭也，亦積有年矣。有百年之木，絕無百歲之人，想當年手澤貽留，九原靈爽，負式憑之，蓋冥冥中有呵護之者矣。一旦忽有家庭之變，致傷手足之情，人或可忍，樹何以堪。故花之開也，忽見其落矣；樹之榮也，忽見其枯矣。已而兄弟復和，樹亦轉枯爲榮，樹無知而不啻有知，樹無言而不啻有言。千載後處兄弟者，當以田氏荊樹爲鑒云。

▲過則勿憚改說

爲文傑

天有陵歷鬪食之過，地有崩竭震陷之過，而卒不害其爲天地者，善復常也。惟人思乎兩大之間，豈能無過乎？而卒不害爲聖且賢者，亦善復常也。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昔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季路聞過則喜，周元公謂人生最不幸者，不聞過，此數子者，言行雖殊，其意則一也。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卽聖如孔子，猶曰：五十以學明，可以無大過矣。可知夫過爲人之所不能免者矣。其卒有爲聖且賢者，勿憚改過之所致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旨哉言乎！若夫小人有過，非徒順之，而又爲之辭。細過自恕，而輕蹈之，漸至元惡大慝，亦悍然爲之，是終以憚於改過，而陷溺其身者，比比然也。嗟乎！過之於人，猶疾之於身也，苟不急治，其害豈可勝言哉。而世人不察，每以改過爲難，致細行不矜，大德踰閑，良可慨也！

▲鬼論

魏若山

昔阮瞻作無鬼論，非也。孔子曰：未能事鬼，又曰：非其鬼而祭之，天下何嘗無鬼哉。但所謂鬼者，形消影滅之謂，非乞靈作祟之謂也。而世之說鬼者，輒云見鬼之形，聞鬼之聲，噫嘻！鬼豈可見可聞乎哉？其見聞鬼者，一生於好鬼者之心，一生於畏鬼者之心。好鬼者喜誕妄，矜奇異，

往往捕風捉影以爲鬼。畏鬼者多驚，過悚懼，往往風吹草動以爲鬼。惟心上有鬼，故目中有鬼。耳中有鬼，是見鬼之人卽鬼也。聞鬼之人卽鬼也。鬼豈可見可聞乎哉？若使可見可聞，則鬼固居然有爲矣。忠臣義士，含冤負屈而沒者，可盡爲厲鬼以雪其讎。英彥宿儒，懷才齎志而終者，可盡爲文鬼以顯其技。天涯旅客，或求名，或計利而死者，可盡爲游鬼以還其鄉。閨閣兒女，或溺愛，或鬱思而死者，可盡爲情鬼以續其緣。奈何古今來具衝冠意氣者，一至爲鬼而寂然。負倚馬才華者，一至爲鬼而茫然。登山涉水，豈不懷歸者，一至爲鬼而渺然。私盟密誓，莫可解結者，一至爲鬼而忽然。然則鬼固無能爲者也，而謂可見可聞乎哉？總之人得天地之氣以生，生而有氣，故有目能視，有耳能聽，有口能言，有手足能動。死而無氣，則有目不視，有耳不聽，有口不言，有手足不動，久之四肢百骸，盡化烏有。鬼卽有知，將欲視而無目，欲聽而無耳，欲言而無口，欲動而無手足，吾不知依附何物而能遊行於世，令人見之聞之乎？且也人死爲鬼，其鬼之說，猶未盡也。朱子曰：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則人死固鬼也。日沉月缺，皆鬼也。風收雲散，皆鬼也。草枯木落，皆鬼也。水涸火消，皆鬼也。天地萬物，一一有鬼在焉，豈必魍魎魍魎而後爲鬼哉？魍魎魍魎，見其形者幾人，聞其聲者幾人，卽使見之聞之，要亦怪也，非鬼也。鬼終不可得而見聞矣。若夫着頭作書，鬼夜哭，屈原作山鬼，四山啾啾聞鬼哭聲，昌黎柳州夜坐談鬼

鬼至，阮德如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眼大，著單皂衣，平上幘，此皆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也，吾不具論。

▲謙受益說

徐箴立

謙也者，持滿之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泰然自滿，未有不招損者。此人之處世接物，所以謙爲貴也。處世尙不可不謙，况求學乎？修學之士，所以能述玄隨之理，識古今之事者，無他，謙退而不自滿耳。蓋學問之道，廣博無涯，進一境，又有一境，歷一途，又有一途，非虛己下問，絕不能廣益而集思。夫惟存不自滿足之心，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積之既久，學識自精深而超乎庸衆矣。非然者，稍有所知，卽自以爲足，謂天下人莫己若，不復虛懷納善，借攻錯於他山焉，則其學識之終於謫陋，可斷言也。是故充大倉者粒之積，巨萬古者刻之積，山之巍然，高峻者拳石之積，海之浩然汪洋者，細流之積，學士之殫見洽聞者，勤學好問之積，而積之道，則舍謙莫屬。書云：謙受益，斯言也。誠求學者之金科玉律也。不觀古之聖賢乎？舜則舍己從人，禹則聞善則拜，孔子則問官於郟子，訪樂於萇宏，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夫以天縱之聖，而猶虛以下人如此，則常人之不可一得自於，更無待言矣。今之器小

易益者，其知之否。

▲非作文自由命題之我見

程振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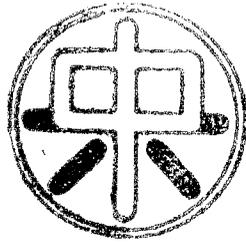
年來各校學生作文，競尚自由命題，論其事，不無利便，語其弊，一如情人代筆，勦襲陳言，延期不繳，敷衍了事等等，亦誠人聽聞也。鄙人求學多年，歷校非一，學子心理，知之最深，本篇之作，完全本之經驗，略參學理，與彼捕風捉影，憑空結撰者，固自不同。閱者諸君，苟能即吾言，平心靜氣，詳細推勘，可知今日學風之壞，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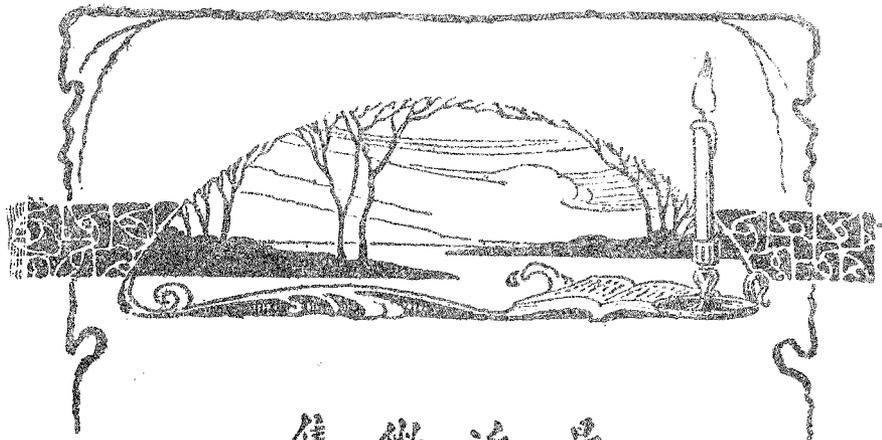
凡事之成，愈速而愈妙，作文亦何莫不然。蓋作文者，所以發表意見，傳之他人者也，倘使作文一篇，而費時許久，或且他人命題，而即無從下筆，試問此種技能，尙有濟於實用乎？此文所以貴迅速也。至於迅速之程度，雖不必如子建之文成七步，庭筠之詩就八叉，要亦應因題制宜，隨事抒懷，夫然後出而問世，方不致倉卒失措，貽誤事機。使當求學之年，養成自由命題之惡習，一旦置身社會，他人偶命一題，限於相當之時間內，完成一篇，而吾以題非己命，因而束手無策，其窘迫爲何如哉？方今交通便利，人事紛繁，信息往還，朝發夕至，若事事必出之口，非特浪費時間，亦且無從應付。作文之目的，即在養成發表之能力，以備將來之應用，固無

分乎自動與被動也。而且自由命題作出之文，果能情文並茂，義理兼長，猶可說也。無如今之一般主張自由命題者流，大都不學無術，腹內空空，平時對於作文，只知東塗西抹，不復加意研究。一旦偶遇較深文題，勦襲無從。苦思不就，故不得不大唱高調，廣事造謠，誣教者不明教育原理，有味世界潮流。出題腐朽，有礙作者思路。於是自由命題之說，應運而生。是舉也，洵屬一時救偏之計，不能謂其無見，究之入之才質，各不相同，畏難苟安，人稱通病，學校對於學生作文之必取劃一者，並非有意疑難學生，蓋所以判優劣，辨高下也。倘使作文一課，任學生自由命題，不加制限，則人各異趨，非特真偽莫辨，行見優者愈優，劣者愈劣，不且有違教育普及分量，與均等發展之旨乎？至謂教者命題，有時不合學生心理，不能盡量發揮，暢所欲言，則凡自由命題者，作出之文章，定爾言無不至，意無不周，較之他人為上矣。而夷考其實，除少數因襲者外，未必能獨抒所見，此可知文題原無分乎爾我，亦不擇乎淺深，其工其拙，全視作者之心思才力而異。果其平日研究有素，伏案功深，無論文題若何，其文章亦必斐然可觀，否則縱題目新穎，行文亦難指揮如意，語所謂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是也。抑有進者，學校作文之必取劃一，為欲養成學生熟練習慣，別無他意存乎其間。學生果有意見發表，除規定正課時間外，儘可自行練習，何必拘於定時，破壞成規，開後來之弊竇，致令教者之實在成績，無以稽查

乎？審是則今之倡自由命題之說者，非特語近荒唐，亦且有違論理，更安有討論之價值哉！
爲搗亂與嫁情可耳。







最近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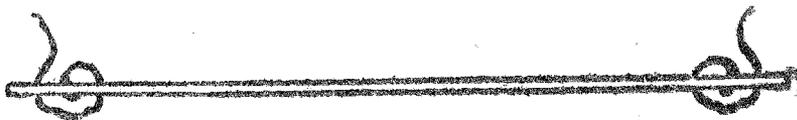
全國中國新文庫

胡文禮

民國二十年再版

第三冊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最近
徵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第三冊

說述

▲學原於思說

張俊濤

我們人類無論做簡單和繁複的事，定要把「學問」去應付也；簡單而易舉的事，把淺顯的「學問」對付他；繁複而不易舉的事，把深奧的「學問」對付他。總之視事務的簡繁，而應付的學問有所深淺，這就說人類在社會上做事謀生，非有知識不可，所以一般了解這個定義的，拚命地隨時隨地搜集智識，為將來做職業的利器。現在我們既瞭然「學問」是辦事的工具，那末「學問」從何而得到的一個問題，不可不加以討論！

宋朝時有位程頤先生說：「學原於思」這句話，說得極確切而合理論，所以我很表同情，上面說過「學問」要合於事情的難易，所以「思想」起來，勢必也有深淺，倘若你有的學問很淺顯，却要去解決個難題，我可武斷一句：任憑我一天思想到晚，一夜思想到天明，用盡我腦力去加思索，這個難題始終沒能解決，即使能解決，結果定必不良，須把深奧的學問

應付，一加思想，這個問題就可解決，所以我們的思想，各按自己的學識怎樣經驗怎樣而異，但因為如此說，恐有人誤會，就是：有許多人學識經驗很豐富的，用客氣的態度，抱畏縮不鬥的主義，以為我沒有什麼學識和經驗，去解那個難題，於是不加一些思想，問題自然沒能解決，而當然沒有那種「學問」了。我想這種態度和主義盡數免除，抱勇往直前的志向，努力地加我「思想」，這個難題恐怕也能圓滿解決，學問便可發展，這樣說來，似乎和以上所說的結果不良這句話，互相矛盾呢？却又不然。學問是做事的利器，很顯淺的學問，就算不可拿來解決難題，但是在用起「思想」來的時候，能發揮我腦筋中有些印象的，經驗界中所夙具的，並且要「學問」與「問題」距離不甚遠的，然後努力地加我思想，問題便可解決，而學問可以發展，歐美各國科學發達得什麼似的，他們研究科學的人物，本來的學識經驗，斷非超過於科學之上，一定他的學問和那個難題，相差很近，不過努力的用了全副精神，去加一番精深的思想，纔把科學發明出來。這樣，一方面自己却得到好多深奧的學問，一方面可供人類的享用。程頤先生主張「學原於思」的說，我很同意，所以特地寫些淺顯的意見出來，和閱者研究，是否有當，還望閱者指教！

▲我之讀書法

姚季寬

我向聞之師曰：「讀書不得其法，則雖終日伏案，過目不忘，僅機械式之記憶力耳，亦未易得其精義也。」余初年少，烏能記憶是語，即偶憶及，亦豈知爲余儕求學之金石耶。迄今思之，世之萬事，未得其法，而一意妄爲，卽未能成事之先兆也。故吾輩欲求學問之深造，知識之增進，則尤不可不詳究讀書之法矣！余鑒於吾師之警語，當思改良余之讀書法，今得此題，實獲吾心，用述崖略，深望吾師之指正。

甲、關於讀課者：

一、明義——凡每讀一文，必先明其全篇之大旨，立意之結晶，再加思攷之工夫，精密之觀察，夫然後易於通曉而熟識矣。

二、抄錄——凡讀一文，苟能抄錄一過，則有勝於朗誦之五遍，故余每遇新授，必先抄錄焉。

三、多讀——多讀既爲讀熟之唯一良法，且俗謂熟能生巧，則於作文又可得益。

乙、關於疑題者：

一、如遇一算術疑題，非僅以公式代答數爲已足，必先了解其意義而後已。

二、吾人腦力，必須常用而後乃銳健，故吾等遇一疑題，決不可卽叩諸師，必再三思攷，仍有未得諸心，乃請釋於師，則有一旦豁然之妙境。

丙 關於參考者

一 以實物證之。

二 以字典或他書參攷之。

此外如讀書宜有恆心，讀書時宜居靜室，是亦法之善者也。

▲理想之家庭

呂朝良

余嘗見夫今之家庭者矣：或父子嬉戲，兄弟拍肩，則寬縱矣；或橫施撻罰，妄用威嚇，則嚴厲矣；若蕭牆將畔，詬言時聞，則橫逆矣；或骨肉至親，視如讎仇，則乖戾矣；若更或男袴女鵝，雜陳几上，溺器痰盂，傾瀉院中，則污穢又奚若？噫！江河日下，倫常掃地，睹今日之家庭，概皆如斯不治。國由家興，家既如此，無怪乎國政之腐敗也，可勝嘆哉！一日因事赴外，道經一鄉村，肢體疲倦，門前小憩，見環村以水，架木爲橋，防盜賊也；荆槐夾岸，榆柳成行，重森林也；湖桑映日，枝葉搖翠，講蠶業也；牛馬繁殖，皆養以牝，尙牧畜也。未幾有一頽白老者出，布其衣，素其冠，聞問其言，怡怡其貌，揖余入室，至其家。院分兩進，客堂在前，中懸地圖一幅，左右盡皆先賢銘辭，應用器具均樸潔有序，問其家庭狀況，及其子女，則云：歲豐或歉，概無飢寒；長子入某大學

習醫科，次子入某農校習實業，三子四子與二女肄業縣中及附屬高小，至於婚嫁情事，任其自由，不加干涉。觀其生財有道，治事有法，凡事井井有條不紊，乃治世之才也，何隱於此，豈避世者歟？何又令其子求學於俗世也？問以村名，則曰理想村，問其姓氏，則曰理想氏，而其家庭，即理想家庭也。夫理想家庭者，無是家庭也，不過理想如此云爾，是謂之理想之家庭。

▲我理想中之書室

劉貽韜

吾家廓後，隙地數畝，圍以竹籬，徧植時花，中闢一室，乃余歌吟讀書之所也。室內明窗素壁，泊如也。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爐茗碗之屬。書架書笥各二，古今籍在也。現代雜誌以及最新出版物，莫不徧有。以絲竹樂器之類，雜置左右。主人輒靜處其間，書聲朗朗，偶有會心處，則朱墨淋漓瀆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每當寂寞之夜，坐對孤燈，窗外鳳尾拂牆作聲，而或清歌一曲，以舒所懷，其樂，古人亦莫若也。杜門謝客，閉戶潛修，雖家人亦不得過問，因以「靜軒」名吾齋。其實虛也，幻也，我理想中之書室耳。當今之世，積穀在倉，鼠爲之耗，金玉在堂，盜爲之劫，而余室則盜劫賊竊而不愛，水溢火縱而不患，蓋隨時隨地，皆爲余室也。夫理想者，事實之母，將來經濟獨立，定闢此室，以償余之宿願也。

鎗礮鳴冤

畢子平

近世物皆文明日進，殺人利器亦隨之進步；如吾國自古以來，用以攻國殺人者，惟刀戈弓戟而已；及後歐化東漸，最先棄故改新者，為殺人之器，廢刀戈為鎗，棄弓戟為礮，殺人之禍，從此益慘矣。

用刀戈殺，距離之近，不過數武，弓戟則稍遠；至前鎗鎗發明，則可於數十武之外擊人，然不過對敵之器耳；及後更進而為機關鎗，彈如聯珠掃射，夫以一鎗之微，一發可死數十人，不亦可驚乎？詎知尙有大礮者，一礮之發，可死數百人，烘毀城牆及房屋，數不可計；甚至全城化為平坦，不其更可畏乎？其他如坦克礮，氯氣礮，殺人於頃刻之間，人道滅盡，於斯為極矣。

吾國軍閥，受帝國主義者之播弄，作親日親美之派別，彼等供我軍械，搆成我國內亂，而彼等從中取利，度是軍閥此起彼伏，戰爭累年，士卒之死於戰場，人民之死於礮火，指不勝屈，甚矣，鎗礮之為害烈矣。

世人目覩殺人之慘狀，戰爭之惡，稍有人道者，多罪鎗礮之作惡，因罵之為殺人利器。物不平則鳴，理之常也。吾見鎗礮之受惡名，吾知其冤，因作是文以明鎗礮之冤。

鎗礮之本質爲鐵，得自礪中，經工冶鍊，始成純粹之鐵；其用途，不可勝計，今言其榮華大著，可用之以製農具，若犁耙之類，農夫得之，以鋤田土，則一國之衣食等物，可以無缺；又可用之爲工業機械，若鉄軌，若舟車，以及工廠用之機械，於是實業振興，則一國之經濟可以富裕。今人不用以爲耒耜機器，而用以爲鎗礮，綜其害不免於殘殺人類，若是則鐵之本性，本無殘殺人羣之惡意，所以造成此殺人之罪者，實製造鎗礮者耳！

既成鎗礮矣，不施射擊。何由殺人。然鎗礮，呆物也，彼不能自動加彈，施放殺人。故此種種加彈，描準，扳鎗，扭之工作，非人莫屬。則是已成之鎗礮不能殺人，其所以能殺人者，實非鎗礮自身，似宜歸罪於放鎗之人。

殺有罪之人，宜也；然殺無罪之人，則不宜矣。如每次流血，累次慘案及內亂，所死難者，皆無辜小民，此所謂不當也。彼放鎗之人，不外士卒；彼士卒本無知之輩，唯官長之命是聽。吾敢謂殺人者實非鉄，非鎗礮，亦非放鎗礮之人，乃指揮放鎗之官長，其誰曰不宜！

是故吾敬一抱人消主義者，殺人之罪非鎗礮，若君等欲消滅殺人之慘，不必罵鎗礮之作惡，最良好之辦法，厥惟裁兵，及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則除開辦兵工廠及軍械廠之投機者，本家則吾等人民，庶有後蘇之一日；而鎗礮亦得稍平其冤矣。

預測東亞將來之戰禍

金王子

自美大總統威爾遜提倡和平之說，而二十世紀之戰塵，於歐洲遂無立足之地。渡地中商車，奔馳於亞洲大陸，而樓息於太平洋中，由是太平洋中，波浪凶險，風潮激盪，醞釀將來之戰爭。而東亞之戰機已伏，倘一觸發，糜爛何窮。今值將戰未戰之時代，敢預測將來其何如。夫東亞列國，中日據其上，而美之菲列賓羣島，遙遙相對於太平洋中。三國成鼎足之勢，故將來東亞舞台，登場人物，舍此三者其誰？就國勢上言之，日強者也，美富而強者也，獨我中國，既貧且弱，其為兩國之魚肉也無疑。就國際上言之，則不然，東亞將來之戰禍，顯然可分為二項述之。

(一) 中日之戰爭 當今中美兩國，雖強弱不等，而友誼甚深，是將來定無決裂之虞。惟日則於名稱上託中日親善之口頭語，於實際上，有對峙之勢。夫日外交界之對我國之手段也，前用經濟侵略，釀成中國今日不得不借外債之勢，今則變其主義，用武力侵略，釀成今日日人乃以軍隊動作，為導線之具。而後日之戰爭，實以此動作為導線，而其有意延宕，不肯遽行此動作，正為籌備決鬪耳。或謂當局於外交抱低首屈從之宗旨，以冀挽回戰禍，殊不知

圖方固不敵，人心終不死，抑不觀學潮之愈起愈大，愈壓愈烈乎。雖然中日之戰，我中華定無勝利之可言，特爲一時之決裂，必無長久之奮鬥，要之實爲開東亞第一之戰禍。

(二)日美之戰爭 中日既戰，而迫於不得不協助者，美國也，何則？美之處心積慮，欲引我爲友也久矣。故於和會上，竭力擔保退還青島，此案失敗，美與日顯生決裂，而中日之戰爭一變而爲日美之戰爭。且兩國戰爭，非特爲中國之問題，抑別有原因焉。美欲伸張其海權於東亞，故不得不與日爭，日欲開拓其疆土，故不得不盡拒美，彼此有兩立之勢。再觀其國內情形，日之對美，其人皆鼓氣以待，以期一試，而報界之鼓吹尤甚。美之對日亦然。其人民莫不恨日之野心，思欲掣之。而南洋羣島上，亦有抵制日貨事，豈步中國之後塵耶？抑大有用意在焉！故東亞第二戰爭之劇烈，不待言而明也。度其結果之勝負，必先度其國力之若何。日之經濟不美若也，則以不利於久戰。矧自歐戰以後，日外家忽有脫英而親德之謀畫。孰知德則無心於日，而協約國對日，並敢怒而不敢言，本爲島國，孤立於太平洋中，今則更顯其勢力上之孤立，非復若爾東之戰，壓倒強俄之時矣。將來東亞大陸，無彼倭奴之足跡，亦未可知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理固有不爽者；使東亞無禍也，則吾言爲過，而島國可將自誇其強，孰知危懼之至於此哉！不然，日將自族類，東亞悉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釋愛情

李占元

譯自婦人月報 Miss Mary Meigen 原著

生命之神，金錢之神，和幸運之神，權力果然大了；但是他們在愛情的境界裏，無論如何，總要失掉他們一部分能力。從此我們應當知道愛情實在是世界上最具有權力的神聖，甚至我們可以說世界是愛情所造成的；或者說世界上沒有愛情，世界上便不多時成了一箇荒僻的沙漠，人們將永遠尋不到樂趣和幸福！

男子歡迎著愛情，女子歡迎著愛情，有靈魂和能動作的那一箇不歡迎著愛情；便是天上的雲，河中的水，又何嘗不有愛情，愛情的範圍廣極了。然而我們又何必研究到一切靜物和空泛的愛情呢。即以我（原著者自謂）而論，我知道我施用愛情與我的丈夫，我或者可以決定世界上一切婦人都和我一般要施用愛情與伊的丈夫；那麼在這一箇小的範圍裏，我們可以得到一種結果：

快樂的家庭，空氣完全是愛情，在這種愛情的傳導時，人們便得到了人生的樂趣。

死是什麼？愛情是不滅的，世界的末日，我們依舊可以瞧見愛神嬉笑著，死靈來了，愛神

不同了，他一同去的。

愛情譬如清潔的水，大家喜歡用他，但容易使他污穢，不容易使他乾涸，譬如一桶潔白的乾粉，有一粒如米粒大的灰塵飛進去，我們就立刻可以覺得，愛情也是如此。

愛情的發動期內，難免涉及不正當的步驟，愛情只有一條路可走，其餘的路多是歧途，一頂帽子帶在頭上，倘使驟然脫了，必覺得受到一種不舒服；愛情的度數倘驟然減少，還能得到愉快嗎？

▲宜雨閣瑣語

丁慰成

春雨初晴，陽光如緒，邀二三知己，駕一葉扁舟，打漿入五里湖中，遙把青山，瀟灑綠水，傾樽對酌，帶醉放歌，聞遠處簫聲嗚嗚然，若相應和，此情此景，能領略者，果爲誰耶？

月白風清，獨登孤閣，見銀河皎潔，聽修竹蕭疎，曠浮雲之若夢，嗟江水之東馳，回憶人生，能不潸然淚下。

天下事，無不可爲者，見不可者，而卽不爲，必終其身無成事之一日。

人生至哀，莫如遭喪母之痛，乳哺三年，教育三年，然後使之入校，每當日暮，倚門而望，爲

人子者，何以報之。母氏而死，則人子之心，當何如哉？

人生一世，至足樂者，厥惟兒童時代，揮竹刀，騎竹馬，出不知愁，人不知苦，天真爛漫，常隨
意輿之所在。及其長也，因境遇之不同，遂生無限之感慨。如不佞幼時，但知嬉戲，今則處處覺
苦，上無老母，家兄夭亡，又見世事之滄桑，能不傷心哉。

吾家文中好滑稽，人每以癡視之。不知滑稽中，自有至理，余每出遊，喜與之偕。蓋文中常
豪談無諱，且時時以好語相規，於愁悶中得此友，終身受用不盡也。共事難，同心更難，人每嘗
一念之惑，一私之欲，遂破壞全體，故作事第一要尚義，破除意見，正直以行，則無往不前。

于樹蔭下小池畔閒步，高歌觀小鳥輕飛，揚鞞振彩，條往條來，目不暇給，萬事俱消。

溽暑炎炎，烈日轟轟，雖揮扇剖瓜，終不如臥桐蔭下作避暑清談也。

美景良辰，瞬息將過，滿樹春色，條已落紅飛絮，催送韶光，曾不幾時，長夏又至矣。際此烈
日當空，炎暑困人之前，曷不預爲之備。其法維何，曰於喬木之中，建百尺樓置竹榻一，屏畫四
琴一張，殘書四五卷，爲後生小子，論文讀書之所。入夏則登樓，獨坐榻上，把卷朗誦，倦則拋書
觀壁間畫圖。清夜月明，則鼓素琴，訴懷抱，將疑人間無炎夏矣，豈不樂哉。

情之爲物，觸景而生，何人無之，特其善用之耳。今有人焉，自詡風流，所談惟情，而其所

爲，皆不足爲情，然則情亦難用哉。

今之人輒曰，天下事不可爲。余曰，安知其不可爲也，未嘗爲而卽知其不可爲，此必聰明太過之故。

色卽是空空卽色，乃佛家言，然其中有至理存焉。今人每視色空爲二途，以恣淫慾者爲色，以入寂滅者爲空，及其垂死，則色也空也，色卽空矣，空卽色矣，有何別哉，君子於以早自悟焉。

今之女子，莫不言解放，莫不言自由，此固女子之好現象也。然徒知解放，徒知自由，而不知自立，則依然不能解放，不能自由也。不圖自立，而高唱解放，狂論自由，豈非夢想，

新文化非無可取，特行之者，程度不到耳。譬如男女自由，未嘗非美事。然往往藉自由之名，而肆其獸行者，此程度不到也，不求將來幸福，徒貪眼前便宜，欲得良好結果，難哉難哉。

戴眼鏡，衛生事也，余友多戴眼鏡者，余每問之，則目近視故也。余不禁疑夫近視眼何多，乃細思之，便恍然大悟，蓋彼等初未必近視，配鏡時往往擇度數稍高者取之，所以避出風頭之名也，然此豈衛生之事耶。

▲說菊

袁桂吟

那時候正是「百花俱殘」的秋天，詩人却忙來忙去的找材料，可憐「秋士多悲」呀！他却滴滴的淚珠兒滾下來，產出這一朵朵錦繡似的菊花。

牠却親愛詩人，詩人親愛牠，却也不比春天的桃李牡丹。

桃花姐姐對着詩人說：「我只愛那不寒不暖的春天，穿幾件美麗的衣裳，塗一點淺紅色的胭脂，來邀紅男綠女的垂青，和詩人是無緣的呀！」

李花姐姐對着詩人說：「我只愛一片的好春光，照得我的衣服十分清朗，與桃花姐姐是極端的表同情的，和詩人是無緣的呀！」

牡丹姐姐更說得好：「我不解什麼是「高尚」？更不解什麼是「清逸」？我只解「我的十二分的福氣，那管你這詩人又窮又困又黃又瘦……」

所以詩人對於牠們，却也以為非常的卑鄙而且粗俗，到了春暮的時候，詩人只感覺「落在流水」的可腦，毫不感覺牠們有怎樣的清高呀！

菊花姐姐對着詩人說：「我不是陌頭的桃李，不要那紅男綠女的垂青，我的生涯和詩人一樣冷淡的；更不比煙花三月裏的牡丹，去享受富貴繁華，我的品格和詩人一樣清高的；我看牠們，真所謂「不足辱吾之一瞬」，不屑在暮春時節，和他們爭妍鬪豔，做出這樣沒價

儘的事體，我的態度和詩人一樣傲岸的；只在那霜華繁重的時候，去看我的氣節！

她時常仰着喜歡的臉兒，來安慰多悲的秋士；她時常飄搖着她的兒，伴那天空的明月，來供詩人的玩賞；她時常長滿了荒涼的籬邊，逍遙在這黯淡的秋色裏，做詩人吟詠的材料。

菊花姐姐，你真是一個詩人，你真像一個詩人，你是詩人，你所以和詩人表同情呀！冷淡清高而且傲岸的詩人啊！你這冷淡清高而且高傲的淚珠兒，灑到地上生出這冷淡清高而且傲岸之花，做你終身的伴侶，和精神上的寄託，你也免了一切憂愁和寂寞，菊花呀菊花！詩人呀詩人！你們真是好友啊！

▲說孝

朱安之

詩云：「願我，復我，長我，育我。」此詠親恩也。禮云：「冬溫，夏凊，晨省，昏定。」此言子職也。親致其恩曰慈，子盡其職曰孝。皆天性所在，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者。而古來慈親常有，孝罕見，聖人憂之，是以不訓慈而訓孝。夫孝之道甚大，一言以蔽之曰：順親心。按之古訓，可以知之。昔孔子論孝，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

之終也。天下之身體，父母所愛者，孝子不忍拂其愛，故不敢毀傷，則飲食不敢不謹，起居不敢不慎，寒暑不敢不防，運動不敢不察，喜怒哀樂不敢不中節，必重衛生以體親心，尚復違口腹之歡，縱耳目之欲，任意氣之用，而縱情恣欲，好勇鬥狠，貽父母憂乎？子之顯揚，父母所望者，孝子不忍負其望，故必立身而行道，則爲學必純，治事必正，愛衆而親仁，正心而修身，獨善又必兼善，淑己更求淑世，必樹勳美，以副親意，尙復圖富貴傷名教，污辱青史，爲父母羞乎？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必問所與，曾元養親，必有酒肉，不問所與，孟子論之曰：『曾元養親體，不如曾子養親心。』夫由養親心推之，則某花某木，父母所植，不忍毀也。一衣一器，父母所置，不忍棄也。大馬僮僕，父母所玩弄所信任，不敢笞之侮之也。豈復肯蕩遺傳之田產，損血統之手足乎？由是言之，孝者，百善之源也，要基於順親心而已矣。若徒事於服勞奉養，猶未知孝之道也。我儕學子，遠離膝下，負笈從師，若不重衛生，無以順親意；若不修品學，無以副親望，即無以盡子道，修孝行也，可不自勉乎哉！

▲舊歷新年雜感

莊心在

究竟我們中國人是幾千年來的老大民族，懂得「箕裘克紹」「忠孝節義」的真諦，祖上流傳下來的一切典型禮法，無論牠的本質怎樣，總不忍遽加廢棄；洋鬼子倡出來的一切妖言邪說，再也不容易來騙我們上當，不要說別的，就是那計算一天天過去的「歷法」來講，我們中國的，據說還是夏禹王那時流傳下來，一直到現在，你看多古？因為古的總是好的，所以任你穿着西裝的留學生拿陽歷說得怎樣怎樣便利，罩着望遠鏡的天文家說得陽歷怎樣怎樣精確，我們儘可掩了耳朵，搖搖頭，給他一個不理不睬；因為我們明瞭我們祖宗千辛萬苦創下來的方法，子孫們輕易不可以妄加修改，而況乎去聽洋鬼子的騙人話來變，更我們久已認為盡善盡美的陰歷呢？你看儘他政府提倡改用陽歷，大商家跟着改用陽歷，究竟結果陰歷新年像過年呢？還是……陽歷新年最多掛幾面旗，發幾張賀年片也就算了，那裏能及得到陰歷過年時的年底年頭種種舉動所給我們的影像深呢？——「改用陽歷，改用陽歷」的呼聲，也鬧得久了，可是陰歷的新年還是熱熱鬧鬧，陽歷元旦還是冷冷清清，唉！我真佩服本國人的保守精神！真佩服我們貴國同胞歷久不變的節操（？）

現在自家又嘗到了第十八次的陰歷新年的滋味，真使我們處處受着強烈而黏滯的刺激，使我更感到我國人民沒有知識的可憐，更感到思想革命的需要，隨手寫一些出來，不

知是當時原有感想的幾分之幾，但也許是少有俾益的記述吧！——至少對於我自己是這樣。

(一) 恭喜和拜年

正月初一從牀上爬起，就趕着人喊「恭喜。」一般人看來，這是比吃飯還重要，不識時務的我，在一旁總是禁不住要笑出來，即使禁住不笑，自己也決沒有這勇氣去嘗試叫人「恭喜。」看見人還是同平時一樣的點點頭招呼過了便算數，然而老年曉事，生於禮義之邦的人們，有時便要不舒服起來，他總是想，「新年新月，你看見了人，總也不說一句吉利話，好不曉事！算我倒霉，新年裏碰見了你。」就是我自己也明明想到了新年裏不叫人恭喜，人家要不快活，但是生成的惡脾氣，總也不會學一般善始善終的同胞們，含着笑臉，必恭必敬，有事有正經地對人說口彩。即使拚命想喊一聲「恭喜。」可是事實上，不肖的舌頭，總也是囁強非凡，不聽指使。

還有一班人，新年裏挾着紅氈毯，去到長輩那裏拜年，跪叩中節，更使我覺得自己是彷彿活在清帝國時代，看着一般人在那樣行奴隸的儀禮，很要想贈他一張「古道可風」的橫額。

(三) 賭

骰子聲，牌聲，是新年各種聲音中最普遍而平常的一種，沿街靠戶，三五成羣，相聚成團，着博也在新年中「賭」這個字，似乎較之平日好聽而正當得多；平時地方官禁止的，現在不禁止了；平時家長會斥罵的，現在准許了；新年裏的賭，真恍惚帝國時代奉旨的欽使一樣冠冕堂皇，於是平時不賭的，逢時應節，也要賭起來；平日本來喜賭的，佳節良辰，格外要全付精神灌注，非好好的賭她幾天不可，是賭乃大盛，於是新年裏乃繼煙土公賣而有賭博公開，有人謂新年可說是「賭節」，我以為名之確當。

有人以為一個人辛勞勤苦了一年，難得新年多暇，乘此快樂幾天，未始不是調劑精神的妙法，賭博便是造成新年快樂的工具。但是——但是究其結果是怎樣？是不是大家快快樂樂的玩她幾場，就此分散？恐怕結果總是養成賭的嗜好，真融洽的感情，甚至破壞秩序，造成盜賊的多？唉！賭的公開賭的解放！

(四) 財神的煩悶

正月初四的晚上，大小各店戶都要預備好煙火花爆來接財神了。晚餐過後，許多人們，把金面綠袍，手捧元寶，安坐神座中的所謂「財神老爺」，從廟裏扛出來，到街上來受人歡

接，於是商舖學便「碎碎」「砲砲」「嗤嗤」「咄咄」地放起各色各樣，五色繽紛的花爆來。每片店舖，至少要破費二元多錢「花爆」，大的店舖所費很多，甚而至於有連續燃放各色花爆至數小時之久者，那當然所費之數大可驚人了！他們簡單的心裏，以為這樣竭誠盡意取悅於神，大概財神這一年一定要光臨到他寶店來了。這種「豚蹄祝滿篝」的奢望，原是小人的通病，且不要管他；就是說財神而確有其人的，那末也決不會有化千化萬的分身，這樣臨了免不得要婉謝脫幾家；然而他們又似乎都是誠心誠意的迎接，這其間取此而釋彼的選擇，到也着實要費去「財神老爺」不少的腦細胞，這也未始不是「財神老爺」的一種無從訴說的苦悶。他們這種不知道自己勤儉爲務，而作非分之想，乞助於神，我想神而有靈，亦未見其以爲然，舉動之愚妄，實足以使神人共笑。更有甚者，藥店，棺材店，也忙着接財神，惟恐其脫駕，他們這種爲了滿足自己發財的私慾，甚而至於祈望他人病且至於死的卑陋狠毒的心理，也未免太被「小人殉財」一句話抹殺了！再者他們這樣鬧去，像我們敵鎮的街還短，然而還要鬧到天亮，才算家家都接到，戶戶不落空，這全夜扛抬人衆的疲乏，街市易肇騷擾，秩序易至破壞的混雜，花爆易起火災的危險……爲了好利的迷信，竟都置諸腦後，試看我們所謂同胞們的程度怎樣？這種地方，爲保持社會安甯破除民衆迷信起見，我

想當局的人們許是也該想些具體的辦法來解決的呢！

▲爲什麼要用陽歷

陳慶豐

陽歷是指地球繞太陽一周當作一年的。現在世界各國大都用此，每年十二個月，總計共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但是地球繞太陽一周，須三百六十五天又六小時，所以每四年要閏一天，就沒有差忒了。這一天總是加在二月的，二月在平年爲二十八天，閏年就二十九天了。而一，三，五，七，八，十二，各月，是三十一天。四，六，九，十一，各月，是三十天。這是陽歷的制度。陰歷是指月亮繞地球一周爲一月的。但是月亮繞地球一周，約須二十九天十三小時。所以每月有時是三十天爲一月，又稱爲大月。有時是二十九天爲一月，稱小月。過十二月之久——即一年——和陽歷的十二個月，相差約有十天二十一小時。所以三年一閏，五年二閏，十九年就有一七閏了。這是陽歷和陰歷的大概情形。

我們中國是慣用陰歷的，看了陽歷以爲是外國的日歷，也許有人說：「我們中國人不用該用陽歷，用了就要變亡國奴的！」這種荒謬的見解，實在是國人的知識太幼稚；我們把眼光放大一些，就可以知道：現在除奉回教的國家之外，歐美文明諸國，都用的陽歷，那麼誰是

誰的屬國？況且陽歷是一種科學的；科學是國際的。倘使一國的科學好，就可以學他們的科學底長處；譬如醫學好，我們就學他的醫學，軍械好，就該做造他的軍械；推之各種事物，都應該如此；否則政府爲什麼要派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呢！

有人說我們爲什麼要用陽歷？我國不是也有陰歷麼？陰歷不是有顯明的優點麼？你看月半一定是月圓，月底一定是沒有月的。不差！我們陰歷是依照太陰的盈虧計算，所以月圓月缺是不會差的。但是他對於太陽沒有關係的。然而太陽比太陰對於人類生活上比較是重要得多，所以要用陽歷。因爲他有顯明的好處，就是一精確；二便利。

(一)精確 陰歷閏年加一月，陽歷每閏加一天；倘陰歷逢六個閏年不加；那麼六月裏就要雪花飛了；而陽歷僅差六天。

(二)便利 陰歷月的大小，是沒有一定的，非看日歷是不知道的，那陽歷呢？是固定的。以上二點，是外國不樂用陰歷而用陽歷的主因，而我國爲這二點，也應該用陽歷吧！

(一)中華民國一年，就開始用陽歷，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當然也要用陽歷。

(二)中華民國是先總理一手所創造，陽歷也是先總理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首先頒佈的，所以我們爲紀念先總理起見，也該一律用陽歷。

▲月夜的思想

王振姚

一輪皎皎的明月，懸在蔚藍無際的天空，滿天星斗，閃爍不定，好像一個風平浪靜碧波縹渺的湖面上，陳列着許多美麗鮮豔的花，這時，四圍聲息都寂靜了，色澤皎潔的月光，普照大地，正如水銀瀉地一般，令人可愛。那時的他，不但不覺可樂，反覺得在這慘白色的月光下，足以使他發生極大的感慨，池旁惟有他和我，在寂靜中，不由人思前想後，將模模糊糊的過去，和渺渺茫茫的將來，下一切實的攷慮和憂感。一陣微風過處，無聊的將池中水吹得搖蕩不定，那水中月影兒，也不自主的閃閃爍爍地動着，滿池中都是月兒似的，登時將奔上心頭，由劇變而恍惚而沉醉的心弦，震蕩情緒幻覺都衝破。他忽地喟然嘆道：「月兒，我原知你是很神祕而高貴的，諒你也曉我是早經被你征服。但他的影兒，爲甚借着無情風勢，竟也不給我看看？唉！你也太神奇了罷！」我不禁問他道：「月兒能懂你的話嗎？」他抬起蒼白的臉兒，用那深凹的眼睛釘了我一眼，忿然的說：「這一縷縷底愁思，當告誰呢？」我微笑着說：「你的隱憂嗎？却不知，但料想起來，總不出戀愛罷？」「戀愛麼？！」停了一停，又繼續地說：「戀愛，是使人們感受不快的路徑，此時戀愛愈深，將來的痛苦確却愈顯著。」說時，他灰

白的臉，在月光底下，更覺的慘淡了。這時高竊無聲，銀河耿耿，遠地裏蟲聲唧唧，彼此對着不言不語。

▲愛

楊頤葆

「THE WHO LOVES NOT LIVES NOT」不愛者不必生。

我想你！我終日終夜的想你！常我童年時候，有了你，我便天真爛漫的活潑。現今我成人了，你也離開我了。

你是我的第二生命，沒有你，我也不情願活在世上，還想什麼呢？

你離開我的時候，我的面容就憔悴了，我的心兒就抑鬱了。我也曾在歡笑中忽然歎息，在談話中忽然沈思，甚至有時一人呆呆地坐着，無緣無故的流下淚來。

你來罷！你快些來罷！有了你，我便什麼事都高興做，什麼話都高興說，自然不會悲觀厭世。

我記得我幼年的時候，時常呱呱啼哭。母親將我抱在她的懷裏，溫柔的偎倚着，撫拍着，我好像入了天國。倘若你多增了幾十歲，你便是我的母親。

我漸漸長大了，懂得了愛的時候，因為你那媚的眼，紅的唇，微削的雙肩，豐滿的胸脯，還有那音樂似的聲調，春雲似的柔情……越使得我的心魂飄蕩，不能自主。

夜深人靜，獨坐案頭，不知怎樣才好。無限悵惘，無限悽愴，一團情絲又將我的心兒纏着。

▲春天的煩惱

楊頤葆

獨坐案頭，像一件東西在心腔裏骨碌碌的旋轉着。橫也不好，豎也不好，坐着臥着依然是個不好。耳裏聽着鳥兒在樹上歌唱，眼裏看着花兒在枝頭微笑。一陣陣的微風，吹拂得我好似酥糖一般，手也懶洋洋地，一枝筆都提不起來了。

天漸漸黑了，把窗帷揭起，那多情的明月，照耀得格外光明，籠了一重喘氣，不得不使一般人們，生出無窮快樂；而多愁多病獨處淒涼的我，看見她反對景，憤。

把人間的萬事，一樁一樁細細的想起來，真是沒有一件可解的，譬如人們已經聚着，何必分離呢？已經分離了，又何必再聚呢？未曾見過的，何必認識呢？已經認識，並且是要好的，那就可以天天聚着，何以一定又不能呢？想到這裏，我的眼淚不由自主的淌下來了。

去年的今天，是我們相見的第一日；今年的今日，可算是一週紀念。記得去年和她談話

的時候，我都是害羞，虧她一見如故，說出了許多令人感激，痛哭，安慰的話。這些話現今沒有人和我再說了，我惟有一天一天沉淪下去，到黃土塚中找安慰我的人吧！

日裏天氣困八，夜裏暈在被裏，想起已過的安慰，甜蜜，感覺到現在的淒涼苦惱。要想入夢，夢魔終不肯降臨，輾轉反側，真要悶死。心潮澎湃，一剎那望上昇去，一剎那望下落來，真是沒有方法能阻當他。唉！我飽經人世的憂患，我感覺到人生的末路，我不如跑到深山古剎尋我的青聲紅魚生活吧！

▲知識起源於好奇心

張師曾

宇宙萬物，都可做我們研究的對象，無論那一種物體；那一種動物礦物植物；我們都與他定一箇抽象的名辭，那種物質究竟是怎樣成功的？他的性質如何？他能設有什麼用處？這種心理，都是有理性的動物，生而具有的本能，就叫做「好奇心」，也就是知識的起源。

按著人生求知心所經過的階級研究，可分驚駭，驚異，疑異，思慮四種，人初遇見一事物時，混混然不知其如何，此時必生驚駭；再進則驚異；而又疑異；久之則思慮出焉，思索其所以然的理，為我所知，就是知識。我們看野蠻人，祇能有驚駭，驚異這二層階級，甚至於驚異都不

會發生，祇曉得恐怖，驚駭就完了，所以野蠻人和文明人的分別，就在這一點了。那麼所說好奇心，也就是寓於疑異思慮裏邊，人當五官四肢與外物感觸的時候，必發生一種好奇心，由好奇心發生思想作用，真確的知識，纔能求得，譬如奈端發明萬有引力之定律，不過遇一蘋果落地的原因，纔有這極大的發明。瓦德見水沸壺蓋自開，發明汽機。蘋果落地與壺蓋自開，究竟和奈端瓦特有什麼直接關係而發明真理？不過好奇心的原因。

再觀諸小兒能言語時，設見外物，一定要問父母或他人，至知其物而後止。這都是求知識的起源根據於好奇心的明證。假如一箇人沒有好奇心，外物對象，都不去觀察他研究他，宇宙間雖然有自然的知識，恐怕是得不到的。所以知識起源於好奇心的斷定，一般教育家都一致承認的。總之，因為有好奇心，纔思攷其所以然之理，得之為知識，所以求知心（或稱好奇心）就是知識的起源。

▲愛與美

劉潤生

什麼是愛和美？愛和美有什麼關係？我們都知道愛和美是受外界的影響，於是我的心裏生出種種作用，愛和美是有相互的關係，有時愛在美裏，有時美在愛裏，譬如我見了一件

很美的東西就生出愛他的心理；我所以要愛他，就因他美的緣故。但愛須真愛，甚麼是真愛？印人泰岳爾有句話說：『不是一種單純的情感，內部的靈魂裏聯合為一，必須達到意識的頂點，這叫做真愛。』但是這箇定理，不是像那利孛弊來判善惡的顯著，且愛美因時代的不同，性情的所近，決不能相同的，像那兒童時代在天真爛漫的景况裏，他種種的愛和美，同成人比較，是相差很大，再有因性情的關係，也就因之有不同的愛美，譬如像泰岳爾說的：『快樂是在蔚藍的天色裏，在冬天的寒冷裏，在邪惡的戰爭裏……』那麼貪安逸稱心的人，他的快樂，是不是在這冬天的寒冷裏？和邪惡的戰爭時呢？並且這種快樂，是近成人方面還是兒童方面呢？因了這箇問題，於是我想到了那天真爛漫的時候，恍恍惚惚好像那神來的樣子，他愛的是無意識的盤桓，因為腦筋還簡單，不以二喬西施為美，名山勝景為可愛，他們祇聚了許多同伴，圍坐在綠草場上，唱着自由而無節拍的歌，跳著中國式而無規律的舞，有時移坐牀下，不顧污穢，他們不以清潔為美，這是我回想到那兒童時代對愛和美的狀況。

再看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愛和美，可以說是狹義的，物質的，祇知道愛自身，愛自己的兒女，愛自己的家庭，不知道愛社會，愛國家，推而至於世界，或者說是因為社會腐敗，生不出愛他的心理，那應當人人盡義務，來創造出一箇美的社會國家來，可以使我們不愛而愛，倘若

備箇袖手旁觀，則社會決沒有美的一天。總而言之，不要專講物質的美，物質的愛，要有精神的美，精神的愛，不要見了一箇華裝女子，以爲她是很美的，她是可愛的，而王維那種山居秋暝中述的景况，反不算美，反不可愛，未免錯誤了愛和美的真旨。并且我們要知道物質的美是不進步的，物質的愛是不永久的，我們應當走那愛和美的主路，不要走那愛和美的歧途，這是我對於愛和美的真意。

▲私物與公物

茅志驥

私物利己，公物利人。利於己而擴其意，卽能利人；利於人而拘其意，亦能利己。利人利己，因果相生；私物公物，並行不悖；則與私物，與公物，豈有輕重者哉。夫保私物，卽有私德；保公物，卽有公德；私德爲公德之原子量，公德爲私德之集合體；私德公德，皆爲我人富有之道德，故私物公物，皆爲我人所當保護者也。若有私德而無公德，利己有餘，利人不足，與楊子之爲我無異。有公德而無私德，利人有餘，利己不足，與墨子之兼愛相同，爲我失於無上，兼愛失於無尊，無上無尊，均非中道而行。至執中之士，私德公德，一視同仁，私物公物，其相保護，無所權其輕重者也。或曰：私物爲一己所有，私物損壞，則與一己有關係，對於自己之害大；公物爲衆人

所有公物損壞，則與衆人有關係，對於自己之害小；較其害之大小，宜私物重於公物矣。殊不知私物利己，公物利人，人之利己，即能利人，人之利人，亦能利己，故利於己之物，當保護之，利於人之物，亦當保護之，私物公物，並重可也。

▲師與友

張仁濟

師者，所以啓發人之知識，技能，學問，而陶冶人之性情，德行也。友者，所以共同交換知識，技能，學問，而互相切磋性情，德行也。無師則有惑而不能解，道學從何而高深，無友則規勸無人，何從而去惡遷善也。然則人之品學兼全，非得師友之助力不可也。師友與吾之關係，豈不重且大哉？故宮擇人而師，擇人而友。彼有一藝之長，一行之善，或學問道德，均有可取，則從而師之，從而友之，以求解惑問難，而促進吾之道學；其年之長幼與吾，或貴賤與吾，則非所計也。若僅孜孜於長幼貴賤之交，以爲幼於吾也，賤於吾也，雖其道先於吾，遽而輕忽之，不以爲師，不與爲友，如是則師道云乎哉？友誼云乎哉？因而思社會上一般求師者，必求長於吾，貴於吾，且道先於吾者，始從而師之，或心羨某某大人先生之權勢，必得而爲師，始甘於是師生名實之不符，遠於萬里矣。交友者，必交財產富於吾，社交多於吾，往來應酬，酒肉而已，所謂羣

終日言不及義，則學問之研究，德行之切磋，將置之度外矣。嗚呼！師道友誼之不振，可謂達於極點，吾其何術以挽救之乎！

▲讓與爭

李學燈

先人後己謂之讓，各相攻訐謂之爭；夫順情從欲，人莫不私自也，人莫不私自也，自私自利而不付，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爭奪之極，天下以亂，聖賢欲歸於治，乃化師法，道禮義，使同出於辭讓之途。然則讓者，所以避爭也。世之辭讓少而爭奪多者，人之私心未去故也。荀子曰：「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順此之說，私心不去，先人後己之道，甚難願望於常人也。是故下至匹夫攘臂，上至英雄逐鹿，其爲名利權勢者，莫不齎然！賈生云：「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可見世之爲名利權勢者，雖死不止。嗚呼！官亦烈矣，且夫爭起於一讓，全於二良，以讓者，必有以全其讓也，苟無以全其讓，必至不爭而不可得，欲讓而不可能。史載蘭相如既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欲辱之，相如朝時不與頗爭列，出遇則引車避匿，卒使廉頗肉袒負荊，謝罪於相如之門。論者皆謂相如能讓矣，不知相如固善讓，而能成其讓者，廉頗也。設頗乃以相如爲畏己而終辱之，爭不免矣。相如

遇頗猶教忍，乃能全其讓，讓固若此其難也。天下相爭之事，又豈可一概論哉！然而去私能忍，就難全讓，豈必曰：人必不爭乎？曰：是又不然。一讓一爭，以天下計，先公後私，準是而已。觀乎爾相如謂其舍人曰：「相如雖怒，長廉將軍哉！」可知相如以私仇爲不必即爭，其所以避之也。先國家之義也。堯舜禪讓，不傳子而傳賢者，以天下爲公也。反之爲天下而爭者，亦何不可？湯放桀，武王伐紂，史稱弑民伐罪，民且樂其爭焉，是故言私仇，既讓而不免於爭者，咎不在我而在人。論正義，任人逆天下而我不爭者，我且與人同罪也。雖然，讓爭之道既明，二者更有相成之理焉。老子曰：「夫唯無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其說蓋欲以柔勝剛，不以力爭也。湯之於葛，大王之於狄，人讓以代爭，乃爲爭之上乘。昔秦皇畢六國，一四海，殺豪傑，銷鋒鏑，燔詩書，重刑，力爭天下而欲弭天下之爭，卒不免於二世覆亡之禍。後世羣雄擾攘，紛爭之極，亦莫不旋得旋失，終於無成。是故服人以力，不如服人以德，爭力也，讓德也。力之爲用者暫，而德之爲用者久。然則世奈何猶有以爭爲事者，不明相成之理，知用力而不知用德，且勢形於名利權勢之間，至死而不悟也！

窮富說

富滿足之謂也，窮困乏之謂也。人皆樂富而憎窮，嗚呼！此皆片面不達之見也。夫窮富互爲因果者也，故或由富而窮，或由窮而富。有時之窮，亦有千古之窮，君子必安一時而獲其千古，小人反是，皆自求而自得之耳。顏淵貧而歿，盜跖毒而富，孰知至今畢竟孰富孰窮乎？今如綁匪盜賊，皆阿片刻之富者也，被綁者，因富至危，又何異因富得窮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孫子贖脚，兵法修理，司馬遷受刑而史記出，是皆窮一時而富於千古者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至哉言乎！有乞者行乞於富翁之門，時方隆冬，六出紛飛，富翁異其衣單衣而無善也，戲謂之曰：吾有二肆，若能寤雪中一夜者，願獻其一。乞者喜出不意，遂依其言，翌晨自若也。翁無已，乃奉之。乞者既暴富，衣錦駢梁，儼然小康矣。次年之冬，翁又曰：子尚有一肆，脫再能寤雪中一夜，如去年今日者，願并奉之以爲壽。乞者貪婪無厭，又試之，請朝人往撫之，則已僵矣。此事實有至理存焉。哥倫布，賽人子也，子身萬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瞋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願勇撓不屈，有進無退，卒發現新大陸，爲生靈開新世界。維爾德，擁資巨萬，七次試驗，終歸失敗，資產耗盡，猶復曉音瘖口，遊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新公司，卒創設海底電線，使全球食其利，由是以觀，一時之窮富，皆未定也。富既不可恃，窮亦何惜哉！是以因富而致窮，莫若安窮而獲富。

▲國妖說

周書元

世云妖之爲物，無定形，無善容，性行體態，介乎人物之間，出沒隱現，假乎風雲之勢，性至惡，喜食人類，降於一方，則一方受害，降於一家，則一家蒙殃，故世人皆畏之，莫不焚香頂禮，以求其勿降也。人言若此，而余則未聞其聲，未見其形，故亦弗敢信其有，然亦弗敢云其必無也。迄至今日，歐化東來，科學大興，凡此迷信之說，均已逐漸破除，此誠人類之極大覺悟也。嗟乎！吾國何不幸至此！晚近以來，世風日下，真妖之說，雖已無聞，而類妖者，則蠶起雲集，徧地皆然，爭權奪地，各自稱雄，暴斂重徵，荼毒生靈；對外則割地賠款，辱國傷邦，對內則狼爭虎鬥，終歲不寧，使四方民衆，流離失所，餓斃於道途者有之，枉死於兵戈者有之，甚至令大好健兒，爲彼爭一己之地盤權利，而與同胞爲仇，斃死沙場，以供此無謂之犧牲，殊可惜也！嗟乎！吾中國之大好山河，經彼等之蹂躪摧殘，竟一變而爲極貧極弱之國家，可見彼等之爲害，實遠勝於妖也。今以國妖二字名之，其誰曰不宜？迄今以往，願吾四萬萬同胞，早自覺悟，努力同心，以殺此禍國殃民之國妖，庶有濟乎！

▲苦與樂

顧福謙

宇宙間之事物，皆有互相關係焉；我人自形質上觀之，劃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流，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衝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瀾；學者能察其繁雜之性質，則善矣。苦者，樂之對待也；有苦之主體，必有樂之客體，既曰「苦」，尙得爲有樂乎？顧我輩今者不苦，而他日之苦，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於其聽彼自然之苦，而終不可救，無甯加以人爲之苦，而尙可得樂。自然之著者，卽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爲之苦者，卽以藥攻病之喻也；故苦於我人，實萬無可避者也。不觀夫科崙布之尋新地也，掉孤舟於大海，波濤洶湧，羣情怖而思返，苟不耐苦，彼美洲東境之半島，何能卒達？俾斯麥之治兵也，以鐵血與羣雄相角逐，百戰百勝，歷久不倦，遂破奧軍而勝拿破崙。巴律西之治陶器也，屢成屢毀，幾罄其產，在他人必將外慕而徙業矣；彼獨矢以耐苦之心，積十八年之久，遂成絕藝。之三人者，豈非世界所稱豪傑之士哉！當其功之未成也，戰戰兢兢，不惜絞得其腦，滴其汗，以苦爲務，在常人視之，天下之苦，無有愈於彼也；不知其成功之快樂，倚伏其中也。苦與樂，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樂不相容者，自然之苦也；與樂相濟者，人爲之苦也。我輩汲汲然倡人爲之苦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樂之望也。古語云：「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故不得不用苦之手段，以求快樂，凡所以

過頗猶微忍，乃能全其讓。讓固若此其難也。天下相爭之事，又豈可一概論哉！然而去私能忍，
 就難全讓，豈必曰：人必不爭乎？曰：是又不然。一讓一爭，以天下計，先公後私，準是而已。觀乎商
 相如謂其舍人曰：「相如雖怒，畏糜將軍哉！」可知相如以私仇爲不必即爭，其所以避之
 也。先國家之誼也。堯舜禪讓，不傳子而傳賢者，以天下爲公也。反之爲天下而爭者，亦何不可
 湯放桀，武王伐紂，史稱弔民伐罪，民且樂其爭焉，是故言私仇，既讓而不免於爭者，咎不在我
 而在人。論正義，任人逆天下而不爭者，我且與人同罪也。雖然，讓爭之道既明，二者更有相
 成之理焉。老子曰：「夫唯無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其說蓋欲以柔勝剛，不以力爭也。湯之
 於葛，大王之於狄人，讓以代爭，乃爲爭之上乘。昔秦皇舉六國，一四海，殺豪傑，銷鋒鏑，燔詩書，
 重刑，力爭天下而欲弭天下之爭，卒不免於二世覆亡之禍。後世羣雄擾攘，紛爭之極，亦莫
 不旋得旋失，終於無成。是故服人以力，不如服人以德，爭力也，讓德也。力之爲用者暫，而德之
 爲用者久。然則世奈何猶有以爭爲事者，不明相成之理，知用力而不知用德，日勞形於名利
 權勢之間，至死而不悟也！

窮富說

物質之樂也。世人有精神物質之樂俱具者；有舉二者之苦而有者；亦有具精神之樂，而不獲物質之樂；享物質之樂，而不有精神之樂者；所受之苦樂，雖人各異殊，要皆非樂即苦也。然而人知樂其樂，而不知樂之所自？知苦其苦，而不知苦之所由？徒快然於今樂，不曉樂極苦至，思有以慎遏而應對之；但畏然於現苦，不明苦盡樂來，預加以努力而勉成之。以致樂者苦，苦者益苦，卒皆陷於永苦之境，嗚乎！甚矣其愚哉！

夫人情固莫有喜苦而厭樂者矣；然苦樂亦非喜厭所得而必也。不努力奮勉以排患苦，徒昧昧然惟樂我是急，終末有不若守株待兔之荒田無獲，益增其苦者也。古之聖賢豪傑，所以克獲道成志酬之樂者，要莫非由戰勝困苦而得也。設范文正公因斷齋畫粥之苦而輟學，何由得償救世之願，而獲親見轉國家於富強，拯萬民以康泰之樂？設顏子以居陋巷，衣鶉服，一簞食，一瓢飲之苦而自驕，亦必不可得聞道之樂矣。且夫農夫之耕耨也，日炙雨蝕，手胼足胝，其苦也何如？迨夫收穫之期，碩然五穀，穰穰滿家，以之易物而有餘，以之供食而恆足；自食其力，私衷不忤；舉家溫飽，鼓腹謳歌，其樂又何如？且年增歲益，所出之汗血愈多，所得之代價亦愈積愈衆，其心亦末有不隨之而愈快也。若夫紉袴子，恃祖宗餘蔭，美衣玉食，嬌妻俊童，任意揮霍，不稍制者；其始未嘗不快然自樂也；曾幾何時，而手中漸以窘迫矣；而困苦漸加矣；

卒致以飢寒死，享百苦矣，可勝歎哉！

至若始而知困苦不足懼，奮然竭力以臨之，終以困苦去而樂得，乃醉然歡樂之中，復失其樂，受巨苦以死者，亦屢見不鮮。吳王夫差是已！嗟乎！夫差往矣，後之人欲以此失乎其以「苦即是樂，樂即是苦，非苦無以得真樂，縱樂必將發奇苦」之旨，深留於腦海之中也可！

▲衛生

朱頌仁

壽居五福之首，人人所欲者，果由何道而得之？曰惟衛生。病爲六絕之一，人人所惡者，將何術以禦之？曰惟衛生。夫衛生之道，至廣至繁，而約言之，則有屬於個人者，有屬於公衆者。蓋人疾病之生，其來也有自，飲食不良，則脾胃困矣，空氣不潔，則血液濁矣，衣服不適，居處不當，則風寒襲，燥溼侵矣，運動不宜，洗浴不勤，則筋骨疲，皮膚垢矣，過怒則傷肝，過恐則傷腎，凡七情失和，皆有所傷，如慎之於平素，防之於未然，則足以却病而永年，此個人衛生所以不可忽也。然人不能離羣而獨居，街衢之中，穢垢充塞，則疫厲易於發生，故掃除不可不勤。溝渠中污水停積，則病菌易於藏匿，故疏濬不可稍忽。魚肆肉市，果店糕攤，有陳宿腐敗食品，混雜其間，則貽害生命，良非淺鮮，故檢驗規則不可不嚴，否則人雖各自講其衛生，終難免屈死之險。

此於衆衛生所以尤宜重也。或者謂否泰有數，生死有命，人之病康修短，數也命也，何關衛生乎？余應之曰：洵如子言，則鳩可飲而毒可服也，古人何以言不登高，不臨深，不立巖牆下乎？昔孔子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果不熟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其注意於衛生者何如？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如有命數主之，奚能計父母之憂否？吾知孔子之答，欲武伯衛生以寡疾，安父母之心也。是以衛生之道，先聖先賢，垂示實多，惜未彙訂專書，後人不能見到耳。或又謂鄉人陋室矮簷，鞞門圭竇，忍飢寒，冒風雨，從事田間，未嘗有窗簾啓閉，以採光通氣，又未能慎飲食，防寒暑，而鬚眉皓白，精神矍鑠，享期頤之年者，不乏其人，而起居必審，衣食必宜者，亦未必盡享高年。則衛生何必講乎？曰：否，否，不然，衛生之效，當以全國人統計之，不常以少數先天偏倚者爲斷。歐美各國，自厲行衛生政策以來，人壽之中數，遠過於前，我國戶籍猶缺，無從稽核，而歷歲疫厲之盛，驚人聽聞，若注重衛生，而猶如此，吾不信也。

▲夏日人類之二大敵

范 琇

春季方過，而夏季踵至矣。夫夏季爲四季中天氣最熱之季，抑亦人類大敵最多之季也。大敵中之爲害最甚而足制人於死命者，莫過於蚊蠅，因蚊蠅之傳染疾病，較他種害蟲爲甚。

也。

蚊蟲爲人類夏日二大敵之一，身小而音嗡嗡然，咬上有刺，吮人之血，且能傳染疾病，因其嘴在病人或他種污物上吮後，再傳至無病人之身上，則此人必得同一之疾病，或飛至飯菜上，我人食後，亦易疾病，重有生命之憂，故蚊蟲爲人類夏日二大敵之一。

蒼蠅亦爲人類二大敵之一，身小而色黑，爲節足動物膜翅類，其傳染疾病，與蚊蟲相埒，因其足有毛，凡各種有害菌類，皆附帶焉，傳至飯菜或人之皮膚上，我人食之，小則傷身，大則無命，故蒼蠅亦爲人類夏日二大敵之一。

蚊蠅既有如此之害，我等可不除乎？今述除蚊蠅之法如下。

- 一、除蚊（甲）未產生時。在春季時，將臭藥水澆於污穢之處，或努力將污穢之處打掃清潔，（乙）已產生後。一面努力將污穢之處打掃清潔，一面用蚊香趕之。
- 二、除蠅（甲）未產生時。澆臭藥水於污穢之處；（乙）用蒼蠅拍蒼蠅紙等。

▲田家樂

汪克檢

春郊日晴，風輕雲淡，約二三知己，作郊外遊，藉以滌襟而舒懷。出城郭，遙見農人三五成

羣，勤作於田間。予前問曰：「汝曹終年勤勞，足不履城市，口未嘗珍饈，錦繡之衣，款段之車，未嘗服而駕也。刻苦不亦甚乎？」一農笑曰：「是第知農者之苦，而不知農者之樂也。予業農迄今四十餘年，未嘗知其苦，而反覺其樂也。風和日暖，霞明雲綺，疎籬之外，桃花灼灼，草塘之上，楊柳依依，耒耜於東畝，播種於南圃，樹上鶯啼，花間蝶舞；此田家春日之樂也。秧針雨足，船棹風清，鳴桔槔，施曲簿於露房，脫笠雨梳頭，耘苗汗滴土，其事較勞於他季，爲樂之過之也。及乎斜陽西下，皓魄東升，擁篲乘涼，剖瓜解暑，蛙鳴兩部，螢照三更；此田家夏日之樂也。天氣清，煙霏雲歛，遙看稻穗燦燦，玉粒幪幪，偃僂於田間，提攜於道中；是穫是畝，是任是負，或籬或蹊，迺積迺倉；此秋收之樂也。白雪飄飄，北風凜凜，寒菜數畦，風梅過舍，乃掃徑除廬，烹葵煮菘，置酒邀鄰，稱觴介壽；此田家冬日之樂也。若乃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曉風吹袂，殘月當頭，一柄長竿，笠間冷露，數聲短笛，牛背斜陽；早出而老妻嚮畝，晚歸有稚子候門；此乃田家早晚之樂也。若夫坐高堂，食珍饈，衣錦繡者，昂昂然，巍巍乎，養尊而處優，取精而用宏，然肉體之樂，則樂矣，而精神之苦，方千百倍於是也。樂其樂耶？」余聞其言而韙之，遂爲之記。

▲堅忍爲國民所必要

繆紀生

古昔聖賢豪傑，流芳千古，見於傳記者，余於讀書之時，輒仰慕不已；豈聖賢豪傑稟有特別之性質，與稠人不同乎？曰：否，聖賢豪傑之所以得此榮名者，非偶然也。殆經無數之勞苦，受多數之困頓，堅忍而卒耳。夫堅者固也，即受盡勞苦困難而恆心不變也。忍者耐也，即心自不安強持不動也。吾國民能如是，又何功不立，何名不成哉。昔者大舜之躬耕也，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能堅忍卒膺帝位。勾踐之復仇也，懸胆而嘗，席薪而臥，其能堅忍卒成霸王。至於蘇秦刺股讀書，賈臣自薪求學，韓信受辱袴下，其能堅忍終成功名。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孟子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旨哉言乎。夫事進一境，又有一境，歷一途，又有一途，豈可無堅忍之心哉。故孟子曰：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是謂棄井；推其所以不能成功者，無堅忍之心故耳。越有善農者，鑿田種稻，連年皆傷於旱，人勸以泔水種麥，農者堅忍其心而不顧，終償其款而有餘；推其所以終能成功者，蓋有堅忍心故耳。嗟乎！國民之心，可不堅忍哉！可不堅忍哉！

▲感嚴寒中之勞働者

彭育軒

人以樂生之心，迫而爲謀生之道，彼豪門圭竇，壘牖繩樞之子，淒涼吹市上之簫，落魄彈豪門之鈸，類多遊惰之徒，不足道也。櫛風沐雨，戴月披星，昧昧於操作，孜孜於故業，所謂勞工

者，良堪佩也。嘗冒寒入市，重裘障體，而朔風澈骨，仍寒不能勝，遑回之下，益嘆嚴寒之厄人也。既趨市，但見車子一人，露肋披膝，擁車而進，快快之音趨於上，麟麟之聲逐於下，汗流如瀉，氣喘無定，不特無畏寒之色，亦且具忿戾之容，輾轉閭里之間，過遊朔風之下，觀車上青年，拱手圍爐，服羔羊之服，冠狐腋之冠，其生活之高下，奚啻霄壤。嗚呼！若而人者，豈非圓其顛而方其趾，與我同一之人類耶？何以愁苦終身，知人間世有所謂生人之樂趣，而不能達其目的者，悲夫！然竟有食田千頃，廣廈萬間，居則畫棟雕樑，出則衣輕策肥，僕從塞道，極欲窮奢，日食何止萬錢，頤指氣使，倨傲不可一世，而奔走權門，則萬金一擲，對彼哀鴻，則熟視無視，雖拔一毛以惠窮黎，不爲也。若而人者，或襲祖宗之餘蔭，或剝人民之膏髓，但求肥我一己之身，不惜瘦彼天下之衆。嗚呼！大盜之兇殘，豺狼之貪狠，其有以異耶？而此大多數可憫可惻之人類，乃仰承其鼻息，俯服其肘腋，佻佻倪倪，低首下心，以食其唾棄之餘，自比於豢養之類，甚矣哀哉！天下至不仁愛，至不平等，至不自由之事，孰有大於斯者乎？使此大多數之人類，輟其農，罷其工，廢其操作，舉凡一切之勞動事業，委之棄，一效彼少數資本家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坐享夫美滿之幸福，吾恐目不轉瞬，而茄毛飲血之原始狀態，將復呈於今日矣；又不僅區區富與貴者之失其憑依也。是故勞動者，爲世界萬物生產之根原。而關係於人類之生存，尤非淺

解。蓋放眼一觀，今日之世界，非所謂物質文明，黃金燦爛之世界乎？舉凡鑄也，農也，及所以促進物質文明而富裕其國者，何一非此大多數之勞動者之所艱辛締造者乎？彼昏昧者不察，而竟以至可敬愛至可感謝之勞動者，視之若牛馬，使之若奴隸，而鞭笞之，蹂躪之，凌辱踐踏之，吸其脂，剝其髓，種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彼則服苦無窮，此則享娛一世，累月經營而不足，一朝揮霍則有餘，反質驚然曰：吾豈養汝儕，不爲不厚矣。嗚乎！主客倒置，此豈其情也哉！而不平之事，亦未有更甚於此者。噫！壟斷市利，掠奪金錢，制多數人之死命，絕多數人之生計，亦無怪乎芸芸衆生，仰之若帝天，而趨之若逐臭也。悲夫！

▲天助自助者說

張士元

古來大聖賢，大豪傑，所以成大專立大業者，得之於天賦者半，得之於人爲者亦半。或生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此得之於天賦也；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此得之於人爲也。孫劉以孱弱之兵，藉東風之力，敗曹操百萬雄師於赤壁，此得之於天賦也。光武之初起也，羣雄角逐，此時而欲削平宇內，洵所謂落落難合；然而有志者事竟成，卒成中興之業者，得之於人爲也。由此言之，天定可以勝人，人定亦能勝天，故人無論智愚，事無論大

小，當以天助自助之說，三致意焉。他事姑勿論，即以學問言之，尤當得天助而加以自助。雖然，自助較天助爲尤要，得天助而不加以自助，如方仲永之幼時，已頭角崢嶸，及其長也，與庸人無異，此得天助而不自助之害也。自助而不得天助者，如柴也，愚也，參也，魯也，由也，墮也，得躋於聖門七十二子之列，此不得天助而能自助之益也。古人有言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皆自助之明證也。非然者，自暴自棄耳！我故曰：自助較天助爲尤要，於以歎天助自助者之說，洵不誣也。

▲事業成於勤苦說

徐錫珩

宇宙內之事業至多也。然總括而簡分之，不過難易兩途而已。何爲難？吾心畏其不可爲，而怠惰焉；畏縮焉，雖反掌折枝之易，亦莫非難也。何爲易？吾不畏其不可爲，具堅忍不拔之精神，下戰勝困苦之決心，而努力焉，奮鬥焉，則天下事無往而非易也。何難之有哉！然則事之難易，豈有常哉？亦在人之勤苦與否，以爲成敗之斷耳。不然，以五千年來之專制政體，四萬萬同胞，甘作異族牛馬之心理，孫總理以三四少數同志之倡言革命，世人早料其失敗而難成矣。然而奮鬥四十年，歷千辛萬苦而不少動其志，故終有成功之一日。世豈真有難事哉？苟吾之

勇氣毅力，常保其勤苦之心而不衰，則志氣所向，山可拔，海可填，而何憂事業之不成也哉！

▲自警篇

高仁恩

郊外有一農夫，性任俠，樂施與，家境豐裕，雖值凶年，其穫亦佳，他人雖窺傲效，莫能及焉。一日，余親往詢之，對曰：「我不能使稻麥碩茂，菜蔬豐盈；又不能使風雨調順，霜雪時若，所能爲者，勤且慎而已矣。春耕而夏耘，秋收而冬藏。其植也按時，其培也依性。更須勤於灌溉，慎疏密，防野草。他業者雖能按時而植，依性而培，然不若我之勤慎。常戲嬉於茶坊酒肆之間，其阡陌荒蕪，猶不自覺，反歸罪於天，不亦謬乎！或則奢求過甚，可植菜蔬百本者，而倍之。能施肥料一次者，而甚之。植物因太密而不能生長者有之。沃用因過多而難能發展者亦有之。他人所以莫能及我之故，皆因過與不及之弊。我又何能爲哉！」余歸而告諸母。母曰：「我子求學之術，其有類乎農人種植之法，須勤且慎。我子常言某先生之教授不良，某先生之管理不嚴，以致諸生之學業不精，品行不端，然皆非師長之過，子不勤慎之過也。此與農人阡陌之荒蕪，而反歸罪於天，其有別乎？務宜依理而行，次第上進，切勿越級以求速成。此所以免農人所云『過與不及』之弊也。」余善其言，因書以自警。

▲知恥說

羅自明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二子之言，無非欲人知恥也。顧知恥則無事不成，無業不就，昔越王句踐之敗於夫差也，繫頸求成，誓雪前恥，卒之召吳稱霸；普魯士之挫於拿破崙也，擴張教育，力圖振拔，終能破法聯邦。之二人者，非知恥之故，曷克臻此。故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彼士之求學，有知恥心者，曷有優於己者，必反責於己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以此爲恥，以此爲憂，而奮其精神以追之，於是學不期成，而自成矣；是恥之於人大矣。可不信哉。

▲品學兼重說

顧燮

馬之中有名爲驥者，以其力巨能日行千里也，世人咸貴之，而孔子獨不稱其力，稱其德者，何也？以其力能任重致遠，其力固足貴，使不有德以輔之，縱快若風，疾若電，而人欲東驥反西，人欲左而驥反右，人不能馭驥，而人反爲驥之所馭也，豈可乎哉！士之學，猶驥之力也，士之品，亦猶驥之德也。然而士之爲學，原欲以供國家社會之用也。設有學而無品，在朝則惠

其學小，把持政權，排斥賢能，罔治以蠹政；在野則假縉紳之名，要結惡吏，欺凌鄉愚，傷風以害俗。是學愈深而為禍亦愈烈，幾若出押之虎兇，狂蕩咆哮，殘噬生物。甚至結黨營私，行奸飾巧，為盜為匪，無惡不作。似此有學無品，反不若有品無學之為愈矣。設有品無學，不過徒負面牆之識，宜聞之誦而已。若因其材而器使之，雖不堪大用，亦不至與人道向背而馳矣。以是知士非學不立，學非品不重，甚望吾輩之青年學子，勿徒矜尚學問可也。

▲求學不可無競爭心說

丁振德

天地開闢以來，自野蠻以至文明，自單純以至複雜，而其中無時不處於競爭之中。蓋有競爭有進步；無競爭則日趨日下，而無進步之可言。况自科學發達，人事遞演遞進。達爾文之物競天擇說，尤為科學開一新路，為後世所推崇，為人類所信仰；并給人類以為世所淘汰之恐懼，而與各種之環境奮鬥，以求己身之存在而斯已。故競爭之空氣，密佈全球，於人類之腦網中留一深跡。故人類之競爭，日甚一日；而世界之文明，日進一日。且夫世界之中，芸芸萬類，皆具有競爭之特性，非然者，則彼等早無生存之可能矣。由是觀之，則競爭也尚矣。况吾人欲一事之成功，更不可無競爭之心理也。

依競爭之原理，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弱者遂爲強者魚肉。今世之五大列強，卽歐戰後競爭之結果也。現世界物類昌繁，交通靈便，建築華麗，衣食豐盈，也莫不由於競爭以得之也。苟國不競爭，則必日日衰敗。如高麗琉球之屬於日，安南之屬於法，印度之併於英，隱居山中之紅人之日縮一日，亞非利加人之野蠻，土人之凶悍，是皆不知存競爭之心現象也。見人之進步，視人之優勝，而不知自振以與他人競爭，安得不墮乎在人後哉！苟商業無競爭，則必一蹶不振。工業亦然。故無論何事，其大雖如丘山，其小雖如毫末，亦皆必存競爭之心，以冀其成功，百事皆然，况求學乎？

夫人之生於世也，渾渾噩噩，知識不開，凡百事物，皆莫能解。舉凡日日所接觸者，時時所見聞者，皆不得其所以然，故必藉學以解之，求而明之，使之無一疑難問題存於胸懷。而於學理盡量發揮，於事實用力履行，故有今日之文明，今日之特色，此求學之要也。而今世各國，莫不獎勵教育，家庭子弟，莫不以求學爲急焉。

第求學矣，同時有成功者，有未成功者；有進步者，有無進步之別。其中最大之點，有關成敗得失之關鍵者，卽『競爭心』也。有之則成，無之則敗。吾輩學子，豈可藐焉視之乎？

夫競爭之心何耶？曰：『智者與智者競，愚者與愚者競。爾勝我，我欲比爾更勝；人強我，我

欲較人更強，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苟能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如此則學業必有進步，精心自問，無所愧矣。苟人人學問皆有進步，則一切皆有進化，社會改良，科學發達，世界文明，即奠基於學問之上矣。學無進步，文明何來。故為學者豈可無競爭心乎？

惜乎！今之求學者，不知努力求學，徒知玩弄歲月，用金錢如糞土，將一培養人才之機關，作一縱性之去處。不知光陰之可貴，何競爭心之自言乎？望吾儕學子，勿忘競以求學，非特己身獲益，亦即吾中國學業上之一大榮幸也。

▲同學宜相親愛說

成國英

家庭之中親我者，父兄也；我之在家庭所宜親之愛之者，亦惟父兄也。然人不能日處家庭不出門戶；至若就學校中，而我宜親愛者誰？曰：「有同學在。」夫吾人之在校中，固有師長之教也。然師長之訓育，未必盡能領會；故有賴於同學之切磋焉。設我有所不知者，有同學指導之；我有所不明者，有同學研究之；箴規我之過失者，同學扶持我之疾病者，同學。然則同學於我之親愛若是，我之於同學詎可不親愛乎？哉？親愛之道如何？曰：一年長於我者，恭敬之；年幼於我者，友愛之；和以相處，切勿因區區之嫌，爭論從之，怒罵從之，甚至以筆墨為槍礮，以數

室爲戰地，以傷同學之誼也。」使無同學之切磋，學何由進；無同學之規勸，品何由端乎？昔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於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然則我既親愛同學，同學豈有不親愛我之理耶？吾儕同學，尙其勉旃！

●紀事

▲踏青記

蕭克訓

茫茫者宇宙也，吾人以藐爾之軀，寄生於其間，直不啻滄海之一粟耳。而往古來今，得失榮枯，有如煙花過眼，又不啻一海市蜃樓之倒影耳。彼終日奔走名利，徒覺草草勞人，亦何爲者，則曷勿及時行樂，做蘭亭之集，效沂水之浴，以領略此天地間自然之美之爲愈哉。余性素嗜遊者也。凡吾邑之勝水佳山，無不有我之足跡，而爲吾所有，猶憶曩昔趨庭之時，每當花晨月夕，必隨余祖後，入深林，窮迴溪，游眺夫幽泉怪石之間，藉以消遣塵慮，開拓胸懷。今負笈邑之中校，不得侍從以與游者，蓋數稔於茲矣。值此暮春三月，草長鶯飛，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安得不令我游興勃發哉。三月初三日，舊歷上巳辰也，而今歲之清明佳節亦適爲是日，此蓋天與吾人以游覽之盛會也。是日也，風日晴和，纖塵不驚，各校皆循例放假一日，

以資休養。余聞本校休假之令，喜極欲狂，早餐後，遂偕同學五六人，雙柑斗酒，攜手共游，一路施施而行，不一小時，達熙春門外。門外爲一大平原，間亦有坵垆點綴其間，然離城甚遠，僅能於隱約中見之。而阡陌相連，則縱橫如帛縷，農人之耕耨於其間者，皆怡然自得，席地而坐，隨風而歌。見夫芳草如茵，綠波蕩漾，蜂蝶翩翩，羣飛舞於柳暗花明之下，未嘗不塵慮盡，而樂以忘倦也。繞城而行，皆康衢坦途，滿目春光，侵入杖履，義塚之間，祭掃紛然，紙錢隨風飄蕩，悉作白蝶舞。至觀湘門，則地臨湘水之濱，風帆如織，絡繹不絕，吾人望波濤，浩渺胸襟間頓覺有汪洋千頃之概，氣吞雲夢澤，波撼岳陽樓，幾欲乘長風以破萬里浪。世稱觀湘門者，良有以也。江之岸，有煙柳數行，濃陰密覆，葱翠似新沐，且時有流鶯，往來作弄機聲，曾茶山詩云，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正爲此地此景寫照也。更由觀湘門登城以遊，則城中風景，皆在襟袖之下，白板紅牆，多掩映於樹陰叢綠間。向前行約半里許，復遇軍士十餘輩，演習軍樂，節奏井井，響遏行雲，壯士長歌入漢關，余細聆之，亦不覺肅然起敬也。已而至通濟門下城，則離校僅數十武矣。然斯時遊興未闕，友人猶鼓噪前進，欲作兩湖之遊，困復循學坪出瞻嶽門，偕來於兩湖之畔，沿途士女如雲，駢肩踵跡，湖中水天一色，可泛瓜皮小艇，小鳥十數羣，款款掠水以飛，而湖光潏豔，蘋藻繽紛，東風搖曳中，時聞幾船簫鼓聲，此誠可謂極萬類之幽雅饒

一時於樂趣者也。已而夕陽西斜，暮色蒼然，遠寺幽鐘，度水雲而徐出。余等知不可久，乃攜手返棹，是爲記。

▲中秋玩月記

章 琴

一年容易，又是秋風。觀桐葉之辭柯，驚樵香之撲鼻，蓋佳節又值中秋矣。家家絲竹，翻來水調之歌；處處玉簫，譜附霓裳之曲。良宵美景，行樂及時，宜乎名媛閨秀，咸登樓以寄興；墨客騷人，俱攜酒而豪吟。樵牧共唱於山間，漁農橫歌於江畔，相締勝遊，會看月色，胸襟蕩滌，不亦樂乎？當斯辰也，琴仍居書室之中，殊覺無聊，焚香默坐，忽聞窗外有聲，啓而視之，乃同學瑛妹也。妹曰：『琴姊，今夕何夕？非天上月圓之節，人間佳會之時歟？衆皆興高采烈，玩月遊賞，姊何以仍寂寂於冷淡之書屋，久坐面不厭乎？』琴對之曰：『妹乎！微子言，吾忘之矣！夫余之所以幽居斯室者，蓋亦自得其樂也。』言已，遂同瑛妹攜斗酒，負詩囊，放棹湖流，作賞月之舉。時則清風徐來，澄波如縵，水光雲影，四顧徘徊，俗塵之氣，爲之一洗。俄而仰望天空，皓魄東升，其圓若盤，其明似鏡，光耀清潔，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者。至足觀也。俯視水面，月影蕩漾，以片石投之，激爲碎銀。瑛曰：『快哉，今夕之玩月也！吾輩青春女子，當修身潔行，卓立世上，若今宵之明月

照耀於天下而無窮也！余曰：『善哉！妹之言也！夫日月之光華，雖發現於太空之一隅，而在大千世界，燭照無遺，人生千古後，亦惟患修名之不立耳！苟立焉，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於是且談且飲，且飲且吟，興趣愈豪。余吟曰：『月白風清涼如洗，空中仙籟靜無鳴；兩樽陳酒船前醉，遙望銀河萬里明』瑛亦吟云：『玉盤高挂影遲遲，笑對嫦娥醉酒卮；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中秋玩月時。』時則曉風入船，涼露下滴；不覺東方之漸白矣。乃鼓棹而返。良宵難逢，醴筆記之，時甲子桂秋。

▲中秋賞月記

袁桂吟

八月之望，袁子與客賞月中庭，萬籟俱寂，素月流天。客曰：月何必賞，賞何必乎中秋。曰：是何言也。夫梅雨發而萬物滋，桐葉落而寒蛩泣，感於氣也。春陽動而紫燕飛，秋風拂而賓鴻來，感於時也。物有感而變，人有感而異，故春女多思，秋士多悲，秋景蒼涼，秋光燦爛，秋氣肅殺，秋月玲瓏，而平分此秋色者，厥惟中秋。團圓此秋月者，亦惟中秋，人生數十寒暑，能值幾許中秋，此不能不有所感有所賞，而賞不得不異於平日也。子不見今夕之月也乎，光徹大千，照出無限色相，此可賞者一也。盈而不虧，令人無不快之思，此可賞者二也。且值此中秋，露白風清，涼

生中夜，滌煩盪垢，俗慮都消，此可賞者三也。耿耿天涯，皎皎銀河，陰霾掃除，造成光明世界，此可賞者四也。清透心田，令人飄飄欲仙，此可賞者五也。可賞也如是，然則月何必乎不賞，賞何必乎不於中秋，吾聞之也。謝公泛舟於牛渚，庾亮寄興於小樓，東坡譜水調歌頭之詞，衆仙詠霓裳羽衣之曲，皓皓明月，古人之所賞也，亦後人之所得賞也。然賞今日之月，則非古人後人所得而賞，僅儘吾儕之所得而賞也。然古人後人之賞月於中秋，又非吾儕之所及賞也，可忽乎哉。客怡然悅取盞東酌，酒意闌珊，詩情絡繹，忽面管絃齊奏，清越悠揚，聽者神動，直至午夜，衣單若不勝寒，乃休。因爲之文，藉以記感。

▲喜雨記

張菊人

雨以喜名，兆有年之慶也。何以喜？喜得其時也。何謂喜得其時？蓋得雨於亢陽之候也。夫古人有以喜名物者，僅示其一身之喜耳。今吾以喜名雨，乃以示萬民之喜也。同一喜也，而大小懸殊焉。丁卯之夏，麥未穫，禾棉栽種時，天旱不雨者，彌月餘矣。民方憂之，皆曰：吾黎民既受去年兵燹之災，壯者散之四方，弱者死乎溝壑，至今尙奄奄一息，元氣未復，今益以久旱不雨，春穫不登，秋收亦將無望矣。夫武人既不諒黎民之苦衷，而大肆刀兵，豈昊天亦有難於吾民

而降此災劫乎？天災人禍，交迫而來，嗟我小民，何以爲生。四月望日，甘霖下降，民猶以爲未足。逾數日，又大雨傾盆，三日乃止，於是上下歡欣，不若前日之疾首蹙額矣。名之喜雨，誰曰不宜。夫歲穫既豐，不維人民無飢寒之憂，盜賊亦由是而少息也。蓋盜賊之徒，雖秦半爲無業遊民。然有遭天災兵燹，迫於寒餓，挺而走險者亦不少也。今也收穫既豐，則迫於寒餓之良民，何樂乎行此不法之舉哉。是一雨之賜，造福於民爲何如也？使彼武夫亦能一改跋扈之態，而惟願國利民是說，則我民卽能享太平之幸福矣。其喜，將何如耶？

▲球戰記

顧保琛

星期日下午二時，甲乙二校，於公共體育場，作足球之戰。予如其地，作壁上觀焉。時先予至者，已雲聚蟻集，烟氣襲人欲昏，而叫賣聲，喧呼聲，囂然雜作，不可一刻耐。予乃登高而望焉，場之中央，有衣紅綠背心，口銜雪茄者；有手舞足蹈，口放半通之英語者。有履聲囊囊，緩步場周，目光四射，若有所待，又若公安局中警察，偵探匪類者。凡此皆衆人所注目之諸大足球員也。旣而司令者鳴戰笛，示預令。於是兩方球員開始布置，守門者欲爲大將，而大將則謂彼善攻擊，互爭不休，於此噪鬧聲中，戰笛亂鳴，掌聲轟然，球聲亦然，而比賽令下矣。而球戰亦於是

開始矣。塵埃迷漫，不可逼視，拍手之聲，響遏雲霄。其初也，甲隊與甲隊互爭一蹴，乙隊與乙隊又互爭一蹴，終乃甲乙兩隊攪成一片，而掌聲起，則甲勝乙一球矣；而凱歌起，則乙勝甲一球矣；而呼聲起，則甲隊某君之足被乙隊某君所蹴矣；而罵聲起，則乙隊某君之目被甲隊某君所傷矣。當是時也，形聲至爲複雜，亦至美妙，萬籟皆作，萬態畢備，烏煙瘴氣，牛鬼蛇神，正林子所謂：人有百手，手有百指，莫能指其一事，人有百口，口有百舌，莫能鳴其一端，是豈予之禿筆所能形容盡致也哉？既而日已西下，乃與友聯袂而歸。途中，余友周寶椿謂予曰：予今日得見吾中華民國之縮影矣，余笑領之。

▲賞梅記

顧保琛

水繪園爲冒辟疆氏舊宅，地處皋城東北隅，廣百餘畝，昔冒氏植梅百餘本於此。每當盛放時，其姬董氏就窗中引枝入室，謂不亞香雪中人也。及余負笈如皋，聞同學言，冒氏手植梅尙存兩香庵，心嚮往之。方謂豪吟釋子，終朝伴茲美人，冒氏之雅趣，當不能專美於前矣。會民國十五年二月，同學約余遊其地，欣然從之。至則門內扁，叩數四始啓，老僧速余等入，數折至大殿，迴環曲折，備極華麗，想彼童頭博袖者流，幾身修得。坐少刻，不耐諷經聲與鐘鼓聲之擾，叩

老僧植梅處，彼乃導余等進，至後殿廡下，則所謂老梅者，僅柔條尋尺，而花期已過，北枝殘花數點，根下穢濁雜沓。其地且鄰廁所，風送奇氣，令人欲嘔。余等掩鼻出，嗚呼！昔日香雪之地，卽今逐臭之場，豈特非冒氏之初料，亦非余憶想所及也。然是梅也，雖不能植身幽谷，而其高尚之品格，墜貞之節操，不因環境而更易，自足勵濁世之士，追溯前徽，摩挲名植，感而爲之記，距賞梅時已裘葛再更矣。

▲冬日學書記

陳天三

余自今春負笈來杭州，而夏而秋，今則冬又至矣。感日月之如梭，念少年之不再，姿質雖鈍，亦當習一技一能，以然將來廁身社會計；乃於誦讀之餘，有志學書，搜陳古人名帖，擇其最精者而臨摹之，專心致志，幾忘寢食，雖時屆隆冬，亦未肯少息也。或曰：冬日者，天地否寒之日也。葉落草枯，山容如睡，冰凝雪積，海水不流，萬徑蕭條，不見過客，荒村冷落，惟聞寒鴉。斯時也，卽令衣御貂裘，爐焚獸炭，尙不勝其寒；設終日臨池，揮毫展紙，恐手龜而指墮矣；且來日方長，何汲汲爲然，而否否蓋爲學貴於及時，用力不容間斷，倘令冒雪行軍，荷戈執劍，則自量其力有未能；若足不出戶，操管學書，卽呵凍爲之，亦無所苦。分陰足惜，而冬爲歲餘，安可自貪安逸，

而盧度夫有限之光陰哉。善夫呂氏春秋之言曰：「人將休而我不敢休。」斯余學書之本旨也；不獨於冬日爲然。

▲雁宿蘆洲記

韓小川

雁爲水鳥之一，其集也不依林木；其處也，亦無巢穴；秋日隨陽而至，水鄉澤國，到處爲家，但見其成羣結隊，宿於蘆洲之畔者居多。吾聞具新霜天氣，遠從塞北而來；夜月宵行，飛向衡陽而去；關山萬里，客路星霜，雁何其不憚勞耶？客有自彭蠡而歸者，見夫蒼霞露白，在水一方，中澤之濱，哀鳴嗷嗷，若羈客之遠征，迷津欲問；若流民之載道，覓食維難；蘆中匿處，云胡不歸？雁亦可謂飽受窮途之苦者矣。而乃風塵不倦，雲水有緣，列陣成行，排空作字，潯陽江上，荻花楓葉蕭疏，雲夢澤中，楊柳孤蒲搖落，雁乎雁乎！秋風老矣！朔雪寒矣！蘆洲之上，奚可久居！胡不唱子規之歸去？胡不效伯勞之分飛？而雁獨戀戀不捨此蘆洲者，是何故也？豈因蘆葦叢深，得所庇蔭，弋人無所企慕耶？抑因沙洲廣漠，得所棲遲，鷗鳥可以同盟耶？皆非也。蓋雁之得蘆洲以爲宿者，乃隨遇而安也。蘆洲與雁，未嘗相約，北風江上，適成爲東道主人，蘆洲不知邀雁，而雁則正愛蘆洲，蘆洲之與雁，真可謂萍水相逢者矣。然而江南雖好，終是他鄉，雪上留痕，東西

莫辨。待至春江水暖，再過蘆洲之下，則又杳無雁迹云。

▲記畫

李懷清

余課暇如圖書館，翻閱通俗教育畫，皆精緻可觀；而中有一幅尤妙絕。全幅橫凡尺許，縱約八九寸；其中景物點綴，歷歷可數。枕山麓一屋，巍然不見其顛。垣間一窗洞開，內設一案，其上書函、墨、硯、筆筒等畢具，毛錐三五，參差筒中。一老儒倚窗據案坐，峨冠長髯，儼然有古風。手一經卷，指畫其上，似與生徒講學。二三子面窗環立，形態各異：有低首聽受者，有昂首外顧者，亦有側目窺師者，悉神情畢肖。窗前老樹三章，碧染牖戶，松下楓葉龐雜，芳草蔚然。穩約蒙茸間，一五尺牧豎，手持竹竿，牧二豕於草地，癡立窗前，側耳傾聽，若心領神會，默而識之者。屋上雲氣蒼茫，渺無際涯；下則碧草平鋪，如綠氈然，全畫計人凡五：師一，生徒三，牧豎一。器物凡十有六：屋一，窗一，案一，墨一，硯一，筆筒一，竹竿一，書函三，筆五，經卷一。景凡五：豕二，山麓，草場，林木三。而人專如講經、聽經、牧豕，統爲三。各殊致殊意，且并其教授、聽受、外顧、窺師、傾聽、默識諸態，一一肖之。噫！此何圖？此何圖？乃漢承宮牧豕聽經圖也。夫以一牧童而志學若此，其卒爲博士也，宜哉！輒此者當知所勉矣！故誌之。

▲旅途苦感

黃隱巖

這也許是一齣被我們演過了不知多少次數的悲劇吧！我臨別的當兒，母親依依不捨的送我到門口，我回頭向她臉上一看，有幾滴將落未落晶瑩的淚珠兒，躲在她的老眼裏，我不禁鼻腔一酸，二粒清淚拚命似的從我眼眶裏鑽了出來。唉！這門檻的兩旁，恐怕早已灑遍了我們的淚痕！每次我離家的時候，我們母子倆總要灑幾點離別之淚，這不知是我們的特性呢，還是別人家的母子也有這麼一來的？末後，她吞吞吐吐的向我叮嚀了幾句，當時我雖然也說幾句安慰她的話，可是什麼都說不出來啊！

金黃色的日光射在高高矗立的洋房頂上，這些偉大的建築物愈顯得光輝灼灼了；來往的行人，都攜着一隻竹籃，拿着一桿小秤，匆匆的行；垃圾車和糞車的聲調格外比別的車聲來得逆耳；婦女們都彎着腰在馬路的旁邊倒便桶，由便桶裏和糞車裏出來的臭氣，混夾在微風來，一陣陣送進我的鼻孔裏，這也是上海地方的一種特有風味。我坐在黃包車裏，東張西望的看了一會，車夫已把我送到N車站了。

車站的走廊裏堆滿了三四堆如小丘陵似的箱籠。哦！這幾天江浙宣戰的聲浪一天高

似一天，所以一般資產階級拚命的把貴重物件運到上海來託外國人保管，買票的地方被一大堆乘客占得寸地不留，他們都用足了氣力爭先奪後的擁軋——怕買不到票子呀！

距開車時刻愈近，買票的人愈多，我一手拿了提箱，呆呆地望了好久，總找不到一箇機位去買票。要想放了提箱從人叢裏擠進去，怕提箱被旁人拿了去；要想拿了提箱擠進去，那當然是更不容易了。看看壁上的時鐘，距開車時刻尚有十分，要是再不買票，祇好趁下一班車。我急得沒法子，祇好拿了提箱，挨到買票的地方，東張西望的想從人叢裏找一箇熟人，託他替我代買一張票子，可是熟人一箇都不見。後來幸虧遇見了一位打扮得像農人模樣的中年人，被我幾句「對不起！」「費神！」這一類話說服了，他替我買了一張二等車票。

二等車票早已被乘客占得隙地全無，三等車裏當然是更擠了。我放了提箱，被軋在人叢裏，連身體都動彈不得，要是把車裏乘客占有的地位和空氣占有的地位比較起來，至少有六與四之比，所以汗酸氣臭的排泄量總抵不住產出量而一陣陣波造我的鼻孔裏。

汽笛悲鳴了幾聲，車輪倒退了幾轉，害得車中站立的人箇箇東搖西擺，有幾位坐在車椅的靠背上的，險些兒跌了下來。車輪前進了，在一剎那間已離却了那人文蒼萃的大都會，經過了不少高下不一致的電桿，黃蒼未熟的稻田，微微波動的池沼，颼颼作響的叢林，和鷄

鳴狗吠的村落，到了南翔。有一部分乘客就在南翔下車，我也不客氣，馬上去占了一個坐位。南翔車站的月臺上，有幾十個浙兵站在那裏，個個裝束得同臨陣的時候一樣，但是我也毫不介意，因為車站上駐兵是常有的事。

過了南翔，就是陸家浜，那邊是蘇軍的防地，軌道兩旁，密佈着蘇軍的營壘；一般灰色勳物，掘壕的掘壕，排礮的排礮，忙個不了。我見了這樣情形之下，才相信江浙的確在備戰了。

過了陸家浜，我愈覺得單獨旅行的苦楚了，唉！單獨旅行的旅愁，我也曾嘗過幾次的，然而總沒有像這次的苦悶啊！書也無心看，東西也不想吃，老是呆呆的坐着胡思亂想：「作客的人真苦啊！人家的性命何其重，我的性命何其輕；人家都要向安樂窠裏去，我偏要向兵天兵地的地方走。陸家浜到南京都是蘇軍的防地，現在陸家浜已過了，大概這把車總不致再有危險吧？」——不，丘八的行動，那裏能捉摸得住呢？萬一中途有阻，叫我怎樣好？到崑山嗎？崑山從來沒有去過。到蘇州嗎？蘇州一無知親好友……」司機的人索性惡作劇了，把快車改開了特慢車，車子在軌道上如馬蟻般的遊動，車裏的人幾幾乎感覺不着他在行走，陸家浜離了好久，崑山還沒有到。我真焦極了，這時要是我的爹媽也在車裏，我一定要反復我童年的天真而向他們不停的詢問：「崑山到沒？崑山到沒？」了。

到崑山的時候最能激動乘客的心靈的是三輛載滿了丘八的列車，停在軌道上。這些丘八都負鎗實彈，從列車裏走到月台上，似乎馬上要到前線去作戰的樣子。乘客見了這許多丘八，個個有些心寒膽顫；從沒有看見過大隊丘八的我，當然也增添了一層恐怖。

車停在崑山車站索性不開了，乘客的臉上都顯出一種忐忑不安之狀。

『怕不開了把？』

『南京是一定開不到的了，好開到蘇州。』

『今天上海開南京的二班車不開哪？不然，這時候也要到崑山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開火。』

『怕不到晚上，日裏就要開火。』乘客亂七八糟的說。

據車站員司報告，前面還有兵車開來，客車要等兵車開到後才好開行。我得了這個消息後，常常把頭伸到窗外去張望那開來的兵車，可是我次次失望的，連兵車的烟都不看見啊！

在崑山車站約摸停了二個鐘頭，兵車才開到。車離崑山後，一般蘇州乘客臉上的忐忑不安之狀，恰同車子和蘇州的距離成正比例的消滅了；因為他們的目的地已近，料想中再

不會有阻撓而慢慢的轉變爲喜了可是我呢，一半路都沒有到，所以我二條眉毛中間的空隙，依舊不時的伸縮。

車到蘇州，照崑山的例，要等前面開來的兵車。我當然又多經了一次苦悶，在蘇州車站差不多又等了一點多鐘。自蘇州開車後，車裏的乘客減少了許多，車裏的空氣頓時一清，我的腦子裏也覺得比剛纔清醒了些。我有意無意的向窗外看看，覺得兩面山林屋宇都顯出一種慘淡無光的彩色，似乎對着江浙的百姓抱同情。

無錫一過，形勢愈其嚴重了。軌道的兩旁，每隔一步有一位手裏拿着一根三尺長の木棍，肩膀上紮着一方紅布的壯年立在那裏，他們大概受了資產階級的委託，所以誠心誠意的立在那裏一方面向土匪示威，一方面向丘八裝腔。我的良心屢屢要催促我下車去向他們進一個忠告：

「同胞們！你們真勇敢啊！不過，你們手裏拿着的是嚇狗驚貓的木棍呀！那裏好和響器抵敵萬一這些蠻橫的土匪和不講情面的丘八要同你們宣戰起來，你們怎樣抵當得住？假若你們做了鎗頭之鬼，這些資產階級能夠替你們建一座紀念牌或者上一方「爲鄉捐驅」的匾額而使你們名傳後世嗎？假若你們死後，你們的老母弱妻無人供養起來，他們願意接

濟嗎？快快跑回去替老母弱妻作護衛吧！

可是我違了我的良心了，因為車正在行動。

常州車站向月臺上，密佈着一層蕭條陰鬱的氣象；有十幾個快要打瞌睡的兵，負着鎗立在那裏；一個手裏拿着紅綠旗的和三四個穿白制服的站員，正在交頭接耳的談天；一般平時看見車開到的時候張大了喉嚨狂呼顧客的小販，早已逃之夭夭。在常州車站下車下車的乘客，都寥寥可數。

到鎮江的時候黑色已驅逐白色而占有了天空。我一肚皮的憂愁和一腦子的胡思亂想始告一段落，而被司睡之神慢慢的引入了黑甜之鄉。

茶房的『南京到咧！』『南京到咧！』的呼喊聲，把我從睡夢中拖了起來。我揉揉眼睛，拿了提箱，下車向月台走去。車站的四週的空氣裏，堆滿了丘八的吶喊聲和被拉的民夫的求釋放聲。幾隊將要出發的丘八，提着包袱，背着箱籠，向幾十節平時裝載牲畜貨物的鐵簾車裏挑進去，他們都爭先奪後似乎怕這幾十節車不夠收容的樣子，目觀了這樣情形之下，我自己想想我今天這一次旅行是危險的啊！

走過收票處，乘客的行李按例要過丘八的檢查後，才准走出車站。我的提箱當然也被

檢查了一次。我最恨是丘八查我的行李，因為我理得整整齊齊的，東西總是被他們翻得亂七八糟。

馬路上除了下車的乘客和運軍用品的丘八外，找不出一個例外的行人。天還沒有到夜，各商店已停止營業，就是徹夜不眠的遊戲場，旅館等等，也饜顧客以閉門羹。素稱熱鬧的下關南市，竟弄到這樣蕭條，誰都想不到的啊！

下關到儀鳳門一段，都是荒野的平原。在平時行人本來不十分多的，今天當然是寥寥無幾了。我默默無言的坐在黃包車裏，車夫無言默默的把我拉去；初秋的涼風一陣陣透進了我二層薄薄的單衣裏，看到我身上，我不禁打了幾個寒噤；黑魆魆的天空裏，祇有路旁幾盞半明不暗的電燈，在那裏閃閃的發光，和一點二點細微的星光；偶然從樹枝的中間映到我的眼幕上；在萬籟俱寂的當兒忽然有幾聲『嗚！』『嗚！』的聲音，闖進了我的耳鼓裏；三四隻蛙將軍挾着幾個紅男綠女和幾許籠籠物件，隨着聲響，向我的反對方向風駛電掣般的過去。馬路旁邊，節節有武裝警察如木偶似的立在那裏；他們看見我經過的時候，都要把視線移到我身上來；我雖然是一個與軍人毫無干係的人，不知為什麼，我觸着了他們的視線，總究有些心寒膽慄。

儀鳳門本來不查行人的行李的因爲在戒嚴時代，也要查起來了，可憐我的小提琴平空又多受了一次周折。

進了儀鳳門，經過三牌樓，就是金陵名勝鐘鼓樓，在晚夏初秋的天氣，不論自晝和傍晚，總有一對對情男憚女在他的四週的花叢曲徑裏乘涼散步，喁喁私語。今天爲什麼連人影兒都一個不見呀！可憐這巍巍自若的金陵名勝，生氣頓時減却了不少。

唱經樓前，鷄鵝巷裏，早已搬得十室九空，祇有幾家逃無可逃的人家，還死守着發哀音，和幾隻被棄的餓犬躺在那裏悲鳴。

比到目的地，快要半夜了，計算今天旅途所耗的時光，恰恰比平時加增了一半。唉！軍閥的累人真不淺啊！

▲兵災記略

張 權

年來戰事頻仍，烽火瀰漫於全國，大有舉國無淨土之概；獨吾秦對於任何戰事，均未受殃，因僻處偏隅，於地勢上本無關重要也。不料今春三月，彈丸之秦城，竟爲軍家必爭之地，黨聯兩軍，戰於秦之東郊，相持一日之久，黨軍因寡不敵衆，卒戰敗而退，聯軍遂克復秦城，大肆

搶掠，破扉衝門，翻箱倒篋，強索銀錢，傷人性命，稍有不遂，卽演其最後手段，有一家被搜括十餘次者，盡性摧殘，不奪不廢，閭邑居民，均被劫一空，大有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之概，素稱富庶之區，經此一劫，變爲貧脊之地，元氣大傷，精華盡損，有產者已屬衣食難支，貧乏者盡至生計斷絕，餓殍遍地，嗷嗷待哺，誠吾泰幾百年來未有之浩劫也！至於一般國民黨員，聞風早已遠颺，鎗聲斂跡矣；惟有王慎之袁康侯二黨員，被獲就義，誠爲可惜，雖然，爲主義而奮鬥，爲主義而犧牲，死亦無愧。嗚呼！此種土匪式的軍隊，姦淫擄掠，無所不爲，非打倒不足以掃除革命之障礙，而增進吾民之幸福也。今革命軍已肅清江北，匪軍勦滅殆盡，前盤踞秦城之匪軍，恐被包圍，早已先退，故秦城此次不攻自下，亦未遭蹂躪，一般喘息不安之居民，心始稍定；而久處於軍閥鐵蹄下之秦民，得重睹青天白日之光耀，樂何如之。自此政府當與人民更始共謀發展之方，使吾民安心營業，而享安樂與自由的生活，雖此次受兵災之損失甚巨，他日自不難恢復也。

▲記鮑湖笛子會

徐恩濤

秦縣北鄉，有鮑湖焉，面積方十餘里，水清淺可愛，帆檣相往於南北，蘆洲分列於西東，環

湖十數莊，結有團體，稱爲子會。每歲春三月舉行賽會，必修訂約章，藉申守望相助之義。主會之莊，演戲迎神，治醵宴客，極一時之盛，而最可紀者，卽莫若賽船一事。每船載丁壯約二十餘人，各衣青白之衣，各持新竹篙並力刺船而進。莊之小者，或三四船，或五六船，或七八船，大莊倍之。既會於湖中，乘風破浪，如萬馬奔馳，如萬軍習戰海上，無不爭先恐後焉。時復有十數亭船，百數龍船，或遲遲浮行，或忽忽飛舞，以參雜其間，不啻畫工綴采也。更見高台層疊，聲出雲霄，百樂喧闐，震鳴耳鼓。賽會者，化粧入妙出神，遊觀者，隨處填街塞巷，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真足以娛目騁懷焉。余曰：笈湖北口之潘村崇文學校，今樂觀其勝，且感於鮑湖居民尙有團結力焉，如賽船者，尤具有尙武精神焉。蓋我國積弱至此，患在人民散而不羣，怯而不勇，今試就此聯莊之會約，再助完善之組織，推行全國，俾國民知羣而知勇，不亦可以轉弱爲強乎？泚筆爲之記。

▲鄉俗誌聞

張永和

余瀘西人也，瀘西地僻，方約百餘里，多山產煤，鄰縣所需，咸來取焉。人民尙儉樸，苗族約占三分之二，其風俗大率爲漢族感化，一切婚喪應酬之事，皆行之以禮感之以德；是以人民

樂居，雖無讓畔之風，亦鮮訟認之事，此昔日之風氣，聞乎長者之言也。今則不然，牧守趨於貪，人民競於詐，富凌貧，衆暴寡，奢靡是尚，遊民漸多，窮而爲盜賊者有之，陰謀陷人者有之，土地雖若昔，而風俗則異矣。吾鄉素儉樸，猶且若是，况他縣乎？社會之不進步，或緣於此耶？余因有感，故濡筆以誌之。

▲己未暑假後旋校行程紀略

徐善行

日兮易邁，月兮難留，兼旬暑假，忽忽已付諸東流矣。於是折東抵友，約期旋校，訂於七月廿六日起程。及早，風雨交作，殊減清興，既而虹消霧斂，陽光炫目，友人既集，始歷拂夫，整行裝，辭親就道，鐘已十二下矣。

出余村不二里，取道南山，余以嚴慈俱邁，心殊戀戀。山行八九里，時時回首，至坡頂猶徘徊久之，蓋逾此則鄉關漸阻雲山也。二十五里抵永安鋪，居民三百餘，回漢參半，當清咸同間，回民乘亂勾結同教，聚衆至萬餘人，四出劫掠，聲勢浩大，官兵圍勦三月，回民困食自遁。今觀其地，四面俱高，舍址半低，倘有負固，一礮足以斃之，何用三月爲？村中舊設國民學校一所，出席兒童達五十餘人，本年歲饑款缺，入夏即已停課，納稼後，能規復與否，未可知也。

過永安南六里，軍旁孤碑矗立，宣審分界處也。碑建於清同治二年，傳係兩邑緝民爭界，連年上控，大吏命邑宰會勘劃界，立碑以杜其紛。時大風忽起，沙走石飛，電光爛熳，雷聲震耳，頃刻雨降如傾盆，如倒河，有『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勢。余與友趨立樹下，面語不相聞，約二十分鐘始霽，而衷衣盡溼矣。時則行潦載道，泉聲滿山，涼風吹來徹人肌骨，強行十餘里，抵炎方，日已西下，投逆旅宿，擁溼衾而臥，朦朧間，鄰雞已報曉矣。

晨興（廿七日）天色甚佳，衆皆大喜，急膳起行，十五里抵來遠鋪，挑夫以腹疾阻，余輩各分荷之，資遣渠去。二十里至松詔關，過松詔關十里，經腰站凹子，時有盜警，因向村叢驗明護單，得四人伴送，人手一兵，預約至腰站凹子，急行不可緩。既至其處，形勢如仰大盂，四山雜樹茂密，時值和雨，心殊惴惴！雨止險過，抵遵化鋪，日已過午，余等因於此午膳，膳畢，行二十里至十里鋪，又十五里至九龍山宿。

計自炎方至九龍，爲程九十村，凡六居民，狃寒，項多癭癭，獨松詔關立有國民學校一所，設備簡陋，且田荒弗治，貨棄於地，樂歲尙坐嘆窮蹙，今歲則餓莩枕藉，尤令人目不忍睹者也。

九龍左倚山，右臨溪，溪中有洲，曰石佛，停舟，霑益八景之一也。上建寺曰河台寺，頗清幽，石梁可通，嘗一游，是晚因疲頓弗能往。夜中濤聲喧騰，擾人清夢，翌晨（廿八日）因將經

險地，至日上三竿方行，五里許，地名深溝道，旁石壁矗立，泉聲潺潺，耳爲之清。有摩崖書曰：毒水，相傳武侯征南時爪痕遺跡。書爲近體，未必真出於武侯手也。十五里抵霽益縣城，再十里抵橫橋，休息片刻復行，五里至大坡寺，曲城已在望矣。又五里至白石山（明史稱白后江）明傅友德擒達里麻也，十里抵曲城，午砲方鳴，入校，幸未愆期，自是留曲，六更寒暑，此途往返，年輒二次，累動高堂之感，頻歌行路之難，畢業期至，目慚故我，念及父母期望之心，遠地就學之意，不覺汗流浹背矣，爰追述如此。

▲記杜王兩生

覃卓

邑有王生，傳者忘其名字，性敦篤，家甚貧，有田數畝，足供衣食，讀書洞賓觀中，與杜子虛交最善，日共寢食，數年無間言。杜固巨家，一日攜數十金，隨置枕側，詰旦視之，則已亡矣，遍索無獲。凶大譁，羣疑生，陰以告杜，杜曰：吾與渠交數年，親如骨肉，王君德行，予固深知，豈作梁上君子耶？衆曰：嘻！子之迂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子敢謂渠面如子面乎？杜曰：然則奈何？衆曰：子姑以言探之，杜尚猶豫，衆固促之，且言王生近日忸怩之狀，杜不得已，揖生言曰：僕與君相交莫逆，豈不知君爲高士，乃或以盜金者疑君，僕固不信也。生大驚，沉吟久之，曰：然，良有之，所以

偶爲此舉者，卿以儼君之疏忽耳，行當覺歸。還家，凡數日，始持金至。徐謂杜曰：始吾持交拙劑，不意爲岳家假去，故爾遲遲，幸勿見咎。杜曰：君信人也，僕敢有他。取金視之，則非原物，以生言，故不疑，收而藏之。踰數日，生忽謂杜曰：僕家有小務，請從此別。杜問復來期，生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遂負笈去。踰數月，杜造其廬，則屋已易主，生不知何時，挈家遠去。回齋冥想，若有所失，羣怪問故，杜以情告，衆復笑曰：子真癡迷不悟者矣。渠不愼厥身修，躬爲穿窬，恐致物議，故爾遠徙以避羞耳。亦曰：不然，王君爲人，我所素服，今觀其田廬易主，其中不無可疑，矧一旦失此良友，心殊悵悵，諸君慎勿復言。一夕狂風忽作，激揚慄怒，帳後巨音儼若山崩，則牆壁頽矣。次日風平日朗，雇人補築，掘土寸許，白金粲然，杜拾視之，適符舊失，而紙封猶儼然無恙。拍案大驚曰：吾固知王君清廉，今竟何如，因密訪之，而光陰荏苒，兩易裘葛，縱跡杳然。展轉空齋，自悔孟浪，會有自渝城來者，言生短褐穿結，流落其處，杜聞之狂喜，囊金往探，至渝數日，仍不遇方寸無主，散遊江畔，見編茅爲廬者數百家，聞中一老嫗云：苦矣，王家婦，新舉小兒，卽往江濱摘蔬去，似此貧苦，何以聊生？杜意爲生婦，便揖嫗云：適聞所言，得毋某地新來王某之婦乎？嫗曰：然。杜云：吾與王某有舊，請導之往。嫗云：緣江而左，茅屋半壁者，卽其居也。杜如嫗言，未數武，果見一草廬，破扉雙掩，中有呱呱聲，排闥入，見敗絮裏一小兒，壁間尙懸生之撮影，卽探袖中，

出百金置絮內，仍闔其扉而去。生與婦歸，啓衾乳兒，壘壘然白金滿榻。生曰：貧寒至此，忽致饑寒，得毋夢耶？婦曰：或者天相吉人，不絕我三人耳。次日晨興，聞剝啄聲，啓視，杜也。杜曰：君誠正士，僕則禽獸，每欲免冠謝罪，恨無其由。昨日敗絮中物，聊以贖前日之過，君幸勿却！言時淚下沾襟，生亦感激不已。杜因勸生理商業，而資助之。生乃僦居內城，營小肆，漸成小康焉。

▲記王月秋烈女事

王丹書

余族兄寶書之女月秋，年十五，素以孝友聞。自袁氏謀帝制後，各縣盜賊猖獗，四出掠奪。丙辰仲冬月，既望後二日，盜賊忽入寶書之室，見月秋，變婉美好，欲犯之。月秋乃奔走狂呼曰：身可殺，不可辱，何物犬豕，敢行無禮，罵不絕口。大觸賊怒，白刀一揮，而紅顏命畢。丁巳夏，李公和聲來長吾縣（嵩明）聞之，委員調查事實，謂該女以柔質而負貞烈之性，見危致命，身死神存，不能使之與俗同湮，草木並腐。於是呈報省牧，轉呈政府，請錫褒章，今已奉明令旌表矣。

▲記王某事

李學秦

余縣城西王某者，性忤逆，嘗慢罵其母。一日，天陰雨，雷電大作，或遂揚言於市曰：王某爲

雷擊斃矣。於是舉市之人，皆往視之，及至其家，則王某固儼然在也。王某見衆人咸入己室，愕然不知故，細詢之，得其情，始悟或之疾其不孝，而黨雷之有以擊之也。由是感悟，善事其母。

記翁氏犬

周開全

鄧翁氏畜一犬，甚猛，見不相識之人，輒噬。翁氏故豐而好客者也，慮犬爲客患，乃旦則閉之，至暮而釋，有僕某，涎翁氏富，將往竊焉。患犬暴，於日間潛入其家，隱身於廡，適爲犬見，狂嗥不已，主人知有異，釋之，犬且行且嗅，至廡，遂咬僕足不放。僕痛極而呼，聲達主人，趨視，詢故得實，知犬義待之有加。某夕有穿窬者入，犬見不吠，蹲門旁以伺俟，賊竊畢啓門，驟起噬之，賊不覺呼疼，家人驚集，賊又就縛，一夜，家人遺火室中，中夜而熾，犬見之，急奔主人寢門外，狂吠不已。主人驚起，犬卽衝主人裾，引至失火處，則星星之火，行將燎棟，急呼衆起救。衆尙未集，犬卽冒煙，舞爪直入，比衆至，撲滅其火，而犬則皮肉盡脫，竟葬身烈焰中矣。嗚呼，是犬也，有君子之道三焉！咬僕足，義也，伏伺賊，智也，救火而身死，勇也。一身而有三善，雖士大夫何加焉！彼垂涎之僇僕，斯誠人頭而畜鳴者，卽剖其肉餵狗，狗豈食哉。

記秋景

姜公畏

金粟著蕊，銀漢無聲，雲淡風輕，天高氣爽，柳拂堤而疎瘦，梧應候而謝枯，霞露湛湛，頓增游人之感，商音瑟瑟，乃驚時序之遷，觀夫楓江波靜，荻港沙明，漁家則收網於中流，征客則揚帆於遠浦，吟杜拾遺之秋興詩，良可感也！讀梁元帝之秋思賦，亦覺怆然！至乃炊烟四起，暮色蒼涼，秋露如珠，秋月如珪，烟波浩渺，漁火二三，梵宇寂岑，鐘聲斷續，星月輝而水天同色，萬籟寂而塵慮都消。白露降兮凝爲霜，凝爲霜兮夜色涼，歐陽子讀書有感，而賦秋聲，蘇東坡觸景興懷，而游赤壁。嗟嗟，湖山無恙，風景已非，千百年後，不知又如何也？濡筆記之，聊以觀世變云。

▲記校內鴛鴦

張昂千

青浦之西境，有澱山湖焉。其地水禽甚多，常千百成羣，出沒於湖濱，而以鴛鴦爲之魁。同學蔡君其心，青浦朱家閣鎮人也，其地去湖不遠，蔡君因受馬師之託，故於上星期日，購鴛鴦一雙，贈諸本校，校中職員，特爲之相地闢室以養焉。予於昨日課後往觀之，見其相親相愛，樂也融融，深歎昔人之以鴛鴦喻夫婦，良有以也！然玩賞之下，不禁有感焉！夫鴛鴦水禽也，日與羣鳥爲伍，徜徉乎澱山湖濱，倏來倏往，悠然自得，自以爲無患，可以逍遙終世也，孰知夫晝遊乎大澤，而夕入於獵者之手矣。於斯時乎，生死之機，間不容髮，即幸而得免，則已束縛自由矣。

今養爾於池畔，保護周至，父飼爾以良穀，不亦較昔日爲幸耶？况與爾同時被捕者，不知凡幾，然已殺者殺，烹者烹，早入人之口腹矣。爾獨免乎鼎俎，而爲蔡君所得，爲吾校中點綴風景，爾其可以自慰矣。吾是以始爲爾悲，而終爲爾幸。

▲白樹堂記

殷齊德

民國八年秋，余家遷居於黃新柳村之東隅，屋數楹，鄰兩家，家君取自立之義，名其堂曰白樹。門前古椿數株，宅前柳溪幾曲，旁種以榆槐桑麻白楊之屬，後園余蒔竹數竿，名曰新竹園。中院，院之大，不能五方丈，梅焉杏焉桃焉柏焉，微隙之地，余治菊畦，雜以花卉。春夏之交，樓綠掩戶窗之間，柯枝時申入門內，積書滿榻，若有奇景接於几席。秋時葉落花黃，過月明朗，三五之夜，中庭積水，而柏影枝影交橫，又何來此荇藻也。其在冬也，雪壓梅花，吟韻成詩，夜則竹風冷冷作響，似助紡績之聲，四時之最不同而牆頭遠山數點穩見，此則常見而不變者也。歲暮佳節，家君授館歸，德嘗趨庭承教，且曰：自求多福，樹德務滋，汝其永寶是言，並作吾家門聯。德敢不怡遵，而弟妹等相與綵舞戲對，是時也，暢敘天倫，滿堂歡聲。堂中置書櫥二，雜陳中西書簿，若山水畫，若名人畫，若佛相，若偉人孫中山遺相，高懸壁上，其來客也非老農卽文學之

士。家君喜其地之幽趣安閒，因得心泰體恬，遂命德記之。時民國十七年春也。

▲靜齋記

姚季寅

余於堂後治一室，讀書其中，室小如舟，僅容几席，几上陳經史數卷，別無長物。窗牖洞啓，殊覺明爽，惜地常塵鷺，未能清寂。然以性夙喜靖，姑顏之曰靜齋。蓋義從於心，而非屬於境焉。或曰齋名以靜，當必有雅靜之趣，今市聲入耳，又安得謂之靜耶？予曰：靜不靜繫乎一心，昔孔子居洙泗之間，天下翬然，而絃歌之聲不輟者，其心不爲外物所擾也。人苟心性澹定，則雖遇富貴利祿，未嘗或移，况居斗室之間，而顧懼市聲之擾乎？因境之擾而遽阻誦讀者，豈真能靜心者哉！語竟，因作是記以示之。

▲小圃記

雷平一

余家祠屋之前，有空地約半畝許，伯父及父均嗜花草，因闢作小圃焉。歷年以來，苟得一花一木，必植其中，故種類甚多。每當春日，百花盛開，散步其中，萬紫千紅，芬香撲鼻，雖非金谷名園，而小草微花，亦殊有可樂者在也。圃之正中爲甬道，支竹作棚，蒔瓜數種，夏日瓜藤蔓延

而卜，如成翠幕，及秋瓜熟，蟹螯下垂，色或紅或綠，形或大或小，凡珠瓜、北瓜之屬，多至四五十枚，分貽親友，作案頭清供，亦佳品也。其前老桂二株，花時甫入園門，清芬即襲風而至。又有植花之架，三式互異，植兩過月季者，如亭；植木香者，如平置之屏風；下陳橫石，夏日坐其上，可以讀，可以弈，可以却暑而凝神焉。植素馨者，爲狀如屋，其下置瓷鼓棧二，柱間懸烏籠黃雀處焉，每當夕陽西下，與家人談笑其間，花香鳥語，洵足樂也。素馨之左，有凌霄一樹，緣木而上，高與樓齊，盛夏開花千朵，作喇叭形，遠望之如火如荼，誠爲大觀，惜去秋爲風所折，今僅存其幹，如禿頂老人，曾讀白居易凌霄花詩，始信言之確切不謬如此。此外有碧桃、臘梅、木蘭、繡球、梔子之屬，各有丰姿，不備紀。花傭金姓，籍蘇州，執役於醉白池，暇則至余家刈草灌花，性質直，不屑阿附權勢，惜有阿芙蓉癖，衣服襤褸不治，類乞人。然富於膂力，心思亦靈敏，各種花棚之形式，皆其所創，故雖不容於好諛者流，而處予家則頗相安也。

▲記校門前之景

章桂林

嘗苦市居囂鬧，無勝地勾留，每當課罷神疲，權徜徉於校門之前焉。凝眸而望，則見綠草如茵，萋萋滿徑，再前春水半池，清平如鏡，日煖而鳧荷偏多也。水面新荷點點，恍若青錢個個，

兩岸翠柳成行，臨風依依，拂人欲醉，可惜春光已老，又是撲絮時候矣。河之南，雕梁畫宇，宏麗可觀者，定慧寺在焉。寺之西，公孫樹一株，大可數圍，高數丈，葉團團如車蓋，清風過之，聲在林間。樹下三忠祠中，祀岳武穆文天祥陳了翁。據縣志，三公會行經此地，後人思慕之而奉祀者也。惟此樹之在此祠旁也，枝繁葉茂，本固根深。或者藉三公忠魂之蔭，故葱鬱如此，而三公之忠魂，亦藉此樹之魁岸，而愈顯其精神，與昔日孔林之檜，有同觀焉。

▲丁卯暑假雜記

蔡禮傳

余偶行林間，有葉自頭上飛下，視之桐也，大驚曰，桐葉落矣！秋將去矣。迴憶暑期，恍惚如昨，光陰易逝，往事難追，因記其大概，以自覽焉。自余抵故里，氣候奇熱，潛居家中，悶鬱殊甚，適宗兄存自宜昌來，一別五載，相見歡然，越數日，從姪智亭亦自杭至，亭善弈，略解詩，存亦精弈，兼理絲桐，余雖能此，不及若輩之工也。亭屋後有竹園，園有池，閒來桌一張，酒一壺，棋盤絲竹等畢備，臨水一局，樂趣橫生。間或存未至，余與亭相坐池畔，作垂絲之戲。夜來月白風清，又好作泛舟之棹，亭家有小舟，可容五六人，當皓日已沉，一執棹，一操櫓，喜而相爭，惡而互讓，禮教之觀念盡除。至中途，已精疲力盡，不得已勉而歸者數也。里有毛氏子者，少年靈活善

操舟，我等輒假重之，其父母亦樂其子與我儕游。一夕，月光明晰，余於明窗下翻閱嘗試集，亭自外來，扣窗曰：「若是明月之夜，涼爽之氣，叔其快來，共作黃沙湖之游。何爲乎孜孜於此，歟？」卷中載：「余掩卷急起，隨至舟中。」毛氏子已在，獨堂兄存尙未來，旋亦卽至，遂開船。黃沙湖者，姚之名勝地也。在余家東四五里，以其水現黃色，故名。風景甚佳，遊人不絕，高歌細語，時現於松蔭泉石間。余等居暇，恆相率遨遊，然未嘗行於月夜，斯遊蓋動於一時之豪興也。須臾至。棹自湖口向東依提發，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堤下漁火，十星相接而西。毛氏子指南岸下一穴曰：「此仙穴也，相傳其底通東海，爲海神之所居。」余顧亭曰：「昔大蘇月下泛舟，亙古引爲勝蹟。今吾等何嘗讓古人獨步於先者？」向東過崖下水波益平，遼望十餘里，如一巨鏡。因嘆曰：「塵世之外，又有若昇勝境。余至此方知前者居身名利場中，日因錙銖利害相爭奪，不知人世間有此真趣，可笑亦可鄙也。」存亦曰：「月下舉觴，人生樂事。惜乎此次之不及備也。」亭俯身自艙下出酒食，笑曰：「吾固知不可無此君，故早爲備耳。」因笑坐船上，舉杯邀月。毛氏子不善飲，啖果物若干而已。少焉，白露橫江，夜氣侵入，遂鼓舟還，道經湖口，水聲淪淪然。毛氏子驚曰：「此水神之發水也。」余等不覺噤然。

里四有一鎮，多同學舊友，因謀設一平民夜校，各人分担教務，余因離家較遠，得進出聽

便之特權，於是除友舊外，又得不少平民新友。撫今思之，不覺陶然自樂。

▲春宵聽雨記

許景淵

時，戊辰二月花朝也。地，西嶺翠小樓也。許子方夜讀書，更既深，微有倦意，乃滅燭登榻。月光皎潔，照我床頭，窗前梨花一樹，嬌麗如雪，不覺添許清興，睡意不來，輾轉難眠久之。始入睡鄉，迨好夢初回，已更深人靜，側耳諦聽，萬籟都寂，惟聞微風吹瓦，鐵馬鏗鏗而已。既而聞有聲，始也淅瀝，繼而奔騰，碎，如萬馬千軍，銜枚疾走，嘻，此急雨敲窗也。今宵明月爛如許，此雨聲何自來哉？春來不雨久矣，今宵一雨，陌上農夫，將齊額手稱慶，祝今歲豐登。且花朝夜雨，花訊已來，行見萬家園裏，研紅姹紫，爭豔鬥麗，騷人墨客詠賞矣。余僑滬以來，不聞雨聲久矣，今宵聽聲聲急雨，胸襟爲之一快！既而迷迷又入睡，翌晨雨勢稍停，與窗一望，見階前綠草如洗，而窗畔落花滿地，梨花憔悴可憐，不復如昨夜月明中之清麗矣。噫，雨聲一夜，花落多少，縱使鄉農額首，未免教文士惆悵，僕本俗人，不工悼紅泣綠，爲記春宵聽雨，留鴻泥云爾。

▲故鄉的名勝

王道聯

我的故鄉東門外，離地五尺許，有一座石砌的高臺，在這臺上，建有一所古舊而壯觀的房屋。面前橫流着一條澄清而遼闊的河，在這河上，加起了一座很雄壯的石橋；在那河的岸旁，高聳着一株圍大的古樹，影倒映在碧波上，好似一副絕妙的圖畫。那屋裏有的是亭榭樓閣，佈置得秩然有序，潔而且雅。它雖是廟宇，却也別饒風味；又因為地居市梢的緣故，所以沉靜得一切市聲都沒有。生性好靜默的我，碰到了這樣一個幽靜而美麗的勝境，煞是欣喜。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早深深地印着這羅星臺——它的名字——是我們故鄉唯一的名勝。

自幼嬌養慣的我，除了日常到小學校去出門外，平時很少出外嬉遊的；這並非是我不愛往外跑，實在是我的至愛的爸爸和媽媽，深恐我們受了意外的驚恐或委曲，很嚴厲的督責我和我的哥哥，不許我們往街上亂跑。可是說也奇怪，我們要是要到羅星臺去玩耍，我的莊嚴而慈祥的爸爸，立刻會露出微微的笑容來允許我們，有時他也會攜了我們，一同走到羅星臺去。那邊距離我家不過數十武，只要越過了那座高橋便到了；在我們家裏的樓上，也能望得到，所以我們很安心的讓我們去玩耍。

這天，我跟着我的爸爸和哥哥，慢慢地走近羅星臺，劈頭就瞧見了大門上斑斑的橫額，

我那時年紀很小，識字不多，瞧了那橫額上的三個大字，竟辨不出是什麼意思來，好奇心驅迫着我，叫我這樣的問我的爸爸：

「爸爸，那匾上寫的三個大字，是甚麼意思？」

「華兒，你不是知道它叫羅星台嗎？那上面寫的自然就是它的名字了。」他一面很和善的對我這樣說。一面自己先踏進了大門，我們便隨着他來到正殿上徘徊。他告訴我們那正中受祀的，就爲千古傳稱的關雲長，那邊雖然也有面目猙獰的偶像，但是我並沒有絲毫的害怕。看廟的和尙，瞧見了我們，忙笑容可掬來招呼我們。

我們不自覺的跟着和尙來到六角亭下了。和尙便請我們在亭下的椅上坐下，又拿出了茶來款待我們。我的爸爸在這個當兒，便開始閒談。我由他的談話裏，知道這廟確是很古了，是在康熙年間建築的；我又知道這廟險些兒中年夭折，不能和我們後生小子見面。原來那年洪楊革命軍大屠殺我們故鄉的時候，它便做了他們的行營，不知怎樣一來，有意的還是失慎的把殿的一角焚毀了；要是那時全部被燬，那裏還能供我們賞玩呢？我的爸爸若斷若續的講了好些台的歷史，又講了許多鄉里的故事，夜們兄弟倆都默默地凝視着他，靜聽他口講指畫。

這個亭子是面向着西的，所以在夕陽將下的夏天，那血紅般的殘陽，投射在我們的身上，依然炎熱得使我們不耐煩起來。忙立起身來告別了和尙，慢慢地步返家去。我兒時唯一的愛人——母親，早等得我們心急了，一見了我們忙笑着我們，取出她已經替我們預備好的糖果給我們吃；一面反很和藹的笑問着我們所遊和所見。從此之後，羅星台便做了我們幼年寂寞中的伴侶，好在我們一開口要到羅星台去玩，總是有求必應的。夕陽將下，在那六角亭之下，並肩坐着兩個孩童，很親熱的愉快的閒談着，貪度着人生最快樂時期——幼年——的甜蜜生活。他們就是幼年的我和我的哥哥，這種難得之愉快生活，多麼值得回憶呵！

但是，世間愉快的生活，決不會永久，一轉瞬間，什麼事都成爲泡影了。我由小學校畢業了，便離別了我從沒分離過的愛人——爸爸媽媽和哥哥，來到離故鄉五十多里的K城，進了省立S中學，現在又孤旅到J城來，這種甜蜜的生活，我恐怕一輩子再消受不了！

這幾年來，我雖遊歷了許多的古蹟的名勝，便是世界——至少全國馳名的西子湖也拜訪過了。但是我依舊念念不忘我幼時受遊的名勝——羅星台，我的心目中依然認定它是可愛的名勝。春朝秋夕，還是很懷念它；假期旋里，還是常常去過訪它。可是情境迥異了！

所攜着的，不是我的哥哥，乃是他的三齡愛兒了；便是它也分外現出它的蒼老衰頹，好像苦苦的思念着他的故友——我——而消瘦似的！

▲早晨

趙柔筠

煦煦的陽辰，普照在大地上，接着那和暖的惠風，微微的吹來，真覺得心曠神怡，和暢異常。這時萬籟俱寂，人音全無。我立在園中的清溪之旁，祇見溪水汨汨地向外流去。還有那桃花兒柳條兒相隔立着，春風吹來時，不由自主的灣下腰去，輕輕的跳舞，似乎要流水看着不忍就去；桃花兒也落下來留住他。然而流水竟不顧他們的媚態，仍舊光陰一般流去了。真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時忽然杜鵑一聲啼鳴，却驚醒了我的甜夢。只覺得身上寒浸浸的，原來那隔夜宿露，竟一滴一滴的落在我身上。這時宿鳥也醒了，一會兒那五彩十色的小鳥，都飛滿了。草地並唧唧的唱着迎春歌，似乎說：「晨光好！晨光好！人們趕快起來，乘着那晨光未滅時，趕快吸滿了新鮮空氣，奮發精神，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唉！鳥猶如此，何況萬物之靈呢！

▲風流軍人

朱道業

軍官學校一個畢業生，爲黨國官勞，奔馳數省，他便以爲自己是不幸的人。這樣花朵般的面龐，雪藕似的手臂，滑脂樣的皮肉，都變成黑蒼蒼地了；兼之一雙闊脚，跋涉長路，非常的困苦。他本是性情溫柔的人，帶着怯羞羞地樣子；既不是舞長劍的英雄，又不是好流血的惡魔，所以覺得環境格外悲慘；所以到每夜臨睡的時候，總要在枕上翻來覆去，念想他孤另可憐！二十餘年，從未入過溫柔鄉。他的精神，多麼痛苦，在下就不敢懸揣了！

好啊！斗大的山城和「桃花源」相似，軍信稍緩，正好在此休養數天。他正在街上閒步，忽見對方來了個嬌嬌婷婷的時裝女學生，秋波媚眼，向他斜着飄了一下。他登時呆住，勇氣和靈魂，都被她吸收去。忽地醒轉來，想道：「電氣燈啊！我若得常見着面，豔福很不小哩！她的俏麗身材不長不短，恰到好處。一個瓜子臉兒，雪白帶着淡紅，陷得出水來，脂紅的唇，黛綠的眉，眼星水汪汪地，更有一雙彎彎的玉臂，能握握得著，就死也甘心啊！」一面想，一面遠遠地跟了她行走。一會兒，她飄然向一所屋子內進去了。那時轟雷一聲，他抬起頭來望着。唉！原來是個學校，還有明日……他歸營來，無精打彩的，晚飯也懶得吃，就去睡覺，那裏睡得着呢？前思後想，因爲遇一個異性尤物，「老文章」又深了一層意思；心中一醇，眼中淚珠點點滴在枕上。後來思深腦疲，他的靈魂兒，也到「華胥國」招駙馬去了。明日很早，他一骨碌爬起

身，急忙漱洗如式，穿起很整齊的軍裝，趕到昨天的所在，袋中取出名片，投入傳達處。即有一人，引他到會客所，兩相接談。他便要求參觀，那人即伴他遍遊校內各地，他留心考察，却總未看見昨天那個女學生。不覺懷着奇怪心，問那人說：「貴校還有別地方麼？」那人答道：「沒有了，所有地方，閣下統統都遊過。」他即悶悶地辭了出來，表出大大失望的狀態。回到原處，一屁股就坐下來，此時他的地位，實在難以形容了。唉！接連兩天，也都是此，他雖如熱鍋螞蟻，但是那孀孀婷婷時裝的女學生，總不見面。偏偏不肯方便的師長，又頒電令，使全軍即日開拔前進，他情急極了！在開拔前一句鐘，連忙逃到那學校門外，在壁上寫着道：「女同志啊！快出來，我和你磕頭；我給你真正的自由戀愛。你若不來，我就要去了，以後妳別懊悔。」

▲鄰家的哭聲

宋樹林

我是個住讀的學生，一天星期六放了晚學，一口氣跑到訓育處，請了假還家去。到爸爸媽媽面前，請安！那天晚上，我正坐在書房裏自修，忽然聽見我下次洗了……的哭聲。隨着微風，從窗隙送進我的耳管。那時候我的眼睛，看書上，然而一個字也沒不進我的腦海。於是，我離開了坐位，慢慢地踱出書房，竟去找哭聲的來源。

蔚藍的天空，高掛着圓鏡似的明月，門前的柳柳，穿着青衣，被微風吹得像跳舞一般，好像在歡迎我，我報了它微笑。

你真是個賤骨頭，我要你洗這幾件衣服，你還以為苦麼？一個婦人厲聲地說罷，高舉起一根細竹，向她身上亂打。我本想敲門進去，阻住那婦人，又想到：我怎能在深夜敲人家的門呢？正想得神的時候，有個人在我的背上拍着道：弟弟！你在這裏做什麼？月珍問着我，我答道：在深夜裏，還有人打孩子。這孩子多麼苦呀！姊姊！你到這門隙裏來看呀！月珍道：這婦人打她的養童媳，我每天晚上看——聽——見的。我在遠方求學，所以今天纔第一次聽着。我們回家去罷，我跟姊姊一同回家，我在路上想道：不幸的女子，竟是這樣受苦麼？回到家裏，睡在牀上，竟夜睡不熟，腦海裏似乎還印着，打罵聲，啜泣聲，因為人生不幸最是在野蠻人家做童養媳的苦，有誰知道呢？

這天早上，這家扛出一口小棺材來，我的姊姊去問那婦女道：你家的阿毛——童媳——怎麼死了嗎？那婦人答道：昨天晚上，不知得了什麼急症，請醫生也來不及。我的姊姊聽了，嘆一口氣道：從此以後，哭聲可以不聽見了……

▲一週間的日記

黎系業

二月四日？今天彷彿爲這個日子，我已不能記憶清楚了！——日子都記不清楚，還做什麼日記？前天偶然有人問我：「今天初幾？」我那時很清楚，說道：「今天是二月初一。」那人道：「年還未過呢？」唉！我才昏了！實在記不清什麼陽歷啊！陰歷啊！你說是一月，他說是二月，你說是初一，他道是十二；有人說今年是什麼「徒維維徐」之年，有人說不是「徒維」是「著雍」；還有「天運以辰」呀！中華民國十七年呀！西歷儒一九二八年呀！黃帝降生幾千年呀！孔子降生幾千年呀！也有一般名師宿儒在那裏指指算算道：「宣統二十一年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這本糊塗賬，我真摸不著頭緒，只有付之不理吧！這個簡單的腦筋，僅僅記得著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星期日，即使有星期八都會錯誤的。以後記日記，就用星期罷！倒覺得簡單了結。

昨天是七天中最好的一天，在學生的心理上，都這樣想；今天自然是星期一了！往日開口便說「瘡痍滿目」，現在可弄得「瘡痍滿身」，「罪過！罪過！自負爲「濁獨清」的我也宣告同化了！睜眼一看，瘡痍滿目……；拿鼻子來嗅，便覺一陣腥氣，沁人肺腑，好在我只用腥氣一、腥氣二……；到腥氣七就不往下念了，不然，恐怕十年八年，都不夠數呢！——記這段話的動機是爲了一個洗衣婦，她笑我又不吃魚，天天在望腥氣呢。

大清早起，差不多要吃早飯了。這是一我的歷書中的「大清早」！往天或者還要晚些。天氣也不寒，也不熱，可冷得出奇；也不晴，也不陰，更不下雨，只見一片片的雪花，在天空紛飛，怎麼東西都白了。地上估量有兩尺多深，池上結著冰，冰上鋪著雪，再也認不出來。屋上的瓦也變白了！樹被雪壓著，鞠躬似地。我冷縮縮地望著，還未踏了雪去尋，却詩思勃發起來。做新詩麼？做老詩麼？兩個主意，正在心中交戰，可惡的寒鴉鳴了幾聲，把一團詩與嚇掉了。陡然領悟起來：寒鴉的鳴鳴，莫非是在做詩，牠們做詩可有韻本子麼？唔！我輩都給前輩人哄騙了，好好的一團詩與，每每都為詔目平仄或對仗的隔限，不能美滿地道出，真是可恨！許多咏雪的詩都憶回起來了！一首也不能令我滿意，都是有了斧鑿痕的，失掉了真正的意境，又是可惜！猛然記起一首好詩來，我以為再好沒有了！可不便明目張膽地去稱贊他，因為他是一首打油詩呢？堂堂的讀書人怎好讀他。要去讀他，並且去稱贊他，不比打油的還不如麼？終究那種虛偽的禮節，敵不住我真實的心緒，公然把牠記了出來：

江山一統籠，

井上黑窟窿；

黃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風。

這是何等的自然，這是何等的美妙，一字不道雪，可把雪的情景，盡量描寫出來。不由得我不稱羨，再也不敢著筆了。

我完全知道，假使這種詩一足傳頌，高貴的讀書人便不能踐踏在平民上面了。如果不有一些規律……去做他們的護身符，也不見其玄妙了。倘使打油老會做詩，讀書的相公便混不著飯吃了。我將要高呼：再不去誣鱷那種平民的文學，貴族式的知識階級就會根本崩潰了。——我穿著袍褂的站在門口胡想，想到這裏，不覺身上一冷；想我馬褂先生閑著望雪景，一句詩也湊不出來；倒不如那般赤身露體，凍手凍腳的工人……唉……

今天的成績只有一點，餘外不過吃了三頓飯，去做造糞機器罷了！「何足道哉！」

星期二。今天的天氣更要奇怪，冷的「不得了」的「了不得」；半晴半陰，簷口裏可在下雨。起來以後，吃了一頓，拿了一本小說在看，很長的時光，竟給我消磨一天下去。

星期三。天晴，雪將要化完了！起來便忙著尋日記材料，因為昨天混了一天，記不出什麼來；今天要尋些事做，何嘗是勤快呢？不過想鋪張日記而已矣！想來想去，倒枉費許多工夫；只得仍拿着小說來看，看倦了，按一會琴，不覺已到午餐時節；就了午餐，親臣的母親來了，拿

著一封信，教我念給他聽；因為崑臣不在家呢。我打開一看，認清是他同學吳東寫給他的，上面道：「崑臣同志，接來信，知道你從南昌逃到南京，南京逃到武漢，一事不成；在這個烏煙瘴氣的不良環境裏面，我們怎會有立足地呢？……」念給他母親聽了以後，便記不清了；只大略寫得出這幾句。崑臣的母親去了之後，我心中好似失掉了什麼；爲了吳君的一封信，就引起了我許多煩惱：到底我們爲何不能立足呢？究竟要怎樣的社會才有我們的立足地呢？這個社會又從何產生呢？是我們自家去求，還是等「人家開鋪自己去睡」呢？……種種疑問，弄得我心神不安，終日惘然，睡也睡不着。

星期四。清晨給獬吵起來，洗了臉，圍裏已是乾了，便跑出去。太陽照近身上，比昨日煖烘多了；圍角裏向還有一堆雪，可未有化淨。在圍裏站了一會，回到屋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寒假裏面，實在乏味得很；假使不放假，在學校裏湊趣多了，何必有這般舉動呢？討厭得很！說是要過什麼鬼年——鬼年者，日以敬神爲事也。——有些人拿對子來我寫，還有叫依他的牌號作的，只得隨意湊幾句替他們畫上。這許多陋習真要改除了！街上一些「西河斗紙」號，大發其財，斗紙是做錢紙的，錢紙是燒的，造出紙來燒，我們寫字的紙便一天天貴了；怎不令人痛恨呢？今天寫了一天對子，手也痠軟了，寫日記都拿不起筆——不寫他吧！留點精

神去替人家寫糊門紙好了。

星期五。早上起來，天氣很是明晴，出去到郵局裏發信，會著了驢，同在郊外逛了一回。一個倪姓的祠堂裏有一座六角亭，共是三層，我同他到最高一層上去玩，已望清了全城的景緻：遠遠的青山，繞城的長堤，堤外的大河，堤內的東西南北四個湖，東西湖當中各有一座廟，最大的廟却要算亭子前面的文廟了，占有上十畝的位子，據說是爲鎮龍脈而建，回頭去望，那一帶長堤，兩端圍抱像椅靠形的，便是陰陽家所稱爲天造地設的大脈了；我看不過一堆黃土而已，沒有什麼奇異。這堤叫古城堤，堤內的東北角有一塊地面，四圍都是水，上面竹樹叢生，在這萬物枯稿的冬天裏，分外青翠，煞是好看。前天我和父親曾經到了那裏，看見了那塊地方，非常愛他；四面是水，水外是田，住在上面倒很幽靜。那天從那裏打過時，還有幾個尾巴有一兩尺長的雀子從林中飛出來呢。後來表兄舜欽告訴我，這地基原是一座廟宇，是吳文企建的。他母親爲產了險胎，叫什麼盤腸生，大嚇了一下，便不願和他丈夫住在一起，造這廟來修行；四面掘溝，白晝可用弔橋通過，夜間丈夫不能來了。我倆在亭上眺望了許久，使下亭來分手回家。

星期六。無事可記。

星期日。既非陰天，太陽也不大；天氣還暖，一早便跑到北門去，到了教育局的門口，看見了一個私塾獎勵的榜，上面寫清叫各教員到「陰歷明春」來領獎，我看了大爲詫異。我想「明春」是明年的春天，「陰歷明春」是陰歷明年的春天，那宋陽歷明年的春天在那裏呢？我原是不懂歷法，便只能用星期記日，現在更把我弄糊塗了。當時也曾問過局長，他道：「陰歷加個括號便好了；假使加了括號，我更要懷疑。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罷了！我已是一個「不知日夜」的人了！前天第一小學的校長問我明年到底是陰歷多一個月還是陽歷多一個月？一問可把我問呆了，我出娘胎以來，未聽見這種奇聞，只得歸怨自家「不知日夜」罷了！罷了！罷了！日夜都不和，日記也不再往下記了！順便寫幾句在下面作結束罷！

沒有一個人不是清明透澈，

我爲甚這樣糊塗？

又何必天天來畫些胡說？

要知道一年有兩個春，陽歷值閏也有十三個月；

就是這樣了結！

▲以後他是我的朋友！

曹駿文

我國在列國七雄並峙的時候，內有一個小小的國家，除了國王以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文武大臣，一人秉政治大才，整頓國內朝野大事，一人心懷韬略，指揮軍旅抵禦外侮，因此雖有許多強鄰環視左右，然而沒有一個鄰國敢來攻擊他，而他也就延長他的生命在這些強鄰中間，這兩個人的功勞，就不小了！

但是他們雖然同秉國政，意旨却極水火，大有勢不兩立的樣子；初而這個武官，爲國本是出了許多力氣，打了好幾次的仗，自以爲國中除了國王以外，他可算居住萬人之上了。那知後來弄了這個文官來，國王同他談了一談，就給了他一個首相位置，於是那武官想道：「他的頭銜比我大，位置比我高，我豈能屈居在他之下，受他的擺布呢？」他一有了這個念頭後，一遇着這文官的一舉一動，輒加反對；幸而這個文官，肚量非常的廣大，雖受了他這許多氣，還置若罔聞，不同他較量曲直；因此這個武官，格外施展他的威權，以壓制他，催殘他，使他不能自由，掛冠以去，方才快樂；這個文官處這當兒，也很覺得難受了。

有一天兩人皆坐着車子在途中行走，可巧兩車適碰着頭，這文官看見他從那邊來了，急命夫馳入僻巷以避其鋒，以免同他發生決裂，如此也不止一次，國人很佩服他，有人問文官道：「丞相每遇元帥，畏之如虎，到底是甚麼原故？」那裏知道這個文官，並不發怒，反呈

了一種溫和顏色，誠懇的對這人說：『我非怕元帥之威，乃是怕我們兩人一旦起了內訌，己身的生命不足惜，國家命脈是最要緊的，我所以至今沒有同他較量者，始終都以國家爲念，己身之辱，猶其小者；況且我同元帥之爭，乃是私情，我怎能奮我的私鬪，不問國家的大事呢？試問我國家大權，操諸我倆之手，我倆若不能和衷共濟，謀國家地位的安穩，那好象兩虎相鬪，強鄰坐收漁人之利，國破家亡，生命不保，你想與我們倆又有甚麼榮耀呢？難到不是遺臭到萬年嗎……』

自從這文官說了這話後，不知那一位好事的人，又傳播到這武官耳朵內，誰知這武官的耳朵內，一經受了這種聲浪震動，腦海中忽然的似受了極大的鑿刺，見得我對於這個文官以前的情形，實在不對了。更回想他以前的仇視他的地方，格外覺得不安，決定負着荊條，前往請罪。那知他們平日雖情同冰炭，一見了面，各道歉意，備極欽佩。在這當兒，這個武官不禁慷慨發言說：『唉！古今的人，被這樣的誤會，已不知失誤了許多大事業，良可慨歎。我深望後世爲人民的，握大權的，務要不以我做一個榜樣，那就可省却許多的煩惱了。』

以後人同這武官談起這位文官，輒說：『以後他是我的朋友！以後他是我的朋友……』

▲各記生平所曾遊眺之山水一區

余來成

余賦性懦弱，喜遊覽，但未敢放蕩遠征，故諸名山名水，雖數數聞之，未嘗遊也。所曾遊者，僅皖樞城縣南會宮保之城山而已。會宮保者，余家之所在也。保之面積甚狹小，長約廿餘里，寬則十里許。環保皆山，惟北有小河，曰會水，驢折東流，而入江。故保雖狹小，而其地山水之形勢，頗稱秀麗。羣山之中，其最高而且大，蔓延於保之東南，大可供游覽者，即城山是也。山何以名，以昔日陳友諒抗拒朱元璋，築有城於其巔也。山距余村，約二里有奇，可隨意步至其地，毫無跋涉之艱難。余年十二時，就學於村中私塾，友人常語以此山勝景，忽激游覽之興，特於端節期中，毅然從樵子而游焉。山之麓有煙村二三家，村後蔽以綠竹，村前植以良田數十畝，禾苗皆綠，縟而爭茂，山之石有清流潺潺瀉出於一壑，循流而上，行數十武，則有微徑，逶迤如羊腸，而達山巔。此時樵子以樵探留山麓，予獨循徑，而攀登山巔，行至山中時，則見樹木參差，怪石矗立，諸峯凸凹如齧，既達其巔，大氣新鮮，清風涼爽，毫不覺熱，胸襟闊然，爲之一暢。仰視天空，則蒼天浩浩，不辨西東，俯視下地，則田疇陳列如棋盤然，農人之耘草者，則似蟲蟻之蠕蠕而動。池沿如小鏡，川流如細帶，村落如小石撲於地，面萬物皆爲之縮小，孔子請登東山而小

魯斯言誠不我欺也。極目遠眺，則見保外河水縈帶，羣山糾紛，愈遠愈穩，而不可分焉。循山背而下，行數百武，則見圯毀之城跡，陳於叢葬之中，是卽陳友諒所建之城也。更轉而左，行數十武，有井曰龍井，井泉幽闊深清，可濯可飲。里人謂此井有龍式之巨蛇，一居於其中，每當洪水漲時，蛇則出現而游動，有如龍翔鵬搏之勢，故井以龍名也。久之，夕陽紅，余循道下山，至山麓，樵子之負薪而歸矣。余乃獨行而反，是則余當日逮此山之所見也。此山天然壯麗之勝景，頗多，惜當日余年幼，不知其優點，今亦不可憶矣。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桐城八景之首，扶山之所以名於世者，蓋以劉才甫爲之記，不遭才甫，則扶山亦等於荒山矣。此余更惜余之不善文，使是山之勝跡鬱湮也。

▲清明掃墓記

施錫鳳

一輪金鳥，湧出東山，幾點晨星，同歸西峽。於斯時也，愛嬌生徐步於大地之上，漫行乎原野之中。仰而視太空之中，則一輪金鳥，奮翅疾駛，若有神策御者然；旭光四射，令人見之而目眩。側而聆，則鉤勢格磔者，鳥之互語聲也；嘻嘻申申者，人之喜怒聲也；狺狺者，狗吠也；喔喔者，鷄鳴也；千聲萬籟，筆難罄述。俯而矚，則色如白銀者，霜也；圓若珍珠者，露也；行行復行行，不

覺已日高三竿；於此飽覽野景之時，真有流連忘返之概矣。俄而腹中忽作轆轤鳴，方知自晨至今，未嘗以粒食果腹也。正擬返家之時，忽見路上行人，魚貫而來，或提籃，攜筐，或荷甕，肩桌，各有其事，愛嬌生乃訝而問所識者曰：「汝曹今日何事？何爲而如此擾亂者？」彼且行且顧而謂愛嬌生曰：「汝不知耶？今日清明也，吾曹上墳耳。汝不知耶？汝何若是之昧昧耶？」愛嬌生乃隨之往。至則出所攜之珍羞，海味，羅列卓上。乃焚香點燭，由年長者行三跪九叩禮，爲狀至恭。其次則以年歲之長幼，而行跪拜之禮；皆肅然起敬。禮成，乃焚紙錠，冥幣，錫箔，諸物；而哭聲亦於是時縱矣，令人聞之酸鼻不已，而熱情淚亦隨之下矣。此情此狀，愛嬌生無以形容之，而描摹之，惟有以「紙錠灰飛，翩翩若蝴蝶之舞；人情淚盡，滴滴作杜鵑之血」之句，以爲此情此狀之縮影耳。事已，乃相將回家。愛嬌生見之，不覺有動於中矣。夫清明日之掃墓，不過一種追悼已耳。今也不然！市珍羞，購海味，以致祭於祖先；試問祖先固能饜此物乎？祖先有知，九泉之下，當不以爲然也。彼富有之家，掃墓之需，或數金，或數十金，若以一縣計之，當如何？以一省計之，又當如何？以一國計之，更當如何？若以此費移助北伐軍費，則革命全功告成之日，卽民衆享平等自由之時，而國家之財政，得此大宗之款，亦可稍覺寬裕矣。而對於軍費也，雖經上峯之三令五申，漠然視之。對於此事，惟恐其不吝，雖至數十金，亦不稱吝者，誠百解不得。

其故！吾誠百解不得其故於庠習俗之移人深矣！

▲餞春記

劉容軒

麥浪翻雲，柳絮飛舞，斯時何時？非暮春之景象乎？某日余邀同學三五，作送春之舉，攜酒與肴，同往郊外，以柳陰之下，爲休憩之所。仰視空際，則天朗氣清，一碧萬頃；俯察地面，則菜香撲鼻，落英繽紛；側耳靜聽，則野外蛙聲，閣閣而鳴，樹間禽鳥，啾啾而叫，誠天然一幅美景也！余等席地而座，整杯筷，飲酒取樂，時有同學黃君謂余等曰：『今日之舉，可謂樂矣，對於送春之本旨，殊不愧也。』言未訖，張君曰：『否。今日之遊，謂送春則可，娛樂則非也。方今國事日非，軍閥專權，連年戰爭，不少休止，人民流落四方，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如轉蓬，活且不能，樂於何有？』二君辯論良久，精神疲憊，須臾乃散。吾不禁有所感焉：夫人生於宇宙之間，不過數十寒暑，送數十之春日耳！吾人連年餞春，送往迎來，循環不已，而春日未變其形，然人已由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一去卽不復回矣！然則人送春乎？抑春送人乎？古詩云：『一年又送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痛哉言乎！爰泚筆以誌之。

▲記松林庵古伯

吳稚卿

余肄業於邑之淮東中學，將年餘矣，嘗聞友人云，城東南有松林庵，中有古柏，爲六朝物，心竊向往之，未之游也。十七日晨，師率全體游松林庵，因雨故止行，既而雨止，乃改次日，翌晨整隊至松林庵，抵其庭，見此柏焉，枝柯沈鬱，張覆如蓋，蜿蜒如長蛇，起伏如怪石，偉哉造化，不生此物於名山勝地，而偃臥天矯，埋迹於斯，風雨之夜，定當作龍吟也！

▲記教室前橘樹

陳振先

本校教室前有橘樹一株，僻處牆隅，穩居於雜卉之中，當夫三四月間，百草爭榮，羣芳鬥豔，此時此際，試草木茂盛之時也。斯時之橘樹，穩於其間，無色香味足以娛人，同學等咸以冬青鄙之，意欲除之以爲薪。余止之曰：彼僻處牆隅，灌溉之所不及，無所妨於人類，無所礙於百草，曷不聽其生長，點綴其間耶？同學皆然之，於是得免伐。執意至八九月之交，秋風送涼，梧桐墜落，桃李凋零，百卉枯萎，而彼則纍纍滿樹，實黃葉綠，獨標牆隅，於是同學又喜其結實之繁也，羣以異目相加；因之朝而灌，暮而撫，不數日而黃酣成熱矣，探而食之，味甘悅口，供之几案，色紅而香清，因之始辨其爲佳種也，爲之去瓦礫，斬荆棘，培植益密，灌溉益勤，冀食其來年之果焉。余至是不覺有感於心，夫斯樹也，當未結實之先，彼固無表異之處，伐之爲薪，不爲過也。

今則獨標竊謂，時實疊疊，足以適吾人之口，而生吾人重視之心者，良有由也！噫，世之佳木，未嘗而庸俗遇之，夷爲薪者，當不止一二，而本校橘樹既瀕死，而復以得生，終焉全其佳種之名，爲吾人所器重，則其遇殊不偶然也。今余爲之記，一以祝本校橘樹，幸得免斧斤之禍，一以勵大眾晚成者之無怨於遲暮焉。

▲暑假見聞紀事

韓介

光陰荏苒，忽忽暑假告終矣。回憶假期中之見聞，誠寥寥無幾，茲所紀者，僅水災而已。當夏歷七月十七日，颶風暴發，大雨連朝，潮亦因之而漲。余從而觀之，其始也，如一線之飛來；其終也，如萬馬之奔騰。余村圍岸，尙能抵禦，故晚間得免於傾頽。詎知翌晨，風狂風驟，潮愈洶涌，衝倒堤岸，一片汪洋，滿目江村，盡成澤國。於是肥沃之田，變爲大海；美麗之屋，化爲坵墟。斯時也，升阜而避者有人焉，緣木而棲者有人焉，逐波而漂者亦有人焉，悽慘之狀，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嗚呼，哀我好民，室傾則糧食衣物，流漂一空，田淹則荳穀稻綿，糜爛殆盡，去無所適，留無以存，惟坐以待斃已耳。昔堯有九年之水患，而民不餓殍者，以堯之施賑於民也。吾願今之執政者，皆學帝堯之用心，則庶乎可矣！故誌之以示不忘云。

余家有屋三檐，田十畝許，衣食之需，頗能自給。余父年老力衰，弟冲幼不解事，自余言旋後，一切家政農事，雖有父爲之主宰，而田間作勞，余實不能卸其責焉。故始頗苦之，繼則安之，終則習慣成自然，且視爲健身之妙術矣。

余所居之鄉，僅四十餘戶，且僻陋異常，故鄉人咸蠢如鹿豕。每於閒暇之時，與之周旋接，聽其所言，則天圓地方之說，循環報應之談，闕不絕。余爲之言，天乃積氣所成，地球則非方而圓，自轉一週，則生晝夜，繞日一次，卽爲一年，以及風雨雷電之因何而成，頗爲詳盡。彼等之中，雖不乏略有知識而能領悟之人，然蠢悍者流，則往往譁然羣起，反對余言，且有斥爲誣妄者，其迷信積習之深，有如此哉！噫！

余於農事之餘，輒喜讀小說，讀至快意處，常拍案高呼，至悲哀處，卽唏噓於邑，至文筆高妙處，則朗誦高聲，如恐不及。至文辭舛謬處，則刪改塗抹，不少假借，人咸目余爲狂，余亦恬然受之，不遑與之辯也。

駒光易去，頃刻難留，轉瞬之間，暑期已過，而余遂束裝返校，時則金風已起，酷熱將消，正

吾輩學生求學之良時也。

▲暑假雜筆

趙懿銓

方余言歸，父適外出，母在家主饋，弟自校旋家，見余欣欣然咸有喜色，繼乃詢父何往，弟因以外出告，余究其故，母一一語我，聞之心殊不爽。溯吾輩在校讀書，至五六月之際，猶且放假休業，以其有妨於攝生也。今吾父年邁力衰，以畎畝之餘閒，尚不敢安處家中，山河跋涉，酷暑不辭，非爲吾等謀乎？吾家有四口，衣也，食也，住也，用也，惟父是賴！民國六年夏，吾考茲校，在苒末及半載，忽遭回祿之虐，舉家化爲烏有，家中境况，愈形窘迫，求學前途，幾乎中輟，經父極力籌畫，始得廣續入學，迄今已兩載有半矣。其間所嘗之困苦，實非吾筆所能達，興懷既久，不覺涕淚交流，惟以修養身心故，強遏其悲思，且以自慰焉。

數日後，吾父言歸，日日周旋於田間，吾思吾能薄弱，既不能奉養，又不能代勞，於心何忍，遂投筆棄書，從父操作，雖至手痛體倦，迄不敢獨自休憩，優游時日。暇則出外訪友，或則致弟能力，初讀之字，能否一一認悉，字畫有無錯誤，字義了解與否，予詳細詢問，冀以詳細答覆，有時或不能答，未嘗一言呵責，以其年尙幼冲，學識難希高深。吾唯筆之於紙，作爲當日日記之

資料，或則可爲他日之參考云耳。

一日，天氣炎熱，余在家中，承友人之邀，赴村中國民學校遊觀。教職員二，一姓趙，小學畢業生也；一姓孫，浙江第七師範學校畢業生也。學生三十左右，教室僅一，採取分段教授，管理寬猛相濟，訓令以道德的人道主義爲根本，惟教授時，純用輸入式，不能以啓發式參之，是可惜耳。久之與友俱出，行將百步許，見東南隅有霓出現，友人問所從來，吾以物理學的原理，及平昔校內所歷之經驗覆之，友人釋然始悟，而舊日之以虹爲動物之氣呵成者，其亦可以消滅矣。或有問我諸種色采何由，余又以太陽分光圖示之，夫太陽光本爲紅橙黃綠青藍紫七色合成，若以三稜鏡置太陽下分析之，即可知矣。又可用二凸透鏡，將三稜鏡所分之光，聚合於一點，其色與日光無別。中有達於事理者，默然無言，其不然者，皆囁囁然指我爲妄言，吾以思歸急，屏不與辯。

歲序循環，時不我待，曾何幾時，歸校之期又屆，要是道途僕僕，約友來校，至則同學諸友皆先我而登斯壇矣。

▲本校校舍記

向培均

我們浦東中學，面積有三十一畝，不說不大了。校舍內部的情形怎樣呢？那是要費許多時間，把牠繪成一張圖畫，方才使不是浦東中學裏的人，一看就能明白。但我既不是個寫生家，又不是個工程師，而要我來繪這張畫圖，真是難乎其難了！不得已，只好勉強拿着畫筆，色盒，擺起畫架，水壺，對着校舍寫生。倘有不對的處所，或有『畫蛇添足』的弊病，還望大家加以原諒！

浦東中學的歷史，諸位想必久已知道了。然而二十餘年的房子，當然是老而又舊了。但是畫畫不在乎新，只求其舊。因為老舊的，可以表現一種特別情景和美觀。

浦校在黃浦之東，六里橋南面，北邊有白蓮涇經過他後面而向西流。其餘四週，全是菜地。當中間有坟堆和樹林。每到春天，樹木芽生葉，與去儼然成了一片綠色世界。

校舍是坐北朝南。校之東南角上，四壁紛白，窗若蜂窩，為用瓦蓋的兩層樓，即南部宿舍，是高中學生所住的。每個房間，可容四人，全部比較新些，還有一所屋子，在南部的北面，東是手工教室，西是娛樂室和體育部。娛樂室是全校學生除了操場外的一個玩的地方。在裏面玩的都是乒乓球戲。

南部的北面，即校門的左手，——校門朝東，——有個校園，裏面雜植各種花草。可惜許

多同學，在園中踢球，把可愛的綠色的青草，都踏成黃色的枯稿的草了。東側有茅亭一柱，棟及欄杆，都用小杉構成，樹皮也沒有剝去，亭爲八角，頂上用棕樹鋪皮的。中間有黑石的桌子，——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石頭，因牠的色黑，所以叫他黑石。桌旁布置着陶欖杉欖。靠東邊的窗上，有塊橫木板，上面刻着『百穫』二字。左邊還有『楊先生銅像範成之翌年，拓像之四旁隙地爲小園，略蒔花木構亭其中，取管子「一樹百穫」之言以名之』等字。款題爲民國七年，魏塘沈礪撰，松江錢葆珍書，又一聯，上說：『相傍菁莪滿阿址，及時桃李換門牆。』款題與上同，只右款爲『戊午三月中泮。』亭旁花草叢生。每當茂盛的時候，依欄亭中，鳥語花香，令人樂而忘倦。亭西北咫尺之地，楊斯盛先生的銅像，聳立大石台上。像和人一樣大小，服裝還是清代的樣子。沒有看見清朝服裝的，銅像確是良好的模範。像的周圍，用花崗巖做欄杆，有一個欄門，欄內也有許多花草。我每到園內看書，望到他的銅像，便對他毀家興學的盛德，傾心佩服不已。在像的後面，有紀念堂，裏面裝飾得很美麗。先生的遺像，掛在正中，兩旁有『毀家』『興學』等題額，又有許多對聯。其中一聯說：『熱誠興學，高義毀家，捨來億萬金錢，廣育英才爲國用。黃浦江頭，白蓮溼上，建此巍峨銅像，永垂懿範與人看。』還有先生初辦浦東時所撰之文和本校歷屆畢業同學的照片，成列地懸在四壁。校中師生接應賓客，和

各種會議，都在此處。還有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六區一分部，和學生會辦事處，設在堂的兩旁屋子裏。這座房子，聽說已經造着有二十年了。游泳池在堂北，不甚大，是新築的。池壁上題有「增濟池」三字，下文還有「浦東中學，創立二十週年，校董趙君增濟，斥資作池，以爲紀念，爰以君名名之，民國十五年十月黃炎培」等字樣。池周有台，立台上可以俯瞰池中。堂池西是廁所，再西是特別生住的北部，全體只有高中宿舍二分之一。這部房子，要算是全校最舊的了。

北部的西南，是廚房，浴室，校役臥室，和電機室，也恐很舊。北部的東南，有教職員宿舍，有一所較北部大些的二層樓房。同教職員宿舍成排的是膳廳，分東西二座，東膳堂乃高中和特別生吃飯的處所，初中同學用飯則在西膳堂。兩膳堂都很高大，同教職員宿舍差不多。西膳堂西是體操場，下雨時在這上體操課的。地上用水泥築得很堅固，可以在上面跑冰。

兩操場的南面，有一所成凹形的樓房，是初中生住的西部，這部要較南部寬敞得多。樓上都是宿舍，樓下大半是教室，西部庭中，有一顆楓樹，高齊樓頂。似梅非梅花的一叢樹，開一樹的紅花，還有一叢像梔子花的樹，也是紅花，此外尙有其他雜樹，春季裏綠葉成陰，坐在樹下讀書，多麼愉快啊！

校園西邊，是東部教室，同教 宿舍相毗連。房子的式樣，和西部相像，也是四字形的。庭心比西部小，中間立有一塊「五卅紀念碑」，係爲民國十五年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上的慘殺案而立的。碑的周圍，圍以常綠樹的籬笆。東部樓上，靠東靠北爲教室，靠南爲生物室和物理室，化學室則在樓下靠北的房子裏，靠東則爲圖書館，校醫室，事 室。此外如訓育處，教務處，校長室，教員預備室等，都在物理實驗室的底下。

操場有二：一在禮堂正南，頗爲寬大，是足球場，籃球場在足球場南，操場四周，植樹成行。足球場西球門旁，有一小河。河西又有一個比足球場一半大的小操場。場內築有籃球場兩個，排球場一個。

這張校舍的圖畫，差不多要成功了所差的僅一大禮堂沒有說，大禮堂位於全校的中心，東是東部，西是西部，南是操場，北是廚房和膳廳。這所房子，完全是紅磚砌的。屋頂特別尖，並且特別高，都用紅瓦蓋的，裏面比紀念堂還要精緻，可容六七百人。北首有講演台，雖不甚大，可以演劇。台的內壁上掛着很大的一張風景油畫，台東壁上掛有楊先生的全身像，孫先生的半身像和他相對。兩像對着兩旁的對聯匾額，好像微笑的樣子。對聯以滬上各學校送的爲多，匾以同鄉會和私人送的爲多。校訓是楊先生所定的，爲「克己」「互助」「勤樸」。

六個字。壁上除對聯匾額而外，還掛有校訓，字寫得很大。開全體大會和上音樂課的時候，都在此中。

好了，我的這張圖畫，已繪完了。到底多大，我也不知道。不過想必看了我這張圖畫的人，當可明白了。這張圖畫得錯不錯，還要請閱者加以指正。據我自己看來，恐怕不對。因為本是要繪「校舍」的，現在畫的不像校舍，恐怕有人要說我「畫蛇添足」哩！

▲校亭上的風景——清晨

陳鴻緒

校亭是紀念捐資辦學的地方，也是咱們課餘遊息的場所。其高雖不及層樓疊閣，玩賞其間，却實是很快活的。

那一天，恰值晨光熹微，又是小陽天氣。那亭邊的柳兒，桃兒，芙蓉，梧桐……趁著機會，解放的解放，凋零的凋零。還有小鳥兒，三三兩兩，吱……吱……噎……噎……在那裏唱歌，跳上跳下，快活得很好，好像表示那「葉落憐新」的態度。余觀至此，不禁生出一種感覺來，想那「叢條綻綠」一直到「黃葉舞秋」，無往非「新陳代謝」，天然演進的程式。咱們為萬物表表者，若不趁有潮流，向前途努力奮鬥，我恐……

這時溫和的太陽，漸漸地露出光芒來，白日青天，照耀得滿地通紅。無奈萬惡的大樹和土牆，却牢牢地遮掩着，致使他不能充分地照過來，弄得咱們失望，沒精打采，如彼如此，這個那個。好在我多穿些衣，反過來，當此風寒露冷，差不多就會弄到齒冷手顫，不能自主了。忽聽……鐘……的鐘聲，吹到我的耳鼓裏，我馬上便「風馳電掣」似的，跑到課堂裏去，不管外面風景是怎樣，也就無心玩賞了。

▲我的寢室

陸欽侃

那面在我們學校後面，一座思金堂的四層樓上，有一間很大的高樓，起初我是不認識他的，後來校中開了學，校役把我的鋪蓋和衣箱都搬了進去，我就也跟他進去了。這不是我的家裏，又不是什麼旅舍，我不知道為什麼每天晚上，定要費了我不少的足力，去走這幾層的扶梯，到那裏去睡覺呢？呀！原來是我的寢室呀！既是我的寢室，所以我把牠修理得很清潔和好看，把被褥很整齊的鋪在牀上，當作我的家裏一樣。以後我就當他旅舍一樣，每天晚上進去同他作伴，到天亮我就離開他了。

咳！我的寢室真是和善呀！我用我全身的重力，把我的腳踏在他上面走來走去，他只有

澎澎的作聲，從沒有把我拉倒或是恨我的，終是讓我一直從牠上面過去的呢。再我把我的數十斤的身子壓在我的床上，把我的頭倚在我的枕頭上，這柔軟的被頭再來遮護我的身體；這個無知識而不認識我的寢室和器具們，爲什麼待我這樣的和善和殷勤呢！我的親愛而美麗的寢室啊！

有時我在我的寢室裏，倚着新淨的窗檻，張開我的眼睛向外面望去；唉！真是好看呀！對面隔開我們學校的圍牆，就是一座參差差差的城牆，一面遠遠的望去，是沒有盡處的，一面是在那邊就轉灣向西去了。在城牆的外面仰頭一望，忽見兩個很高而筆直聳起的煙囪，遙遙的向我的寢室相對。再俯頭下視，就是汪汪的城河，船隻的來往，一隻一隻的都經過我兩隻眼睛。

我憑眺了好久，目光漸漸變色，這時已經五點鐘了。在這時候，對面的煙囪裏，忽然蓬蓬勃勃的發出兩流黑色的煙，直向這裏射來，我無意的回首一望，在向西的窗外却見一個燈紅的太陽，在那面將要落散了。照到我的寢室裏面的牆頭的物具，都變成紅色的了。啊啊！這一個好像那黑色的煙直跑過來，趕出這個無力的紅色的太陽呀！

我吃完了晚飯，仍舊靠着窗向外望去；抬頭看見似圓非圓的月亮，好像從煙囪裏慢慢

的跟着黑煙跑出來，雪白的月光照在這烏黑的煙上，這煙的影子映在碧綠時草地上，好像很大的黑蛇在草地上跑來。啊！這種景像真真好極了。

夜課完了，我就和了同學的音樂，一步一步的上樓來，解衣睡覺了。這時我的寢室裏，靜悄悄的一些聲音都沒有。有時下雨，這水聲潺潺的從房頂上流到下面，真是幽靜之至，而佐我的清睡啊！

嗚嗚的睡了一夜，到了明天起身。一面穿我的衣裳，一面向窗外望這個太陽一些一些，的升上來，到太陽完全出來的時候，我的衣裳也穿好了，我的被頭也摺好了。於是我就離開我的最親愛最美麗的寢室了。

▲童年雜憶

陳楠

(一)

這大概在我六歲時的秋天罷？我同母親到了丁鎮三舅父家。一晌在家孤獨的我，到了小伴衆多的地方，真快活極了，整天的同了表兄弟們，捉野貓呀，拾高山，鬧得天翻地覆。

一日的清晨，表兄W，在外面捉了幾條小魚進來，偷偷地放在庭角的一隻大缸裏。我被

好奇心衝動了，等他一走就立刻跑到缸邊；可是他太高了！我伸直了頭，墊起了腳，還不及他高；於是搬了一隻小櫬來接了腳，拚命的爬上缸去。不好了，一個不小心，撲冬一聲，直向缸裏掉去；眼中只見銀一般的白色，耳中只聞噹噹地亂響，再也開不得口。還好，舅家的張媽，到底中來洗衣了。缸中的奇聲，不得不引她一看。「啊呀不好了！菱少爺……」她嚇極了狂呼舅父，舅母，母親都出來了。七手八腳的把我救了出來。我嚇極了；所以過了多時，才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媽呀……媽呀！」庭中忽然起了一個比我粗大的哭聲。回頭一看，原來是表兄W，被舅父打了；因張媽說缸中的魚是他放的。「唉，他是冤枉的！」我心中想。但口中仍不絕地「哇……哇……」若有意同表兄比賽一般。

(二)

這是四年前的一晚，我進民立中學的隔晚，我正同家人喫晚飯的時候。我面前放了一大碗又香又美的菜心獅子頭，這是我喜歡的東西；所以今夜母親特爲我親手做的。若在平時，休說一碗就是二碗，也早被我狼吞虎嚥的喫下肚去。但今夜不知怎的，喉中像有東西哽住似的，再也嚥他不下。屋中也暗慘慘地，不似往日的明亮，大家也默默地不則一聲。平日多說多話的妹妹，今晚也只張大了一雙小黑瞳，呆呆地向我看着。過了一刻，母親先打破了

沈靜的空氣，說道：「楠！你到校後，沒有像在家中有人當心你了。冷熱應常常自己留心，另食也不要多食，可知你是嬌弱的體質。對於同學，不要像在家中的爛使性子；喫了虧，沒有人來幫助你的。家中應每星期寫信回來。平時不要到外面亂走。要曉得上海是萬惡的地方，你表兄，S也是在校時向外游玩，變壞了的。鞋子在箱中的黃色包裹；三雙夠了嗎？不夠，可寫信回來。」這時我可沒趣極了。眼中飽滿了熱淚，望着壁角裏已理清的行李，獨自出神，心中只盤桓想着「只十幾小時了……我要離了親愛的家，到一個親人不見的地方去了……」

▲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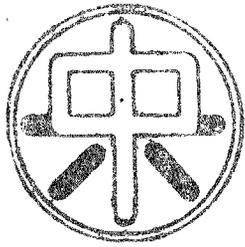
嚴雋我

「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這是唐詩上的兩句詩呀。我很喜歡遲眠，所以月亮姊姊的風光，我已領略過了，但是惜花晨起，却從來沒有嘗過呢。

一天正當春天的清晨，我正在黑甜鄉中尋我的好夢，朦朧間耳畔忽聽得低低呼喚之聲，睜眼一看，見我的朋友亭亭的立在我面前，笑嘻嘻地催我起來，預備同去領略領略早晨的風光。情不可却，我不得不起身下床，梳洗既畢，便一同到校園中去散步。這次的早起，可以說我是破題兒第一次呢。

魚肚色的天空，充滿了新鮮空氣，白茫茫的雲霧籠罩着世界大地；油綠的草地，嫣紅的香花，青翠的樹木，多充滿了露水。碧色宜人，嬌豔欲滴，多麼有趣呀！除了我們腳踏草地，淅淅的聲音和鐘聲以外，四面靜悄悄地一無生息，連樹上的小鳥也沒有醒呢。多麼幽靜呀！

我們倆默坐在亭子裏，連氣息也不敢透大，好像恐怕驚破那幽靜的空氣。眼看一輪旭日，已經從東方慢慢地升起，無情的鐘聽，已敲了六下，樹上姣鳥，房中的伴侶，多驚醒了，一陣笑聲語聲，打破這憂靜的晨光，多麼可惱？我們至此，方才呼了一口長氣，我朋友微微的嘆道：「唉，晨光！晨光！今日的晨光，已經一去不返了。可笑一輩嬌癡的同伴，只知戀着幻夢，糊糊塗塗的過去，至死也沒有領略過一次早晨風光。我想人生一世，也如晨光一般，一去不返。朋友們！你們快趁着良好的清晨，幹你們應盡的責罷！」唉，我聽了。我良友一席的談話，不禁暗嘆了一聲慚愧。



1875



集徵近最

庫文新學中國全

禮文胡

民國二十年再版

冊四第

行發司公書圖央中海上



最新
徵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 第四册

● 記事

▲ 遊中山公園記

黃正

18059

出校門外，轉彎向東，走了十數步，就到了公園門。門是火磚底，灰沙面，上頭像蛾眉式，下面似平底的老式鏡屏一樣；通人的門是半月形，好比未鍍過水銀的透光鏡一般，在透光的上頭，蛾眉的下邊，還用火磚砌成長不滿五尺，廣約三尺的矩形棋盤鑲，四緣凸而中間，在凹部當中，用士敏土堆成伏竹形。『中山公園』四大字，好像表示中山先生一生的志氣是十分堅決似的，在園字右旁，還書有『譚延闓敬書』五箇中樣大的字；這些字，我在校中寄宿舍的樓上已瞧得老熟，所以我到此地，就不像生客的注視了，只一擡頭，就老老實實的進去；一入門，翹首西北，即刻在靈醒的眼簾裏，攝得威名赫耀的紫金山（又名獨秀峯）插雲的上半座，我因為覽勝心急，脈搏力跳，巴不得一口氣就造其極嶺，當時力隨心奮，居然開起放快車似的大跑步，跑了一節灰沙混合築成的路，又跑了一節火磚鑲成的路，到了山麓也不

「拍」一下，仍繼續努力地走着，樓梯似的青石層往上跑，而旁的什麼巖崿峰巒，
楓林，草頭，大自然之插畫，也不加以理睬，只管「噉」噉，噉了七分時，好容易鑿盡三百多層
的有級，才躋了峯之巔，又噉了五分時，然後胸中的心濤，剛能平靜，因此我在平靜之餘，不禁
聯想到人生之路了。試這一場的跑，和在數十寒暑的人生的路上跑，又有什麼分別呢？也不

過「噉」一噉罷。可是這一跑，還有最後的一噉於高山之巔；將來這一跑，還不知最後的一噉是
怎樣！咳！咳！想到這裏，不覺垂頭喪氣了。再縱目一瞧，見這山恰恰在園的中心，人們登這山巔，
不獨園裏的一切，可以一覽無遺；就是桂林全城，以及外城數十里之遠景，也都可以「高羅
而望」，直可算是「山水甲天下」的結晶了。山的東脚，有一亭，這亭是民十間孫大元帥
率師北伐經過此地時所建築的，所以名爲「中山亭」，亭雖簡樸，配不上什麼「美的建築」，
「但是總算得革命的紀念品，並且現這園的徽號也就是由此而誕生的呢。亭的右邊，有顏
公讀書巖，左邊有月牙池，腎臟似的緊抱着山的東北，池中有座未竣工的月牙樓，樓的東西
距岸處，有蛇行形似的紅色板橋，睡着，接着橋的東一頭，又用火磚鑲成蛇行形的曲徑，一直
通到附着王城脚的樸雅茅亭，有紅色與白色相間的木門，門的右側有假山，假山之西有酒
舍，酒舍之南，隔池而對峙的是中山紀念塔，塔是等邊三角形的青石條，高約一丈五尺，一邊

刻着他畢生革命的行述和遺囑，一邊刻着「中山不死」的標語，又一邊刻着「主義常新」的標語，使人們一看，就湧起革命的熱血和思想，我卻還感發總理在跑步的人生路上，能有最後的一嘆呢！他這一嘆，非常嘆得利害，一嘆嘆破了帝國主義者萬惡的心幕，和被壓迫者昏沉的腦蓋，真使一班「平等之神」，歌頌不置哩。塔的東邊，相距十多丈地方，有座「中山堂」，（是把玉皇閣故址修起的，現正在修葺間）堂後有小憩亭，恰好在徑門與茅亭間的中度，堂前有未完工的六角式音樂亭，亭的前方，又有用紅毛泥築成像典章的鐵桿一般的燈塔；在「中山堂」和「紀念塔」的當中，又有專賣華洋食品的蔡世昌酒店，和兩座古式亭，這些自然物，和人造物，參錯雜列，竟湊成了園東的景庫。山的南脚，有新建築的棧色閣一座，閣的左翼，有一張用火磚鑲起的古碑，刻着張道陵的像，給遊人的慕心驅使甜蜜的草，摹拓得十分光澤底，差不多想閃出豪光來，雖然奪目一時，但已漸覺模糊了；後來的人，未免詛咒遊人太多事，太不講道德，只顧一時自樂，不計後人絕望。唉！諸如此類的世界上一切，還不知多少呢！我懶得說罷。閣的右翼，有一路很神奇的遼道，好像扁挑似的，兩頭高而中垂，把極其嚴密的巖層自自然然底通過。從北洞口看出去，可以瞧見後貢門，和時在月牙池北岸邊的水閣，真箇是洞天外之洞天！山的西脚，則造峯的捷徑，徑的下邊，就是擁有一幅荒坪，所撮進

「照你們建築中山公園委員會的圖說計劃，將來要闢做電影劇，文明劇場，和足球隊，網球，籃球，浪橋，鞦韆……遊場。可惜現在款項不敷，不能繼續修築，俾得早日完成，以供人們美滿的遊覽，未免尚有遺憾罷。我這回跑到山頂的時候，恰好在大自然之母和它的愛兒們洗過澡之後，所以惠然顧我的山呀，花呀，越顯得格外的麗秀，令我喜得發狂；可是亂鴉斜日，荒烟衰草……也曾惹起了不少的繁思，當時雖已刻在腦頁的深處，但我總不願意獨知，特地翻印出來，寄給我的愛友，大家公閱，也許是我日後參考的補篇罷。」

▲許是桃花源境吧(？)

胡希聖

春風淡盪，春雨初晴，自然界裏的一切！尤其是草木花卉，一經牠們的恩師——風雨！吹噓潤澤，都生氣勃勃地發榮滋長，鬥豔爭妍，羞答答地含笑迎人，滴溜溜地隨風搖擺，怎不惹得人們心花怒放！大有不飽賞一番，不足以滿其慾望之概！在閉戶讀書老死牖下的我，久已「心嚮往之」了，不過沒有機會何！

似乎是我的幸運到了！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看莽原，涵哥突如其來地向我說：「明天

禮拜，你和我妹公——果老——到嶺北掛錢去吧！你去年去過了，路又很熟，豈不便當？」

「啊啊啊！」我一面答應他，一面卻自慶責「如願以償」了！

次日，四月二十四日，天將破曉時，我便起身，檢了一檢行篋，——放了一本愛看的莽原在裏面——胡亂洗了一箇臉，喫了兩碗稀薄粥，就去邀果老。

果老被我叫起，轎夫也來催着要走了。

八時許，打西門出發，經高遷，不一里，那高轎紆折的羣嶺，便現到我們眼簾裏來了。

綿延十餘里的羣嶺，多麼難走！轎夫們呼呼地喘息着，一步步地打着走，——直把轎子盪得一上一下，約有一尺高低，我坐在裏面，覺得太不人道了，心裏老大的不安，便下來走着。果老見我下轎，他也下來拄杖而行。

走到嶺亭，那裏的什麼關帝廟，已「煥然一新」了。——舊房子曾拆掉重造，還有那龐而大的關公關平，周倉，赤兔馬等泥塑的偶像，也另築過了，——聽說要共需四五百金，這筆巨款，是某公益家「樂善好施」倡議捐助的……他真不愧為公益家呀！

越嶺而北，看見那裏的麥苗兒秀了，桑葉兒正肥，秧針浮出水面，約有一寸來長，和綠毯似的鋪着，杜鵑鳥在綠叢中，不如歸去——地啼着。樸實而勤勞的農夫們，不怠地在隴畝間

深研五林，觀景賦詩，使感想到「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的詩句，就其爲此寫照吧！

到了鉤頭，有果老的一箇親戚家午膳，便至楊村標掛剛走到那里，忠實而溫厚的長富，看官地業者，荷着鋤頭，迎面走來，一見了我們，便笑嘻嘻的說：

「先生來掛錢了，他就導往祖塋，循例掃墓標掛。」

至二都墳，淡淡的斜陽，已黯黯地由西沈下，茫茫的大地，使由昏昏而黑暗了。我們是晚即投宿於東坡村B君家。

明日早起，忽忽用了早餐，又到舊家灣標掛事畢，才由板橋回家。二十里長途的楊溪源，左溪右山，道路崎嶇，羊腸曲折，大有「蜀道難」之概！可是兩岸的雜花生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在葱籠蒼翠中，夾了許多紛紅色的「映山紅」和桃花一般嬌豔，許是桃花源境吧？

至嶺脚下，楊溪源口，才看着豁然開朗，聽着狗吠雞啼，遠遠地一陣人聲嘈雜，來了幾箇駐松板的工人，看着我坐在轎裏看書，「莽原」一箇說：

「喂！這水書倒不小！」

又一箇似乎譏笑着說：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經！」

我聽了，面帶頹顏，不禁隨口喊着：

「老大才知發奮的我啊！應該怎樣奮發呀！」

▲春遊靈洞山的一箇影像

——日記中的一斷片——

朦朧的曙光，從綠幽幽的松樹梢曲折的透過無限人們甜密的夢境；微藍的廣漠的長天，蜜布着無數的朝霞；叢叢的竹林，他們還很依戀的留着一片薄薄的淡影，在橙暗的大地上顫動着，一切猶是很沈默的打盹；只是一片黃鶯兒的清脆的早晨之曲，打動了這寂寞的春晨，呀！這是我們——兄弟姊妹——旅行到靈洞山的那箇早晨。

我們活潑潑的穿過繁華的街市；走出破碎的東城，很自在的在明媚的春光裏進行着，覺得溫和的微風，從地上徐徐的吹到我們白嫩的脸上來，彷彿是春之神和我們接着甜蜜而芬芳的口吻，而野塘中的碧水，也因此起了無限的波，同時還有幾隻潔白的鷺鳥，在

鄭辰

碧波中漾着這委實是一張絕妙的藝術！

我們慢慢的走着，却一歇不停的在明媚的自然界中走着，受着自然的「美」的貢獻，幾疑置身於仙境了！那時遠近的山巒，在晨霧裏很沈默的忽隱忽現着；躺在碧翠的水田中的青蛙，不時奏起幽雅的音樂，同時柳林裏的鳥語，又很嘹亮的相應着，呀！自然界的一切，此列統是很和藹的露出一層濃厚而素潔的春之光輝，歡迎我們了！在我們旅行者的心絃上，到是增加了無限的樂趣！

我們擡頭望着太空；雲氣蒼茫，蔚藍一片，實無邊際，無異於茫茫碧海，這時我們腹部覺得飢餓了，乃向娟姊取出身邊帶去的葡萄乾和香餅，環坐在溫柔的青翠的草地上，以熱水壺之清茶相和而食，食品的滋味，甜蜜而清香；田野的風韻，素潔而雅麗；我們覺得更其美妙有趣！委實不能用我們的幼稚的藝術手腕來寫真呢！呀！我們才能感到自然的美的偉大呵！

這邊一條灣灣的流水，裏邊的小魚，活潑潑的浮浮沈沈，來來去去，純潔而澈底的「自由」，或者是在箇中流露哩！岸濱排列着濃綠的雜木，水間倒影，整天的把牠們寫照了！

我們繞着岸濱的崎嶇路上跑去，前面幾戶竹籬茅舍的人家，隱存在一叢微紅而芬芳的桃林中，樹端青溪，彷彿是箇塵囂之外的村落，或者是桃源的背景呀！

我們不看沿途的風景，也許他人眼福呢！好美麗的春霄，惹起我們的歌意了！
明媚的春朝，

沈沈花影裊裊搖。

呀！徘徊塵囂裏。

冷淡而無聊！

★

★

★

★

★

★

碧巒彷彿擁抱我；

拂拂微風松樹梢；

潔白而活潑的野鳧，

散漫在溫柔而盪漾的微波；

甜蜜而和藹；

青蛙兒的唱歌；

呀！春之神的藝術，幽雅而溫和！

呀！自然界的風韻，古樸而逍遙！

行行重行行，不覺已跑到山脚，觀音遙望靈洞山叢木的綠陰，一片連峯的碧色如雲，「洞山之神」宛如是已在那蔚藍的太空中奏起悠揚和藹的音樂，赤裸裸的歡迎我們了呢！我們先進了山腰的一座寺宇，「棲真寺」庭院中栽養水菓，種植蔬菜，很有天然的風趣；中進則佛像可嚴，金身月面，煞是有点威儀！再進則廚架羅列，藏經宏富，我們在裏邊休息了一歇，飲了幾口清茶，然後再出來游覽，那就更加有趣了！我們先跑到前面的一間破碎不堪的古屋，深隱在古木參天的綠林裏，蛛絲罥牖，苔蘚侵塔，相傳爲明太史趙志皋的讀書處，先達之窠，不禁令人嚮往遊吧！就繼續的一直跑到山後，這邊石骨嵯峨，峯巒矗立，而其最足爲我們少見的，要算是湧雪白雲紫霞三箇石洞了！現在把牠們的形勢分寫出來！

(一)湧雪洞——巖石穹窿，白泉從底翻出，像雪一般的飛舞，我們快跑到貼近了！就覺得有一陣陣的寒氣，刺入皮骨，使人起了無限的寒慄！據此地居民說，這石洞是沒有邊底的，曾經有人冒險過，手持焚着的蠟燭，身穿暖衣，從洞的岸濱向內進行，約行數十分鐘的光景，就有些恐怖產生了！裏邊黑森森的，照巖削壁，彷彿是張牙的虎，舞爪的獅，並且還有許許多多的蝙蝠，在黑暗中不時的迎面的飛翔，而燭光越進越暗，越暗越恐怖，這委實是奇異而危險的啊！然而這也是一種傳說，無確實的根據的。

(二) 白雲洞——外狹內寬，乾無泉水，宛如是白雲縹緲於其中，昏昏沈沈，使我們的心坎，頓時覺得淒涼。

(三) 紫霞洞——石屏相障，巖石橙紫，好似一座兀立於大地上的石屋，中可藏十餘人；但時有一股酸氣發出，我們也不敢一直進去呢！

呀！這三種奇形的偉觀，也許是天造地設的呢！後來我們跑到山腰，很自在的在小飛來峯上徘徊着；躑躅着覺得腦海清瑩到二十四分！大家都很快樂的隨便的談談笑笑，胸部的市塵渾濁之氣，一掃而空，總之，這山上的石骨兀立，林木蔥鬱，泉水清瑩，邱壑深險，我們倘能不時的和他很親愛的接吻，處處都足以怡情悅目的呢！

光陰迅速，正和「白駒過隙」一般，太陽已是沈淪在西邊的樹林裏去了！自然界頓時換了一番黃昏的風景：月光照着蔚藍的天，暮煙罩着嫩綠的柳，草兒，人兒，樹兒，在這湖色的朦朧的月光下，頓時加上了無限的淡影；晚風陣陣的吹來，影兒也隨着跳舞了！悠揚而宛轉的夜鶯之歌，彷彿是奏着「歸去吧！母親掛念得着急了……」的調兒啦！呀！我們身體覺得疲乏了！心懷有點辛酸了！歸去吧！

但是我們將和靈洞山分袂的當兒，我們還屢次的把頭向後窺視，露出依依不舍的氣

象，而嬰兒幼稚的心靈終爲一歸去吧！母親掛念得着急了，一的鶯歌牽住了一步步的向着歸家的路上跑去，可愛的雲洞山，就在我們微弱的視線之外了！但是牠的背景，猶是很明晰的在我們的腦海中盪漾着。

▲遊鎮海招寶山記

鄭友揆

丁卯夏，余蟄居甬上，友人董成忠來自慈谿，邀余同遊鎮海招寶山，欣然諾之。午後，即首途，四時抵鎮，二人商寓次，乃轉展訪問至鄭友良夫家，相見莞爾。以別已數年，輒傾杯酒爲敘，歎然道故。已而邀同君晴暢至滑稽善談，莊諧百出，殆今之憂而歟！翌日侵晨，乃作寶山之遊。招寶山位踞甬江之口，三面臨海。出東門，自西籠拾級而上，綠竹夾道，海風吹之，簌簌有聲。至山巔，登望海樓，東南望大洋，紅日涵波，燦若流金；金鷄虎蹲諸島山，盡納一脯；漁舟數葉，隱現山波間，因風左右，若浮鷗之灌羽然。西北望城中，塵肆若櫛，晨烟綿綿，籠罩全城；雨水滾滾，向東流，作半環形；四明諸山，起伏迤邐，遙遙若屏障。時曉風未息，對日光而拂袖，飄飄然欲御之以行，孤憤抑鬱，於以盡消，恨不得長嘯一聲，喚黔首以出塵埃也！東行至紫竹林，築建於危巖上，高數十丈，清濤怒號其上，令人毛髮悚然，復由此而西，見極北宏遠諸塞，啓門露砲，兵士

林立良夫云：「方戒備木艦也。」至仙人洞，洞而海背山，僂僂由岩縫進行數十武，忽然開朗，廣可畝許，建舍其間，舍側卽仙人洞，洞深數丈，冥兮惚兮，若不可入。良夫曰：「每屆佛誕，有僧靜坐其中，蓋以欺遊客而博香錢也。」四周圍以危岩，日光不可多得，塵世煩苦之聲，於焉屏絕。額書「七日千年」，誠足繪其狀矣。復覓西徑下，谷口風回，若互送客，傍麓水際，則有漁父投綸，野老拾蟹。近岸有沙魚岩，首尾盤然，綠波盪漾，宛若流動而欲渡彼岸者。下山，乃別鄭向二君而離鎮，抵甬，又別童君，歸，聞招寶山中秋間風景尤勝，余將及時裹糧再往遊也。

▲虞山紀游

陳慶豐

歲月不居，流光易逝。轉瞬之間，又是百花齊放，燕鶯爭鳴，值此良辰，豈能辜負。於是同學十餘人，相議旅行之計，卒決游常熟之虞山。考虞山於常熟之西北區，昔虞仲治於此故名，亦作海隅，海巫，又曰隅山，以其濱海之隅也。該山長十八里，周四十里，高百六十丈，其間物態風景，皆足以快游者之心。遂於月之二日，乘車出發，是日也，天氣尚佳，抵崑將九時，常輪班尙未開，遂作崑山游。未幾汽笛一聲，知輪將行駛，乃魚貫登輪。途中歷四小時之久，將抵常，同學無不喜形於面，振作精神，且加銅號樂聲，更覺氣象威壯。不意天公作惡，細雨濛濛，頓使同學等

原有之精神愉快，變成靜寂索然之景象，未免掃興。舟抵常，是夜寓於新旅社。翌晨，早餐畢，紅日初升，乃即整隊出北門，望見山光水色，萬里無涯，帆船往來如梭，平地桑花麥苗，金碧交輝，吾輩乃隨嚮道者直上山峯，經維摩寺，入內飲茗，藉以小憩，寺內諸佛像，莊嚴非常，香拈燭，紅男綠女，絡繹不絕。復過祖師寺，較前寺略大，寺屋頗覺宏敞，氣象赫赫。游覽一週，內行數武，至飲茗處，見兩旁壁上對聯幽雅，筆法清秀，桌上陳列古物奇品精美絕倫，庭中古柏數株，高聳天空，散步其中，覺心曠神怡，忻然自得，不復有塵俗之念。出寺路經三峯寺，時已中午矣。乃進寺以游覽為名，實欲果腹也。王君乃與僧接洽後，即分桌而食，菜雖淨素，然膾炙人口，味勝於魚肉，余思此非素菜之味美，實飢者易為食也。迴顧兩旁對聯，均屬翁氏所書，筆法蒼老，惜未曾紀錄。飯畢依次出寺，登山巔，舉目四眺，徒見白雲與孤鳧齊飛，綠水共長天一色，奇峯聳霄，怪石險異，夾道對峙，令人目為之怵，心為之駭，洵奇觀也。仰瞻浮雲之形，如獅如象，若有若無，俯視怪石之狀，如虎如豹，或立或臥，登此巔也，凡接於耳，觸於目者，何一非拓心胸而解憂悶者乎？引道者曰：汝輩盍往興福寺一游，乃循萬松林，自上而下，約行數里許，至山麓，見桃林數百株，花正開放，若歡迎狀，行行重行行，興福寺已在目前矣。乃入內游覽，見各神像容貌端莊，令人起敬，更進內室，帳宇宏敞，兩旁掛有兩牌，一牌書清靜蘭若，一牌書禁止喧嘩，其故使

遊覽者見之而肅靜也。右有一亭，下有君子泉，亭之鄰有一課室，讀者均屬青年僧徒，教者乃老僧也，但不便參觀，惟外望而已。其所讀之書，聞係論語、幼學等古書。後乃出寺，時已鳴鐘五下，遂回客舍。晚膳後，本欲上街游玩，因日間游山勞頓，均作高臥睡鄉之遊。次日清晨步至城外山頂，攝影以留紀念。午膳後重游虞山，直至西山爲止，路程約四十餘里，雖四肢疲憊，而眼福已受飽不鮮矣。俯瞰西山，見有老石洞，洞內寒氣逼人，暗無天日，不辨咫尺，幸攜有電筒，佐助目力。旋至小石洞，洞內有一井，其水甚清，其寒氣亦不亞於老石洞。嗣至玉蟹泉，泉水濃而甜，清可照人，惜未預帶瓶器，儲之以歸，以作紀念，祇得手捧飲之，頓覺神清氣爽，精神倍增，洵名泉也。後至翁氏墓，堂有鶉鴿峯，內有翁氏之遺像，鬚眉均白，年約七旬，而精神之矍鑠，體質之魁梧，誠不愧在生文豪大家也。廊下有石櫺，謂翁氏在生練字櫺也。後同學等乃遊倦而歸，已夕陽西下矣，乃相率反社。次日回中，乘午車抵埠，各自返家。晚膳後，曲肱安寢，迴想客歲戰雲密怖，憂患餘生，今日猶得恣情虞山風景，殊屬出於意外，然則今日之遊，豈偶然哉！故余撮其始末，以誌不忘云爾。

▲春日遊梅園記

許楚瑩

春歲之首也。氣候最宜，既非夏日之暑，又非冬季之寒，風和日暖，人得之而樂，鳥得之而鳴，獸得之而舞，花青草木得之而發芽，故春之於天地也，較夏秋冬三時，別有茂盛氣象。今年春日，梅園之梅特盛，蓋已先得春氣矣。余離梅園雖遠，亦僅九里耳，所乃約同志二三，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梅園至矣。門前排列車馬，便遊人乘騎者也。道旁陳餅餌菓品，供遊人飢渴者也。入門見巖立一長石，上刻梅園二字，用以表園名者也。前有突兀奇石鼎立而三，再前有心心臺，登臺一望，萬千梅花，歷歷在目，左旁有一軒，題其名曰荷軒，軒內碑帖嵌壁間，由軒西北行，過花房，上香海，有康南海所書香海字額於此。前有曲欄，憑眺枝頭，正白雪之白，香溢清奇，名之曰衆香園，名之曰香雪海，誰曰不宜。後登誦幽堂，額字爲清道人李瑞清書，堂內書畫，都出名人手筆。堂後自假山洞上招鶴亭，至小羅浮，再上則一大場，有平屋多間，爲園之最高處也。極目四顧，西南見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若隱若現；東北見九龍蜿蜒而來，上出重霄，亦園中壯觀。其他鎮山，橫山，洵培塿耳。旁有新建地穴，蜿蜒桃源之洞，入口初則模糊晨光，後則小徑漸寬，光亦較明，余即委頓而小憩，若所余生平未至之處也。俄而過留月村，蒼然暮色，自遠而至，乃相約而行，及抵校，鐘報已五時矣。今日之遊樂哉！予因爲文以記之。是年爲戊辰二月十二日也。

▲春遊漫識

許緝綱

春日載春，陽風融和，鶯雀喜噪，春樹花卉笑迎春光。予偕臧子軼塵，買棹赴琴作虞山之遊。舟中明窗淨几，頗適予輩心理。傍花隨柳，逐波破浪，轉瞬而抵。乃挈同登陸，行里許，達石梅塲。爲春秋時孔弟子言淵射圃，廣約十畝，今已滿鋪砂礫，一變爲好男兒運動場矣。再進，遙見草色，蓋已近山麓矣。上仲雍墓，予指爲臧子曰：「世周太王次子，吾錫開闢者，泰伯之弟也。與兄讓國來此，各居一邑，爲民導師。三吳文教，乃由是而興，豐功偉烈，能不令人生敬哉！」臧子唯唯。是時，余輩足已微病，乃上辛峯亭而息焉。是亭占山之最高處，下望城如鋸齒，屋若篋梳。田中菜花麥葉，一片青黃；又有紅桃旖旎，綠柳嫵娜，移時折而北，見流泉潺潺，景色清雅。亟欲窮其源，行不二里，得一澗，於其旁石上，仿佛有「桃源澗」三字，跡頗蒼老，惜斑痕點點，不堪細辨耳。再北，抵興福寺，爲虞邑四大寺之一。大雄寶殿西有竹徑，迴廊中有清相國翁同龢所書「幽」二字，折而登印心石，下有君子泉，園中多竹，余輩刻字其上，藉留紀念。出而向大殿東行，入方丈室，有精舍，頗清幽，可品茗，卽偕臧子入，稍坐，乃信步返舟。洗盞而酌，並相與歌嘯乎船中，不知家園之既遠。

▲飯甑尖遊記

胡鍾華

飯甑尖是山雲的最高峯，又是我績的最高峯，不惟是也，就是我們徽州最高峯中，也許占一箇位置吧。山頂有一大石，形像飯甑，所以有這箇名稱。另有一石，豎立甑上，又叫飯匙。這峯之高，約有千餘丈，好似西湖裏的南高峯與北高峯一般！登之可以遠望休甯歙縣富國：……許多地方，所以遊者很多。

我屢屢聽見人說：『這箇飯甑尖，形勢險峻，風景很好！』這時，我心裏的思潮，好像錢塘江裏的水湧起來一般；滿身的快樂，又好像雀躍一般！想去遊玩，實在有好幾年了；可恨沒有機會，——沒有伴侶，始終打消了念頭。

丁卯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好不容易幸福來了，——機會到了，——我希望好幾年底願慾得償了；在我叔父——佩衡——家酒席上，和幾箇朋友談話，不知不覺地說起飯甑尖的風景，不禁遊興勃勃！於是就約定了二十八日同去一遊。

是日早晨，提早起身，家人代我做了許多麥粿，以當午餐，預備作竟日之遊，吃了早飯，邀同許君榮錦榮滋周君芝亭夢醉厚義光渭，一共七人，背了熱水瓶，挾了攝影機，一同出發，經

過竹里……等處。是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烈日懸空，炎熱如焚。」把我們弄得汗流浹背！至毛瑤休息片時，脫了長衫和夾衣，吃了茶，再振作精神，繼續前進！

沿途看見「大地青青一色，草木欣欣向榮，大風起處，田中麥浪滔滔，加以流水潺潺，鳥聲細細，」把我們的塵凡俗氣，洗滌一空，好似漸入桃源佳境，樂不可支，行了五里許，就到山雲洞口了，什麼「天開一線，」「獅子弄球，」「天然石屋，」「壯繆觀書，」「姊妹雙石，」「猪食石槽，」「鼓形大石，」……許多景緻，都在目前了，燦爛天然，琳琅满目！好像一幅自然的活圖畫！這時，我們嘴裏說着，兩手指東畫西的指導，同儕裏底後覺者，大家不知怎的「手舞足蹈」地跳躍起來了！那種「融融洩洩」的「天真爛漫」的態度，真是莫可形容！還有那許多雕奇怪石，點綴得更好看！

再由此前進，就有歧路了，左往山雲寺，右上金總，至飯飢尖，嶺路彎曲如羊腸，難行如蜀道，我們就逶迤而上，努力前進，看見有一大石，下面陰涼，我們休憩半小時，各人飲了茶又走。

徐徐的行着，左右的望着，看見路下一箇大石，上面有杯口大的孔兒，據說「天下雨時，裏面噴出水來，非常好看！」果然，現在那石上沿孔而下，還有痕跡，遠望對方——山雲寺的

左邊，有幾條瀑布，從巔頭直瀉下來，好像空中懸了白練似的，這就是「山雲瀑布」，也是該地十景之一。

約行二里許，又有歧路，向右邊爬上山，其徑甚小，爬到半嶺，看見許多古松，翠色青青！不知生在此山中，已有若干年了。我們在松下休息，觀望那在我們村裏所看見的高山，忽然低下去，在此山山麓了，飯餛尖的高，於此可見一般！我們各吃了麥粿一箇，稍稍充飢，再努力上去。

大家爬到嶺頭，看見那疊疊層層，綿繞四周，山峯一凸一凹，顯得非常起勁！十四五都各村，都在山脚下了。嶺上的松柏更顯得蒼老傲人！我們預備回來在此處攝影。

沿此山岡走去，有許多大石，紋色如雲，我們到了此處，疑是仙境了！又有許多如屋大的石子，從上面直截到底，好像剝了一刀似的，有一箇大圓石，當腰截為兩段，好像石磨一般。還有一石，又扁又圓又大，形狀與碾錘絲毫不差，榮滋一見，作滑稽的態度說：『這是我家磨坊裏的東西，怎的又在此地呢？』大家都以為稀奇！

離近飯餛尖了，看見這飯餛是幾箇巍巍的大石合成，形狀又像荷花瓣，行至飯餛尖的下，下面，望見附近有大方石兩箇，好似一對旗杆，我們在此休息片晌，吃了麥粿與茶水，又採了

些小石松，就開始登這飯甑石了。爬到半石上，有一平坦之處，據說：「此處就是龍王廟的遺址，從前西坑附近某村，有名黃天石，曾在這廟裏讀書，他身上有兩箇翅膀，吃飯時就飛回家去了。他的先生說：『天石異相，到了楊柳垂塘金籬起，時機就到了；不過這金籬不可亂敲，須要三日敲一下。』但是他母親性子太急，而時機未到，就將草履弔到楊柳枝頭，柳枝就馬上和水接近了，又把金籬一日敲三下，原來那些扶助天石揭竿的兵將，都從竹節裏生出來的，他們聽見金籬響急，以為時機到了，竹山杆地方那些竹都一一裂開，一箇竹節一箇兵，尙未十分變成，黃天石因此就失敗了。」這一段話，是相傳下來的，真是「齊東野語」。

遇到那兩處險隘的地方，我幾乎灰心因為他們——同遊者——先我而登，我又不得不勉振精神，放大膽量，再努力爬上，努力努力！果然得了勝利——拔身上了石梁，側身入了石洞，就達到飯甑之巔了。上面大風習習，幾乎不敢直立！我們扯了些草兒，隨意拋上，好似天花亂墮，吹到無蹤無影！甑上有一石，直矗空中。高約丈許，原來就是飯匙；這飯匙很不容易爬上，敢爬者白無一人，又有天然水池兩三箇，一年四季都不絕水，縱然久旱亦不乾，我鄉求雨，來到此處，取了池水回去，俗叫造龍。還有兩條石梁，一條約兩尺闊，幾十丈深，那一邊斜削不平，敢跨者很少；一條，高丈深坑，直通我都胡村的石橋下，從前有人試驗過，用麥殼在梁中倒

去，
三、
夜，
城，
從，
胡，
村，
橋，
下，
出，
來，
我，
們，
佇，
立，
觀，
望，
不，
見。

翠山綿綿，

一望無邊！

許多村落和田園；

點點都在目前；

屋兒好像豆般小，

行人好像螻兒綠；

遠望大河，

好似一條白鞭；

飛鳥上下，

婉啣流連；

白雲渺渺，

四顧茫然！

可恨是日天公不妙，
四山雲霧漫漫！
因此就看不見休甯歙縣……
許多地方了！
我們又

沒有攜帶望遠鏡，——若是有了望遠鏡，這些雲霧都不怕了，可惜！可惜！我們流連久之，樂而忘返！大家又採取了許多植物和礦物底標本，然後慢慢爬下。

回到嶺頭——蒼松疊翠處，同儕攝了一影，榮錦司機，他沒有攝進去；我們帶了標本，背了東西，有席地慣坐的，有爬在石上的，有正立的，我是斜立在前，目兒對着飯飢尖。

我們回來，取道金總嶺，路徑稍變，待到原路，大家又欲乘輿一遊山雲寺，於是就走過河，爬山越嶺，轉小路而行，攀着柴，扯着草，爬上跌下，撲通地幾聲，我們先後碰破了三箇熱水瓶，到了山雲寺，大家已足疲肚飢，在寺內休息少頃，便去周覽一徧，看見風景很好，氣象非凡！右邊又有五層的石塔，裏面有一副黃蠟似的老和尚骸骨，從前山雲寺底熱鬧和規模，可想而知了。

山雲寺——我於前歲五月間，曾約了同志二人——逸民暮景——去逛遊一次，我又做了一篇很長的遊記，登在少年第十六卷第八號內。

遊罷，我們就回到松木嶺，我親戚家，吃了些麵，稍稍充飢，再由竹里回家，途中大家還興高采烈的，尙欲作二度遊的籌備，晚間燈下，好像飯飢尖的風景，還在我們的面前，腦海裏底餘波，還是起伏不住，於是我就拿了筆，把牠細細地記了出來，留作紀念！

▲惠山遊記

蔡啓東

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午後，箇人坐在家裏，很覺寂寞無聊，因想獨自到惠山去頑一次。今年惠山我已曾去過好幾次了，但是總同許多朋友們一淘，不是在第二泉坐着喝一會茶，便是到各處去兜一箇圈子就歸來了，從不會細細地頑過，而且人多了，反覺得被拘束了，頑的不暢快，沒意思。因此我想一箇人獨自去頑，好細細地幽賞那天然美景一回。

出了西郭，循着那五里香藤慢慢地向目的地走去，五里香藤俗稱五里街，元明時名綵。賸街。錫金識小錄有云：「綺賸街，元明之間最繁盛，夾路喬木古藤，飛樓連閣，浦長源詩：「出郭樓臺三四里，遊人不得見山容」是也。又謠曰：「惠山街，五里長，踏花歸，鞋底香。」又曰：「惠山五里街，雨後著新鞋。」當年繁華，於此可見一斑。現在呢，所謂飛樓連閣，都已變成墳墓。衰草迷離，荒涼滿目，撫今追昔，那得不令人與滄桑之感呢？

這時候蔚藍色的天空裏，高高地懸着一顆太陽，四圍一絲雲彩也沒有。一陣陣寒風，吹得那枝頭黃葉，發出一種蕭瑟聲音來。遙望惠山，九峯起伏，山容如洗，旁邊錫山，浮屠七級，高入雲表。久居市廛的人，一到了這種風景如畫的境地，頓覺眼界舒暢，胸懷怡暢。行行重行行，

已抵惠麓，祇見冷清清地，游人極少。走到天下第一泉，在河池邊看了一會金魚，這些金魚，是近來有人買了養在池中的。以前數十尾很大的金魚，前年兵災時候，都給丘八先生喫掉了。一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爲之一嘆！

從二泉亭旁邊的石級上去，打玉皇殿右面抄着小路走到春申澗，坐在臥雲石上休憩。澗中水聲，如撥絃一般冷冷地不止響着。梵寺的鐘聲，有時也很輕清的傳過來。聽了，不覺悠然神往，俗慮全消。山坡上有幾箇樵子在那兒剝柴，他們疲乏了，便坐下來引吭而歌，閒適得很！

經過了萃林，沿着一條曲折的山徑走去，便是忍草庵，這忍草庵的位置極幽雅，巖壑屏蔽，古木隱翳，清初顧梁汾嚴孫友諸先生，曾在庵中給一箇詩社，梅酒聯歡，盛極一時。其八景：中天積翠，習坎冷泉，九峯晴雪，五湖煙雨，夏雲寶鏡，響月松齋，秋林梵音，怪石眠空。諸名人都曾題詠。庵右有座賈華閣，高三層，風景最勝。昔年顧梁汾和成容若曾登最高層，去梯玩月，至今傳爲韻事。那閣頹廢已久，今歲才由邑中楊味雲先生出資重建，並請吳觀岱先生畫了一幅賈華閣圖，徧徵名流題詠，將來落成之後，當又有一番盛況了。到了晚間，只聽得鐘聲，華僧正在誦經，便沒有到殿上去瞻禮。

這出來十畝氏寄暢園，園址大可數十畝，亭臺樓閣，風景如畫，許多幹大數圍的老樹，巍然而立，當時衣表中有一池微波蕩漾，疊成細紋，那時正當夕陽西下，天上紅雲映在水中，很是可觀，當我緩緩地踱過那池上七星橋時，我又感覺到數年前國恥紀念日——五月九日——諸耕禮夫婦倆在這橋上自殺的一幕悲劇了！他——諸耕禮——是因為受「經濟」壓迫，不能養活他的妻孥，才萌了死志，忍心拋棄了他的幼弱子女，誑着他妻子，在國恥紀念那一天，在這橋上，出其不意的把妻子先鎗殺了，然後也就自盡，一同脫離了這惡濁的塵世，到西方樂土去了！唉！貪生怕死，人之常情，「經濟」竟能迫人到「死」的道路上去，牠的權力真是大極了！有志的男兒們啊！須要不被「經濟」屈伏才好！但是，能不被「經濟」屈伏而喪其壯志的，世界上有幾人呢？我很感喟的走出了園門，本想再到點易臺，石門后，龍光塔……等名勝地去頑，因見暮靄蒼茫，天色漸暝，乃雇了一輛街車歸來，抵家後，休憩片刻，即草新記，以誌鴻爪。

▲無錫春遊誌

梁漱生

戊辰春二月十六日，余隨父遊錫，晨八時餘抵站，則父輩三四人各率其世兄待焉。蓋是

日適逢假期，各皆得暇，不約而同，足見天下父母愛子之心同也。九時十一分離蘇，經兩站而足踐目的地矣。往游者計長幼十二人，分僱人力車九輛，鱗鱗然，或前或後，郭氏更率一僕，攜酒與肴特來隨從，余友則勤，則胸懸遠望之鏡，同往梅園，既抵門，旁有泉在焉，泉名洗心，惟惜未能一洗吾心爲快，然更未能盥洗舉世滔滔與濁之人心，因益以爲憾焉。蜿蜒上道，天心臺見焉，臺前巍然矗立，奇石三峯，高可丈餘，其狀如鷹如人。臺側數武，一亭高峙，前有小溪，登其上，遠望之，環水抱山，風景獨佳，更進經香海誦雨廳，其最高處，復有一亭，曰招鶴，以鏡遠望太湖一隅，角宛在目前，羣山四抱，日光反射，湖光輝耀，風帆點點，遠浮水面，心懷爲之舒暢。東南行，經草地，沿小徑而進，太湖飯店在焉。更東行，有宗敬別墅，則榮氏新營之宅也。築以黃泥，盤旋而上，環牆如城垣。東向有土屋，以水門汀製成，潛居潭中，開窗於洞隙，顧名觀穿，頗新穎，中更掘井得泉，涼爽幽蔭，誠夏日避暑之佳所也。全山廣植梅花，愈進愈多，池旁亭畔，到處皆是，或紅或白，暗香疏影，觸目皆梅，到此幾疑置身於香雪海之中，懷暢心清，以梅名梅，誠不枉哉。願世之愛梅者，同得一覺焉。游竟餐罷，復驅車至萬頃蕩，驟道蜿蜒，一旁廣植古柏，一旁綠繞大湖，既抵，有室，遠望大箕山小箕山，譚頭渚，羅列水陽，太湖全景，萬頃茫然，堂以萬頃名，不宜平茶後，與勤融二兄，同涉湖濱，坐大石之上，再暢覽湖景，見漁舟成列，白鷺分飛，石旁有

亭名則未知其命意何施。余既不能詩，又不能文，惟升呼樂甚耳。遊罷歸來，萬家燈火，照耀蘇州矣。次晨睡醒，回味猶覺樂趣無窮，爰發管誌之。

▲獨遊惠山記

楊學敏

歲丁卯仲春戊祭日，時將薄暮，獨出西郭門，欲一訪惠山舊遊處，卽日來滿懷悲感，無可語者。一瘦狐，僂於空山絕壑間，耳行未數武，遊人雜沓自惠山歸者，終繹不絕於途。余獨逆行，至惠山之麓，身披之往來猶未已也。乃獨步春申湖，登臥雲石，隨澗水曲折行，得余廿餘年前坐石看雲處之舊跡，貯立久之，天空野闊，全邑風景，歷歷在目。復緣澗行數十武，水聲頓絕，俯視之，積水處，清可鑑人，乃坐石掬水，一灑吾面，清徹心目，寒入骨髓，默默靜思，約半時許，不禁於日來耳目之所接者，一一皆集於心胸，而感慨不置也。蓋天地如是其空闊也，山川如是其寂寥也，世界之競爭，社會之齟齬，遐想原因，靜觀現象，復如是其難以形容也。人世之繁賾，光陰之倏忽，千狀離奇，萬態幻，又如足爲莫可究詰也。吾獨於蒼茫四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際，而有吾之一身，置吾身於窮山荒谷，而借煙霞以爲侶也。則吾得獨善吾身，死且與山靈爲伴，置吾身於江湖草澤，而借漁釣以爲隱也。則吾亦獨樂吾身，死且與波臣共處，是皆

胡不可伍。乃既不置吾身於山之巔，又不置吾身於水之涯，而獨因吾於勞勞人事。日處於悲
哀慘酷之天，渺渺吾懷，觸目皆可泣可歌之境，誰非人類，吾獨何心。生我者父母，仰首哀號，吾
父母已長嘯，而不可復視，知我無人，惟有太息流涕，自傷吾處境之逼窮，無窮期已也。嗟乎千
金一髮之軀，何堪此旦夕而戕賊之耶？語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之身雖未死也，而
吾心殆如死灰者，非一日矣。夕陽欲墜，寒煙其蔓草俱荒，春雲猶遲，流水與高山孰問，片石枯
坐，松風以號，遙望城市之喧囂，與錫山敗塔之禿影，均漸沒於四圍暮色之中，於是歌大風之
歌，振襟起立，作歸計焉。矚目天際，盤鳥飛翔，側耳澗邊，水聲嗚咽，展步下山，由胡園之北，繞出
秀暉街，仍由五里香勝而返斯時也，月黑天昏，獨行孤寂，較之來時喧囂景象，僅隔一小時耳。
繁盛之街衢，一變而為寂寞荒涼之境，世變瞬息，往往而然，吾更何尤乎吾身，吾亦何悲乎
吾游。既歸，挑燈濡筆，作獨游惠山記，一以自世之處境不若吾者，一以驗明年今日吾之處境，
其類備悲感，較諸今日又何如者？

▲遊螺蜂山記

陳毓英

螺蜂山，亦謂之圓通山，山多怪石，以其有類螺旋，故名。雲南省城，東北包是山而止。余至

省後，常欲一至其地，每苦無伴。一日午飯後，與二友至山麓，見松柏蔽天，樹陰中有銅像巍然，眉目如生者，友曰：此卽反正偉人黃君子和肖像，所謂螺蜂山，蓋在是矣。遂由山麓而上，路皆砌石爲磴，旁多菜花，亦無大樹，至山之巔，乃坐石上而休息焉。極目四望，西山滇池五華翠海，在我襟袖。狂風初起，亂石叢中，響聲震耳，風過響寂，其聽始遠。山巔平曠，有石壘壘，皆反正時爲國捐軀諸烈士墓，黃君子和亦在其上，知君者感其忠義，移葬於斯，蓋欲使遊是山者，不徒爲遊覽而來，知吾人得享共和之樂，皆諸烈士鐵血所造成矣。言畢，歎歎者久之。日暮，乃由山北而下，高下窪隆，曲若羊腸，幾爲之仆，俯視萬家，燈火映於翠海，逐波上下，如螢掠水，友曰：是不可以不記，故歸而記之。

▲遊螺蜂山記

李純祖

滇爲山國，會城半爲山所聚，五華祖遍，其最著也。高峙於東北者，惟螺蜂山。丁巳季春，與友數人，攜手而往遊焉。自麓觀之，上皆聚石爲城壙，約千餘雉，其名爲螺蜂者，蓋取石如旋螺之意也。自麓而登，緣東城之限，至於其巔，半里有奇，面迎五華，背倚虎崖，遠連於鐵峯，皆山脈重重，俯視其下，則殿宇巍峨，松陰蔽日，秀色濛濛，幾莫之辨。繞崖而下，至其坳，則見如牀之狀。

者，俗所謂仙牀也，旁多奇石，其形各異，坑谷窪隆，若井甕齷齪之狀，由山巔而北，則光復溟南，及援黔陣亡烈士之墓在焉。復至圓通禪院，尋僧以導之，初遊中後各殿，次遊觀音祖師諸閣，及飛來塔，採芝徑，潛龍蛟洞，呪蛟臺等，僧皆歷歷詳示其異。寺中石刻，及巖畔古蹟，遠古者刻畫渙失，僧謂余曰：吾等衣鉢相傳，於茲數代矣。未光復之前，俗重登山，遊人甚盛，此地足稱名勝。光復以後，遊人稀少，工廠次第移入，裝嚴佛像，皆塵埃堆積，巍峨殿宇，皆傾圮難堪，禪房穿漏，貝葉無全。蛟者，吾知其變化無窮也，鶴者，吾知其高飛遠走也，吾等獨守株待兔，將不知稅駕何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觀此情景，能不令人浩歎乎？余聞此言，因為之記如此。

▲臥遊記

沈元魁

遊有不舟不車，不馬不步，而山也，溪也，河也，池也，林木也，鳥獸也，與夫村落園若也，舉目四矚，罔不燦爛於目，羅列於胸，任其意之所之，隨其心之所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噫，斯何地耶？地何在耶？曰：不過一蝸廬耳。廣可容膝，內設牀一，四壁皆圖畫，畫皆吾溟名勝地，別無他物，每當深院日遲，小窗人靜，則科頭跣足，高枕欹臥，欲春景則景即春焉，欲夏景則景即夏焉，欲秋冬景則景即秋冬焉。蓋吾溟勝景極夥，余嘗思一一涉足，以慰渴懷，而又羈於學業，不克償

志乃情人繪畫數十幅，皆滇南名勝，四季之景，俱備心之所欲，懸之壁上，其樓閣掩映，烟波浩淼，兩溪夾道，一徑通幽者，九龍池也。高樓數重，直臨去表，太華當前，昆海在望者，大觀樓也。古寺窺山，深潭映月，林木蒼翳，景物清幽者，黑龍潭也。仰首降腹，裸衣乘風，形若老衲，橫以海濱者，睡佛山也。美景尚多，無暇枚計。至若天朗氣清，花香鳥語，萬紫千紅，爭妍鬪媚，則春景也。薰風南來，碧波微皺，綠陰交錯，芳草半鋪，則夏景也。玉露含珠，銀河橫影，枝搖霧鎖，梧閣風清，則秋景也。瓊樓蒼山，瑤台玉樹，飛禽斂翼，走獸潛蹤，則冬景也。噫！一斗室耳，四時之景，靡不備載，以供子朝夕游目其間，任瀏覽之縱橫，獲乾坤之大化，無賸不勝，迎眸悉景，洵壯觀已！雖古之好山水者，有詎此遊乎？惟南北朝宗炳曾有之，蓋予亦效顰者也。

▲臥遊記

王 珍

東南山水，首推西湖，然去滇數千里，越數省而始達焉。故滇人之遊西湖者，必其有力者也。余家徒四壁，雖欲遊而不能。丙辰秋，購得西湖圖於書肆，歸而懸諸壁間，則前日之欲遊而不能者，儼然居斗室之內矣。山水清幽，寺觀林立，晝可以觀，夜可以玩，可坐遊亦可臥遊，無跋涉之苦，無旅費之需，徑尺之圖，氣象萬千，誠大觀也。余每暇日，多臥以遊，目觀而心維之，心至

而神隨之，觀六橋桃花，宛然陽春烟景也。聞鶯聲於柳浪，觀游魚於花港，夏既至矣，儼然觀曲院風荷，香遠益清，亭亭淨植。於秋則滿湖明月，水天一色，清風徐來，落葉蕭蕭。於冬則天花亂飛，雪齊斷橋，湖光山色，一白無際。至於夕則觀雷峯之照，晚則聽南屏之鐘。幻耶夢耶，吾不得而知也。是耶非耶，吾不得而辨也。每謂友曰：吾雖未至西湖而西湖之景已盡識矣，因作臥遊記。

▲鑽字巖記

李雲章

明末鳳氏世知武定府，（武定縣在明爲府）勢甚盛，威震鄰封，好畱造巖作紀念，於各地建立碑塔，堅堡甚多，如祿邑鑽字巖，亦其遺跡之一也。巖間鑽字，漢文各半，（古滇土文今罕知者）蓋敍其世系家譜者也，中西人士多臨觀之，咸莫通其義。巖下當河流，上有森林叢密處，綠竹尤多，是巖距余家約六十餘里。

▲大坏山記

錢松年

溧陽之北，有長蕩湖焉，湖中有山，遙望如峯大，孤竈波心，四無依附者，曰大坏山。山少奇

石，惟見長松修竹，環立於古寺之旁，山低而小，無礙雲之峯，萬仞之壑，廣不過數十畝，高不滿數百丈，故其名爲大坪。然騷人墨客之登斯山者，未有不心曠神怡者也。蓋山之勝狀，在長蕩一湖，遠眺水天一色，銳波不驚，畫則舟楫出沒於烟波之中，夜則漁火隱現乎蘆葦之間，風雲開合，轉瞬百變，舉目而足，豈非天造天設，以收此湖之勝觀者與？然則茲山不足稱，因登山之可以望湖也，而茲山之名字，亦遂流傳口頰間，山靈有知，當亦驪然而以爲厚幸也，是爲記。

▲暮春的西子湖頭

宋鍾藩

——遊記的一頁——

……
 一夜的輪聲轆轤，那火車頭拖着我們，從火坑般的上海，回到西子湖頭——我的故鄉——西子真美麗啊，見百勝似聞名，不曾見過的三姊二哥和子青——我的弟弟，都覺得愉快和滿意。

……那一天正是暮春的早晨，睡在白紗帳裏的子青先醒了，嚷着：「哥哥起來罷，西湖景緻真好看啊！」突如其來的呼聲，先驚醒了我，睡在對床的三姊二哥，也從呼呼的鼾聲中

醒了過來，活潑的弟弟，從床上撥開了對湖的窗子；微寒的春風，微微地吹到身上，倒不覺打了一噤；美麗的西子湖的確在望了。

朝曦已漸漸從對山起來，微赤的日光，正射在床上，雪白的紋帳，都照成赤血。已醒的三姊二哥，一骨碌地從床上爬起，我也不得不推開羅衾，跟着起身，回想起久沾風塵，多年「浪子」，重返故鄉，也算「別有滋味在心頭」罷。

睜眼一看，望着窗外，西湖全景，皎然入目：濃霧鋪滿湖面，緊遮着對山，日光從東方矚矚地射過去，透過濃霧，照着環湖的高山；祇顯出一幢一幢黑影，却也美得非常。定睛看去，那些綠色的叢林，轉成了異常的點綴；枝葉扶疏，容光皎潔，一簇一簇的四散站着，疏密得有得意思。再放眼遠矚：祇見那青山蒙着霧，認不清遠近大小；白霧蒙着青山，渺渺茫茫，打成一片；高峯與濃霧接看，模模糊糊，究竟是山高於霧，還是霧高於山呢？因為雲是白的，日光射着，與霧聯成一片；所以山勢的高下，畢竟辨別不出來。又望着北山路，那霧似乎解了些，叢林之中，夾着幾所寺院古跡，高高地還約略看得出來。別有幾所洋屋，幾間別墅，紅白的顏色，倒也顯出特別標致。唉，十年不見，那是些什麼地方？雖能記得幾許影像，可是已不勝滄桑之感呵！

再看那滿湖綠水，微風吹盪得利害：一絲一絲的微浪，都聯成整條的波紋。那些西湖船

兒，大的小的，蒙着微霧，不下五六十艘；在岸旁一齊排着，倒也耐看。「船：船：坐船去！」弟弟急促的呼聲，却引得大家笑了。

我們急忙喫過早膳，信步走向湖濱，吸着清新空氣，就覺得十分鬆快。休息一會，魚貫地跨上小船，在萬道波光中蕩漾開去。

舟行不遠，那霧已解了不少，晨曦漸漸發出光芒。滿天遮着白雲，偶或鑲着幾片藍雲，且光照着，顯出異常光彩。那全湖風景使也瞭然在目：沿湖的翠柳，疏密地種着，綠色的柳條，滿長着青青的柳葉。——隨風婀娜，窈窕異常。更有那紅光映目的桃花，夾植在垂柳中，倒映得滿水皆紅。同時那些山啊，岸啊，倒插在水中，遠遠望去。只是陸上一排，水中一排，那水晶宮裏的湖堤，撲朔迷離，微微盪動，真是絕妙的一幅西子圖畫。

蜿蜒曲折長蛇似的堤，當然是蘇堤了。可那打橫的一條，不知是白堤不是？蘇堤上高聳着的是斷橋罷，還有錦帶，六吊，西冷……彷彿腦上還留着殘痕，但記不清他們的確的所在了。

船從湖心亭過，不過是一個水墩罷了。幾十棵合抱大的柳樹，圍着一所屋子，矗立在坡上。三潭印月的三潭，還依舊鼎足立着。「鼎立的三潭，有增天然的美嗎？」抱美術思想的二

哥這樣的問，却引得三姊和我都笑了。雷峯是不得見了，那夕照的舊址，稀還指得出來；回頭來，寶叔塔却矗立在雲端裏。

天氣漸漸熱起來，那青天也漸漸展佈開來；遮不住強烈的日光，容他儘量地往下直泄。青天慢慢的打成一片，四面還繞着白雲，四方的白雲，依舊還夾些青雲，籠照在大自然中的西子，愈見得「輕抹濃裝都相宜」了。

有舟行的當兒，那湖風挾着涼風，輕輕地拂人衣襟，正可沁入心脾。款乃的櫓聲，推着船身，順着湖水前進……

怪惹厭的舟子，或許不能領略大自然的美罷；「春香正盛呢！」——突然的聲響，喚醒了的被陶醉的心靈。——「掛着黃袋兒的鄉下老，正是和尚們的衣食呢。……」津津有味語聲，衝破了靜寂的空氣，忽地「拍」的一聲，却打斷了他的話頭；只見「拍」的去處，魚鱗一現，那水波便蕩漾開來。

……耐人迴憶的靈隱，便做了我們暫時的歇息地。被日光逼住的熱氣，散却不少。快活的弟弟，嘻嘻笑地跳進山門；在藏着深情的面部上，祇顯出二哥和三姊的美術思想來。

在蘇大建築物的靈隱面前橫着的不是飛來峯嗎？那清澗的溪水和涓涓的冷泉，在冷

泉亭巖作響，那青葱蒼翠滿長着松柏的北高，可算是靈隱的靠背了；好雄莊華麗的大雄寶殿和羅漢堂，——五百尊羅漢儘噙着嘴笑！

韶光真具有吸引力呀！雖然有怪吃力的石階，却並不減少了人們的遊興。松篁夾道的韶光徑，滿長着青葱的樹葉，一地綠衣也似的野草。溪水在竹管中汨汨的流着，幽靜的水聲，愈引出人們幽靜的思想來；但遮不住的阳光仍直泄下來，使人何等的雜受與可厭！

韶光的美景，真能使人增不少的快感，西湖的全景，恰正皎然入目；起伏的高山，似環拱的圍着；隔分西湖的蘇堤，蜿蜒地好似一條線，那湖上的小船，愈見得飄渺微細。遠望對景：那白茫茫的一線，那不是錢塘江嗎？在青天化日之下，籠罩著的樹木，愈籠青翠；滿長著在樹上的葉子，愈顯出美麗來。——黃鶯兒的啼聲，沖破了靜寂的沉思，歌喉宛轉的鶯聲，愈現出「春之愛」啊。

我們忽忽地用過午飯，便向天竺的途上走去。我久不會著天竺了，在春光蒙照之中，愈顯出春光溶溶的樂趣來。狹狹的路上，充滿了「不遠千里而來」的香客；在憔悴的神氣中，更現出欣快和虔誠的意味。路上的雜樹，顯出分外的蒼翠；綠色的森林，愈覺得青葱可愛；小鳥囀晰，夾雜了人聲，彷彿是不可思議的音樂——使人覺得真是鄉土風味了。滿眼望來，那

蜿蜒曲折的長途，和青青的春光美景，都似引着人們入畫圖中去。

萬人禮拜的天竺，却近在我們眼前了：偉大的廟宇，莊嚴的偶像，錦繡的裝潢，香煙繚繞着的洞天福地。慧眼永閉的是如來嗎？三位高高的「神」，齊盤著膝坐在上面。斗大的巨燭，想是香客的貢品了。兩旁放立着的是什麼神啊？我可數不清了。清靜的佛門裏，充滿着浮囂的穢氣，那是善男信女的貢獻罷？

在佛化的天竺中，別的似乎感不到什麼，「感不到美罷，——在烏烟瘴氣裏！」三姊的怨聲，使大家即忙地離開了天竺……

在波光蕩漾中，便乘着船別了西湖。太陽的光，慢慢地消沉下去；祇有逼着船身的餘光，在水面反射上來。一切都寂靜了，除款乃的櫓聲外，一些也聽不見什麼。望着對岸，遙遙的燈光，好似萬道金蛇底映在水中……

▲橫塘，石湖，上方山遊記

王祥麟

民國十七年的春天，許多小朋友們組織一個遠足團，他的旨趣，是乘這明媚的春光，作含有修業性的遊玩。我生平是歡喜遊玩的，所以我便加入這個遠足團，而且被他們選舉為

「這邊是團的領地了。」

我們第一次遠足的目的地，議定是橫塘石湖上方山。

出發這一天，是四月一日，參加的小朋友，有十六個人；氣溫在六十度的光景，太陽給幾片薄薄的白雲遮蔽着，有時露出他的尖威，一會兒又進去了；東南風起得很大，似乎含有雨意；但是我們興之所至，便也不顧後患了。走出胥門，渡過胥江，循馬路，上御道，一路走去，青山綠水，碧草鮮花，都露出他們和藹愉快的態度，好似歡迎我們；我們也不住的笑嘻嘻地欣賞牠們。路經唐伯虎的墓地，野草叢生，殘碑剝蝕，想起當年的風流韻事，真教人有無限「今昔之感」。

十一時的光景，到了橫塘——是距城四五里的一個小鎮市——石橋茅店，楊柳桃花，風景倒也不惡，休息一回，便向石湖進行，在離石湖一里路的模樣，但見白茫茫的一片橫在面前；走近些，耳中就聽見訇隆雷震之聲，原來走不到幾步，已到了石湖。湖濱有杏春橋，九個環洞；我們立在橋上，那時萬馬奔騰的怒濤，無情的撲向上來；那好似發了狂的風，盡力要思把我們吹倒。在這個當兒，便振作精神，與他抵抗，把手撐住腰，狂呼了幾聲。表示得勝嗎？表示雖壯嗎？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大概心靈感受着自然美的衝動罷！

「啊！啊！多麼的危險啊！像這樣一隻小船，飄蕩在這廣闊的風浪當中！」——一個小朋友用手指着說。

「這有什麼怕呢！他們已經成了習慣。我們假使有冒險的精神，不要講在這風浪中搖船，便是什麼艱難的事情，都可以做得。」——我這樣的回答。

我們在橋上石一回講一回，覺得身子有些兒冷，就往湖邊的一個海潮寺裏去頑耍，相傳這寺裏的菩薩很靈驗，我便生了好奇心，在籤筒裏隨意摸上一支籤，端詳一看：「十六下。」連忙放進去，暗暗地自叫灰氣。這大概因為沒有磕頭燒香，先送幾個運動費與牠罷！咳！泥塑木雕也要運動費，難怪人間沒有清官了。

走出寺門，沿着湖邊走去，經過一座小小村莊，家家機杼，戶戶垂楊，幾枝桃花，掩映著村前村後幾隻黃狗，向我們吠個不住；我們一步一回眸的過去，不上幾步，就是上方山的山麓。抬頭一看，石級逶迤，孤塔高聳，自山麓至山頂，差不多有一百多丈，大家有些難色，我便高聲下一個總攻擊令：「大家努力，奔上去呀！」小朋友們都一鼓作氣，把身子一折像猿猴的爬上去了，「努力！努力！」大家呼起這樣的口號。到了牛山，氣喘汗出，脫去外衣，臥的臥，坐的坐，……看看前途，還是很遠，回看山麓，尚在目前，大家似乎覺得疲力，都有些退去了。我想不對，

倘使不趕緊再下一個令，恐怕要功虧一簣，便又高呼：「大家不要回顧，看清你們的目標，努力進取呀！」小朋友們又呼起口號，奔上去了。但是一位肥胖的小朋友，終是落在後面，——並且很遠的，——回看他的臉上，似乎有些慚愧。

好容易到山頂了，大家很愉快的，慶祝了幾聲。山上除一個七層的寶塔外，無他長物；塔不可登，下層供着一個「上方老爺」。所以說起山的本身，實在沒有什麼遊玩。但是舉目四顧：七子橫山……擁在後面，震澤石湖浮在前面；山蒼蒼，水茫茫的氣象，何等雄闊！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可以代表我們這時所見的景象；開拓萬古之胸襟，推倒一時之豪傑，可以代表我們這時的懷抱。小朋友們有的寫生，有的作記，有的談笑。正當大家愈快的時候，忽見一頂呢帽，自天空疾飛而下，一個小朋友急得面無人色，吶喊起來：「不好！不好！我的帽子，被風吹下山去了！」一會兒落在山崖，他想去拾，我已經把他拾起，哈哈！這不是重演一出「龍山落帽」的故事嗎？不過今天不是重九罷了。

我們在上山玩了好久，就凱旋了。山麓有塊平曠的草地；叢林四合，青溪一曲，很有畫意。我們就席地而坐，仰面而臥。——臥的方法，是四人一組，共分四組，互相作枕，成井字式。——在這個時候，簡直以天地為廬，以山水草木為廬中的書屏古玩了；啊！還有什麼人家佈置得

有這樣的精雅而寬暢呢！但是我恐怕小朋友們在這種愈快的環境裏，夢夢的睡去，便學了幾聲雞叫，喚醒他們；他們便一躍而起，依舊鼓勵著精神回來了。

重新經過杏春橋，狂風怒濤，仍舊繼續工作，似乎加厲一些；我當時生出一種非非想；牠們爲什麼要這樣努力，有目的嗎？有意味嗎？當然是沒有目的，沒有意味；這樣一浪一浪的過去，無非受命於天，做天的玩具罷了！我們人類一切的動作，和那草木蟲魚鳥獸，生死於天地間，與這狂風怒濤，相形之下，不是差不多麼？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實在是探本之論呀……」

我在那裏想得出了神，忽聽得一陣極清脆的歌聲，如葉底鶯啼，梁間燕語，不絕如縷的，隨著這狂風散布在空間，繚繞我身體的四週，我的靈魂彷彿飛到半天，徘徊於神仙國中了；回頭一看，原來是我們一路同遊的三個上海女學生，攜手並肩，輕啓朱唇，實行她們「浴沂詠歸」的樂趣。

回到橫塘，肚子裏餓了，就找到一個中國式的小飯店，在門外一個菜架上看看，擺着幾盆魚肉豆腐……；大都有蜘蛛的網保擁著；我想這不衛生極了，怎樣可以吃呢？正要向後轉，店裏走出一個女堂官，肩上掛着一塊破手巾，笑嘻嘻地對我們說：「先生，你們要用飯請進

來呀！我也笑嘻嘻地回答道：「我們停刻再來罷！」離開這店就到一個麵館，糊亂吃了一頓，就一路嘻嘻哈哈的走進城來了。

▲鳳凰山礮台遊記

黎系業

近來幾天煩熱極了，一到晚上，便跑上山去乘涼；天天在那塊兒，也覺得厭了！昨天謀璧章約我去遊沙湖，末有達到目的；今天他又來了，便同他出去，還有一個常同玩的陳善燮，三人一路出校，不一會到了武勝門，忽然高興起了，要上城去望望；城樓已是拆毀了，在城樓舊址的西面，地勢隆起，好似一座山，信步走到那山上去，那山上可有許多井，走近一看，那裏是井，裏面有深的一條路，用磚砌成，與井相通，分明是一條隧道。我們把那些井都看過了，在井的一端，掘成深坑，做的一個城門，便是隧道的出口，那一端的出口正在山坡，就是我往日在二小操場裏望著山上以為是一個城門的，今天纔明白了。在山的這邊坡子，靠著城的，架著幾隻小炮，給我們望見了，連忙跑近去看，可發現了兩尊大炮，那炮大得很，坐落在一個圓形的坑內，可以四面轉動的。兩炮相隔約有二三丈，炮旁有水池，是用以洗炮的，小炮是豫備接濟大炮的。這裏當然是一座炮台，為什麼我在武昌這許多年都不知道呢？這個山叫甚麼，也

從未到過，記了多時，想起武昌原有個鳳凰山炮台；這大概是的了。本不是來這裏玩的，可無意中發現了牠，真令我喜得了不得。

▲旅行黃埔迴想記

陳啓標

風和日暖，鳥語花香，當此明媚春光，正遊樂之時也。况吾人終日埋頭書案，抑鬱極矣，斗室塾居，見聞隘矣，不有旅行，何以舒其抑鬱而廣其見聞乎？此吾人旅行之要旨也！暮春之月，本校全體員生，有參觀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之舉。是日晨光熹微，由本校列隊出發，同行者百餘人，向東南行，沿馬路直達南堤，於是魚貫下船。斯時也，比肩接踵，擠擁不堪，頗形熱鬧。無何汽笛鳴鳴，船已啓碇，離省河依黃埔航線駛去矣。艙內陳列檣椅頗多，衆人雜處其間，形態不一，閱報者有之，談話者有之，箕踞而坐者有之，兀立船頭者有之，起坐無時，惟適之安。余久坐艙內，殊覺無聊，乃登船面，舉目四頭，仰觀黑烟繚繞，與白雲齊飛，俯聽雄辯高談，與水聲相應，波紋微盪，起伏如蛇龍，與初出太陽，互相輝映，絢麗奪目。兩岸綠草如茵，青山入畫，海風披拂，爽我胸襟，塵氛之氣，爲之一洗，至足樂也。舟行數里，鬚髯碼頭在望，翹企以待，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漸現目前矣。是校也，位於黃埔口岸，前臨一水，後負羣巒，形勢天然，交通便利，舟泊

後，衆人次第登陸，相與入內參觀焉。戶外則國旗黨旗，交參而懸，守衛鶴立，氣象森嚴，吾等隨引導者進內，僅繞行該校一週，遂轉出一曠地，戰壕在焉。挖土成壕，深可數尺，泥土乾潔，特爲該校學生之實習而設也。我校學生軍主任曾先生躍下壕中，口講指畫，說明此戰壕之構造及用法，良久乃去。行行重行行，約數里許，不覺已抵長洲礮臺矣。礮臺數座，均位山巔，以士敏土築成，體積頗巨，旁有暗道以交通，中置徑口約七八寸之礮，可能使之旋轉，用以扼守河道咽喉，位置適中，形勢亦頗險要。吾人憩息是間，極目千里，則黃埔全島景物，無不畢現。森嚴齊整，聳然特立者，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也。屋舍參差，鱗排櫛比者，黃埔之村落也。黑煙片片，汽笛鳴鳴者，出入口之輪船也。帆席高掛，隨風飄蕩者，捕魚之船也。於斯之時，余神爲之怡，心爲之曠，飄然有出世之想，悠然有高世之志矣。覽畢，與衆取道而下，盤旋曲折，蜿蜒而行，忽至一地，工人數十，操作方殷，或荷糞以輸泥，或執鋤以掘地，前則經營墳墓，後則建築祠堂，如此浩大工程，果爲誰而作耶？引導者告之曰：此建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殉難學生之烈士祠墓也。蓋以此校學生，奮身殺賊，視死如歸，爲民衆之利益而犧牲，求革命之成功而奮鬪，殺身成仁，爲羣舍己，其死之價值，比泰山尤重，不有紀念，何以表其功德，以示後人乎？今既爲彼輩建築此規模宏偉之烈士祠墓，則可永存不朽，留芳百世夫，游罷遂去。沿途喇叭互響，聲徹黃埔之濱，

守衛森嚴，密佈長洲之境，眼簾耳鼓，接觸不休，野外畢遊，於是再折回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詳細瀏覽各區，此校面積頗廣，建築精良，空氣流通，光線充足，有木生焉，有花植焉，樓閣雲連，東西可達，欄杆柱棟，塗以丹朱，四面垣牆，飾以灰白，地方則非常清潔，不染半點塵埃，殊足稱也。全校學生，濟濟盈盈，有在課堂之內，精研戰術，寂然無聲者，則上課也。有在操場之上，步伐整齊，精神活潑者，則操練也。類皆少年英畏，體魄堅強，本國民革命之精神，繼孫總理未竟之志，具絕對服從之心理，惟長官之命令是依。紀律固已嚴明，軍容尤爲特盛，革命空氣，濃厚非常。禮堂之中，高懸孫中山廖仲凱二公遺像，牆壁之上，滿貼革命標語及黨綱，真足令人觸目驚心，惕然發奮也。再進而至學生寢室，則覺衣物簡單，牀席則行列整齊，或分上下二格，氈褥則摺疊劃一，絕無分寸參差，寢室之前，陳列盥盥器具，整齊不亂，清潔異常，此則斯校之大概情形也。由是以觀，其設施之完備，組織之嚴密，精神之一致，訓練之純熟，蓋可想見，無怪乎到來參觀者，踵趾相接，莫不嘖嘖其成績之優美也。參觀既畢，遂轉入禮堂坐下，敦請蔣校長介石先生訓話，適是時彼以事務冗繁，未暇親臨演講，乃派一教練官李先生代之，大意略謂當國民革命進程中，全國民衆，應當一致聯合起來，共同奮鬥，詞旨深切，慷慨動人，座中鼓掌如雷，精神大爲奮發。迨演說畢，遂引入會食堂，餉吾儕以午膳，堂內餐臺數百，形方面長，吾人用

膳是間，肅然無語，餐畢復集禮堂休息。校員又以書籍相贈，啓發吾儕，意至殷勤，招待週到，極盡東道之情，至可感也。默念此校創辦以來，爲時不久，而能設施如此完備，組織如此嚴密，全校軍人，又復有主義，有目的，有紀律，有訓練，誠不愧爲革命政府下之革命軍，亦無負孫總理創辦此校之希望也。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故戰場對壘，小奏膚功，如一鼓盪平惠州之妖氛，數日削平楊劉之叛亂，是其證也。此固國民政府之主方軍，而亦民族解放之先鋒隊，革命成功，於斯是賴矣。俄而紅日西沉，炊烟四起，衆乃辭謝而退，顧余尤徘徊久之，戀戀不忍去也。至今迴憶，猶歷歷如在目前，因濡筆而記之，以誌雪泥鴻爪云。

▲游福陵記

孫百急

予生有奇癖，喜游山水間，然關東爲遼金舊壤，非若大江南北之地，多名勝奇觀也。且予懸的頗高，凡足跡所之，求一稱心快意者，良不可得，得之其惟福陵乎。陵西距瀋陽三十里，有驛路通之，車馬行人，往來至便。丙寅年秋，予與余君若愚，同往游焉。一行談笑，不覺途長，日未午，便低山麓，坐道旁石上憩移時，方賈勇而登山，山高不可仰視。曲折行二三里，頓覺氣象一新，而雉堞危樓，透出林際，巍巍峨峨，局度莊嚴，若高賓臨前，故爲肅敬以待之者，吾不禁爲之

心曠神怡，髣髴自居雲表，得坐玉宇瓊樓，有天上人間之感也。又前行，則蒼松夾道，黃葉紛飛，斷碑殘碣，所在皆是，而石人木馬，森然立於路側，乍見之若生氣勃勃者。其下有虹橋如帶，長約百餘級，洵屬奇觀。予游至此，幾疑身在畫圖中也。入隆恩門，殿閣咸在其內，環城行一周，益覺爽滴。迨至登樓遠矚，南望渾河，一片白色，水天相際，莫辨西東，北瞰寶頂，古塚荒涼，令人動興亡之嘆。夫陵寢之前，建亭樹碑，所以彰其德而於其功者也。惟清以異族入主中原，畛域之見，爲皇古所未有，而揚州十日，毒雨漫天，嘉定三屠，腥血遍地，其功德果安在哉？當其生也，集四方之菁英，築爲台榭游觀，供娛朝夕，其死也，不惜鉅資，以營墳墓，棺槨衣衾，窮極華麗，而其枯骨固自若也。今則垣牆如故，人事已非，使弩爾哈赤有知，亦必飲泣於地下矣。予方慨嘆不自禁，若愚願予笑曰：茲游雖樂，非久戀之鄉，時已過午，可以歸矣。予首肯，乃循途而返，時民國十五年十月二日也。

▲博山旅行雜記

韓振華

環博，皆山也，其西南諸峯，如畫屏遠列，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團山而外，其惟鳳凰山乎？山下有孝婦河，河之右岸，有碧霞元君寺，依山麓而築，殿宇壯麗，畫棟雕梁，有亭翼然，臨於河

上入其亭，清風徐來，河水映帶，山石巉巖，風景絕佳，殆供遊人憩息之所也。其東有紅門長橋，爲石構成，橋之上行人往來，橋之下水流活活，亭額題曰：「長橋臥波，石欄翼月，夜靜山深，水聲瑟瑟。」讀其句，景致雅麗，自可想見矣。由此而南，至顏氏寺，河之發源，卽在此寺之下，土人或曰：泉水奔流以成此河，河之得名，因顏氏孝行感動而致此水，故名之曰孝婦河也。玩賞既久，余與諸同學猶興未盡，循山麓而東，乃攝衣而升，石徑傾斜，直達山巔。遠見城垣蜿蜒於山崖，塵煙繚繞於市中，街衢如帶，肆舍如櫛。孔子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其信然乎？博山城內，街市錯雜，屋舍縱橫，商賈輻輳，百貨膺集，風俗樸素，人民勤於工業，而製造之玻璃，尤爲我山東特產。雖非比戶斯業，而亦十之八九，出品精良，銷路廣，土壤雖礪，居戶頗爲富庶，有由來矣。怡園者，博山勝境也，遊人至博，無不親臨觀之。是園也，前有亭榭，後爲呂祖廟，亭之建築，壯麗絕倫，亭之下有魚池，魚之形色不一，時浮時沈，時躍時靜，逞巧獻伎於茲亭之下，伏朱欄而靜觀，別有佳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山水怡情，花木悅目，菊雖未開，然已含葩矣。亭門題曰：「水聲常在耳，山色不離門。」壁額題曰：「神遊山水外，人在竹蘭間。」洵非虛語也。

鳳凰山遊記

栗鈺鉞

丙寅秋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節，學校停課。是日天氣清爽，涼風襲人，遂邀伴二三，往遊鳳凰山，在縣城南十里許，地勢漸高，卽抵山麓矣。乃解外衣，相扶攜而上，約里許，勢陡高，徑窄甚，多亂石，復數百武。有怪石橫臥路側，爲鄉宦曲明允棄官歸來，適志林泉，鐫「衆山一覽」四字於其上，迴視西北諸峯，兒孫羅列，曲公題詞，蓋有由也。復上行，路驟平坦，一巨石壁立迎人，刻「直上青雲」四字，上題「大清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孟夏上浣」，下署「山陰屠立咸書」，所塗顏色，已被風雨蝕盡，僅字劃可辨。俯仰間，萬物皆卑，惟天在上，題詞頗合登山情景。後有大石前撐相依，其下高廠如棚，可坐十餘人，遂入而席地小憩，輕衫半脫，風來習習，泉聲潺潺，聒雜耳鼓，倍暢襟懷，爲之心羨不置者良久。上鑄「憩石」二字，大如斗，鑄者姓氏沒於泥中，不得識。已而起行，徑皆石塊鋪成，寬二尺餘，左依巖石根處，右下澗，深丈餘，險甚，一不慎卽有失足之虞，路旁雜木叢生，亂石欹伏，俗謂之仙人橋，橋畔有石，高丈餘，橫衝水道，激蕩有聲，上刻「中流砥柱」四字，亦曲公之摩崖也。橋左側巖石間，石刻尤多，而書法遒勁，與文筆蒼老，以錢塘張公金波爲最，其題詩云：「世路險如此，崎嶇不易行，孤松盤地起，亂石倚天生。杯酒重陽日，烽烟兩國兵，我來臨絕巘，海宇盼澄清。」此蓋甲辰日俄之役，波老有感而題也。橋盡下行，渡一澗，澗水澄清，汨汨爭流，回視溪左側，有石壁前撐，題「俯視清流」四字，因

地爲文，點綴生姿，爲前東邊鎮守使馬龍潭之摩崖。稍前行，途側飛泉，懸流崖石間，明淨如簾，下觸盤石，忽濤四漲，聲動數里，飛花滾雪，一片空靈，陡使人心怡神爽，流通移時，不忍去。復行二里許，峯迴路轉，週視層巒，如陷圍城，偶一回顧，則歸途杳迷，久之始辨徠路。路畔崖石，有前縣知事朱八運溪題「共和再造」四字，時民國五年，雲南起義，帝制推翻，朱公題此，以作紀念也。又里餘，逾荒阜，繞山角，而紫陽觀在焉。山門之前，有長松二株，東西佇立，枝柯交互，亭亭如蓋，殿宇莊嚴，入內少息，住持殊殷勤，淪茗以進，茶畢，裴徊廊下，山風颯然而落葉滿，其趣天成。時同游有吹洞簫者，乍抑乍揚，忽斷忽續，音既淒而復清，調欲窮而更換，神魂爲之飄蕩，不知置身何境也。以心切遊覽，忽竟去。出觀西行，山勢漸高，樹亦漸密，凡數百步，隔嶺巖聞鐘聲，心樂之，撥草尋徑，仰望峻壁百尺間，有樓屹立，卽觀音閣也。既至其下，有泉湧出，泉後巖石上刻「聖源」二字，髮髯可辨，泉之上有石洞，高數尺，上覆以卵形之石，幾虞傾圮。南海談國桓題「佛之洞天，我之守土，惟佛與我，常此終古」於其上，四語出以自然，無斧鑿痕，尤足與名山千古。洞內樹梯二層，攀援曲折可登，爲通關惟一要徑，洞中不甚黑暗，以石罅日光下射故也。樹影斑駁可愛，惟冷風砭骨，凜然不可少留。梯盡出洞，而及關之左旁，石間舊有「石礪泉湧」四字，又有「此山不老我曾來」之句，爲現縣宰王瑞之所摩也。徑側有礪

字跡模糊，惟萬歷年月等字，猶彷彿可識，蓋述修閣之始末也。閣後有洞而黑，投以石，錚然有聲，復攀石上行，皆峭壁，有鐫『崎嶇得徑，名山異洞』二語，相距十餘步，款亦模糊，僅識『蓬萊』二字，閣址方丈，作小樓，凡二重，登高遠望，則羣峯刺天，萬壑雲連，鳥獸昆蟲之噉噉，俱若雀巧獻技於吾前，令人俗慮一空，非斯閣之勝，果誰使然哉？已而下閣，離去，轉山角，有寺曰碧霞宮，寺週林木蒼蔚，寺前有石埋叢草中，上刻『嘯傲烟霞』，遊人鮮有知者。踰寺前行數十武，卽抵斗母宮，宮不盈方丈，建巖石上，巖下深壑百尺，登者股慄，幸有松根自石縫出，護若欄杆，化險爲夷，直此清秋，一壑輕煙，半林黃葉，疎鐘遲送響，寒泉潺湲聞聲，隨地領略，興味悠然。宮後有石，上刻『出類拔萃』，雖經風雨剝蝕，而字畫古奇可觀，下署『陳濟清書』。年月模糊不可辨。民國五年，邑紳康德峻復於石後刻『訓開天險，盤互金甌，峯巒高竦，京垓春秋』十一字。雖石西上，經藥王廟，小樹夾道叢生，踰小邱，渡深澗，遙望忽必烈塔，隱約於岡阜間，湖上塔，由水，以元世祖嘗朝鮮時，駐蹕於此，建斯塔以永紀念，後遂以建塔者名塔。乃鼓勇而登塔基，塔作三層，爲無心鼓形，石相重疊而成者，高約丈餘，雖有字而莫辨。塔下枯草，平鋪如茵，依石席地危坐，四顧蒼茫，豪興驟發，一聲長嘯，驚飛山鳥。俯視來路，蒿繁藤幽，草所埋，忽隱忽現，楓葉搖曳，疑是春城，古木板枒，酷似鬼臂，金風刺膚，不可久留。自塔西下數十武，跨

小溪，亂藤礙步，扶古木前行，夾道多松柏，綠葉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未幾至朝陽寺，寺址甚宏敞，縱橫數百步，石塔猶存，相傳爲唐太宗爭高麗時，燬於兵燹，而鐘架鼎座碾磨等尚在，井已淹沒於泥，富有痕可考，令人興滄桑之感。今僅餘方丈石廟，凡棟椽椽樑與夫戶牖檐軒，皆以石爲之，至雕鏤刻鏤之工，爲前所未睹，額署『清虛宮』，不悉建自何代？基址鞏固，惟塑像斑駁不足觀，寺週荒野蔓，荆棘叢生，亂石欹立，碑碣狼藉，相傳明季有豐原蕭先生曾隱居於此，但徇憑弔者久之。由寺後跨嶺，遙望岡巒重疊，岑色蒼茫，其挺然傑出於諸峯之中者，箭眼峯也。遂緣溪攀藤葛上行，人跡罕到，無行徑，仆木交錯，荒涼慘澹，望而卻步者再。終爲同人所勸，屢躡屢進，始達山腰，勢益險峻，斗絕不可登，乃出繩繫樹，猿引而上，足戰幾墜。更上見有石穴通明，徑高丈餘，介乎兩峯之間，所謂箭眼是也，俗謂爲唐薛仁貴穿箭處，附會之謬，至足矍矍。左旋上行，則至絕巔，俯視閭里廬舍，帖帖地地，而阡陌縱橫，作青黃紫白諸色，界畫分明，所謂圖畫天然者，非此也耶。南望鴨江，瑩皎若練，獐鹿二島，現於黃海渺茫中，蓋相去二百餘里。竊念茲遊雖險，當爲平生絕冠，昔太史公遊覽名山大川，文章益奇，余何人斯，敢望古人，特其意或相類，用是濡筆誌之，以爲遊山之紀念云爾。

山在鳳城南十餘里，爲長白餘脈，高三丈餘尺，以其山形如翹鳳故名。或亦謂唐太

宗親征高麗，駐蹕山下，登山探鳳，射之不中而名。此附會之說，不足憑也。

▲遊大雲古寺記

陳昌言

去縣西六七里有大雲寺者，面江背巖，風景幽秀，古蹟甚多，爲吾連八景之一也。丁卯初夏，友人攜酒肴邀遊其地，余從而往焉。是日也，天氣晴明，惠風和暢，於是渡湟川，折道西向，則見十里平曠，男女往來種作，所謂鄉村四月閒人少，縱了蠶桑又插田，目前寫眞語也。行行間已抵寺，門外爲一草場，廣可十方丈，落紅片片，亂點芳草間，兩株古柏參天，濃陰蔽日，數百年物也。下臨深潭，斷岸千尺，水呈深綠色，淵深莫測，不敢久視。入寺門，則見兩傍列碑甚多，滿點苔斑，字難清辨。佛座側置巨鐘一，破缺將半，壁上詩詞無數，昔周濂溪之墨跡，劉燧叔之題詩，猶有存焉。入左禪房，由小門出寺後，寂然無聲，第見石壁兀立，巍峨峻峭，懸崖怪木叢生，藤羅延蔓，小鳥跳躍其上，異常幽閒也。下造幽巖，可容百人，吾輩拾級而下，光線微暗，壁上鑿雲巖滴翠四字，體大如斗，有天然石鼓石鐘，取石擊之，發聲鏘然。巖傍有口，洞然而深，吾輩齊欲傲陶子之捨船從口入，但巖滴如雨，陰氣襲人，不可久耐。既上，其攝衣履巖巖，披蒙茸，以造其巔，東望巾峯，有亭隱然現於林壑者，燕喜亭也。南望龍湫潭，瀑布一幅，色白如雪，高掛蒼翠間，而

其西則圭峯，秀色怡人，高出雲表，皆吾連八景中名勝也。於是布席圍坐，傾壺而飲，幾疑身入蓬萊。鳥已而夕，陽在山，酒看既盡，相偕而歸。同遊者林君印濤，石君享五，暨羅君自強，鄧君炎漢。

▲遊白雲山記

馮翼

夫以地屆登臨，多阻羊公之淚，節逢搖落，易興宋玉之悲。僕也江海緣深，湖山興遠，慕謝安之幽逸，曳屐圍棋，效孟嘉之清高，飛觴落帽，茲者秋風稍爽，晚景蕭條，百六之厄出逢，重九之災將屆。於是攜竹杖，跣芒鞋，詢彼白雲，攀茲素節。見夫白雲出岫，萬壑飄蕭，黃葉隨風，千山寂寞，白衣蒼狗，倏忽變遷。黃菊清樽，低斟淺酌，金鵝嶺畔，肆意流連，寶峯前，放懷瀏覽。烟鎖繁雲之洞，霜鋪滴水之巖，立丹井之泉邊，人如天上，臨流杯之池畔，雲亂水中。盼鄭仙之祠，仙蹤飄渺，窮仁壽寺，佛土莊嚴，爾乃抱膝微吟，仰天長嘯，撫今追昔，憑弔遺蹤，而不覺其久也。迨夫零露沾衣，寒鴉投樹，乃興盡而返，因爲之記焉。

▲遊雲黃山記

丁葆森

清明晨，雁塵先生邀余遊黃山，隨之往，山麓有古寺名曰雙林，勝蹟也。當春光明媚之際，文人墨客多往遊焉。可惜年久失修，棟垣圯壞，存者僅正殿而已。瀏覽廢址荒邱，殘碑斷碣，不勝今昔之感。因語雁塵先生曰：相傳此寺建自五代，梁武帝迷信偶像，遍諭百姓，建築招提，堆想當時情形，豈不懿歟！盛哉！而今如斯，可深致慨！先生曰：有彼時之盛，故有今日之衰，有今日之衰，又安知異日不復如彼時之盛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益虛循環，有何足怪，相與感嘆久之。旋拾級登山，路雖不若羊腸之險，而磴蓋遶回，行未數武，氣喘汗流，倚於道旁小松而止步。雁塵先生笑謂余曰：汝疲乎？曷少憩？遂共坐小松下。先生又云：爲學之道，如登山然，爲人之道亦如之，入上難，下流易，小子志之。余曰：謹受教。造山巔，下望遠近，邨落隱於林薄，炊煙映日，景緻宜人。余曰：讀國文至兄弟乘氣球篇，謂由高視卑，人豆馬寸，長江如線，此山不及球之高，而江雖不似線，亦幾似帶，人馬雖不豆寸，而亦不盈尺，登魯山而小天下，洵不誣也。雁塵先生曰：善，讀書固宜如此，觸類旁通，庶有裨益。太史公周遊名山鉅川，故其文奇峭，而垂千古，小子勉之。山腰有寺，卽曰雲黃，因山而名者也，圍以竹，極幽雅，入其中幾如桃源人置身世外，不知復有漢魏也。坐良久，乃尋徑出，遙聞寺鐘噲，知已午膳，遂相偕歸，作記於遊後七日。

▲岳麓山紀遊

郭興誼

予里居簡出，手懷籍，卽惘惘不樂，先譯陳言，志願譏昏，形若垂萎之枝，幾幾不能自振，每思走名山巨川，求壯麗瑰怪，人跡罕到之處，而徧游焉，擴如豆之目，以足其素志。乃困於荆棘，久而不果，未嘗不臨風歎嗟。今歲春，與友人南下，寄居長沙，因得觀岳麓山之勝。岳麓山者，南岳衡山之麓也。昔樵書院峯下，遴學行卓著者主之，士子遠近雲集，清末易爲學堂，今爲工業專校，學生景從如趨市，於是岳麓之名愈著，因與友人往遊焉。早食後，予與三人步出城，絕江風止日出，波瀾不驚，江水沄漣若鑑，旣絕復濟，始循術徑行，三里許，至工校少息。王君曰：山自此登矣。乃由校側委蛇而登，有松數畦，斲木板，識種植歲時，或樹下埋標誌植者名氏，留紀念，并稽樹藝之衰旺，意良善也。越此，有馳道上躋，磴沙礫，甚寬平，已上，境漸幽勝，翠樹蒼蔚，山柯搖曳，放異香，清絕移人，爽胸盪魄，如入蓬萊。已復上，至萬壽寺，虔禱者甚衆，寺旁有泉，名曰鶴泉，水從巖罅中淙淙下注，惟甚淺，僅供飲，味芳冽，遊人嘍啾持盞採取以飲。出寺緣嶺上，至蔡松坡之墓，石柱屹然高矗，英氣若猶存者，繚以石欄，上鐫頌詞，表其豐功偉烈，令人扼腕慕道，慨然想見公之雄略。循此左登，逾磴二，磴級數十，皆白石，長丈餘，光潔粲目，遂陟乎黃廡之臺，墓式與蔡同，惟環以土垣，不葺不圻，殊褻耳。公手覆清祚，造共和，勳績視蔡公猶有足多者，瞻拜間，曷勝志士之悲，佇審之，已幾山頂矣。而上行甚易，蓋山勢迤邐盤曲，雖高不覺其艱阻也。

回顧湘江繞郡奔流，蜿蜒似帶，洲渚傑峙，如星點，如長虹，風帆浪舶，出入於雲煙變見之間，汽艘衝波直駛，上下於江濤浩瀚之中。而遙矚濱江院宇，若隱若見，樓來擾往，萬頭如林，咸在履鳥之下。四望遼闊，外與天際，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至若景之淑，氣之靈，衆鳥之音，草木之華，接於耳，呈於目，髣髴身凌大虛，脫煩憂而絕塵囂，神氣爲之灑然。復左行，稍降，俯田野，遠望塘浦縱橫，麥疇稔穰，村落離列如繪。行百餘武，至望湘亭憩焉。軒窗洞啓，可縱眺望，湘水尤明，亭中酒罍茶鐺，果餌畢具，予與友於中噉果饜茗裕飢渴。既予欲趨絕巔，觀禹碑，王君謂碑僵石側，爲雨雪剝蝕，其文漫滅，不可識爲悵然久之。比日暎，乃相與返，歸則日已西墜矣。而回首所歷風景，宛然在目，還家數越月，猶回翔心中而想見之也。夫予方將周遊大地，歷覽名勝之區，豁襟抱，庶塵氛，今乃得置身於高明寥曠之岳麓山上，觀所未觀，清曠平夷，與造化徜徉，予之游志，其益以宏壯，湮鬱幽思，其益以宣洩乎。他日泛重洋，履五洲，足跡造寰球，山水幾盡，策蹇歸來，歷數當年遊蹤，當自岳麓始，其不能無感也已。三人者，王君建潮，歐君和玉，劉君振湘。時民國十五年陰三月四日。既還家，懼遺忘，因追記之。

▲北京頤和園遊記

李少翁

歲丁卯植樹節，余與友參觀京西之清華學校。且借遊頤和園覽勝蹟也。是晨，乘京綏路之環城火車而出，直向西北軌道行，俄頃，抵清華學校。是校爲清華之故址，清華園即圓明園爲京西勝地，咸豐甲寅，英法聯軍入京，同燬於火。光緒末年，美故總統羅斯福，退回庚子賠款，派遣游美學學生，乃就清華園遺址，創建斯校，廣表約方里許，樓房西式，構造咸宜。內有大禮堂，仿美國新式禮拜堂構造，圖書館用雲南大理石砌成，藏書樓之樓版，以厚玻璃代之，游泳池方十丈，純用白石建築，球房牆上嵌一羅氏之銅像，以銅紀念碑，均極美麗可觀。牆下沿樹之以花木，樹高參天，花開匝徑，見各室之雅潔，觀百卉之芳榮，誠足令人神怡神爽，宜乎學於斯者，體健而學有成。若圓明園，因尚未修復，敵瓦殘磚，殊令人有今昔之感。遂即轉乘汽車，直往萬壽山（原名天保山）此山距京二十餘里，即在頤和園之中也。園乃昔北朝南，其四圍築垣，園內更有峻殿高樓，再築高垣而拱護之，以壯觀瞻。園之東，乃該園之大宮門，上懸扁額，文曰頤和園。門前左右，立有古銅雄獅，形狀酷肖，游客至此，觀其昂頭直立，不啻表示歡迎。再入仁壽門，而達仁壽殿，殿前兩旁，置有銅龍銅鳳銅缸各二，中列四寶鼎，對峙一石山，從此分歧，西往東遊，皆可如意。惟宮殿樓閣，堂軒亭臺，名目繁多，不可勝紀。茲憶玉瀾堂轉北，爲樂善堂，堂前有銅仙鶴銅野鹿各二。堂西有池，池北爲養雲軒，軒有一聯，文曰：天外是銀河，烟波宛

轉雲中開翠幄，香雨霏微軒之西，則有長廊，約計二百二十餘楹，廊之中，有留注亭，正中爲排雲殿，殿後是佛香閣，閣左有小殿，暨一巨碑，文曰萬壽山昆明湖。閣右有銅殿石壁，該銅殿純以古銅鑄成，庚子聯軍入京，某國盜一銅門而去，至今尙缺一門，與清華園圓明園同留國恥紀念，閣後有萬佛樓，周圍以玻璃佛像砌成，此處爲萬壽山之極峯，登斯一覽，而該園之全景幾在目中焉。園左之山半，有含新亭二，劍石高峙，其側有頤樂殿一，劇臺正對其前，園右之山下，有穿堂殿，其斜對一大石舫，泊在湖邊，高二層，長十丈，內則飾以翡翠珠玉，外則繪以草木禽獸，五光十色，燦爛非常，清德宗皇帝及孝欽顯皇后，常宴於此，以爲娛樂，今則將此舫開爲茶社，遊客於斯，憩息而品茗焉。園前之南，有大湖一，名曰昆明，碧波十頃，綠荷百畝，乘畫舫而四眺，則山色與湖光爭妍，殆令人目悅神怡，流連而忘返也。湖之東畔，爲知春亭，亭立水際，其前怪石錯雜，蒲草交加，松柏數枝，板橋一座，橋下游魚逐浪，樹上舞鶴旋風，游目騁懷，殊饒樂趣，吾儕遂在此攝影以留紀念。湖之南，則有廊如亭，又名八方亭，亭前有一大銅牛，翹首而望，又南則有一大石山，籬西南畔殊遠，距東南嶺較近，由廊如亭，築一十九孔之長橋，以達石山之左右，前後植以花木，中立一廟，名曰龍王廟，此地則與排雲殿正對，在此即可見萬壽山之全豹也。昔清孝欽顯皇后，費四千萬金，構造此名園，其規模之大，物類之多，種種奇麗，誠

記不勝記，非一日而可了。然吾人幸得遊此勝境，誠意想所不到，不亦樂乎。惟是由今溯昔，感喟無端，覺風景不殊，而舉目有山河之異，孝欽有知，能無愧形民之力，建此以爲吾儕今日遊憩之所耶。園外之西岸，相距一里之遙，則有玉泉山，山上有古塔，高數十層，其水之清美，殊無倫比，非金陵雨花臺天下第二泉所可及，世稱玉泉爲天下第一泉，信不誣也。此山之後，有西山，又名香山，其中古刹甚多，而碧雲靈光，其最著者也。此外有靜宜園，香山慈幼院，感化學校，并旅館浴室等建築物，地悉幽雅，名園山景，佳色宜人，中西人士，時方盛夏，多避暑其間，亦名勝地也。少翁向握一管手一書，雖曾遨遊江南與閩漳各地，及沿東海岸名區，而眼光自覺如豆，今得此佳趣，始知天壤間之足供吾人之賞心娛目，固指不勝屈，因執筆以記之。

▲遊鎮江金山記

李厚康

歲丁卯六七月間，天氣酷熱，思藉林泉以消溽暑，適會假期，燕居無事，遂約張君璣光高君祖標訂期往金山遊覽。是日清晨，步出郊外，攜手偕行，見夫芳草成茵，綠陰如幄，農夫易耒田疇，牧童歌於牛背，豐太和氣象，盡於天地之中，幾疑路入桃源，而忘世之離亂焉。俄而金山已至，張君曰：熱甚，盍至竹園少憩乎。衆曰：善。遂入園，列坐林下，翠竹萬个，色極鮮明，清風徐來，

瀟灑絕俗。當是時也，性靜情逸，暑氣全消，悠悠然企七賢之風，飄飄然具凌雲之志，乃知天然佳趣，益人無窮也。高君謂余曰：昔人以蓮爲君子，今觀於竹，何莫不然？詩云：瞻彼淇澳，萋竹漙漙，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歐陽子以竹比君子之德，良有由也。余曰：然，竹解虛心，是我師也。歲寒勁節，是我友也。彼世之志滿而易操者，能不爲竹所笑耶？後見東北隅人擁如山，鑼鼓之聲，旗旄之美，觀者撫掌而笑，趨前視之，則幻術也。余謂此皆虛誕不足觀，遂去而之。他穿曲徑，過板橋，至山海洞，路遇錢君，君曰：曷不至花閣，作管絃之樂，評花而譜曲乎？余曰：此非雅人之事，未敢降以相從。錢君默然而去。旋登石亭，觀江水流行，乃謂吾友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時乎時乎不再來，吾輩青年，及時爲學，宜作如是觀矣。有頃，偕至山巔，高瞻遠矚，江山風景盡在目中，焦山如青螺，湧現江上，北岡若臥虎，雄踞城險，其餘則白浪滔滔，銀翻雪舞，風帆輪船，往來出沒而已。以是知人爲學愈高，則所見愈遠也。旣而夕陽西下，人影在地，吾輩乃安步當車，載詠而歸。

▲遊佘山記

楊克強

佘山在茸城北十八里，松江九峯之一也。有東西二峯，昔有佘姓修道於此，故名。產筍有

爾香清聖祖賜名蘭荷，並書蘭荷山三字，懸於宣妙寺中。今法人於其巔建築天文臺、天主堂。規模宏敞，風景尤勝。余心慕之久矣，深以未得一遊爲憾。十月初九日，本校高一文理科及初級同學，不旅行余山之舉。余竊喜得償夙願，遂與遊焉。是日也，天氣驟寒，朔風瑟瑟。鐘鳴六下，學生二十八人，教職員四，校役八，共四十七人，早膳畢，整行李，衣制服，列隊出校門，鼓棹而北。適暴風怒浪，一時並起，舟爲之傾蕩，令人驚駭。憑舷遠眺，木葉蕭條，已是冬寒氣象。余與同學則在舟中暢談，頗覺快意。出通波塘，遙望余山，已隱約可辨。未幾，舟泊於岸，余等乃舍舟登陸。時方近午，卽午膳。膳畢，整隊而往，既抵山麓，乃各自由上山拾級而登。則大道平坦，兩旁古木參天，風吹激動，如大浪排江，落葉簌簌之聲不絕。至半山，見天主堂，房屋高大，規模壯麗。想秦之阿房宮，魏之銅雀臺，亦不是過耳！折而北登，過經攔路，兩旁松竹，排列成行。既達山巔，則天文臺在焉。臺頂形圓如球，屹然時立，上出雲霄，內則佈置井然天文儀器，以及書籍，莫不完備。誠大規模之建築也。已而辭出，東行數十武，見有起重機焉，用汽力自上下起磚至山上，往來甚速，瞬息上下數次。復東行，折而北登，倚欄遠望，煙霧迷漫，九峯全局，一覽無餘。仰而觀之，則天色慘淡，俯而視之，則村莊散布，密比星羅，田畝縱橫，小如棋局。遊覽至此，殊覺心曠神怡，當貴皆忘。其喜洋洋者矣。欲更遊他處，忽黑雲排空，同學互顧悚然。急趨而下，雨珠滴瀝，狼狽

舟而返。抵校時已萬家燈火矣。此行也，雖僅一日，然身體之活潑，心志之舒暢，見聞之增廣，較之書而教授，口頭講述，相去真有霄壤之別矣。濡筆記之，以誌雪泥鴻爪云爾。

▲遊平山堂謁六一居士遺像追記

周彭齡

本屆春假，予本擬買棹西泠，作平原十日之遊，一洗塵俗。嗣以舟笈滬上，條已月餘，故舊周親，未暇存問，因乘假期從容趨詣，過隙光陰，遂付於寒喧應對之間，而不遑作問水遊山之計，大好清明，僅於牛淞園作一度之遊覽，因憶去年今日，與友暢遊平山堂謁六一居士遺像，輒多感想，因追記之。憶去春予適旅揚，獨處寡歡，久欲作郊外遊，適友人來自遠方，遂相約偕行，步出北門，駕一葉扁舟，縱覽野景，條桑密布，天桃正開，兩岸垂柳，與紅橋相掩映，予爲友人述其陳迹，所謂綠楊城郭者，乃天然之畫稿也。園亭點綴，久已荒蕪，而餘韻流風，猶有存者。梅花嶺畔，有史閣部之墓址焉。文選樓中，有梁昭明之古蹟焉。雷塘瑩苑，楊帝之行宮也，而今不及見矣。他若仲舒之故宅，杜牧之遺蹤，徒令人蒼涼憑吊，杳乎其不可追矣。吾與子乘輿而來，盡往平山堂一遊，拜歐陽公之遺像，可乎？友人欣然願往，乃命舟子渡大小橋，越紅金山，而平山堂已隱隱在望。繫舟烟浦，拾級而登，斯堂也，非歐陽公宴遊之所乎？隔江諸山，到此堂下，風

帆沙鳥，烟雲竹樹，眼界爲之一寬。歐公往矣，堂猶是也，遺像猶存也，爰整衣冠謁而拜之，覺六
 一高風，猶惠我於千載下也。仰視威儀，典型猶在，青山有幸，俎豆長存，靜對古人，肅然起敬，相
 與徘徊久之，景仰之心，與感慨之念，不禁叢集於中。予謂友曰：自古迄今，人誰不死，死而名存，
 馨香萬世，是難能矣。是堂軼於公，名垂不朽，彰茲高士，堂以公名，與時千古，往事遺蹟，實足令
 人景慕，宜乎流芳百世也。出呼舟子，遂返棹歸，至今思之，覺春色二分，猶縈繞於眉宇間也。

▲春郊游記

陳伯暉

洪山者，乃武昌勝地也。每當春際，佳木葱籠，野花雜草，環山叢生，蝶翻雙翅，鳥弄笙簧，遙
 望之，誠極樂世界也。故游人逸士，聯袂而來者，實繁有徒。余於民國十七年閏二月十二日，邀
 友人二三，亦同游其地焉。以作春日之旅行。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出草湖門，見若卉之
 開放，樹陰濃厚，禾苗如油，湖水經日光映照，幻作異色，洵可樂也。復前數里，卽至自武昌到長
 沙之鐵路也。路旁垂柳，臨風摇曳，似有點首迎人之意。余同友人歌行相答，樂何如之。行經鐵
 橋，見橋下河水潺潺，同有怡性而逸情者也。河中有舟，往來不絕，余乃就石而坐觀之。良久，卽
 渡橋東行，路多曲徑，有如羊腸之迂迴，信步所至，不覺置身麥浪黍海中矣。空中三兩游燕，羽

毛柔麗，上下飛鳴，似亦乘此時作春日之游也。尋登大道，路頗平坦，可以行車，行不數里，卽至洪山矣。及進寺門，見兩旁佛像，身高丈許，凶惡猙獰，觀者不寒而慄。又見寺旁有甕數具，中藏僧骨，噫嘻，毀身成佛，意卽此歟？進大寺堂時，見僧人齊列堂上，循誦佛經，聲音嘈雜，不忍聽聞。既而登塔，遠望延長如帶者，乃揚子江也。蜂房水渦者，乃鄉村之屋宇也。鳧集蟻赴者，乃人民也。高出地平線，隆起如饅首者，乃城外壘壘之土塚也。眼界愈擴，心胸愈繁，誠可謂鄂省之一大觀也。余下塔之時，夕陽在山，人影散亂，余輩乃攜手歸家，援筆記之，以誌不忘。

▲往棋桿山便錄

雷華庭

去年冬，直系敗，齊盧之戰方息。余乘寒假提前，離安慶南返，行裝甫卸，又上征途。緣吾祖漢公祀，有封山事，吾父及叔，均以年老不勝跋涉勞，遂命余同尊華叔等代爲前往。且告余曰：「祖業之僻遠者，若當親歷之，以免喪失焉。」及今思之，吾父之音容宛在，願已一棺長蓋，墓草青青矣！

山。一說山上植樹，尊備子孫得科第者，伐以建棋桿之用，故名。山距吾南村，約可三十餘里，去山。一說山上植樹，尊備子孫得科第者，伐以建棋桿之用，故名。山距吾南村，約可三十餘里，去

黃石溪頗近。黃石溪者，陳氏之山村也。以產茶名。茶產額少而味美，供不應需，每贖購品，皆商人願知，倘利可爲，痛恨連年，每元約得茶七兩。以距吾山近，於吾山頗多事侵害。前年開山時，幾被沙證，後經鄉人曲爲調解，得以幸免。然餘恨未消，故猶以嚴申禁例，藉免覬覦也。

十一日，早騰擊，同夢華叔等，揆被起程，自南村西行，至石家莊，沿路而進，至平全，稍憩，復進，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路漸艱險，至山側石亭，倍覺困頓，更進，山路崎嶇，羊腸九曲，旁道雜樹，曲者蓋焉；直者幢焉；立者若人，伏者若虬，旁臨山澗，從上俯視，絕壑萬仞，莫測其所窮，身心爲之戰慄。右向百步，有潭若大壑，泉水清焉，青碧可鑑，游魚數十尾，時隱時現。比至鳳凰嶺，日已正午，嶺側，寺亭翼然，亭後有一小潭，旁列岩石，若天然几凳，可列坐而飲，水聲鏘鏘，彌覺悅耳。旋回亭小休，引領四望，南面黃山，出沒隱現，不可具狀，蓋已遠矣。此則居高臨下，呼吸萬里，遠村近郭，疏烟密舍，歷歷在目，梅遠處，雲水蒼茫，遙與天際，蓋長江也。凡附近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西則天台高出，尚巒排立，若槍若矛，若神若鬼，如虎如豹，如人如猿，傾崖怪壑，奇特萬端。東則吾南區全鄉在望，村莊羅列，若圍棋子，星星可數。余不能辨者，便問於粵華福龍諸前輩，指言某所，卽吾南村也；南村之左，間河里許，則華陽村也；某所，則許家橋也；某所，則陵陽鎮也；此山麓，則鎮陳村也；某山之陽，則泉流山也；隔土垠，則沙堤也；間河，則華南埂也；沿

河而下，則繁盛之謝家村也；更遠，則琉璃嶺也。嗚呼！登泰山而小天下，豈虛語哉！復前進，則下嶺矣。顧盼間，棋枰山口青深可望，嶺盡至黃石溪，茶樹密鋪，若大地毯。沿村而上，則至吾山之守者，熊氏兄弟，出山看蔬菓，以啖我曹，似作洗塵之舉。村人雖稀，然雞犬相聞，守望相助之俗尙在，不禁令人感慨係之！

翌日，略具杯酒，延請山友，以禁斧鋸之入山林，且出禁約以告。粵華留舍，招待衆賓，余同儉兄等，知衣入山，周歷四界，蓋我之來山者自此始。崎嶇山路，狹隱莫能獲，遇荆棘，則作雉行；過險崖，則作猿行；遇峭壁，則作蟹行；遇嶙峋處，則作蛇行；乃至山脊，雖不滿數十里，然所謂蜀道之難，亦若是乎！向午返寓，略繪一圖，北以小溪界熊山，南以大流水界陳山，西則直接天台，東則間河而界路焉。

日暮酒闌，賓客四散，山風颯然而至，森木振振作聲，如狂號，如獅吼，而不知身之在何境也。夜深思宿，寒氣迫人，圍爐取暖，獸炭鮮紅，出戶環望，沉靜無聲，仰視星斗，適在人上，惟風來林木間，聲切切不已，反身入戶，取酒溫懷，頽然而臥，亦不知寒氣之襲人也。覺而起，日已出矣，進早膳畢，遂拾行囊，別山反舍，是歲民國十三年也。

▲官府形勢述要

何世彰

有清末葉，先大父鎮守宣化，歷時凡十載。轄境自察哈爾直達庫倫，萬里巖疆，咸秉節度。漢蒙融洽，軍民協和，十邑不驚，市廛無恙。迄今卅八達嶺，登居庸關，棠蔭留甘，旌旗變色，岷山墮淚，有口皆碑。蓋因鐵騎長驅，金甌已缺，（庫倫已獨立）彼邦人士，緬懷助望，益不禁感慨係之矣。時余方隨侍先大父側，得以敬聆訓誨，故於該處山川形勢，地理險要，知之稍詳，茲特撮其大要，錄之於篇，當亦留心時務者所樂聞也。宣府最險峻者，首推南口，南口據京師之西北，萬山爲障，易守難攻，去京師約百里，口內有小城，石盤甚固，奇峯疊峙，夾城兀立，東瀕榆河，水流急湍，京綏鐵道，蜿蜒而上，以達張家口，此城運輸既便，形勢更佳，據險禦敵，大有一夫當關，萬夫不當之概。城內巷小而狹，屋陋如塼，商賈十餘家，居民數百戶，早作夜息，惡食粗衣，如上古時，一若不知世間有榮枯事者。由南口而東，越溪澗數道，五里爲龍虎台，係燕蒙往來孔道，明成祖北征，曾許蹕於此，其山小而起伏，荒艸迷離，惟土性尙肥沃可稼，水曲山隈，梯田層疊，更東爲太平莊澗頭鎮，更東則明代十三陵駢立，曠原之中，地屬昌平縣，爲守南口之左翼，十三陵者，爲長獻、景裕、茂泰、康永、昭定、慶德、思諸陵，西距南口二十餘里，距昌平五里，一片平原，豁然開朗，背依天壽峯嵐，中重遠望，則松壑掩映，近聽則泉水琤琮，形勢開展，絕妙龍爭虎鬥之場。惟十三陵建，由來已久，工程非常宏麗，南口而北，鐵道蜿蜒，險澗而上，展曲如連。

形。左則峭壁陡立，右則深澗橫流，地險峽開，形勢險阻，更北則地勢漸高，一堡兀立，卽居庸關。回視南口，已在谷底。淮南子謂天下九塞，居庸居一，信也。關之兩翼，分跨山嶺，鐵道穿右翼而過，曰居庸洞。更西北爲五桂洞，爲石佛寺洞，略趨東北而底青龍橋站，八達嶺迎面兀立，高聳雲霄，車不能前，則倒車而退。八達嶺者，高險奇峻，於此可見。八達嶺直隸之脊也，嶺上有北口城，實居庸之北口，門署曰北門鎖鑰。萬里長城，沿山而築，高三丈，頂闊一丈，城基皆用煉磚，堅如鐵質，城垣綠嶺跨谷，起伏蜿蜒，狀似長蛇，古語云：太行八陁，此爲首陁，不圖昔之用以防胡者，今及用以資內征之險，秦皇有知，不瞑目矣。噫！

▲東郊踏青記

何秀實

暮春三月，天氣晴而景物麗，約同侶二三輩，出東郊作踏青遊。甫出城，則見秧鉞數畝，綠水環繞如帶，蔥龍可愛，二三老農，負簦笠，攜耒耜，相耘植隴畝間，而桔槔唧唧，恍與牧童竹笛相互答，尤足悅人耳目。滌蕩靡襟，然茅屋松寮，隱約綠林深處，雞鳴犬吠，悠然有世外之想。東行約里許，古塚壘壘，斜假芳草，碑殘碣斷，苔蘚模糊，亂疊夕陽中者，紅花崗四烈士墓也。石像矗立，英姿颯爽，與此遙對者，史烈士堅如之祠也。回臆當日首義，擲頭顱以救國民，恍然如見

其慷慨赴死之狀，且餘華并巍谷石坊，蟬蟻則皆殉義於國，殺身成仁，而有司封植之以爲紀念者也。由此踰躅西北行，比抵白雲山麓，高峯插空，崖壁如削立，枯藤老蔓，懸延巖壑間，子乃攝衣循石磴上，磴間碧草沿罅生，翠拂襟袖，比至巔望城郭，如几案大，羣山俯伏，白雲時出入肘腋間。乃循小徑西下數百步，入能仁寺，階前飛瀑如練，數十尺若天際垂，落葉滿階，蝙蝠時飛，老僧命進柏子茶，相與席地互談禪理。旋導遊各佛殿，壁間所懸名人逸士畫頗多，而廂東墨漬淋漓，則所題皆碧紗籠者也。噫，吾粵不幸頻遭兵革，禍亂相仍，此山控制全城，據斯土者皆憑恃以爲固，一有變故，屍骸白骨相望也。然白雲無恙，泉石依然，其感慨爲何如哉！時山光灑落，寺鐘又促人歸去，遂辭老僧出，歸而泚筆記之。

▲白嶽旅行記

黃卓甫

入休城，出西門，行四十里，白嶽山在焉。奇峯怪石，凹凸層巒，殊不減黃山風景。夢遊者有年矣，歲辛酉，中秋前四日，本班舉行秋季旅行，以此爲目的地，因得從諸君之後，欣然偕往，多年積念，一旦獲償，樂何如之。乃因天氣不佳，陰雨連朝，殊覺掃興，計往返者三日，雖未能盡興暢遊，然得一瞻奇景，亦不能不謂爲人生幸事，用爲之記。時民國十年九月十二日也。

十三日（火）陰雨 七點四十分啓途，同學十七人，同行者有體操教員周師穎叔，博

物教員申師視聲，及挑夫二，共計二十有一人，沿途軍樂之聲與步伐聲相應，頗極一時之盛。然以昨宵雨故，道路泥滑甚，艱於行，離校五里入休城，觀者如堵，街道更滑，然吾輩不以滑故而弛步伐也。九時二十分出西門，小憩於石橋上，又十里，至藍渡，驟茗餐點畢，復行，視時計已十時四十分矣。將午，途中苦熱，天氣沈悶，同行者無不汗下，又十五里度苦竹嶺，稍事休息。途中已能遙望山頂，高聳雲際，雄秀無匹，惜天時陰雨，霧氣濛濛，不能見其全體耳。行五里，抵巖脚，時已一點十分，大眾均覺飢腸轆轤矣。乃在此就餐，餐畢復整隊出發，時微雨濛濛，天陰如墨，不數武至山脚，有石碑高尋丈，顏曰齊雲僊境。過此則爲上山途徑，石級壘壘以千百計，大眾踴而登，初尙奮勇，數十分鐘後，一般體弱者漸不支，隊武散亂，予亦氣咻咻然，而雨益急，風益大，傘不能撐，衣服盡溼，石級且溜滑甚，苦之至，望仙亭少坐，聞喇叭聲從高而下，知前行者已將達。乃復鼓勇氣，拾級而登，穿小桃源，至一天門，奇境天開，眼界爲之一爽，胸襟蕩然，幾忘疲憊之苦，以距宿處不遠，且溼衣在身，故未能久留，遂復行。路經二天門，三天門，亦不暇游目，乃直抵太微道院，時先我至者已有人矣。盥洗更衣畢，覺疲憊甚，視時計悍達三時四十五分，雨亦小止，同學輩猶有出外遊覽者，予則以疲倦極，乃就枕而臥，奔波竟日，甫就枕，卽酣然入

夢中猶似努力前進，如登山然。旁晚同學輩呼予起晚餐，予亦覺飢甚，乃偕衆就餐，以飢故亦不辨所餐爲何味，但覺入口，非細嚼不能下嚥耳。餐畢，復小坐，聆同學輩縱談一天門風景，移時乃就寢，寢榻不滿五尺，須容二人，夢中殊踴促甚。

十四日（水）陰雨 一枕夢回，曙色穿窗而入，覺身軀寒甚，時方黎明，顧睡魔爲寒氣所逐，輒未能成寐，乃披衣起，視寒暑表降至五十八度，同學等亦遂陸續起，均呼寒甚。盥洗畢，推窗遙望，見山峯腰際，霧氣滄然，隨風縹渺，初出自層崖絕壑之中，漸至瀟瀟山巔，一白無際，誠屬奇觀。少頃早餐，所餐仍爲半生半熟之飯，殊難下嚥，餐後天又雨，諸同學大爲掃興，竟多有冒雨出遊者，其豪興予愧弗能及。乃偕余君枯坐室中以俟雨止，余君亦體弱者流，上山時亦曾跌蹶者，予二人誠所謂同病相憐矣。未幾雨止，乃偕余君出太微道院，緣石級而下，有熟食店及貨玩具店數家，再數武，大殿在焉。建築備極華麗，所塑泥像，亦極兇猛，想深山多獸，獸見此或退避，人故福之，亦未可知耳。出大殿，天復雨，乃返。時諸同學已歸，各言其所遊之地，若小九環如何險峻，香爐峯如何峭立，五老峯如何蜿蜒，羅漢洞如何闕寂，小桃源如何幽雅，及一二三天門風景如何美麗，洞天福地如何靜妙，衆口紛紛，與兩小時前余等離此之狀，適相反。下午雨霽，予乃偕同學四五人出遊，沿途俱石級，上下不定，蜿蜒曲折，由三天門以達一

天門。三天門初無奇景可觀，二天門亦復如是，獨一天門稱特色。三面絕壁，一面凌虛，壁上多刊昔代遊人詩詞，佳者固多，劣者亦復不少，更有聊學塗鴉者，則更不值一笑。碑帖三五，依壁而立，然多破裂中斷者，深爲可惜。羅漢洞亦在是，似乎由半人工而成，中依山壁塑羅漢像十八尊，更進則黑暗不辨物，冷氣逼人，乃返。出羅漢洞綠石級而上，直登一天門之頂，俯視巖腳，藍渡漁亭等處，莫不星羅棋布，一目了然，橫江如長帶，大有俯即可捨之像，對崎者爲香鑪峯，立此已能平視，峯上有亭一，聞爲鍛製，余輩亦欲往遊，乃下石級，轉而南，入一小徑，闕寂似無人跡，偶涉者，惟蔓艸錯處，蜿蜒微現，此曲徑，關荆披棘，趨起而入，時秋風蕭蕭，吹墮一片一片之樹葉，於空中盤旋飛舞，似示人以蕭颯之氣已動者。更進，則草深尺餘，自脛沒膝，跋涉頗覺疲乏，里許始至峯下，峯爲一懸崖，艱險異常，無上峯徑，僅依壁略鑿似級之痕跡而已。旁有鐵索一，由上達下，似預爲欲登者而設，時吾輩既到此，乃相顧而嘆，首由姚君蓀士告奮勇先登，既而方君喬山亦上，接踵者有許君鄭君，若子與灼華終不敢一試，未登此峯，至今猶引爲憾事。返時沿途採集植物標本，復經小桃源，及洞天福地一遊，然亦不過數尊泥像，若論白嶽風景，吾於一天門，蓋嘆觀止矣。比返，晚餐已具，餐畢，由幹事許君集衆，議明日去留，諸同學中有欲往遊一線天珍珠掛簾者，則贊成留，有足力不勝者，則贊成回校，最後則以贊成回校者

占多數，乃議決遂寢。

十五日（木）雨晴。夢中爲阿彌陀佛之聲喚醒，知時已不早，進香者已至，乃披衣起，開窗一望，見滿天陰雨，頓增無限煩惱。時已二時，同學等均整理行裝，作冒雨長行計，予遂亦檢點衣服等件，未幾遂與太微道院告別。沿途復經三二一天門及小桃源等處，同學一猶有戀戀之態，奈傾盆大雨，不可以留，所經石級，幸多係自上而下，故較來時省力，抵巖脚，早餐畢，復冒雨前進，度苦竹嶺，經藍波，一茶而別。又五里雨止，日出，和風拂拂，頓覺神氣勃然，大眾皆謂老天未免太惡作劇。又十里抵校，已三時矣。在校諸同學相顧謂曰：白嶽之遊樂乎？子應之曰：覽奇景，浴甘霖，耳松濤，俗塵不知撲去幾許，胡爲不樂？雖然，未登香爐峯，未遊一線天，樂雖樂，但不無小有缺憾耳。白嶽旅行記，於是乃告終。

▲遊欽公塘記

李熊祥

我邑僻居海陬，無高山峻嶺，可以登臨廣眼界，舒胸懷。星期暇日，輒與二三知友，攜手作郊外遊，環余校三四里內之隴畝村落，蹤跡殆徧，循環往復，久而生厭。丁卯三月中旬，知友漢君謂余曰：今日風和日麗，盍出外踏青，一抒鬱悶乎？余曰：徘徊故徑，了無趣味，今日而不別覽

新大陸者，甯效宰予之晝寢，不爾從也。漢君曰：然則遊欽公塘乎？余欣然應之，遂聯袂而往。時則久雨初晴，春風嫋嫋，襲人衣襟，桃紅柳綠，燦爛於前，麥苗菜花，青黃相間，沿路春光明媚，鳥語花香，耳目爲之一新，約行四十分鐘，抵目的地。登塘一望，但見阡陌縱橫如棋局，沿塘田舍，似在足下，海風吹來，沁人心肺，尤覺心曠神怡，惟大海之波浪，則隱約不能領略，以距離尙遠，塘之高僅丈餘耳。塘東北至川沙，西南迄浙之杭縣，長凡五百餘里，苟於兩旁徧植樹木，則十年之後，濃陰夾道，旣使行人，又獲大利，惜無有力者注。及此而塘脚則屢見農人侵削之痕，邑人之憚公益而務私利，余亦不能代爲諱焉。塘未成時，沿塘居居，時患潮災，人煙寥落，今則廬舍櫛比，不啻樂土，可知天災雖烈，而人力亦可以救濟之，特恐人之不肯盡其力耳。沿塘行一小時許，望海樓已矗立於前，余謂漢君曰：盍登樓一覽海景乎？漢君笑曰：滄海變桑田，此其明證，非我邑之新大陸乎？余頷之，遂鼓勇登樓，樓高三丈餘，縱目遠眺，則見海天一色，烟波浩渺，濁浪排空，漁舟三五，出沒其間，仰視則白雲舒捲，海鳥翱翔，所謂隱約不能領略者，竟能呈奇觀於眼簾矣。憑藉者高，斯所見者遠，古來英雄豪傑，成非常之功，建非常之業，當其著手之初，常人視爲萬難措手者，彼竟能排萬難以成之，非以其學識加人一等，能見人所不能見，爲人所不能爲乎？然則吾輩青年欲將來事業之出人頭地，可不於學問加之意哉。興盡下樓，日

疲神倦，遂躑躅回棧，已鐘鳴四下矣。漢君謂余曰：此遊也，路程雖不足二十里，而接於目，觸於耳者，已不可紀極矣。况九十春光，轉瞬即逝，若不於課餘之暇，游目騁懷，以舒暢心神，增廣見聞，一旦東皇駕促，無計留春，徧野綠陰，一簾紅雨，雖攜手出郊，欲如今日之樂，其可得乎？且吾人日居斗室，伏案啜晤，精神疲倦，雖似勤學，實於衛生有礙，衛生之道，以運動呼吸爲要，今步長塘，登高樓，既可吸清鮮空氣，又可助血液循環，是此行也，不僅增廣見聞，於衛生亦不無小補也，安可漠然置之乎？其記之，以留他日之鴻爪焉。余曰諾，遂援筆記之如右。

▲冬日登文峯塔記

嚴寬丙

丙寅仲冬朔後三日，微雪初霽，朔風猶寒，早餐後，晴日照窗，檐雀爭鳴，是日爲日曜休假，吾人以游以嬉，逸興盡飛，時積雪猶未盡融，因思登高望遠，則銀裝世界，當必別具奇觀。同學某君謂余曰：文峯塔近在咫尺，登臨最宜，盍踏雪而往乎？余諾之，因攜手偕行出校門，取徑東南榮畦前，不百武已抵南山寺側，乃叩僧關，寺僧開門揖余入，豐碑巍然，已接觸目前，惜石刻文字半磨滅，不可卒讀，然猶能得其大意。蓋斯塔之建，本爲周公中間屢經興廢，今之巍然煥然者，清季寺僧與邑紳陳先生修建之功也。入塔門，佛像金碧煌輝，趺坐蓮座，余未受釋迦戒，

則亦不膜拜爲禮也。歷級而登，如螺旋然，迨登最上一層，乃憑欄遠眺，放眼東望，文昌閣近前，咫尺，靖海樓在其東，與斯塔鼎足峙立，皆在聖廟前，有此三建築物，愈足以見聖廟之莊嚴。泮池水冰，雪積冰上，如一池玉屑，郊外荒塚纍纍，積雪半未消融，高下如畫中之遠山雪積，麥隴菜畦，青青一色，與白雪掩映，愈呈奇觀，得未曾有。西望岳墩，高阜疎林，微露殿角，郭外麵廠，墨烟繚繞天際。北望則烟戶萬家，鱗次櫛比，街道縱橫，形如棋局，而僧寮道觀，則鐘聲鼓聲鈴聲相聞也。南望城牆，低在宇下，雉堞殘缺，亦留殘雪，江南之關，蔣二山，則若隱若見，運鹽河蜿蜒如帶，風帆上下，儼若一葉輕浮也。嗟乎，斯塔之高，僅距地七八十尺耳。而遠近景物，歷歷在目，得勿稱許古人之相度地勢，建築得宜乎？吾儕登臨遠望，其樂何極。然一念及塞外塵兵，風饑雪虐，苦戰沙場，而人民則轉徙流離，死於饑寒，死於鋒刃者何限，則又不覺動傷心之感矣！乃相與下塔而歸，遂作此記。

●傳記

▲我友的小史

韓志水

我友性朱名鑫榮，他的生性，很聰明，很和藹，五、六年前，我同他在小學裏讀書，同班，同食，

同他因爲性情相投，感情濃厚，特爲管鮑的故事，結成全副之交。他呼我做哥哥，我叫他做弟弟。相處三年，比較胞兄弟還要親密。他的智慧心好，又刻苦用功，所以他的成績，不但是我所不如，並且是全級的魁首，教師都時常地獎許他。

到高小二年級的時候，我因爲環境的關係，竟輟了學。又受家庭的命令，到一百里外的地方去學商業。見面的機會，從此中斷。雖然時常通信，終不如聚在一處的快樂。並且我告訴他的，多半是說：「境遇憂苦」他不但不能感覺到快樂，反而加添了無限悲傷。過了兩年，忽然地，間了三個月沒通信。我心得不對，就接二連三寄了幾封信去，等了許久，沒得著他的回音。最後他的父親，寫了一封信來說：「你的朋友死了，你的朋友在四月三日死了！」我這時真如一雷公打腦！「冷水澆身」！撲簌簌下淚來。立刻就向我東翁講假，想去祭奠一回，以傾瀉我鬱悶的情懷。但是得不著允許，只好中止。而心弦的震顫，血輪的鼓盪，却不止一次，或兩次。

後來第三年，我回家，到他家裏一問，才曉的他是因爲他的七歲弟弟發急驚風的毛病，半點鐘工夫就斷了氣。他聽到這種不幸的信息，立刻從校裏跑了回來，含著眼淚，走近愛弟身邊，悲悲切切的哭，不一刻他竟橫臥地上，同弟弟走上一條路去。這不是奇怪的事麼？我

至今」才曉的他是受了毒的傳染。在文明國裏，很少這樣的事情發生。

唉！聰明的鑫榮！勤學的鑫榮！以你的聰明，而勤學，怕不是將來改造……將來改造社會的中堅。不幸糊糊塗塗冤枉，死在不衛生的家庭裏。我爲我友哭！我並爲中國前途哭！

▲同學汪明傳

姚 圭

汪明者，諱月觀，曲隴居同邑，學同校，年同庚，乃父卽圭之受業師也。幼敏慧而純孝，性剛憤而廉直，年六歲，喜識字看圖，業師就家庭教育之，旋讀四書，兼及解註，領會過儻，年十二，積勞致病，求仙訪醫，均罔效驗，明身罹疾病，尙一心求學不輟，課餘之暇，輒閱三國誌等書，以爲消遣。越年，病狀時發時癒，屢醫世輟，從此身體益弱，向學亦益勤，下學期投考東吳十二小學，取入新學制五年級，且夕走讀，雖身負足疾，步行艱難，未嘗輟學。民國十五年，畢業於該校之小學部，各科考試，成績俱列最優等，尤以珠算筆算二者爲最，第以足疾，體育缺乏，君以爲終身憾事，畢業後擬入育性初中肄業，禁烟魔纏繞，業師勸令休養，君亦苦二醫妨其回學之忱，決在家庭自修。至十二月病轉劇，圭於課暇輒趨視之，藉談笑以解君悶，偶問病狀，君涵淚而言曰：「奈何奈何，惟有聽天而已！」今春廿日，圭至受業師處賀年，並訪君寒暄，神氣仍舊，

惟臥於床，第不能行動，越四日，竟長逝矣！嗚呼！汪明！上有雙親，下有弱弟，非可死之人，妙年英年，有志未遂，又非可死之時，一可死而竟死，雖他人聞之，亦必爲之慘然，何況圭君！君既同年，又同學，今又拜業師爲寄父，而情誼素洽，宛若兄弟，今日長逝，永無聚首，孔子云：『非夫人之爲勸而誰爲者？』非是之謂歟？嗚呼！汪明！天既予君以才，胡又促其以壽耶？君生於民國元年六月二十日，卒於民國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十六，適弱冠耳，不亦悲哉！

▲醫者王昌義傳

何世彰

吾邑西鄉王昌義先生，始業儒，久困場屋，迄未青一衿，憤而習醫，精岐黃，志切濟人，遇貧乏者，或診，或贈，或施，或助，風雨，輒徒步往，病愈不計值，亦不索酬，有時且解囊，仗助，鄉人感先生德，愈服其術之神，同邑某公之子，年甫十餘齡，病，腹脹如鼓，叩之有聲，形容尪瘠，將不起，歷試諸醫，均束手，耳先生名，卑詞厚禮，延至家，先生診畢，蹙額曰：『疾不可爲，留此胡益，敢辭。』某公素鍾愛此子，聞先生言，大慟，乃率家人環乞救治，堅不放行，先生情既難却，又無術解脫，而惻隱心復油然而生，至是謂某公曰：『無已，其訂約乎？公子病至此，如必欲某醫，當死生聽之，設有不諱，不任答。』某公有難色，先生佛然曰：『吾豈江湖賣術之流，藉恐嚇以詐取人者？』言已，

拂袖逕去，某公察先生意誠，長跪謝，慨然諾。先生乃擬方，內加砒霜四兩許，見者相顧愕然，舌橋不能下，先生笑曰：「吾尚以爲輕，恐公子荏弱，不任受也。」某公卒以先生所擬方，令公子服，不數分鐘，腹如雷鳴，俄下黑色蟲數十，蠕蠕欻動，馳告先生，先生曰：「愈矣！瘡蟲也，窟穴久，根蒂已固，似臨大敵，猝難搗其巢，吾用砒霜，係以毒攻毒，實已盡頭一着，不謂竟愈公子病，殆殆險微幸耳。」未幾，公子腹消矣，未幾公子思，能啜粥少許矣，又未幾，而公子行動如常人，往謝先生矣。某公喜，酬以千金，不受，但取二百金，歸市藥餌，周濟鄰里之貧乏者。先生年九十餘，始歸道山，其子某，有父風，近亦能以醫世其家。

▲陶泓傳

宋象榮

陶泓者，弘農人也，其先世秦甄，佐秦統一海內有功，對於弘農，世種之曰卽墨侯。嘗曰：吾子孫稟水土之精，當火而生，不應與物同，旣而果然，數傳至其孫泓，得神仙術，出入烈燄之中，而益全其神，性至靜，不爲事物侵亂，日飲惟甘露松煙耳。嘗唾津作蝸蚪蟲鳥形，凡九流百家卜筮醫藥以及先哲遺訓浮圖百家之言，皆出其口，其性堅正，壽擬彭祖，日酣嬉於香海之中，以推助文瀾，已嘗若無所用心者，亦神矣哉！南唐李後主嘗珍聘之，前鋒峯十六，左右引兩坂

陀以禁之。後爲米元章所得，進入宮甚見寶重，以鳳池。當南唐有國時，與上甚洽，特置九品之服，月給俸廩以格同放，由是得幸，上每定大計，必加之衽席之上，賜玉泉而商焉。雖宮人不得與，獨湖與中由毛穎絳人陳玄及會稽褚先生相推致，因得與焉。每召湖三人俱至，上未嘗悅也。迄兩季以來，海禁大開，日趨歐化，銅氏翁氏石氏粉氏等出，與湖相齟齬，而去之，而文人學士之保存國粹者，卒不見擯，和與終始焉。其子孫甚多，一遷歙州，其一遷端溪，均克承繼祖武云。

▲青節先生傳

徐善行

先生姓徐，名凌雲，青節其字，會稽之隱君子也。先世齊魯人，黃帝時，祖某精習，奉詔隨偷入中夏，官太師，遂留居，子孫世襲，歷五帝夏商西周不衰。當大告武成後，制作備，其族尤顯，迨東周既降，王迹熄而禮樂崩，以清廟明堂之才，遂失職而散，而衛淇楚湘濱矣。周然等嘗干齊王而尸位濫食，君子無取焉。此後歷秦漢數百年無聞者，蓋其族式微極矣。及晉武朝始有坐箕蓀，實先生之殊族也。因宮女請入爲太監，導上在樂，寵甚，先生羞之，隱居諱姓，遁迹會稽，小園半畝，門設常關，除一二知己外，鮮與通者。清風明月，弄影自樂，積雪曉煙，興復不淺，髮

舞臺而舞。體亭亭以鳴球。清癯鶴立，塵襟如侵。人望之若神仙中人。也。與王子猷交最篤。晨夕過從。蓋先生以子猷爲知己。而子猷對人言。亦只目此君能成其志也。子猷死後。遂乏同心。先生杜門。皈依靈根。且卒證菩提道果。聞子孫亦能世其守云。

異史氏曰。以先生之高潔。雖百貧簪。豈足浼哉。余見李昉白傳文。皆數數稱道其子孫不置。則先生清德之遺。其世澤之長。蓋有不可及者也。

朱君惠生小傳

翟鏡寰

朱君者。余姑之季子也。父季英。姑丈學問淵博。設絳帳於家。君性仁孝。穎慧異常。人余姑愛之逾諸兒。五歲。受書父塾。誦國文。音聲朗然。士有問學於姑丈者。少出。令君口傳。往往如所言。年七歲。隨諸兄入邵氏小學。一夕。余訪姑氏。回。道旁有戲猴者。羣兒圍觀之。適君晚學歸。諸兄就視。不欲去。君頓足咤曰。日暮矣。母將倚閭望。諸兄其速歸。毋勞老人念姑氏之女僕某。疾劇臥牀。君時至其室。視飲食。蠶藉備至。其人爲之感激。癸亥夏。余負笈南通。使道即姑氏以就程。君牽余衣。低首不語。余撫其額。問所苦。不答。亦不釋手。問之三四。始嗚咽曰。兄何日歸耶。余伴告以旬日。乃釋手。嗷啞。去後復顧者再。君之喪。余適旅南通。聞訃痛絕。回念前情。猶歷歷在

日益足令人傷心，計君破後七月，余始爲文以傳之。

▲夏懷金傳

梁澤民

夏懷金，洋河鎮之東鄉人，狀貌雄偉，果敢有力。遇鄉鄰事，事無論大小，排難解紛，力任之也。以故時人咸以懷爺尊之。一日，小立門前，忽聞號救聲起自井者，趨而審視，不墮井者，僅露兩手，其時鄉人已大集，俱相視無能措手足。懷金大呼曰：「見死不救，何以爲人！君輩碌碌，還讓

我爲，急以鈴索來，繫我足而下，拯此人，死生勿計也。」衆如法繫之下，急挽溺者手，掣鈴動鈴響，井上人併力挽繩，懷金亦力挽溺者，皆出水。於是溺者甦矣，撫之心微溫，口咻咻有氣，灌以薑湯，逾時遂活，終不知誰何，及細詢，乃知爲山東某客也。自是懷爺之名大噪，懷金識人故多，契友某爲仇家陷，隸逮之，將歸官而未也，宿於近鎮之三官堂，懷金喟嘆曰：「安樂共而患難不共者，朋友何爲？夜赴三官堂，越垣毀窗入，去其桎梏，負之出，又大呼曰：『懷爺將人去。』比內驚覺，已失其跡，窮追不獲，明日案其家，懷金固無家也。不得已，懸賞緝之，懷爺之名益噪。倉家集集主，與里正沈姓有隙，某日鬪，里正執利刃，白於雪，逐集主至十字街頭，直刺之，勢迫矣。懷金從前過，飛足蹴刃，刃落，沈奔，集主得免。集主亦小人也，具詞訟諸縣，未得理，訟諸府，府尹惜沈里正，

欲全之而無術也。訟詞牽懷金飛粟傳之去，抵府。府尹大怒曰：汝夏懷金耶？此案重大，汝涉嫌，終非善類，不動刑，無以決曲直。喝役用刑。懷金大哭曰：三尺之下，何求不得？沈某殺倉某，曲直任人心，白刃當前，懷金適河，坐視人死，寧非禽獸？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今者以他人事牽作干證，而竟不得保全，天乎命乎？號慟不成聲。府尹動容，贊嘆不絕口。刑停，案定。沈某戍伊犁，役終身。釋集主與懷金同歸，而懷爺之名遠近聞知，而懷爺遂老。

▲冰壺先生小傳

姜公畏

上蔡冰壺先生者，先世姓吳名青，善修邊幅，貌豐肥可愛。厥從後白水鹽魯二先生遊，朝夕切磋論學，備嘗艱苦，於是至勞成疾，肌瘦面黃，世人見先生之形容，忽變也，乃改稱之曰黃疏，先生聞之甚喜，乃舍其名，亦自號黃疏云。性冷淡，喜高尚，雅不與肉食者伍，其子孫甚衆，然多隱居於田園幽僻之區，以是世人多不知者，間有一二達官貴人，知先生之名，張筵設席邀之，先生拂然不往。朝夕惟與農夫牧子，下而至於販夫賤役，貧患不能謀一餐者，酣飲歡笑，陶食以盡，先生恆以爲貴。宋太宗時，蘇易簡遇先生，傾心論交，歡甚平生。後對太宗曰：久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先生有冰壺之稱，自是始。厥後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先生爲知己交。

每日書樂山學業，出早大進，遂爲一代名儒。皆先生之功也。後千餘年，先生所在之處甚廣，然而求先生之迹，知己者則未之一見，可慨也。

贊曰：先生好與貧賤者游，而不好與富貴者伍。其以貧賤爲可安，而以富貴爲可畏耶？不得而知之也。嗚乎！世人多不能耐先生貧賤之操守，卒以屈於貴利，達而不止，噫！此其所以爲水壺先生歟。

▲無名壯士傳

蕭樹勛

鄂省大別山脈，恆延數千餘里，虎豹豺狼，出沒其間；住居山下之人，莫敢往，畏虎狼之暴也。數年前，忽來一不速之客，寓於山下某姓家，短小精悍，爲人落落寡言笑，惟每當夕陽西下之時，必徒步登山，鄉人阻之不顧。某君學究也，阻之曰：「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况以孤身而入虎狼之地耶？」徒笑曰：「遍地荆棘，孰非虎狼之地，子徒見其近而不知其遠也。」某君心是其言，而料其人必爲劍客之流，故與彼人相結納，日以飲酒作詩相樂洽如也。一日，某君與彼正飲酒間，突聞虎吼聲，某君戰慄不已，其人飲酒談笑自若，久之，虎聲漸近，其人出約十餘分鐘，負一虎返，叩之，乃知萬人變色之猛虎，已爲刀上之俎也。一日，其人忽然而去，但留

東與某君云：「大別山之患，吾已盡殲之矣。猶今世之如虎狼者，吾返不能斷其毫髮，毋乃爲大君子所竊笑耶！」某君驚喜交集，乃約大膽者數十人登山，則見纍纍遍地，皆已斃之虎狼也。自是大別山無虎狼之患。鄉人德之，呼之曰無名壯士。

贊曰：「嗚呼！壯士以一人而除大患，獨不能傷執政者之毫髮，豈彼執政者之流毒，猶甚於虎狼耶？哀此小民，盡爲魚肉。咨語壯士，曷不殺此大慝，以救小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耶？」

▲俠士傳

王易三

余村有一丐，不知何許人也。性喜酒，有所得，必醉而後已。故名之曰醉丐。性剛直，好施與。鄉兒方鬪，丐兩手格之，審判評斷，明如老吏。卽兒童父母，亦服其公正。有溺愛者，非丐，丐終不措意。同病老弱者，傾所乞與之，不少吝。一日，霖雨初晴，夕陽反映，村中人正納涼談笑間，有聲自南來，喧騰雜沓，震人耳鼓，知爲盜匪至。村中無武備，束手難爲計。惶急之狀，固千家而一律也。忽見醉丐躍登屋，以瓦擊賊。屢中要害，竟無如丐。何如狼狽去，村人感其德，以百金爲壽，不受而去。嗟呼！握車符者，平日享厚俸，盜至若無視，任其劫，待去而虛追之，獨自鳴其功，而索入厚酬。如丐者，亦可以風矣！

▲記兄事略

汪夢開

余兄諱鷹，字重平，號耕愚，弱冠時，試輒冠其曹，而負才任達，日耽詩酒，常與友人暢譚詠事，終日不倦，所著有海棠軒叢稿，尤爲鄉里學者所稱焉。記其詠春柳句云：客恨牽來江上路，聞愁掛起陌頭樓。秋夜句云：煙消只覺山爭出，雲走翻疑月倒行。消夏句云：把酒便除千日悶，常風常納一襟涼。落句云：蒂弱那禁鶯翅動，香殘易惹蝶魂迷。殘詣賸紛徐娘老，敗井頽垣楚院空。秋柳句云：眉鑿秋雨夜，腰瘦晚風天。初秋示友句云：人雖兩地隔，月共一天明。讀其詩，亦可想見其爲人矣。迨近年來，爲飢寒所迫，歛眉斂食，俯首依人，竟至捐命，豈不重可嘆乎？先是余家本清貧，敷水無資，依兄爲人傭書，以救全家之生活。民國十三年，任碓礮局文書職，不意十五年臘月間，因局所失火，燒及廊面，並兩手。比聞兄言，四圍皆火，人在其中，忽樓板燒斷，將一面之火撲滅，而兄急奔板上盼逃，若延頃刻，則化爲烏有矣。于是延醫罔效，而雙目紅腫，以至昏暗不明，而余母及嫂，深恐有眇兩目，尙未憂戚于生命之危險也。試想一介孱弱之書生，本有咳血病，而復厄于湯火，能不雪上加霜乎？以至火毒攻心，纏綿牀褥，飲食漸絕，氣息奄奄，朝不保夕，不幸竟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晚七點鐘，奄然長逝，時年三十有四耳。嗚呼，

蒼天何太不仁也！上有老母，未盡終養，下有幼子少婦，及余與弟尙未成立，一旦拋去，家庭之重擔，今誰任耶？傷哉！當兄罹災以至歿日，計四五月矣，其中之痛苦，筆難盡述，憶兄自先父去世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蓋備嘗之，一家七口，得不枵腹，非其持家能盡厥職，曷能臻此！諸弟間余少長，十四歲，兄平日猶撫摩教誨，不遺餘力，勉之以節義，申之以勤儉，較之教師之教子弟，殆有過焉。性樂善好施，有某生者，因事服毒，兄延醫救之，得不死，若遇有孤寡者，貧困者，酌其輕重，而資以薪水，皆出心之至誠，非好名而祈福也。似兄之樸厚道德，而罹此慘劇，豈命運使然耶？抑天妬才耶？抑他生造惡而報之今生耶？否則何以服爲善者之心。嗚呼！懷才未遂，不得見用於世，而慘遭厄運，湮沒無聞以死，曾不如枯葦宿莽，猶能留根莖於人間，良可哀也。

▲毛錐子傳

徐欲東

毛錐子，名穎，生於秦時，其先世世爲刀筆吏，任掌故職，至錐子時，族類頗蕃，於是始以毛爲氏。錐子爲人聰穎，富學識，尤善滑稽，初以廣交游故，名聞當世。當世之文人墨客，多喜與錐子友，然其性放縱不謹，凡人有欲上彈章，作諫書，爲誹語譏刺等文者，苟請於錐子，錐子輒從。

容必冠而爲之，立就。就則多剴切詳明，罔顧忌諱，以此遂不見悅於長吏，而卒爲窮巷之密友焉。然因是益以多能，舉夫文學之事，大而天文曆律，小而詩賦詞章，乃至圖畫書法諸小藝，無不究極其妙。當夫世亂之際，錐子每不肯炫其長，及至治世，則錐子仗其力，足迹徧天下，故凡天下之詔敕諭旨，布告示令，非錐子莫能辦。

論曰，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今觀錐子聰穎出於天性，所謂生而知之者，非耶？其學得於交游，未必好古敏求也，幼而名聞當世，多能豈由於少賤哉？而世治則顯，亂則隱，是誠善學孔子者，乃放縱自肆，以觸忌諱，爲世鑒戒，惜夫。

▲先族祖母姚節婦傳

管森寶

節婦姚氏，南通人，先族祖步高公之妻也。年二十，歸管氏，時家寒，薄有田畝，婦故精農事，又善織，農事畢，閉戶而紡，紡而織，恆夜半機聲唧唧達戶外，或促之寢，則曰：吾機上物，明日糧也，尤孝舅姑，村人皆賢之。未四年，步高死，時婦已三育，男二女一，明年舅姑相繼逝，以是家益貧，而婦愈勤，恆夜半哭夫墓旁，聞之者莫不淒然淚下。行輒攜抱其二子，二子病，輒終夜不眠，亦不思食，及長，使之就學，朝往暮歸，躬自送迎。女年十八，嫁周氏，二子亦成立。次子進燦，工畫。

長子進賢習酒業，設肆村中，輕其利，人多樂就者，以是家漸康。一日，進賢與友博，婦往覘之，友促進賢歸，婦曰：「既博須終，何爲中輟，衆然之。」進賢歸，婦正色語之曰：「自汝父喪後，吾所希望者，汝兄弟也，爾今若此，吾何以見爾父于泉下乎？」言畢而泣，賢亦泣，自是或農于田，或商于家，不稍間也。今竟富甲一村，婦年六十，無疾而終，葬在縣南河口之西。

論曰：今之言女學者，競言自由解放，冀破除中國三千年來從一而終之義。嗚呼！其不明亦甚矣！不有其窮，遑恤其後？今觀管氏之所以富者，非節婦之功耶？文以傳之，豈獨慰植婦靈于泉下，亦以懼今之毀罵節婦者也。

▲書徐孝子事

楊清

徐孝子不知何許人也，名鳳標，小字阿根，寄居上海，勞工度日，人以其賤，因隱其名，咸呼阿根。家有老母，一弟爲小工以生，妻王氏，生一子，家共五人。阿根事母至孝，王氏亦甚孝其姑。一日，其家忽遭火災，孝子與妻奔出呼救，火旋熾，不見母出，因復入，欲救其母，妻亦隨之，入則火甚烈，不復能救母，遂同死火中，時其弟若子，皆已外出，故不死。慈善團聞其事，爲之營葬，而表揚其名，送其子入校，并謂與其崇拜大偉人，不如崇拜眞孝子。噫！鳳標一工人耳，而竟能

舍身救母，當其冒火而入也，豈不知火勢之甚熾乎？然其心不忍坐視母亡，故姑入救之，能出險，固善，不能，則與母同死耳，不忍母死而已生也，誠天下之孝子也矣。然其妻亦孝矣哉，凡爲子婦而不能孝其翁姑者多矣，王氏從夫救姑，因而同死，視其夫亦何所愧哉。余因鳳標夫婦之事，有可勉天下者，爰書其事以誌之云。

▲管城子傳

胡一越

管城子，不知何許人。初居竹林村，爲人正直，有操守，常與松大夫梅高士爲歲寒三友，稱莫逆交。其子孫繼體渺小，蒙將軍爲之裝飾，薦諸始皇，始皇嘉許之，封諸管城。因號管城子。又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爲友，互相切磋，互相琢磨，竟成博物君子。凡經史典籍，以及諸子百家之書，無不通曉。又其技，有足以驚人者，在能通知人意。凡人之喜怒哀樂，蘊諸心而未出諸口者，彼皆瞭然，代爲達之，故一時朝野上下，皆爭迎以爲腹心，惟目不識丁者，不知其爲異人也。後以年老髮禿，技能漸減，遂退居封地，以終餘年。其子孫甚衆，自秦漢迄清之中葉，皆能世守故業，不振家聲，及清之季世，有所謂白面者，黑心者，鐵頭者，自海外來至中國，與管城子競爭，其子孫遂日形衰落云。

▲松處士傳

吳自元

處士松氏，名玄圭，字晦若，廬山松大夫之後也。處士爲大夫遺腹子，大夫有清介之操，具超俗之志，羞與常士爲伍，節高千古，有其日月爭光之氣概。雖逢世運否塞之秋，羣士畏難之際，而大夫挺其節操，處之晏如也。故世人多倚之爲棟樑焉。處士承先人訓，饒有祖風，狀貌端偉，品性正直，鐵面無私，凜然不可犯，六藝精博，工書善畫，生具逸氣，超然塵世之外。始隱於市，厭塵囂紛擾，繼乃隱於玉池畔端溪之石田莊。石田莊有管城子楮先生者，風雅士也。處士一見如故，歡若平生，相與甚得，遂成莫逆之交。處士性耽書畫，酷愛文士，故雖立志不仕，不求聞達，而名則重於當世，士大夫莫不依以揚聲而求祿利，處士則恕焉視之，蓋厭其俗也。惟以騷人逸士爲契友，朝夕相伴，笑傲風月，每逢月白風清，於芸窗雪案間，爲詩文書畫之娛樂，僅度風月於世外，弗識春秋之已改，處士有焉。處士體質堅凝，生平無疾，雖善自遣懷，而卒受磨折以死，蓋環境之壓迫使之然也。其遺迹以騷人逸士家爲最多，世亦莫不寶貴焉。

吳自元曰：吾聞古之隱士逸人，卽樓巖谷以徜徉山水，亦有關乎國家之興替者，蓋其名節高尚，士聞風興起，則國治也。若松處士者，非其人歟？夫以處士之節高，處士之學博，其名於

世固宜乎坐轎而進退百官矣，乃不朝廟而山林，以名節見重於世，士大夫悉依以揚聲。然則所謂棲巖谷徜徉山水，有關於國家之興替者，非即處士歟？

序跋

▲題孫中山先生遺像

金 樞

此孫中山先生像也，余嘗觀其歷史，景仰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矣。當清之季年，政益腐敗，先生乃組織同盟會，提倡革命，建議共和，奔馳中外，歷二十年之久，卒能達其目的，不以艱難困苦而萌退志，是其毅力也。比民國成立，先生被衆擁爲臨時總統，繼又讓位於項城，功成而潔身以退，此先生之大公也。既而袁世凱稱帝，復辟賄選，接踵而起，國內之紛擾極矣，先生乃復建設政府於粵，創三民主義及各種學說，屢次北伐，以部屬不能一致，故未能成功。後先生北上，擬建議統一之方，不幸罹病，卒以不起。噫！先生抱救世之心，改造共和，爲人民謀幸福，而天不假之以年，使其齋志以歿，豈不可悲哉！然古人有云：『不以形體之有無爲生死，而以志氣之消長爲生死。』故先生形體雖歿，其志氣則長留天地之間，無異日月燦然，由是以觀，先生何嘗死哉！吁嗟！先生爲國民革命，寄身槍林彈雨之間，罔辭勞瘁，改建民國，其功大矣，雖欲帝

制自爲，詎不可哉？而乃志取高尙，如是求之中外，豈易得耶？試觀萬里軍閥，爭地爭城，以鞏固其地盤，以擴張其勢力，苛刻人民，損人利己，安有先生之愛民爲心者乎？當衆擁先生爲總統之時，使萬惡之軍閥，身當其中，固久已欣然就職，尙何辭焉？以是知先生之賢德，誠不可及，今觀其像，掀眉昂頰，巍巍乎英武之氣，猶髣髴見之，能不令人生景仰之心歟！

▲讀中山先生遺囑書後

王昭乾

今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志，然後能建非常之業，能成非常之功，苟或其功不成，其業不就，而其身先死，不能達其非常之志，亦有必遺言付人，使有繼起以達其志者。余讀中山先生之遺囑，觀其致力於國民革命四十年，救國救民，始終不怠，不以失敗而灰心，亦不以危難而自餒；及臨終猶有遺言付諸同志，使其努力促成革命之功；先生誠非常之人矣。然以先生四十年之盡力，不避艱，不畏險，爲國爲民，以求自平等，始終不以一己爲念，蓋先生之心，常在乎國，未嘗在乎一己也。觀乎先生之遺囑，概可知矣。不然者，其功未成，其業未就，身死則已矣，後世之興替必不顧矣，又何遺囑爲？夫先生之心，以爲革命之功未成，自由平等未能實現，其目的未達，其大志未成，身雖死而目一何暇哉！故必有遺囑勉勵同志，以促盡革命未成之

功使實現其自由平等，而達其心志也已。嗟乎！先生之用心於此，亦良苦矣；使無遺囑於其後人，不知先生之苦心，故余讀先生之遺囑，特書文於其後。

▲讀費宮人篇書後

王元履

吾嘗讀費宮人篇，未嘗不廢書三嘆曰：古所謂殺身成仁，從容就義者，求之英雄豪傑中，且不可多得，況於婦人女子乎？又況於婢妾乎？若費宮人誠不可及矣。方宮人之侍公主也，時時關心君國，以流寇爲憂，其對王承恩不幸惟死，豈不徒死數語，何其激昂慷慨，胸有成竹耶？故李自成既破京都，懷宗手刃公主，宮人宜身殉其側以明忠，然而死爲徒死，宮人不爲也。賊入大內，他宮人躍入御河盈三百，宮人宜從之俱死以明義，然而死爲徒死，宮人不爲也。及易服脫圭爲賊所得，宮人宜面斥自成以明烈，不從羅賊以明節，然而死爲徒死，宮人仍不爲也。推宮人之心，死何足惜，必有相當之代價，然後可死，復仇雪恥，殉國報君，皆於是乎在，故其歸羅也，多方誑賊，巨觥勸飲，毫無兒女子羞澀或叢棘狀態，凡以爲殺賊計者，無不周且至焉。而後匕首一揮，渠魁授首，旋復自刎，端坐而逝。帝恩於是報，公主於是脫，仇人於是得，而圭璧之身，仍潔白而無瑕。前之不急求死以明其忠義節烈者，至是乃成其忠成其義成其節烈焉。雖

古之英雄豪傑中，吾未見有能一身兼之者。獨惜明祚已終，天不厭亂，未遂宮人之志耳。倘令自成當日，不以宮人賜羅，而使侍左右，必能刼自成而殺之。吾知元鼎伏誅，羣凶解散，忠臣義士，收合餘燼，明社豈遂屋哉？此則宮人之不是，以人勝天者，吁！

▲修可軒跋

鄭錫雲

書云：敬修其可願。蓋君子修己以敬，法天行健，自強不息，固不僅斤斤于修德獲報已也。靜所先生頃購數楹于城北，葺而新之，以棲梅鶴，顏其額曰修可，即聖賢樂善之意也。將來斯日優游，翛然自適，可以頤神，可以養性，并可以讀書樂道其中。所謂慎厥身修思永，其在斯乎？是爲跋。

▲半軒序

封錦光

客問於余曰：凡物求完，凡事求全，不完不全，其數猶偏，得半則不完不全，子何取焉？而以名軒？主人應曰：子半閒半逸之人也，半以存知足之心，半則不憂其盈，半以留有餘之地，半則不虛其傾，軒以半名，其可無所云乎？以余觸塵網而強半勞生，昏覺念而大半忘形，馬行半渡

而逐津，車驅半路而折輪，與富貴人無半揖半面之識，與漁樵子有半新半舊之親，覺身世之半虛而半幻，笑物我之半假而半真，足歧於半人半鬼之路，而日提夫半生半死之心。竊悲夫半仁半義者無全學，半儒半賈者有分營，半吞半吐者張幻術，半污半潔者盜虛名。余乃證面目於半黯半凝之際，介蹤跡於半榮半辱之林，入半夢半醒之局，稱半愁半樂之根，眇半青半白之眼，矚半無半有之形，參半古半今之學，混半雅半俗之身，嗟世途之半離而半合，悼故舊之半沒而半存。爾乃入半軒，憩半庭，半樓半榭，半閣半楹，石坡半舊，土牆半新，闌于半亞，梅竹半分，半簾月色，半架花陰，半空香霧，半角溪雲，半牀禪夢，半壁書聲，半壺清酒，半甌苦茗，半僧半俗，半詩半文，既半談狐而半談鬼，亦半談史而半談經，時半寒而半暖，天半雨而半晴，花半開而半謝，魚半浮而半沉，於此間得半日之消閒，何羨於半世之浮名。故曰得半即止，過半即淫，半應乎人心之所欲，半任乎天理之流行，半村半郭，半田畝，半山半水，半風塵，半動半靜，而半老於半間之屋，半真半戲而半合乎半字之銘，軒也如此，吾又以名吾亭。

▲索和太瘦生詩序

孫敦勤

雕蟲刻楮，豈壯夫所爲，罵鬼呪神，乃狂奴故態。使海上有常圓之月，詎煩吾輩嘔心，

祭眼前少稱意之花。偏使吾儕藉口。言之不足，歌也有思，聊假此以排憂，遂耽之而成癖。酒酣拔劍，自詡神來，兩暗燈昏，人疑鬼。每憶鴻篇之贈我，斷推牛耳之屬君。託珊瑚以架筆，盡屬鴻文，雖咳唾亦成珠，無煩獮祭。爾乃瑤函捧到，字字鏗金，瓊液傾來，聲聲戛玉。然而屢貽佩玖，未報瓊瑤，徒夸鄂客之曲高，自愧江郎之才盡。僕也髫齡健忘，壯歲無聞，竊欲爭先，鶴偏不舞，喜因見獵，犬豈能仙。伊昔一丁乍識，妄思日下以擎雲，於今六博今輸，仍向蓬廬而匿影。腹在而徒呼負負，腸饑則欲效何何。而且昌谷耽吟，心肝嘔吐，文園抱病，面目支離，愧非老馬之識途，敢比蠶魚而食字。鹿洞才開，絃歌四座，鷄窗坐守，風雨三更，閒庭立雪，敢期問字人來，寒夜提壺，恰喜談詩客到。眼看三三徑掃，又見梅開，愁過九九寒期，惟聞竹嘯，效春婆之夢，一枕黃粱，託秋士以言懷，數升紅豆，古稱才子，斷無筆以非花，儂是癡人，縱有囊而奚錦。醉來狂吟，大多閒，醒後詳觀，羌無故實。秋蟲春蚓，豈皆擇善而鳴，藩鷄冥鴻，要亦各言其志。願得周郎，但有孔以卽吹，若逢鄧禹，將無囊而不括，非非城北，敢期海內推袁，纓是牆東，休更人前誇項，倘蒙賜，運斤，定亦成風，便欲引商刻羽，猶堪歌雪。

擬本校高小科同學錄敘

楊海蓬

民國十年荷月上浣，爲本校高小科三年級，舉行第十二屆畢業之期。諸同學謀刊同學錄，備載教師及各級同學姓名年齡籍貫住址通信處，以資將來紀念，稍舒他年契闊之感，而屬敘於余。余自慚菲才，難符雅意，又重其所囑，義不容辭。溯自入校以來，屈指一載，雖不得與諸君晨夕晤對，然亦常辨難析疑，得他山之助，爲攻礎之資。情意既相融洽，科學復相策勵，久處芝蘭，不聞其香，結深膠漆，難解其固。展切偲之誠，憶同筆硯，論智愚之級，顯著雲泥，然較之獨學孤處，獲益良多。詎意陽關之曲歌未唱，離亭之別緒忽增，蒹葭伊人，徒增魂夢之想，停雲落月，空悵河山之隔。此形此景，能不黯然而鄙矣。大丈夫志在四方，蓬矢桑弧，各任其事，豈可作巾幗。女子之態哉！興念及此，破涕爲懽，爰向諸君告。自今而後，襟懷遠大，志氣飛騰，積篲累九仞之山，舉步成千里之象。從茲以往，無論身入何校，研究物理，砥礪操行，異日羽毛豐滿，破壁高飛，出其所學，以備社會之用，應當代之需，或澄政治之混淆，或挽教育之狂瀾，傲杏壇絳帳之名流，仰鱣堂虎觀之遺風，鵝湖非遠，鹿洞猶存，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切莫純盜虛聲，樊英貽誦，務垂三不朽，以增聲價於程門，貽光華於母校。況際此競爭激烈旋渦，優勝劣敗，欲與世界相馳逐，以應此新潮流，惟吾青年學子是賴。今卒業之期，乃大業發軔之始，余自愧無業無成，而馬齒加長，濫竽士類，抱歉良多。此後止堪學校學圃，深望諸君，努力前途，各求進取。

他日實至名歸，稱揚載道。余則嘯傲林泉，持同學錄語於衆曰：今之政府某，吾同學友也；內政外交某，吾同學友也；軍學界某，亦吾之同學友也；濟世英才，安見不出於吾同學諸君耶！謹承雅意，不揣譾陋，芻蕘是獻，語無論次，聊表同情，以誌不忘云耳。

▲擬發起成臬文社弁言

梅冶

塞成臬之口，天下不通，此成臬之險也。扼虎牢之吭，天下乃長，此成臬之要也。成臬之險要之聞名於天下也久矣，而成臬之人無聞者有之，則自吾文社同人始。同人等勉之哉！同人等以傲岸不羈之才，不得生在昇平時代，奮翼萬里，以與天下豪傑之士翱翔皇路，較其高下，而乃一出其磅礴巍慕之氣，發皇文章，以與成臬之山河爭雄。夫以數子之才而苟能不爲物局，不爲人餒，而一萃其心力，放於文學之一爐，而陶鑄之，則軼唐宋以陵秦漢，而與成臬之險要之並峙於古今也不難。彼區區山河，豈足爲吾文社同人光，同人等勉之哉！自宋元而後，移都幽燕，天下之勢，由東西轉而南北。故自宋元而後，成臬已不能招來天下之豪傑，決雌雄於一戰，以出其山川雄偉磅礴之氣。豈其山川雄偉磅礴之氣，已歇止於宋元移都而後，抑亦不願。江淮齊魯幽燕甘涼之齟齬主而一出其山川雄偉磅礴之氣，以鍾之於吾文社同人。

等也？同人等勉之哉！同人等爲驚瞬王子，御風韓子，作此言者，乃鐵心梅子云。民國八年夏正十月望後一日午子作。

▲本校學生會季刊登刊辭

李懷清

朝氣蓬勃底青年，——尤其是我們中學生，是感情豐富的，是心田純潔的，是最富於革命性的，忍不住惡勢力的猖獗，常有一鋤強扶弱」的宏願；看不過舊社會的骯髒，常有一「到民間去」的決心。但是經驗告訴我們，無實力豫備者，一旦離開學校，在那昏黑如漆的人生海中瞎摸，曲如羊腸的天演路上亂奔，只覺得頭昏眼花，處處棘手；可憐呀！賺得一個「時代落伍者」底徽號！

孫總理人生哲學中有云：「非爲生存而革命，是爲革命而生存。」我們套着他的句調，可以說：「非爲讀書而革命，是爲革命而讀書。」所以我們一方面參加社會運動；一方面也不取不積極的努力學科，擴充知識，做將來鋤強扶弱，到民間去的預備工夫。

現在我們應着時代的要求，也斗膽地產生了者個小小刊的物；牠負的使命，是：
1 貢獻意見，改良學校生活。

2 練習發表能力，增加求學興趣。

3 撕破人羣中一切的隔膜，以謀社會事業之進步。

4 宣傳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

說來也抱歉，乳孩似的本刊，物質方面，因經費和時間的關係，不能如我們全部理想的實現，簡陋之議，在所不免；但牠自幼即具有下列兩種不作偽的靈魂，這也許值得我們自慰，并慰愛讀本刊諸君的吧！

(A) 我們不敢做社會的敗類，——應聲蟲，胸無定見，盲從附和，唯依據強有力者之言論以爲言論，或憑藉處要津者之談吐以爲談吐。天真的我們，只知向自己的「法庫」中掬着「光明」來赤裸裸的贈給大眾；把「心靈」一片，流出的萬滴「情」泉（也許是熱血）去做那些整日在火炕里亂滾呼救的羣衆的飲料。

(B) 我們也不慣做人類的蝨賊，——笑面虎，巧言令色，匿怨友人，若唐朝李義山之笑裏藏刀，李林甫之口蜜腹劍……等，幼弱的我們，只知佈着筆陣，掉着舌鋒，擎着「大無畏」的利刃，斬除荆棘，揭開黑幕，將和那些不入道的，開倒車的……魔鬼，一五一十的算帳。

我們在同一目標下工作的同志，當然不問收穫，只顧耕種。不斷的絞着濃厚的腦汁，來

做這個驕兒！本刊！的補品；流着寶貴的汗珠，來做這盞路燈的！本刊！燃料。但還渴望我親愛的看官們，時時賜以親切的提撕愛護，給這才脫娘胎的驕兒，得以發育健全，為祖國效力；給這黑夜燿燿的路燈，不為「環境之風」吹熄，光綫四射，而漸漸地達到「長明」的資格！

▲讀完了本國地理之後

沈以行

在這民國十六年完了的時候，恰巧我本國地理也讀完。於是我回頭一想，所讀過的是什麼呢？可怕呀！可嘆呀！不能想了一想那不由得滿腔的悲哀，要隨着熱淚兒湧出來了；什麼一想就致如此呢？唉！今日的中國，敗致於如此地步，受外侮到如此地步，是中國的國民那有不悲痛的嗎？

只要看我國的許多高山大川，裏面暗埋的金銀珠寶，蘊藏的煤鐵礦產，是何等的豐富！正是採不盡用不完的無窮的寶庫，只可惜我國人才薄弱，知識幼稚，有了這現存的寶庫不會享用，却偏偏要引起那「班豺狼——外國人」的嚙涎，而給他們橫吞；這種實例很多，東三省有許多煤礦被日人所占便是一例。有許多礦務公司，雖然說是和我國合辦，但是大權

却都在外人手掌裏。可痛不可痛呢？却不料可痛的還在後面呢！

我們試展開本國地圖一看，沿海不是有許多很好的港灣嗎？二山環抱，形勢天然，口狹避風，面廣水深，有腹地，交通便；那一個條件不符合，無論做重港商港都合宜，但是，却多被外人所佔據去了，中國簡直一點權力都沒有，這樣，中國好像一座房子，大門已被人家佔據了去，怎還能保持得長久呢？這又是何等的可痛可恥？

我們試再看一看：我國的四周，不是有許多屬地和島嶼像朝鮮，安南，臺灣，琉球等嗎？從前是我國的地土，爲什麼現在變了白色了呢？唉！這樣，顯然好像手足已被人斬掉，中國怎樣還能活動呢？

還有，中國許多有名一點的地方，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有外國的租界，沒有一個不給外人開做商埠；要曉得，他們有一個租界，就是他們侵略的根據點，他們的勢力就從此發展；唉！好不可怕呀！但是，可怕的却還不止呢！

最可怕的，就是外人在中國造鐵路。他們有了租界，只不過是一個根據地，發展却全靠鐵路；所以他們鐵路築到那裏，就是他們的勢力擴充到那裏。東三省不是都是日俄的鐵路嗎？所以都是日俄的勢力；雲南省不是有法國的鐵路嗎？所以是法國的勢力範圍。而我國却

非但不能不讓他們來築，反而還要借他們的款子來築，這是何等的危險啊！

總之，讀完了中國地理，曉得我國是體無完膚，四面都有豺狼在等候着。唉！現在雖然國民軍掘起廣東，大江南北，終算已定，但是共黨還在騷擾不休，反動份子還沒澈底肅清，還在那裏自相殘殺，而不知外人正在那裏等機會呢！唉！親愛的同胞呀！勢均力敵，事急矣！大家放棄了私人的權利，一致的對外呀！

▲讀「自己的園地」後

俞振楨

月落星沉，夜涼已過，睡意如魔，光陰自逝，懶洋洋地翻出了一本新書，作曉晨的消遣，闕容使看見「自己的園地」，不覺憑空發生了無限的感想和思慮。

周先生選着百折不回的精神，酒後茶餘的心血，編成一本厚厚的「自己的園地」，給我們一個啓發思潮的機會，其文筆之淺易，思想之新麗，實在使我五體投地而欽佩。

且看他的著作：

「……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應了力量去耕種，使都呈盡了他的天職了……」

我們人人都有一个園地，蘊藏着文藝之苗。其中土地是肥沃的，營養是充足的，只等着我們自己的自覺努力，可掬，產出了文藝之花，文化之果，為世界，為全人類，謀真正的幸福。

藝術的對象是人生，人生是藝術的表現，藝術脫離了人生，便變成深奧的古董。

總之，藝術是獨立的，既不服屬，人生也不脫離人生，互相聯絡，各自平等，表現情思而成藝術，日常生活，即是人生。

周先生是文壇上的偉人，他本着情諸的衝動，發出這篇大作，使胸無點墨，目不識丁的我，披雲見日，頓開茅塞。

窗外雨濛濛，戶內風颯颯，下筆千言，到此便要攔止，可是細細想，中國有一般自以為浪漫的人，他有超越的天資，知識的寶庫，不能啓發，到底拋棄了。有肥沃的園田，藝術的腦海，不肯運用，到底荒蕪了。像蜻蜓般虛度了一世，沒有什麼貢獻，是誰的喪失？也許是國家的不幸！

▲讀魯迅「幸福的家庭」

孫鴻烈

什麼叫做「幸福的家庭」？怎樣才為「幸福的家庭」？很難一言講盡，解釋清楚，不過

我們亂夢裡看「幸福的家庭」的樂趣，天真……啊！原來就是這樣，自從我讀了魯迅「幸福的家庭」後，不覺有這種的驚異，所以就順次的批評一下。

「主人和主婦……但衣服却是中國裝。」

新式的結婚，可算自由了。他們倆的愛情濃厚，關係密切，同心合意的互助，一氣呵成的去做事，都能了解，原諒……那麼要立條約，幹什麼呢？有了條約，還自由嗎？既能了解，須何條約？照這看來，大家不能免掉疑心，互不了解；還能稱「幸福的家庭」嗎？只要雙方崇拜，又拘什麼資格呢？衣服華麗呢？唉！現在最大的缺點，就是重形式：丈夫目中是美麗天真的女子，時髦活潑的女子，什麼學校畢業，怎樣跳舞優良；女子意中是漂亮風流的男子，情重愛深的男子，什麼服西裝的留學生，最新式的什麼家。總之，他們注意集中在外表，這還算光明磊落，真正自由嗎？就是這種配偶，組織家庭，能算真正「幸福的家庭」嗎？只能欺騙未來的青年男女罷了！

「……菜倒不妨奇特點……同時移進嘴裏去。」

闊了，凡庸的菜不吃，要吃龍虎鬪哩，可算是幸福了！然而我們人生為的什麼？白白地消磨時光在吃上，終日忙碌在吃上，難道天生斯人，為的吃嗎？所謂幸福，就是食前方丈，美味佳

餚嗎？同時最可疑的，爲什麼一起夾，一起吃呢？或說這是平等的表示，難道所謂平等，就指吃的一回事嗎？更要講幾句英文，表示新潮流的人物。唉！可嘆中國人，連講中國話都以爲最，好做個外奴罷！

「大學畢業者……女性尊重者……」

大學畢業的，互有高深的學問，優良的品格，能享「幸福的家庭」的樂趣了。——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嗎？而最不堪的男子，做個女詩人的崇拜者，女性尊重者。唉！自己不會重自己的品格，偏要做女性尊重者，也能拜倒石榴裙下了。唉！高尚的品格……

「房子要寬綽……床底下要乾淨……」

住居的地方，衛生應該講求，要知道所謂衛生，不是在高度大材。而「幸福的家庭」就要寬大的洋房做外表。內面分什麼……房間，書架上有中國書，外國書，做做場面，並且床要黃銅的。唉！所謂「幸福的家庭」也不過多裝些面子罷了！要知道君子居於陋室，那室就不陋了；顏子居於窮巷，不改其樂，其中自有自然的幸福！那麼只圖安樂，即算「幸福的家庭」了嗎？

「孩子是生得遲的……」

難道一家沒有孩子，就是幸福嗎？那麼未來的繼承者，是誰呢？要知道他們負重大的使命來的。保持你們幸福的是他們，延長你們生命的是他們，怎能不要他們呢？不獨如此，還想住在客棧內，更屬荒唐了。住在客棧內，還成什麼家庭呢？更談不到這是「幸福的家庭」了。現在可說完了。最後我不得不原諒「幸福的家庭」的作者。從這篇文章裏，便知道他飽受了「不幸的家庭」的煩悶，苦哀，不得不作如是想，要知道這都不是「真正幸福的家庭」。A地沒有「幸福的家庭」存在，就是B C……，總沒有的。最好努力去尋罷！我們大家共同去罷！

▲東西思想之比較書後

張國維

美國杜威先生，在我中國住了二年，到過好幾處大都會，都有很有價值的講演，對於中國思想界的貢獻，人所共知，無須我來曉舌。不過他是異邦人，來我中國講演，不免客氣太甚。對於我們中國思想的弊端，不好直斥，我們聽他演說或讀演稿的，不能不加一番揣度評判的思索。這是找讀了他講演的東西思想之比較一文，得來的經驗。並且對他這篇講演稿，還起了好幾種感想，今將要者，寫在下面：

(一) 先生說東方思想更切實，西方思想更抽象，切實道德觀念的弊病，就是因切實成拘泥，習故安常，不能通權達變，以應時勢。唉！我中國的道學先生們呀！自號精神文明，有病自不覺，竟被大砲文明的杜威，把我們貴國思想的弊病，一擱一掌血，一鞭一條痕。我國五倫中片面的道德，君父賜臣子以死，臣子就不敢偷生，把女子與小人並列。這種吃人的道德，吾國人積非成是，習故安常，遂致中國數千年遲滯不進，竟有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笑話。杜威先生說的何等中肯，則雖不明說我中國應採西方的思想，但是我們為適應時勢，棄我們的拘泥，不得不迎受西方的思想，以適應變化的環境啊！

(二) 先生說東方倫理根據家庭，西方重個性：這一條先生沒有說他的弊病，我們不要以為這一條沒有弊病，我以為這一條遺毒中國，非孔二先生所能料及。人生蔑視個性，只以家庭的歸宿，而國家觀念遂以缺如。吾國近幾十年來，國際上節節失敗，處處忍辱，淪於次殖民地地位。這不是家庭觀念，在暗中掣肘，致使吾國人國家觀念薄弱，而不知團結對外的原故嗎？

進一層說：吾國號稱文明古邦，學術幼稚，殆不可言；我以為這種原因，也由於家庭觀念太深，學者無所謂性之所近，也不為學問而求學，只是「學而優則仕，」「富貴而歸故鄉。」

以求學爲手段，藉以增高他的門第，所謂孝者揚名聲，顯父母，榮宗耀祖而已。學術何能發達！這不是很可恥的事嗎！我的青年朋友們呀！以國際地位低，及本國學術幼稚的恥嗎？那末不必與杜威先生商榷，先去掉我們家庭的掣肘，依個性發展個人吧！

(三) 先生說東方倫理蔑視個人權利，西方尊重個人權利。國大多數人不知爭個人權利，對於政治不聞不問，遂任少數人任意掠奪，軍閥隨便魚肉，生命財產沒一點保障，這與民治精神政治根本相反，所以我國民治政治不能完滿。

最後我把信仰孔子的梁漱溟先生所說的話，來作個結論。梁先生研究東西文化的結果，說西洋文化是積極向前追求的，是第一步的生活。中國文化是有意欲自爲調和持中的，爲第二步的生活。中國未走第一步，而錯走在第二步，所以弄的國幾不國。此後我們若思圖治，對於西方思想應當全盤承受，把第一步生活重走一遍。青年朋友們呀！杜威先生雖客氣不說我中國應全盤採取西方思想，好在他指出東西思想的異點，我們聽着梁漱溟先生的忠告，向杜威致謝，把他說的那理智的，活的注重個性的論理，來替來我們拘泥的論理，適應變化的環境，以完成我們民治的政治。萬勿以「拋磚引玉」爲恥啊！

▲韓退之論佛骨表書後

顧正容

夫天道靡常，故人有壽夭，代有盛衰，而物有興廢，初無可以使其然者也。而韓文公論佛骨之表，於佛法未入中國之前，則歷舉帝王之壽考，時代之太平者。於佛法既入中國之後，則歷舉運祚不張，亂亡相繼者。前者未知佛而如此，後者因事佛而乃然，言之鑿鑿，幾成鐵證。顧自黃帝迄於春秋戰國，佛法誠未入中國也，然而帝王之壽考，天下之太平，果盡如文公所舉者耶？夏桀殷紂，古今暴虐之師，終以國破而身亡。厲幽失政，平王東遷，成春秋戰國之局。起五霸七雄之爭，此蹶彼興，前仆後繼，兵革鈍裂，生靈塗炭，此時諸侯，亦未嘗事佛也。至若秦之始皇，焚書坑儒，專制淫威，後世罕匹。二世子嬰，亡旋踵，其速更有甚於漢明之後者。蓋物理難逃，無關佛事也。漢明至於唐末，亦千餘年承平之世，又何嘗無哉？故佛法入中國之後，僅可謂宗教上多一派，學說上增一家，人之壽夭，代之盛衰，不必歸諸佛也。且韓公論佛骨表，切陳迎佛骨之非計，固可謂至言。至并佛之學說而闢斥之，欲使永絕根本，斷天下後世之信仰，亦未免因時廢食矣。觀於宋代諸儒，莫不淵源於佛學，蓋自佛學輸入後，或國思想界乃特放一異彩。倘如韓子所云，一網打盡，安得有昌明理學之日哉？夫佛為學說之一，不足禍福人間，其地位與儒道并也。文公宗孔孟，重仁義道德者也，乃不知各行其是，而闢斥佛老，不遺餘力，斯誠文公之短也。且吾未聞重仁義道德之士，而專以排斥異己為能者，孔孟於自己之學說，提倡

甚力，而其異己者，且兼容而并納之，何其廣也。故吾既讀文公論佛骨表一篇，因未敢盡然其說，遂有感而書此。

▲復庵記書後

畢承藻

國家丁易姓之秋，爲人民者，既不能力挽狂瀾，以圖興復，僅假文字以寄其慨，亦足哀矣！余讀亭林先生復庵記，知先生思故國之心甚至也。先生生明末葉，志在扶危定傾，雖事權不屬，而自任甚力，故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惜明社遽屋，恢復未能，而故國舊君之思，則無時或已，恆因事借辭以發之，觀其爲故友范養民隱居之室作記，已可見矣。託古人忠君愛國之心，以寄其故國河山之感，令人讀之悲痛焉！彼身爲遺民，而忽然故國者，聞先生之言，能不有愧於心乎？嗚呼！先生之文，不獨有功於當時，亦且有功於後世矣。

讀吳穀人蕭孝子樂府書後

范 森

余讀穀人先生詩集，至蕭孝子樂府一首，知孝子之刲肝救母，精誠格天，復能感俞氏以甘旨侍姑，鍊苦熬辛，以成其節，誠能人之所難能哉！夫孝子俞氏、賈家子也，不讀詩書，未觀禮

教。然激於至性，致成非常之孝，子則見母病，而效北宋呂昇之之療親，婦則自夫歿，而法東海孝婦之終養。孝子節婦，出於一門，使千秋佳話，永播邗溝，誠足令人肅然起敬矣！今者世風日薄，人心日非，里閭多悖逆之子，家室有勃谿之婦。甚有讀中外之書籍，靦然冠帶者，尤復倡非孝之論，怡然不怪。嗚乎，滄海橫流，曷其有極，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矣！吾願孝子有靈，起而殛之，故濡筆書於其後。

▲書西史科命布俾斯麥巴律西事略後

曹松華

世事不能袖手而得也，凡是成事立業者，其先必經種種之艱難，方能克底於有成。今人欲圖事業，往往廢於半途者，因其不能耐艱難，而好逸惡勞之故也。古來英雄豪傑，其先歷之境，有非常人所能受者矣。昔者科命布之求新大陸也，渡茫茫之大海，波濤洶湧，衆欲回帆，惟科命布引往直前，不避艱險，卒達美洲之海島。俾斯麥之治兵也，以鐵血與羣雄相角逐，日戰百勝，持其定力，歷久不，遂破奧軍而勝拿破崙。巴律西之治陶器也，屢成屢毀，幾罄其產，在他人必有外慕徙業者，彼獨矢以恆心，積十八年之久，終成絕藝。此三人者，豈非世界所謂豪傑之士哉？彼好逸惡勞之不能創業者，可以知之矣。

▲張氏族譜序

張師曾

張氏族譜，譜張氏之族也。張氏系稱清河，其詳不可紀。考之詩，有張仲孝友，或卽吾族之所自出也。并州之有張氏，則自某翁始。而此譜不之書者，以其親盡也。親盡則情盡，情盡則不書也。譜中自吾之祖父，上至十數世始遷之祖，娶妻某氏，享年幾何，仕與不仕，生卒年月，皆詳錄無遺。世後人可以稽之遠近，雖至百代而不亂，亦崇本之意也。嗚呼，世道寔微矣，自不讀書之徒，貪鄙詐戾之人多，於是刻薄少恩之事，且常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蓋父兄之德，無以啓乎後，子弟之習，亦無以承乎先，寡廉鮮恥，俗不長厚，其中有能追及祖先，愛及兄弟者，實屬寥寥，而况族人乎？此吾張氏族譜之所以亟作也。自有此譜之規定，庶使伏臘有時，少長有序，嫁娶必告，喪葬必祭，慎終追遠，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夫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以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無窮，此無窮之間，由衰功總麻，至於無服，疏而遠者，雖不必皆通喜慶憂弔，要不可不知此身之出自一人也。彼世之視同族如路人者，獨不念其初爲一本之親乎？若夫不行孝弟之義，廢弛禮義之節，兄弟毆訟，爭奪祖產，薄骨肉，混嫡庶，虐子姪，而貧無厭之財，嗜聲色而亂同族之倫，是一族之賊子，當屏諸族外，不使汗五族譜也。願後之人，將此意世世保存無

廢，使合族俱爲孝弟之人，庶不負吾作譜之志云爾。癸亥臘月，小子師曾謹識。

▲讀孟子許行章書後

周呂生

嘗讀孟子許行章，有言曰：「……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予有感焉：夫人文演進，生事日繁，百工之事，固非一身所能勝任，必分工合作而後可。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其言是也。若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予未敢以爲信焉。何也？如古之所謂聖賢者，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皆先勞於力，及遇其人，乃得舉爲國用。禹亦聖人也，初中國洪水爲患，舜以禹治之，及其疏九河，排淮泗，災患既除，舜乃以其有功天下而禪讓之。當其治河之際，在外八年，三過其門而不入，固未嘗不辛辛苦操作也。后稷教民稼穡，始稱賢臣，其教民也，必先自得稼穡之道。欲得稼穡之道，必先自試行之。則后稷之所以賢，固亦未嘗不初勞於耕耘也。由此證之，故知古之治人者，雖勞其心，而亦固不勞其力。然則勞心者可以治人，勞力者何不可以治人？勞力者可治於人，勞心者豈不可治於人？是故若人之行足爲天下法，能足爲天下事，大有功於天下者，皆足爲天下治。何可以勞心勞力爲別耶？若必曰：「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何其謬也！

後人不察，唯以先哲遺教之是從。於人羣之中，階級分焉。勞心者爲帝君，爲仕儒，帝君號爲聖尊，仕儒位列民首。勞力者爲工商，爲農夫，皆抑於卑賤，唯以納賦事上爲己責。知有君而不知有國，誠有如孟子所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嗚呼！中國自此以後，以迄近代，數千年來階級思想之根深蒂固者，其亦豈言有以致之歟？

▲書孟子許行章後

陸鼎雄

嘗讀孟子許行章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何旨之大而言之切也！天勞心者，其爲國家人民計，竭其所能，窮其所學，萬法千方，以爲國家人民謀幸福，其用心之忙，有怠及寢食者，又何暇而事區區之耕耘哉！進而言之，彼勞力而耕種以食己食人者，固依樣葫蘆之易事耳，初不知田之何以能耕，更不知耕之義究何在也。苟非勞心者思之創之而爲之教，其何能耕，其能自食而食人乎？是故分析之，勞心者固先教勞力者以食己食人之法也，是不啻先食之矣！先食之而得人反食以爲報，是猶老鳥之先哺小鳥，爾後小鳥乃得反哺也。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誰曰不宜？宜乎孟子之得所藉口而駁

許行也。

▲讀莊子馬蹄胝篋二篇書後

朱荃

蘇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誠哉是言，固不誣也。』蓋理者，寓物之所綜，萬事之所繫也；其在宇宙，遇國則爲忠，遇親則爲孝，遇兄弟則爲友，遇朋友則爲義，遇宗廟則爲敬，遇軍旅則爲肅，隨一事而得一名，名雖萬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天下有徒恃口舌，妄陳私意，而強詞奪理者，雖不能見正於當時，亦必垂咎於後代，真理昭彰，豈容泯哉！余讀莊子馬蹄胝篋二篇之文，其始也不察以爲莊子之爲言，侃侃鑿鑿，似略無瑕疵者，繼而咀英嚼華，細味其奧，殆有惑於心者，終乃覺其偏僻趨極，多妄誕不經之言，其於情理，亦頗多缺然者。若夫馬者，蠢蠢無知之獸類也，其禦霜雪，抗風寒，食草飲水，翹陸躡塵之直性，所以能歷千載萬代而不變易者，宜也。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日新月異，與時並進，此殆天演之氣象，非人力所能強制者。彼汝汝恂恂之駑馬，孰與我察察敏慧之生靈者哉！此其缺於理者一也。木植無生，其性何存，陶匠施其巧術，中以規矩鈎繩，彼既無生，惡知所恨，人非木石，豈與彼倫，是故治人與治木植，乃風馬牛不相及也，奈何莊子竟引以爲上下者哉！此其

缺於理者二也。人生知愚，秉性天賦，知者敏求而成聖賢，愚者暴棄而為寇盜，是以亘古今之聖蹟，固在人自為，然亦未嘗不可謂為天道所使然也。今莊子欲一天下之知愚，絕宇內之聖蹟，而使衆生填填顛顛，混沌度生而無彼此優劣之黑白，其毋乃欲逆天道以逞私說者歟？此其缺於理者三也。亙古生民，知淺識微，生以簡陋，惟衣食是求，除此則更不知所為，且其時地曠人稀，衣食之資，固有盈而無不足慮，是以安居樂業，各事所事，無須跋涉奔走，營營以謀生也。其後人口日增，生活日窮，則是梅風沐雨，戴月披星者，比比皆是，而蹊隧舟梁之設也，必矣。其曰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特武陵桃源之想耳，其能見於事實者乎？此其缺於理者四也。人口既日增，則世事亦日繁，頭緒紛亂，人心鼎沸，將如一束亂麻而不可收拾矣。於是聖人出而為斗斛權衡符璽，以制之；造宮室樓臺亭閣，以居之；創仁義道德，以規之；立士農工商以業之，極其能以謀生靈之幸福，竭其力以策世界之治安，不久而天下井井有條，人民陶陶其樂者，是皆聖人之力有以致之也。今莊子獨曰不然！捨斗折斛，而民不爭，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甚且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捨聖縱盜，天下始治，嗚呼！彼聖何尤，苟受叱責，彼盜何德，竟蒙寬遇耶！夫盜者，綠林草寇，化外愚民也，彼之產生，其何有於聖人哉！或曰：聖道未能普施，而有以盜盜者則他，其曰：大盜因聖人而起者則不通。

今莊子竟出此顛倒妄誕之言，何其不審之甚也！此其缺於理者五也。嗚呼！至聖異其說良有以也，文公非其道，豈徒然哉！

▲桃花源記書後

徐永福

余讀桃花源記，不禁深有感焉。蓋其所陳桃花源中之景象人物，及桃源之所在，歷歷如繪，其或果有之耶？抑或淵明先生有此異想而虛造之耶？設果有其地，則何故除漁人外，不能復有人一至其地，而漁人既詳誌其歸路，寧有迷路之事耶？然則桃源當爲先生設想之境，爲桃源中人，先生殆自况耶。當劉移晉祚，干戈相尋，污吏貪官，罔顧廉恥，上下交利，飽其私囊，寧復知名譽爲何物耶！先生遭此污濁之世，糜亂之秋，惟有息交絕遊，恥不復仕，慨然有遺世之情，於是爲文以發其感，以寓其志，然則讀是文者，正不必問桃源之有無，要知先生胸中固自有桃源在焉耳。

▲書宋景濂送東陽馬生序後

張增柱

詞是圓顛方趾，立於天地之間，或預君子之列，四海稱之；或與下流爲伍，鄰里鄙之，其故

何哉。此無他，一則克勤克儉，一則自暴自棄，此人類之所以高下不齊也。人第見宋景濂之學成致用，承天子之寵，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不特當時稱其氏名，抑且後世羨其才學，而其所以致此者，則皆茫然不知也。及讀宋景濂送東陽馬生序，始恍然於其故矣。嘗之農夫耕田，必手足胼胝，不辭勞苦，而後有秋收之望，若懶惰成性，則田野不免荒蕪，農業且知此，况乎學問爲無窮之事，不能耐苦者，何足以語此？苟能耐苦，則不論富貴貧賤，皆有學成之望，如宋景濂者，可爲後學模範矣。今吾儕在校讀書，有名師之熱心訓誨，有益友之共同研究，且有圖書可以供參考，較之宋景濂所處之地位，其相去爲何如？讀其文有不爲之慷慨奮興乎！

▲曾滌笙原才書後

孫文寬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蓋未有君子而悖於義者也，亦未有小人而妄於利者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惟此而已。而國家之治亂，亦何莫不由此也。今之常路在勢者，惟汲汲於功利，不奪不壓，在下者從而效之，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余讀曾公原才，然後知先賢憂天下之深，其識卓，其意誠，其言爲尤切矣。曾公之所示的一二人者，豈有仲哉，義利之辨耳。苟在上者之心嚮義，以移轉習俗而陶鑄人才，則風俗自厚，而國家安

有不治者乎？不則，赴利者滔滔皆是，欲求風俗之不薄，國家之不亂，又安可得乎？故義與利也，始乎微而終關乎一國之盛衰，可不懼哉！可不慎哉！當此變攘之世，讀曾公之文，不禁有感乎中，遂書其後云。

贈序

▲送吾師林吟笙先生序

周紹基

民國十六年三月，吾級國文教授林先生吟笙，赴處州就檢察官職。臨別時，他級均爲之送行，我級同學，復攝影以作記念。生受先生業，修焉半載，其能無感乎！憶先生之在民強也，遇人以恭，誨人不倦，師生之感情，方有加無已。前者先生歸里，以爲春假暫別，終常久與相處，而豈料遽交省政府之委任，不復使生飽領春風之嘘拂矣！夫聚散離合，人生常事，而所患者學業未成，志趨未定。方期立雪程門，迷津可開，孰意猝然而別，則又誰爲之道勉也！雖然，千里迢迢，固不能親受薰炙，而尙能通以尺素，倘蒙不棄，時賜教誨，此尤生所朝夕期望者也。

▲送旅行杭州諸同學序

王松濤

吾聞夫江南山水之美，莫過杭縣。然去此數百里，山川_以隔，往來維艱，非有毅力者，不能至而遊焉。自滬杭甯路通車以來，交通頓便，中外人士，恆不遠千里而往。方今殘冬已去，大地回春，杏桃初放，好鳥嬌鳴，西湖邊，定多爛漫之景，諸同學此行，誠及時哉。然余有說焉，夫旅行所以廣見聞，證所學也。杭州爲聲名文物之邦，文武忠義之士，史不絕書。諸君此去，慎無徒慕其山水之佳麗，富探古蹟尋遺規，訪名士於山中，叩高人於湖上。拜岳王墓，勃然興起，其憂國禦侮之心，求和靖居，悠然相見其肥遯居貞之節，遊蘇堤白堤，則知古人之所爲，後之人，流連歌詠，稱道勿衰者，必非幸致。若是則諸君一行，覽物興感，接於目而動於心，其獲益當必有在耳目尋常之外者。余無力，不克隨行，然亦未嘗不心向往之也。爰於諸君之行，作此以送之。

▲季秋之月與友賞菊序

成啓泰

一年好景，九月涼秋，楓岸流丹，蘆汀曳白，懷人秋水，悵望道於蒼霞，悅我秋光，有故園之黃菊。當茲佳節，共聚嘉賓，爰開陶令之樽，東籬遣興，且仿琴瑟之句，此榭聯吟。或則寄託遙深，秋心悵觸，或則感傷遲暮，秋思纏綿，蓋念時值未流，世經劫運，生涯冷淡，劇憐人比黃花，世態

炎涼，安得客逢青眼，聊藉寒英以寫照，庶幾近焉，爲憑佳釀以澆愁，亦足樂也！且夫天地逆旅耳，光陰過客耳。是以杜少陵秋興八章，撫時光而寄慨，歐陽子秋聲一賦，對景物而愴懷。况夫我輩攻愁，更復誰能遣此，今者香留老圃，天教舊雨欣逢，節近重陽，人藉好風吹到，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嗟嗟，秋光易過，須知盛會不常，秋色未凋，莫使名花笑我。

▲寒假別諸同學序

趙壽亭

蓋聞知識以切磋而進，學業以磨礪而深，吾儕學子，日取古人之名篇鉅製，諷誦之，討論之，所以飽吾腹者，不爲不多矣；然於奧衍者，如嚼蠟然，其典要者，如吞棗然，是真食古而不化也；不有諸同學研究之，琢磨之，其能消化爲養料乎？乙丑之秋，余負笈整城，幸得幸莘學子，聚首一堂，馬帳問經，程門立雪，洵盛事也。統計同學凡二三百人，而同級者尤爲密切，揣其籍貫，來自八邑，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方其未來校也，固相視若陌，未嘗謀半面之緣；今得駢肩一室，大有得侍於喜之概。道義既相切關，課程復相策勵，筆硯沆瀣，性情融洽，同獲春風時雨之化育者，良云幸矣。而所授各科，吾視爲難者，彼何以能爲其易；吾見爲易者，彼何以轉覺見難。由是見彼之長，知我之短，取彼所有，益我所無，參觀之，默識之，見人優於己也，則欣然；茲知

己之不若人也，則慙然愧。慕且愧，於是乎奮，於是乎進，於是增長學識，於是開闢神明，瞭然於
 教師所授之餘，互相引導，發聾振聵，真所以藥吾病矣，非徒以飽腹爲能事，其進步之速，實有
 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是皆同學之力也。然年華易過，歲月不留，溯自來校，瞬經半載，常念人之
 盛衰如原上草，聚散若水中萍，今將勞燕分飛，秋風舊雨，漸增魂夢之思，落日停雲，時憶河山
 之隔，雖賦別暫時，渭北江東，其能無慨於今日之融融者耶？然則寒假期間，校中規定暫停修
 業，令諸生各返家中，第此期內，既無師長管束，又無課程增加，似無所事事也。豈知假期雖無
 授課之必要，學術全賴此月之無忘，豈可藉口天氣嚴寒哉？古之學者，鑿壁也，螢囊也，映雪也，
 焚膏繼晷也，類皆靡寒靡暑，恆兀兀以窮年。是儕學子，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若
 輕易放過，恐如舟行中流，不進卽退，後悔噬臍，嘆何及矣。韓子進學解云：「業精於勤荒於嬉。」
 吾儕安可不自勉乎？並貢俚句云：「負笈將十載，豈期衣錦還，心殷唯世界，志切整河山，來日
 長愁短寸陰，莫等閒，興亡與有責，勉共肩時艱。」今同學謂寒假伊邇，賦唱驪歌，屬序於余，諸
 君雅意，謬以曾鞏爲能詩，而亭何知，敢效魏收之藏拙。爰序是篇，用以自警而共勉焉。

▲送諸同學序

顧師元

噫，諸君行矣，人情於別離之際，往往依戀不捨，况朝夕相親者乎？三年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旦分襟，山牽別恨，水帶離聲，其能釋然於懷耶？用特不揣蒙昧，聊贈一言。諸君品行端方，學問優良，前途浩大，渺無際涯，正宜猛着祖鞭，銳意進求，雖境遇各有不同，而進取則同。家況寒素者，或桑梓辦事，造福社會，或畋任教育，栽培桃李，舉滿當時，名垂後世，則困苦之時短，而不困苦之日無窮期也。况古來聞達之人，多由困苦中磨練得之。家業饒富者，或進法政學校，或求實業知識，各行其志，各事其事。然今之法政學校，往往植黨者以之為招徠之利器，弋利者以之為投機之奇貨，貽誤青年，實非淺鮮。有志者，宜審慎出之，毋貽後悔！中國實業衰微甚矣，振之與之，需才孔急，有志者，或就本國，或游外洋，總宜實事求是，斷不能釣名沽譽，徒務虛榮，欲學何業，先懸目的，次定方針，然後苦心志，勞筋骨以求之。學愈多，識愈博，學愈邃，用愈廣，祇患不能勤，無患高峯之不能登，祇患不能堅，無患一簣之不能覆，水滴石破，鐵鍊鋼成，諸君勉乎哉！吾鄉人才希少，狐鼠縱橫，諸君學成歸里，偉大抱負，展施而整頓之，為一邑種蘭，不為四民種棘，德被生民，功施鄉閭，此諸君素日之志願，亦元之所望於諸君也。豈止為一身一家計哉，行矣勉之！元素受他山之助，情同膠漆，忽而話別一堂，得無魂銷千里，還望雁來魚往，時通好音，則天涯比鄰，列著其形，而不別者其心也。諸君其有以慰我，臨歧話別，撫拾雜詞，以

助壯行並贈韻言，以爲左券。

諸君品行如芷芬芳，諸君志量如海汪洋。奇花初胎，喬而皇皇，于將發矚，牛斗光鏗。諸君此後，千里翱翔，茹辛含苦，蛾術瑩囊。學成歸里，名振一鄉，造福社會，用慰梓桑。行矣諸君，願進一觴，前途遠大，來日方長，壯哉諸君，邦家之光。

▲贈友人遊滬杭序

尤雲從

江南名勝，首推滬杭，余嘗欲一遊以自擴，顧以儲學未豐，弗果往，常引以爲憾焉。今年春，余友張君，在本校修業期滿，將赴滬杭遊歷，余乃握手而語之曰：善哉，此行也！昔者太史公遊覽天下名山大川，以開拓其胸襟而發揮其文章，今吾子將效古人之所爲，而媲其美，甚盛事也。吾子勉乎哉！夫上海商埠繁盛，交通便利，學校林立，工廠櫛比；而杭縣有西湖山川古蹟之勝，足下觀覽之餘，其必俯仰低徊，加意考察，若者爲歷史之陳迹，若者爲地理之新知，若者爲教育之方鍼，若者爲實業所取資，利害關係，風俗人情，何者應去，何者應取，隨時筆記於書，成一精良之遊記，則將來身任要職，歷萬險，排大難，蔚爲社會有用之人材，余敢於吾子之行卜之也，吾子勉乎哉！

▲同學錄序

夏擴基

池陽，皖南山水之佳處也。第七師範學校，適在城西杏花村，湖瀟其前，山環其背，近旁皆高阜，蜿蜒磅礴，倏起倏落，溪流而出，營營有聲，松柏篁竹之屬，蒼然蒼翠，探之不窮。青年肄業是間，覽其林壑之美，泉石之幽，入乎目，布乎心，於以滌蕩其塵俗，而增益其優美高潔之趣，以神置學校於五都之市，聳塵聒耳，紛華奪目者，誠不可同日語也。况近愷長江，遠矚九華之勝，以激發其志氣者哉。其自辛酉肄業是校，與諸同學相切磋砥礪，雖材智不齊，學殖或異，而皆毅然勁奮，慷慨有大志，殆良師之誘掖，以兼有得乎山水之意者歟。基願與諸同學此後益修德業，因德樂之進修而益陶情山水，到將來之造詣，或更有進矣！現舊制師範生，行將畢業者三十有二人，基亦忝其列，於是同學錄之刻，凡學生百二十二人，教職員二十有一人，異日吾儕服務社會，回湖再遊，曰某山某阜，吾所常登臨也，某溪某水，吾所臨流而濯纓也，思山水之佳而憶及學校，與夫同校之師友，感舊之念，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是錄也，豈直為今終泥爪之言，因將為砥礪靡陋之媒，聲應氣求之具也。民國十五年五月，七年級學生夏擴基序。

▲送張君展其赴復旦大學序

吳繼澤

張君展其，余之同學友也。常余幼時，肄業母校，童子無知，稍狎而優，而於張君獨友善。余畢業高小後，升學入南洋路礦校，將行，張君謂余曰：「君今負篋海上，得受良好之教育，苟有所得，益將何以教我乎？」且曰：「路礦人才，尤爲近世所必需，而我國所缺乏也。君學此術，可謂應乎時勢，而合乎所宜矣。行矣勉之，余唯唯。」張君送余且里許，爲灑淚而別。後二年，張君亦畢業於高小，升學浦東，而余亦以他故轉入該校。幼時同學，重紱一堂，其愉快爲何如也！今歲夏，余以父命入國文專修館，夫專習國文，豈余之志哉？余之志不在是，而事顧出此，咎由自取，夫復何言！然余固負張君之希望，而余之希望於張君者甚大。今張君轉入復旦大學，夫復旦非素稱內容完備，而導周詳者乎？張君行矣，余反饋而送之，且囑之曰：「君之聰穎，入此校中，得良師之教導，益友之切磋，朝夕惕，日就月將，不難層樓日上也。」日學成問世，盡國民一份子之天職，庶不虛此一行矣。張君勉乎哉！回憶曩時，余嘗偕張君參觀復旦，登其堂而入其室矣，觀其規模之宏大，程之淵深，雖東西各國，亦不是過。余與張君，既相共贊歎，今張君果肄業其中，而余乃蟄居鄉隅，孤陋寡聞，以視張君，望塵莫及。余於此不能無愧，知我如張君，其亦以

余爲前車之鑒，而思有以自勵也乎？

▲送中二級同學畢業序

俞東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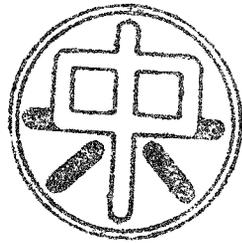
考古之制，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不過各因其材，以爲養賢教士之法耳。孔子自敍其治學次第，自十五志學，以迄七十從心不踰，未嘗稍息。孟子不動心之學，遲至四十，方敢自信，其他概儒碩士，類皆窮老盡氣，孜孜不怠，蓋以學問之道，浩瀚而無際涯也。近世歐風東漸，規法西制，於是國民，高小，中學，大學，各分等級，各定年限，比學記小成大成之義，而號爲畢業。蓋欲俾一般國民，具有普通知識，而非謂學問之道，即可於茲區區數藝，葛問畢之者也。而世之學者，漸失斯意，遂不計學問如何，一達畢業之期，輒沾沾自足，假虛名以自號於衆。噫，此學風之所以愈趨愈下也。歟？縣立中學三級同學諸君，燈火寒窗，四載於茲，其於學問之道，心得良多矣。今冬畢業將歸，因取古人臨別贈言之義，而以今世之失者告之。至於世俗之言，皆略而不陳，蓋將有合於古之設學之義也。

▲送友人從學成都軍官教育團序

黃郁周

友人某，從學成都軍官教習團，臨行，予言曰：志之於人大矣，班超投筆從戎，卒以封侯，來護兒不事筆硯，終爲名將，足下去學從軍，其有班超來護曰：氣概乎？方今列強林立，世競尙武，然非紙上談兵者可比，必有經驗而後能操縱自如，今足下有志以致用也。成都爲蜀北要地，古英雄豪傑，如諸葛武侯李德裕之所籌畫所經營，戰攻駐守之迹，所在皆有，誠能就前人之得失，折衷時事之變遷，其識見日裕，其程度日高，異日爲國家健將，予可爲國家慶也。





18811



集徵近最

庫文新學中國全

禮文胡

冊五第

民國二十年再版

行業司公書圖共中海上



最新
徵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 第五冊

贊頌

▲菊花贊

王衛真

翳維秋菊，晚節可嘉，性甘澹泊，不染繁華。當春桃李，競鬪鮮妍，延齡之客，遁跡籬邊。金盃一起，乃顯厥良，揚葩綴秀，獨占秋光。香原號冷，瘦不因霜，嬾招蠶蝶，傲睨羣芳。丰致孤高，迥與俗絕，厥惟高士，乃許契結。幽澹其姿，堅貞其節，不折不撓，花中之傑。百千紅紫，瞥眼成空，此隱君子，長嘯西風，彭澤令去，世無人知，悠悠千載，誰與爲期。

▲勃羅斯贊

王寶嶸

有真正之堅忍性者，乃爲真正之英雄，蓋英雄之精神惟堅忍性耳，事業之成敗利鈍，不遑計也。是以作一事創一業，確焉有百折不回之志，剛強不拔之心，然後能建墳海移山掀天揭地之業，無他，曰堅忍而已。吾讀四史勃羅斯傳，不禁心嚮往之！當其良將亡，疆土失，愴然孤

影，艱困異常，是亦句踐臥薪嘗膽之時也。勃羅斯末路興嗟，一見蜘蛛，隻身獨起，終令殘破零落之國家，一變而爲金湯鞏固之國家，嗟呼，若勃羅斯者，所謂真正之英雄者非耶。

▲本校第二次運動會頌辭

趙霽亭

中華民國十六年夏正十月十日，吾校將舉行第二次運動會。地址假梅花門外公衆運動場，婺州八邑子弟咸集，長山含笑，婺水增光。亭肄業是校之明年，躬逢其盛，用敢隨諸君子之後，不勝歡忭，蓋有無窮之慶幸與希望者存。因披露胸臆，敬貢一言於諸君之前：竊維龍走朔漠，獅睡亞東，軒祖無靈，弱我黃種。吁！殆矣哉！國民乎！丁此競爭劇烈時代，何以強種，何以休邦，何以紹秦漢之雄風，何以續周宋之弱點。使盡巽懦，疋弱無大丈夫氣，天下事尙可爲耶？吾輩莘莘學子，髓液未充，血輪易轉，因運動而強健。羣聚練習，奮發精神。勉爲投石超乘之能，不讓電流星飛之選，非轉弱爲強之嚆矢乎？在昔周幽王時，希臘舉行四天祭於奧林庇亞，有競爭競走跳踢角觚等百戲，以爲供獻，實運動發軔之權輿也。厥後東西各國，仿而行之，而吾華亦始知體育一科，爲專門之必要。惟風氣未開，舉行者少，教育前途，不無缺憾。民國肇興，革數千年之帝制，滌三百載之塵網，恢復天賦之人權，行使國民之真意，凡茲體育，積極進行，勢將

踴躍而超美，斯誠四百兆同胞之最大幸福。亭所額手稱慶者也。吾校教職諸公，發起開第二次運動會，以聯絡感情爲宗旨，以比較技藝爲主義，寓武備於文宇之中，以園場爲登台之舞，務泯畛域而化偏私。慕文明而勤鼓吹。婺州八邑，其庶幾乎。至於運動之益，中西載籍，詳哉言之，無須亭之再贅也。惟亭亦本校學生中之一分子，而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謹爲諸運動員懇切陳之。今日各處小學，聯袂紛紛而來參觀者，非爲諸運動員之比賽也。耶？各員之踴躍歡迎，樂輸恐後者，非以運動會之設，有關係於今日教育前途之發達也。耶？然於此次開會，所希望者，非形式上之比較，乃精神上之比較。就形式上言之，則一班有一班之服御，一級有一級之練習，自難合一而齊趨。就精神上言之，則同一遊戲也，而活潑別具天機，同一競走也，而迅健自佔優勝。此亭所殷殷然希望於諸君者深，故馨香禱祝於諸君者切，豈徒聯同學之情，盡酬酢之語而已？亭愧不文，效古人頌不忘規之意，披瀝汗膽，塵瀆清聽，用敢以判斷之詞，爲勸諸君之誼，諸君諸君，其勉旃毋懈！

◎銘感

▲硯銘

并引

戈紹康

紹康案是硯本一雙，贈自先父執黃口口君。當贈時，適紹康放課來歸，強父攜出遊，父以事繁未能外出。紹康乃將硯置几案中，而他適歸來戲玩之，忽失手墮一硯於地，分一硯爲二。紹康驚懼欲號，吾母乃溫言慰之。須臾父入見硯破，怒而呼，余跪於父前，自承其事，並請罰則。當時以爲贖責必隨其後矣，而執知吾父頓然解顏，撫吾頂而訓曰：「孺子作事不慎，殊可恨，然自承不欺，是舉尙誠實勇敢可嘉。硯原爲二，餘一我一無用，將以給孺子，余再拜於地，歡迎鼓舞，躍入父懷，吾母亦莞然而歡，真可謂天倫之樂矣。」繼卽將此硯延同學鐫字曰：「戈紹康用。」又延師鐫字曰：「吾愛父賜。」由用時至今已消墨爲數九十有六，秃筆數百餘枝，至今班紋猶隱約可見，累磨其上，猶鏘鏘作聲。嗚乎！迴思兒時景況，余不禁痛哭流涕矣。吾父吾父，此硯猶存，吾父何在？九泉之下，猶憶一家團聚，月明花豔，由怒而喜之時耶？覽是硯不禁感謝父執黃君，又不禁追念吾父，而已身又未嘗稍致甘旨之養，不能不抱樹欲靜而風不休之感，豈不痛哉！乃泣而爲之銘曰：

筆有穎而易挫，墨有汁而易消，惟茲古硯，歷久不彫。撫先人之手澤，憶兒時之嘔噓。吁嗟乎！捧祖硯兮淚如潮，吁嗟乎！何以砥礪兮賴吾曹。

▲自勝箴

成啓泰

勝人非強，自勝謂強。克己復禮，何用不滅？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強制強爲，聖賢定則。我身好開，強之以勤；我爲易遷，強之以恆。我嗜不節，強之以省；我物零亂，強之以整。我起太晏，強之以早。我筆太平，強之以矯。我聞易失，貪多務得；我作易忽，修飾潤色。我記不及，強之以書；我交素寡，強之以多。善不我與，強與之附；惡不吾棄，強與之拒。我欲諱疑，強之以問；我所不疑，媿媿就正。我所不知，勿強爲知；我所不能，強而行之。我口素拙，強之以說；我性素拘，強之以脫。我論素短，強之以長；我體易蹇，胸部挺張。我心易動，強之鎮定；山崩不變，鹿起不瞬。我心易怯，強之以勇；雖千萬人，不難不竦。我心不靈，強之以思；思而又思，鬼神告之。我體素弱，強之以勞；愈勞愈健，古病俱消。我行不篤，強之以篤；敬而不篤，求仁不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有闕思補，強而後可。不此之求，洵洵忘理，客氣勝人，剛愎而已。

▲自習室銘

石頌善

人而不學，物且弗如，學而不習，何必讀書？鳥知飛，蛾尙時術，况吾學！豈可耽逸？百工居肆，其事以成，心無泛鶩，理貴專精。往代黌宮，事原無異，鍵戶下帷，顧名思義。過客光陰，敢虛一日，惜寸惜分，無愧斯室。

▲木牛銘 并序

黃郁周

牛乃芻食之物，其力強，其行速，可以引重而致遠，無智愚皆知其爲牛也。今我校乃以木爲之，嘻，異矣！昔諸葛爲木牛流馬，轉運關中，而其式失傳。若本校木牛之用，以利超距，以習跳舞。課畢之暇，與同人嬉戲其上，藉以吸清潔之空氣，舒活潑之精神，而筋骨日以強，體魄日以健，益甚大矣。乃爲銘曰：

木以牛名，無角無耳，旣然而大，尾則短矣。將以畀農，不成歲功，將以卜郊，罔取血骨。爾質雖粗，我校利用，凡我學生，於焉運動。踊躍三百，虎峙熊蹲，相君之背，樂不可言！爾厥効職，功殊走狗，用勸茲銘，爾亦不朽。

◎哀祭

▲祭孫中山先生文

王大恕

維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山東青州各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孫中山

先生之靈前曰：

嗚呼！天禍中華，凶鋒荐臻。政既操於僉壬，外交復挾諸強鄰。滿目瘡痍，遍地荆榛。大廈將傾，一髮千鈞。使我使君，憂心如焚。聯合同志，誓靖妖氛。黨綱既立，普海交欣。登高一呼，景從如雲。不畏強禦，不避艱辛。憲法頂定五權，主義冀達三民。公而忘私，國而忘身。創造自由幸福，貫徹平等精神。專制推倒，政體革新。功成身退，愛遺人羣。帝制復辟，時局糾紛。幾經改造，卅載辛勤。擘畫建國，望治彌殷。昊天不弔，遽奪元勳。嗚呼噫嘻，大難孔亟。先哲云亡，瞻念前途，黯然神傷。猶憶滿清末造，國事蠅蟻。先生革命，力繼心長。遭帝制之壓迫，迺遠涉夫重洋。被誘執於使署，疑搆驅於他鄉。歷百折而不同，冒巨險而愈強。為社會而犧牲，抵武力之騶張。續法統於一線，爭主權於列邦。作國民之指導，增國史之榮光。方期天假之年，惠我無疆。奈何齋志以歿，宏願未伸。若天隕星，若屋折梁。凡有血氣，罔不淒愴。古青各界，情切瓣香。酒獻一樽，泣下千行。先生有靈，來格來享。嗚呼哀哉！

▲袁同孫先生誄辭

王憲行

去冬，我最愛最敬之袁同孫先生，竟棄我輩而早逝矣。惡耗傳來，不禁流涕。嗚呼！先生

之德，高如秦斗，先生之志，堅如金石，先生之學，浩如淵海，而年未五十，竟以胃疾捐館舍。嗚呼！
 先生死矣！夫死生契闊之感，人所同具，而况情在師生，有不起後生小子之哀悼者乎？思先生
 平日執教鞭於一堂，口講指畫，諄諄焉惟恐聽者之不專，惴惴焉惟懼教授之不當，耗盡心血，
 與學子相周旋。所以校中成績，斐然可觀，而畢業生升入高小者，又何止數百人。辦學十數載，
 而先生之自處，未嘗偷一時之安閒，先生之志，固以辦教育為宗旨者也。天何不弔，降此鞠凶，
 是天不欲教育之發展，竟奪我良師以去，吾儕親承有素，安得不同聲一哭，以慰先生於地下
 乎？竊思自來辦學於地方者，輒遭不壽，鐵齏耐可諸先生，相繼淪歿，而先生亦抱病以終，此豈
 造物之忌才耶？抑亦積勞之過甚也？嗚呼！胥濤聲咽，難招望帝之魂，春色黯然，啼盡子規之血，
 先生有靈，尙其鑒諸。

▲弔邑紳魏公文

夏時章

惟公英靈，一去不返，緬公遺型，恍倘不遠。當公初生，早喪妣考，公今壽終，如何勿弔。弔公
 少時，祖母是依，慈烏反哺，孝道無虧。弔公漸長，乘儒就商，能自得師，友道克良。弔公居家，誰尸
 中饋？內助稱賢，梁鴻之配。弔公教子，敦詩說禮，訓以義方，竇家之比。弔公多財，肇開駿業，人棄

我取，白圭同術。弔公有後，商學殊途，人稱三鳳，薛氏同符。弔公卜宅，背負龍山，陽明舊里，瑞雲
是攀，弔公窳步，豫築飲和，司空卜兆，生壙爲多。弔公高年，往來塵市，不待羊車，康節時至。弔公
遐逝，疾苦無聞，恍成蝶夢，莊周告成。凡此歷歷，昭然德開，古今一轍，誰曰不倫。侃侃君子，藹藹
吉人，白首僭老，含飴弄孫，而今已矣，去不一言，蜺旌遠揚，誰將發屬，在親知，愴懷何及，敬詣
位前，攄酒三爵，嗚呼哀哉，千秋一訣，敬誄。

▲祭溺鬼文

解吉禮

馬姓有貴鳳者，忽爲鬼祟。先是其弟搭舟往南通，及丁堰鎮，舟覆，沒男女數人，鳳弟以善
游泳，得不死。惟登岸時，水中曾身觸一人，未及拯救。歸甫一月，與鳳重逢，其地舟行中流，
鬼忽搯鳳喉，垂夕，舟中力救，乃蘇。由此魂歸鳳體，鳳歸家，自言特來索命。雖精神困憊，
必強之尋死，作鬧不已，然未審其爲男爲女也。許以延僧施食，豐其冥資，并爲文以祭，乃
已。既而果占勿藥，以其事蹟離奇，特記之。

一溪寒水，竟沈七尺之軀，半卸風帆，已絕再生之望。家山在遠，遊子不歸，羈旅無依，蛟宮
是宅。倚問應有白頭之老，定省誰修，繞膝甯無黃口之兒，笑啼莫睹。自遭淪陷，永謝歡娛，言念

梓桑，能無憾恨，此則丁履河上飄魂之苦况也。夫片晌同舟共濟，尙云百日關心，况中流著手回春，或竟隻身奔岸，因占滅頂，忍作傍觀，跡近幸災，豈應切齒。然事爲既往，鳳且未借，藉是與戎，甯非嫁禍？或謂是皆定數，各有前因，何個人廣衆之間，獨知中散，恐排難解紛而後，莫制強秦，不知情理相參，幽明豈異？此日一如所約，誠以相推，他時或食其言，曲有在。縱使情關報復，前生之隱恨未消，有知理有循環，再世之悲觀更慘。欲清積怨，尤貴先施，壇設香花，仗我佛慈悲救苦，門開利濟，祝君靈解脫超塵。

▲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鄧惠人

維民國十六年 月廿九日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靈

日，

嗚呼烈士，我國數千年專制之黑籍，一躍而 民主共和，伊誰之力乎？非烈士擲頭顯灑熱血，以換得來 嗚呼烈士，擊楫而前，聞鷄起舞，不畏艱難，不避生死，冒槍彈，攻督府，前者仆，後者繼，猛勇進行，百折不撓，彈丸不足懼，白刃非所畏，支大廈於將傾，迴狂瀾於既倒，爲人民造自由，替同胞謀平等，努力奮鬪，志倒滿清，乃昊天不仁，偏厄志士，使我烈士不能竟志於

生前，瞑目於黃土之下也，嗚呼悲哉！嗚呼傷哉！夫人孰不貪生而畏死，好逸而惡勞，而我烈士獨不畏死，不惡勞，櫛風沐雨，披星帶月，奔走危險之途，出入鎗彈之中，以謀傾復清廷，建設共和，其故何也？嗚呼烈士，我今知之矣。世間成大事業者，不可不有大犧牲之決心。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固其心志，勞其筋骨，故烈士志堅心決，深入虎穴，犧牲性命，視死如歸，以求達到革命之目的，其人其事，可歌可泣，不特足為萬世千秋之紀念，抑亦足為我四萬萬同胞之模範也。由此觀之，烈士雖死，又何恨哉？嗚呼烈士，逝世瞬逾十六年，惟此十六年之中，國事凋瘵，時局艱危，帝國主義者，種種侵略，萬惡軍閥，壟斷政權，貪官污吏，剝削民膏，土豪劣紳，把持鄉局，種種壓迫民衆，不勝臚述，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共和之名，無共和之實，憶諸烈士奔走革命，慘澹經營，流血斷頂之結果，僅僅獲得共和二字之虛名，與念及此，吾不禁淚涔涔而下，沾襟也。而怪我四萬萬同胞，不能澈底努力奮鬥，打倒帝國主義者與軍閥貪污土劣，以實現真正共和，完成烈士未竟之志也。嗚呼烈士，我誠不能無愧焉！幸客歲蔣介石承總理之遺囑，興師北伐，得人民之援助，克復武漢，閩贛二省，次第收復，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同時場台，鄭州、上海，今歲又得攻破，克復之地，已三分天下有其二矣。現惟張作霖尚在東北隅，苟延殘喘，我等當繼續努力北伐，打倒軍閥張作霖，肅清反動派，貫徹革命，以竟烈士未竟之

志俾革命得早日成功，同胞得早日享受幸福，四萬萬同胞，行將額手相慶，以頌烈士發難之功德，何幸如之！我言至此，不特不爲烈士悲，反爲烈士慶，嗚呼！烈士，魂兮有靈，尙其鑒旃！嗚呼尙饗。

▲祭革命軍龍潭陣亡將士文

林志宏

維中華民國十六年某月日，某某等謹薦少牢於諸烈士之靈，而祭之以文曰：先總理本愈鬪愈勇之精神，亡滿清，造民國，掃除醜類，肅清神州，以是天下歸心，英雄樂業，縱有一二冥頑之徒，率皆低首下心，就我綱紀。數百年有清，賊據之中華，得復歸我漢族者，是皆我總理之大德，亦我革命軍先烈之功也。奈何肇造未久，烈士之坯土未乾。袁氏禍心漸露，挾其如狼之么魔，偏布四方，欲謀子孫萬世之業。今者袁氏雖亡，遺毒未清，彼孫傳芳者，袁氏餘孽也，國民仇讎也。甘心勾結匪軍，率引南下，冀圖一逞。竊渡天塹，進據龍潭，更謀據我首都，殘我國民，幸賴我諸烈士仗先總理在天之靈，奮勇殺敵，殲彼凶殘，我萬民賴以安，首都賴以定。嗚呼！烈士之功亦大矣！方其除殘去穢於龍潭，我將士拋頭顱，捐肉軀，天地爲之陰慘，日月爲之失明。大江浩浩，狂浪如咽，秋草離離，臨風似泣。雖然，身雖死而名已垂，英靈赫赫，將萬載而不磨。在天

之靈，亦可以自慰。我不復爲烈士悲矣。况死也者，人之所必不免者也。爲主義而死，爲衛民而死，其榮固不大哉。只以素俎空乾，奠觴徒溢。精神可想，音容不見。對此情景，能不哀乎！嗚呼！尙饗。

▲祭同學顧君松年文

張文藻

維中華民國十五年，夏歷四月十四日，世弟文藻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松年之靈，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松年，汝生於崇而死於申，離家鄉百餘里矣。當是時以爲南洋學府，培植人材之區，故負笈赴之。寧知此爲君之亡身之所耶？前月九日，君作書與我，述遊蘇快事，余於十九日草覆，箋末附問校中近情，然望眼幾穿，還雲不來。本月七日，余參觀滬上，順訪炳清，炳清告余以凶耗，當時我猶未之信，蓋以夫子之盛德而斷其嗣乎？以君之神明而不克蒙其澤乎？迨十一日返校，余家書已至，啓而視之，不言君之如何而病，如何而篤，祇言君三月二十日長逝耳。嗚呼哀哉！我與君比鄰，暑假寒假，非君至我舍，必我至君齋，論學談心，情投意合，且君之父，我之師也，君親我愛，何異手足？今暑假將至，更次與君論學談心，將從何處呼君耶？君其永無見我之日，吾亦永無見君之時矣。雖然我暑假後，猶能至君家撫棺一慟，而君在九泉，其有知

耶，其無知耶？嗚呼！哀哉！君年僅十八，肄業中學，學識過人，志節高尚，嘗謂余曰：汝研究教育，研究數理，他日有成，各出其門，爲社會謀幸福，今君死矣，社會不克蒙君之澤矣。猶憶十三年夏，君之胞弟松南，年方四歲，溺水而沒，君之母哭不成聲，後竟成心疾，君之父悲傷過度，遂迷其意志，余每慰之曰：松年天資聰敏，力學不稍怠，由此深造，他日定能智力學力兩造其極。夫子後福無量，萬勿以松南而過悲，夫子強應曰：死者死矣，吾亦何悲，言至於此，卽指君而言曰：兒乎，兒乎，吾所望者惟汝耳，汝其勉之！君則含淚允諾。凡此瑣瑣，君當能分明記之。今君又死，繼之以承師之歡者，復何人耶？君之父母，既悲松南，又復悲君，其悲傷憔悴，必無時或釋矣！嗚呼！哀哉！昔師歿松南而悲，我舉君之聰慧以慰之，今君又死，我復何言，以止師之哀乎？天乎！天乎！何天德者後，而奪智者壽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王式恭先生文

葉炳華

維中華民國六年某月某日，學生葉炳華，謹以清酌庶饘之奠，致祭於王式恭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竟死也耶！先生竟舍吾曹而逝也耶！噩耗傳來，生心悲酸萬狀矣！先生博學多能，工詩文，善書法，並長數理，性溫和，事於親也至孝。先生之父春秋高，故常有不適，偶有小疾，

先生日不甘食，夜不成寐，稍重，必回里躬親侍養。今先生逝世，雖在九泉，當潛然流涕，猶眷眷於衰親也。然先生之父，欲從何處呼先生耶，可悲也！夫主任縣中教務事，已三載於茲，而與生相識未及二載，往年先生教授國文，講解頗詳，循循善誘，不遺餘力，學生皆敬仰之。擔教務主任事，亦不辭勞瘁。先生與生等談論，笑容藹然，不識不知，已受陶冶，生學行得砥礪，有寸進者，皆先生之功也。猶憶前年秋，生因事回家，先生謂余曰：今日天氣殊冷，途中恐受風寒，家中若無要事，可早日來校，以免荒廢，學業辭氣溫和，愛護備至，今言猶在耳，而先生已作古人，豈不哀哉！生今歲來校，數日未見先生，乃訊諸同學，同學謂余曰：先生因病請假，故不克到校耳，乃不三日，而以疾病加劇聞，又數日，而噩耗傳至，謂先生已溘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去年寒假別時，滿擬令歲師生相處仍舊，孰知此別，竟成永訣耶，嗚呼哀哉！先生之逝，豈以年來惕勵憂勤，汲汲於校中事務，積勞而致疾，抑因國亂蠅塘，社會齷齪，憤恨抑鬱，而自促其生歟？先生年才四十有六耳，其間自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費無量之心血，耗無數之金錢，擲無限之光陰，歷無窮之艱難，方得擁皋比，卓然稱人師表。計自兩江師範畢業後，歷充淮安府中學、南菁文科高等教員，阜甯縣立高小校長，湖南省立二師、江蘇省立十中、七師，及福建永定中學教員，春風所被，遍東南數行省，師門桃李，固無慮其千百也，未幾，因父年老，不肯遠遊，遂辭福

事。本校前任校長徐覺世先生，聞先生之名，乃聘爲教務主任兼授一年級國文。去年夏，徐校長辭職，先生亦有去校之志向，後經生等及教育局極力挽留，先生不得已而止。去年秋，先生兼授公民課，有時先生偕生等談論徐州生活狀況，可喜可愕，事不一而足。追念容色，迄今未忘，曾幾何時，少微遽殞，今而後生不得復親先生之音容，唯有將先生所授之課及所作之文，日日閱讀，以寄哀思，而誌不忘耳，可悲也夫！嗚呼，天道果可知乎？國中妖魔，何爲不稍稍斬除，乃任其揚眉吐氣，爲害不已，而獨於魁傑有爲之師，嫉忌之，摧毀之，使齋志而沒，此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生自去歲寒假歸，邈不見先生匝月於茲矣，追念往昔，猶能髣髴先生之平生，憶先生之貌，頤頤而魁梧，龐眉而厚重，絕不類顏回短命之徒也。今先生竟不壽，固生之所悲，而教育界失此良師，又不僅生一人之悲已也。任君明善先生之至愛者，本學期遵父之命，已轉學扶輪學院，先生逝世，生某日告彼，彼深涔涔下，猶四顧望先生也。言有盡而情不可終，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先生有靈，能不來格來歆耶？嗚呼哀哉，尙饗。

▲悼沈班長

何 澤

嗚呼，世衰道微，至此極矣！民風頹喪，道德陵夷，奸僞相侵，變詐相角，而彼士大夫之處上

位者，亦莫不然。尸，素餐，自私自利，殘國蠹民，蕩然無復廉恥之色者，安之若素矣。而乃有沈君忠富者，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廣消防隊班長之卑位，而能行大節，奮死竭力以救人于烈火，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慮。近世以來，未見有若斯之好義者也。是亦亂世之君子，懷才不見知，爲貧而就此卑位與，抑見富代之士君子，不足與有爲，而甘此以口逸與？不然，當世之縉紳偉人多矣，何竟不克及沈君萬一哉？嗚呼，沈君沒矣，不然，薦之于廟堂之上，爲吾民之主宰，吾知其必能出元元於塗炭，奠國家於又安者矣。惜哉！惜哉！雖然，沈君處卑位，貌不足以驚人，言不足以動衆，苟非如此，碌碌凡輩，何從識其爲沈君哉？安知非天有以成其名，而遣後人以師表乎？是亦未可知也。嗚呼，沈君往矣，後之繼起者，尙其聞風自勵，毋自忽焉。

●書牘

▲小弟弟的一封信

余桂珍

親愛的姊姊：

和你分別以後，真無刻不想念你；你現在快樂還是憂愁，請告訴我！我回想你在家的時候，是最愛我的，有時媽媽罵我，你便勸她不要罵，有時還有許多東西給我喫。

記得有一天，我喫飯的時候，菜喫得很多，你說：現在各種的菜多麼貴，要喫得節省一點，我不肯聽你的話，故意的說東牽西，還說那個人「喫得快，要做老太太；喫得慢，要討飯」的笑話。

我又記得，有一次，和你到江邊去玩，剛到江邊，遠遠地看見一隻我不曾看見過的東西，我的面孔嚇得很青，向後哭嚷着：「姊姊！老……老虎來了，快快逃呀！」你忙牽住我的手，告訴我：「這不是老虎，是一隻人家裏養的羊，不會喫人的，不要害怕。」我才放心。你又告訴我許多關於牛啦，豬啊，馬啦，此種種的形狀，從此我就認得許多的動物了。在江邊，我看見水裏有許多魚在那兒游來游去，便硬要下去捉魚，你硬阻住我，並且還罵我是箇傻子，我因此就很高興的要獨自回家，後來你說：「我們明天去釣好嗎？」我才高興的說：「好的。」第二天，果然和我去釣了許多魚，我們很高興的回家時，在路上我還問過你這些魚怎樣會被我們釣來的？你說：「這些魚是因為貪喫，所以被我們釣來，這就是叫做「貪喫害命」。你將來要是貪喫，也要和這魚兒一樣。」我說：「人難道也有誰來釣的嗎？」你聽了不禁嗤嗤的笑。我還記得，你到外婆家去玩了好幾天不回來，我便想了一箇法子，寄口信給你說：「家裏的阿叭——狗名——被人家偷去了。」我想阿叭是你所心愛的，我以為這法子定可騙你回

來，誰料你早已猜着我的用意，竟不回來，你回來之後，還說：「我的用意是可感激的；但說謊是小兒子不應有的。」叫我要絕對的改掉，我說：「那那大兒子是可以說謊的。」你笑着說：「也不可以說的。」

不錯，我還記得有一回，老王家裏請壽酒，那帖子上道：「張老太太請於某月某日來舍……」我錯念道：「長老犬犬，」你便大笑起來，指教我道：「這是張字，是姓李姓張的張字，不是長字；還有這是太字，是太太的太字，不是犬字，」於是我才明白。

姊姊！明天外婆要做壽了，母親說：「要帶我去祝壽，」假如你在家裏，我們不是好一同去了嗎？說，明天叫我穿上那你替我挑花的十字布的背心，和戴那你在校裏繡的一頂花帽，我的花鞋子已破了，要是你在家，又可以替我另做一雙；那末我想是多麼的稀罕！我爲了這雙鞋子，儘管想念着你，所以就寫這封信給你。

我的好姊姊呀！你究竟幾時，來你回來時，替我買一箇洋囡囡和一隻小洋狗來吧！姊姊！要買來的，定要買來的，切不可忘掉哩！天黑了，不多寫了，母親說，你要用功讀書，不要儘管玩西湖！

你的親愛的弟弟阿寶寫於某月某日

▲兵士的一封信

沈嘉元

三妹：

我自從開赴前線以來；這是第一次的通信，我不願告訴你軍隊中的苦况，使你戚戚於心而垂望，更不願告訴你前線開火的情形，使你食不飽夜不眠而懼怕；我自己也深覺得在軍隊中果然很苦，比不得在家時的安樂和自在，在火線上果然有性命之憂，生死無定，但是你要曉得：現在的中國，在軍閥鐵蹄之下，民衆的苦痛，真是說不盡言，更加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中國民衆倘不再自覺，老實說，滅亡之日不久了！亡國奴的頭銜加到我們四萬萬同胞的頭上了！我們現在都要自覺：只有中國國民黨可以救中國！國民黨可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實現三民主義！可以解除民衆的苦痛！所以現在凡是有志的青年，誰不加入國民黨？投入國民革命軍！我這次的投入國民革命軍也爲了這一點！——非但男子如此，女子也何獨不然，在現在婦女活動，女子參政的聲浪高漲之時，那麼女子也應該自覺起來，救我們的中國，你要曉得中國四萬萬人中，女子佔了一半，倘使男子都爲國效勞而死，那麼二萬萬女子就聽使橫暴軍閥的蹂躪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滅亡我國嗎？情願做他們的亡國

奴嗎？倘使如此，那麼還唱什麼婦女活動女子參政的高調呢？所以你應該明白要救中國，不單是二萬萬男子到前線去拚死命，就成功的，必須二萬萬女子也共同加入國民革命軍去前線拚命，或者在後方宣傳，做種種下層工作，那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覺悟！真正的救國！你不是今年暑假要初中畢業了嗎？我萬分的希望你，能夠明白我的意思，也從事於革命工作，況且現在正在招考女宣傳員，你何不去報名一試呢？

三妹！我平素很曉得你，非常愛和睦，愛和平，就是兄弟姊妹間，也從未爭吵過，對於相打戰爭殘殺，當然是絕端的反對，現在我提起要打仗，想你一定不喜歡而不情願，要反對而且拒絕我的意思。但是你應該明白，在我們兄弟姊妹間，果然因為互相同情，諒解，而很和睦。要知現在的人，沒有完全澈底自覺的人，終不能像我們兄弟姊妹間那般互相同，互相諒解，而能夠得到和平！所以要得到人類的和平，非經一番戰爭殘殺，使每一個人能夠澈底覺悟後，不足以得到真正的和平！我認爲這一次是中國得救的戰爭，中國國民得到和平安樂的戰爭，所以你要和平幸福，須經這次戰爭後產生出來，那麼你應該加入這次有價值的戰爭，來達到你人類和平快樂的目的！——實現三民主義！

還有一點，你應該明白：便是一般女子往往爲舊禮教所束縛，以爲婦女活動是廉恥的！

女子參政是不敢的！現在說要到前敵戰爭，宣傳革命，真是要使他們雙腳發跳了！但是，要曉得現在是不對了，一切舊禮教都不適用了！你應該先知先覺的起來！引導一般久爲舊禮教所束縛的女子，走向革命的聯合戰線！和軍閥帝國主義者奮鬥！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否則婦女解放，女子參政的旗幟再也站不起來！

三妹，你趕快自覺罷！起來罷！我再也不能多寫！就此分別了！

祝你

覺悟！覺悟！

猛進！猛進！

兄
某在某某行營
某月某日夜

▲敬告本縣同志

李懷清

親愛的同志們！前在重重惡勢力！軍閥，劣紳的鐵蹄之下，我們雖飽受了許多非人道的不人生的壓迫，只有少數覺悟的同志，肯待奮鬥犧牲，在四周空氣沈寂而無生氣的泰興，祕底做黨的工作，好像昏黑如漆的夜裏，有幾盞路燈照耀着，天將破曉的時候，有幾點曙星點綴着。可是我們腐化惡化的泰興人，思想非常之落伍，奴隸的劣根性，一時不易剷除，不

但對於一般思想急進，精神慷慨的同志，不肯攜手合作，予以同情；還認爲大逆不道，無理性的向我們節節進攻！包圍。也有些冷血的狗頭，時常竊笑我們道：『這般盲從的青年，喪心病狂，拿頭顱去出風頭，好不可憐（？）』『哎喲！這種麻木不仁的口吻，叫我們是如何的難受！』

哦！現在好了！青天白日的旗子，也在我們泰興公然的飄揚招展了！那些金錢化走狗化的可憐蟲，根本上都動搖了！於是他們不得不看風使舵，乘機蜂擁入黨，來鬼混，來活動。口頭講的三民主義（？）身上着的中山服裝，和朋友通訊或談話，不是自稱總理的信徒，就是自命忠實的同志；日間喊着婦女解放，而暮飲青樓，大壓獸慾；口裏嚷着到民間去，而趾高氣揚，咄咄逼人；他如賭博消遣呀，不守紀律呀，醜態不堪，一邱之貉，我真正不願——也不忍赤裸裸的說下去了！唉！像這樣長此以往，怎配談革命的主義，黨員的工作；怎會不使渾噩的民衆失望，忠實的同志氣沮！

我見此情狀，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並不是無的放矢，故發牢騷，以滅殺我們黨員的勇氣；大家祇須憑良心想一想，過去的事實，是否這樣的告訴我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希望諸位同志們，此後振刷自新，須特別注意森嚴的紀律，細密的訓誨，並有系統的組織，乘着

現在清黨的怒潮，進一步促成本黨的健全！孫總理說：『發達個人服務的道德心！』（大意記得如此）那末，我們同在一個目標下團結起來，努力成直綫的前進，把爭權奪利的觀念拋開，一致和腐化惡化的魔鬼肉搏，我們有勇敢的心，熱烈的血，快拿着大無畏的精神，去和我們的人——中國共產黨，土豪，劣紳，軍閥，帝國主義者周旋，大家儘一分的力量，幹一分的工作，在最短的將來，還怕什麼欺騙農工的偽共產黨不消滅嗎？剝削民衆的軍閥不掃除嗎？麻木不仁的劣紳不顛覆嗎？武斷鄉曲的土豪不剷除嗎？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者不漸自覺悟嗎？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要認清本黨的主義和工作，要處處腳踏實地的幹去，一切惡勢力，不是單靠着呼幾句口號，黏幾張標語所能打倒的。並且我們自身要主義化，平民化，對於帶着假面具的投機分子，絲毫不容姑息，先用精闢的眼光，加以判別，後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請他一五一十的滾開去，免爲害羣之馬！對於糊糊塗塗不了解主義的人們，無論其入黨與否，宜竭力口責指導之，使他們得到正確的觀念，同站在我們革命的戰綫上，一齊去奮鬥衝鋒，諸位同志！我們革命的基礎，是築在我們民衆身上的，民衆是燎原之火底絲絲，祇要我們把這些絲絲的火綫集攏起來，就可燒斷那束縛我們自由的繩索了！

▲告女界同胞 起雪恥

陸鳳浦

天之生斯民也，各予以五官四肢；顛同圓，趾同方，腦同智，魂同靈，雖才智略有不同，然各具所長，能於彼，未必長於此，是則互助合作尚矣。故同處一國之中，既不分種族，安別鬚眉巾幗，要皆能爲國爭光者也。吾國社會，素重男輕女，邦家之興亡，女子若無與焉；國際之榮辱，女子所不顧焉。嗚呼！何其甘自暴棄若是？要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女子既同爲國民，安可坐視邦國殄瘁哉？今者吾國屬地既將瓜分，良港又被蠶食；旅順大連，久假不歸；而廣州灣，九龍，威海衛之租者，接踵效尤！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卅之血未乾，萬縣慘案復生！嗟乎！「蠻夷猾夏」於今爲甚！莽莽禹甸，芸芸黃裔，吾恐不久即欲「披髮左衽」矣！歷觀朝鮮印度諸亡國所受之虐，尤以女子爲特烈！女界同胞乎！須知亡國之奴，豈容閨閣深居，鶯鶯嬌態，適資彼僮凌辱，若不能效木蘭之具鬚眉氣概，樹不世奇勳，秋瑾之仿英雄志節，留已往風徽，尤當作班昭之修史，伏女之傳經；服務教育等界，未始非間接之雪恥也。抑猶有說也：夫我國版圖之大，甲於全球，而各國富強，竟能駕吾國而上之，此其故何哉？實通商使之然耳！蓋彼等逞普賈之技，炫我以淫巧，誘我以新奇，漏卮不塞，而元氣索於無形矣。然則將禁止通商乎？曰：通商

載條約，非可以背，彌救之方，在誓不用其貨耳。家用雜器，粉黛之物，來自外洋者，實為大宗。夫運輸之權操彼，而用舌之權在我，願女界同胞，共行此無形之經濟絕交，既不犯國際之條約，又可挽利源之外溢，誠根本雪恥，免除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之道也。上舉二則，簡而易為，實雪恥之不二法門。嗚呼！謝道韞對客解圍，宋宣仁稱女中堯舜。夫彼往哲人也，今人亦人也，願女界同胞，努力往邁，洗雪國恥，再造民國，勳業燦然，豈不榮哉！

▲與友人書（言學）

蕭夢奎

僕聞之，學所以致用也，然學如烟海，欲造其極，則匪有虛其心，勵其志，兢兢焉若忘，孜孜焉若思，不為功，此孟氏之所謂養氣也。夫氣之與學，猶木之與本也，本固而葉乃茂，氣充而學斯就，未有本動而木存者，亦無氣溢而能遠於學者。乃今世學者，不知正心養氣之術，而惟句讀辭章之是潛，詰屈聱牙之是務，此棄裏就表，舍本而逐其末也，非學之正軌也。夫善為學者，不沉泥其辭藻，而在闡明其意旨，蓋讀古人書，師其意，非師其辭也。然古之洞斯道者，渺矣，既通乎此矣，而學無涯矣，曲結孔繁，人壽幾何，其能盡窺羣籍乎？且讀而不擇，跡近於濫，則打油詩詞，誨淫稗官，具吾人讀物矣。昔退之壯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

敢存，此老如此，矧吾曹耶。

抑更有進者，世人每好遠務，大睥睨傲慢，引相師爲可恥，不甘下問，嘻，此師道之所以不存於今日歟？夫術業有專攻，聞道有先後，我之所惑，未必人亦惑，人之所知，未必我亦知，正可他山攻錯，剖疑釋難，不必究人之果賢於我不也。蓋人有少長貴賤，師道無分也，彼之所知，先我而知耳，我從而師之，後先不同，非卽我之賢不如人也。孔子嘗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豈孔子之賢弗逮二子，師道如是而已，僕人微識陋，自維實無所可，所論略，皆古人訓勸之義，非敢自我倡也，然通乎此，爲學之道，亦思過半矣，秋風多厲，珍重不宣。

▲與友人論文書

田覺先

不親道範數月矣，正擬修簡致候，乃華翰先頒，莊誦再四，欣慰何如，並承教以作文之道，宜留心文法，更覺感愧交并，然竊有疑焉。夫文者言之有規則者也，天下之事物，變化無窮，則文章變化，亦自無窮，烏有所謂法者。夫所謂法者，不過文字構成之後，乃可指數曰，某字動詞也，某字名詞也，某處起承也，某處轉合也，當其未成之先，烏有所謂法不。故知文法者，實產於文者也，非能產文也，彼一蘇之縱橫捭闔，歐曾之夷猶澹衍，介甫之奇峭深厲，則各隨其人之

性，氣之小大而成爲文，所謂法不安在？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閎博，乘其氣之小大。蘇子由曰：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韓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之大小，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養氣爲作文第一步功夫，斷斷無疑。然非於篇章之圃，詩書之數，涵而游泳，數年或十數年者，不能幾也，其次則熟讀博識，或庶幾焉，蓋熟讀則其言宜，博識則其詞自充，然二者，又非相互爲用不可，熟讀而不博識，其弊也空，博識而不熟讀，其弊也滯。譬之築室，僅有模型，而無磚瓦木石等物，其室固不能成。僅有磚瓦木石，而無模型，其室之不成，均也，必有模型，復有磚瓦木石等物，而後乃能呈美輪美奐之觀焉。故曰：二者相互爲用者也。誼切知己，不揣狂妄，略貢芻言，是否有當，尙祈教之。

▲與友人論文書

王德宣

某兄足下，別後不通音問，已數閱月，正擬修箋候，忽逢華翰先頒，誦讀再三，欣慰何如！辱以作文途徑下問，弟學識庸陋，愧之芻蕘，然情若雷陳，誼如管鮑，敢不舉我所知，奉告足下。竊思文者，乃思想言論之介紹物，亦促進世界文明之一器也。學者當以達意爲先，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但達之一字，有暢達之意，暢則以氣爲先，吾人若欲研究文章，首宜注重養氣，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盛則言宜，故養氣爲作文最要工夫。其次宜注重閱讀，閱可涉獵，宜多宜速，讀可諷詠，宜熟宜專，二者不可偏廢。學者於此，探索既久，腹笥有物，然後周遊天下名山大川，取天地自然之變化，發爲文章，自然下筆有神，不同凡俗之率爾操觚矣。區區之意，貫諸左右，是否有當，尙希足下有以正之！

▲致留東友人書

紀亮

啓者，風飄雨驟，雖少壯而難堪，電掣雷轟，縱資育而亦瞬，何一羸瘠之輩，怯懦之徒乎？今者，歐戰方烈，倭奴無均勢之權，黃禍忽興，中國有危亡之懼，此吾邦人士蓄目痛心，而不能須臾忽置者也。彼日人者，虎狼其心，蛇蝎其毒，耽耽慾壑，殆不奪而不厭。遂遂野心，乃旋盟而旋背，不講邦交之道，蔑視同種之人，謂此乃千載之一時，初不懼再衰而三竭，駐師青島，耀武齊東，虐我人民，括我財產，在我已覺不堪，奈彼猶嫌未足。忽又要求廿款，勒限三週，爲公理所絕無，亦列強所共憤，卒然臨我，不肯姑容，懼目前之亡滅，可與言和，杜異日之欺凌，仍當力戰。今則怨恨之聲，動於四野，抵制之議，徧於國中，愛國熱忱，吾同胞固大有可恃也。然某不恨日人之狡也，轉笑日人之愚。夫神明華胄，敵愾固不乏人，僻陋島邦，犁庭終當有日。况安重根之往

事未遙，大帥伯之政權難固乎？彼乃昧虞虢有輔車之勢，蜀吳非戰鬪之邦，用其虛聲恫喝之計，欲侵內地路礦之權，吾恐其狃於甲午以來之屢勝，而不知已非明治維新之盛時也。某自慚庸陋，何知遠謀，屢接諸君之忠告，足見彼士之確情，敢貢所知，伏惟垂鑒。

寫給弟弟

黎系業

釋岑：

分別已一個多月了！祖母父親母親都健康麼？你的兩位姊姊可好？幼岑想很會說話了。這都望你告訴我的。

我在省城裏很好，不勞你罷念！並望你轉告家中。

你現在能安心讀書麼？一個人要不認得字，就很不方便了。你知道麼？縱不勉強用功來，耗費精神，也就不偷懶才好。

天氣寒暖不時，多易致病——這些事都有母親照料，倒不用我耽憂；不似我一人在外，面孤單單地，沒人幫忙呢。

學校照常上課，功課都是熟的，不甚勞心，只是學校的編制太呆，曉得的他偏要教，已

學的他強著你學；一本老本經聽厭了，自家去學新的，又沒機會。一天到晚，起床，自習，下自習，吃稀飯，接著又上四堂，便吃午飯；吃了午飯，又上四堂，才吃晚飯；晚飯後兩堂自習，便是就寢點名息燈；一天共搖三十一次鈴，我也只得隨著鈴聲混去，還有什麼生氣？弟弟！我希望你將來升學時，不受這種教育。

寫到這裏，可惡的鈴聲又震碎了我的心緒，就此擱筆了。祝你
近好！

少岑
九，一二。

▲給朋友——報告恐怖的一夜——底一封信用 王守偉

廣生好友：

我們在嘉興讀書的學生，真是不幸！這個學期受了二次的恐慌。最近，夏超爲響應北伐軍而宣告獨立，却惹起了禍國殃民的軍閥孫傳芳的干戈，於是竟把我們的嘉興當作戰場了！我們要逃避都來不及。因爲事出倉卒，火車輪船……猝然的斷絕了。現在，我把在校所碰着的恐怖情形，寫在下面給你聽聽。不知你讀了，有什麼感想？

那天十月二十一日上午，約摸九點鐘，雙方就開始作戰。我們全校學生和教職員因爲

沒有回家的機會，當時就產生了一種無組織的觀戰團。地點在校旁的城牆上，居高臨下，一目了然。那時，我們膽子真大，夏起的兵都滿播在車站的四周和苗圃裏。安排了大砲和機關鎗，在那裏開放。雖我們觀戰團地點很近很近，竟說是眼前吧！只見緋紅的砲彈，轟隆的放出去。間着和白鶴生蛋一般的機關鎗聲。再拋首眺望遠處，只見一團團白煙繚繞地昇入雲際，數秒鐘後，才聽出「隆：隆：」的砲聲。天際底雲頭，焙得紅紅的，好像看火燒的夜景。湊近鼻子嗅嗅，一般火藥氣味，直衝進心頭和腦際。探出舌兒吻吻空氣，一些兒也沒有滋味。啊！這是我第一次的經驗哩！

這天夜間，白玉盤高排在天際。就是陰歷九月半的夜裏——最恐怖的一夜。那時，是十一至十二點之間，鎗聲砲聲，越逼越近。聽去好像已到了城腳下一般。全校的學生，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都睜眼朦朧，披着睡衣的，頂着被頭線毯的，拖着鞋子……盪蕩的逃下到最底層。抖簌簌蜷伏着。有的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哩！有幾位膽小的同學，都嚇得面孔像死灰色。然也有幾位大膽子的同學，還是高臥在舖上，作他的「黃梁大夢」咧！我站在旁邊，冷眼看着：每個人的舉止行動，煞是好看；有的嘴裏咕嚕着，恨校長不令他出校門去逃命。有的口裏唱着悲哀的歌兒！有的面上現出憂愁的模樣，一聲不響。有的却仍是裹着被頭倒在課堂裏。

或是會客室裏睡覺，鼾聲大作……多着呢，可惜我不能一一的把牠——各式各樣的形容舉止——模寫出來。而當時的笑話，也層出不窮哩！

忽爾一聲響亮，洋房頂上叮叮噹噹好像下雪珠般的敲着。在這個——最恐怖的時候，人面如土色。幸虧停歇，就沒有這種聲響。不然，我們的小膽子，不是都要嚇壞了嗎？這就是最恐怖底一夜了！

次日，天一亮，本級有位姓王的同學，在四層樓洋房——思金堂——旁邊拾着了——一個純鋼製的熱水壺大小般的砲壳。我們才知道昨夜的一聲響亮，就是這個砲彈的光臨。幸而房子沒有打壞，祇打斷了一顆小樹。

我設想，假使這位安置砲位的朋友，只要把砲口稍稍歪斜一些兒，那就不——了了！這座思金堂不是要宣告遷居了嗎？萬幸！萬幸！夏超的保安隊，亦於那夜被一聲響亮的大砲嚇逃跑了。嘉興的危險，竟暗暗地過去了。

浙江素稱是安樂窩，乾淨土，但是近年來也受了一次二次三次……的賞賜，玷污了浙江，可恨不可恨！我真欲放聲大哭。哭我們無告的人民，受盡了軍閥的侮辱蹂躪，忍受種種痛苦和創傷，而毫無反抗的能力。我切齒的痛恨，已不行把他們——軍閥——古腦兒打到十八

層地獄下去這樣，才洩我心頭之恨！……不寫了，不願寫了；因為這是徒然煩腦，徒然咒詛，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去努力前進，將來為國家出力，犧牲，努力！努力！前進！前進！

願你和我一同努力前進！

你底友人 王守偉 一六，一，一六日

▲織墩遊後給心純

朱耀先

——寒假通信稿之一

心純同志：

春風漸漸吹起來了，在那可愛的春風裏的草也青了，於是江南的鶯花和北方的風蝶，將同邀春風的一笑了。我們同住江南，當然可以，外的親近春風，可以十分得到春風賜給我們的「甜蜜的愛。」

陽春的烟景是值得留戀的，在那春風一陣陣地從臉上拂過，小鳥一聲聲地在樹上宛囀，低下頭去看那一波波的綠水，遠近的山也似乎披了一件淡綠衣……我不禁低嘆了一口氣，心裏一片的思潮，也和春花般的爛漫，春草般的蓬勃，春水般的纏綿，春山般的笑意，春

風般的溫柔……悠悠地溫溫地情，漸漸的深入我的心坎了，本來灰色生活裏的我，無聊岑寂的我的心靈，也覺一時欣欣地有了些生趣，這是我遊繖墩給我的記憶，賜我的甜蜜的刺激！

誠然，繖墩是個名勝，在我們江陰的，確很能使我們的心靈愉快甜密的，雖然冰肌玉骨的梅花，還在含葩未吐，但是微風遞來清香，已使我靈魂飄蕩了，加上綠水的環繞，青松的遮蓋，晚霞烟波的籠罩，又何等的甜密，何等的愉快啊！

我記得在繖墩的曹宗祠的粉白牆上，看見幾首小詩，雖然並不算好，但是却也有些意思，裏面有二句說：

「人生真真的樂趣，

是萌芽在那

青山

綠水

剪剪的春風裏吧！

我明白了，人生的樂趣，是在那自然界裏面的，從前對於人生的觀點是謬誤的，錯解的，

幾乎把那朦朧而渺茫的我的'人生'銷沈下去，幸這一遊給我夢醒！

自從五天的鄉游——從城市到繖墩——的確給我枯燥的城市生活的一個厭惡，因為在那生活的藝術上，村兒的吶喊，野叟的歌吟，是不可缺的呵！然在我事實上的能力，却不易捨棄枯燥的城市生活，去親近那生活藝術的鄉間，這是多麼可恨啊！

心純！我很佩服你的文藝創作，但是我不敢說出來，因為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鬚髯心中說：『你呢？』呀！我呢！真真的我呢！說也慚愧，胸襟仍是淺陋，文藝的欣賞也沒有，何況是模訪作，創作簡直談也談不到，所以看到你的作品，我心中就慚愧了，羨慕了，嫉妬了。

心純不多談了，把我從前看到而記憶的一首新詩，做了我這信的尾聲吧！

『美妙而悠揚的心弦，

深深地演奏起來吧！

雖然，

空間漠漠

時間渺渺

但是也總有些回聲吧！

你的同學耀先寫於一九二八，二，一八，燈下。

▲爲日輪撞沉我國商輪新大明案敬告同胞書

洪承隅

親愛的四萬萬同胞呀！我們生命上發生絕大的危險了，我們生命的保障快被斬斷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那日本人竟敢大膽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戕害同胞數百人，驚天動地的一件可悲可痛可憐可恨的大慘案呀，恐怕同胞們還沒有知道，或是曉得這件事，還不曾十分注意，特地將慘案之完全的真相寫出來，給同胞們看個明白：

今年二月十八，那一天晚上九句鐘的光景，我國商輪，名叫新大明的，行經泰興縣附近十里沙地方，遠見日本鐵殼船厚田第二九已經錯入上水航線，趕忙拉了回音，那知道日輪並不轉舵，依然直馳而下，此時新大明已側近右岸，無可再讓，司機的見勢已危險，又拉了回音，急推他左側，但是他置若罔聞，悍然不顧一切，使且開足馬力，忍心害理的直對新大明猛力一掃，好在新大明船身向左一歪，祇將船頭撞壞，可是船內機器繼續震裂，當時震死十幾個人，輪船成了頭輕尾重的姿式，船身漸漸下沉，船主見已船已入非常危險的時期，急忙鳴笛呼救，全船秩序大亂，哭哭啼啼的，聲動數里之外，慘不忍聞，該厚田丸也不停礙營救，直向

下流而去；恰好我國大吉商輪聞呼救笛聲，用探海燈照見新大明被撞受傷，沉沒在即，隨即追回厚田丸叫他幫同救人，用鐵絲紐住傷輪，纜救起四十多人的時候，大吉輪已帶有頌勢，忽然砰然一聲，鐵絲斷了，傷輪直向江底下沉，一剎那間，全船三百多個乘客職員和水手都進了浩浩蕩蕩的波濤裏，葬身魚腹了，那時候一片嚎哭之聲，悲慘之狀，雖是鐵鑄心腸，我也免不了要淌下淚來，等到救生船划到，已經不及救了；輪船公司裏得到這個消息，當時會了日本總領事，要求他賠償損失，他也答應和平解決；又請求交涉公署在此案沒有解決以前，照會海關不許厚田丸離滬；可是交涉了四十多天，日方毫無誠意，故意延宕。

同胞呀！日本人欺侮我們，殘害我們，已到極頂了，凡是可以消滅侵略中國主權的，無所不用其極了；五卅烈士的骨肉未寒，大仇未報，繼續不斷的在江蘇的下關福建的平潭等處的江海面上，戕害不少的無辜同胞；年來幫助軍閥，阻撓革命義師，已屬窮凶極惡；最近又發生這駭人聽聞的大慘案，肇禍前日輪置笛聲如充耳不聞，事後復鼓輪下駛，見死不救，他惡心是何等的險惡！手段是何等的殘酷！同胞要曉得：五卅還是發生在租界上，此次竟敢在青天白日之下，完全我國領土裏橫駛闖禍；五卅僅戕害同胞數十，此次竟致數百人性命，數十萬財產於不顧，他們目中那裏還算是中國人，簡直比螻蟻也不如，和野草一樣看待，可以

隨便屠殺，任意蹂躪，大概在他們侵略計劃上已經進一步，來侵犯航權，想滿足他蠶食鯨吞的野心了。同胞呀！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姑不論被難的如何可憐，剩下的老父老母孤兒寡婦，又將何以爲生呢。現在交涉的結果，日本總領事說，厚田丸並無過失，我國沒有何等合法之根據，妄將船隻拘留，係屬違法，如果再事扣留，反而要我國賠償他的損失，至不待已時，他們還要取相當的對付啊！同胞呀！日本卽然侵了我主權，害了我同胞，他還強詞奪理，隱過飾非，尤屬藐視國際公理已極，扣留輪船以待交涉，明明是正當之道，他却說違法，加之恫嚇當局，居心更不可測度了！同胞呀！這種局勢真嚴重的很，快快聯合起來罷！抵制日本的貨，和他經濟絕交，因爲他們是以工立國，我國是他們工業出品最大的銷場，他們日食的米也靠我國接濟，假使經濟絕交能實現，那麼就不難致他們於死地了；但是日人曉得我國人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故意的延宕交涉，我國要幹快起來，抱大無畏的精神，催促政府嚴重交涉，大家做政府的後盾，務必堅持到底，始終不懈；大凡壓迫力愈大，反抗力必更大；日本却也知道用他慣計，表示和平解決，不啻拿糖果哄小孩，可是我們已不信任，再不上他的當了，我敢說句武斷的話：我國人萬衆一心，理直氣壯，一致對付任何堅固的魔力，最後的勝利，一定可以得到的；現在日本被壓迫民衆組織的民政黨，已經躍躍欲試想做那倒閣運動，更加上我們的

努力，我也敢斷定他只在最近的將來，就要崩潰下來，帝國主義的壽命，再也延長不久了。最後，我們再呼幾句口號，表示奮鬥的決心：

(一) 四萬萬同胞大聯合，向日帝國主義者進攻，不達到道歉賠償撫卹懲兇保障諸端，誓不中止。

(二) 與日本經濟絕交，抵制日本的貨，非達到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目的，絕不放鬆。

(三) 除非四萬萬人心都死了，任他宰割，不把四萬萬人都槍斃了，戕害了，誓不與他妥協。

(四) 假使對日帝國主義者表示降服以及發現私通貿易的，認爲全國的公敵及反革命。

二四，二十七；泰縣新大明慘案後援會泣告

▲重陽前一日與友人書

傅昌年

憶昔陶靖節白衣送酒，見重王宏，孟參軍烏帽臨風，貽譏孫盛，總斯舊典，豈非千百年前重九之佳話乎？足下終日芸窗，孜孜兀兀，雖此心融五典，未免身局一隅，及時行樂，古之人佳

話會垂，卽景生情，吾學子小詩宜和。且馬遷作史，因遊歷而奇，子厚爲文，得山川之助，誰謂士人遊覽，不能裨益文章哉！光陰荏苒，節序匆忙，一剎那間，重九節近在目前矣。茲悉足下明日應某君之邀，有赴金陵之約，甚爲慕羨。當此秋高氣爽，風日燥晴，桂藥初凋，菊花將放，計程西去，飽看龍盤虎踞之形，憑吊前朝，徧尋牛渚雞鳴之跡，青山紅樹，坐愛停車，實足伸吾雅懷也。惟是紅羊蒼狗，劫運未弭，克魯勃郎，殺人利器，此次北兵私渡，龍潭棲霞一帶，傷斃至五萬之多，屍氣薰蒸，行人掩鼻，閣下遊蹤所至，應亦慘目傷心者焉。本校此次，適不循例休假，遂以課務纏身，不克同往，賞彼名勝，益我胸襟，行自歎也。返旆何日，維希先告，亟當選座洗塵，藉以快聆宏議，餘不盡一一。

▲約友人遊明陵書

張 繼

回憶秦淮一葉，同泛月明，簫管滿樓，恍如烟化，渡頭話別，珍重逢，屈指韶光，小春又屆。茲弟因明日休假，乞約同志，共遊明陵，銅駝荆棘，弔零落之故宮，滄海桑田，感徬徨之身世，興亡在跡，同記以詩，僕負奚囊，待於君後。此啓。

▲春遊小啓

湯增敬

春草油碧，春水綠波，幽岫含雲，深谿瀉翠。幾種鳥聲齊鳴，一般柳絮遍飛；清颺拂衣，依依如霧，黃鸝弄舌，嚶嚶求朋；聽潺潺之流泉，撲翩翩之舞蝶，瞻高峯而入雲，瞰清流而見底。御柳飛花，且誦韓翃之句；杏花沾酒，還吟杜牧之詩。心悠悠以神曠，身飄飄而欲仙。光彩交輝者，日中石壁；青翠並耀者，竹外叢林。池邊水影，如臨鏡於玉堂；屋角花香，恍擷花於野外。斯情斯景，何以遣之？愛遊諸君，幸莫辜負！期以某日，共駕巾車，惠然肯來，毋失交臂！是約。

▲重九日約友吳山登高啓

宋鍾藩

某兄鑒：籬菊初綻，湖蟹正肥，際茲節屆重陽，正是登高佳會。况復天氣清爽，湖山秀麗。飛鶴鳳翥，劉刺史前事可師；落帽龍山，孟參軍高風如昨。慨夫中原板蕩，匝地干戈，日坐愁城，甯非憾事？爰就是日，約二三知己，把酒守壺，往登吳山，以擴眼界。足下高士，諒洽雅懷，敬請如期蒞臨，謹肅寸箋，以約弟某頓首。

▲開菊花會啓

宋鍾藩

菊花之隱逸者也，有色有香，不嬌不豔。獨行孤立，有巢許之操；池露傲霜，有夷齊之節。是

以屈平志潔，喜餐落英；彭澤興濃，不負佳色。際此老圃秋容，黃花晚節，金風送爽，籬。盛開，爰擇種之最佳者，陳列於一院。或紅或白，或赭或黃，蔚若雲霞，燦如錦繡。特開佳會，廣集同儕。——非是花中徧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世不乏雅人君子，諒愜雅意。如得惠然蒞止，共賞孤芳，則某當倒屣而迎，掃徑以待，此啓。

擬發起國學研究會啓

陳培森

嘗考我國學術之盛，莫周秦若。蓋當時思想沐浴之惠，言論得解放之正，故其所造，迥乎莫逮。迨漢武定儒說於一尊，投百家於荒陬，學術發展，爲之遲滯。然鄒馬之經訓，許班之小學，猶負絕古今，冠冕百代。嗣後典章盛於唐，理學昌於宋，四元天元，與於初元，訓詁校讎，隆於清世，雖未能復周秦之大觀。然尙能順流演進，從容孕育，絕未有如今日凌夷衰替之甚者。深識之士，何以爲懷，提倡國學，又焉容緩。非所謂迷信舊物，不處新機，誠以身爲炎黃之胃，并姬漢之遺文而不知，周孔之創制而無曉。則中國人且失其爲中國人。彼英吉利人未聞有不識莎米之書者，法蘭西亦未聞有不明羅孟之學者。何獨於我中國則不然。又當知者，則今日國學之所以衰落者，半自由身之朽壞，半由人爲之誤解，遂以爲振作精神，以治西學，可免天然

之淘汰，而求適者之生存。殊不知水非火相繼不為流，學非學相彰不為美，則是國學之不克進，非其謬見為之梗耶！惟其朽壞，遂以為糜費精力，以治國學，非但不經濟，抑亦太愚。殊不知韓退之有言，挽狂瀾於既倒，惟其既倒，挽乃有值。障百川而東之，惟其未東，障斯可貴。今日國學之所以不容不研究者，正因國學有未滿人意之處，否則亦安勞吾人之大聲疾呼。而國學固光儀常新，足與西學分庭抗禮者矣！鄙人不敏，爰有此會之發起，冀五千年之文化，不自我絕，億兆載之光辉，胥由此啓，愛國懷古之士，盍興乎來？

▲為涿民捐募棉衣啓

袁桂吟

晉奉戰事，集中涿縣，荏苒數月，茅舍坵墟，閭閻凋敝，論者謂空前未有之第一浩劫，洵不虛也。當茲朔風獵獵，肅霜稜稜，嗟彼流民，飢寒交迫，實無地可以自容，死生莫知，雖有天何能共載。夫災區老幼，莫非同胞，救之拯之，固社會人士之責也，故同人等有捐募棉衣之舉焉。深望社會人士，慷慨輸將，多一襲，即可多活一人，贈范叔之袍，不讓須賈，集香山之布，徧蓋洛陽，覆鹿牛靈，恩同再造，彼無衣與嗟，祁寒抱怨者，敦不銘挾纊之恩，熙熙然如登春臺耶？嗚呼，西江之水，能活涸轍之魚，一襲之裘，成自十狐之腋，菩薩低頭，衆生普渡，解衣衣人，請自隗始，仁

人君子其辭之，此啓。

▲勵武社集衆啓

失名

揚威四海，伸力全球，可以保主權雪國恥者，其惟武乎？是以斯巴達尙武，而卒滅雅典，日本振武，而終敗強俄，武勇所關，豈淺鮮者！蓋體力既強，武功必興，國可蒸蒸日上矣。故西人以尙武爲命脈，勵尙武之精神，激勇敢之志氣，使人皆能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如是國幾何而不強也。我中國委靡之風，文弱之習，非一日矣，見難而退，遇敵而卻，遂致病夫之憂，揚於四海，雖強之號，徧於全球，其尙武之精神者，恆百不得一焉。且身體日弱，其種子亦必隨之，非惟不能強國，抑亦弱種之源也。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結社講武，爲同胞倡，衆志成城，共襄夫舉，區區一社，萬不裨一，獨掌壠河，吾亦知其難矣。然挽二千餘年之頹風，振四百兆人之懦弱，力雖孤微，烏可以已？所望者遠，同人保種之遠謀，步東西洋之後塵，內可治國政，外可禦敵患，近可求學，遠可強種，安內攘外，靡不始此。時維季春，風景可懷，宜拔游曠地，流動血脈，踢球游戲，活潑身體，其諸君子知有樂乎此也。

▲擬中秋節邀同學小飲啓

徐繼祖

伏案終朝，未遑踵謁，曾幾何時，而桂華已飄香矣。偶步小園，覺新月斜掛，清風徐來，使我心曠神怡。遙想中秋之夕，明月在天，照耀無際，苟得同儕數輩小酌其間，興當百倍，人生幾何，佳節難逢，吾兄雅人，當不以荒時廢事見責也。屆時幸率惠連，同至敝廬，開筵坐花，飛觴醉月，此種風味，豈特古人能領取哉。

約友人賞牡丹小啓

馬健飛

時當三月，春去二分，飛絮光陰，落花時節，偶誦唐人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恍置身洛陽城裏，與狂蜂浪蝶伍矣。足下素有牡丹癖，盍值課餘，一臨南苑，妹當載斗酒，攜蔬食，與君共酌花下，敲棋賦詩，滌我俗念。倘蒙不棄，開徑相迎，惠然肯來，毋吝玉趾。

邀友賞菊小啓

潘鼎恩

某君足下：揖別數旬，殊深懷想。停雲落月，無日或忘。三秋之感，諒兄亦與弟同情。近維學業猛進，貴體康健，爲無量頌。茲啓者：目下秋高氣爽，舍間黃菊盛開，秀色可餐，幽香暗遞，目觀之而神爲之爽，鼻觸之而氣爲之清，似此良辰佳景，吾人可不盡興游樂乎？對酒兮賞花，陶元

亮自饒逸趣，賦詩兮寫意。杜子美獨寄豪情，仿此韻事，同伸雅懷，略備粗看，敢邀大駕，所恨家無長物，惟約無腸公子，及麴秀才，聊作主人而已。叨在知交，勿卻幸。

▲重九節邀友登高啓

陸本清

龍山嘯傲，帽落參軍，非九日登高之趣，更乎？昔人每逢是日，往往恣情眺矚，縱飲狂吟，誠韻事也。僕曾記去年九日，與君持螯載酒，聯袂登高，今一轉瞬間，鴻雁來賓，茱萸雜佩，又屆賞菊之良辰矣。爰修寸柬，請續前游，相與縱一時之嘯歌，覽一秋之風景。招來紅友，寫彭澤之高情，亂插黃花，據樊川。雅抱，流連竟日，其樂何如？敢達愚忱，希即舉玉，此啓。

◎詩歌

▲小動物

古恩光

(一)

風颯颯；
雨瀟瀟；

失明的世界啊！

黑漆鐵板蓋下的小動物啊！

何所適從？

你柔弱呻吟底哀號；

不及風雨狂呼底響亮。

上帝的聰耳也聽不出你這小動物在

哀求什麼。

濃煤煙般的黑雲像利劍，切斷了，

切斷了！上帝的視覺——斷絕了同情！

在這個潮溼悶暗到了這樣的世界裏，

一點光明也沒有，一點生氣也沒有了。

只是充滿着恐怖；

充滿着血腥，

充滿着哀啼……

可憐他這些小動物，

都爲時代無謂的犧牲品了。

(二)

風停了，

雨止了。

青天漸漸地露出來了。

廣漠的大地上，整萬整億底小動物，全

身浸在泥漿裏！

翹起小小的頭顱，

張開了求饒請命的嘴唇：

——上帝也！悔恤我等吧！

因爲我們都是弱者無能，無勇……

輾轉於溝渠；

爲洪水所淹刷；

爲毒蛇所咬傷……

趨避難逃這樣的凶年。

圍在我們四面八方的景象都是相

同的。

慈悲底上帝，萬能底上帝啊！

來拯救我們啊！

遍體鱗傷底小動物誠懇而悲哀地請命，

上帝却給他們不言的暗示：「我不能！」

(三)

洪水退盡了，

太陽照於沙灘上，

蠕蠕而動的小動物，

從泥漿裏爬出來；

拚命爬上山頂，不斷的進行。

第一個墜落深谷；

第二個又爬上去。

上到了半山。

其中有個小動物仍在大喊：

「前進！

努力向上跑！

盡畢生的氣力；

向前進！

忍耐地，勇敢地，

向前進！

光陰終是我們所有的；

勝利的冠冕也屬吾曹了！」

(四)

瞧也？

睜開眼睛來看吧！

插入雲中底青山佈滿了裸體的小動

物了。

毒蛇伏於水底，

洪水失意悄悄地繞過山脚流去了！

和風送來一陣壯麗底歌聲；

——光明作燈，

黑暗永絕。

痛苦的結果是幸福；

忍耐的代價是成功；

是勝利，

永遠的勝利！

啊啊！

這是小動物唱的勝利之歌啊！

▲寒梅

陳全冠

陰霾霜的雲霧瀰滿了天空，

路上的行人都帶有十分的寒，

雪後的宇宙，

好像晶瑩光輝的琉璃！

各種生物呵！

恐盡受凜冽威力的威摧殘；

獨有那園中的梅花，

反開得十分的鮮研！

不畏一切霜威風力，

似一個得大無畏的青年。

★ ★ ★ ★

我愛你有清潔精美的顏色，

不若那三春的百花妖冶。

我愛你有反抗權威的恫操，

不若那秋至而先凋的殘葉。

多麼偉大！

多麼崇高！

環顧世上的人，

禁不住由心坎深處，

勇起了不斷的酸辛與熱潮！

▲紡織娘

章 琴

牠把歌女也似的詩曲，

常常於深夜中吟過紗窗，

送到孤眠着的我底耳畔。

我有時 着黑夜底恐怖了，

要是沒有牠那富有情感的歌調，

又誰能安慰我呢？

▲墳上

王家驥

輪樣的斜陽，

照得世界變為血場；

徐徐的春風，

習習地吹揚；

花姐姐，草姑娘，

跳着，舞着，

歡迎那露大娘；

獨饜這種風味的我，

多麼的快樂，

徘徊欣賞。

★ ★ ★ ★

我慢慢地走着，

走到她的墳旁，

呆呆的站着，

於是鈎起了一縷愁思。

她生世的景况；

遙遙四望，迴顧左旁，

連她影兒也不見；

竟使我無限悽愴！

★ ★ ★ ★ ★

鳳姊呀！鳳姊呀！……

她始終默默地不應；

啊！

我要發狂了，

四顧尋找，

不知她藏在何方？

★ ★ ★ ★ ★

我的淚兒流盡，

我的精神浮蕩，

心靈兒也疲倦了；

一無所想，

就臥倒她的墳上。

★ ★ ★ ★ ★

忽然——她來了！

輕輕底拍着我的肩膀，

我就殷殷地與她狂吻；

誰知張眼一望，

原爲口對着草地，

一切渺茫；

啊！

還是我的幻想！

★ ★ ★ ★ ★

一羣的狗兒，

汪汪地叫着，

擊破了我的悲傷；

沒精打采的我，

獨自徬徨！

▲隕星

陸有光

(一)

嵌在天空的星星，

點綴着萬朵光明；

一剎那，掉下一個，

我快飛前去等。

(二)

假使妳是寶石，

我要磨成戒指，

贈給我的愛人。

(三)

假使妳是美玉，

我要鑄成如意，

佩着我的胸前。

(四)

假使妳是液體，

也許是天上的甘露，

我謹慎地藏着，

留着愛人來喝，

喝了滿心稱意。

(五)

一切如我願，

但是——

天上少了一個明星。

▲白雲

梁世傳

白雲，飄浮的白雲；

我的生活真如白雲一樣的飄浮呀！

我如果能像白雲一樣的，

安閒自在的飄浮；

那到也能了。

只是我的飄浮呵！

却是爲着生活的奔波，

爲着經濟的壓迫，

爲着命運所支配而飄浮呵！

疑問

建源

月兒在天空照著，

花蕾在園中開著，

當月兒照著我時，

不知有照著那邊的她麼？

我戀賞著這朵鮮研可愛的美花，

不覺就想著前時贈花的她，

美麗無比，香味撲鼻；

不知那邊的她，賞花時也想著我麼？

秋日書懷

鞠孝友

(一)

秋兒呀！

你爲什麼！

風淒淒？

雨淅淅？

灑得桐葉滿地！

莫不是你告訴我們秋日到了麼？

(二)

風淒雨淅的秋兒呀！

你爲什麼

起了風又下雨？

下了雨又起風？

(三)

你曉得！

你起風的時候，

一般的人們！

有無限的絕望！

有無限的悲哀！

(四)

你曉得！

你下雨的時候，

一般的人們！

有無限的痛苦！

有無限的愁懷！

(五)

風淒雨淅的秋兒呀！

你快些走吧！

你快些走吧！

免得人家生厭你啊！

▲別西湖

金溥榮

西湖！
西湖！

我們絃也融融，

離也匆匆！

碧澄澄的湖水；

青鬆鬆的山峯；

兩三座插雲的浮屠；

五六隻划槳的輕艘；

點綴得景色深濃！

啊！
西湖！

我是『詩人之友！』

你是『藝術之宮！』

★
★
★
★

西湖！
西湖！

我們絃也融融，

離也匆匆

你給我多少古蹟看；

你給我多少勝地游；

我誠感激無窮！

我願你底影像，

永永地在我心中；

更願你底境裏，

永永地留我游覽！

啊！
西湖！

我去也！

我們後日再相逢！

▲述懷

看今日

江山雖無恙，

但

查承濤

舉目四顧，

滿目蒼涼！

大好江山異族佔。

通達的商港啊！

變爲夷場。

這是何等的不平啊？

也就是弱小民族的現象！

★ ★ ★ ★

願爲猛士兮，

救命疆場，

手持燦爛的國旗啊！

世界上飄揚！

雪「五二」「五九」「五卅」……的國恥，

渡浩森的重洋！

滅匈奴，掃夷狄，

爲國爭光！

▲病中思家

查承濤

病榻上，

遙望那白雲蒼蒼；

路茫茫，

何處是家鄉？

心中有語，

憑阿誰，訴衷腸！

★ ★ ★ ★

呻吟入夢，

見雙親倚門遙望！

晤面時，

說不出無限悲傷！

醒來了。

只有那淚危睚！

★ ★ ★ ★

李白說——

「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病中憶此語，

益覺淒涼！

▲雨絲

陳省過

絲絲的細雨，吹在那嬌豔而好似才睡

醒般的花瓣上，把她還沒有吸收的露珠溶

化了，溶化在一起。

絲絲的細雨，吹在那清澈而好似鏡子一般的水面上，把那平滑的碧波打破了，也溶化在一起。

絲絲的細雨，吹在那活潑而正在試舞的小蝴蝶的翼上。把她美麗衣裳弄溼了，美麗的粉也溶化在一起。

絲絲的細雨，吹在那明潔的窗內兀坐着的伊的龐面上，把伊剛從眼眶裏流出來的熱淚溶化了，溶化在一起。

於是她呆呆的看一切，同時伊的弦上，也好像被雨絲而溶化了，不覺暗暗的呼着：神祕的雨絲呀！究竟你溶化了一切呢？還是被一切溶化了？

▲細雨

余少良

細雨，細雨，濛濛的細雨，
你收滅了輝煌的陽光，

空中的美景爲你變做瀰漫，黑暗。

細雨，細雨，濛濛的細雨！

我的生涯爲你轉入寂寞的迷津！

★ ★ ★ ★ ★

細雨，細雨，微茫的細雨，

你浸溼了我的坟墓，木棺，

細雨，細雨，微茫的細雨！

我的靈魂爲你澆滅！

★ ★ ★ ★ ★

細雨，細雨，紛沓的細雨，

你喚醒了在長眠的萌芽，

它們在曠野歡迎你來。

細雨，細雨，紛沓的細雨！

惟人類的生涯爲你摧殘！

▲夢見

余少良

我夢見在靜蕭條的黃昏，

有一個老人在峨嵋山巔彷徨；

一個童子問他說：

「老人爲何獨在這兒徘徊？」

老人失神地答道：

「我在尋找我的羔羊。」

★ ★ ★ ★ ★

我又見在蒼涼靜寂的月夜，

有一個少婦在直佈羅陀海濱哀泣；

一個漁翁問她說：

「夫人何爲這樣傷心哭泣？」

少婦失望地答道：

「我在哀哭死去的情郎。」

★ ★ ★ ★

我醒來才知道：

在山巔彷徨的老人就是我，

那羔羊是伊；

在直佈羅陀海濱哀泣的少婦，

就是我靈魂的化身。

▲ 船上的一夜

余少良

一個淒寂的黑夜——

我橫臥在艙面的一塊鐵板上。

我聽，然那澎湃的哀濤，

轉進我的心窩，

打滅我靈魂的明燈！

★ ★ ★ ★

渺茫的天涯——

在我眼前彷徨着。

我看看那海底的明月，

照透我的心靈，

灑潤我的靈泉！

★ ★ ★ ★

無情的暴風雨——

打透了我的衣被，

刺斷了我的心腸！

我……孤零的我——

對着死靜的深夜哀吟！

▲早晨

余少良

一輪硃紅般的朝陽——
被一陣彷徨的彩霞吞隱着。
呀！
體體的晨霜——

你殘害了多少的玲瓏青草！

路傍的紅葉子繽紛零落，

屋瓦上的黃雀咬咬哀吟。

呀！
刺骨的狂風啊！

你吹滅了我心靈裏的明燈！

▲春

朱耀先

池畔窈窕的楊柳，
孌孌地飛舞，

樹上玲瓏的黃鶯，

婉婉地奏着他美妙
歌吟！

綠草如絲般，

飄搖在和暖的東風裏，

遠遠的青山也笑了。

▲青年的心

冒壽全

青年的心，

像透明的鏡；

但受了些微灰塵，

也許要黑暗吧？

★ ★ ★ ★

青年的心，

像高潔的雲；

但遇着了風伯的狂掃，

也許要換散吧？

★ ★ ★ ★

青年的心，

像自由爛漫的小鳥；

但受了獵者的捕捉，

也許是不敢反抗吧？

★ ★ ★ ★

青年的心，

像澎湃的瀑布；

但遇着些阻礙，

也許前進的路，

要費許多周折吧？

★ ★ ★ ★

青年的心，

可愛可欽；

可是將來的心，

却不能預定。

唉，

可愛可欽的；

青年之心，

我願你始終如一！

▲我的心

王積怡

我的心如明月一樣的光明，

我要用我光明的

去改弄黑暗的社會。

★ ★ ★ ★

我的心如明月一樣的高尚，

我要用我高尚的心，

去感化人們醜陋的心靈。

★ ★ ★ ★ ★

我的心如明月一樣的冷淡，

我要用我冷淡的心，

去撲滅勢利的火焰。

▲吃藥

王積怡

我病了，

父母勸我吃藥，

我說：

「我不喜歡吃藥呀！

藥苦呀！」

但是，——

父母偏要說：

「好孩子，

吃了罷！

現在的苦，

就是將來的樂呀！」

▲種子

謝明德

(一)

種子唉！

你深沒在土地中，

是死的靜默呢；

是新的生命吓。

(二)

雖然你是在淒涼靜寂的田野裏，
固然是止不住你的淚兒呵，
但是你既有閃閃的珠燈；
滋潤的淚珠，
那何怕那黑暗迷人的田野和沒有豐
滿的果兒掛呢。

(三)

昨天不是剛剛落過雨麼？
田野裏的泥土多麼的鬆呀；
我的種子呵，
趁勢抽芽吧。

(四)

沒有嘗過雨水的種子們呵，
你何必爲着你的朋友已經抽芽了而

你還沒有抽芽於是和鐵般堅硬的泥土強
爭而死呢，死了，

白做他種子的肥料；

你終要靜寂寂地忍耐……

忍耐那鋒利的錐終能出袋；

等候那甘甜的雨不久就來。

一天，

雨公光臨了，

何愁「錐不出囊」呢。

(五)

種子唉！

你不必爲果實而憂心呵。

開了鮮豔的花兒，

何愁採花的蜜蜂蝴蝶們沒有呢。

(六)

雖然早出芽的植物們早已掛着果子了，

但是你何必失望呢；

終有一天，

亦吊着鮮紅的果兒。

那時，

何愁沒披着安琪兒的衣服，

踏着雲兒；

隨着風兒；

同早發芽的種子們，

飛舞在人們的心靈裏。

▲心

謝明德

(一)

朝霧中的船固然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心膜中的心又何曾不是模糊呢。

(二)

看呀！

看那些紅，白，黑……的心們，

飛舞在人們的愛裏。

(三)

柔弱的青年們呵！

你要深深的刻在腦海裏，

就是當你要將你赤淋淋的心拿出來

的時候，

先要將你的思想，

輕煙般的鑽過那很厚的心膜。

▲愛之宮

管志仁

莊嚴燦爛的愛之宮，

造在不可卽的汪洋巨海中。

可憐那許多青年人，

想渡過而遭覆沒呵！

變了面目。

遠處的青山，

近處的碧水，

當我們逼近看時，

却又隱掉了本來面目。

▲小詩

管志仁

也許眼淚流盡的當兒，

祇有快樂沒有悲哀了。

★ ★ ★ ★

蜂兒呀！

我願把我底靈魂，

藏在你心的深處，

和春之神親暱一下吧！

★ ★ ★ ★

人生的悲哀，

是誰贈給快樂者的禮物吧！

★ ★ ★ ★

黑暗的宇宙裏，

未必沒有光明之路，

不過人們不能領略吧！

★ ★ ★ ★

腹中藏滿了情緒，

却說不出話來，

當那將別未別的時候。

★ ★ ★ ★

十年前賣去的天真，

代價在那裏呢？

★ ★ ★ ★

當那「孤燈對泣」

才知道淚是燈的安慰者啊！

▲窗外

汪克儉

輕飄的浮雲，

淒淡的陽光，

蕭瑟的秋風吹落了片片的枯葉，

祇剩那幾條赤裸裸的枝條倒搖。

★ ★ ★ ★

窗外的菊花一朵一朵的開了——紅的，

黃的，白的，紫的……

不怕那秋風寒霜的吹打，

獨自快樂逍遙。

★ ★ ★ ★

一隻柔弱的粉蝶兒自東飛來，

圍着菊花兒飛舞，

失了伴侶而尋找？

迷了路途而飄落？

★ ★ ★ ★

呀，蝶兒呀！你不怕消殺的秋風嗎？

這時該還你的故鄉了。

★ ★ ★ ★

被屈於秋風威力下的枯葉們，

在那地上面對面的簌簌地哀叫着；

哀唱那離了慈母後的悲調。

▲奮鬥

朱耀先

奮鬥！奮鬥！

我有奮鬥的精神。

辛苦呀！筋骨斷折，

悲痛呀！心肺摧裂。

淚是酸的，

血是紅的，

都是奮鬥的犧牲，

★ ★ ★ ★

奮鬥！奮鬥！

我有奮鬥的毅力。

快樂呀！阻力打倒，

喜歡呀！譏笑羞退。

趾是高了，

氣是揚了，

都是奮鬥的勝利。

★ ★ ★ ★

公理是奮鬥的光明大道，

自由是奮鬥的目標。

生命的奮鬥是徹底的呀！

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呀！

——沒有詩，祇有心的狂鳴

▲愛情

朱耀先

——散文詩——

胸貼着胸的！就心貼着心嗎？真切的情
思就能從眼角舌尖唇邊……傳遞到那個
眼角舌尖唇邊……嗎？

是的，我相信擁抱就是愛情。是的，我相
信接吻就是愛情，秋波凝視，握手媵談，都是
愛情的流露呵！

誠然青年們說：「愛情是我們枯燥生
活的安慰，愛情就是上帝——宇宙是愛
的凝結，人生是愛的晶體。」在我們生命流
露的一天，誰能離愛的生命呢？

但是嘗過愛情滋味的人們却說道：
「愛情是虛無的呵！是欺騙青年，沈淪青年
的誘媚物，是一盤的醪醇，味固然甜的，但是

也易使人墮落喪身的啊！」

▲金錢

孫家驥

(一)

當他底房屋失慎的時候，
他因為要攫取牀底下的黃金，
竟被熱烈的火焰燒死了！

(二)

金錢是他倆戀愛的成因，
離婚是他倆戀愛的結果！

(三)

他爲了每月幾十元的生活費，
就接受任何人的唾罵和侮辱！

(四)

金錢呵！

你能使人自行的投火，

你能使人不由地離婚，

你能使人接受唾罵和侮辱。

你底魔力，是多麼的偉大呀！

(五)

人人都知道「金錢萬惡」

人人都喜歡爲金錢奴隸。

▲題旭日刊

孫家驥

旭日！旭日！

願你始終的努力！努力！

你有如箭的舌，

你有如刀的筆，

力。

你儘可抱着大無畏的精神，

向惡勢力打個不息！

(註)該刊之宗旨，專爲反對一切惡勢

▲疑團

孫家驥

(一)

夢境裏的榮華！既然是虛無；

夢境裏的富貴，既然是烏有；

何以夢境裏的哭泣底結晶，一淚

居然能溼透了層層的蒼穹？

(二)

情網是絕大的陷阱。

隨身其中的，

真個是茫然不知麼？

(三)

笑，是美和愛的表現；

何以多奸者往往善笑呢？

(四)

他——善書者——本來是寫了別字！

人都說他「落筆之誤」

我本來是「落筆之誤」

他却笑我寫了別字。

唉！

其中的玄奧，

有人能探出麼？

(五)

聰明和伶俐的人，

何以也被社會之神祕所籠罩？

▲清晨的曙光

孫家驥

——題清曙旬刊——

天空渺渺，

長夜茫茫；

花呀，鳥呀，人呀……

都一齊跑到了夢鄉。

這時候：

迷翳黑暗的大地，

沈寂得和死的一樣。

★ ★ ★

一道銀白的光芒，

忽然湧現於東方。

這時候：

花兒笑了，

鳥兒歌了，

人們也工作了。

哦！

原來他們因為見了清晨的曙光，

就脫離了黑暗底夢鄉。

★ ★ ★

清晨的曙光！

也居然能揭破大地的黑暗，

我真佩服你底力量！

▲悼舊雨徐文然君

徐德春

雲漫漫，

風颯颯。

人間路呀！迢迢！

這隱約約的，

是你的遺蹤；

那渺茫茫的，

是你的笑靨。

你不怕孤單，

日月光何皎皎。

更好些個人兒；

助你擔憂，

慰你無聊。

★ ★ ★

文然呀！

爲什麼如醉如癡，

徘徊在那昏沉沉的深山墓道！

上有蒼天的浩浩，

下有秋水的滔滔。

你甘心寂寥；

爲什麼如醉如癡，

踽踽在那遠迢迢的荒坵古道！

★ ★ ★

天寒了，

日暮了；

剩有白楊的蕭蕭。

儘有那暮暮朝朝，

夠你去尋歡笑；

去尋歡笑；

高山上有着好水，

平地上羣芳炫耀。

呀！我的眼兒瞧你的形兒遙！

呀！我的眼兒瞧你的影兒遙！

▲贈給一個同性伴侶范敬

賢

王守梧

您有蘋果的臉兒，

您有橄欖的眼兒；

您有很柔善的心兒，

您有極靈敏的腦兒；

您真可愛呀！

★ ★ ★

您那蘋果色的臉兒上，

配着橄欖尖的眼兒；

像那柔善靈敏的心兒腦兒裏，

充滿着軟綿綿的性兒；

您真可愛呀！

★ ★ ★ ★

好！好！

讓您那活潑潑的身兒，

一樣一樣地表現出來吧！

▲單調者底悲歌

王守梧

秋去了！

梧桐樹上

還留着半黃半綠的一葉，

表示牠「孤掌難鳴。」

冬深了！

這一葉

愈形憔悴了！

終於被狂颳

使她同本身離開了。

咳。

冬的威權真大，

秋的生靈何在？

▲題黃女士畫屏

楊志禮

黃女士彥英余總角同學，青梅竹

馬，冰雪知交，去秋女士遙渡東瀛，

專攻美術，以最近作品寄贈。摩挲

贊賞，恍若身處圖中，因書數行，用

作紀念。

這大約是三秋時節，

露出一叢叢月下的松林，

清溪迂迴，

尚可觀橫舟寂寂，

蘆葦森森。

童話

鐘

錢叔熊

從前有一箇獵人，天天出門上山去打獵，打來的兔呀，獐呀，回下山來，他就帶到市上去賣。賣來的錢，換些柴來，回家去總和他的妻子共餐的。

有一天，他荷着鎗，到深山去打獵，經過了幾重山峯，卻沒有一隻野獸，這時他覺得身體疲倦得很，看見路傍有一所破廟，他就走進去休息休息。忽然來了一陣狂風，連這所破廟都要搖動起來，風聲漸漸過去，接連又像虎嘯的大吼一聲，這一聲怪響，滿山震應，他開了這種

那古寺鐘聲，

遙遙送着涼夜的幽清。

這是映入眼簾，

發諸心坎；

是藝術之花，

是美之結晶。

聲音，心裏很懼怕，汗毛不知不覺的一根一根直豎起來了！他暗想道：『這樣的狂風吼聲，不是妖怪，就是老虎，牠倘若跑進廟裏來呢！唉！我何處去藏躲呢？』他這樣想着，將眼睛望了一望，見石欄上有一箇破爛不堪的神龕，裏面供着一尊灰塵滿頭的泥像。他方在看着，廟門外的狂風聲，更比前厲害了，他聽了忙的將身一側，爬進神龕裏去，連鼻氣都不敢放出來的，伏在泥像的背後，他偷偷將眼一望，早把他的魂靈都嚇出竅了！

廟內原本上首伏着一隻很大的獅子，左邊蹲着一隻花額的老虎，右邊臥着一隻斑斕的豹，下首坐着一隻瘦小長尾猢猻，祇聽得猢猻說：『有生人氣味！獅子搖搖頭答道：『這地方是人跡罕到的，有什麼生人氣味？』老虎道：『這口氣味是你自己的猴氣吧！』豹說道：『不要說了，我們大家吃酒吓』就將壁上掛的一口大鐘，鐺鐺的敲了三下，地上忽的羅列着酒甌，山珍海錯，羅列滿地，這時的獅虎豹猴，似風捲殘雲的大嚼起來。不一刻，就吃完了，仍將壁上所掛的鐘，鐺鐺敲了三下，地上的餚饌連影迹都沒有了！獅子對着牠們說：『我們出去玩玩好麼？』衆獸哦的一聲，不說道：『好好！』就此一齊立起來，嘖嘖的一陣蹄聲，陸續搖搖擺擺的走出廟去了！

泥像背伏着的獵人，也慢慢的從破神龕裏爬了出來，走到掛鐘的地方，將鐘像牠們的

敲了三下，果然酒舖又滿擺出來了，獵人大喜，大嚼一頓，喫飽了，依舊把鐘敲了三下，地上的殘餅，剎時不見了！他想天下有這樣的寶貝，我不妨拿歸家去，可以一世吃不盡哩！於是他提着鐘，由原路一重重的走歸家來，還距離他的家裏，約有二十里光景，在半山裏來了箇白髮老人，攔住他的去路，並且和顏悅色的對他招招手，表示叫他走過去的意思，他沒奈何，只好走過去，那老人指着鐘道：「唉！你這獵人，不要貪心吧！你把這鐘帶了歸去受用，他們歸來沒有了這鐘，難道不查嗎？牠聽了這鐘聲，豈不具要尋找你嗎？這就是你殺身之機吧！」獵人聽了很恐懼的央求老人道：「那末怎樣好呢？請你老人家想法子救我吧！」老人笑道：「你把這口鐘交給我，我給你去還牠們，你就沒有殺身的禍了，以後你可到對面山上去打獵。包你每日滿肩的歸去，也夠你一生吃著不盡的享用了！你心裏願意嗎？」獵人答道：「承你指教，我脫出危險，我還有什麼不願意呢？我把這鐘交給你吧！」老人拿了鐘，倏的不見了，獵人以後打獵，天天總是滿肩而歸的，這獵人就是不貪心的報應罷。

▲原來是堆蟠龍糕

莊鍾祥

鄉人張阿四，他乘了火車到上海的親戚家去拜壽。火車到了站後，他就下了火車，慢慢

地走去，心裏想去開一箇客棧，做住宿的地方。不料走了沒有多少時候，肚子裏忽然覺得一陣陣的痛了起來，立刻就想出大便。他就停了脚步，四面探望一下，不見有一箇廁所。這箇時候，肚子裏更加痛得厲害了，正在萬分焦急的當兒，忽然擡頭看見前面有一箇弄堂，他心裏推想，這弄堂裏大概總有廁所了！於是就三步并兩步的走了進去，東一望，西一張，仍舊尋不出一箇廁所。這箇時候，實在忍不住了，只得蹲在弄堂裏的牆腳下，出他的大便了！心裏忽然想起，從前聽見朋友們對我說：『上海租界裏設立的廁所很少！馬路上和弄堂裏，是不可隨意出大小便的。倘然犯了，給巡捕瞧見，不但要拖入巡捕房裏去，坐幾天西牢，並且還要罰洋錢呢！』他正在這樣的想着，不料前面已經有一箇查街的巡捕來了。他看見好似鼠兒見了貓兒一般，頓時面色發白，身子也微微的發起抖來了！要逃又不敢逃，心中十分焦急！正在這箇當兒，猛然情急智生，恰巧又是夏天，頭上戴着一頂半新不舊的草帽；他就隨手拿了下來，向着大便上一蓋，再把兩隻手，緊緊地按着好像捉着什麼東西似的，等到那巡捕走來，見他這般鬼鬼祟祟，心想一定是偷來什麼東西了！巡捕就向他問道：『草帽蓋覺的什麼東西？是不是偷來的物件？』他倒反而不慌不忙的答道：『不是！不是！是李公館裏逃出來的一隻鸚鵡，被我捉住了，因為怕牠要逃走，所以拿這草帽蓋着。我正想去告訴他們，叫人來捉。因為

沒有人看管，恐怕這鸚鵡再逃走了！你來的正好，就請你代我看看罷！普神的地方，我去告訴公館裏，叫他們來謝你！」說罷，一溜煙就走了！這裏查街的巡捕等了許多時候，不但沒有來捉，連人的影兒也不見來一箇，心裏好生詫異！就輕輕地揭開那帽子來，早有一陣臭氣，漸漸的沖入鼻子裏；等到他完全揭開後，並不見一箇鸚鵡，細細的一瞧原來是一堆「蟠龍糕」，巡捕又氣又怒，急急走了一面走，一面想着道：「我做了三四年的巡捕，從來沒有上過他人的當，恰巧今兒，還上在這鄉曲的手裏。唉！都說鄉人老實，我真不相信呀！」

▲蚌殼

王福城

方城有箇捕魚的孩子，名叫珍生，家中很是窮苦；每天和他父親到海邊去捉魚。一天，他父親失足落在海裏，被大浪捲去。珍生從此變作孤苦的孩子，他仍舊作捉魚的舊業，供養他的寡母，比從前更要孝順的多。

一天，他照例的去捉魚，當他走到海邊時候，他看見一箇老術士，站在海邊悵望着，他並沒睬他。珍生開始作工的時候，老術士踱過來，對珍生說：可愛的小朋友，你每天作捉魚的生意，不覺得苦惱嗎？

珍生回答說：不苦惱，因為我的工作，可以免掉母子的飢寒。

術士說：現在你能允許我箇條件，那末，我可以使你變作富人。珍生很誠謹問說：你可以使我富嗎？你可以說，你要我允許的條件是怎樣的？

術士說：我給你一頂帽子，一箇口袋；一箇木匣，你要戴上帽子，跳到海裏去，你不要怕水；因為這頂帽子是避水的，你進在水底時候，你能看見一箇夜叉，無論他向你怎樣震怒，你只要把木匣放開，木匣裏的東西，可以把夜叉弄死，夜叉死後，你要把他的口袋加意的搜索，你會尋着一箇蚌殼，口袋把牠盛來給我，這是我要求你的條件，你要知道牠是一宗寶物，無論有那種須要，只要一開口，牠可以立刻美滿你的慾望。

珍生說：你爲什麼不自己去取呢？

術士說：我的年歲大，手脚遲鈍。

珍生歡然的說：那末，我可以嘗試一次。

術士把帽子、木匣和口袋，遞給珍生，珍生把帽子戴在頭上，拿起木匣和口袋，一躍跳在海裏。當他沉入海底時，一箇夜叉向他大喊說：快不要近我，近我一定把你弄死！珍生很快的把木匣放開，一縷白烟，直奔夜叉的頭上沖去；只一繞，夜叉的頭已竟落在地下。珍生跑到夜

又身旁，在口袋裏把蚌殼尋出，放在術士給他的口袋裏，用力向上一躍，浮在水面，他漂浮在海岸的近旁，將要登岸；術士向他索這蚌殼。珍生說：我到岸上再給你，術士以為珍生變更心意，大怒起來，用手來拉珍生的後領，不料把帽子抓去。珍生失去帽子，身子往水下直沉，正在危急，他忽然想起蚌殼的功力，大聲說：蚌殼你要給我一隻船！話方說完，有一隻船把他托起，他歡喜極了。船行到海邊，他跳在岸上說：蚌殼，你要把船托起，那船立刻沒有了。珍生走到家，把這些事情對他母親學說一遍，他母親也很歡喜。珍生用蚌殼的能力，把房屋改變成樓房，所有的柱石，全用寶石砌的；塔路用水晶石鋪成，几桌全是大理石造的；婢女和僕人不計其數。珍生每次出行的時候，遇見貧人和老弱殘廢的人，他必說：蚌殼，你要給他們些金錢！說到這話，後就給許多金錢，落在貧人的眼前，所以這些貧人沒有一箇不來到他的好處，並且沒有不感激他的。

老術士一次失敗了，他以為珍生一定是死去，他又找到第二箇人去取蚌殼；可是在他正進行的時候，他察覺出來，珍生沒死，並且把蚌殼帶去，術士非常氣忿，決計把珍生弄死，得他的蚌殼，可是他每次的陰謀，都沒有成功，一天他走進監獄，用金錢把獄卒賄賂妥善，獄卒把術士帶到死囚監裏，術士對死囚說：那位把珍生誣作匪人，那末我可以把他救出監獄，

匪人齊聲說：可以行的。第二天匪人把珍生供出，是他們的同伙。地方官差人把珍生拿來訊問。在這時期，術士跑到珍生家裏，向珍生的母親說：「太婆，你兒子並沒罪名，只是地方官要他的蚌殼。」所以珍生使我來取蚌殼，珍生的母親急忙把蚌殼拿出，遞給老術士。術士接過蚌殼，走出大門，對蚌殼說：「你要把珍生的樓房和婢僕完全搬到圓城去。」蚌殼得到他的命令，把所以體給珍生的東西，全搬到圓城，只有珍生舊有的茅屋，仍舊存在，她現在知道她是被騙。珍生在法庭辨別無罪，他被釋出獄，很歡喜的回到家裏。他母親把被騙的事說了一遍，珍生用好話安慰母親幾句，他決計去尋訪蚌殼了。下蒸在第二天的早晨，他改裝作乞丐的樣子，開始尋訪去了。

一城一城的尋去，經過幾百城鎮，他尋到回城。無意的遇見老術士，他在術士身後追隨，一直追到術士的門口，可是術士並沒查覺出來。珍生認明門身，回到店中，他思索一夜，終歸被他把計策想到，他早晨起來，跑到衣服店裏，買了一套衣服，穿在身上；一直跑到老術士的家裏，混在僕人的一起。他爲什麼這樣作呢？因爲珍生知道老術士的僕人，是從蚌殼要來的，衣服全是一樣，所以他也照樣的裝束，去瞞混老術士；老術士因爲僕人太多，竟被珍生欺哄了。一天老術士和他妻子飲酒，珍生持壺，他悄悄的把麻醉劑放在酒裏，老術士飲過之後，被

麻醉藥麻倒在椅上睡去。珍生把蚌殼拿起，叫驢把樓房仍搬回方城去。老術士酒醒睜眼一看，大聲喊叫起來說：奇怪！我的房子和僕人，那裏去了。他用魔術一算，知道自己被騙，他奮怒極了，馬上起程往方城走來。

珍生回到方城，房屋和婢僕又和從前一樣，他想我現在要娶一箇最美麗，最有學問的女人。可是在方城，找不到一箇好的女子，所以他騎上一匹快馬，在四方訪問美女去了。在他出發的第二天，老術士來到方城，他探訪出來，珍生沒在家裏，並且知道珍生的母親正在有病，他歡喜極了，在第二天他改變一箇醫生，走到珍生的門口。大聲喊說：我能治一切的病症，他的聲音被珍生母親聽着；她叫婢女把先生請進屋來；老術士進屋假意的看一看病。他說：太婆，你的病很重。現在藥雖然帶來，只是一種東西沒有；非用這東西盛藥服用不可。珍生母親問：這東西是什麼？術士說：就是蚌殼。珍生母親說：恰好家裏有蚌殼。術士說：可以拿來我看，適用不適用。珍生母親叫婢女把蚌殼取來，遞給術士，術士接過蚌殼說：太婆這是你第二次被騙，術士又叫蚌殼，把房子搬到圓城去。

珍生游行許多地方，他並沒有訪到一箇好的女子。他找到某城，得到一種消息，這種消息是一箇最美麗的女子。可是家裏非常貧苦，所以這些富家子弟，都不肯和她結婚，他也因

爲父母沒有人奉養，不肯出嫁。珍生得到這種消息，他走到她家懇求和她結婚，並且允許奉養她的父母。她歡喜的許可他，結婚以後，他把他們一同帶到方城。他走到自己的門口時候，他發覺他又是被騙。把家中安頓妥協以後，他又出發尋訪蚌殼去了。

他走到圓城時候，適逢術士慶賀他二次得到蚌殼，來賓非常的多，珍生也混在其中。大家賀喜以後，坐在大廳談話，珍生悄悄走進內堂，對術士的女人說：現在主人要擺宴，使我把蚌殼拿去。術士的女人把蚌殼遞給珍生，他接過蚌殼說：可愛的蚌殼，你要把你給術士的東西，完全隨同我搬到方城去。術士正大廳談的高興時候，樓房和婢僕完全失去，他急忙跑進內室裏，向他女人要蚌殼，他女人說：你已經使人拿去，爲什麼又來要呢？術士知道他是被騙，他決意的要把珍生弄死，好安然的作蚌殼主人，所以他又往方城出發。

珍生回來以後，每天要給窮苦人一些錢，所以每逢他出門的時候，永久有許多乞丐在他身後跟着，好像他的衛隊一樣。術士到了方城，知道珍生每天早晨要到野外吸新空氣的。他潛藏在樹林裏，這樹林是珍生一定要到的。這天珍生仍然又到野外游行，乞丐仍然全數的跟着，當他走進樹林時，術士用木棒在腦後打來，一箇叫化子警眼看見，他大聲喊說：可愛的善人，你要低頭，因爲有賊要打殺你。珍生很快的把頭低下，木棒已竟打空，術士拔腿要跑，

叫化子一擁全數上前，把術士圍住；一頓亂打，竟把術士打死。珍生非常感謝叫化子，設立一箇平民工廠，把這些叫化子送在裏面作工；以後他們全變作大製造家，並且大富。珍生夫妻奉養他們的老人，一直快樂到老。

▲雨生兒

吳念渠

「菩薩保佑呀！菩薩保佑呀！土地爹爹顯靈呀……」天天總聽見這種聲浪從東首三間磚牆瓦屋的土地廟裏發出來，這是什麼原故呢？卻說幾十年前，江蘇省桃源縣的福田村上，住了一位做苦工的張誠，譯名叫張老實，又叫張不苟。夫婦倆過那極苦的日子，真是一日不掙，一日不食！但是張誠性極好佛，餘下十文八文常常買點香燭，到東首土地廟裏去燒燒香，燒的時候，必喃喃禱告，求賜他一注小財爻，好做箇生意，祇願能夠溫飽就行了。禱告終了，必大喊這三聲：

「菩薩保佑呀！菩薩保佑呀！土地爹爹顯靈呀……」這是他每天例行的規矩，很爲高興起勁的！

不知不覺將有四五年頭，在一天的夜裏，似乎自己跪在地下禱告的時候，忽然座上

的土地公公喊道：「張誠！張誠！你可站起來，我有話對你講哩！」張誠於是一骨碌爬起來了，撲撲身上的泥，整整頭上的舊氈帽，必恭必敬侍立在神座面前，土地道：「你命太苦，應該一生窮困勞碌而死，福祿財三箇字，簡直沒有你的份兒！不過你心田還不差，爲人又極老實，貧而無詔，更從未怨天尤人，四五年來，又承你虔心虔意的敬重我，我心裏很爲不安，現在我齊看生死簿子，你前生有箇至好，他不日就要來到陽世，他的財局很大，我暫且把他的財產借點與你，但是你以後還須樂善好施！我現在代你借兩隻元寶，共一百零六兩銀子，在你家的地版底下去找，上面刻有兩生兒三字名字，三年後你必須歸還這箇人，切記！切記！」張誠將要回答，只見站在土地旁的小鬼，對他把那血盆般的嘴一支，不覺嚇得滿路大汗，就此醒了！

張誠睜眼一望，仍舊睡在自家破板牀上。原來做的一場大夢啊！但是菩薩所說的話，張誠句句記得，自己本很相信，越想越快活，就推醒他妻子何氏道：「喂……喂……醒醒我告訴你一箇好消息啊！」他妻子惶惶着睡眼回道：「什麼……什麼……好好的覺不去關，半夜三更，有什麼好消息哩！莫非你做夢啊！」他道：「正是……正是……做的夢真奇極了！」於是一五一十的告訴她箇詳細道：「你想既是菩薩如此顯靈，諒不至騙我們吧！你

「可快起來，把地板掀起來看一看，真假就曉得了！」何氏帶着譏諷的聲音道：「罷了吧！驚天動地的被鄰居曉得，不是笑話嗎？我不起！我不起！你如當真的，你先自家去望一望！」張誠道：「快起來！快起來……幫幫場兒……」不由分說，已將何氏拖起，何氏沒法，就穿好衣服，覓着火柴，同伊丈夫實行掀地板了，奇極！奇極！真箇亮湯湯的兩隻元寶擺在地上，此時夫婦倆歡天喜地，歡的敬神有功，喜的福自天臨，張誠擎起一看，雖不多識字，卻「兩生兒」這三字還能勉強識得，果然上面刻的是這三箇殊字，他倆也不睜覺了，就商量日後做生意的方法，次日早晨，只見張誠擎百十來兩銀子，買了許多布匹，何氏兩手不停的做什麼，帽子被褥鞋襪褂褲等等，隔了幾天，又見張誠與匆匆的販了一船貨到別處去做生意了！約摸兩三箇月的光景，大得其利，他竟滿載而歸了！如有隔了二箇年頭，張誠家裏田也有了，屋也蓋了十來間，雖非富戶，亦云小康！後來何氏又生了一箇又肥又胖的兒子，簡直一帆風順，摩青雲而直上了！

此後張誠剩下餘錢，遇什麼善舉公益，都是慷慨解囊，毫無吝色，東首土地廟早已又煥然一新了！到了第三年頭一天，張誠就向他妻子道：「三年之約已到，我們銀子也該還人家了，何氏本是講求大仁大義，曾重三從四德的老實婆娘，連聲答道：『應該的……應該的……』」

：我們不虧這兩隻元寶，怎能有今日呢？還了人家也早了一條心願！」張誠道：「正是……正是……我也是這麼想着，今兒剛是新年初一，不得空，等過了元宵節（十五）去訪「雨生兒」罷！」何氏道：「很好很好，就這麼辦，但是還人家元寶呢？銀子呢？」張誠道：「只不用說的，借人家什麼還什麼，才是道理！去年十月間，我早拏百零六兩銀子，換好了兩隻元寶，上面也是用硃紅嵌上雨生兒三字名字的。」一面說一面去到房內，開了木箱，取出兩隻元寶，說道：「你瞧！」何氏道：「不差，不差……過了元宵節你就去尋訪罷！」光陰似箭，日月梭行，過了元宵節，張誠東奔西跑，東村西村南村北村，以及什麼黃家集，胡家墩，處處統統找到了，但沒有雨生兒這箇人，連姓雨的都沒有！可不是急殺人嗎？又進城去問，更是茫無頭緒，也不怕人笑他鄉愚，真箇見人問人，偌大的一箇桃源縣，一切通衢要道，小街小巷，以及窮鄉僻壤之間，都找遍了，總是沒有，看看四五月天了！四處奔跑，雖是頭上黃豆般大的汗珠，直向下流，而倦意毫無，可見心之虔誠了。張誠後來急的對他妻子道：「實在找不出了，不如出遠方罷！」何氏道：「真是無法，找了幾月的工夫，不但你跑的着急，連我也很着急，莫非土地菩薩和我們開頑笑嗎？」張誠道：「不要胡講，我相信菩薩不會騙我們的。我決定明天出遠方了！也不帶什麼，隨身掛褲并兩三塊錢和那元寶繫在一起，這一次去後，非訪着不可。」何氏不

好說什麼，第二天替伊丈夫各樣都準備好了，等待啓程！

且說張誠這天登途，直向安東縣的地方前進，行未多時，忽的嘩呼的刮了一陣大風，接着隆隆的雷聲，閃閃的雷光，天上一朵一朵的烏雲聯起來像濃墨一般，此時正走在荒僻的大道上，前無村，後無店，心慌意亂，無所適從！竭力走着望着，好半晌才見有人家，迎面就是兩間茅屋，快忙進去，躲一躲雨，進去之後，祇見一位白髮婆婆的老太婆迎着道：「客人！我家屋子太小，媳婦又在房裏將臨盆了，兒子在人家做工未回來，家裏沒有男子，不使得很，而且又沒有東西款待……」張誠道：「阿彌陀佛……老太太，不要緊的，我是一箇年老的修心人，祇要暫借屋子躲雨，就在你家鍋竈底下躺躺，燒燒水，煮煮飯，並能代你老人家幫幫忙，我是箇行腳僧，因爲一時找不到客棧，等天晴就走，您……您可照應您媳婦要緊，不用費心吧！」說着外面傾盆大雨，下的不亦樂乎！張誠隱隱聽得別間屋子裏有呻吟之聲，老婆子也就急忙冒雨而去，不一刻笑迷迷的回來向張誠道：「萬幸萬幸，我家媳婦已經平安生箇孩兒了！」張誠隨即拱手道：「恭喜！恭喜！這是老人家福氣呀！」老太婆又道：「小娃子正在那風雨緊急的時候生下來的，我想不如就叫「雨生兒」吧！你老人家是通文墨的，看可用得麼？」張誠觸動來意，連聲說道：「好好……那也湊巧了，」就將包袱中的兩隻元寶用兩手捧過去

道：「——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全不費工夫！」——這是令孫的，你不信看上面菩薩寫的硃字，不是和令孫的名字相同嗎？你代爲收下罷！外面已經雨止天晴！我走了！我的心願償了！菩薩的使命已盡了！再會再會！」竟喃喃的一溜烟兒奔去，再不回頭了！

▲殺人的利器

殿子寬

(一)

這是黃昏的時候，田野薄暝的灰霧，已很快的凝聚起來，染成了迷亂的暮景；一彎新月，也已早早懸在天邊，但還沒有發出光來——因爲時候尙早。

有兩箇農夫，他們在一起耕作，一箇喚做阿開，一箇喚做阿畢；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平日都是一同日作而作，日入的息的，這一天，他們都耕作得比平日勤謹，所以在黃昏的時候，他們依然很努力地耕作着。

「噢！時候不早了！阿開！我們回家去吧。」阿畢停止了工作，吁了一口氣，覺得天色已經不早，這樣說：

「呀！太陽都落了！我們竟不覺得！」阿開也停止了工作，仰起首來，望那迷亂的暮色，

似乎驚詫他說：「好！我們收拾回去吧。」

(二)

經過了五分鐘之後。

他們——阿畢和阿開，在一條狹小如腸的山道——歸途——中踱着了。他們每天在歸途中踱着的時候，因為免了途中的寂寞，總要放開他們的話匣了，隨意地談天說地，或是討論一件事情，或是討論一件東西，這一天，他們自然也就不能逃出他的老例了。

「阿開！你說世界上最有用的東西是什麼？」阿畢放開他的話匣了。

「呵呵！最有用的東西嗎？金錢！金錢！」阿開吃吃笑着說：

「金錢！金錢！」阿開重複地說：

「不錯！金錢真算是有用的東西了。」阿畢表同情地說：「但，有人說金錢是殺人的利

器。你以為怎麼解？」

「殺人的利器？夢話！夢話！」阿開冷笑着說：「我永不相信，夢話！夢話！」

「呵呵！我也不相信呢！金錢是殺人的利器，呵呵！無稽極了！」阿畢張開他的口高聲笑着，在笑聲中表示出極端否認——金錢是殺人的利器的意思。

「可惜，我們都沒有金錢，不然，看看他是否會殺人啊！」阿開和阿畢同聲笑着說：「嘿！你們都不相信金錢是殺人的利器嗎？」一種沉重而尖銳的聲音，傳進他們的耳鼓，同時，一箇很奇怪的老人，現在他們的身前。

(三)

「你們都不相信——金錢是殺人的利器嗎？好！我一定要使你們相信。」老人說：

「不相信！不相信！」阿開說：

「不相信！不相信！」阿畢說：

「呵呵！祇要你們試驗看看就知道了！」老人冷笑說：「前面有一條榕樹，再行上幾步的一條老樹之下，那裏有許多金錢，你們去取了吧！但請你們不要後悔，金錢是殺人的利器啊！」

奇怪的老人，說完之後，忽地兒來了一陣旋風，他就不見了蹤跡。

(四)

現在，阿開和阿畢都知道這箇老人是一箇仙翁，他們對於他所指示——給他們的金窟，都存着一箇野心，想盤踞爲自己一箇人所有。「好！我們去取金錢吧！」阿開很奸滑地說：

「看誰發現得先，就爲那一箇人所有啊。」

「這箇辦法很好看誰……呵呵呵呵！」阿畢說着，和笑着；但他的脚已很快移向那金窟的方面去了。於是阿開也追上去了一對要好朋友，現在好比成了仇敵一般。

(五)

最後的結果，這箇藏着許多金錢的金窟，卻給阿畢先發見了。但是阿開卻說是他先發見的……他們由爭論，而至於發怒地打起架來了。

誰也曉得他們——打架——的終果，是這樣：一箇爲鋤所傷，呻吟在地上，一箇卻已受傷而死了。死的是阿開，傷的是阿畢。

「唉！殺……人……的……利器！」阿畢終於也因為受傷極重而死了。在他瀕死的時候，他很悽楚地，似乎在懺悔，似乎在咒咀，發出一種沉重的嘆聲：「唉！殺……人的……利……器……」

他瀕死的嘆聲，現在瀰漫了整箇世界，喊醒了不少迷人的夢！

寓言

▲花鳥聯歡會速記

張礪君

春風和煦，百花盛茂，諸鳥亦復怡然自得，飛翔乎樹林之中，遂開一花鳥聯歡會，以點綴此大好春光焉。吾因與花鳥有宿緣，無須入座券，遂約吾至親愛之桃女士，同往參觀，歸後遂速記其顛末如次。

（會場）會場之四圍，市廛櫛比，喧闐萬狀，然一涉其間，則別有天地，於海上熱鬧繁亂中，此一開情逸致之所，能不令人襟懷豁然。場之正北，建一高台，四緣上下，排列百花，各禽鳥輒張翅跳躍，甚為活潑，誠不愧為花鳥世界也。

（來賓）除主人翁為花鳥外，吾人類往參觀者，約百有餘人，莫不眉飛色舞，極視聽之娛，加以玫瑰花任招待之職，身段婀娜，態度殷勤。

（開會）主席及辦事員，大半桃紅柳綠為之，杏花李花次之。主席云：吾儕處於青天白日下，約有一載，茲順時世潮流，開一至盛之聯歡會，其宗旨則藉此試驗團結力，并可互謀利益焉。

（提案）（一）有一老梟擬，謂梟恆食其母，大逆不道，實為搗亂份子，今當與之警告，痛改前非，否則即實行驅逐云。

（二）鳩又提議，謂吾鳩之一類，性拙不能營巢，不得已請鵲友念同類之誼，仍

斷續助吾一臂云。

(二)又提議云，當今申地大世界開百花大會，以娛游客，花同胞當自愛，竭力反對，以獨立為精神，毋為人類之狎玩物，堅持到底，并與人類嚴重交涉，必得認可而後已，鳥類亦當誓為爾儕之後盾，否則使鳩毒暗殺人類以洩憤。

竹君子，松大夫，及菊隱士，皆有提議，未得全體通過，茲姑不載。

(歌舞) 歌舞頗多，其最者，若「可愛的花」及「麻雀和老鷹」等，一對小鴛鴦所飾之情侶，尤令人捧腹不已，後并有「菊之自嘆」大意，謂當今春光融和，百花盛開，菊惟埋沒其中，無分高下，迨至秋氣降臨，衆花凋落，方始知有凌霜之節，然非菊之幸福也。

(飽啖) 主席致歡迎辭後，并導來賓入茗點室，蓋衆賓歷時已久，皆飢腸轆轆，亟思就食，至此則狼吞虎咽，霎時都罄，余遂與桃女士攜手而歸。

▲癱者說

巫其同

邑有癱者，操蓮花術，日持竹筒，蠕蠕於市廛；視其形，殘形破帽，跛足彘膚；而其磊落胸襟，介懷如石，每過富者之門，鼓簡高歌，其聲洋洋然，與以錢，則叱曰：「是阿堵物耳！小人所樂趨，

君子不輕取，而乃授吾乎！却之。有與以飯若粥者，則謝而受之，昂首以去。遇有富貴者，經其旁，輒睥睨而送之，唏噓坐嘆，不作乞憐狀。

余怪而問之，曰：「子婁而癱者也！人方以弔子，以悲子，而子獨與世難合，鄙富貴若浮雲，以爲不足爲子垂青耶？吾不知子爲何說也！」

癱者笑曰：「甚哉！天下以我爲癱耶？是第知我一人之癱，而未知天下之癱也。且我之癱，於世無損，天下之癱，則誤國而殃民。今夫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者，其意氣之威，赫赫威威，庸夫愚婦，見之而驚駭矣；及一旦強敵迫約，屈辱萬分，則披肝裂膽，噬若寒蟬，割地也，應之，賠款也，應之，青衣侑酒，城下爲盟，視爲尋常事。嗚呼！彼哉！彼哉！四肢未嘗缺一，而擁大事，決大議，何遽裹足不前耶？」

且夫我之癱，癱於外，癱於外者，久久不以爲苦；而彼之癱，則癱於內，癱於內者，受外人之極視，叱之前，則前，命之後，則後，不敢拂意焉。則彼之所謂不癱者，不過名而已，其實亦癱者之流耳！夫我之癱，猶可言病，若輩奔走權門，以趨勢利，雖病而不敢言病，則此無形之癱，尤苦於我有形之癱。由是以觀，余得謂之癱乎？癱者，獨余乎？余日乞人以飯粥，飽腸以爲快，功名勢利，不足令吾一瞬，余將長此坐觀宇宙間有足之癱矣！」

余默默無以應，退思其言，蓋忿世嫉邪者流，誌之以爲天下告。

孔方傳

殷宗本

孔方，姓錢，字象乾，號青蚨，銅山人也。性和易，善與人周旋，常與游者，商賈爲夥。然甚耿介，有不恤，輒引去，非其人改悔，終身不復至。喜衣青，而歸則熒然白，善疾走，行動傲然，人莫測其蹤。甚遠，若太昊氏之金氏，高辛氏之貧氏，陶唐氏之泉氏，商周之布氏，齊莒間之刀氏，皆其祖。周末，先生以蛙守不可有爲，擬西入咸陽，東都之民聞之，咸至赧王宮，請王止其行。詔未下，已去矣。諸人大譁，赧王懼，匿不敢出。既至咸陽，大譟，祖龍知之，物色以求，得之市，與語大悅，爵之。及卽帝位，復大召先生宗族侍左右，錫以錢姓。始，皇心有欲，先生輒爲致之，鮮不稱旨。始皇崩後，秦失其鹿，項藉入關，火阿房，先生率族他逸，死其半。漢初，先生先後上書於吳王濞，鄧通，獻治生之術，頗受嘉許，得賜多媵妾，族以大盛。有清一代，先生之子孫，多流爲轉薄卑小之徒，不復承先主偉大厚重風，因受代於有銅氏，而其族遂式微，悉歸虛無鄉焉。

贊曰：先生之排難解紛，開通鄙野，助成建業，可謂惠福我民矣。然世之混濁洶擾，亦多以之嗚呼！惟『英雄能生殺入』其先生之謂乎！

孔方兄傳

李承瑞

孔方兄，姓錢氏，種類甚繁，雜居各國，其於人也，外圓而內方，不言而善交，世人見之，親愛如兄，是孔方兄之所由稱也。人之交易，非兄不使，人之生活，非兄不利，社會不可一時無兄，即人不可一時無兄也。對於兄之親愛可知矣，然而兄爲人用宜也，爲兄制則殆矣。今人日夕挈擊，動輒竭畢生之力以求兄，一若兄爲第二生命者然。故世自有兄，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匹夫匹婦，無不受其牢籠。貧者以富，賤者以貴，可張羅者親之，而其門如市，鄉里不齒者得之，而聲聞天下。甚至國家選舉，有兄則占優勝，國家路礦，有兄則可拍賣，數萬萬生靈之生命財產，因兄之故，不惜蹂躪而犧牲之，兄之魔力亦大矣。然兄固不能利人害人也，交之以道則利，交之非道則害，吾人不能不與兄交，故交之之道，不可不慎也。

擬宋濂大言篇

巫其同

吳縣有賈言者，自兒時至年三十，未就一事；然口辯過人，好自矜，每與友人言，輒痛哭流涕，曰：「當今之世，乘國鈞者，大都營營不明，用人如積薪，草茅下士，亦乘軒策肥，光榮當代，真

材如我，乃辱在泥塗，湮沒不彰。倘一朝見用，文則可以刷新政治，富此國家，武則開拓疆土，強此家邦，蠻夷戎狄，吾均有以制之，軍伐列強，吾均有以驅之，舉天下而爲吾之所欲爲，不過三稔，可以待志，惜夫頻年株守，未獲穎脫遂囊也。」

友聞其言，亦爲之不平，曰：「以君之才華器宇，而鬱鬱家居，信可悲矣！他日有幸，定當噓植，庶使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君其潛心俟之！」

居亡何，友有甄拔賈言爲杭縣縣吏者，賈言怒甚，曰：「吾之才之智，將以一天下，安國家，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區區縣吏，方且不足辱吾之一瞬，而乃令吾就此職乎！」其友無以應，赧然而去。翌年，又有薦賈言於蘇省吳都督信民前者，賈言始而慍，繼而曰：「且誠之。」乃往。

既至督府，見都督倨傲不恭，饒舌而談，旁若無人都督，見而疑且畏，以參謀職，朝夕共話衷曲，斯時都督之意，以爲賈言可以超管樂而媲伊呂矣。

居二月，惟覺其口若懸河，並無特異。一日，浙軍長驅入境，侵及三吳疆域，都督懼，召賈言於幕下，曰：「事急矣！可奈何！先生其有以教我！」賈言仰而笑，俯而言曰：「叢爾么麼，何憂爲！吾爲都督計，都督可高枕而臥也！」遂命士卒取某道進行。次日，忽報迷不得路，全軍覆沒，都

督聞，怒呼賈言來，叱之曰：「子所言者，實以欺吾也！今若此，安所逃其罪乎？」遂命左右縛之，未幾，飲恨而卒。

將死，嗚咽而言曰：「吾之所以致此者，悉由於誇耳！今已如斯，悔之晚矣！願天下後世，勿復於能滿假，而謂人莫已若也可！」

▲一個銅元的歷呈

陳省過

誰都知道我是一個小小的銅元，而且是不足注意的一個小銅元罷了，有什麼可說呢？但是我雖入世未久，毫無足述，可是胸中却蘊著許多要說的話，悶在心頭，好像「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似的，那末好歹說了，或者能博得好奇者的一顧，也許足供關心社會者的一些參考呢？

在我初出世的時候，一切都模糊着，不能一一地說出來。只記得有一天，我到了一位老太太的手裏，可巧遇着了一位求乞的老嫗，我那慈善的主人便很慷慨的把我贈給了她。她便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就依着舊調，帶着顫聲，背書似的好太太……一路喊着。

我敢很堅決地說：在失意的人們，遠遠地聽了，一定要以為在那裏唱着，『乏味的人生

呀！可惡的環境呀！我們的勇氣奮鬪盡了，我們被你戰敗了，做了你的降服者了，請你再不要壓迫着！』的悲音。委實她的聲調悲哀而且太可憐了。但是，喊儘着她喊，而照她嘴裏所喊的太太……們，也儘管昂着頭，好像一些沒聽見的樣子，大踏步跑過了。因此我就明白了，人類是這樣的！唉！黑色的人間！

流矢般的夕陽漸漸地不見了；光明的日間將要過去了。——其實現在的世界，何嘗有一線光明處。——我那可憐的主人，她那枯澀的咽喉，再也喊不來了。西歸的太陽，也似在那裏催促她回去。於是她的悲聲，就暫停了。在我這時裏想：以爲她喊了半天，也沒得到我一個同伴，那末她的愛我，可以「不言而喻」了；至於我呢，也很願意做那可憐的主人的永久的伴侶。然而事實却大不然：原來她愛固然是愛我，但是受了那飢寒交迫，却不得不和我忍痛分離；當她和我分別的時候，還牢牢地握住了我好久呢！

我既然故了主人充飢的代價，便到了一家食物店裏。過了一夜，就有一個老人，拿着一個異族同類，——小銀元——換了許多食物，結果，店主人還把我和兩個同伴給他。當那老人接受我們的時候，把我們反來覆去的看個不下了；這一來，倒把我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了。當他看過了，拿着我們走的時候，我就一壁地想着：看這老人裝束，倒有點像我那可憐

的主人，但怎麼這新主人却有許多食物呢？我的思潮還沒有落，那老人却已停步了；我想，總目的是到了；抬頭一看，噫！原來是一所高大洋房！他便走進去了。哈哈！真想不到乞丐似的老，原來是這屋內的主人呢！於是，老人便對傭人說：『去請公子來！』不多時，那所謂公子的，大踏步的進來了。果然好個公子模樣；大異他那位窮老頭似的令尊。老人見了愛子，便恭恭敬敬的把方才所買的食物，獻給愛子；但是他兒子却皺着眉頭略略的吃了些，就不吃了。那老人還叫他吃，他却很不耐煩的道：『誰要吃這些！你快些給錢，我自己去買吧！』老人便把我們給了他。——這却我們合該晦氣了。他把我們向地上恨恨的一擲，對他父親道：『你可糊塗了嗎？這些銅元，好買什麼？』後來拿了一個袁世凱，才去了。那老人待公子去遠了，才把我們收拾起來。啊呀！這却不好了，好像進了黑暗世界，什麼都不見；原來做了他老人家的看袋將軍呢！這樣沈悶的生活，足過半月，才見天日。——因為有一天，這富翁爲了討債，到鄉下去；足不停留時的去了二十多里路，把他跑餓了，才把我們同一個婦人換了些糕。

這是，我又換一個主人——買糕婦人——了。到了晚上，她便把我給她的愛子阿玲；阿玲便笑嘻嘻的握了我到一個所在去了。這個所在，是一只很清潔的大方匣子；裏面同伴很多。我就向同伴們問主人的歷史，才知道女主人是個慈母，她靠着辛勤所得，養活一家和給

她兒子讀書外，還要天天給愛子一個銅元，說是給他買東西吃的，但玲兒却一錢也沒用過，所以我們天天多一個同伴的。

我進了一「世外桃源」般的所在三年了，我們的同伴也積得不少了，可是玲兒也在鄉村小學畢業了，他的母很願意他升學，可是學費還不夠，因此很憂愁。玲兒知道了就說：「母親不是爲兒的學費不夠才發愁的嗎？兒子有呢！」她嘆道：「咳！兒呀！你怎知道短得多哩！」玲兒道：「不妨！」於是慢慢地把我們都搬了出來，他的母親真看呆了，玲兒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她，她才很快活而像疑問似的道：「怎麼一個銅元一天，也積得這許多嗎？」

主人因爲要學費，把我們送到兌換店去換銀元，那末我不幸又要重墮塵海了。當我主人和店主兌換的時候，却看見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哦！這兀的不是三年前的舊主人「富翁之子」嗎？怎麼這樣的落魄？難道他繼了他令尊的業，便做他令尊的胥子嗎？我獨自兒這樣疑訝的想，那時他已走近了，就輕輕的把我扒在手裏；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那隻手顫巍巍地正想攜回來的富兒，恰被警察看見了，使上前來給他一頓毒打，他疾忙放了我，向警察求饒不迭，唉！原來從前看不上我的，現却求之不得，沒奈何只好施展他偷竊手段呢！可是這樣的公子哥兒，却從沒有經過這樣折磨的，於是飢寒交迫，禁痛難監，不上幾天，便停止生

活，去尋他地下慈父，希望像從前那樣得到精緻的食物和幾枚銅元了。唉！我還入世未久，已是飽經滄桑，閱盡世變；若過些時，不知又要怎樣呢？唉！變幻的世界！紛擾的人們！不知我幾時，才得脫離你們！唉！

▲意園記

沈炳彪

離吾鄉數百武，隔小溪，有一園焉。其地不過十畝，幽秀可觀。宮丹桂飄香，白露凝結之時；驪人墨士，來此遊者，踵相接焉。

園面北而構，外植以梧桐，修幹亭亭，最宜消夏。進內，中爲小道，旁則爲奇卉異草，美不勝收。凡三折，見一井，井水澄清，其水流注於清虛池，深可丈許。折而東，則假山蜿蜒，其石角列，或升或偃，或傾或跂，或銳或博，奇詭萬態，俯仰百狀。山雖不甚高，然石級濡滑，欲登其頂，殆非易事也。下爲清虛池，池水瀟瀟，作琴瑟聲，甚清冽；有魚數頭，隱約可見。若夫中秋之夜，一輪皓月，映於池中，則此時之景，較他時更有可觀。

復向東行數十步，入竹徑，修竹千竿，人行其中，仰而不見天日，但見樹上有樹，影中有影，不啻魚之仰藻蕪之代天也。時或微風徐振，竹葉瀟瀟作聲，幽窈莫覓。境非人間，名曰「世

外桃源」亦不爲過。

噫！世真有此園乎，或曰無耳！故名之曰「意園」。

▲意園記

周漸東

有園焉，地非上林，名異華亭，蓋余個人意中之園也。斯園也，位於縹渺之鄉，鄰於華胥之地，鑿臺方寸，設想匪遙，一二人過之，未曾有也；千萬人遇之，若無睹也；假山也，茅亭也，蓮池也，曲橋也，奇花也，瑤草也，茂林修竹，走獸馴禽，莫不應有盡有，如余意之所在。課餘之暇，偕二三摯友，流連其間，清風習習，雅景宜人；春雨淒淒，憂思悉蠲；昔蒙莊以天地爲籟，李白以光陰爲過客，寓言之寄託，不過表示其曠達耳。故意之所非，不妨以實境爲虛境；意之所是，亦不妨以虛境爲實境。然則蚊蚋蛙鳴，余之絲竹管絃也。荒烟蔓草，余之蘭麝薰香也。片瓦頽垣，余之高閣厚墉也。流螢燐火，余之金缸華燭也。余既亡而爲有人，遂以假作真，若乃三五之夜，明月在天，人影在地，嘆流光之若駛，樂吾生以徜徉，則三徑雖荒，涉足成蹊，不覺心曠而神怡也。客有問於余曰：昔者寂慮無競，浮沈假作虛舟，海市成形，瞬息頓生幻象，子之於斯園，亦有意乎？余曰：人生斯世，不過一大夢耳！夢之來也，於迷離恍惚之間，誰不信以爲真者，必欲縱耳目之

樂窮土木之功。則金谷玉湖之勝，兔園竹塢之盛，非不窮奢極麗，刻意經營。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勞，前已夕陽野草，興騷人文士之憑弔矣。而況於斯園歟？然則是園也，無建築之費，無登涉之勞，輿之所至，俯拾即是。遊目騁懷，小住爲佳，亦足老於是鄉而不厭矣。遂泚筆而爲之記。

▲松竹二友歡迎梅花書

張瞻桂

梅君大鑒：金風送爽，蒲柳先凋，白露凝霜，草木皆萎，吾儕仰觀俯察，可引爲朋類者，實不啻鱗角鳳毛，環顧四周，祇得形影相弔耳。所幸者松也，有後凋之性，竹也能氣節自高，均不因歲寒而變節，所謂志同道合者也。但雖曰有鄰，尙嫌寂寞。頃聞君將寒葩怒發，自賞孤芳，於冰天雪地之中，顯出類拔萃之節，頗恨相見也晚，倘又交臂失之，人其謂我何？如蒙不棄，俾得追隨左右，樂何如之！謹擇於臘月八日，開會歡迎，倘得與君傾蓋談心，并請指教一切，嗣後吾儕三友，共堅白首之盟，益勵歲寒之操，庶有以敦末俗而挽澆風耳，未識尊意以爲何如？候明教，順頌

冬安。

同志松竹謹啓 臘月朔日

▲秋菊弔芙蓉

陳夢生

我與姊，生爲比鄰，年復相若，相見之初，既驚且喜，姊貌豔麗，若降自天，非俗粉庸脂所及，而吸露餐霜，性尤高逸，足以鄙人，心醉東籬久矣，深願犧牲一切，得姊爲終身之伴，管鼓勇氣，達意於姊，姊雖紅雲飛面，俯首不答，而芳心似已默允。自此以後，庭前廊下，乃常見我儕雙雙，倩影。尤可憶者，當風姨過時，姊以驚怖之餘，倒我懷中，芬芳之氣，柔弱之體，使我欲知情而不得，乃俯而吻姊，姊亦不怒不言，僕竊自幸，天賜豔福，非他人所能及，此晨間事也。嗚呼，而今已矣，而今已矣。芳跡猶在目前，芳影仍留腦際，而乃竟不能再見姊耶。天既假我以緣，奈何天我姊以去，天乎，我不能無尤汝也。陽光上東牆矣，暝色已蒼黃矣，飛鳥雙雙，歸林而宿，而吾立寒風之下，不得蓉姊爲伴，嗚呼，我心碎矣，我淚乾矣，姊乎，汝魂若有靈者，當莫遠去，待汝弟於月下可也。

●劇本

▲老乞婦

成昌五

第一幕

登場人物 老乞婦（年五六十）王阿三（騙子）

佈 景 冬野路旁，甌石兩三塊。

開 幕 老乞婦衣服襤褸，手持小筐竹竿，緩步路中。

乞婦 唉！現在甚麼事都難幹啦！十幾年前，每天還討得幾箇銅子，而今連一箇也難啦！唉！我真討飯也不好討了嗎？（正是走不動時，忽然腳下一塊石頭，幾乎絆跌乞婦。）哎喲！我真餓極了，就在這裏息息罷。（坐在一塊石頭上）唉！我究竟向那一方討去，才可討得一點呢？哦！前面不是城市嗎？聽說前天大章珠子店被騙去四五千銀子呢！想這些富翁們，總該不在意我們——乞丐們討的幾箇銅子了。啊！一定，我一定向那兒去……（預 站起）還沒站好時，阿三華服快步跪在老乞婦面前。）

阿三 我的親愛的母親，你現在怎麼這樣了！（面呈怪冷的，請快跟兒家去罷，

乞婦 先生！你莫弄錯了，我不是你的母親。

阿三 我親愛的母親，兒以前的淘氣，實在是兒的不是；現今兒已改過了，請母親包涵些吧！並且兒自從前年出來了，就承朋友的照顧，做了箇生意，現在也有幾文家產了，就請母親

快家去享享福吧。(阿三說到「有家產」時，老乞婦略凝神，便立改笑容。)

乞婦 啊！好兒子，我真老糊塗了，你怎麼到此地的呢？幾年來，自從你走了以後，我真喫盡辛苦了。

阿三 母親！自從我做了生意，賺到錢時，老早就四方探信，訪問你老人家了；不想今日在這裏遇到母親，外面風怪大，恐怕你老人家肚裏也很餓，就請跟兒家去喫飯吧；兒家就在面前。

乞婦 好！好！

阿三 扶老乞婦慢步下(幕落)

第二幕

登場人物 阿三 乞婦 李氏(阿三妻) 僕(阿四即阿三弟)

佈景 華麗家庭

開幕 阿三阿四李氏同在堂前。

阿三 兄弟！假母親享了一箇多月的福，身體臉色都漸漸好起來，已有富家太太的樣子了。而今我們這片子已去滿期，就趁早行事罷。

阿四 好好！不過總得事前把方法想妥當些，免得臨時……

阿三 自然，那自然。（和阿四耳語，又和李氏耳語）如何？

阿四李氏 好極啦！好極……

阿三 聲音低些，此刻已是十點多鐘；（看手錶）恐怕他——假母親也要起身了。

乞婦 （華服手執煙具自後上）你們已經都起來啦，還是我一箇人遲，——每天都是我最遲。記得少年時，也是像你們一樣的起來的很早！年紀老啦，就漸漸不行啦。

阿三李氏 母親起來既沒甚麼事，何妨多睡一會兒呢？

僕 （倒茶裝煙）太太！吃茶，吃煙。

乞婦 我看你們今天比平日像格外快活些，難道有甚麼好消息嗎？

李氏 我們正談起一件事，媽媽！你怎麼就猜著了？

乞婦 我看你們的臉色，就知道啦。這件事，可以告訴我嗎？

阿三 （笑向李氏）你就告訴母親吧。

李氏 媽媽！我們今天想到天成珠寶店買點珠寶家來玩玩；還要請母親去幫著選擇選擇，因為老年人比少年人經驗多些，不知道母親願意不願意？

乞婦 原來就是這件事，我自然願意去；只要你們定了時候罷。

阿三 李氏 母親看，甚麼時候好呢？

乞婦 此刻太早吧？

阿三 此刻已十一點鐘，也不算早了。

李氏 那末你們就去罷。阿四！把後面那皮箱帶著。

乞婦 好，就去罷。

大家預備起行（幕落）

第三幕

登場人物 乞婦 阿三 阿四 珠店 老板 同事三人

佈 景 天成珠寶店

開 幕 乞婦阿三前行，阿四提皮箱後隨，來到天成珠寶店。

阿三 這兒就是天成珠寶店，母親。

乞婦 啊！天成就在這裏；我們就一同進去啦。

（三人走進天成，老板同事一齊站起歡迎。）

老板 請問尊姓？

阿三 姓王。

老板 府上那裏？

阿三 大英租界西首。

老板 王先生請坐。這位太太就是……

阿三 家慈。

老板 老太太請坐。

(乞婦阿三坐下，阿四站在旁邊。店中同事倒茶裝煙。)

阿三 老板！今天預備在寶號辦點珠寶，請把花樣新奇的，掣幾種看看。

老板 就是，就是。(向同事)你們把那最好的珠花掣來。(同事忙掣出二十多種。)

阿二 (掣珠花示乞婦)母親，這幾種好嗎？

乞婦 還好也可以。(共揀了十多種。)

阿三 母親；我想叫阿四把這些珠花，回家去望一望罷。

乞婦 好，好。可是(向老板)老板放心嗎？

老板 那裏話！那裏話！

阿三 阿四！這些珠花拏家去給少奶奶看好不好，快來回覆。（給阿四珠花。）

阿四 是，是！

乞婦 阿四！家去叫少奶奶看快些，就說少爺和太太在這裏等回覆呢，

阿四 是，是！（快步）（幕落）

第四幕

登場人物 乞婦 阿三 老板 同事

佈 景 同第三幕

開 幕 阿三站起看手錶。

阿三 此刻已是兩點多鐘，怎麼阿四還不來呢？唉！她們女人家做事真慢！母親，還是我回去一趟罷。

乞婦 這也很好，你就去罷，快去快來。（阿三走了。）

老板 你老人家今年多大高壽了？

乞婦 小的很，六十二歲。

老板 哎哟！真好精神！令郎幾位？

乞婦 （略停一刻）就……就只一箇。

老板 真是神氣人物！令郎多大年歲了？令媳是誰府上的？

乞婦 老板！他的年歲嗎？我一點也不知道。老板！老實告訴你罷：我本是個乞丐，有一天他跪在我面前，說我是他的母親；我因他是箇富豪，而且是他來找我的，所以我就承認了。老板！我做他的母親，不過才有一越月，怎樣知道他的底細呢？

老板 壞了！壞了！你是他的假母親嗎？壞了！壞了！（頓足）王！你們快到剛才這位王先生家去探聽探聽看！（對同事說）趕快！趕快！

同事 就是，就是，（情形急迫，快步下。）

老板 （起坐不定）王先生家裏有幾箇人？

乞婦 他們夫婦兩箇，用了一箇男僕——就是阿四。

老板 沒有兒女嗎？

乞婦 一箇也沒有。

老板 一定了，一定是箇老江湖，是箇老騙子了。（態度十分急迫，時到門外望同事回來沒

有。

乞婦 老板果真一定了嗎？（哭聲）（同事滿頭大汗奔回）

同事 老板！那王先生已在今天十二點鐘時搬家了。這是他的鄰居陳先生告訴我們的。

老板 （哭笑不得）十二點，不就是阿四把珠花挈家去看的時候嗎？（揪著乞婦）你這

老不死的東西！看見有錢人家的兒子，就把他當自己的兒子，竟做起假母親來！你不知道：

你享了福，人家喫了你的虧嗎？你只享了幾天的福，人家卻喫了你無窮的虧嗎？見錢眼開，

你真是箇可惡的老東西！可惡極了！來！（向同事）替我把她重打，非打死這種害人的東

西不可！

乞婦 好先生！好老爺！請把我的衣服剝了，首飾掙了，還讓我去做乞丐，饒我這箇初次罷！下

回再不敢見錢起心了。

（同事打乞婦，乞婦哭聲求救。）（幕落）

（完）

▲惡騙

吳越

第一幕

佈 景——樹林旁邊的一間破廟，四箇騙子席坐階下而談語。

登場人物——惡騙四人。（穿著時髦的衣服。）

乞丐一人。（一箇肥腫的失明的跛者，一手支著杖，衣服又穢又破。）——

幕啓

甲騙 我和他（指乙騙）這次輸了二百多元……

乙騙 （向著丙騙了騙道）我們這幾天又沒有生意……

丙騙 前天我所賺得的到了今天半文也沒有了……

丁騙 我分得的幾塊銀子通通被翠蘭拏去了……

丙騙 我們現在再打議打議我們的生意吧！先騙幾塊錢，也可過了今天……

（乞丐上）

乞丐 （慢慢地走近）嚶哦！相公呀！施捨一片給眼花足跛的討飯喫的呵！（伸手向著騙子們。）

子們）

丁騙 快滾開去！幹麼？……屁……

乙騙 管他做甚！不要，不要！（向著丁搖手）到樹下去呵！等一等！（大聲向乞丐嚷著）

（乙騙向甲、丙、丁的耳朵微語著，於是四人交頭接耳的說了一回。）

甲騙 (以手招乞丐) 來,來!

乙騙 阿跛,你如願意許應我們一件事,我們給你兩箇花邊。(說時伸手入袋中,先拏出一毛給他。)

乞丐 (笑容盈面,滿口應承。)可以,可以!願意,很願意!什麼事呢?(甲、乙、丙、丁互相以目示意,一齊離位起立。乙、丙、丁推舉著甲,留他陪守著乞丐。)

甲騙 阿跛地上坐吧!等一等他們回來,

乞丐 坐,坐,我可以等著。

(於是二人談話。)

甲騙 這時無事,你唱一曲吧!

(乞丐唱著,甲騙輕輕地和著。)

乙內 (擡著綠呢玻璃窗的新轎) 我們快不……?

丁騙 你們來了嗎?也算快。(負著一包包袱) 那大轎是前天賸林前知府的吗?(說著坐

于地下解開包袱,拏出一件件的衣服。)

甲騙 這轎是川張都統的名刺去租借的。(他們四人遂拏出官僚式的長袍,褂子,禮笠,烏

靴……替乞丐穿著。然後送他進轎內去坐下。甲、乙、丙、丁、騙也各自穿著轎班的衣服，分頭擡起大轎，向大路上走去。

——幕閉——

第二幕

佈 景——舊式街市旁有一間很大的布行，裏面坐著行主和夥 們。

登場人物——四箇轎夫，（即前的騙子）官員，（即前乞）

行主一人。

夥計兩三箇。——幕啓

（轎停於布行對面的一條巷口）

甲夫 阿二同我到布行去！（向轎中官員囁語而語。語畢即走。）

（甲乙在店前徘徊觀瞻。）

店夥 裏面坐吧！要的什麼呢？

甲乙 有好的白綢，先拏幾種給我們老爺看看。（呈上名刺。）

店夥 （拏出二種白綢。）這是前天新到的。

甲乙 讓我們拏給老爺看去吧！（指著對面的轎。）

店夥 可以可以！

甲乙 (拏布走到轎中去，輕輕地說幾句。)

甲乙 (走回店) 我們老爺問問有沒有這二種的？頂好的拏來，錢多不要緊。

店夥 (再選出一種。拏到甲、乙眼前) 只有這件是最好的，但贖下卻不多。

甲乙 這件好了。你可再選幾種藍呢，紅緞，榮綠的華絲葛，和灰色的哩嚨。

店夥 你們喜歡什麼，我們可自己進來找吧。

甲夫 (選出十幾種，叫著乙) 先拏去給老爺看呵！

乙夫 (見官員後和丙夫回來) 老爺說，儘管隨意多選幾種，叫我和阿六先回衙去。然後

才一齊算帳。(說完便把布捆紮著，同丙夫置於肩上先拏去了。)

甲夫 店夥，你的大名什麼呢？(向著夥說) 這幾種暫置這裏，這五種我先拏去，等一會再

來算帳。

丁夫 (靜立於轎邊，在那裏吸旱煙；一步步走到布行店前) 老爺吩咐你們算算帳，一共

應付給你們多少，等待先前來此選布的那箇老王回來。老爺能夠把銀交他帶來還清，至

於我是不曉得計算什麼的。

行主 好好。那不十分要緊，慢一點！要的什麼可以再選。

丁夫 （坐在店中的椅上等著，吸了一箇旱煙，並在腰袋裏掙出百餘銅片，一片一片的數著。）呀！這樣長久，什麼樣他們還未回來呢？我告老爺去，或催他們早些兒回來。（說著放下旱煙管。）這煙官暫寄這裏，我去就來，不然我們老爺那裏願意長久等著呢？（走到轎旁，向內微語作勢，遂作惶惶急急之狀，大踏步地走去。口中念著。）阿六，阿二，老王，還不到來，等待這樣久，可惡……

（等了一會。）

行主 老二怎麼剛才那老爺的轎班，拏布回衙去還未回來呢？你去看看吧！或問問那老爺。

店夥 是我去。（說完走到大轎旁望一望。）

店夥 （回來）行主呀！我不敢問他，但詳細看一看，湊巧呀！那人好像跛云李目，真巧呀！

行主 不要亂說，被他聽見，那就不好意思。（又等著，說些別話。）

店夥 還未來嗎？白令那老爺等著。

行主 老二你同張三再去問一問，——老爺他也是似我們一樣地等著。你們問他，或替他僱召他的僕人速回。

店夥 (老二張三同走) 我們去, 我們去。

店夥 (到轎旁。張三問道) 老爺呀! 你的貴轎班, 怎樣還未回來, 使你在此白等著?

官員 呀! 什麼人呢? 什麼我是老爺呢? 豈敢, 豈敢……

店夥 貴轎班呢? 這樣的怪事呀! (現 愕狀)

官員 我也不知道, 他們擡我到這裏, 我等著他們哩! 對! 他們還不快點回來……我不過賺他們一毛錢哩……

店夥 老二你去告我們行主, (張三說著)

老二 (走告行主) 轎中真的是那乞丐呀! 我們被騙了! (很大聲)

行主 呀! 真的這樣嗎? 大……都把他拏住啊! 不要讓他逃脫呀! 摔他問箇詳細。(以手揮著店夥們)

行主 (到轎前) 你是乞丐嗎? 出來, 出來! 你們騙我許多布匹去, 快招出來! 都是什麼人……

店夥們 (摔他出轎, 把他衣服撕下, 乞丐的污衣, 立刻發現, 大家起勁打著罵著) 你騙子該

死了! 死乞丐, 快招出來! 拏你送到縣衙去……

乞丐 「前的官員」我那裏曉得呢? 我不知道呀! 冤呀! 他們叫我坐轎等著, 要把錢給我,

那知道他們騙你騙我呢？！唉！冤呀……

(店夥們圍著打著)

——幕閉——完

▲兩滑稽的朋友

施鵬翼

第一幕

時 間——六月八日。

佈 景——一所普通的房裏，有一把靠椅。

登場人物——王勤，郵差。

王勤 (坐在靠椅上現出寂寞的態度) 這幾天無聊得很，也沒有朋友來瞧瞧。就像上月的時候，終日打成團的在一處，多麼有趣呀！現在莫非他們忘掉了我不成？！唉！壁障！沒良心！(忽聽門鈴響處，走進來一郵差。)

郵差 王先生這是你的信。(說完時隨將信遞過去。)

王勤 (慌忙站起笑嘻嘻去接信) 呵！原來是密斯特孫寄來的(郵差回身出去) 哦！他對於我還沒忘掉，真是好人呵！(開信一看，是一請柬上面寫道：「王勤兄：明日草舍便酌，

半魯候教。弟孫學鞠躬「看完很歡喜。」怪不伴方才我說他是好人，真也不錯呵！還要有個宴會請我，好明日準去。

——閉幕——

第二幕

時 間——六月九日。

佈 景——一間屋裏。

登場人物——孫學，王勤，大役。

用 具——方桌一，靠椅二，大盤一。（內貯烹魚一尾。）

孫學 （在屋裏自言自語）今天如果密斯特王來時，可就被我騙了！（帶欣喜的樣子）

但是我也得預備停當。役夫！

夫役 有！主人作什麼事？

孫學 魚烹熟沒有？

夫役 早已烹熟！主人做甚？

孫學 搬進屋裏一張方桌，二隻靠椅，把那盤魚放在桌上。快些！

夫役 是……已經停當！

孫學 那麼你去罷！

夫役 是是（走去）

王勤 （門鈴一響，開門就走進來了。）孫在那……！

孫學 （站起身笑迷迷的）密斯特王來了！小弟有失遠迎，請你赦罪！

王勤 唉！弟兄們那有這些兒氣呢？

孫學 密斯特王，這幾天有什麼事沒有？

王勤 提起來真令人可恨……

孫學 既然有什麼事，可對小弟講講！

王勤 上月我有百多圓錢，他們不是今天請，就是明天會。現在花完了，他們也不請了，直使

我寂寞……聊！

孫學 大約是他們沒功夫吧！

王勤 不！他們是容心的！那比你和我的賽過管鮑呵？

孫學 不要說那些個，請隨便用些吧！

王勤 （見桌只有一尾魚）不忙！

孫學 (說完，便連吞帶噙的，把這尾魚吃完。) 夫役！噉口水！

夫役 是是！(拿兩杯噉口水放桌上。)

孫學 (噉完口。) 呵！密斯特王原來用過餐啦！

王勤 (帶怒。) 孫你太無禮了！既請赴宴，甚不設筵席，還說我用過餐了！

孫學 (帶着不滿意的態。) 你怎怨我呢？我的請柬，原來說的明白：「半魯候教，」半魯

不是魚嗎？既不願吃魚，為何要來？來了還裝腔作勢的，所以我獨自吃了，還有什麼罪不成！

王勤 (默默的怒只說個，) 再見！(隨即走了。)

孫學 (王走後。) 哈哈！哈哈！這小子中了我的計了！

第三幕

時 間——六月十一日。

佈 景——一間屋裏，(孫學的。) 一間屋裏，(王勤的。)

登場人物——王勤，孫學，郵差。

王勤 (自從到後，終日的懷恨着孫學，總想報復那次的恥辱……) 呵！有了！(也照他

那樣寫一請柬郵去。)

孫學 (正坐着，郵差走進他的屋。) 什麼事?

郵差 你的信。(完即走去。)

孫學 (打開一看，上面寫道：「孫學弟：明日草舍便酌，半魯候教!」) 哈哈!這小子還拿這

法騙我哪!就是魚我也愛吃。明日走一趟，看是如何?

——閉幕——

第四幕

時間——六月十二日。

佈景——一間房裏。

登場人物——孫學，王勤，夫役。

用具——方桌一，靠椅一。

王勤 夫役來!

夫役 是什麼事?

王勤 把一桌一椅放在院的中央!

夫役 主人完了!

王勤 孫君來時，報與我知，你在大門守着!

夫役 是遵命！

孫學 (到王的門前，只見大門緊閉。) 開門！開門！(用手拍着。)

夫役 (急忙開門。) 孫先生來了！少候片刻，等我報知主人。(急忙進屋裏。)

夫役 (向着主人。) 孫先生來了！

王勤 好！我去迎接。(出門外。)

孫學 好好！(進門來。)

王勤 (指着院中的椅子。) 請坐罷！我進屋裏，一會兒就來！

孫學 (直坐到十二點了！連魚兒都不見。紅似火的太陽，曬得他汗下如雨，把上衣的領都濕了！)

孫學 (直走進屋來，見王斜倚靠椅上，看書呢！帶着怒態。) 你爲甚欺我？既請我來，沒有筵席，還可罷了！爲甚連魚也沒有了？

王勤 (驟然起立向孫。) 你不要問我，你自己自然知道，上次你請我吃上半魯——魚——

我這次請你吃下半魯，——日——日在天空裏，暖烘烘的照耀着！你爲何不吃？有何顏面來怨我！

孫學（默默的出去）唉……早知如此……悔不當初……自取苦惱……唉……怨誰？……怨誰？……

閉幕

▲教子之道

柳宗奎

登場人物：

韓初仁 年約二十三歲，商人服裝。

彭氏 初仁妻，年約三十歲，布衣而不甚清潔。

遠黃 初仁子，年約十歲，性頑皮，身穿學校制服。

佈 景 中等客堂一間，左右各開一門；左通寢室，右通廚房，室內布置略欠整潔。

幕 啓 時 室內無人，寂靜片時。遠黃手挾書包，由外面走入，面部略露笑容。

遠黃 媽媽！（見室內無人，驚呆片刻。）呵，媽媽在什麼……（放書包於桌上，即入左門，立即回；反入右門，亦即回出，作驚奇狀。）呵！媽媽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到……（手忽伸

入衣袋中摸得鈔票；面部忽作喜悅狀。呵！我掙了這些鈔票，可以去買大的皮球；小的皮球洋槍；洋囹圄；五彩畫片……（跳躍不止；彭氏忽忽走入，見遠黃。）

彭氏 遠黃呀！回來多少時候了？

遠黃 方才回家。媽媽！你到什麼地方去的？

彭氏 我在隔壁劉嬸家裏。（見遠黃手中鈔票。）呵！你手中掙的是什麼？

遠黃 （驚呆欲哭）媽媽！張……鈔票……張老老家裏的。

彭氏 （面色驚奇，手奪鈔票。）什麼？什麼？張老老……鈔票，好孩子呀！你快些說清楚啊！否則，被你爹爹……

則，被你爹爹……

遠黃 （手指鈔票。）這些鈔票，是張老老家裏的。

彭氏 他家的鈔票，怎會到你手裏的呢？

遠黃 （吞吞吐吐）偷……偷來……的。

彭氏 （奇狀）呵！你怎會能夠偷得到他家的鈔票呢？

遠黃 啊……媽媽，（哭）我在張林生書房裏偷着的。

彭氏 張林生，可是張老老的小兒子嗎？

遠黃 是的，我在他走出書房的時候，在樓上擊的呀。

彭氏 (坐下) 後來怎樣呢？

遠黃 我就跑出來的一口氣跑到家中的呢！

彭氏 (笑容) 他們沒有知道你偷的嗎？

遠黃 他家一個人也沒有看見我。

彭氏 (立起，右手撫遠黃左肩) 啊！好孩子呀！你今天替你爹爹報仇了，好孩子啊！

遠黃 怎麼報仇？(疑慮狀) 什麼叫做報仇？

彭氏 啊，你不懂嗎？隔一回，你爹爹回來知道後，一定要贊許你的。

遠黃 不，爹爹恐怕還要打……打我呢！

彭氏 啊，好孩子，你替他報了仇，怎麼他再還打你呢？(復坐)

遠黃 (跳躍) 媽媽！我不懂。怎麼我已經替爹爹報了仇呢？(見彭氏不應，仍跳躍不止) 自

語) 我已經替爹爹……(見韓初仁入，跳躍停止) 爹爹！

彭氏 (見初仁入，立起，鈔票放在檯上) 親愛的，我今天要同你賀喜喜呢！

初仁 (正色) 喜從何來？

彭氏 你的兒子，今天已經替你報仇了。

初仁 報什麼仇……我有什麼仇呢！

彭氏 （嘆）唉！你這個人，正是無心極了！去年年終的舊仇，都忘掉了嗎？

初仁 張老老那邊嗎？（回首見櫃上鈔票，取而視之，呈驚奇狀）這些鈔票，從什麼地方來的？（很急的向着彭氏）

彭氏 這個就是報仇的證據呢！

初仁 （欲怒狀）怎麼會來的？

彭氏 你坐定了，我來講給你聽；（初仁坐下）今天他（手指遠黃）到張老老家裏去擊的。

初仁 （面呈怒色）張老老怎麼肯的？

彭氏 這個有什麼肯不肯！所能擊到的，就是拾得的。

初仁 他家的錢，可以不還嗎？

彭氏 哈哈！遠黃擊的時候，他家一個人都沒有看見呀！

初仁 （怒狀）什麼！可是偷的嗎？

彭氏 這個也不能叫做偷，因為張老老這人，太吝嗇了！你記得嗎？去年年終，我們少了一塊錢，向他去商量商量……冷坐了三個鐘頭，銀錢沒有借到，反而被他大罵一頓！你想……想了這次怎樣？

初仁 呵！想了這次，是要損傷損傷他才對呢，可惡的張老老待我竟這般苛毒！唉……

彭氏 現在也不要罵他了！好得這個好孩子，（手撫遠黃）明理懂道，替你報仇了。

初仁 （坐下，手取鈔票，一張一張的數）一元，一元，兩元，五元，七元，一元，二元，十一元……

十一元（放鈔票於檯上，取出香煙，燃火吸着）

彭氏 多少？

初仁 十一元。唉！他家少去十一元，覺得什麼呢！

彭氏 但是我們得着了，卻是一一受用的。

初仁 是的……但是我要問，遠黃怎能去取來的？（向遠黃）遠黃！你來告訴我吧！

遠黃 （笑容）爹爹！你怎麼這個也不知道呢？我不是同張林生同學嗎？我今天就在林生

書房裏掙得的！

初仁 呵，我原想張老老那股吝嗇，那裏來……哈哈！

彭氏 哈哈！那是……我們的遠黃，與他家的林生，時常往來，以後不要說多，數十元一年，總可以得到的。哈哈！

初仁 （撫其額）哈哈！這倒也不難，不過……不過，被他們發現了，那就糟了。

彭氏 這是你的多疑了。我們的遠黃，何等聰明！何等伶俐……怎會被他們看見呢！

遠黃 （跳躍狀，取鈔票向彭氏）媽媽！我的去買一個皮球玩玩了。

初仁 （插口）鈔票不能買皮球的！你要買皮球，這裏來取錢呢？（手向衣袋中，摸出銅元

六七枚，授給遠黃）

遠黃 （受錢）不夠的，爹爹呀！我要買一個大的皮球。

初仁 一個大皮球，要多少錢？

遠黃 兩塊錢。張林生的皮球，也是兩塊錢買的。

初仁 胡說！我從沒有聽得，一個皮球要買兩塊錢！

遠黃 （哀求狀）真的呀！

彭氏 給他一塊錢罷，讓他去買什麼，就買什麼吧……好得，這些錢，都是他自己弄來的。

初仁 不能！（目注鈔票）要一塊錢！

彭氏 教子總要有賞有罰！現在遠黃總算是誠實可靠的。掣到了，全數交給我們……否則，不掣回來，全數去用掉了；你知道也沒有知道，再有什麼……

初仁 呀！那末，還來呀！（給遠黃一張鈔票）你去買了一個皮球；餘下來的錢，不要浪費去呀！

遠黃 （接受鈔票）再買一枝洋槍吧？

彭氏 隨你。快去快來，我們要候你吃晚飯的。

黃遠 是。（笑容可掬，飛奔出去）

初仁 早些回來啊！——幕閉——

▲驢與狗

隋樹桂

地點 鄉村中

登場人物 狗，驢，狗之主人，獸醫，僕人何三。

幕 開（狗徘徊於場上）

狗 時候不早了，我叫幾聲吧，免得竊賊溜進我主人的房裏來。汪汪！汪汪！……

(驢子聽見狗叫便登以)

驢 這位狗先生，汪汪汪的，自己娛樂自己，我也學着驢幾聲。汪汪汪……(主人聽見驢子噉，便出來了。)

主人 這個可憐的畜生，想是生病了，快找個獸醫來，不然一定要死的。(大聲喊)阿三！你快去找隔壁黃獸醫來，(阿三在內應了一聲，一會兒獸醫來了。)

獸醫 (向着主人) 先生！你必須把這隻驢子，全身烙遍，不然非死不可的！

驢 獸醫先生！我是沒有病，我的噉不過是為娛樂自己的。

獸醫 (對主人說) 先生！我知道這個狡猾的畜生，牠情願死去，不願意受烙，而使你受損失。

主人 是的！先生！那末咱們細起牠來，用紅鐵烙牠吧！(他們於是將驢子細起來，用火大烙特烙)

(狗又登場)

狗 驢大哥呵！你的身上怎麼少皮短毛的？

驢 咳！提啦！我前天看見老弟旺旺的叫，我以為你是娛樂自己，我使也學着叫，誰知道

我的主人說我生病了，使找了獸醫來給我烙成這個樣子。

狗（嘆息的樣子）咳！學他人的工作為娛樂，是必須受苦的。

（完）

▲幕

栗鈺鉉

登場人物 陵媽——吳素霄女士的女僕，年五十餘歲。

夫役——街道清潔夫，年三十餘歲。

地點 愛恩華隆盡頭，吳女士別墅，聚石仙館的門前。

佈景 門緊閉着，館前的藤花從短牆蔓延到路邊的老槐和鄰家籬笆上。

幕啓 夫役拉着垃圾車來到門口，按着門鈴，陵媽捧着一畚箕的廢物出來，夫役

接過畚箕來就倒入車裏。

夫役 陵媽，爲什麼今天的廢紙格外多？又有人寄東西送你姑娘嗎？

陵媽 那裏？這些紙不過早晨來的一封信……（回頭看看後邊）我姑娘的脾氣非常奇怪，

看這封信的光景，恐怕要鬧出人命來。

夫役 怎麼？（注視車中廢紙，用手撥了幾撥）這裏沒有什麼，你且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陵媽 在我們姑娘的朋友中，我並沒見過有一位比陳先生好的。我以前不是說過他的事情嗎？

夫役 是你說過他的才情和相貌，舉止都不像平常人，許是你姑娘羨慕他，喜歡他，他不願意陵媽 那裏？你說的正相反，哪有一天，陳先生寄一封信和一顆很大的金剛石來，她還沒有看信，就把那寶貝從窗外擲出去……

夫役 那不太可惜嗎？

陵媽 自然是很可惜，那金剛石現在還沈在池的污泥中呢！

夫役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們爲何不把他淘起來？

陵媽 馱子，你說得太容易了；那麼大的油壘那裏淘去，況且是姑娘故意擲下去的，誰敢犯她。

夫役 那麼信裏說的是什麼？

陵媽 那封信牠沒看就搓了，交給我拿去燒毀，我私把信攤起來看，可惜我認得的字不多，只能半猜半認的念，我看見那信，教我好幾天坐臥不甯。

夫役 你且說下去。

陵媽 陳先生在信裏說，金剛石是他父親留下來給他的，他除了這寶貝以外沒有別的財產，因為羨慕我們姑娘的緣故，願意取出，送給她佩帶。

夫役 陳先生獸呀！

陵媽 誰這樣說？我只怪我們的姑娘：（回頭望望）又有一次，陳先生送一幅畫來，後面貼着一張條子，說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畫兒，曾在什麼會裏得過什麼金牌的，因為羨慕她，所以要用自己最寶重的東西奉送，誰知我們姑娘哼了一聲，把畫兒撕得稀爛！

夫役 你們姑娘連金剛石都不要了，一幅畫兒值得什麼？他豈不是輕看你們姑娘嗎？若然我是你們姑娘，也要生氣的，你說陳先生聰明，他到底比我笨，他應當拿些比金剛石更貴的東西來孝敬你們姑娘。

陵媽 不，不然，你還不……

夫役 我說陳先生何苦要這樣做？若是要娶妻子，將金剛石換錢，一百箇也要得來，何必定要你們姑娘！

陵媽 陳先生始終沒說要我們姑娘，他只說羨慕我們姑娘。

夫役 那麼，以後怎樣呢？

陵媽 寄畫兒不過是前十幾天的事，最後來的就是這封信。

夫役 哦，這封信，（把車裏紙檢起來，揚了一揚，翻着看）這純是白紙，沒有字呀！

陵媽 可不是，這封信奇怪極了，早晨來的時候，我就看信面寫着「若是尊重我，就請費神拆開這信，否則請用火燬掉。」我們姑娘還是不看，教我拿去燬掉，我終是要看裏頭到底是什麼，就把信拆開了，我拆來拆去，全是一張張的白紙，我不耐煩就想拿去投入火裏，回頭一想，又捨不得，於是一直拆下去，到末了是他自己畫的一張小照，（順手伸入車裏把那小照翻出來，指給夫役看）你看，多麼俊美的男子！

夫役 這臉上黑一塊白一塊的有什麼俊美？

陵媽 你真不懂得；你看旁邊的字……

夫役 我不認得字，還是你說給我聽吧。

陵媽 （用指頭指着念）尊貴的女友：我所有都給你了，我所給你的，都被你拒絕了，現在我只剩下這一條命，可以給你，作爲我最後的禮物……

誰問他要命呢？你說他聰明，他簡直是糊塗蟲！

陵媽！陵媽！姑娘叫你呢！（這聲音從幕後嚷出來，把他們偶語沖破。）

(把小照放入車內)我得進去……這人命的事，你得對姑娘說。

誰取？你速速推走罷，待一會，她知道了就不方便。(忽忽忙忙把門關上，夫役引垃圾車子

往別家去了。)

——幕落——

▲對話短劇

張國坤

一所客廳內，華僑甲與華僑乙，正相對談心，室中陳設很齊整，雅緻。壁上懸掛着名人字畫，几上一架自鳴鐘，並放了些華文報紙在牠上面。

乙 時光真過得快！旅居外面不覺已二年多了。

甲 我還記得那時你和我，坐在一隻海輪上，幾乎斷送了性命。

乙 (作回憶狀) 哦！不差。那一天，我倆站在船板上，扶着欄杆，望着烟雲渺茫中的祖國，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我還揚着手裏的國旗，唱着歌呢……

甲 後來，一箇大浪撞到，船上都振動得很厲害！你不是昏倒在板上，手裏國旗還緊緊地握着嗎？你不是幾乎滾下海去嗎？唉！

乙 幸虧得老兄扶助我抱我起來，不然，早做了海魚的食料了。

甲 還算幸運！安安穩穩地，來到這南洋來，不知遭了外人多少的白眼，壓迫，欺負，還能夠掙起家來。幸運！幸運！

乙 唉！只因祖國貧弱，我們華僑，便到處受人壓迫欺辱呵！你看歐美的人在這裏，多麼趾高氣揚啊！唉祖國呀！親愛的祖國呀！你何日能夠替我們僑民揚眉吐氣啊！

甲乙相對默然，各看着報紙，只有鐘聲「的塔」「的塔」地響箇不住。

乙 祖國精到這般田地？我們旅居在外的華僑的幸福，什麼都連累了——西北二次戰役又起了。唉！

甲 我不明白他們——軍閥政客——究竟是什麼心腸？難道願意做一箇亡國奴不成？難道願意祖國爲人瓜分共管不成？

甲乙同聲一嘆，隔了一會兒。

乙 可恨！可恨！

甲 什麼事？（現驚訝狀）

乙 你瞧！北京政府竟承認日本在東三省的特權了，可恨！（指東北）汝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蹂足而起）

甲 豈有此理！扶桑三島，竟敢又侵略我們，同胞們！還在鼓裏嗎？五九的恥辱，還沒有雪去；又——總算俄國待我不差，自動的放棄不平等條約（跳起）

乙（冷笑）咳！蘇俄是一個好友嗎？和日本有什麼分別？——不過是假意親善罷了！他何曾放去侵略手腕呢？外蒙已經做了他的藩屬了！中東鐵路仍沒有交還。

甲（懷疑狀）不見得吧？——她口口聲聲喊着「打倒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難道假的不成？

乙 不差，她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國家，不過她實在也是一個帝國主義；不是赤色的罷了！不然，為什麼對外蒙的侵略仍不放棄呢？中東鐵路至今仍不交還呢？

甲 我終有些懷疑。

乙 你不相信嗎？——（指報）你瞧！蘇俄非獨積極去侵略外蒙，並且德惠蒙兵西侵新疆。這不是新疆督軍至北京政府的告急電嗎？——

甲 卽走近，臉上現出懷疑的樣子。

乙（讀報）……萬急！蒙軍現已進犯布爾根河，虜去布爾根縣佐，並威脅新土爾其特，新和碩特各蒙部，投順外蒙……並探得各路蒙兵，皆有俄軍官指揮……新省現頗危急！

甲 竟有這等事！外蒙的軍權，都落在蘇俄手裏，又復侵略新疆，與日本侵略哈東三省一樣！從前的思潮，完全錯了。唉！豈有此理！但我總不相信蘇俄是一個扶弱助弱小民族者，竟會如此不成？

乙 行了幾步，將報紙仍放在几嶺，聽得甲這般說，怒冲冲地跑近。

乙 唉！不但軍權落在俄人手裏，連外蒙的教育權，也都爲俄人操縱了！可恨！

甲 奇怪了！教育權是立國的命脈，怎樣會被俄人操縱。這不是笑話！這樣外蒙還配說獨立嗎？單直的是蘇俄藩屬了。我不相信俄國會這般不講公理。奇怪了！奇怪了！……你從何處看來？

乙 你看好了！這是我朋友來的信，他旅蒙一年多了……（從身邊取出信來）

甲 急讀信，連稱「豈有此理」，滿臉怒氣。

甲 外蒙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教育當然是用中文，教育權當然是中華民國的。怎麼在高等小學二年級便不教中文了？中語了？卻教起俄文了？豈有此理！——奇了！蘇俄列富夫人，爲甚捐助外蒙教育經費四十萬元呢？——中學以上的學校，便完全用俄文了？豈有

此理！各校教員，俄人竟佔了三分之二人數！豈有此理！——外蒙不是蘇俄的藩屬是誰的？豈有此理？這樣中國豈不完了！唉！我只道蘇俄口口聲聲喊「打倒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總比……英日帝國主義者好些；誰知道也是一個赤色帝國主義呵！

乙 我從前也這般想。

甲 將信還給了乙，兩人對立了一會，不住地嘆氣，又拿起報紙看。

甲 （眉頭緊縐）唐努烏梁海不是中國的嗎？怎樣也獨立起來了？

乙 原是中國的呀！因受了蘇俄煽動，現在脫離中國獨立了！名爲獨立實在也附屬蘇俄了！

甲 （向西北）我們四萬萬祖國的同胞呀！你們還以爲蘇俄是你們好友嗎？

甲乙同聲呼 同胞！同胞！祖國危殆了！快些起來救他吧！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和侵略政策！

打到一切誤國殃民的賣國賊——軍閥，政客！

蘇俄實在也是一個帝國主義呀！我們不要忘却！

.....

僑胞呀！快些聯合起來！

祖國是超出於一切啊

強大你們的祖國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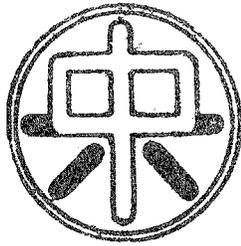
我們大聲地慶祝地喊吧！

中華民國萬歲！

乙 我們空喊有什麼用？不如實際的去做救國運動吧？聯合中國僑胞去做救國運動吧？

甲 好，去幹去幹救國！救國！救國！中華民國萬歲！

二人同時下，幕下，還聽見幕裏鐘聲「的塔」「的塔」響個不住。





最近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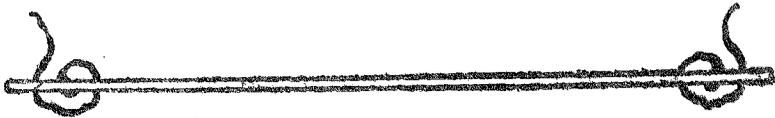
全國中國新文庫

胡文禮

民國二十年再版

第六冊

上海中央圖書館公司發行



最近
徵集
全國中學新文庫第六冊

小說

▲一箇青年的夢

董達政

黃昏的時候，我的功課已完全做下來了；回到寢室裏脫下大衣，提了一根手杖，慢慢地繞着新馬路，踱到愛河公園裏的柳堤上；輕輕的春風，把人吹得暢快萬分，我也不知不覺的，叫了兩聲「有趣……」

兩邊河岸上的軟弱柳枝，帶着嫩綠纒黃的葉兒，嫋嫋婷婷，東擺西舞，好像跳舞臺上那女學生的腰，翩翩可愛。有時候放出又細又脆的歌聲，解開了襟懷，歡迎那晚風使者。回頭向着我說：「青年啊！我是快樂使者啊！春風是我的友伴；溫和的時光，我披着碧玉色的舞衣；我唱我的快樂歌，春風哥哥來了，我卻同他跳舞。青年啊！我處是至樂之樂國啊！快來和我跳舞罷！」

「唉！我不和你跳舞啊！你不是我的愛者啊！你現在雖是有幾分姿色，幾分可愛，我只把

你當着一箇玩物。你不要賣俏，暮春來了，你的容貌就要衰萎了，徐娘半老，春風哥哥恐怕也不愛你了。」春風的友伴被我幾句話，卻說得低着頭，紅着臉，一聲不響。

滾圓的夕陽，也不高興似的下去，似乎春戀着什麼；發出黃金色的光芒照着我，斜斜的望行我說：「青年啊！我是世界之光啊！黑暗的魔王占據了世界，被我戰勝了；人們的眼睛是瞎的，我引導他到光明路上。我的肺腑是光明的，我的心地是熱的，我今日照着你們，我還要永久的照着你們呢？青年啊！我處是光明正大之道路啊！快來和我同行吧！」

「呵！我不和你同行，他也太多事了！過去的光明何在呢？將來的光明誰又享受得到呢？你是箇弱者！小小的世界，你的光祇能照到一半，照了這邊，卻照不了那邊。人們的心黑了，你卻照不亮的；地球污穢了，你卻不能照得透徹光明。少壯的老耄了，老耄的卻死亡了，這都是你造下的孽。你也太麻煩了！世界的光也被我說得惱羞起來，賭氣退沒了。」

愛河裏的水，很歡欣的跳躍着；從河心裏一陣一陣微波，直疊送到我的腳底下。說：「青年啊！我是清白之神啊！我洗淨人們的非過，世界的惡毒，把他付諸東流，永久埋葬在太平洋裏。我遊遍了湖山和江海；逢着美景良辰，唱我洋洋乎志在流水的曲兒。青年啊！我處是至清白之地啊！快來同我久住罷！」

「呵！你不是清白之神啊！你的心冷了！你是天國的墮落者！你本是清白的身體，可惜你流到愛河以後，已經被人間罪惡污穢了；你的心染黑了，你的面目改變了，庸俗的人雖然逢迎你，純正的神却憎惡你了。」清白的神，也板着面孔退去了。

清白之神才退了下去，堤邊的柳樹上，一隻黃衣小鳥兒，張開他的黃金色舞衣，鼓着他的小歌喉唱道：「青年啊！我是自由之神啊！我的精神最浪漫的，我的身體最自由的，宇宙任我的意思行，何處不是我的福地！我處是至樂的鄉啊！快來和我旅行吧！」

「啊！你不是自由之神，到是被惡魔克服者哩！你的翅膀再強健些，你的脚再有力些，走遍人間，却飛不出芥子大的地球以外。束縛的人生太乏趣了！」自由之神，也一聲不回答，往對岸飛去了。

太陽的光沒了，黑暗的帳幕覆蓋了大地；柔嫩的柳枝兒睡眠了；黃衣鳥兒飛去了；愛河裏的水也沉悶的休息了；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圍繞着我的四方，只有悲愁，只有寂寞。我的心不住的一跳一跳，血潮一陣一陣的湧到面上，好像我的仇敵四方來攻擊我；更引起我的懼怕了。

「懦弱的青年呵！你也太膽怯了！」寂寞的神，和悲愁的使者，在黑暗裏嘲笑我。

我懶懶的問他：「我不膽怯呵！我也勇敢像衝鋒的軍士，打破了一層煩惱的帳幕。又厚的一層又來了。青年的路越走越危險，越走越糊塗，我的力絕了，我的神倦了，我的心也不由得不懼怯了。光明的前途何在呢？」

寂寞的神，和悲愁使者，又向我說：「癡子呵！青年的路多歧路，歧路旁邊又有歧路，你能走得盡嗎？青年的路是無邊的洋海，迷漫漫的雲霧籠罩了四方，兇惡的波濤翻動了天地，你是個未訓練的舟子，你能駕御你的無花舟嗎？青年你再勇敢些。煩惱人生是走不盡呵！快和我同行罷！」

我聽了這話，覺得心如刀割，恨不得馬上脫離了這五濁世界才好。後來把這話慢慢的盤了一回，忽然大悟，很勇敢的說道：「哦！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原來青年的路是這樣，青年的心是這樣，人生的意思也是這樣。寂寞之神呵！悲愁使者呵！我願永遠跟你做伴侶！永遠的跟你！」

這時候紗廠裏一陣汽笛的鳴鳴聲，和牆上挂鐘的滴塔……滴塔聲音，把我驚醒，我摸着我的身上，不曉得什麼時候，竟出了一陣大汗。接着瑪麗走上樓來，喊道：「S吾愛！S吾愛！你怎麼到這時候還不起來呢？我望着她玫瑰似的臉，她也望着我微笑。」

▲一個飄泊的青年

唐伯先

(一)

他已作了六七年的游子了！常在四處奔波勞碌，飽受了風霜之苦，此次自家鄉動身的時候，他心中帶着無限的希望，——希望此去在S地，或能得着一個很好的地位；誰知人煙稠密的S地，竟無他立足之地！因為凡在S地，無論辦何等事業，第一要善於交際，第二要有人力運動，第三才說到辦事的才能，這幾條如缺一不全，總難得一個地位；尤其是個乖僻固執的人，常常說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甯為光明磊落而死，不願做個卑鄙齷齪的人。」此刻他萬分憎這煙霧迷天的S地，不覺動了歸鄉之念，立刻便離開了這萬惡黑暗的S地，這便是他歸程旅館中的一夕。

窗外的風聲雨聲，連續不斷，一種沉痛的音息中，間着那蕉葉莎莎作響，這怎能不使他憂悶，使他嘆息，更使他感到遊子的悲哀？窗內的電燈，發出那淡綠色的光輝，照着這岑寂的一室，愈顯出這深夜裏的淒涼來。

現在他的心魂漸漸地入了回憶的境界了，腦海裏如同演劇一般，那淅淅瀝瀝的風雨，

好像在那奏樂似的，往事一幕一幕的從腦海裏現出：

★

★

★

★

★

一個春天的早晨，從T家走出三個孩子來：一個是女孩子，大約在十四五歲左右；兩個是男孩子，其中一個較大的男孩子，便是他，同她年紀相仿；那較小的大約在十一二歲左右；各人手裏都提着一個書包，向學校裏走去。

融和的春風，舞着他們的烏黑的頭髮，愈顯出他們天真的嫵媚。道旁新綠的楊柳，被春風吹得依依搖動，枝上的小鳥，還吱吱啞啞地唱着「迎春之曲」。東方初升的紅日，發出一派融和的日光，吻着溫圓的面靨，無意中，使他們感受着無限的快樂，露出笑容可掬的面孔來。

「大哥！我聽我爸爸說：今年大哥到城內來讀書，在我家寄宿，我快樂極了！我常站在門口望你來，昨天你才來，以後我們多一個伴了！」那較小的一個男孩子對着他說。

「我們功課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求教大哥了。」她接着說。

「不行！不行！你別拿我開心罷！自顧不暇，何能……」他笑着說。

「不要這樣說罷！無論如何，你的學問總比我們好些。」她連忙說。

「哈！不行，不行！」他又笑着說。

一面說一面走，不知不覺地他倆的學校已在目前；於是她說聲「Good By！」一面仍向前走去，——因為她的學校較遠些，他倆也應了一聲「Good By！」進了校門。

★

★

★

★

★

他在她家漸漸地過了有半個月了，他倆互相愛慕；於是他倆的感情也漸漸地深了。有一天晚上在淡淡的燈光下自修，她一面看着書，一面不時地偷眼斜視着他；他正在題「心聲集」三字，在那今天買來的新抄本的封面上，然後用心慢慢地抄起，首先便抄上一首「燈下」的新詩：

我也不把心情向你說，
你也不把心情向我訴；

只是這淡淡的燈光，
却照澈了倆心深處！

他剛寫完了這首詩，擱下了筆，兩眼直望着她，他倆的視線接觸起來，在這對面無言之中，却含着無限的情緒。

「這上面抄的什麼？我拿來看看。」她一面說着，一面動手去拿抄本。

「不必看！污了你的眼睛！」他連忙把牠收在手中說。

「你真不……給我看看何妨？」她帶着氣色說。

「把你看吧！但請你不要怪我！」

「什麼？我不怪你！」她便從他手裏接來翻開看着，頓時臉上現出一片紅雲，口中還輕輕地自語：「媳婦對啊！對啊！」

同時他的臉上也現出十分的羞意。

★

★

★

★

★

殘花零落，綠葉成陰，「家的後花園裏，滿佈着一片夏天的景象，柳樹下青草地上，坐着一對少年男女，都現着愁容滿面的模樣，呆呆的相視着。」

「你們的學校，昨天已放了暑假了。恭喜你畢業了！我願你還在我家多過幾天。」她哀哀地挽留他。

「那也何必過了幾天，也還是要離開的，我只求你給我一個紀念品！」

「好！讓我想，拿什麼做紀念最好！」

她想了好久，使隨手在地上拾了幾片殘花給了他說道：「望你就將牠保存着吧！」

他於是接在手裏望着那幾片殘花，禁不住的淚兒汪汪欲流，又不敢出聲，恐怕被她家裏的人聽見了。

「不要這樣吧！反令我心中倒有點難受了！」她說着，又從荷包裏拿出手巾來替他拭淚，他感受着這樣柔情，終於把淚兒止住了，兩人心中只是含着無限說不出的離悲。

★

★

★

★

★

如箭的光陰，轉瞬間，他離開了她家已有二年，現在肄業於F中學，每當月夜花晨，時有白雲紅樹的感想。一天下午，接到了她的一封信，那紅色的信封上寫着幾行娟秀而細小的字，頗使他看了，心中得着無限的安慰。拆開從頭到末的看了幾遍，誰知面上反現出那失望的神氣來，知道她的親事已被父母定了一面痛恨這萬惡專制的舊禮教，一面又從書堆裏翻開一本書，兩眼望着那書中夾着的幾片殘花，呆呆地出神。

一片一片的往事，現過他的腦海，如今竟變成一種陰沉而昏悶的狀態了！最後在這淅淅瀝瀝的風雨聲中，還聽出他一聲長嘆：「唉！社會家庭都在黑暗中！」

在暮色蒼茫的時候，F城附近的溪邊，坐着一個失意的青年，——約莫有二十餘歲，形容憔悴，晚風陣陣的吹着，時時帶着那小鳥歸巢的歌聲送入他的耳朵；溪邊的枯柳，舊葉一片一片墮溪水飄去，他不覺地悲歌起來：

日已暮矣，

鳥歸巢兮；

我身如落葉，

飄飄何所棲？

晚風吹來，

蕩我魂兮！

恨不能凌風飛去，

飛入那蓬萊境裏。

天上的彩霞，剎那間，變幻萬態，由紅而紫……而褐……以至消滅。他兩眼呆望天空，自言自語的道：「呵！只有片刻的燦爛，——這是人生縮小的圖形吧？」晚風漸漸地吹緊，他不覺

冷得發抖，看看對岸的一片荒郊，上面墳塚纍纍，荒草不住地搖動，他心中想道：「人生真如一夢，如意的人，好比一場好夢；失意的人，也不過是一場惡夢罷了！終久統歸墳墓！至於那有名的人，也不過如晚霞一現片刻的燦爛光華。」於是把兩手撫着頭，便沉醉到在回憶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湧入他腦海了：「眼淚禁不住地像潮水般的湧出了。他也不願作那歸鄉之念了，無臉再見那故鄉父老。隨後長嘆一聲：「唉！我無力再去奮鬥了，我終日度這拭淚的生活，多麼難受喲啊啊！作那屈原君的後繼罷！早把我的一生痛苦從此結束了罷！」便向溪中跳下，撲通一聲，水花四濺。

一輪明月，漸漸地升到天空裏，忽然一片烏雲把牠密密地遮住，多情的溪水，好像在那裏不平地唱着：

光明的月兒，

純潔的月兒！

可惜掩沒在烏雲裏！

▲黑暗

沈祖年

「總是你的肚皮好，會養下這個賠錢貨，難得城裏王老爺，可憐着我們的家景困窮，拿出一百多塊錢，喊我把阿翠賣給他做姨太太。你想，我們平空地進了一筆款子，又免了天夭蝕了一把米，多麼便宜呢！」一個對着他的妻子說着。

「真的麼？那末，謝天謝地，阿翠也有這個日子的啊！她生得嫩白的皮膚，纖纖的指兒，又不會在田中做工，整天價還鬧着夢到隔壁黃秀才的書塾裏讀書，似此不出息的妮子，誰也不高興討她去白喫飯；我爲了她的親事，也焦急了不得，萬不料到王老爺却轉她的念頭，我們也樂得攀上城裏的鄉紳。」接着他的妻子答道。

阿翠坐在旁邊，等不得她的父母說完，兩頰上便泛起紅雲，俯弄着掛在椅邊的揩布，幾次要開口似的立起來；但是，舊禮教的權力太大了！終於她又坐下了，哭起來了。

★

★

★

★

★

當阿翠跟了她的父母進城的時候，見了城牆貼滿了省黨部婦女部的宣傳品，「什麼「打倒買賣式的婚姻，」「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婦女解放萬歲」等等的標語，——又見了一大羣人們圍住了一座講臺，講臺上站了一個剪髮穿制服的女子，滔滔不絕地演說：「男女的平等，」一行到十字街頭，那邊斜刺地趕出一輛馬車，車上掛了紅彩，一對青年男女

甜蜜地談話，使人一望便曉得這是文明結婚用的車兒。阿翠眼紅了，因為件件都足使阿翠觸目傷心。

★

★

★

★

★

門簾掀起，走出來一個老頭兒，他黃黃的臉兒，棗紅的鼻兒，烏煤一般黑的齒兒，銀絲一般白的鬚兒，額上佈滿了縐紋，口裏還啣住一枝烟桿，這就是王老爺，就是阿翠終身的伴侶，就是用金錢壓迫阿翠的鄉紳！

當阿翠被她的父母按下向王老爺叩頭的當兒，她耳邊彷彿聽了外面遊行隊還高喊這「廢除婢妾制度」的口號！

▲一 夜的悲哀

蕭壽南

在靜悄悄的夜裏，大地上的東西都很甜密的睡着了。惟有他呢，獨自坐在空寂的書齋內；一點燈光，很慘淡地映着，表示很無聊的樣子。他心中無頭緒的心事，都不覺如潮地澎湃起來；頓時臉上露出悲哀的樣子，這時候窗外的烏雲，成塊的推過，微風颼颼地吹着，好像助着他的悲興；他想起伊，這時候不知怎樣，可能平安，可能有很好的幸福……他忽然很煩惱。

他憶起伊平時待我；何等親愛，何等甜蜜。現在呢，親愛在那裏，甜蜜在那裏。想到這裏，頓時逼着他沒有一點歡容。這時他不由的落下了許多親熱的淚；那四壁的蟲聲，牆上的鐘聲，好像快樂的神氣叫他不要麻煩，但他是如何能夠呢，如何叫他不悲哀呢。他雖是困倦，可是給一切的悲哀打破了。桌上空擺着幾本書，他何曾去看呢；一床很軟柔的褥子，似乎也厭他的悲哀，又好像催他到這邊來；他又想着伊在家時的被窩，何等溫暖和密切，何等快活和友愛。……又想起當我和他初次見面的時候，何等友愛，何等真摯；結婚了以後，他的情意又何等的濃厚，使吾何等歡喜，何等的快活；「我記得有一次，不知爲什麼，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心裏很不快活，她竟能多方譬解，消失我的煩惱。和他遊玩，遇到很好的當兒，她竟能唱起很清脆的歌來。在這歌聲中，使吾格外的歡笑和快活，噫！現在他不知從那裏去了；從前的被窩裏，有許多甜蜜的夢，現在忽然變成很寂靜的了。伊的心中不知道有什麼的意思呢？唉！萬惡的軍閥，你們爭權奪利，也還罷。爲什麼要把伊沖去呢？現在使我何等的寂寞，從此以後，雖有煩惱，能得到一些安慰，使吾變成快樂，以後清脆的聲音，也不能到吾的耳裏，唉！他們何等的殘酷呀！」他一頭說，一頭又落下很可憐的淚。……原來他在前幾天，還在很高大的禮拜堂上和他結婚，這時候他們倆何等的快樂呀，那裏知道結婚不到蜜月，就給戰事而沖散，後來戰

車雖然結束，但是可愛的伊，却並無下落。可惡的軍閥，因為爭奪自己的權利，却離散人家的夫妻，結成了多少愁怨。唉！這時悲哀的聲音，不斷地發出，給那微風送了出去，聽得一種輕微的回聲從外面來，好像說：「他又在悲哀了，他又在想起伊了。」……他的心裏雖然仍舊繼續悲哀，但是眼睛好像不允許他的悲哀繼續下去。於是不得意的懶懶，到睡鄉裏去，鼻子裏的鼾聲也不由自主的響了，他的手足也慢慢地支持不住躺了下來，這時候外面的鳥雲，慢慢散開了，颼颼的風聲也慢慢地靜下來，頓時空氣中寂寞了許多，只有那時鐘却仍舊的的響下去。

▲我知道了

建源

陰沉沉的天氣已籠罩了大地！北風呼呼地响個不歇。從昨日一直到了今晨懸在壁間上F氏的寒暑表，降低到三十度以下了！可憐那蔚藍色的長空，都被白霧遮滿了，只見碎玉般的雪花，越下得越有起勁，不多幾箇鐘頭——下了滿天匝地的白，那一片淒涼的荒野，竟變成了玻璃世界多麼的風光呀！為什麼沒有人來提前賞這難得好景緻？

這山朦朧，故鄉仍舊，不過缺少了一點的青翠的色；換上了一種銀光的特色吧！街路

見不到有人的蹤跡，也聽不到一片的呼市聲，旁鋪著的野草雜花，都已冬眠了，在秋夜悲鳴的小蟲，失掉了牠們悲鳴的聲，綠陰遍地的森林，禿脫它很可愛的美葉，獨存留著硬枝老幹，一枝枝戴了雪頂，不屈似的戰著寒風，棲在綠葉叢裏生活的小飛禽們！現在跑到那兒去了呢？好寂寞的松丈夫，柏學士，很沒趣味地生長著，雖是仍舊襯著它的繁密的綠葉，但是還少了雪夜敲門的朋友來和它伴，竹君子很驕傲地在風雪中搖動著，梅姐姐含著笑容迎了冬來。

一個月過去又一個月復來，連接過去了好幾個月頭，好了！好了！那可惡的寒冬過去了。沒力氣的太陽，懶懶地發出它的薄光來，那時銀白色的大幕漸次打破，但是那無情的北風仍舊地吹著。轉瞬間——那禿童童的樹，和席地而睡的小草，也漸漸地發芽。

真的，前幾個月的光景是零落得了不得，現在呢？一概都煥然一新，催起了美麗的景緻。許多的間花野草，都欣欣然有生意；許多的動物，也慢慢地蹣出他的蟄居的巢穴來，高尙的人類，尤更贊美這可愛的風光。

天桃絳傘，含苞未放，好像十七八歲的處女，嫣紅的顏色，映得似她們頰上的胭脂。一羣尋春的小鳥們，高興地在牠們枝頭上唱著迎春之歌。

「唉！我知道了！原來是春天到了。」

▲規

沙 藻

太陽哥兒現出了疲倦的神態，已是預備休息了。我坐在自修室外天井裏梧桐樹下的長椅上看魯迅先生的徬徨，全部的精神都被吸引而沉醉。

「拍……拍……」

「那是什麼……那聲音？」

「結婚吧，不然是做壽啦。」

——我似乎聽見兩個同學在這樣的問答。可是那聲音進了我的耳朵，隨即消失得無影無蹤。

幾分鐘以後，左右空氣覺得有些異樣；三三兩兩的同學聚攏著，交頭接耳的議論。

「拍拍……拍」又是幾聲不斷的好像鞭炮又好像鎗的聲音。我的眸子移開了書，拾著的手放下了。啊，不好，眼睛發了癢。

全校充滿了驚慌空氣。埋頭在看書的人都跑出了自修室，在操場上踢球的也都跑了。

過來，大家凝凝著神，靜靜地聽外面的動靜。

這些剛好兩個出去買東西的同學氣喘喘的跑了回來，額上的汗珠，不說豈大，他們證實了是鈴聲，——鈴聲，可怕的鈴聲啊！從他們喘息的報告，知道是兵變，已經動手搶掠了，——「搶掠」是多麼悲慘而驚悸的兩個字！

「拍拍……拍拍……拍……」的聲音不住的傳來，隨着就是「呀……呀……」的驚呼聲。聚攏着的人，就如「驚弓之鳥」的分散了，有幾人先躺倒庭井裏，大家都碰碰碰碰的照樣睡在地上。

我躺在廊檐下，一手托着頭，一手拿着那本小說；血管驟縮，膽戰心驚，全身都在發顫。在幾分鐘裏我換了好多地方，不知躲到那裏才可以安全。

他們——同學和教員——都躺着和死人一般，眉頭咬緊地盛攏着，嘴唇尖着，眼迷着，好似在玩味街上正在排演的一幕一幕的慘劇。

黃昏來了，黑暗照滿了大地。鈴聲還是目空一切地鳴得高興。大眾都喘息着殘餘的生命，生命在黑暗中惶惶。嗚，這樣怪可憐的人生！

「日了。日了。……日了。」狗在哭哪。狗呀！你也感到了生命的危險，人生的悲哀，社會的

黑暗嗎？

星光淒迷，夜色蒼茫，惺忪的樹影，左右的搖擺，秋蟲一陣陣斷續的調動着他們的管絃，叫得人更感淒涼。

我恨不得飛到荒山沙漠裏去過那野人的生活，避去這荆棘的世界。我要咀咒良心腐毒了的丘八，咀咒這洪水猛獸的社會，咀咒世間一切的一切。

「拍叱……叱……叱……」一個流彈驀然飛到了天水池的旁邊，把我靈魂嚇飛上雲霄。隨即有許多睡着的人，骨碌的爬了起來溜向屋裏去，我也隨着他們躲到樓的下一層，看見許多同學有睡的有站的，也有蹲着好似在舉行晚禱，一切都是木雕般的沉靜。

鎗聲漸漸寂靜了，大家仍舊照樣的沉默；不過眉間的綳痕却少了許多。

「嘭嘭嘭」一層樓下通巷一陣敲門聲，大家嚇得面如土色，爭先恐後的向前奔，把門上的玻璃都擠破了。大約是幾個兵在闖門，想進來搜羅搜羅，門却用全力去抵抗兵的橫蠻，結果是門占了勝利，可是却吃了他們一鎗。

已經九點鐘打過了，外面已聽不見鎗聲。肚裏嚙嚙嚙的亂叫，還是十二點鐘吃了兩碗飯的。不曉得今天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睡，非吃飽了不可（就是死了，也得做飽鬼啦。哈哈）。

同學們一個個跑到廚房裏去搶了一碗菜，後來的人只有望而興歎。兵沒有來搶，自己却演了一幕小小的搶劫。

我吃了飯，就到宿舍樓上去看外面巷裏的情形——隔巷就是兵的駐紮處，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得分明。背的拿的蹣跚而歸，兩口袋裏的洋錢叮當響着，表示出搶劫勝利的樣子，噫！如果我手上有炸彈，一定要把他們這些狗肺狼心的東西統炸死。我更不明白他們搶了，爲什麼逍遙地回營。

稍聽見較重的聲音，心頭就狂跳過不住；就是鉛筆落地，或咳嗽的聲音，也像一驚。

夜深了，胆量大的都去睡覺，我因爲睡神向我宣了好多次戰，也就爬上了床。大約是恐嚇過了度吧，也就昏昏沉沉的漸入睡鄉。

★

★

★

★

★

鎗聲拍拍的響，煙霧火光佈滿了半空，衣履襤衫的兵，全身武裝，也間夾了許多短衣長衫的人，成羣結隊的擁上了大街。店門早已聞風關上了。他們三拳兩腳的把些門都踢開了，店裏的人嚇得亂抖。遍處搜括以後，還要向屋頂或地上放一兩鎗，表示他們的勝利，驕傲或不滿。店裏窗和櫥上的玻璃叮叮當當撒碎了一地，真是一片特別的音樂聲。他們棟那最好

的向身邊放，兩個袋裏隆起了多高，肚子好像有了七八個月的身孕，背上背著大包，襪下挾着些綢緞，一手拿着鎗，一手滿握了些黃的白的發光的東西，跑都跑不動。

有些兵盒子炮向前，一面走一面放，一個十七八歲的童工，就作了鎗底犧牲品。

一部分的兵逃出了城，一部分的兵闖進我們的校門。同學小些的都哭了起來，抖的抖，叫的叫，校長教員手忙腳亂的不知怎樣好，他們到寢室裏一陣搜找，翻箱倒籠的攤滿了一地。他們還用鎗向同學開玩笑呢。我躲在一扇門後，忽然被兩個兵抓住，他們說：「你怕，你怕，就教你怕一怕吧！」拍的一聲，彈子射進我的胸膛，絞痛得大叫起來。

我發現，我還睡在床上，心房不住志志的跳躍，忙揉了揉睡眼，全身流着冷汗。啊，原來是夢一個。

夜色寂然，翻身又睡。

……忙忙的從校裏逃出了城，河裏一只船也沒有，沿馬路跑，祇顧跑，也不曉得跑了多遠。後來遇見一只船，要求船夫送我到家鄉——我的家鄉。

船在河裏蕩漾前進，我心裏舒暢了許多，以為脫離了蒲潭虎穴，怎不快活。

船到了目的地，我感很高興的上了岸，城裏很平安。

飛也似的跑到了家門口，連忙推開了門進去。看見我的母親坐在房裏低着頭傷心！

—— 她已從電報局得了南被搶的報告，正在憂愁她的兒女呢。

「媽！我歡呼了一聲。」

她抬起了頭，眼裏滿含着晶瑩的淚珠。說：

「兒呀，你回來了嗎？沒有受傷？把你娘急死了呀！你的姊姊和弟弟呢？」

我聽了她的顫然而悲抑的話，看見悲哀的淚，想看了在校裏恐怖的情形，不自然而然的倒到她懷裏大哭起來。

「朗如，朗如！」我睜開眼來一看我的同室的何君正揭著我的帳子喚我。我的眼睛上

的淚珠還一滴滴的滾著，我發現了枕頭上濕了一大塊。

太陽已經照進屋裏來，同室的都已安然的起來了。

★ ★ ★ ★ ★

街巷裏都是萬分的寂靜，店門都緊閉著，幾家鐘表店和洋貨店的門外，有許多碎玻璃；

有些店門的木板，有許多新踢壞的洞；有些門上的大電燈泡也打得粉碎。

街上的行人很稀少。警察拿著鎗，從街這頭跑到那頭。幾只狗打架做一團。

靜悄悄地和過年一樣——其實正月初一也沒有這樣的寂涼。家家店門上都黏著長方的字條——不是「一見生財」、「抬頭見喜」、「生意興隆」的紅「順遂條」；却是些「本店被劫」、「被劫一空」、「被搶」的白「穢氣條」；和些「修理各件，被劫無存」、「損失甚大，暫停營業」的對聯。

我因為不願在這樣淒涼景况裏久留，就出了南門，沿公園馬路散步，呼吸些新鮮的空氣，解我沉鬱的胸襟。經過了兩個公園，都有兵把守，我看見他們的瞳子向我瞪，我連忙放了脚步跑了過去。

走到離西公園不遠了，我正低頭回味前天的驚慌，突然的「拍」的一聲鎗聲，把我嚇得幾乎跌到河裏去，不是抱住一顆楊樹，真要做「水淋雞」啦！

抬起頭來一看，汽車站四圍聚了許多人，說也奇怪，他們並不怕這無情的鎗聲，鎗聲過後，他們還「啊……啊……」的叫著，好似表示著快樂，有些人却把眉毛一蹙，有的却把手巾捂住臉，轉身跑去了。原來在鎗聲捉住的幾個搶劫的兵哪。

啊！那是什麼東西——圓的，下面掛着紅帶，上部黑色，好似頭髮，掛在楊樹上左右飄蕩呢！啊！怕人是——兵——的——頭——啦！我連忙的溜回了校，心頭還不住的亂跳。

▲冬夜

趙勃

——生命之花的悲哀的一葉——

C S:

這兒的天氣，是如此的陰冷黯淡！在冬姑主宰之下，一切都呈著淒涼的意味，窗下只有孤獨的我，無聊極只得寫信了。

我近來的心情，真不知道怎樣纔可以寫出，抱著求知慾的青年人，在他的眼睛裏，只想將來的偉大快樂，嬉戲地往前走；快活充滿了他的心，他只覺得世界是愛的結合，是愛的樂園。猛然在半途上遇著不幸的壓迫，猛烈的激刺，他是如何地悲傷呢！偉大的希望，只不過是空花罷了！回想前塵，只有眼淚與悲歎！如何不使他悲觀呢！咀呪世界！咀呪環境！更咀呪萬惡的金錢！

你雖誠懇的安慰我，勉勵我，但是 C S！我卻不能照你的意思，質言之，就是你的安慰，醫不了我的痛苦，我是一塊頑石，只好辜負你的美意了。

.....

他提起筆來，寫了這封不完全的信，便無聊地放下筆，不再往下寫了。他兩手捧著臉，呆地望著窗外的月兒出神。

屋裏寂靜得很，靠窗下的書檯上面，懸著一盞電燈，燈上罩著一層綠色的紙，映射得屋裏異常慘淡，孤悽，檯上的書籍，很紊的堆放著，他蓬鬆的頭髮，茅草似的披著；瘠瘦的面龐，月光和燈光夾照得像大理石一樣的慘白；失神的兩眼，滿孕著兩泓清淚。——他是何等的神祕而又何等的悲傷！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他，一直到現在，還改不了他那孤獨的性情。他十四歲的時候，他父親把他送到省城裏，一箇小學裏讀書，那溫和的先生，親愛活潑的同伴，風光細膩的校景，都引起他不少興趣，這樣地過了幾年，他就畢業了，父親也在畢業的那年冬裏死去了，他是如何的悲苦呢！不久經濟的壓迫也來了，他的哥哥寫信來叫他改業，於是他的悲觀更甚了，他的孤獨的性情也一天深一天，他的惟一的好友 C S，時常來信安慰他，但總不能減少他的痛苦悲哀。

月兒的誘惑，使他失了自主力，同做夢似的移開坐椅，背著手緩緩地踱了出來。

這正是午夜時節：——一輪清冷的月兒，高挂在淡灰色的天空裏；薄薄的浮雲，很快地

飛動幾顆疎散的星兒，在那裏灰敗無力的閃耀，庭院裏，幾枝落了葉的梧桐和桂樹，月光下，地上映著些枝杆朦朧的樹影，花壇上只剩了嫩青的水仙，在蒼茫中吐放清香。

到處都灑滿了同水銀似的寒光，他拖著睡鞋，在院裏踱了一會，便漸漸止了步，緊靠在梧桐樹下，仰著臉望著那終古沈默的月兒出神。——忽然一陣涼冷的北風，吹到院裏，月光裏的樹影，息息索索地顫抖不已。他好像夢醒似的，不禁也打了一箇寒噤。他四面一望，覺得自己一箇孤冷得很：好像無邊的大海裏的孤獨的航船似的。他便長歎一聲，兩行清淚，便瀑布也似的流下來了。不幸的創痕，又在他眼前映出了——

天上飛滿了灰色的寒雲，北風呼呼地吹著，院裏的梧桐葉子，一片一片的凋落。屋裏灰暗異常，微微有點悶人，他同袁坐在院裏，隨便談笑，猛聽得一陣脚步聲響，叔父和秀璧從角門裏走了進來，袁笑著叫他道：

「叔父來了情！」

叔父同秀璧走進屋裏，他同袁也跟了進來。奉畢了茶，袁同他們談笑，叔父無言地遞給他一封信。——從千里以外的家裏的哥哥來的信。——他剖了信封，抽出信來，默默地讀——親愛的阿弟：近日無恙否？念！

自父喪後，家事維艱，兄以縣薄之身，負此重任，兢兢業業，勉圖興振，乃禍患之來，竟如洪水汎濫。人之不幸，一至於此！此次豫匪竄川，道出吾鄉，肆行燒劫，慘不可言。吾家辛苦經營之房舍，亦一旦成爲灰燼。所有一切損失不資！所幸閣家人等，均事先逃避，尙稱無恙……

總之，吾家遭此巨災，經濟上當然支配不易，而連年天災人禍，稔籽不收，茫茫來日，何以堪此！嗟呼！吾弟！吾心碎矣！……：汝求學之事，依吾愚見，汝可請熟人介紹，在省內商界中謀一位置學習，日後當有大用處，學界此時毫無意味，因家庭生活日高，而經濟日窘。若不及早補救，後虞何堪設想？嗟呼！吾弟！其何以教我！……

他悲慙而失望的心緒緊張，使他再也不能往下讀了，更不敢往下讀了。他的手抖顯得利害，他的眼淚，不住的只往下流，信溼了，墨蹟映開來，模糊得成一團團的黑點子。腦筋裏昏昏地，只覺得眼前漆黑，他好像從半山裏掉到谷裏了——不從「求知之路」掉到「無智之谷」了！心裏說不出的失望，空虛，神思撩亂，他不禁伏在桌上哀哀的嗚咽。

他覺得已成爲一箇失學的學生了。從今以後，在這非錢不行的知識的路上，將永永斷絕了他的足跡，那看守「知識之門」的人們，在那兒大聲喝喊：

「滾滾開些！沒有錢的人們，你們是不配進來的滾滾！」

我是沒錢的人，怎樣再能進去呢？光明的前途，在那兒呢？呵！呵！以前種種：水裏的月圓鏡裏的空花呵！呵！經濟的勢力真大呵！可憐我再沒有求學的希望了！……

房內充滿了悲哀的空氣，各人都沈默了，他們的臉上，都罩上了一層悽悽的陰影，不自覺地都面面相覷。他們委實想不出一句妥當的話來慰安他，只好讓他孤獨地悲哀。——最後叔父站起來了，打了一呵欠對璧秀們說：

「時候不早了，我們回罷！」

璧秀也默默地站了起來，一齊走出，當他們走到門口的時節，叔父扶著門檻，望著他悵憐似的說：

「晚上到我那裏商量去！」

嗚咽聲中，他無力的答道：「呵！」

人散了，室內沉寂無聲，——他跑到牀上，兩手蒙著臉，小孩子似的痛哭起來。哭了一會，心裏微微的覺得平靜一點，便同害病似的，在屋裏踱著，腳聲沈重而紊亂，喉嚨裏不住地抽噎。袁進來了，望了他一眼。他斗然覺得這門光是在驕傲他，譏笑他。眼睛一黑，屋裏的一切都

變了，連桌子椅子都在冷笑。「呵！呵！」他又跑到牀上痛哭起來。

他靠在樹下，儘是追想那不幸的往事。他一想到最後的時節，他的眼淚，更連續不斷的流下。

月亮打斜了，四圍靜寂如死，陣陣寒風，院裏的枯樹，更息索地抖顫；暗淡的月光，緊緊兒藏在雲裏。一切一切都溶在寂寞的悲哀裏。

▲農村故人

陳雲丞

我雙手緊緊牽著一隻牯牛，跟著一班看牛的伙伴，慢慢地到一處山脚下草地上，他們將牛繩繞在牛角上放去喫草。有的騎在牛背上唱著山歌，很是快樂。我當時很羨慕他們這樣做，但我汗流氣喘，卻沒有挨近這隻凶暴的牯牛身旁的勇氣。他們自然哈哈的笑我沒用。阿義看我如此窘迫，就慌忙跑來一手拉住牯牛，一手扶著我的手臂，來幫助我管理這條牛。說也奇怪，牯牛被他拉住，就降服了，好像欺侮我沒有氣力似的。我坐在草地上看看這牯牛，又痛恨，又慚愧，正在痛恨而且慚愧時，遠遠看過山腰裏有許多紅色白色的花，正開得茂盛，我的好奇心又發了，就約他們去採摘。阿義忙牽住我的衣襟止我說：「你不要去，那邊路很

「這你要跑喫力的，還是我替你去搞好。」於是我就聽他了。但一邊看他們跑去，一邊又聽著幾隻鳥兒在後面叫著，好像對我說話似的。我回頭一看，卻不見鳥的影兒，只看見那湖邊的幾樹桃花，在太陽光下紅得燦爛可愛，中間更錯迕著一些半黃半綠的楊柳，一齊倒影在湖裏。微風吹皺了湖水，一光亮的銀場，周圍滿坎著赤瑕和碧玉了。還有那周圍的麥田，也被和暖的輕風，吹得一池綠波似的，我心裏正看得有趣，忽地裏我的牯牛惡狠狠地向我背後奔來，我起來就跑，不防被石塊一絆，一交跌去，額角上覺得有點痛，卻好阿義摘花回來，忙將我扶起，他驚叫道：『唷呀！血……』我於是看見一點點的鮮血，從面上滴到草下來，我立刻覺得萬分的痛苦，眼淚奪眶而出，同鮮血滴在一塊兒，染得綠草也鮮紅發光了。他慌忙扯下一塊破布，將我傷處紮好，背我回家。

自此以後，我的母親也不叫我去看牛了，就整日叫我到書堂裏去念書，過了幾天，我的疤痕好了，同時也把那次的痛苦忘記了，就同三箇小伙伴，瞞著先生，暗暗地從毛廁門逃出一條小溪裏去捉魚了。

在歸途中，猛然記起從前一次在池中玩水淹溺了，還虧阿義在旁將我扶起，只喫了二三口水，他又背我回家，被我母親罵了一頓，還禁我以後再不准出去玩水，今天出來時，忘記

了這一層；此刻想到這裏，就不敢回家了。我呆坐在田塍上，看那嗡嗡的蜜蜂飛來飛去；聽那嚶嚶的鳥聲一囀一和；牠們並不曉得我此刻的痛苦。但我回頭一看，阿義笑嘻嘻的迎上來了。他道：

『承弟，快些回家去喫飯罷！你的母親特地叫我來尋你，伊決不會罵你的。』我肩膀一聳，硬不肯回去；他又勸了許久。但我相信他是很忠實的，所以硬著頭皮，也就懶洋洋的回去了。幸而這一天，母親也沒有罵。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我的年紀已長到十二歲了，我父親帶我到高小校去讀書。但我不知怎樣總捨不得阿義。有時乘著星期日回來看看母親，同時也和阿義談談。但他因生計問題，替人家作短工了，凡是我家裏有什麼事情，他總來幫忙。有一次，我父親生病，他替我請醫生，買藥，很是殷勤；所以父母很感激他，待他同兒子一般。他有時作工過勞，竟生起病來，我的父母也願爲他負擔一切費用。但這幾年來，他的境遇，大大的不佳；父母雙雙亡過，小妹也嫁人，單剩他一箇人了。

北風帶著冷氣嗚嗚地吹來，和一層一層密佈的黑雲，罩住這冰凍的世界，幾株枯僵的疎林，只合棲息幾隻叫寒的烏鴉，這幾天我沒有看阿義，他也沒有到我家裏來；我心裏很懷

癢，所以我特地去看他。恰好他正坐在一張沒帳沒被席的草牀沿，喫那苦菜和糖餅，四處的寒風叮叮不休的從壁縫裏吹進來；我看到這種情形，簡直不能說一句話，就跑回家向母親掣些米，麥，夾襖，驪韞……送給他。

一天早晨，我從學校回來，寒霜滿地灑著，冷霧輕籠住，我的雙頰幾乎凍僵了，耳朵也像被刀割下一般；忽見阿義正在田裏作工，身體發抖，面色發青，牙關格格作響，我當時以為天氣寒冷的緣故，後來他發抖更加利害，連勦頭，都顫動了，知道他是害病，我勸他休息幾天，等病好了再做，他力說些些小病不要緊的。

後來我進了中學校，他替我掣行李，送我下船；還送給我許多食物，我很難為情的受下。有一次，我在校裏生了病，他星夜趕來接我回家，直待我病好了，他纔放心。

我前年暑假回家，自然去看看他，誰想關門下鎖，門前的綠草，長得蔥蔥蓬蓬了。我向壁縫裏一看，只是蛛網密佈，灰塵暗染，幾堆乾柴稻草靜寂守著。唉！不料這親愛的阿義，他竟和我永別了！

我再去看他的墳墓時，墓上鮮豔的小花，正開得同少年時，他替我從遠遠的山上摘來的一樣好看，但是……。

▲失望後的一點安慰

劉潤生

家境很窮苦的張慶成，在小學裏畢業了，品學兼優，同班生都不能望其項背。但是他經濟不足，所以雖有上進的決心，事實上很難如願，乃向鄰近富紳哀求，那箇富紳並非是一箇守財奴，很願意把自己的財產，幫助窮人的困難。他知道張生的聰慧超人，因了經濟的困難，不能上進，未免埋沒人才。所以很慷慨的對慶成說：「我的家產，本不願傳給子孫，你既能奮勉求學，又能克苦耐勞，將來於社會上，一定有些作爲；你現在既然很熱切的要上進，則經費由我栽培，不必顧慮。」

慶成既得到了經濟的幫助，乃決意投考N師範。等到出榜，列名又冠羣衆，後來入校肄業，各師長都稱他是一箇好學生。

同鄉有一箇程清芬女士，也在中學校肄業，家產甚富，天天華衣美食，人家都不能和她比較。程女士知道了張慶成的品行和學問的優良，心裏時時的羨慕他，并且以爲如若我能和他成了婚姻以後，那是終身無上的樂事。

一天朝晨，程清芬因事出外，恰巧和慶成相遇，程女士對張慶成說：「今天晚上九點鐘

的時候，我到你的府上來和你談談……」——面上現著含羞的樣子——慶成心裏已經明白清芬的目的，即刻的回答著說，「很好！很好！」二人就愜愜的分別。

張慶成目送了紅日由東而西，直送到牠慢慢的滾下去，清芬上午對他說的那句話的聲浪，好像仍在他耳邊鼓蕩，這是因為他切切於心的緣故，慶成忽地裏聽到那鄰家的鐘聲，鐘……鐘……八下，他心裏還恨時間過去得太慢，他在家裏徘徊數次，面上現著很沒有心緒的樣子，忽而坐下來拿著一本 *Short Stories*，要想讀一篇很有趣的故事，來解去他幽悶的心思，但是那裏能殼呢！終看了一箇起首，不能好好的看下去；他祇希望那鄰家的鐘聲敲九下，那麼約他的人，一定能殼來和他談心了，他又忽地裏聽到了那鄰家的鐘聲，鐘……九下，他心裏很快樂，自言自語道：「那麼不一刻兒她當能就來了，」不料等了多時，仍沒有來，慶成心裏很焦急，但是終無法可想。

聲音漸漸兒沈寂，慶成靜坐在長椅上，背倚了牆壁，聽到那街上行人的腳聲，總疑著她來了。可惜那腳聲總由遠而近，仍由近而遠，於是慶成恍恍惚惚地，心裏想着：「以爲我這樣的窮苦，她這樣的富饒，我又沒有向她表過愛情，她對我決不會有愛情可言；至於願不願做我終身的伴侶，是更不必說了。她在相約我的時候，雖則現著有願做我終身伴侶的態度，那

恐怕是有意的玩弄我罷？」慶成正在這樣的想著，忽聽得門外叫喊的聲音，而且又是女子的喊腔，慶成沒有去辨別那聲音究竟是什麼人，而面上立刻現著一笑，以為那一定是她來了。急急的走到門口，原來是一箇女僕，手裏擎著一封信，交給慶成，同時嘴裏說著：「這是程家小姐命我送來的，並且要請你寫一封回信。」這時慶成一方面很心慌的把信拆著，一方面腦筋裏生著許多念頭，猜不到清芬不知遇了什麼事情，不能親身來面談？

我們要知道程清芬自和張慶成相約後，即回到家裏，不知怎樣被她的母親知道了。而清芬的母親，是抱著十八世紀的頭腦，知道了清芬有這種事情，當然絕對的不以為然，所以帶著一付很嚴厲的面色，向着清芬說：「你今天和人相約，不知禮節，不怕羞恥，以後不許外出！」清芬受了她母親強烈的壓迫，一時候不能違命，祇得寫一封信，作暫時的安慰慶成，她的母親，未能防及。

慶成把信拆開了，內有照片一張，那幾張布紋信牋上寫著：

「慶成哥哥！

我自從認識了你，知道你的學問品性，使我羨慕得很，慶成哥哥啊！我們校中的同學，她們選擇配偶時，無論由父母之命，或自由戀愛，終不脫金錢的觀念；不過我沒有被她們同

化。我現在很願意做你的未婚妻；倘使你也愛我，那我的快樂，更甚於魚之得水了，我今天早晨，很熱烈的約你今晚到你府上來相會談談，不過我到了現在，還沒有來，你不是要恨我失約嗎？疑我玩弄嗎？唉！慶成哥啊！失約玩弄，固然是中國人常犯的通病，但是我呢？並不是失約玩弄，——或者你也在周思密想着我遇了什麼意外情形纔失約的？——那裏知道自我和你相約後，不知怎樣被我的母親知道了？你也曉得我的母親，是抱着頑固的頭腦，對於世界潮流，更談不到了，而對於中國以前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於是很凶暴的禁止我出外，還對我說：「我的舅父正在替我做介紹，要配給一家很富貴的人家。」唉！慶成哥哥啊！天下的女子，不知多少被壓迫在金錢和情感的下面。我恨不能插翅飛前，來安慰安慰你，所以只能在房裏寫一段苦衷，讓你知道，或者可以解脫你恨我失約的懷念，你可由此而得到一些安慰。附上照片一張，亦請保存，以作紀念，以後有機會再約罷！我臨寫時心急倉皇，因為一方面又要防我的母親知道，所以錯誤處甚多，望你指正！祝你

安睡

姊
清芬謹上

張慶成一口氣的把那封信讀完了，便握着筆，拏着一張很粗劣而似白非白的紙，寫一

封回信，託女僕帶回給清芬，信上說：

「清芬我愛大鑒，循讀來書，洞悉事出意外，迥非別之失約者可比。夫戀愛一事，在今日之社會，已成爲絕美之名詞，青年男女，莫不奉爲至寶，以爲婚姻爲終身大事，當由切身解決，不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青年之已享其樂者，當亦不在少數。然予從各方觀之，青年之發生戀愛者，其主動每在男子而不在女子，每出於男子之誘求，女子處於被動地位，而男子之向女子求愛，又往往以金錢爲媒介物，如購各種貴重之品，物贈於女子，而又以裝飾品爲最甚，因此則該女子本無愛彼之心，戀彼之情，因受物品之誘惑，又加以一時情慾才衝動，乃被其騙，兩人或因此而發生戀愛，類此者不在少數，間或有女子之熱愛於男子者，則多因男子之家產富饒，或衣服華麗，或面貌優美等，舍此而有女子之戀愛於男子者，實寥寥不多見，今君既不嫌子衣衫之襤褸，家業之蕭條，而真心愛我，吾知君已深明戀愛之真意，不隨俗浮沉，則君之人格，可作一般女子之模範，誰曰不宜？余則舍君有誰願作我終身之伴侶。此余終身之大幸也，餘不多贅，此覆，即請

近安

慶成覆於油燈旁即日

慶成寫完了，隨把信插在信封裏，黏好，交給女僕，並且囑女僕「留心被別人看見」

濟芬呆呆的坐在家裏，直等到女僕帶著回信進來，她也急急忙忙的把信封拆開，自頭至尾，讀了二三次，心裏覺得很滿意，她自言自語道：「倘若我的母親把我配給富貴而沒有品行學問的人，或者任何一箇，祇要我對他沒有真正的愛情，那麼我誓死不願！」

▲一箇專制婚姻底下的中學生成功史

程祖洛

陳紀詳是一箇很用功很誠實的中學生，他的父親原來是一箇開茶館的主人翁，除日常和一般賭博朋友，下流人物，遊玩接觸外，卻一些沒有正當的事情了！他的年紀，一天一天地長大了，他的父親，就隨便選了一箇姓張的女兒做媳婦，他的父親是一箇賣菜的做生意人，差不多一些沒有「新文化」和「學業」的思想！故她也是一箇字也不識，一些也不懂什麼「世道人情」。唉！這樣的妻子，若然和她結婚了，閨房幸福，恐怕消滅到一些也沒有呢！

他暑假回家了，他的父親，就將這婚事告訴他，言語間，似乎有「我替你娶了妻子，我的責任已盡了」的意思。他憤怒極了！然而到底是父親，故不敢和他辯論，不過為將來幸福計，前途計，不能不對他父親請求：

「父親！我現在中學還沒有畢業，若要結婚，等到畢了業，再商議罷。因為我現在很不願

結婚呢！他很懇切的對他父親請求，並帶着恐怕的樣子：「况且張家是一箇下等人家，她不是叫張阿二麼？這人纔魯得很，有什麼可取處呢？我實在不能和她做「白頭偕老」的同伴。」他又對他的父親說，帶着很不願意的樣子。

「紀詳！你也當知道我的意思，我現在年紀已不小了，你的母親一箇人操作家務，也很覺勞苦！我家也非「小康之家」，故沒有用奴僕的能力。我所以拚命使你出外求學，寧可家裏頭弄到這樣的地步；因為我無能爲了，不過希望你將來爭氣啊！至於這婚姻事呢，我不是有意要這種人家，但是這種人家，倒也情願做做喫喫，勤勤儉儉的！我的意思，娶了她呢？你的母親，操作家務，也可以有人代替了！對於你方面呢？也很有可取的地方，我大略說你聽聽：古人有一句話「嬌妻美妾，非閨房之福。」你可知道？她雖不十分美秀，但也楚楚可觀，不是很龕俗的！克勤克儉頗能自立，自立的人們，不是很高尙的嗎？那麼你說她是一箇賣菜人家的女兒，覺得很可輕視！我看起來，很可敬佩呢！我不和你多說了，爲父母者，終不願擊不滿意的妻房來做你的終身伴侶的。况且還有一層：這件婚事，已經定局了，木已成舟，舟再能成木嗎？」他的父親，很得意地大談闊論對紀詳說着。他呢？料這事已如是，也不得不默認了！

讀者諸君子：你們看到這裏，知道紀詳是沒有希望的了！被專制婚姻壓下的了！怎能居

然後他做了「一箇專制婚姻底下的中學生成功者」呢？諸君子如沒有什麼要事，待我慢地道來：

紀詳心中想道：「專制婚姻真利害得很！我若欲逃此沒趣的環境，武力的壓迫，除掉了如此如此，沒有別法了。」他決定後，什麼定親，行盤，結婚，和一切諸事，任被壓迫者去做。自己卻像木頭一樣，曰東則東，曰西則西，一些沒有表示不滿意和反抗的舉動。

他和伊的不認識底妻張阿二結婚了。他因為有吐血的毛病，預先聲明，暫不與妻同牀，父母也允許的。他畢業了中學以後，在上海養正學校教授，倒有二三百元進款，寒暑兩假，他回家後，祇和他做異牀各夢的夫妻。

有一天，友人馬昌球告我云：「紀詳已經和他的妻脫離關係了！」我問道：「怎樣能達到他的目的呢？」他說：「紀詳自從結婚到現在，沒有和她同牀過一次，這是我們宜自念道：『我能這樣嗎？』這是我們宜教法的一日，他的妻到花田去捉花，走到半路上，忽然肚痛了，養小囤了！半路上養小囤」我引為作談諧的，因為遠近的鄉鄰，都知道紀詳有吐血病不和她同牀，怎樣有小囤了！父母也很疑惑。紀詳暑假回家，父母問他道：「這箇小兒是你的嗎？」他也默然不說。父母知道了！又去問媳婦，媳婦也默然不語。他們就明白這媳婦不是好東西，

紀詳乘此提出離婚的條件，後來竟被他達到目的。」昌球告訴我時，帶着笑容很得意地對我說着。

唉！專制婚姻，已成習慣，要脫離此痛苦，真真可以算『殊非易易』了！紀詳倒被他做了「一箇專制婚姻底下的中學生成功者」。不幸的我就把他的大略成功史寫了出來，不知諸位看了後，作何感想？

▲四年前的故事

楊非

這故事大概是在四年前發生的吧？可是牠的印象徘徊在我的腦子裏，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忘掉。現在我就把牠寫出來，或者可以使一般人們知道軍閥治下戰爭時的平民慘狀吧？

那時，好像是在秋天，一個赤着紅凍凍的腳，面色黑而且污穢，頭髮蓬散，穿着青色的沾着許多污泥而且有許多破痕的大布短衫，手裏并不拿着什麼求乞的器具——藍或碗的乞丐，走進我的家裏，立在石階上牆壁旁邊叫着：「少爺！可憐我，救濟救濟——」

「你爲什麼不做工呢？爲什麼要做乞丐呢？」我想，這討厭的乞丐，好好地不做工，時常

依賴他人，何怪中國要貧窮哩！於是我就向他這般說，意思就是要勸他去自謀生計罷了。「你不是年老的人，又不是無依的小孩子，應該要做工謀飯吃呵！」

「少爺！不是我甘心情願做乞丐呵！——我現在也不過是路過這裏罷咧！咳！我已三天不吃飯哩，請你隨意給點吧！」

我想，或者他是在說慌，於是索性不睬他了。

「咳！我從軍隊裏逃了出來，心中恐怖非常，跑了三天，方才到了這裏。這三天中我沒有吃過一頓飯呢！好餓呵！請救濟救濟些吧！」他哀懇着斷續地說。

——從軍隊裏出來的——這句話倒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倒要問他一個明白哩！咳！真的，現在孫傳芳和齊燮元的戰爭，倒底弄得怎麼一個情形呢？

「你是從軍隊裏逃出來的麼？你在軍隊裏做什麼的？」我和緩地問他。

「是的，我是被他們捉去的呵！」他吐了一口痰，繼續着說道：「我本來是搖船的。那天我也曉得風聲不好，捉船呵，拉夫呵……」

我因他站在外面講，不大方便，并且日光射下來熱得很厲害，所以索性叫他走進屋內坐了再講。

他走了進來，在板棧上歪歪地坐好了之後；於是又開始繼續講他的故事了。

「拉夫捉船的風聲，我也曾經聽見過。那天——已經是上一月了罷？有人來叫我的船，我因為難得到茶館裏去吃茶的，所以信息不大靈通，我以為那時風聲無論如何是不很緊急的，船搖在附近一帶諒必是不礙事的。又加我在那時，生意少得很，家裏正不能開銷着；所以就允許了。況且近地的人，我都是認識的；我又想，即使我的船被捉去了，我也可以求求保正徐老爺，或者鄉董張老爺，請他們保出來的。但是，真不恰好呢，因此就生了這場大禍咳……」

「後來怎樣呢？」我催着他講。

「那天，我把船搖出去後，不多幾里，隱隱約約就看見北方遠遠的那頂白石橋上站着十來個兵。我心裏急極了，他們不是在那裏捉船的麼？我當時就把船向別的小港裏偷偷地搖了進去，想要避過他們。但是，他們早已看見了。他們立即趕了上來，還「拍拍」地放了幾鎗，把我的手脚都嚇軟了……」

「那位顧客，早已偷偷地爬上岸去了。但我還戀着那隻船，因為我買牠的時候，曾經借過一筆大債的；所以總不願放棄牠，而況我是靠牠活性的呢？可是，他們已經趕近來了。」

停！那媽的，停船！他們——兵大伯們大聲地喊着。我不能說話，更不能反抗，我想很命趕緊地搖避過他們吧！但不由自主地，那船却停下來了。實在我被嚇得氣力都沒有了呢！

「他們登上了船，便叫我更快地搖，搖到別的地方去。我無法通知家裏，但現在，我想，他們一定能夠猜想得着的了。咳！兵大伯真是厲害，你敢對他們說一個「不」字，他們即使不來打你，也要給你罵得不敢再做聲呢……」

他講了多時，喉嚨也乾了，聲音帶些沙沙了。

「你喝一些茶罷！」我倒了一杯茶給他。

「呀！謝謝！」他喝了一口茶。「我的船給他們捉去了，人也不能逃走，還要替他們拚命地搖船。那時我實在不情願放棄牠，我想搖了幾天之後，一定有法子可以搖轉來的。但是終究不能夠呢！以後我就一天到夜替他們搖船，沒有安安逸逸過得一次船艙裏裝的完全是——一小箱一小箱的子彈。那子彈怪重呢，壓在船艙裏幾乎搖不動了呢！」

「搖了船不打緊，還要幫他們扛子彈你看我的身子多麼瘦呢，這實在因為我這幾天來太勞苦了的緣故呵！咳！我以前做過最勞苦的事情也沒有比這裏更苦的了。這樣一直下去，我真的要苦死了呢！」

「後來我的船搖到戰地上去了。真可怕，天天夜夜有很大的鎗礮聲音聽得他們——兵大伯們，有時還在暗下偷偷地喝着酒，或者賭着錢。我看見有些兵們，手指上都帶着很大的金戒指，一包一包的白洋鈔拿出來正向地上擲呢！有時，他們都帶了鎗和彈子到前線上去戰了。很響大的鎗炮和喊戰的聲音漸漸近來了。真是駭耳聽聞的聲音呵！有傷兵運來了，臥在二人扛着的竹床上從前線運來的傷兵！他們有的呢，腿上流着血；有的呢，面色夾白得像死了一般。最可怕的，有一個傷兵的頭顱，被礮彈轟去了半個，成了一個大窟洞。

「在那裏很危險，所以我的心就想逃走了。我想，可不要在那裏吃了一個流彈，或者對方的軍隊過來了把我虜了去鎗斃了；那是不情願的。那時，那隻船我已不再愛惜了，我決意放棄了牠了，性命最要緊呢！

「逃的方法我已經計劃好了，可是沒有機會。他們天天看守着我們，很嚴密地防備着，怕我們逃走。

「後來，有一天夜裏，他們都像豬獃地一般睡熟了。這正是很好的機會呢！那天正是十三四的光景，星光照得很亮，還有許多星也閃爍地明耀着。我趁這月夜，就偷偷地跑下岸去了，

「不知道怎的，大概我上岸時有聲音給他們聽得了吧？忽然在我身後「逃走了！人捉捉……」地喊了起來。我心裏慌急極了，我只向前跑！跑！跑！我不管那裏走去才是正道？我只向前跑，我的心別別地跳着。

「不恰好，在前面橫隔着一條大河呀！前面是河，不能再走去；後面有人追着，不能返身，呵！罷咧！罷咧！後來，我想，我既然逃了，那是不能再給他們捉去的；否則，我或許要性命不保呢！所以，我想，我還是向水裏跑去罷！於是我就跳到河裏拚着命游了過去。那河水很大，牠只向着我身上擁上來，我游得上氣不接下氣，後來，我終算游到對岸了。幸而我是識水性的，不然，早已死在河裏了！「拍……」後面濼放着鎗聲。我只獨自拚命跑着。後面好像又有許多腳步聲響似的。逃！逃！我只拚命地向前跑！——」他講得精神有些興奮了，氣息因之很短促。

「後來呢？」

「天將亮了。我身上覺得很冷。我疲倦極了。我就倒臥在地上睡着了。」

「待我醒來時，太陽已經高懸在中天了。四圍都是荒郊，有些地方還有淺淺的濠溝。我幾乎不明白，我怎樣會睡在這裏的？樹木都憔悴凋敗而帶着焦黃的顏色。空氣很靜寂，只有我一個人走在走着，真真可笑呢，當我看見了我自己的影子，心裏也覺得要害怕呢！」

「那裏沒有村市，即使有一二間房子，裏面早已不住人了。那些牆壁上都有許多被鎗彈射進的小孔，像蜜蜂窩一般。我沒有地方住，也沒有吃，我只無目的地向前走着。

「地上有斑斑點點的血跡，還橫着許多死屍。死些地方，死屍竟許許多多地堆疊着呢！你不知道哩，少爺！我那時真苦呢，而在那邊的人却更其苦了。日將暮的辰光，天上的紅霞和地上的血跡相映着，格外覺得紅得淒慘可怕。那時，我看見一個女子，她也是一個很整潔漂亮的女子，和這裏的小姐們一樣很雅靜尊貴的。她和我一樣，也是逃難的，她大概走不動了，所以只在地上爬着。她那時又只孤單單的一個人，想是同行的都死了，或者散失了的吧？後來，我看見她向一個死屍身上咬了一塊肉，但立即又吐了出來；她的眼淚流得不能停止，此後，她倒在地上嗚嗚咽咽地哭了，不成聲的哭聲呢！這大概是她餓得不能忍耐的緣故吧？那邊實在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呢！咳！這裏是安樂窩，你們有吃不到這種苦的。倘然你們到那邊——北方的那邊去望望，那末就可以曉得他們苦得怎麼咧……」

他的眼眶有些紅暈，我也覺得很悲哀。

「我辛辛苦苦地跑到這裏，也沒有吃過飯，肚裏非常餓，所以我進來求救濟的，我打算今天還要跑歸家呢！咳！家裏的人真不知在怎樣盼望着我哩……」他的聲音很微，好像要

泣下了。

他的兩隻失眠的眼是很可憐地望着我像是哀求我的樣子。他的黃而黑的臉很瘦，二個額骨很高地凸出着。

我聽了他這一段故事之後，對於他抱着很熱烈的同情，我想這一種受難的朋友是應該要救濟的。

那時，我早已預備好一些飯食了。只是飯米是很粗糲的，菜水也只有有一些素的，因為我家裏實在買不起好的飯食呢！他在吃飯的時候，時常很憂慮地嘆着。他說：『家裏的人或者以為我死了，他們不知道哭的怎樣呢……我歸家後，沒有船好搖了，以後怎樣過活呢……他們或者這幾天來也正餓着吧……』他竟至悲感起來了。

他臨走時，我還給他一些很薄的盤費，我家雖然窮，但他這時更其可憐呢！他面上現出一些快活的微笑，說了多聲『謝謝！』於是他走了。

那時，我心裏麻亂極了。——拉夫，捉船——扛子彈——傷兵——鎗炮聲——逃走——
——追趕——游河——血跡死屍——女子吃人肉——餓了三天——……

這，這許多，都是比君主還厲害的軍閥作的祟呵！

▲月下

陳銘彝

水銀般的皓月，高懸在空際，照耀着大地的一切，夜之神已倦着她的睡眼，沉默在夢中了。這時候，鎮的盡頭有一個憔悴將近三十歲的男子，在月光之下徘徊，有時仰着眸子，向天空中的月亮發默，口中發出無限悲怨的嗚聲；著一身單薄的破衣，這是表示他是個無產階級者。迎面吹來一陣涼風，好似在報告他：「秋已深了！」他不覺打了一個寒慄。他是個飄泊無跡舉目無親的流浪者，世界上什麼都沒有使他留戀，只有那荒涼的墟冢累累，是他的歸宿，一切都靜死着，只有空中的月姊，嬌媚地瞅着他，好似在嬉挪。

良久良久，一陣胡琴聲，夾着隱隱約約如泣如訴的婉轉歌聲，破着這夜之沉寂，他傾耳細聽：「……只落得鴛鴦各自分飛……可憐我……天涯孤鴻……何處……歸！」唱到此處，聲調更加淒楚，一何處歸！他復念了一聲，不由得滿眶熱淚，沾溼了衣襟。此時歌聲所傳出的那屋子裏，同時發出男女的說笑聲，可是那女子的聲音，好似非常熟悉，好奇心驅使他向那屋子的窗內窺看，不覺使他驚異；原來這屋子內祇有他們男女二人，男子大約年近不惑，瘦瘦的身橫臥在床上，正在吞雲吐霧；女子却坐在床沿上手拿着胡琴，從她憂鬱而清秀

的面孔和嬌小的身體上看來，確係酷肖他離別已久的妻子；如果真是他的愛妻，這時被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在玩弄和賂奪，他是如何的傷心！他只有從與走向鎮頭踱來踱去。忽然呀的一聲，門開處那少婦抱着胡琴迎面走來，看見一個黑影在月下徘徊不禁吃了一驚，忙問道：「誰？」「是我，你是不是蘭妹？」他這樣反問。「啊！你究竟是誰？怎樣知道我的名字？」她確實有些驚異。「我，你不認識麼？我就是錫五。」「噢，是我日夜思念的錫五，你怎麼在這裏？」她方知道這是和她離別數年的丈夫錫五。這時空氣充滿着陰慘和悲哀，他們擁抱着，只能哭泣流淚，是唯一的安慰。他們互訴着別後的景況，她告訴他怎樣被人賣騙，怎樣墮落為流娼，她又告訴他，她已是失掉靈魂的人了，她操這種生涯，是社會逼迫她的。

有這麼一天，月亮皎潔得和今夜一樣，一家院中坐着兩位婦人和幾個孩子在捉迷藏。「怎樣？五兒，蕙蘭爲什麼哭？」一個中年婦人怎樣問。「姑母，桂兒打她的。」五兒答着，現着不安的樣子。「討厭的桂兒，那末，你去教蘭妹不要哭，」五兒的母親對他說。五兒急忙走到她面前，輕輕地摩着她，很溫存地說：「痛嗎？不要哭，我們打桂兒。」引得兩位婦人笑起來。「你看他倆如何親熱，真是一對小夫婦！」五兒的母親說。「可不是呢！」蕙蘭的母親笑着。這個月夜是何等的甘密呀！大氣內充滿了美和愛，月姊在那裏好似在羨慕，好似在妒嫉。

時勢變得真忙，次年發生了一次戰爭，蕙蘭的家鄉宣鎮，是常着戰線之衝，在槍林彈雨和戰後敗兵搶劫之後，伶仃孤苦的母女所受的賜與，是房屋變爲焦土，財產化爲烏有。可是她母親因爲這次戰爭受了驚嚇，在很短的時間內歸入黃泉了。可憐的蕙蘭，只得依她的未婚夫過活了。童養媳在中國社會裏是如何的地位！蕙蘭雖然是婆婆的內姪女，但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是不能打破的，她只有承受童養媳應受的痛苦了；當然，我們的蕙蘭，照例是無反抗能力的。至於不幸的錫五，因爲慈母的溺愛，未曾得着一些良好的教育，在寶貴的青年期虛度過去了。確然，環境是能支配人的，在他故鄉裏，——不但他的故鄉如此，是中國最流行的風尚——盛行的賭博和吃鴉片。錫五朝夕處在這種環境之下，怎麼不被陶冶呢！何況錫五的家境，祇得稱爲小康，即是偌大的資產，何夠受用？不消說，他母親死去未有五年，財產已一貧如洗了。可憐呀！不學無術的他，既無一技之長可以蔽身；祇有流落天涯，乞憐他人，也不顧及愛妻的離散了。可是今朝深秋月夜裏，無意中異地相逢，能不悲喜交集麼？他雖知道對不起他的妻子，可是也找不着一句安慰和抱歉的話，他深深地懺悔，咒詛他的父母，咒詛社會，咒詛一切，這時颯颯的秋風，在傳播哀音，天空中的月亮，嬌媚地照着人間。

▲春光

許寶權

春天的景緻原是很美麗的啊，而在這宜雨宜晴，不寒不暖的三月，更覺着格外有趣。

這正是一箇三月中旬的天氣，溫和的陽光，照在人們臉上；似乎各各都帶着活潑的樣子，而這時S公園內自然界的景物，也因為受了春氣的灌輸，格外顯着榮盛，園內許多的遊人們，真看那美麗的花色，聽着那可愛的鳥聲；吸着清新的空氣；嗅着甜蜜的花香，那青翠的楊柳，嫵嫵的向他們舞着；偉大的太陽，慈愛的向他們笑着；細綠的小草，如氈一般的把他們載着；蔚藍的天空，如幕一般的把他們蓋着；他們是何等的幸運，何等的快樂啊！在那慈愛的春神懷抱之中，那裏曉得世界上，還有一切愁苦之事呢。

一株很大垂楊樹下的鐵椅上；坐着一箇襁褓的少年，他那憔悴的面龐上，籠罩着無限愁色，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一箇失望的人。當那些遊人們經過他面前的時候，似乎都帶着譏笑的顏色去看他，而他竟一些不覺得，他那失神的目光，卻呆呆的注視着從噴水池中噴出的水，而他的腦中，正映着他那已往的陳迹，他記起三年前一箇春天的下午，美麗的園景和晴明的天光，正如今天一樣，他那時正同着L女士，並坐在他現在所坐的鐵椅上，很密切的談着，天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就吞吞吐吐的將他那久藏在心，欲說而不敢冒然說出的求婚問辭，向伊提出，他那時的心裏，覺得很是忐忑不安，因為那是他一生幸福的關頭，成功與

失敗，只在伊口內所吐出的是『可』或是『否』兩箇字上來判別。但是伊竟毫不遲疑的允許了他的請求；他心中的快樂正如戰敗了世界上一切，得到最後的勝利一般。不過在那時還有一件使他不能十分滿足的事，就是伊要在暑假後他們全由校裏畢業出來的時候才能結婚。可是三箇月的光陰，是何等容易過啊！轉瞬間已到他們所預定的吉期了，許多的來賓們，對着他們這一對快樂的新夫婦，無一箇不羨慕和妬嫉他們的幸福，就是他自己以為得到這樣一箇終身的好伴侶，實在是他一生的幸事，所以不知不覺的臉上就現出些得意之色。但是他現在想起這件事來，竟使他感受着無限的痛苦：因為他那時的希望，現在已完全成爲幻想的經過了。他那已碎了的心，跳動的非常利害，呼吸也跟着短促，額上的青筋暴起很高，他受的刺激太劇烈了，劇烈的刺激，幾乎使他發狂，但他終於治止下去，他用他那失神而帶着赤色的目光，很無聊的向園內各處一看，重複回到那噴出的水上；而他那昏亂的腦裏，仍繼續着回憶他的往事。

在五年前暑假的時候，他由A大學一畢業出來，就在某公司裏得到一箇很高的位置。接着就同L女士結了婚。他覺得婚後的光陰，實在說不出的甜蜜有趣。因為他的父親死的很早，而他那二十幾年相依爲命的唯一安慰者——慈母——也在他未畢業的二年以前去世。

二年以來，他被那枯寂乾燥的生活，包圍着，使他過的十二分無味。誠然：一箇二十幾年以來，從未離開過一次的慈母，一旦不幸的死了，不但噓寒問暖，從此無人照應，就是一切的事，他都得不到一點安慰。他的悲哀，他的不幸，他的孤寂，我們真可以揣測而知了。他在畢業那年的上學期，認識了L女士，後此也就與伊做了朋友。伊是C大學的學生，伊是一箇很美麗而且活潑的女子。伊那宜噴宜喜的鵝蛋式的臉上，常常帶着淺笑，使人一見，永遠不會忘記，當他初次看見伊的時候，他覺着他那心靈似乎告訴他說：『努力啊！這就是你前途之光啊！你一生精神上的安慰，就寄在伊身上啊！』他既受了他那心靈的暗示，從此他無論在任何時，任何地：一箇宜噴宜喜常常帶着笑容的鵝蛋式的臉？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一片烏雲般的黑髮；一箇不高不矮修短合度的身材；總在他面前站着，向他笑着。他無論在講堂上，或在臥室裏，在喫飯的時候，或睡覺的時候，總有一幅倩影；一幅L女士的倩影，很明顯的在他眼簾裏映着。他自從接識伊以後，每天必去找伊一次，見面不是討論各種科學；便是談些有味味的故事，有時他還陪着伊去看影戲。一到了星期日，他一定約伊去到S公園裏去散步，倦了就同坐在樹底下的遊人休息椅上，談着很密切的心。倘若他一天見不着伊，他這一天一定不能喫到有滋味的飲食，和得到安適的睡眠。他由各種的推測；他知道他已害了戀愛的

病。他的確愛伊已深，他願意爲伊犧牲一切，他願意伊做他終身的伴侶。有幾次他想將他的心事向伊說出，但終未出口，因爲他不曉得伊是不是愛他。後來他曉得伊也是很愛他的，因此他實在忍不住了，竟大膽的向伊求婚，而伊也就不假思索的允許了。這事真使他喜出望外。

誠然，他婚後的光陰，是很甜蜜的，他每天八點鐘到公司裏去辦事，到了下午四點鐘，就回家陪着伊談心，晚餐後就一同去看影戲。到了星期日，他們仍照例到Z公園裏散步，他每月的進款既豐，再加上他父親給他的遺產，很夠他這小家庭的用度。伊凡事又能體貼他，能使他滿意。他覺得他婚後的生活，決不像二年前的那般枯寂，那般無味，所以他承認他是交了好運，他能預料他前途的光明，不但他自己很滿足，就是外人也非常的豔羨。

他在這可使人醉的甜蜜的光陰裏，過了二年。到了第三年的春天，他的公司裏的營業，忽一天一天的衰落下來，漸漸的有些支持不住了。公司的經理和其他的股東們，都非常着急，他的眼光很遠，知道這公司將來一定可以發達，於是他不假思索的，拿了一筆巨款投資進去。那時他公司的經理，因爲年事已多，腦力已衰，又當公司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事務太繁，不能再往下幹，因此便辭了職，各股東因爲他能救公司於垂危，平時又能勤於所事，所

以就公選他做了經理。從此他的事務就加了許多。每天很早就到他辦事室裏去幹那些閱信，打電話，簽字和其他爲了交易的事。一到下午四點鐘由公司出來，就要應這公司，那洋行的經理，和其他的商人們的約，去看戲，喫酒，等等。到回家的時候，差不多總要到一點鐘以後，不但每天如此，就是星期日也要爲那可厭人的酬應纏絆着，不能空閑。像以前那樣的清閑幸福，卻再也享不到。

的確他的眼光不錯，他那公司裏自從他投資以後，經濟充足，營業也就一天一天的發達。差不多要比以前還要興旺，而他卻愈忙的不得開交，他爲了忙的緣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陪伴伊去做各種有趣味的事，致使伊感着無限的寂寞。伊爲了要消遣這寂寞起見，就每天和伊的同學們，到交際場中走走。伊本是長於交際的，因此很能得到人們的歡迎和敬慕。伊既有了這消遣的地方，也就不覺寂寞了。

他現在的進款已比從前增加了不少，可是他和伊的用度，也比從前加了幾倍。兩兩既成了正比，因此他們并不能有多的餘款。

光陰是何等快啊！他在那忙中歲月裏，不知不覺的已過了差不多兩年又六箇月，到了上年的冬季，他公司裏因爲一種原因，營業又忽衰落，他心裏於是很是覺着焦急，但終爲了

無法補救，而致關閉。於是他就由公司的經理，一變而為失業的人了。

不是他投資的原故，這時他決不會受了經濟的壓迫。因為那時他知道那公司將來一定能十分發達，所以才不假思索的將他那財產的百分之九十五拿去投資，可是他的計畫竟失敗了，他的公司是破產了，他是失業了；他那百分之五的餘產，這時實不夠他和伊的需用。尤其是他的夫人——L女士——因為在交際場中揮霍已慣，這時已收束不來，仍是每天向他要錢，但他已無法供濟。曾有幾次他想勸伊節省，伊不但不聽，並且差不多要同他反目。一次伊又向他要三百元，說是要有急用，請他務必給伊，區區三百元，原不算多，可是這時的他，竟真拿不出來。於是他又很深切的勸伊一番，誰知伊竟向他大吵；跟着就恨恨的走出一夜也不會歸家。從此以後，他們勃谿的事，便一天一天的不能免了。像以前他們愛情正濃的時候，那樣生活，這時做夢也做不到了。後來伊因為他不能供伊的奢望，便向他要求離婚，他知道他們的愛情已經破裂，再沒有補救的可能，因此他便很堅決的允許了伊，於是他們便經過法律的手續而正式離婚。

人事的變遷，實在太奇詭而使人莫測了！不幸的他，自從經過這重大的打擊以後，他的神經作用幾乎失掉本能，而成爲瘋狂。他終日晝空咄咄，飲食都懶進口。有時他沾些酒來，喫

箇大醉，借此來消他的無聊，他的愁悶。但這只能管一時，而不能管永久。他也知道這不是善策，但他除此實在想不到其他良好的法子。他也曾想和他的環境奮鬥，以回復從前的他。他也曾爲他的生活，而求助於他舊日的好友。但不幸的他，終於失望了。

不堪回首而使人呢咀的往事；同影戲一般一幕一幕很明顯的在他腦裏映過去。他忽然徹悟了人生的大意，他知道他現在已失掉在世界上的資格，因爲他缺少了人生唯一的要素——金錢——他隨在可使人厭惡，就是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愛情，也因此而消失。他覺悟了世情的虛僞；他明白了金錢的魔力；他看穿了人心的險詐；他測知了世界的惡濁；他覺着他沒有再留在這世界上的必要，因爲這惡濁的世界和虛僞的人情。實在迷不住他，他不是懦者，他不是無奮鬥的能力，因爲他用客覺的態度，察知人生的虛僞，他不願意像那無知的衆生昏昏懵懵的過那虛僞的生活，他願意離開這虛僞的生活，到不可知的清白的世界裏去。

太陽漸漸的墮下地平線去了，夜之神已將他那可遮遍宇宙的黑幕慢慢的張開。園內的遊人漸漸的稀少了。他也慢慢的從鐵椅上起來，挾着他的新希望，一步一步出了園門，向那蒼茫的夜色裏走去。M溺死的消息在第二天傳出來了。但人們聽着，並沒有一點任何的表示。無情的春光，依舊在這惡濁的世界上來去着。但從此S公園裏少了一箇遊人的足跡。

▲愛人懷中

洪鰲培

(一)

大概他的父親是由於太看不起他了，預料他將來是沒出息，只能喫祖宗過日吧？不然，爲什麼他的父親要替他積下許多田地，房屋和金錢，預備他將來不能自食其力的消費呢？——他的母親也把他的未婚妻的人格看得太卑下了。不然，何以會這樣主張——把他的未婚妻早日娶了家來管理家事，代她年老體弱的人服務——呢？

——他的未婚妻的嫂嫂要不是挾着娘家帶來的財產來欺侮壓迫她；那末，他的未婚妻，又何以會帶着懇求他的口氣向他說，她同她嫂嫂相處不下了呢？

(二)

他的父母是極慈祥的愛他，他的未婚妻在信面上，或在相見時的談話中真是脈脈深情。他有激烈的主張和信仰，他想進C省K大學，完成他的信仰，達到他的主張——但是他的父親用慈愛的力量來壓迫他以外，又攙入他所開源節流積下的金錢來壓迫他；他的母親是用純粹的慈愛所產生的淚來感動他，使他勇往直前的心，立刻變懦怯了；他的未婚妻雖沒有用什麼來壓迫他，感動他，只是說了一句很可注意，而使他進退兩難的話：「不危險」嗎？他覺得這句話牽絆他的力量，不會比他父親的金錢，母親的淚珠牽絆他的力量些。

(三)

他在半年前還是勇敢得很，笑和環境奮鬥而失敗的是怯弱的懦夫，意志薄弱的表現；他將來總會打倒一切壓迫他的惡勢力，跳出包圍他的不良的環境。在下面兩封信裏，更可以看得出他的氣魄。

整妹吾愛，你嫂嫂拿了娘家帶來的財產做鎮宅靈符，鎮服了你的父母，鎮服了你哥哥，鎮服了你家裏每一箇人員——我當然也是你家將來的一人員，她當然也要在我身上試試她的鎮宅靈符的威靈——她不准你讀書，她要想一時三刻把你推到我這裏來——妹這不是要鎮服你嗎？鎮服了你，不是就是鎮服了我嗎？

我曉得了，她全身裝了金——尤其是嘴裏吧（？）否則，你的父母何以也會聽信了她的話來禁止你讀書呢！——除非是金口的威靈無邊！整妹請你替我轉告她一語，裝金的觀音菩薩呀！你不要以為金子的魔力有無窮大，是萬能的，能壓倒任何人；可是你也要遇到對手了。我——熔金大法師——久有把全世界的金子熔成液體，化成氣體，使牠騰至九霄雲外，不再在地球上欺侮人，誘惑人，壓迫人的志願，裝金的觀音菩薩，你有天大的本領也好，熔金大法師極願意領教哩。

——你的愛清——

「……你給父權打倒了嗎？你竟給父權打倒了嗎？也許會是刻薄的譏評吧，但總是你的意志薄弱，奮鬥精神的不堅固哪！你說我不曉得天多高，地多厚，舊勢力多凶惡，父權的後臺——金錢——多利害，不錯，我的確不認識天高地厚，舊勢力的凶惡，父權的利害；然而，我也在奮鬥的進程上，你總不能否認這話罷，可是我沒有受着絲毫的阻力，你難道又要說我是幸運，沒有過到凶惡的勢力嗎？不可以說是我奮鬥的得法和勝利嗎？」

我老實說罷，你的新的主張，你以為合理嗎？舊勢力你以為要打倒嗎？你如果說是合理的，要打倒的那末，不要客氣，更不要猶豫，快來信仰我的「新義倒親主義」去打倒你的親權……」

(四)

現在的清不是從前的清了，最好是用兩句西廂記來形容他「少呵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擣枕搥牀。」各種惡勢力的滋味他都領略了，認識了；以前他高唱的「新義倒親主義」現在再也不敢向人宣傳了。

他父親的剛性的愛，他到也不在乎，只是他父親的金錢的力量和他母親和他愛人——未婚妻——的兩重柔性的愛的力量，壓在他的身上，壓在他的心上，使他成了愛力下的俘虜。

他母親的心腸真是太慈悲了，十二萬分的愛憐他，他如果到C省去了，她不一定會思念出病來；他的未婚妻處在妒嫂虐待之下，尖利的諷刺，苛刻的謾罵，使她在家片刻難留呀！她若不是有他愛她，他的英俊使她帶有無窮希望；否則，她恐怕要……他實在愛他的未婚妻，因為他也曾遇到過許多女子，從未有像她這樣幽閑溫柔！他是給這三種力量——父親的金錢力，母親的慈愛力，和未婚妻的情愛力——壓倒了。在他給父親的一封信，不啻是他的投降書，失敗的供狀。

「……男以為進取難而保守易；庸碌多而英俊少，英俊者進取，庸碌者保守，吾觀今之青年，暮氣沉沉，耽於歡樂，意志衰頹，形存實喪，故多庸碌而保守者，少英俊而進取者，男本庸碌者流，然而向上進取之志未敢後人。良以……雖然，今之社會，箇人主義極發達之社會也，惟一己之私利是圖，置國家存亡於度外，家有保守自私之子弟，即以爲是乃吾家千里駒也；社會中人亦以不察，羨慕之，稱許之。謹誠其子弟，期望其保守自私，噫！孰知古人早以求田問舍爲可鄙耶！……近閱月來，新舊之思想，公私之觀念，在男腦筋中戰鬥苦矣！欲新欲公，則不可以爲孝；惟舊惟私，則可以爲孝，此所以男最後結論，祇能暫棄新公而居私舊……」

(五)

某年某日的冬天，壁洞清結了婚。在夜聲已闌，一間洞房裏的花燭猶惺忪的亮着，糖盒到還不差，舊式結婚的新房裏所有的，在這間房子裏都可以看見，清睡在他愛人懷中，卻不是深深的接吻，和緊緊的擁抱，只是默默的哭泣；不但默默的哭泣，並且當他看見了銅牀的銅柱，他發抖求饒的喊道：「金先生，我降服了你罷。」見了蓋在身上的大紅緞子被頭，他又帶着極柔和的聲調喊道：「母親慈愛的赤忱，我降服了你罷。」見了張着的湖色湖縐帳子，又極親切的苦喊道：「愛人的甜蜜的爱情，我降服了你罷。」

▲我的母親

王守偉

那時候正是民國八年的新年，我年紀還小，才祇十二歲哩！在這很熱鬧的新年裏，我身上穿了新衣裳，腳上着了新鞋子；衣袋裏滿裝着落花生呵！發芽豆呵！還有幾個小銀元和銅子笑嘻嘻地，東跳西跳。有時同了幾個小朋友在人家屋裏擲狀元紅。擲了三紅四紅，就嘻嘻地，開着嘴巴。一少呢可是不對了，面色就現出了懊喪之態。咳！兒童時代的天真。而今到何處去追尋？

午飯總是不常吃的，有時覺得肚子餓了跑到家裏拿了塊年糕就跑。直到晚上才慢吞吞地回來。天天如是整天價在外面玩耍。

一天一天光陰過得如流水一般地快，不覺學校又將屆開學期了。那時，我在新年裏玩耍的熱度，雖然漸漸兒低了許多，可是一聞到學校要開學了，真好像一件心愛的東西給蠻橫的同伴攫了去一般的感到十二分的不高興。因為又要過那牢監似的生活，是多麼的沒趣呵！

我記得上學的那天早晨，母親在樓上對我這樣的說：『飯已經煮熟了，你自己和你弟弟先到下面去吃吧……』

『媽媽，你爲什麼不同我們一塊兒去吃呢？』我不禁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母親的面龐，問着：

『因爲今天我覺得不舒服。』母親很不自然的回答我。

我和弟弟在飯間裏吃着飯。弟弟的面龐兒是這樣的豐美；性情是這樣的直爽；加之天真而活潑。我十二分的愛護他。祥弟才祇六歲呢。明年就要送他進學校去念書咧……我一頭吃，一頭看着弟弟的一副可愛的面龐兒。我底腦海中的思潮一起一伏地，冥想昨天和

弟弟在人家屋裏做捉迷藏的一幕喜劇。吃好了飯，我對弟弟道：

『我到學堂裏去，你在家裏玩玩好啦！不要出去。出去，他們要欺侮你的。等我放學回來，同你一道出去玩罷！』

我挾了書包，又跑到母親面前：『媽媽啊！我要到學堂裏去哩呀！』

『到學堂裏去好好能，弗要和人吵……』這是母親當我上學去的時候，常常叮囑我的一句話。我回頭望了望母親的面色，神氣的確不大好看。

放學還來，丟了書包裏，馬上到母親面前叨銅子。拿到手了，就歡歡喜喜地拉着弟弟飛也似的跑到南草場去，踢小皮球。直到玩得膩煩了才回家。

呀！母親自從那天覺得不舒服開頭，想不到竟會生起病來了。但是當時的我，仍舊不覺得什麼叫做「病」？「病」是怎樣一件東西？只聽得人家說：『一個人生了病，是很痛苦的。』還有什麼「……好漢只怕病來磨」等的話頭。「病」是怎樣的滋味？我是始終不曾嘗過，即或嘗過，就在那無知的幼兒期中的我……聽得扶梯聲響，一望原來是祖母。

『媽媽，祖母來望你了。』我走近牀邊，用我二隻充滿了煩悶的眼睛望着母親報告着：『媽媽，你……你請坐歇……又要勞……勞你老人家來顧慮我了……』母親勉強

地用她一雙白而無血色的手撐在褥子上。要想坐起來的樣子，面朝着祖母，喘氣吁吁，斷續地說話：

「你睡着好了，何必必要坐起來呢！恐怕有風吹到你的身上，不又要受寒嗎？你就睡罷吧！」慈祥的祖母勸着我的母親：

「你現在身上覺得怎樣？心裏難過嗎？」祖母很和藹地問着：

「心裏到不覺得什麼，不過坐臥，翻身時縱覺得身子疼痛得很利害！」

身體本來瘦弱的母親，現在睡在牀上已經有二十多天。其痛苦也可想而知了……

「昨天醫生來怎樣說？」祖母突然回過頭來問我。

「不知道，我還在學堂裏呢。姨母橫豎曉得的，我就去叫她來問她好了。」我急忙就跑到樓下找她。

她是我母親的譜姊妹。她性情很是直爽，做事也很能幹。年紀約摸二十來歲。母親很愛她。二人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母親才叫她來做陪伴，以慰病中寂寞，多少也可以調劑調劑家中沉悶的空氣。幸虧有她在着，家裏的一切飲食等都是由她一人替我母親料理的。

「姨母啊！祖母要問你一樁事呢。」她正在那裏整理什麼似的，我站在她背後距離八

九尺的地方喊着：

「你媽媽叫我嗎？」她好像沒有聽清楚我底話似的，回頭問我。一方面在結束她未畢的事。

「不是，祖母……」我邊說邊跑到廳上去了。

我和弟弟在前廳玩弄着畫片。什裏強盜牌呀！大英牌翠鳥牌呀……堆了一棹子。大約有二千多張。玩得正在出神的時候，忽然大門「啣呀！」的一聲響，我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去信好久盼望很切的父親回來了。

「爸爸！你回來了。」我和弟弟噙開着嘴巴，迎上去不先不後的呼着。

「你母親房裏有什麼人在陪伴呢？」

「祖母和姨母……」

「爸爸，這包是什麼物事啦？好給我吃啦？」弟弟噙着父親手裏提着的東西拋起頭問

着：

「這是給你母親的，你要吃，跟我到樓上來。弗要吵鬧，你母親病着呢。」父親一頭跑一頭說。

「錦屏你回來了，你在店裏身子好啦？」祖母問我父親：

「身體很好。」父親問祖母：「姆媽，你好啦？」

「我身體到還好，但是近來眼睛覺得不大清晰罷了。」

「你身體覺得怎樣？聽說你在夜間咳嗽得很利害，還有許多痰，是不是這到不要緊的，我今天帶來幾斤杏仁，把牠炒熟了，給你吃，就會好些，因為這是能消痰止咳的。」父親很和緩地對着久病的母親安慰着。

「她病了好久，頂好頂貴的藥給她吃了，還是沒有起色……受了一些氣，就弄到這個地步！再給她服幾劑藥，有沒有效驗？」醫生在下面開醫方，口裏輕輕地對我父親說：

「是……是……」父親呆呆地很憂愁的樣子。

我的母親，是外祖父唯一的愛女。他自從聞着他女兒生了病之後，常常來我家裏探望我的母親。來時，手裏一定提了許多食物來給他女兒吃。有時，暗暗地放了幾塊洋鈔在她枕邊。啊！慈悲爲懷的外祖父。是何等地愛她呀！今天他老人家手裏拿了東西，又來看他的愛女了。

「哦！瑞珍，你好些了嗎？」外祖父手搭着唇旁的東洋髭鬚，口顫動着問我母親：

「心裏還算適意……啊！……你年紀已經老了，請你……弗要時常來看我，牽掛我，我……我不要緊的。爹爹！母親說完了話，咳嗽得很利害。

「我看還是去求菩薩吧！離楓涇二九路的地方，有一隻什麼大臘燭廟，聽說裏面的菩薩很靈驗。我今天回家去，叫你底兩兄弟兼求求仙方看。或者靠菩薩能夠把你的身體吃好了，也未可知。」外祖父沉思了些時，才提出他的意見。

祖母和父親都點點頭，表示同意。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不知怎的和同學相罵起來了，聲音很大。後來，我跑到樓上，被母親叫住了。我道不知什麼，原來我在下面和人相罵的事情，完全給她聽見了。因為病人的耳朵比常人格外的銳敏。我偷偷地看了母親一眼。她蒼白的面色，已現出了怒容，當時母親責備我道：

「你爲什麼在外面和人家相罵……我已經……生了病，心裏又非常的不安！你……你以爲我……我生了病，不能管束你了嗎？還是你給氣我吃，要我早點……」母親咳嗽了。喘氣平息了後，又繼續着說：「他已沒有母親管束了……你雖是豬癩的，不覺得被人笑罵是什麼一回事，但是我却在……在……」母親嗚咽着，不說了。

我在這時，她說一句就好像一只尖針刺在我的心上一樣。覺得十二萬的分難過！我埋怨我自己爲什麼平白地又給母親吃氣呢？使她又悲傷起來呢？啊啊……不覺眼淚已濕透了兩袖口，我竟倒身在床上。

吃了許多所謂「仙丹」也者。還是不見起色。天氣一天一天的熱起來了，窗還兀自關着，所以滿間充滿了炭氣，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氣味——或是病人房裏特有的氣味吧！——靜默，滿室都是靜默！聽呀！母親氣又在急喘了。衝破靜默，陰森森地，何等的沉悶和淒涼！

母親床前滿圍着一堆人，父親，祖母，姨母……面色都十二分的難看！當時母親咳嗽得極輕，接着又急喘着氣。

「啊！你怎樣啦……啊……你……怎樣啦？」父親嗚咽着，很悲慘地叫着。哭出聲來了。同時姨母也哭了，祖母也哭了，我聽了，我也不知不覺地哭起來了。眼淚和鼻涕好像流水般的滔滔不絕。要想阻遏多阻不住。我覺得世界上唯一最親愛的母親，若是死了，是何等地悲痛啊！有說不出的悲痛，當時，我沒法兒，惟有盡情地放聲大哭。

「媽媽，我最親愛的媽媽！你……你離開了這個萬惡的世界，不……不會活轉來了？若是真是永遠地……唉！那末，以後我倚靠誰呢？誰能像我媽媽這般的親愛慈祥呢……媽

媽啊！你真的忍心撇了你的愛子去了嗎！……六歲的祥弟還是媽媽教訓呢！……媽媽……奶奶……」我又跑到前樓去，把頭埋在床角落裏放聲大哭了一場。無知的弟弟還是和平日一樣的玩着耍着。也不曉得死了母親，是極悲痛的事。眼淚一滴也沒有落下。或許他還沒有知道「死」的一件事罷！

我把母親在病中的情形——臨終的時候——將離開這萬惡世界以前的最深刻的印像——恢復了我的想像，跑上了我的記憶之路。一幕一幕再重復映演在我底眼前。啊！我心中二十四萬分的難過，我心動了！嗚咽着。無情的淚珠兒，好像雨天的簷頭水，的得的得滴個沒有停意。我又回憶到我和人相罵，母親責備我的時候，所說的幾句話。我深深的記在腦膜上，永遠也不會忘記。她所說的幾句話，完全是出於她愛子之心而造成的。現在呢？我再和人相罵，再想得她的教訓，恐怕不可不能吧！母親啊！我最親愛的母親啊！世界上最感痛苦的就是失了慈愛母親之愛的孤兒！而今，活潑可愛的祥弟在六年前，也跟着母親去了。父親是常在外面去掙汗血金錢的。我覺得我的生世，是孤單的，淒涼的。又沒有姊妹可以談笑。啊！太可憐了吧！沒有家庭樂趣的我，感着世界種上種痛苦和不满……沒有安慰我的人，沒有當心我的人。我現在雖則在中學求學時代，總總問題一大半都能自己解決了。但是啊！縱

是自己安慰自己呵！今日幸虧還有慈祥熱心的祖母在愛我，在當心我，替代了母親的未完的工作。不然，我真的像浮萍似的漂蕩無定了！母親啊！我最親愛的母親啊！你在九泉之下，聽了這個消息或可安心了吧！「祖母已替你管束你的兒子了，」不會再有「他已沒有母親管束了。」這種使你痛心的語調了。親愛的母親啊！你安心吧！安心吧！

▲槍聲

冒壽全

拍……拍……拍……

是一個星期三的傍晚，我和幾個同學在操場上踢球，蹴得正得意的光景，突然聽到了拍拍的幾聲。槍聲在我是聽慣了的。——我在南京四年，就碰着了三次兵變；不幸的，才到南通一月，禍患又臨到我的頭上！——起初響了幾響，我就斷定這是槍聲；絲毫沒有經驗的同學，硬說不會，定要說是嫁娶的爆竹聲。一面還是蹴他們的球。我也不願意示弱於他們，還是和他們一起蹴。沒到兩分鐘，小扣（校役的名字）慌慌張張的跑到操場上，臉上急得飛白。吃吃的說：「校長……叫你們……趕快……回到屋裏去。」大家聽了，都覺得莫名其妙。問他什麼事，他又急得說不出來，只得跟着他回到屋裏。他才換了口氣說：「兵變。」生長在

南通的同學，不知道兵變是什麼一回事，一個個驚慌得了不得，臉上全都脫了色。有的將鈔票往鞋裏塞，有的把桌上貴重的洋裝書往抽屜裏藏，忙得不知所措。我似乎也有點害怕了，一聲不做，在室內呆呆的想。

砰啦啦……啦啦……

這時槍聲更加響得利害，好像就是從間壁發出來的。（有一部分兵士和我們比隣）和流水一般的響着。我們更驚慌了，都無目的地向室內逃，有如奔馬的聲息，心裏絲毫沒有主宰的我們，逃到那兒去呢？有的同學蹲伏在走廊上下，有的埋伏在「工作室」內，還有的躲在三層樓下，照樣的伏着。

連續不斷的槍聲送到我們的耳鼓裏，我們怕槍子，都蹲在地上不敢動彈。小綿羊似的伏着，好像各人都在祈禱槍子的命運不要臨到自己的身上。

突然間有一個同學來報告說是後門口有兵在敲門，才安靜了一些的我們，重又囂然起來，好像大難就要臨頭。一個個又都起來向前狂奔，門上的玻璃擠掉了幾塊。同學的一個擠跌了，我趕忙將他扶起來。正在這個當兒，校長和幾個教員走來了，問我們慌的什麼事；我們說了，校長說：『我們剛從後面來，沒有什麼動靜，看見兩個兵士搶了歸來，敲他們自己的

門。你們不要駭怕，公學校他們（指丘八）不致於來騷擾的。」校長說話時態度很泰然，我們的心這才定了許多，重又恢復原狀。

我把我的四周觀察了一下：頂駭怕的是幾位年紀較輕的同學，他們伏在牆壁下，（有的睡在地上）絲毫不敢動彈。刻薄一些說，却好像死去了一樣，最可憐的要算是兩位女同學了，她們駭怕得格外利害，像在隱隱地哭泣，她們微弱的心靈，怎經得如許的摧折呢！我雖則說沒有她們那樣膽怯，但看了她們這種情景，心裏也覺酸了一酸，眼淚幾乎掉下來，

這時如果有一個同學不留意地響了一響，或是咳嗽高了一些。我們都須立刻禁止，好像不幸的命運或許要從這響聲中引了出來。

槍聲停止了，我們便起來坐坐或站站，間或有一聲響，我們又都伏下來——相依為命的緊靠着。這時我旁邊一個不相識的同學哼了幾句：

黑夜茫茫，

遍處槍聲，

呵，我們到那裏去？

我很驚奇地望了他一眼，他便不做聲了。

槍聲稍爲停了一歇，我和幾個膽大的同學到樓上去望近街的情形：只見許多如虎如狼的兵士，背上荷着武器，手裏拿着許多勝利品（搶得的綢緞首飾之類）歸來，臉上露着幸運者歡笑。

當晚，晚飯也沒有吃，守歲一般的將一夜熬過去，第二天，第三天……我的心中還覺得怦怦的跳個不住。

▲微笑

林其貞

穿了金黃色的衣裳而渾圓的斜陽，環身圍滿了彩色的長巾，現在走到清泉山頂的右角上，照着大地癡笑，兩角的藍蔚的天空上，被牠的衣裳的華光映成燦爛可愛的彩霞；幾株葉密得很的大樹之巔，繞滿了嬌娜的暮煙，一隻一隻的歸鳥，都向牠們身上飛去，好像牠們有什麼魔力似的。口裏還不住地叫着『吱吱』好似歌頌這黃昏之美！

我無聊的在宿舍裏樓上的玻璃窗前，站着向外間看，兩隻手兒，無意中把長衫的邊緣不住地玩掙，掙了又放開，一對眼兒向着靖安路上遠遠地望去——時候雖然還早，我已經看見有電燈之光了。光線照着眼睛，眼睛反視着大街上的行路者；有些青年人，——也許有學

生髭——鼻梁——架着圓巨的玳瑁眼鏡，身上穿了西裝，手裏還拿了一根 Walking Stick 在路上悠然的蹀躞，啊！我心中多麼的羨慕呀！

熱鬧的地方畢竟是有熱鬧的響聲，打雷似的電車，又發出隆隆的聲音，剎那間在大街上駛過了，我的眼睛一直送牠去，送到德興店的門首，就轉彎去了；——看不見了。

我站在窗前用手搵着腮部，靜中覺得耳鼓裏好似有很近的細微聲浪，我被好奇心激動，我就仔細地靜聽一下：

「……秀英！明天聽說是什麼……開幕紀念日！我沒有去看挂牌——我校裏說……有放假一天……你那裏有不？」好像有箇女人的聲音這樣的問。

「……有的！放假是有的，……是國會開幕……日……我們明天打算到那裏去遊玩呢？」又似一箇女人這樣的說。

我聽了不覺有些奇怪——底下還有許多模糊不清的話——聽來這好似女學生的口音，在東向的那一間房子裏，我驀地聽見這「秀英」兩個字，這是多麼嬌婉而可聽的名字呀！原來這宿舍裏也寄宿有女學生！怎麼我在這塊住了差不多要兩個星期了從未見過呢？大概是前一二天纔來的吧！我將要會伊一會。如果是在這裏常年寄宿，那末我可以得着女

同伴了；我真幸福啊！我真是一個癡獸者！

霎時間，把我呆想着窗外的事物的心兒，拋到太平洋去了，我不由得把支頤的手輕輕放下，低着頭兒緩緩地踱到自己的房中，坐在沙發上點想。

不好！再到窗前去站一下吧！俟伊出來，我就得親伊顏了，想着再走到窗前去站着——真的！那第三間的房子的門簾掀起來了，兩個風雅的女學生，翩翩然緩步出來，伊們的服裝非常的雅潔，倆攜着手兒，步履嫻嫻，現出一種女學生的態度；伊們見了我，向我微微地把頭動了一動，兩頤也略略解開一點，好像表示微笑的模樣。我也如式還了伊們一個禮；伊們下樓去了。

呀！我是多麼的羨慕，我不由得口裏連說兩句 Very Good……我看伊們的年紀都差不多在十六歲上下，我現在得親伊顏，真是非常之喜悅，因為——因為伊們對表示了微笑。我的腦袋裏，一層一層地把伊們的那種風采保護着，好像受着何等的珍品一般。

這時我在窗前呆立着，翻來覆去的想着伊們的那種風韻的形容。連什麼時候都不懂了！耳膜上偶衝着壁上掛鐘的滴搭：滴搭的聲音；宿舍裏的小女僕，走上樓來向我叫了一聲：

「先生！喫晚飯了，怎麼還不下樓呢？」

我聽伊那清脆的聲音，立時腦海裏波平浪靜了；——還望着伊微微地笑了一笑……

房子裏的玻璃窗前的小鳥，吱吱地叫着，叫得分外好聽！大概是給我報告得了女同伴的意思吧。

「好了！現在好了！現在我已經認識了伊——秀英——了，我亦和伊談過話了，我還由七中轉學到伊所肄業的二師去了，伊更常常和我到公園裏去玩呢！——啊！我用盡了少的心機呀！我太糊塗了，我太無廉恥了，我更是一個不義之徒呀！我這樣的想着，「不！不！其實我何嘗是……你看！伊那種風韻的形容，微微地一笑，曼妙的態度和那鮮紅的面龐，是多麼的可愛！是多麼的悅我……」

淡黃而和暖的陽光，向着滿地的碧草含笑，幾株青翠的柳樹，穿了嫩綠色的衣裳，在天然使者的懷裏，不住的把腰兒搖搖擺擺地跳舞；伊和我同到公園裏的龍亭上坐着，共賞這天然之美！

伊曾對我說過，「什麼呢？伊說：『伊要選擇伊的終身的好伴侶——日，才能要怎樣好容

「要怎樣好？性情要怎樣好？家資又要怎樣好……」是的！不錯啊！我聽了伊的話，少不得即
應伊說：「我正要討一個終身的好伴侶——W……你看我的才能多麼的好！我的容貌多麼
的端莊！我的性情又多麼的溫柔！說起家資更是富足得很……」但是——但是我終而不敢
說一聲出去。唉！我真是一個膽怯者；這是多麼好的機會！現在白白地錯過，豈不可惜！可悔可
恨！

我——我真是一個膽怯者！我終而不敢將我這一派的言詞露一線出去，因為——因為
恐怕被伊見怪呀！

昨天上午，我在伊的房門外，瞧伊獨自一人在自修室裏坐着看書，我便在那裏瞧伊，聽
伊低聲念道——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爲樂也！

願脫去而無因。

安得長翮大羽如雲生我身，

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

死生哀樂兩相棄，

是非得失付閒人。

伊念罷，我便悄悄地走進去。伊見我來了，忙把書兒放在桌上，把我牠一看，是一本歷代白話詩選，伊唱的是韓退之的忽忽歌；後來伊很悽切地對我說：

「我！我大概會生病了！自前個禮拜起，我就覺着身體有些不舒服，不大快活，我的得舖哥寫信來叫我回家去養養，我又怕校中的功課荒棄，故還踟躕未決；到底是回家去呢？還是不呢？唉！我實在沒有決斷的能力了！」

奇怪！我聽了伊這一類的話，不覺發了一陣昏迷，「我又不是伊的日，伊又非我的W；怎麼伊的事情要向我決斷呢？我不過是伊的同學啦！我真莫測其妙！難道伊已思念我是伊的理想中之日不實在的！伊不生病我還好，現伊病了我實在怕伊！我祇願伊說，你自己主張吧！」我走出了，我從此不睬伊了。

唉！我真是世界上第一個罪人呀！我太無人道了，怎麼當初那麼羨慕伊？現在就這樣棄視伊？唉！我實在是一個有始無終的罪人呀！我真是世界上第一個壞人呀！從今後，我不過問伊了，我也不理伊的事了，我簡直是失散了我的靈魂了。

可是雖然這樣講，但我的腦海裏總不會忘掉伊那莞爾而笑的形容……

▲一段可恥的小史

方濟美

鐘鐺鐺！鐺鐺花鼓鬧開場；也不知打散了多少煩悶懊惱；也不知攻破了多少寂城寞堡；也不知荒廢了多少農事工務；也不知封閉了多少哭門淚洞；也不知停住了多少學業進線；也不知製造了多少奇事種子；竹青歎一口氣道：這是竹九歲的辰光，清明佳節，大鬧梨園的響應吧！唉！爲什麼要把舊事重提呢！——

那是竹求學的第二月，曠課的第一次，覺得閻王般的先生，不敢再面戲館般的村莊，不忍離開，當那鏡花水月般的劇場，已變陳跡的晨光，竹父謂竹曰：『我的寶寶，明天可以和他們！同學！一起去繼續你的學業吧。』竹聽了，暗暗地吃了一驚，好不可惡！但是不好意思去反對那「言順理正」的爸爸，只好「口是心非」的是是：是的：答應着。

可是這麼一來，竹的肩上好似加上了幾百斤重的擔子一般！忽然凝思！忽然佇望！總想求個卸辱的法子解圍的法門正在上天無路，下地無門的當兒，恰有一個同學！信見了他很覺詫異的和竹問答着：

竹！你看戲看壞了嗎？

不！我不會看壞，還想再看幾天呢！

那麼！你有什麼心事嗎？

信哥？心事倒沒有什麼，但願在家再玩幾天。

這是不難！何必如此擔憂！我代你請假可了。

你倒說得好！先生前固然可請假，但是我父何！

呵！這倒是十分爲難！

於是二人沉寔了，凝思了……以致絕不作聲，絕不動作，忽然信好像死灰復燃地向

竹道。

這也不難！可是你要有相當的報酬！

要是我有的，都可以報酬。

那麼！把你爸爸所藏的紅格子給我數十張，我就替你想個萬全的法子。

好的！好的！一百張都會有，請你快快講來！

你不要翻悔呢！

不！不！我翻悔，你可公開我的祕密！

那末，我告訴你——你明晨帶了書包和我們一起的走去，向你父親前表示個當真赴校的一般，到半途再往那小坵上的廟裏躲着可了。至於吃飯，放學的辰光，我們經過坵下時，喊了一聲「呼……呼……地」標號，你就可以下來和我們一同回家了。

竹聽了，不禁地唯唯稱是，預備着做了。

晨光初放，處處啼鳥，催着竹一骨碌地爬將起來，東一摸，西一翻，尋那父親的書箱鎖匙，預備取一百張紅格子送給信辦理他的逃學了。那知方將鎖匙就鎖箱門，尙未脫離箱子的當兒，在牀裏的父親咳的一聲道：「拿什麼？」竹勉強強地回答說：「不……不拿什麼，我尋我的書看。」竹驚嚇了一會，仍舊繼續他的計劃——一面躡手躡足地把紅格子輕輕地好進懷中；一面懶洋洋地向外移動，想往交貨一般，這時在牀裏的爸爸又問道：「你往那兒而去？」竹腦子清醒地答道：「我去約約信看。」因此——竹就一溜煙地向信家前進了。

信你也起來了嗎！快快走來！這這……這就……是……紅格子。託你給一部份把其餘的同學，替我一起想法吧！

好的！好的！你放心！我們就來約你。

一會兒，早飯竹已吃過了，信們也來了，於是就三三五五成羣的向那學校途徑上大脚

步地走了。信們呢！你一張，我二張，他三張地瓜分那紅格子，真是有趣！竹自己呢！——東一想，西一想地禱告他的計劃，不要破綻，實在當心！行行重行行，好不容易走到了坵廟之下了。

竹前瞧後顧地——面向坵上走去，一面向信們說道：「你們不要忘記吃飯放學經此的辰光那『嗚嗚嗚』的叫我呢！」信們聽了，也一面答應着，一面繼續他們自己的路程，向前移動了。

「菩薩菩薩！請你佑我，佑我今天的事，請你許我，許我在此的住。」這都是竹跑進廟門後的禱告語：「笑嘻嘻的菩薩吓！你這樣地同情於我，我實在感你不了，『溫柔柔地菩薩吓！你這樣的和愛可親，我實在不願離你。』」笑嘻嘻和溫柔柔地菩薩吓，我現在還要託你們向那可驚可懼地凶很菩薩的面前討一個情吧！

「凶很的菩薩吓！你爲什麼這般兇！不肯許我這個小孩子呢！你爲什麼這般很！不肯佑我這點小事呢！但是兇很的菩薩吓！我也知道我今天的行爲，是錯的，你此刻待我這般嚴厲的態度，是對的，無奈我已來此，不便即出，兇很的菩薩吓！請你釋怒！請你許我，許我在這裏再過幾個鐘頭，明日決計痛改前非，不來此逃學了。兇很的菩薩吓！釋怒吧！兇很的菩薩吓！慈善吧！」

光陰真快，那「嗚嗚嗚」的聲音——同學發的標記——已在坵腳裏叫着，來約竹回去吃飯了。竹聽了，好不歡喜，在廟外東望西看地瞧了一會，就一溜煙地下了坵來，和那發「嗚嗚」的標記的人們，一同向村莊大道上前進。午飯後，仍如早晨一樣的分途，一樣的致告別辭。

呵！壞事如水，遇隙即流。自來莘莘學子，不知有多少多少的被牠攻破了假面具，公開了新軼事，當竹飯後再進那坵廟的晨光，也逃不出這個「壞事如水」的公理，恰被一個好管閒事的老嫗得悉了究竟，忙跑去告訴竹的老媽媽。

竹的媽媽聽了，好不生氣！遂借那尋雞的題目，往那坵廟裏探個究竟。——登登的三腳兩步地走着，口裏吱嚙吱嚙漫呼着。一會兒，媽媽已到了坵的坳中，並且已驚動了廟內的竹，——立向廟外偷偷地一瞧說：

「啊！吓！不好了！我的媽媽來了！怎樣辦！怎樣休！」

「逃嗎！揭開破綻！尤其倒霉！不逃！母親一見，怒似天火！」

「菩薩吓！救我吧！笑嘻嘻菩薩吓！替我想法吧！溫柔柔地菩薩吓！代我解圍吧！兇狠……你不……」

「呵！不錯！這不是一張三面圍壁，一面空的石桌嗎！這不是菩薩賜我的租界嗎！」

於是竹拾起了書包，一輩子爬進石桌裏躲着。但是竹的心，仍舊魂不附體地別唸別唸跳着，魄不在身地拍脫拍脫抖着！

吱嚕吱嚕地媽媽，跑進了廟裏，見了幾個菩薩外，再沒有別的像人的東西。就自言自語地道：

「呵！上她——老嫗——的騙了！我說——我的兒子是好的，決不會逃學，以致貽笑大方的。」

話畢，仍舊冉冉的下坵。

這時石桌裏的竹，好不難過！好不倒霉！細思那母親的說話，重念那母親的意思……

就不禁地爬出石桌，打了灰塵，向廟後一溜煙地跑到校裏去。向先生銷假了。先生因竹銷假的情形，尙屬可許，也沒有怎樣去責問竹的底細了。而竹并也向同學補授了一課書，以備放學回家的辰光，那個讀書的爸爸，或者要來查問呢。

果然，竹一回家，那個懷疑的爸爸，就大聲叫道？

「竹！前來你把今天先生教你的書講給我聽。」

竹似喜似懼地講了一遍，爸爸雖兇，亦無所施其兇了。

啊！竹總算暫時脫險了！可是這一次刺激，刺到竹的腦海裏，而且深，到而今談到看戲有害的時候，還是隱隱約約地浮蕩在腦中，起了一種無限的可恥！沒盡的可愧！

▲好生之歷史 原名 The History of Cogia Hassan Alha bal. 曾紀元譯

譯自天方夜譚

(一)

巴格達城的回教主赫隆愛勞喜有一個習慣，便是常常改妝在城裏巡行，藉此明瞭他的人民的情形。當他一警到一所新的，可以比擬貴族的屋子，因為他好久沒有打這裏經過，所以覺得驚奇。於是他令他的首相探明這棟房屋是屬於一個姓哀好白名好生的人，它從前是一個搓繩匠，他的鄰人還看見他苦苦工作的。他是怎樣變成富足的，下面再說。

回教主說：我一定要會這幸運的搓繩匠，於是第二天首相把它叫到朝廷裏來，它便照下面敘述的，陳說他自己的歷史：

「信徒之督率者，(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我的名字叫做好生，但是從我的營業上，別人知道我叫做哀好白好生的人還普遍些。我怎樣得到好的幸運，都是我的兩

個親愛的朋友莎得與莎地給我的。莎地是非常富足，並且常常主張財產是快樂的要素，設無財產，沒有一個能獨立的，他說，多半貧困是由於一個人沒有充足的一個起點，並且他想任何人雖只有小數款項，只要用得當，總會慢慢富足。莎得則恰好相反，他爭辯一個貧苦人可以用別的方法來財產，有時實在只要機會好。

莎地說：好，我們不要爭論這事了，只去試試我們的主張。我將要給與一個貧苦，但是忠實的工人以一些錢，設它不能變為富足，你再用你的方法，看誰能證實所抱的意見。

以後，莎得與莎地，一天當我正在工作的時候，從我門口經過。他們驚怪於我這樣的勤奮，還不能使我境遇變好，和集錢。我告訴他們，照我這樣工作，難以贍家養口，因為我沒有大批的錢去買原料以擴充我的營業。我們彼此談了一會，於是莎地從他的胸前摸出他的錢包，並且說：

這裏，你可以拿了這錢包，裏面包含有二百斤金子。上帝佑你，並且恩賜你去用這錢，——照我所願望的，並且一定我的朋友莎得和我都要使你的現狀增高一點才快活。

好生繼續說：信徒之督率者，我喜歡得話都說不出，我只知道吻施恩的人的衣緣去表示我的感激，他們於是忽忽離開了我走了。

我回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想，我怎樣才能平安的保守這錢袋？因為我沒有箱子櫃子在。這如懸罄的室裏去封鎖他。頂好拿出十塊金子來做現在的用途，其餘都放在包頭的竹布裏。在這十塊金子裏面，我要用一點去買一縷好麻，並且我家裏好久沒有吃肉了，今日可以買一點來佐晚膳。

當我回去的時候，一個飢餓的鷹對我飛來，設我握得不緊，他一定把我買的肉掠去了；但在那力爭的當兒，我的頭幘早已墜在地上。這鷹即刻放了抓肉的爪，尋得了我的巾幘，一把抓了飛去了。我喊叫得這樣大，使附近的男子，婦人，小孩子一齊大喊；但這對於老鷹是無用的，一刻老鷹，巾幘都爲目力所不及了。

這使我非常憂愁，設若我再買一個頭幘，十片金子早已完了。當他們前次離開我的時候，我希望全家生活可借此改良點，但現在卻仍同從前一樣的無望了。然而我並不出怨言。我說，上帝將等我不熱中的時候才賜給我以財富。他想在我這裏取去是適合的。我將願美他的名字爲他所賜給我的恩惠，並且照他的意旨，服從前一樣的順從我自己。

我的可憐的妻子不想靜默的丟開這損失，當我告訴鄰人以老鷹攫去了頭幘中的一百九十片金子，他們連一個字也不相信，僅僅微笑。

這不牽之事發生了六個時之後，他們兩個朋友又到我這店裏來了。莎得說：我們不必問你事情是怎樣的進行，上次看了你以後，無疑他們是一定好些了。（他們指我的家裏的人。）

我回答，先生，我是很憂愁的來告訴你，你的好意與我的希望沒有我們心意中所想的那樣完滿。

於是我告訴他們實在是怎樣了，幾乎不想到他們會相信。起先他們也是不相信，但他們知道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並且莎得回想到一個希奇的關於鷹的故事，於是莎地似乎全相信了。囑咐我將來更要小心之後，他又從他的腰帶的錢包裏數兩百塊金子給我，因為他缺乏錢袋所以把牠放在胸前。等我感覺到想謝謝他兩位朋友第二次賜予的時候，他倆早已翩然的走了。

這一天我便沒有做工，即刻匆忙的回家。一看我妻和小孩都沒有在這裏，我取出我的錢，拿出十塊放在一旁做急需之這，並且把其餘的捲在一塊潔淨的竹布裏，緊緊的縛了一個結，把他放在屋角的一隻放糠的瓦罐裏。這裏面我想決沒有人注意；當我妻子即刻回了，我使出去買麻，對於莎地的第二次禮物一點都沒有做。

當我不在家，一個賣肥皂的人——買婦人洗浴用的肥皂球，從我門前經過。我的妻子，她沒有一個錢，便問他願不願意用肥皂球換糖，賣肥皂的人答應了，他們的交易便做成功了。

我拿了麻即刻便回了家，並且馬上看見一罐糖不知那裏去了。我便戰戰兢兢的問我的妻子，糖到那裏去了，於是她告訴我她與賣糖人的交易。

我喊叫說：呀！不幸的婦人！你不知道你做了什麼事。同糖一起，你把莎地的第二次禮物一百九十斤金子給與那賣肥皂的人了。

我的妻聽了，便如同瘋了一樣，用手捶他的胸膛，撕他的頭髮與衣服，她一面哭喊；我從那裏找得到這賣肥皂的人呢？啊！我夫！爲什麼以前不告訴我呢？

我說：我們應當忍耐的丟開我們的損失，從此以後，我們何用於富貴呢？我們同從前一樣，的呼吸空氣，同一樣的晒這日光。他們（指富足之人）也是和我們一樣的死。簡而言之，我們在上帝權威下生活，沒有什麼利益我們可以企望。

是這樣的自慰，並且我如同無事的仍然作自己的工作，僅僅怕望見莎地來問我他的二百塊金子收了什麼效果的面孔。

(二)

隔了好久，莎得與莎地再來會我看我是怎樣的得意，他倆每人都自信他自己幫助我的意見是對的。我自信他倆未對我說話之前，我沒有看他們，連眼睛都未離開工作。於是包含着羞愧的告訴他們我的第二次不幸。我說：我怎能預知那天有一個賣肥皂的人來呢？並且我的妻會把這罐糖給他呢？或者我是太小心了，但，唉，先生，我又轉過身對莎地說，這是上帝的意旨不要我在你手裏得到富足的，所以我仍舊是窮困。雖然如此，我還是感激你如同我借着你得着產業一樣。

莎地回答說：我決不懊悔這四百斤金子的損失，因為這是順從上帝的原故，並且因要證實我的意見，我才這麼做。他又對他的朋友說，現在，莎得，你可以試試你的方法，看除了金錢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使窮人富足，讓好生做這一個人。

莎得在他的掌上有一塊鉛餅，他拿了給莎地看，他說，你看，這是我從地上拾起的一塊鉛餅；我將給與好生，你就將要看到他要抵價到什麼地位。

莎地不禁大笑。這一點鉛將抵得什麼！他說，一箇銅元 A farthing 罷了！好生拿了這有什麼用呢？

莎得說：好生，你只管拿了；讓莎地去笑；過了些時你一定可以告訴我從這一塊鉛所得到的幸運。

我以爲他是一種戲言，但接了鉛並且向他道謝，於是他倆又走了。

那天晚上，當我脫衣服的時候，這一塊我從未想到的鉛，在我的口袋裏落出來。我拾起了，把牠放在我順手的地方。就在這晚有一箇漁人補綴他的網，才找到正需要一塊鉛。去買又太晚了，設若他今晚不打漁，第二天他一家人就只好餓肚皮。所以他喊起他的妻子，囑咐她向鄰人中借一塊鉛。常她除我家未問家家都問了時，他們都說沒有。她說，到好生家去是無益的，因爲他們從沒有別人所需要的東西。

漁人說，這是無妨的，你一定要到那兒去，也許這是一箇吉利的時候，

我們都被她敲門聲鬧醒了，當我聽到她需要的是什麼，我告訴我妻放鉛的地方。她在暗中摸索到了，於是交把漁人的妻子，他喜歡得答應他丈夫第一網無論打了什麼都給我。漁人接到鉛，當然是歡喜，所以第二天守約送一隻一碼長而重的魚到店裏來。

他說，鄰人除開送這一隻魚外，恐怕沒有別的可以合乎上帝的旨意去送給你了。像這樣的禮物，我希望我能接收。設他——上帝——使我這網能像其他網的滿滿裝着魚，我也

要一齊送給你的。

我回答說，鄰人，一塊鉛是很微末的，不應當得到這高的代價。小小的需要，鄰人們應當彼此互助的。你照這樣的對待我便可以了。但你這樣慷慨的贈給我，我只好衷心感謝的受了。

當我把他帶回家中，我妻想無論煮煮都太大了，因為我的熏肉架，和鍋太小；我告訴她無論如何的烹調都好，我便仍回店中工作去了。

破洗魚的時候，我妻找到一塊明亮而堅硬如同玻璃一樣的物件在魚內面。她把他給我的最小孩子做玩具，他的哥哥姐姐彼此傳閱，他們都愛他的光明和美麗。在晚上，當燈燃了，小孩們看見燈與母親的中間，玻璃（？）發出光來；大孩子不讓小的一人在黑暗裏把玩，於是小的哭嚷起來。

我聽了你們吵鬧的原因，——當我回家的時候，我索取了那片玻璃，再囑咐妻子熄了燈，我們看到他發出能夠使我們看見的亮光。我把他放在放燈的板上，並且說，看！莎得的鉛對於他們發生大的效力了；這將省去燈油的費用。

當小孩望見燈熄了，而玻璃發光，他們發出一種驚動鄰人的狂呼。

我的牀與鄰人的牀，只隔着一層薄薄的板壁，這鄰人是一箇富足的猶太珠寶商。孩子的狂呼使他自夢中驚醒。

第二天早晨珠寶商的妻到我家來，對於昨夜驚擾出怨言。我妻說：好的勞喜兒鄰人，我很抱歉；你要知道小孩們不過爲這玩具驚鬧。看這裏！這是一塊玻璃，是我從魚腹中取來的，這就是狂呼的來原。

珠寶商的妻說，誠然，照你所說的，我相信這是一塊玻璃；設你肯賣，我一定買了。

於是小孩們突然闖入，哭並且祈求他們的母親不要取去他們的玩物，爲甯靜小孩們，她答應她不賣。當這猶太婦出去的時候，他細細叮囑我妻，非她知道，斷不可鬻於他人，於是她急忙的到她丈夫店裏去告訴她所看見的，他回來時，又問我妻願不願意做二十塊金子賣了。

這對於我妻似乎是一大宗款子，但她說她沒有問題，只要對我說說。剛合我回家吃中飯。我妻在門口止住了我，問我願不願把他二十塊金子賣與我們的鄰人。我沒有做聲，只記起莎得說這鉛將使我走上幸運之路的自信心。這猶太婦，以爲我不做聲是嫌價太低了，因說，鄰人，設能做到，我加到五十金。

我看到她是如此懇切的安，我表示我還要增加好多。她說，好，鄰人，我將要給你一百金，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丈夫所能承認的數目。（意即擅作主張）

於是我實在的告訴她非十萬金不行；因為我看這塊鑽石——我現在是這樣的猜——可以值得還高些的價；但，為體恤她和她的丈夫的鄰誼，我所以自己限制到這樣的價；設你我拒絕出這大的數，別的珠寶商一定可以多給些。

經了多少的磋商，她加到了五萬金，當猶太人晚上回來的時候，他仍舊加上增加，每加一點，必爭論一次，但未了的時候仍照我索的十萬金給我了。

既已是這樣賣了我的鑽石，我是出乎我最大希望之外的富足了，於是謝上帝之厚賜。設或我知道莎得與莎地的住址，我一定要跑到那裏為感謝他而擲在他們的腳下，因為他們每人都懷有相等的仁愛。

於是我涉想到我的大家產的用途。我妻要買華美的衣，房屋，與家具；但我的計畫却不。同。我起始即刻走到我同業苦作如我，而貧困的那裏去，給他們錢以擴充他們各種搓繩的營業，而為我用，這麼一來，我已攪得差不多全巴格達城的商業，每人對於我付款的迅速和認真都喜悅。為裝我的貨物，我在城裏處處都租了貨棧。每棧以夥友管理之。或批發，或零售，

所賺的。大了並且把我的交易合在一起，我建築了你昨天所看到的房屋。雖然似乎是大
的鋪張，但包含大部分是存貨的，其餘是我和全家的房屋。

(三)

我搬了家後好久，莎得與莎地在從前我的地方來會我，他們很奇異的知道我變了一
箇商界的大人物，不僅叫簡單的好生，却叫好生哀好白老爺了。他們即刻到我的新住宅裏
來會我，當我看見他們來了，我便跑出去迎接，預備和他們的衣緣接吻；但他們不允我這樣
做，只彼此行了相抱禮。於是我直言從未忘他們所與的恩惠，並請他們上坐，我在下陪着。

於是莎地對我說：好生先生，我不能表示我看見你的快樂。我一定知道我給你的四百
片金子，使你得到今日的幸運。

莎得表示不同意，他說：莎地，我很憂愁，你仍然固執好生前次告訴我們的二件意外之
事是不實的。讓他自己說，看是我們倆中，誰的禮物使他得到今日的幸運。

我說：先生們！我將要敘述如從前一樣真實的整箇事體給你們聽。信徒之督率者！於是
我又像方才對你所說的實事說給他們聽一遍。

莎地對於魚與鑽石同上次應與賣肥皂人一樣的不深信。他說：但是，我一定知道你現

在是富足了，像如我所願的，於是我真心快樂。

當他們起身要走，我說：我有一箇懇求：我請你們今夜在此宿，明天將與你們坐船到我鄉村中所置的小屋裏去玩，明天傍晚我們再回來。

他們承認了這件事，這晚安過得非常愉快，晚餐有音樂，並且有關於我的屋，貿易，與幸運的談話。我對於他倆的敬意是無分軒輊的；設無莎地，莎得必不與我以鉛，無莎得，莎地亦不與我以四百金。

次晨，非常早的時候，我們坐了六人划的船，是一箇蓋以絨氈的游艇，一直到我的鄉邨的屋子。他倆說不盡我花園的美麗，一叢球的檸檬，萍果在樹上長着園中充滿着香芬的空氣，和烏婉妙的歌聲，於是莎得，莎地感謝我帶他們到這樣可愛的地方來。

小林之末，我指出一株大樹，在樹林裏面，有我差到鄉下來呼吸空氣的兩箇孩子，正與一箇師傅一箇僕人同走。看見了高樹枝上的鳥巢，他們要這僕人爬樹上去取。等到了樹上的時候，他——僕人——以為這巢太奇怪了，因為是一箇巾幘做成的，他把他拿下來，以為我也喜歡看這奇異的鳥巢，大一點的孩子便捧了送給我。

這兩位朋友和我，都以為奇怪，其中以我為最，因為我認識這就是那被鷹抓去的頭幘。

我仔細看了之後，又四方翻轉看，我便對我的客人說：——

先生，你記得你第一次我會面時我帶的頭幘麼？

莎得說：我不能記憶了，他也許沒有留心，只要內面有一百九十片金子，那便無疑是那箇頭幘了。

我把頭幘中的小鳥捉了出來，請他們仔細看我解開，我說：先生，這就是那頭幘。即刻我從內面拿出錢包來。馬上莎地認識這是他第一次給我的。我傾出來在他們跟前，並說：這裏，先生，這就是那錢；數一下看是不是對的；莎地數了，果然是一百九十片金子。

莎地對於這證據確實的事，不能否認，只好說，我同意的，好先生，這錢的確不能使你富足；但其他的一百九十片金子，你怎能使我相信是藏在糠罐子裏呢？

我回答說，先生，對於這兩宗款子我都是說的實話，我希望也能在你跟前證實。

我們一直到日落還在鄉村裏，耗了二點鐘騎馬的工夫，才於月光之中到了巴格達。這是馬夫的疏忽，使喂馬的麥麩缺乏，而賣麥店又關門了。我打發一箇僕人去買，他買了一罐糠回來。傾去糠的時候，他尋到一箇非常重的竹布包。他一發現了便送給我看。我一看便知道裏面是什麼，於是對二位朋友說：——

這是上帝的意思。要你們在未離開我之前，證明我說的是實在。這是一百九十片金子。於是我當他們前數了，並且喊我妻來證明這罐糠就是與賣肥皂人交換的那一罐。莎地無話可說，於是轉向他的朋友說：我服你了，莎得，並且承認錢不是每次都可以使人富足的。

當莎地說了這話以後，我說：我一定沒有想這三百八十片金子有一天歸還的，所以我也還你了。我將把他給與苦作的工人，上帝一定會保護我們倆。

這一晚他兩仍在我家住。當我們分離，我請求他們允許仍舊繼續我們的友誼，並且還要拜會他倆。」

這箇回教主聽了好生的故事的收束，便說：好生先生，我好久沒有聽到像這樣愉快有趣的故事了。你應當常常感謝上帝的恩惠，並且好好用他的恩賜。這使你發財的鑽石，現在正在我庫裏，我很喜歡知道它的來由。也許莎地對於鑽石的罕有的光銜有點懷疑，我是把他當做我的最寶貴的珍寶，我允許你帶他和莎得到掌庫官那裏去，他將要指給你們看的。於是好生老爺俯伏謝恩而退。

▲春雨之夜

楊佩文

黃昏的影子，趕走了塵俗的市聲，雖是清明時的月光，只因爲灰雲阻隔，愈顯得春夜的幽靜，寂寞。

一陣雨聲，把這寂寞之夜打破了。窗外的小草，都奏着瀟瀟浙浙的愛歌，接受春神的甘露。啊！春雨靜夜，

淅瀝之音啊！你聲聲的激動了我的心絃了！悲哀的原子，深深地陷在我心的深處。

世途原是崎嶇的，人心原是澆漓的呀！十八年來的我，歷盡了多少艱難，遭盡了多少白眼；自家以爲己有些事物，被我把握住了；但是緊緊放開握住的拳頭來一看，手裏仍是一團青煙。

我自小若不進學校，不受知識，現在或者或個瀟灑的牧童，樵兒，無羈無羈，享盡自然之美。可是現在呢？推不去層層的痛苦，解不開重重的煩悶。啊！是誰使我如此？

我十歲時，伊不過八歲，在那夕陽將下山的時候，背了書包，一同從女子學校裏回來。有時我到伊家裏，和伊假扮結婚的遊戲；伊的媽，也愛我像什麼似的，一面把我二人並肩坐下，一面還說着好一對天然佳偶呀！

那時我雖是個孩子，但是對於伊——伊的媽——的意思，很能明白。這種思想，在我弱

小的腦海裏，便長起根莖來了。從此我對於伊，好像是我已有的；就是伊有時挫折我，責備我，我也甘心悅意的領受。

韶光は無情的，不息地往前猛逝。我童時的光陰呀！再也不會回頭了，我在十六歲時，已是一個志氣凌雲的一個青年了，當時我心中一點沒有疑慮，無論如何，必須犧牲的精神，替家國謀幸福，替東亞開紀元；所以就進了中學，努力前程，預備將來的發展。有幾個同學們，志氣和我很相近，我們組織了一個救國勵志團，在星期日或假期裏，到鄉村上去演講，雖是曝在烈日之下，額上汗流如珠，而我們的精神，却不覺得疲乏。啊！我已能自命為貫達人類偉大的使命的一個青年了。

一天，——我記不清是那一天，我只覺得有如是的一天，伊的父親和我的父親商議我們倆的婚事。當時我被愛國的熱情的驅使，不贊成他們的提議，一定要待我學成之後，再議我倆的婚事。他們見我無意於是，便從此不談了。

大概在一年以後吧！

聽說某報館的新聞記者——施復——拿了很重的代價，央人到伊父親前作伐；伊父親自從交易所失敗之後，百謀無計，聽了這筆很重的代價，就把伊輕輕地嫁給他了。那時我

聽了這個消息之後，因為正忙着演講，想把腐滯的中國，重復建設，雄心勃勃，對於此事，並不十二分着意。

蒼狗白雲，變幻無常，人生也不過如是吧！夢想不到我父親要舍我而逝的呀！經濟阻止我升學，驅使我到分子複雜黯淡無情的社會占一個位置，費了多少氣力，好容易挨得個律師翼下的書記。起初我愛國的熱情，還很強烈，以為靜待機會，再去創造一切，建設一切，到後來，這偉大的志氣，被「寄人籬下」的滋味滅殺了。

勵志團裏寫了好幾次信來，催我去演講，並囑我要奮鬥到底，不管他前途是荆棘，是魔障，志氣仍要始終如一。啊！我何嘗不是個百鬥不撓的青年呀！我極願意做個犧牲者之前鋒。但是……萬不能拋棄了生活，而繼續我們精神的事業。我躊躇了好久，到最後時間內，愛國熱情的意識，到底戰勝了環境，每天下午我仍和同志個到鄉村裏去演講。起初律師還不知道我每天下午到外邊去，後來漸漸覺察了。有一天，他很嚴厲地向我說：叫我以後不能再像如是，要不然，就要停止我的職務了。我——我——我是個有家庭負擔的青年呀！怎能和資本家倔強呢！愛國熱誠，從此減退，而勵志團裏，再也不有我的足跡了。

有時我繕寫訟書，覺得疲乏極了，擱了筆，伸了個懶腰，點上一枝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仍復把這口烟完全吸上了電燈的綠紗罩子，這綠紗罩的四圍，同夏天的深山雨後似的，起了一層淡紫的雲霧。這雲霧深處，隱約有一座高山，十幾個工人，在那裏開礦，黧黧的臉上，流着露珠般的汗點，折着腰，拿了鐵錘，沒氣力地一上一下動作着。唉！轉念到我的自身，又何嘗不像這些工人呢！整天的繕寫訟書，一刻沒有片暇。啊啊！同樣是一個人，爲什麼律師能享那樣的快樂，我受這樣的辛苦呢？咳！資本家是能壓服一切的呀！你還不明白麼？此刻你的母親姊妹，都引長着頸子，等你筆尖上寫下來的供他們生活呢！噲！朋友！努力！我想到這裏，只得咬緊牙關，振一振精神，繼續做那機械式的工作。

大約是薄暮的時候了。

我奉律師的命令，囑我到施復——新聞記者——那邊去報告一件訟案。這施復兩字，便激動了我創傷的絃音，我曉得他的妻，是我少時的良伴。我實不願意和他相見呀！但是環境不容我如是，最後我竟和他會面了。談論之間，我悄悄地窺他晶明有神的眸子，宛轉流利的語調，確是使我愧慙無地。啊！我還是個弱者呀！這時候我彷彿聽得一陣脚步聲和裙聲，我頓覺得有一雙奇妙的眼睛，由半開的門內直睜着我。我好像觸了電一般的，知覺完全失去，不自主的一陣心酸，奇痛得非凡。

我辭了施復，路上仍覺得奇痛非凡，我自己問自己：「伊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我的心似乎回答我說：「伊現在的確和你絲毫沒有關係了，從前你能和伊常常親密，常常能聽到伊嚶嚶如鶯的歌聲，和髮香上油的氣味，可是現在已隔了一重「禮」的高牆了。」「禮」的高牆麼？什麼叫「禮」？在我生命源泉未乾之前，總希望和伊再見面一次，留個極深刻的影像。

又是一天的下午吧！

灰雲層層密密，濛濛的細雨，彌滿了大自然。約莫百碼遠近，模糊地伊珊珊的走來。這時我的視神經，的確能清楚地認識伊；並且決無疑慮的，伊一定也能認識我。我倆漸漸的近了，我只是低頭慚愧地走過，始終沒有勇氣走上去和伊敘一個寒暄，也不敢向伊一望，我只是一步一步的走着。咳！

浙瀝！浙瀝！雨聲大了，我「回憶之夢」醒了！可憐呀！「回憶之夢」給雨聲打醒了，我「生命之夢」幾時醒呢！

▲嗚呼戰後

汪應文

這正是秋殘冬初的時候。連日北風怒吼，雨絲兒也不住地下降，使這戰後的S城，更增加多少淒涼的氣氛。這S城在這L F大戰以前，是何等的興旺！如今只有那被礮火炸壞的殘壁，和遍城般紅戰士所留下的血痕罷了。撫今追昔，誰不替這可憐的S城，墜幾點淚兒呢？

一間被礮火烘得半穿的板屋，立在S城裏一條冷火秋煙的巷裏。可怕的北風，將這屋簷吹的呼呼作響，正和這屋裏坐着的一個老婦人的悲聲，彼此相映。合奏一曲哀痛的音樂。堂角光線微弱的處所，又坐着一個老人，與這老婦相向作楚囚泣。對面的亂草榻上，躺臥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門外的雨絲兒，還是在下降；屋裏寂無聲息，除泣聲外。

「哎喲！我……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好像我的兒橫身染着鮮血，不像人樣兒，跑回家了。咳！莫不是……」這老婦人帶淚地說。

只聽着那可憐的老人說：「呀！真的嗎？不，這恐怕是心思成夢哩，決不會事實的；但是他去這久，怎還未回來，恐怕是……那我兩老是如何的得了呀！」說罷，這淚兒不住地在兩眼眶這裏，直待這淚珠滾下灰色的面頰，聚於鬚上。

「千不該萬不該！那天你叫他出去尋生活的呵！就是肚子裏餓的要死，也不該胡亂地叫他在這兵災擾亂的時代，去冒險尋生活呀！看呵！一去就被那虎狼似的兵士，拖去上前敵

了。使不曉得將來是生是死哩。」老婦人在這悲痛的聲中，帶一種忿怨的態度說。

『你也不要瞞怨別人呵！我又不是一個知過去和未來的先知哩。誰也料到有今日這個田地呢？』老人說。此時老婦人也低頭無語，各自吞聲飲泣。不移時，只見門外進來了一個寒戰戰的中年人，那老婦人慌忙地起來，添了許多生氣，上前摟着說：『我的兒，你此時才回嗎？』只見那中年人說：『何家伯母，你家果然一年老一年，眼力越變的差了，我就是隔壁的仁山姪呀！』

老婦人把她的眼瞪着望了半天，重新地坐下，大哭起來了。那中年人也同時坐在一個小板櫬上。那老人向那中年人問道：『仁山姪你是幾時回的呢？現在戰事是怎的了？你前敵看見哀黎弟沒有？』

『我是昨天晚上回來的。前敵的戰事，現在是變做沉寂了。我回想我自從被那般可怕的丘八們拉去後，他們每天叫我替他們負槍彈呵，措死屍呵，一天到晚，忙個不住。可憐的我，雖然盡心竭力的做了幾天的工，每天不過給我兩個未食完的饅頭罷了。稍為休息兩分鐘那般可怕的丘八大爺們，很命地用槍頭子亂打哩。』這中年人一邊瞧着門外，一邊的說。

『我還問我看見哀黎兄弟沒有呢？』老人很懇切的說。『呀！甚麼！』這中年人用一種

驚愕的口吻說：「哀黎兄弟在那塊嗎？他也被拉去了嗎？我在前敵並未看見他呀！或者是……」

老人此時呼吸頓時的急迫了，口裏僅僅說：「這……這是……」

室裏的空氣，越變做冷淡了。可怕的北風，仍然在屋簷上吹牠的怪聲。懨懨的雨兒，仍在下降。老婦人和這老人，都默默無語。中年人又好像有所沉思。過一會兒，中年人又告辭走了。最後只見老人咳了數聲，開始的說：「我還記得前幾天，哀黎兒在街上做了一天的生活，賺了幾百錢，買了半升米，煮粥吃了的呵！現在他走了幾天，我們這幾天還未吃飯哩。你清清楚楚還有沒舊衣服，給我拿上街去當，換點食物罷。」

「你還不知道嗎？今年年歲飢荒，就是哀黎兒在家的時節，已經當的乾盡；現在還有什麼衣服哩？就是你有衣服，你又在那裏當得出錢來呢？……」

說時只見那對面的亂草榻上，躺臥着的女孩子醒了。笑道：「婆婆呵！我肚子裏餓的怪痛呵！……痛！……痛！」

說時兩老夫婦，淚潸潸而上。只見那老婦人，用一種安慰的口吻說：「你不要哭呀！你的爸爸即刻要回家的。但還應許帶給你一個大餅兒哩。」

「天呀！……天！我……我有甚麼罪過，要過做這暗無天日的民國的老百姓呀！今日就是我的末日了嗎？咳！鐵蹄上……」正說的時候，呀的一聲，門也關了。其餘的是淚，是血，是慘劇，都被這可怕的北風吼散，再也聽不清楚了。

另一天；這真是極嚴寒的冬天。S城裏街上，鋪滿了雪兒，裝成一片銀色的世界。市上總脫不了戰後的氣象，異常的蕭條，毫無生氣！號鋪子面前，立着一個中年的乞婦，牽着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在那裏討乞。這中年的乞婦是誰？咳！她正是不幸的哀黎的妻子；她終年是在外面當女苦工的。原來自從那天以後，她的公婆，聽說他們的兒子哀黎，確實的是在前敵被那無情的流彈打死。他兩老也隨着他們的兒子，到另一世界裏去了。所以現在只剩下可憐的她，和她的女孩，長日的過這沿門乞的生活罷了！嗚呼！戰後！

▲革命下的犧牲者

朱道煌

革命！革命！這種潮流傳到四處，就是斗大山城，和荒村僻境的男男女女們的腦海裏，無不深深藏了自由平等知識；但是潮流所至，竟有在這底下，情願大大犧牲一個人。

一個時髦的女學生，身材矮小，穿着灰色的中山裝，面如鵝蛋，剪着時髦的西髮，白白的

手，帶着赤金中山表；文明的脚，穿着綠色中山鞋；持了皮包，從遠遠地走來。我當時尾其後，只見她走到一處，就從一個類似祠堂屋的門闕進去了。我記得那門口貼着什麼「實現三民主義，擁護五權憲法」等嶄新標語，和口號。

第二日，我知道這女子的來歷了：她的父親已死，在日做過紳士，她自己負着文明的招牌，只因有志革命，所以拋棄學業，爲黨國宣勞；住的地方，是無定的。

隔不多天，只見滿街傳說：什麼「C和W發生變愛。」再隔幾天，更聽說什麼「手挽手街上走……」種種不堪入耳的話。

當真，當真！果然，果然！一個大會場上，滿坐着長長矮矮胖胖瘦瘦的人們，那東邊角上，坐着一位長長條條的C；靠右邊，便是W的坐位了。當那時，他們眉來眼去，無線電打個不休；那種現象，我實在形容他不出來，一會，一個侍者拿巾給C揩面。「你拿去給密斯W。」C笑着說：W斜眸一瞬，笑着接上來，措好以後，那人將持手巾去了。「慢點結我措。」G急急的說：散會鈴響了！那長條條男性C，手提自由鞭，在前開路。後隨着W，捧着一個鮮紅的桃子，擊開吃。隨把剩下半邊，三兩步跑到男性的C身旁，按着C的肩頭，將桃塞入男性口內去。

路旁的人，轟雷般一齊大笑起來！C倒有些難爲情起來，W還是得意洋洋的走着。

這夜，W晚飯食畢，紙烟方纔吸完，不覺電氣上湧，大略的洗了一把面，整了髮，穿上皮鞋，持了身備電筒，拍……拍……的一路出門，一直到那個類似祠堂屋裏。一間房裏做的乾坤，我可不知道，不過出房時，是和C手挽手，笑迷迷的一共出來的。

W要回去了。C要送他。W回過頭來笑着說：「請回。」C接着笑容可掬的說：「我非送密斯到家，不可。半夜三更，如果密斯在路上駭了，我心裏如何能過哩？」W說：「那麼，你轉身駭了，我心裏怎麼過得去呢？」兩人你你我我，我心肝肝。推扯了好一會，不免互相抱着腰兒，口對口兒，接個甜蜜蜜的吻。後來人家，就傳爲笑柄了！

以後W的母親，聽見這種種不好的風聲，似於顏面有關，便把她趕回家去。後來因爲時局的變化，C也悄悄地跑了。那不堪入耳的話，更增加得不少！並且有人說：「親眼看見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唉！爲着圖眼前的口口，竟把自己終身的幸福，一生底光榮，寶貴的家聲，韶華……犧牲到這種無價值人的身上。

▲一日間的她

巢鴻鳴

沉寂靜美的夜裏，時鐘鏗鏘……已報過十二下，什麼聲息都沒有，祇有那遠處傳來的
 嘩嘩犬吠聲，和那似響非響的沙沙落葉聲，相和成淒咽的聲調，刺破了寂寥的黑夜，在這樣
 冷淡的時候，她穿了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衫，躺在一張靠背椅上，五十文青菜，四十文豆腐，三
 十文……正在算着明天的下飯菜。

喔喔的報曉聲，把她從甜美的夢鄉裏叫還。她很悠遠的上市去，將油鹽醬菜瑣屑的東
 西，買了回來，她看丈夫換下的髒衣，已是不少了，再加上了自己會有幾件，於是很堅決的把
 衣服收集在一箇舊式樣的籃裏，用肘兒挽着，急忙走到溪邊，伏在草墊上，伸出粗糙的兩
 臂，一件件的在水裏洗滌。

美滿的朝陽，伏着幾朵曉霞，好像剛從溪水浴出，森林裏匿着幾隻小鳥，唱着清靜的柔
 歌，游魚三五成羣，爭着雪花色的皂汁；這些大自然的景象，她大都沒有去領略，去注意。

「丈夫醒了吧？義兒哭了吧？」在她腦海裏波動着，質問着；於是草草的把衣服全都洗
 畢了，走進家門，義兒的哭聲，果然傳入她的耳鼓，

「兒啊……乖啊……」她趕緊放下衣籃，抱着義兒，擁在懷裏，一面解衣扣，一面很慈
 柔地拍着叫着；兒把柔軟圓潤的禿頂，向母懷裏且哭且不住地亂撞，亂吮，表示十分飢餓的

標兒。

哭聲暫停止了，只有那義兒急促吞乳的聲響。和那她清麗催眠的歌調，波蕩着室內的空氣。

「喂……喂……」她的丈夫在房裏這樣喊着：她便把義兒輕輕的放在搖牀裏，拿一件破舊露絮的棉袍子，很嚴密地將義兒蓋好，慌忙跑進房去，打開箱櫥，取一套潔白的短衫，將東一隻西一隻的襪子，都翻檢起來，擺在他的身邊，突然鴛兒福兒在那喚着「媽……媽」了，她替他們穿好了衣服，牀上的被褥和一切零星物件，也都理得整潔了。

火爐漸漸燒着，壺水烘烘價響，蓋兒有點兒顫動起來，她打了一盆水，給丈夫盥臉，接着沖了一碗鹽湯，給他潮潮喉嚨，隨手拿著一頂鼻煙色的呢氈帽子，在旁伺候着。

他剛出門，她便和鴛兒梳着時式的辮子，拿着書篋，掛在鴛兒和福兒的肩膀上，使他們上學校裏去。

等到她揀起鏡箱，梳理她自己錯亂帶有黃紅色的頭髮，又恐義兒要哭，打斷她的工作，就把搖桶移擺在身旁，用足推着，向兩邊搖側，發出很有拍子的打……打……打……的聲音。

簡單的指，草草梳畢，又手忙足亂炊起午飯來了。一回兒燒火，一回炒菜，稍有些空閒，就轉身倦倚着搖桶的邊緣，給義兒飲着足量的乳。福兒鶯兒從校裏放飯回來，屋裏寂靜的空氣，被他們喧鬧的聲浪，微微波動，她正站在籬邊望着一縷縷灰白模糊的炊煙，向屋外奔跑。她聽見孩子回來了，心樣越發作急，盡量加上些乾柴，好容易把午飯煮好了。

時候他炊喫完了飯，送他們到門外，蔚藍色底天空，點綴着棉絮似的雲彩，舞鷹飛雀，帶着嬌恣在那歌唱；白草黃葉，含着微笑在那招掌；她望着這許多自然的境界，呆呆地出神，彷彿輕輕飄飄和伊們同化似的。孩子們早已離開她的視線以外，她卻沒有知道。

眼前的景物，觸動她出遊的興緻，立刻就想到野外去鑑賞這些美麗清靜的自然現象，呼吸點新鮮空氣，或是回到娘家去瞧瞧她恩誥的慈母；討幾句安藉的話，喫察現成的肉飯。但是『義兒怎樣安置？家裏的門叫誰看守？假如有箇白日撞來拿了一二件東西去，是誰的責任？鶯兒福兒散學回來，找不着我，不是要惹起他們的哭泣？』她這樣自己質問，她熱烈出遊的心潮，終被這些質問征服了。

她打掃過地面和桌子上的塵垢，擡頭看看太陽是斜得利害了，溫柔的光線，漸漸低降下來，她便把小院裏曬着衣服，全都收下，堆積在一張寬闊的桌子上，一件件的摺疊起來。

她一面摺着衣服，一面不是找着襪子的破孔，便是尋着衣褲的脫線，立刻拿起布頭布角，錯亂不堪的樣子，再找些同色的線，好像有人在背後驅使她似的，橫一針豎一針地縫着。漸近黃昏的暮色，似乎帶着好些疲倦籠罩下來，她的眼眶幾乎睜不開了，手裏的衣服也將墜落了，在這時候忽然傳來一陣哭聲，把她從疲倦中驚起，駭得木桶似的一動也不動，她安了安神，很清淅的聽着；知道是鶯兒的聲音，便忙丟了衣服，跑到門外來。

「媽……媽……哥哥……打……打我！」鶯兒帶掛着兩條淚溝，哭喪着臉龐，用指指着福兒，向她這樣訴說；

「壞孩子……你爲甚打伊？」

她帶着好些溫和的語氣，安撫鶯兒，且撫摩着伊的背部；同時看着恚意指着福兒這樣謾罵：

「鶯兒哭聲剛止，福兒又做扁了，吻唇哭起來了。」

「我的乖兒……別哭……明天，上市去買糖果給你喫，買泥菩薩給你玩。」她說了好些，才把福兒哄騙住了。

牧童呵了幾隻黃犢，踏着蒼茫的暮色歸去了，煙囪裏吐出一縷縷炊烟，嫵嫵地直奔天

空，天空如黑幕滿佈着，顯出幾點星眼閃爍着了。這時候她吩咐福兒搖着搖桶，囑盆兒到廚下幫她做晚餐。

晚餐吃完了，她把剩餘殘滓分給些雞犬。所有的碗盞調羹，全都洗箇乾淨，廚房裏也收拾得整整潔潔了。

矮小的屋裏，被黑暗籠罩着一切物件，現出一團團地黑影，她走近桌旁摸索着一盞美孚燈，拿着一塊軟熱的布頭，上下摩擦，並不知道光亮沒有，後來燈燃起了，孩子們快樂的歡聲，也隨着燈光哄然起來了。

燈裏發出光亮，本是有限，加上窗眼和門隙裏鑽進來的微風，吹撲着，越顯得閃閃不明，孩子們合着眼，枕在他們自己柔軟的手臂上，在這慘澹的佈景裏，祇有那垂頭曲背的她，做着大小的鞋子和帽子，但她一聽門外大吠聲，就少停工作，靜悄悄地側耳聽着，眼珠不住向門上注視，——恐怕他要歸家了——如果沒有窸履之聲，又繼續作起工作來了。

拍的一聲，振動着她的心靈，知道是丈夫敲門。她隨着那聲浪站起來，但是兩腿麻痺，不由自主的使她依然坐下。

這樣經幾次，才把門打開。

「我辛苦一天，牛馬般的賺幾箇錢，給你們在家裏快活，穿現成，喫現成，門都不替我開。

」她的丈夫跨過戶檻來，現出猙獰的臉色，帶了十二分狂暴的語氣，虎視着她罵：

牠的頰上，頓時絳紅着，半句不敢開口，祇得忍氣吞聲，只嫌恨她的命運……

「哦……腰酸……腿痛！」

丈夫躺在牀上，自言自語的說，她趕上前去，用兩隻手在他腰背部和股腿上輕輕的捶着。等他沉沉地入睡了方纔停止。

她一天的辛苦，無從訴說，沒人安慰，更沒人憫惋，祇有到了濃蜜的酣睡鄉裏求得一點憩歇，但她剛躺下牀去，又在算起明天的飯菜了。

明天，後天……直到她生命最後的一天。都在這一箇範圍裏的啊！

第六卷小號

全中國新學文庫

—全六冊—

有 著 作 權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版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編集者

中央圖書館公司
編輯部

校訂者

中央圖書館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海白精路
中央圖書館公司

本埠
代售處

上海福州路
中外
廣益
世界書局

外埠代售處

各省
廣益
世界書局

